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六冊目次

明志稿□卷(存卷一卷二)

〔明〕張恆撰
明刻本

.....一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五卷

〔明〕孫鑛撰
明萬曆四十年呂胤筠刻本

.....一〇九

峇陽草堂文集十六卷附一卷詩集二十卷(原缺詩集卷十三)

〔明〕鄭鄭撰
民國二十一年活字本

...三〇五

明志稿□卷(存卷一卷二)

〔明〕張恆撰

明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言歸然而區區一心既殫于脩職復耗于
思親積久成鬱積鬱成悴而幾于不可支
矣往年適有攝漕之後事竣抵家母子相
顧而泣追數別母之歲月樂不勝悲熟視
衰母之形容喜不勝惧時已不敢萌復出
之念既而妹忽喪夫子女孤幼孑孑立
骨肉之變故非一慈母之哀痛在心即使
臣日以婉辭愉色承歡左右曾不能寬解
萬一而况忍于割情替愛惻然遠離平在
昔晉臣溫嶠奮然絕裾而徇國艱人猶惜
之臣躬逢

明盛遇與嶠殊而自分才能遠不逮嶠與其
浮沉世路以邀無補之榮不若承順親闈
以伸有盡之養謹候

計典已畢披瀝丹誠上干

宸聽倘蒙

俯賜矜憐准令侍養則母子餘生長戴天地
而頌

聖明萬有餘藉矣臣不任激切祈懇之至

明志稿卷之一

吳郡張恒伯常父著

陳情序

萬曆丙午恒攝漕事竣歸太淑人春秋高將具疏請養客有勗予出者曰子之母常饌猶善子之子子之猶子能晨昏也且國之寵恩延于世者三太淑人身膺封褒者三此其於圖報宜何如而遽自己乎恒曰唯唯否否禮父沒母存冢子御食恒冢子也弟又早逝何忍怆然違離而違御食之禮乎不容已者一

蓼莪之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言終養也恒雖賤若蒿蔚其能昧餅登壘耻之言而忘罔極之報乎不容已者二孝經云母恥其愛禮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太淑人愛鍾于恒若之何令代者承之恒欲伸已之愛不自致其力與勞而委之代者可乎不容已者三經又云養則致其樂禮曰養則觀其順恒遠遊之日久其于聚順致樂缺焉大不憚于予心而

茲忍復出乎不容已者四禮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故曰知年曰愛日任其年往而日隔其若不可解之心何不容已者五叅知而上官以百計而太淑人之子惟一何忍濫竿于百而使太淑人倚門于其一也不容已者六世方盛而親衰出無加于世之盛而處可以扶吾親之衰不容已者七昔人喻慈于河海至老而彌深喻孝于涓埃因仕而并廢恒雖不孝寧無省于斯且夫出處之際亦大矣東方朔客難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閒夏侯湛抵疑東晉擬客難往往引古連類托文辭以自潤色而揆厥進退不能無類瑕恒也弗嫻于文第以親老乞身於吾孝治之主退而隱于海濱一則慰吾親無已之慈一則廣人子之心

聖明錫類之化一則藏愚塞生乎之拙一則免崎嶇末路之艱計莫便于此恒又嘗讀易而思且契焉屈而求進雖伸蠖也德而在下

雖潛龍也鶴鳴陰而子和之鴻漸達而世儀之又履卦之初曰素履往象以爲獨行願也二曰履道坦坦象以爲中不自亂予惟從心所願不亂于中坦然率其素而由之寧潛無伸寧爲陰之鳴達之漸而無所徇焉而已矣夫管仲三北溫嶠絕裾其情殊也謝安殷浩俱係蒼生之望一成一債其實懸也疏廣疏受遺榮而榮胡廣馮道徇榮而辱其趣異也或出或處各隨宜適志焉耳且也古有名彌消而道彌長身彌進而德彌進者上可以悅親下可以明志恒長隱可矣疏上幸遂所請而序其本末如此

先覺論

伊尹以先覺覺後覺自任此固天地生聖賢之本心而自尹發之其言繫世教宏矣哉吾聞之鬻子云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夫聖人福世于萬而永永不窮者非教耶教者覺也乾示易坤示簡至

教也又時時生聖生賢俾之代言立典則以覺蒙寐而福生靈至仁也聖賢體天地之至仁奉易簡之至教而時行之凡所以覺世迷者無不盡教至昭晰福至隆懋也三皇以前尚矣愚謂堯倫實肇于嫁娶人文實昉于書畫此覺之最先者庖羲是已次神農次黃帝次堯舜堯舜之覺民惟敷教而倫爲重至夏季而教敷于時不可無湯尹至殷季而教敷于時不可無文武周公至周季而教大福其教或在當時或在萬世而尤莫盛于孔子第孔子之大旨曰不如學曰先行後從惓惓焉以信庸言爲行爲教其意深矣自孟子沒而世教微後儒有意覺世而功足述者若董仲舒黜百家若韓愈歐陽脩闢佛老其殆庶幾乎至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吾道晦而復曙此古今之正覺也顧道同教同而見不能無異于是爲湖辨起陸子靜默參

頤宗追我明王伯安振之人心翕然嚮往而
其流且日趨于禪矣子靜伯安得之天者禪
成之學者深見之行者端予無容議也子靜
所長紫陽稱焉若支離之病紫陽不諱予亦
何敢退子靜而進紫陽也獨念世方以言以
文取士而躬行或在所遺士方以思以悟爲
趨而學行或在所後若又以禪門頓悟之宗
爲俊儒悅心之味兀坐高談凝神虛寂即心
即性即知即行後學等之遂致薄程朱未傳
明志稿卷之二
註議論日益雜學行日益荒故愚以爲子靜
伯安不失爲天民先覺而後覺之日流日濫
而不覺者誰則爲之將無二先覺所以覺後
覺者得無與孔子思不如學先行後從之旨
未盡合與愚請以禪明之夫曰悟曰脩曰證
即釋氏未嘗專言悟而廢脩證也其法有正
有像有未惟教理行果具脩曰正有教理行
而無果曰像有教理無行果曰未彼亦未嘗
專言教理而廢行果也且也盧惠能默悟于

碓房杓曰間始可稱頓此豈特釋子所無即
子靜伯安生平積學深久其悟與惠能亦異
而欲借彼頤宗以爲教的其徒日流日濫并
脩證行果而蔑之具曰予悟誰知鳥之雌雄
愚也陋非覺者也第世有天民先覺倡教福
民者出焉當知敏學尚行此孔孟之正宗也
後覺對症之藥也一起直悟此禪門之頤宗
也近時加醒之醒也彼服儒而宗釋者即使
入五宗遡六祖皈釋迦而冥心于真空大覺
明志稿卷之二
恐難以覺經世之後生而造住世之大福固
不若宗程朱以上祖義黃以下專專誦法孔
孟而竊比伊尹以斯道覺民之爲教福無已也
六
辨學
世教岐一而爲三三氏之罪也混三而爲一
則近儒之過也昔者老聃言道德而迷其原
絕聖智而遺其用著文五千好爲玄眇偏奇
之論後學尚焉漢魏以來遞相祖述風靡波
流遂致蕭機蕩檢以開五胡則王弼何晏輩

倡之厥後寇讎之張正隨林靈素之屬眩世
主而亂天下則崔浩王欽若陳彭年王補輩
右之佛入中國差晚其書始至纔四十二章
信者冀資冥福而已嗣爲幻說以空世有明
自性脩上乘證聖果而范泰謝靈運王緇杜
鴻漸王安石輩益佞而張之故其焰日熾以
至燎原不可滅嗟夫吾儒蕭蕭一旅老倚馬
佛角焉其數不勝漸淫迨宋季程正叔有學
者胥爲夷之嘆而伯淳則云昔之入人因其
明志

明志

七

三十三

迷暗今之入人因其高明噫可慨矣蓋至元
而佛益尊摠之攻之者即不勝異之也佞而
張之溺之也胥而入之附之也猶未至於淆
近世薦紳先生有曰主教一者窺其微旨祖
佛氏而致明裡而祧吾儒與老且姑冒儒名
儒服爲逢世取資地河瀾彌狂誰其砥者愚
竊以爲老氏雖異其爲言也較之佛於理差
近吾徒與老辨也較之佛爲力差易以故攻
異教者當自佛始別黑白而審於攻當自吾

明志

八

三十三

儒之一三教者始夫佛者覺也直指本心見
性成佛大要謂覺性本空悉空諸相即覺即
性覺亦無覺妙明圓頓不假脩爲與吾儒稱
窮理盡心知性生知安行而蕪學利困勉者
一乎否言性則遺五德言生則滅五常言
行則絕萬緣言教則無我無人無物無家無
國無天下與吾儒徹上下兼內外參三才叙
九疇敷五教者一乎否以無爲真以有爲妄
其教主離情遣累而不知情本於性終難盡
離寂通於感動豈盡妄與吾儒之率性而節
情主靜而慎動者一乎否迷則真者妄悟則
妄者真真妄淆而莫辨與吾儒稱閑邪以存
誠去妄而復無妄者一乎否不二法門乃至
無言語文字而一切歸之真空與吾儒稱天
載無聲臭而本之知幾謹獨敬信致密篤恭
基平者一乎否四大假合即身亦妄與吾儒
稱誠者終始萬物自道者合已與物而無成
一事否山河大地莫非空華起於見肯與吾

儒稱費而隱昭著乎鳶魚造端愚夫婦而察天地一乎否佛於死生之際淺者言往生西方精者言無生日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夫慕極樂而冀往生是念即妄且生死有常自生自死自死自生莫知其然孰將孰迎樂寂滅而譚無生是念亦妄與吾儒不二俟命得正而斃存順沒寧一乎否吾徒一三教者口談苦空心混垢淨持貝葉經念南無佛而葶藶榮進如故絕腥屏葷慕香積淨食而案牘苞苴羔鴈竿尺紛紛酬應不已調慧黠僧攝于機鋒樞趨惟謹而飄飄鳴玉揚揚簡傲自放以爲閔達宗無相而滋種種相樂無礙而滋種種礙彼身且不能與禪一而混三教以爲大將誰欺乎皇王以降內夏外夷截如也陵遲至胡元主中國夷反合華爲一天下之治統大壞孔孟以來吾儒佛老截如也陵遲迄今有一三教之說佛幾混儒爲一而天下之道統大壞斯豈細故哉大抵世教本於人

心常者厭奇者趨情也漢尚經術而訓詁之籍日衍晉人厭而趨清言宋崇理學而平正之言日多近儒厭而趨虛寂語云揅文弊者反之忠子謂挽奇趨者反之庸

譚道疑問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仲尼之言止是矣說天者曰天地四極四和曰周天七衡六間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曰

地在太虛之中太氣舉之曰天包水水承地曰天無實形地上空虛者皆天曰天倚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蓋其言紛紛若是姑勿論儒者講學明理無若宋周程張朱而參差未協于一者多有程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又曰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

道也又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
子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
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
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
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
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
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大地
山河爲見病之說朱子曰理未嘗離乎氣然
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又曰太極只是一
個理字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天地不會壞只是
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
盡又重新起予繹思之陰陽氣也非形也以
陰陽爲形而下得無指氣爲器否既曰道太
虛也又謂清虛一大非道則所謂太虛與所
謂清虛一大有二否清虛一大猶謂之器則
所謂道者又將超于清虛一大之上否太極

只是理未有天地先有此理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是與虛者天地之祖意相符矣不知與
張子虛空即氣之說同否又不知與老氏有
生于無之說異否仲尼之言若曰一陰一陽
迭運于太虛之中而超于形器之表微妙莫
測者謂之道謂之神蓋未分理氣亦不專指
虛專指氣實合理氣而言道者張子虛空即
氣之說又不知與仲尼合否朱子既推原太
極具于未有天地之先又臆度天地人物打
合混沌之後此仲尼所未發不知可存而不
論否愚不敢置辨謹俟高明商焉

疑經辨

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之文蓋述
其信者而傳之後學矣疑疑生于秦政之坑
焚與漢儒之綴緝篇殘簡脫而臆見滋矣夫
天之禡秦也甚速漢之去古甚近開闢以來
前惟此經人世罔極後亦惟此經千聖之精
神懸於日月必有護持焉者漢儒孜孜急急

是孰使之其亡者人之事既貽稽古者之大痛其不亡者人之力又起好異者之大疑予彌戚焉殷盤周誥韓愈以爲詰曲聲牙猶曰辭與云耳禮記出于大小戴盧植以爲特多回冗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此其語非盡無當者王安石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其人拘僻固無足責愈又謂儀禮考于今無所用歐陽脩以易河圖洛書啓羲禹書鳳凰儀舜詩乙鳥生商麟趾騶虞應周與夫禮載龜龍遊宮沼及春秋六鷁鸛鵒之屬皆以爲虛荒怪誕且謂繫辭非孔子之言詆以爲叢挫繁衍陸九淵以六經爲註脚楊簡疑洗心非聖人之語及大學經文不出于聖人陳獻章謂六經爲糟粕王守仁謂國風存滯非三百篇之舊愈脩嫺文九淵簡獻章守仁譚理學而猶若是夫嗜異饌者疑常珍寶燕石者疑荆璞小辨破道小見溺心祇見其窮經而信聖者未至也則好異之過也薄蝕之變日月何改于

明志稿卷之三

十三

五十五

常明志漢儒綴緝之力反指以爲附會而疑聖人傳信之經是與日月復故而疑其明之損于蝕也何異且也吾懼貽異端口實而重爲吾道滋薄蝕也宋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亂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註乎嗟夫習經者疑經談經者議經通經者叛經此學術之大蠱世道之深憂也

明志稿卷之三

十四

五十六

續典論

天地運而爲世世之流也雖天地其若之何不得已籍人以維之夫世何以流風會渝也人何以維古防植也夫防大而久者莫若文文二有聖賢之文有豪傑之文而聖賢豪傑又各有大小高下之不同文猶人也人百其體巨者有四而統于心文百其體巨者有五而統于道夫所謂五體者經也猶人有四體

也防大而久者莫過焉孔孟既沒豪傑代興而文之衆體備顧體雖衆有不本于經而統于道者乎嗟嗟才之難自古嘆之矣由漢迄今豪傑而文者其人有幾文足防世而明道者其篇有幾千秋寥寥乎難矣哉愚謂古人爲文慮始而糊體今則擬之耳竊之耳其難似在古古之文人學專而體一今必欲集諸體兼衆長其難似在今大要求才于今之世方之古尤難矣吾聞之典論云惟通才爲能備體又曰文以氣爲主匪通才而求備不養氣而斬工是豈深于文者柳宗元又謂文以神志爲主乎繹而思之必若孟氏收心持志而後可夫心志定則神存神存則氣充氣充則體和于是博文以大其蓄約禮以要其歸慎思而深造焉涵泳而真積焉準諸古而協于中焉昭昭乎象緯懸而陰翳盡也洋洋乎雅音奏而淫僻消也隋珠和璧毫無瑕類而清光破穎也冠裳環佩揖遜而委蛇也乘雲

御風龍鸞飛而虎豹變也其于古也肖而非擬獲而非竊專詣而非隘脩體而非濫若是則進于豪傑矣夫豪傑之士其去道近其過人遠夫人與道皆庸者也豪傑務遠于庸人不覺遠于庸道爲豪傑之文者其神淵然而勿失之玄空其志卓然而勿務于高眇其氣浩然而勿流于亢激其言衷于聖經協于天則而止則足以防世翊教而賢聖可希矣綴文云乎哉

文始論

鴻濛含精洩爲象形三辰燦之萬彙昭焉物蠢而人靈者文之人凡而人聖者文之鮮食而燧粒巢穴而宮室群聚而婚姻溝壑而埋藏結繩而書契而卦畫此大道自然之用上皇不言之文其文之太始乎胤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也德也功也言也合而成文未嘗專以立言爲文也述經自仲尼回參伋軻翊之道與德合心與行一言庸而訓遠其文

純矣至矣亦未嘗專以摘文爲言也厥後摛
文之士大都離道德而言離功行而言甚至
違心而言言務誇故益博言務飾故益華言
務異故益奇世有懷道抱德而不尚文者則
謂之朴樹功砥行而不能文者則謂之粗譚
道說理而不炫文者則謂之拙彼且譙人爲
朴爲粗爲拙自詡爲博爲華爲奇而浮競滋
甚觀江河者指東委以爲大而迷西出之源
玩卉木者樂春榮以爲艷而迷冬斂之實於
是乎文日益盛而日益輕文輕而文人亦輕
禮云天下將亂言有枝葉莊生云言隱于榮
華楊雄薄文辭方之爲雕蟲爲狸變爲繡繁
悅爲丹華亂窈窕玉通詆沈謝江鮑徐庾孔
劉之文而皆謂之不利人斯豈文辭與文人
果不足重乎夫亦道散德衰功微行替心學
日壞而惟摘文之亟以故博者華者奇者不
免爲浮藻之士反不若朴者拙者粗者爲實
踐之人要之皆迷文之始而失之易曰文明

以止人文也夫世方求之靡而莫知止者吾
以爲其人第可謂之文人其文不可謂之人
文

文倭論

易傳曰有華無實倭人也有實無華道人也
愚謂倭人無大小其文必倭文也道人無大
小其文必道文也自古謨訓之文臣子所以
告君父詩有頌子孫所以稱祖考仲尼之徒
以弟子稱其師要之惟其實而已矣司馬相
如將死而以遺文倭其好太之君楊雄倭於
纂賊班固銘憲功馬融頌冀第若此類未易
枚舉四子其文之雄而倭之魁乎孔子惡口
給禦人孟子惡亂義大抵謂夫以言倭者而
予以爲倭以文者之尤甚也每讀古名家篇
什大抵代不乏能言之人苟其人正直而學
古者雖不無獎借嘉予而其言斟酌理義必
求之正而規婉而諷詳而核美而有體往往
不失法語巽語之軌則以求合於誰毀誰譽

直道而行之本旨是以君子貴之近世以古
詩文名家者乘華輪策上足務騁而遺夫近
代之人幾越之矣第讀其文而窅其意失之
諛而過焉者或亦不少甚者殫一生之精力
于酬應而又以詩文爲酬應之嚆矢獵古人
之精華以自藻飾而又以其藻飾爲聲利之
筌蹄竭夙夜之心思以諧世納交而又以其
諧世納交之詞爲千秋擅場之金距凡傳序
歌頌碑誌挽誄諸篇屬詞連類惟期炫已之
華愜人之意而後已夫評騭先代刺譏前脩
毫不可假而于權力華靡務推而躋之古人
睚眦勝已彈射藝文必不少貸而于九原枯
朽務憐而衣之華袞惟意所離琢則燕石爲
珪璋惟口所吹噓則枯莖爲蘭芷文愈多而
質愈漓言愈工而道愈遠此豈其皎皎奕奕
生平自負甚偉而甘爲文倭乎則亦以詞名
爲人餌或不能無所徇于世而且沾沾自喜
務出其長以炫于人有不覺其流而沒焉之

溺心華勝實酬應奪志此近世文人之通患
也吾不敢目爲倭人而深訝其以文之倭而
掩其人之不倭惜哉

論詩

古今之變徵之詩可睹已其始介於屈平之
騷乎迨相如賦作而流益濫夫騷深于怨誹
者也其辭婉其思長其旨歸于忠去詩爲近
賦長于鋪衍者也其辭麗其體俳其旨歸于
諛去騷差遠人情艷文而厭質循末而忘本

南史書卷之

二十九

麗也俳也諛也此三失者遂爲千秋導師而
風斯下矣近世譚詩者僉謂漢魏猶近古靡
于六朝盛于唐替于宋元而大于明詎曰不
然第古今代變至詩而極其在于古三百篇
具存曷嘗拘言也韻也律與體也要之以溫
柔敦厚爲教而已矣後學束于言局于韻嚴
于律限于體要之以麗以俳以諛爲工而已
矣夫六朝宋元姑且弗論漢與魏雖有古意
已不逮騷唐近體盛而古體表明近體因唐

古體因漢魏曾未有一二創體而以集成爲
太耳故愚以爲唐漢魏之變也漢魏賦之變
也賦騷之變也騷變風變雅之變也自古而
今其流愈下自今而古其源愈遠可慨已愚
竊聞之周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其數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言
六律亦言六同貴陽聲也仲尼蔽三百於一
信曰思無邪荀卿有曰詩者中聲之所止夫
樂與詩一性與情一聲貴陽而止于中此之
謂聲氣之元心無邪思此之謂性情之正言
詩者不本諸此而惟斬爲麗而已矣俳而已
矣諛而已矣即今體如唐古體如漢魏未免
近愧相如遠慙屈子而于六詩之義于三百
篇溫柔敦厚之教不幾于窳窳矣乎

續師說

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
帝其訓夫君治主也師教主也在昔明王燕

之厥後乃分粵惟古今教主之大仲尼其
矣此蓋天寔作之以相以綏而凡主治者咸
師焉於是乎師尊于君君綏于師君代更而
師惟一何哉道一學一教一不可得而更也
以故仲尼講學必本脩德而徙義改不善以
成之其教有四文與行相副而必忠信以主
之天下驚功利則言仁義以坊之攻異端則
述六經以牖之仲尼之言皇極之敷言也堯
舜禹湯文武之遺訓也即帝訓也本帝訓以
相帝而綏民以一人師千萬世以一心開千
萬心昭昭乎如日矣吾獨怪夫師仲尼者繩
繩而學仲尼昧昧也太抵師仲尼以貌人遞
相師而貌益甚學仲尼以言人遞相學而言
益多故愚以爲宮牆之巍巍俎豆之奕奕章
縫摯紳之濟濟皆貌而已訓故者析其義論
議者鉤其玄纂著者咀其英皆言而已惟是
匪貌而心匪言而躬脩德徙義改不善以正
其學勵行主忠信以實其文先仁義而後功

利尊聖經而斥異端師人率此爲真師學人循此爲真學以真師授真學世何患無紹明之真儒又何患無奮庸之真才而相帝綏民之意庶乎其不負矣韓子云師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夫授業解惑之師何世無之若曰傳道苟非真師道不虛傳

放言論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愚謂言不善而見違世道之幸也有不

明志稿卷之一

二十三

三九三

善之言而天下後世翕然從焉其爲害也滋大夫言不善者非一而害尤大者曰放言何以明之在昔孔子謂虞仲夷逸放言中權夫曰中權其非中經明矣又稱老子猶龍蓋異之也仲逸言無可考老子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及芻狗民物槌提仁義之類其放言之祖乎莊生以堯治爲不恬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孔子蓋衆賣名曾更爲盜跖嚙矢放言之雄也楊朱言爲我墨

翟言兼愛申韓言刑名與夫縱橫堅白談天雕龍之屬皆放言而無忌者迨佛氏入背人理而空其言王安石廢春秋創三經而新其言卒之楊墨禍戰國申韓禍秦老莊與佛禍晉梁而爲害至今安石禍宋而啓金元嗚呼一何烈也嘗聞之牛弘以爲經籍有五厄予謂道亦有五厄曰秦曰莽曰卓曰劉石曰周之入郢其厄經也以火曰老莊曰楊墨曰申韓曰佛氏曰王安石之徒其厄道也以言言

明志稿卷之一

五十四

七五

火也而猛過之雖然此姑勿論吾儒學道而賢者若荀况楊雄韓愈歐陽脩陸九淵楊簡之徒吾惑焉况僞堯舜而性桀紂罪思孟而賤游夏雄美新以爲配五帝冠三王愈謂荀卿優入聖域孔墨必相爲用脩謂圖書怪誕繫辭叢挫繁衍九淵以六經爲註脚有子爲支離簡謂大學經文非聖人之言此其言豈直不中經而已哉愚以爲前數子之言譬之龜兵燹之灼燔厄自外來後數子之言譬之龜

突之焦爛厄自內起此皆不善之言天下後世從之而貽無窮之害而其始則放言之過也

仁孝論

或疑仁孝先後之證延叔堅著論謂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根本爲先旨哉其言之矣禮曾子述孔子之言有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時非孝也然則仁與孝寧有一乎哉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詩稱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是知乾父也坤母也父乾也母坤也親曰天親民曰天民物曰天物仁曰天德孝曰天經無之而非天也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體者何無體之體也心之真體也即始生所資之元也一而分之萬萬而合之一故一身三才也方寸太虛也一息四氣也一日千占也天發其機神妙于用幾微惻隱有召即通當其戚然而動油然而生盎然而流沛然而洽無所待也無所爲也無時而息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五

三十五

也莫知其然而無不然也以無體之體聯而合夫有體之體又何萬之非一乎夫拔毛髮針肌膚未有不悚且惕于中者一樹亦毛髮也一獸亦肌膚也匪其時而斷焉而殺焉其若始之生之者之心何其若我所自始所自生之本心何由一樹一獸而推之由不斷不殺之一念而充之天地萬物固有隔闕而仁與孝可兼而體之矣嚮非真體本一則殷廷之祥桑何以條生而條死田氏之荆株何以條枯而條榮魚何以出于水雀何以入于幕荀何以生于冬栢何以瘁于泣也由此觀之物之無知其應于人也若響況仁人孝子之於物其所以憐而生之又奚所不至哉曾子又稱孝有三曰思慈愛曰尊仁曰博施皆足以發明仁孝合一之旨第施必曰博得無與夫子所謂何事于仁者異乎曰施濟貴博充仁孝之量也立達惟公揭爲仁之方也心無窮施不必無窮循其方充其量隨吾之分盡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六

三十六

吾之心俾真體流通常若元始資物而生生不已焉而已矣故愚常爲之說云舜禹之仁必始于孝曾閔之孝不失爲仁

廣正交論

朱公叔著論絕交蔡伯喈以爲貞而孤也爲作正交論以廣其志迨劉孝標憫任西華兄弟之流離而莫之恤于是爲論廣絕交云予謂公叔孝標雖有激于中而讀者弗察其流將失之隘于是爲廣正交論以衷之曰夫朋

明志稿卷之一

二十七

三十五

友之交也人也而叙以天故惇典者隆焉情也而合以道故敷教者重焉是天之常道也是帝之弘訓也易曰勿疑朋蓋簪曰出門交有功曰大蹇朋來曰朋友講習詩稱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周禮司諫糾民德而勸之朋友友朋之隆且重也若是孝標之論交也曰素交曰利交素交盡則利交興而利交之流有五曰勢曰賄曰談曰窮曰量而又終之以三惡文中子以

爲知言是矣予以爲孝標第舉其一而未該

也竊以爲素交亦有五而請終之以三善可乎在昔唐堯饗舜迭爲主賓西伯親臣稱曰四友光武與故人共卧而上感玄象昭烈聿求孔明而歡同魚水此之謂忘勢而交者李伯陽之別仲尼不贈財而贈言韓宣子之餽子產以辭環而懷德延陵之心表于掛劍管鮑之義著于分金此之謂忘賄而交者傾蓋而語仲尼有束帛之貺無以爲質莊生有過

明志稿卷之一

二十八

三十六

墓之悲子夏聞曾子之言投杖而拜叔向聞轎蔑之語交若故知蓋談交而心契者也左儒之于杜伯寧徇友而違君左伯樅之于羊角哀寧捐生以佐友虞卿棄相而與故人俱亡荀巨伯舍身而爲友人請死蓋窮交而克終者也伊舉奔鄭聲子復之趙朔之客存孤致命朱暉張堪不忘把臂之言蔣詡羊裘從遊病免之日所謂操權衡以量勢之輕重乘綿續以候氣之消息此特利交之尤孝標安

得執此而槩天下之士乎揔之所謂素交云者何止五端且自古及今篤于斯義亦未易更僕數也姑舉其凡餘可槩見嗟乎谷風刺興斯道日替而結交于靡靡之日匪面而心終如其始可以明友道而惇世風一善也德業勸焉過失規焉疑惑解焉一以爲礪一以爲規一以爲鑑二善也嚶鳴之詠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稱乃與類行乃終有慶義既甚重聚亦甚樂其善三也君子脩此五交燕斯三善典惇而教彰人紀可以無斃矣夫人之稱五典者靡不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爲重而後朋友孰知倫以學明學以友進誠舉其一則四者資焉交何負于人而欲絕之絕之不可而况復廣其說乎荀子有言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所見者皆忠信敬讓之行也身進于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

明志稿卷之一

二十九

三十五

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友一也而所靡二則正與不正之辨也請以是而廣伯喈正交之說

慎殺生篇

凡厥有生莫不有命莫不有靈靈而靈者人也靈而蠢者物也其爲生命一人人匪欲弗生故罔不愛已生匪殺則生不遂故罔知愛他生匪制彼之命則不能殺故罔不任智力于是乎蠢者常屈而資靈者嗟乎以已命資人物不得已以物命資已人不得已以物命爲人資天不得已三不得已合而仁行乎其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

三

忍之者多矣口爲郵腹爲壑心爲淵耽耽逐逐日取天物而填之至歸盡而止不亦寐寐矣乎夫生者天之德殺者天之權天有生心有生機有殺機無殺心我不能順天之德而迎其生之機以廣仁惟竊天之權而發其殺之機以肆虐其若天心何大抵用物有三曰祀曰燕曰食易稱二簋可用享禮大亨不饒富大薦不美多品詩稱大庖不盈雖無嘉肴式食庶幾至于暴殄殽頤古有炯戒然則所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一

人心與天通吾之生能免一物于死積而十之百之千之萬之其物之不死于吾者何多也吾之心有一時而與天合積而日之月之歲之世之其天心之不二于吾者何久也察此心而克焉三不得已與三不忍合而仁行吾之生與物之生可以兩遂吾之心與天之心可以相孚而俯仰又何愧怍存沒可云順寧也已

尚友論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一

夫綴學覽古之士昔人方之涉獵即多所覩記茲固莊生所稱博溺心云耳于古人無當也孟氏稱誦詩讀書而論世以知其人曰尚友蓋麗澤切磋取之千秋宏矣第先求友于鄉國天下而後進諸古予竊謂泛而友天下士則太廣而難乎遂也夫載籍固士君子之林天民先知先覺者萃焉我求之而有餘資若鄉國天下隨吾遇而取焉奚不可予又以爲古人有益友無損友夫直諒多聞之士莫

盛于古上者吾師次亦勝已卽有差跌傾危之士而亦足監我故曰益古人有嚴友無狎友夫準繩規矩千秋肅然如師保我臨鬼神對越卽有曠達踈簡之士而我以禮衡之故曰嚴古人有素友無俗友躬顯道抱古德其心澹如其節凜如其教秩如卽有涉世諧時之士而我得以風尚軌之故曰素又我之交古人也逸交今人也勞古不介贊而覲不交酬而合不讓而孚不言而信不盟而固今且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三

三十五

弊弊焉徇介贊交酬揖讓言語盟誓之迹而猶有閔焉故勞逸殊交古人也直交今人也婉傳志所紀邪正得失成敗皆吾故人已事我侃侃諤諤論以評之嚴筆削以核之而無罪與今人交能不爲佞諛已矣有難徑情者能不爲抗矯已矣有難自遂者故直婉殊交古人也易交今人也難上古弗吾逃也聖帝明王弗吾卑也玄聖素王弗吾愚也巢由夷齊弗吾拒也左馬班楊之徒弗吾拙也

今之披衷素而保始終者幾何人哉故難易殊夫逸也直也易也則有親而多益勞也婉也難也則易踈而鮮終吾聞曰出門交有功曰學古有獲君子出而交于今入而交于古則不孤第決擇在心無泛而廣無博而溺焉而已矣

厚生論

士處貧賤憂戚得無曰天之薄我生乎君子履之有四益焉澹泊以明志也堅忍以定情也困衡以養知也砥礪以植節也故曰玉汝于成富貴福澤譬之順流之水涉者易濡濡而不已必溺若久釀之酒飲者必嗜嗜而不已必醒蓋有四損焉曰驕曰奢曰淫曰逸是已夫惟有四益天與人必交益之出不意而富貴福澤萃焉益也籍令以貧賤憂戚終亦適得吾常何損此之謂生薄而能自厚者我有四損天與人必交損之出不意而貧賤憂戚萃焉損也籍令以富貴福澤終必且愈增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四

三十六

吾過何益此之謂生厚而躬自薄者然則生一也或厚或薄天有不齊之數忽厚忽薄時有不一之變一欣一戚人有不定之情以情之不定當變之不一又值數之不齊棼棼營營將安所底止第默而思夫天之生我不限我以德不縱我以欲不限不縱皆天所以厚我而玉成我之至意也天所不限而自限之天所不縱而自縱之此之謂自薄而違天雖然彼生薄而自薄者即不知有四益猶可免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五

三十九

四損也生厚而自薄必且終身溺焉醒焉而已矣之人也無論以四損致災即使遇六帝而都榮名更五代而宅公輔如胡廣馮道之徒天實稔其穢而甚薄之耳

春秋論辨

蘓洵謂道在仲尼故春秋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又謂夫子思周公故以天子之權與魯予異焉域中有三權福善禍淫天之命也賞善罰惡王之法也是是非非聖之經也皆

道之大用也第天命不可測人操其兩權以奉之有位無位要之以道爲本位在而賞罰不以道雖出自天子吾必以爲一人之私也位不在而是非以道雖出于匹夫吾必以爲天下之公也春秋者義取于仲尼而是非一準于天假是非之權于天而非假賞罰之權于天子何也此兩權者義各有攸當天兩假之人人兩不相假而於道則交伸焉以故天子之福澤威靈著于賞罰而一時以爲法聖人之華袞鈇鉞著于是非而萬世以爲經惟其公而已矣洵徒據賞入功赦人罪去族貶爵或名諸侯或字大夫之類以爲春秋有賞有罰不知一字褒貶裁于聖心大義謹嚴協于天道此萬世是非之衡而強而合諸一時賞罰之典謬矣或曰春秋若非假天子賞罰之權孟子何以曰天子之事仲尼何以曰罪我惟春秋曰予請以事與權辨之權譬之太阿之柄臣不敢干事者天子所以陳常立紀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六

三十九

撥亂反正之具君得而咨諸臣臣得而謨之
君者也蘓氏語權孟子稱事其旨殊矣遷固
傳儒林一則曰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一
則曰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王法夫繩以文武之道此憲章之本心也何
嘗假天子之權成一王之法此經世之大法
也所以爲天子之事洵之論叅之遷固孰失
孰得必有能辨之者至于罪我之言特謂直
道而行誰毀誰譽卽知我罪我弗恤云耳非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七

三十五

曰我假天子之權而慮後人以僭罪我也藉
今仲尼果僭賞罰又何辭以謝萬世或曰春
秋假天子之權其說不昉于洵子何疑焉曰
據道是非其權甚公假權賞罰其事甚拂卽
使出于三傳吾必辭而闕之洵又謂假賞罰
以予魯愚尤以爲不然天王成周之正統也
魯侯文武之支裔也旣曰與魯未免奪周其
與也於思周公乎何益其奪也舉文武未墜
之統而弁髦之何以爲仲尼且也予奪天下

者王予奪天王者天仲尼不敢假王權以賞
罰天下又何敢假天權而予奪周魯

世短道長論

道與世俱運始也終也始而終也終而始也
莫得其端莫得其間莫得其紀其長一也短
之者以人之始卒爲一世夫以人始卒爲世
則短者短也長者亦短也不知人生寄耳寄
於世者短耳柰何曰世短人何以生生于道
何以死死于道誠而始誠而終乘乎虛出入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八

三

乎機與道而俱行與世而相閱人去而人世
自如也人亡而人道自如也道不息世運不
息人生亦不息世也道也人也其長一也人
相忘于道魚相忘于水生相忘死亦相忘水
外無魚道外無人無論與道爲體者忘也日
用而不知者亦忘也卽有背而失之者其本
真亦未嘗不與道俱而與道忘也曰相忘則
并長與短兩忘之矣忘者達達者忘生而任
之死而後已達也居易俟命脩身俟死達也

朝聞而夕可死達也要之皆忘也有不忘則不達有不達則不忘夫人有言長生者憂人世短也昧乎長者在已也有言無生者希出人世外也譬則水外之魚魚亦不得而必也要之皆不忘者也彼自以爲空虛自以爲清淨自以忘于道之極而不知與吾所云誠而始誠而終乘乎虛出入乎機者異也故曰人一也世一也道一也達者忘忘者長

天說辨

明志稿卷之一

三十九

三六

夫天人之際難言哉韓愈說天以爲物壞而蟲生蟲生而禍物滋甚元氣陰陽壞而人生人生而禍元氣陰陽滋甚有殘人者天地功之蕃息人者天地讎之人不知而呼且怨天天聞之則有功者必受賞而禍焉者罰必大夫天猶父母也謂父母元氣壞而子生乎殘子者功而蕃息子者讎乎聞子呼而父母輒賞夫殘子者而又大罰子乎然則蚩尤暴秦強楚與夫商鞅白起之徒皆有大功于天地

而胡以亡胡以殺歷代聖人汲汲焉蕃息人者皆天地之讎而胡以興胡以長世也忍哉愈之說也柳宗元謂愈辨且美而又終其說以爲天地焉能賞功而罰罪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望其哀且仁者尤大謬然則天地與人截然一彼一此而何以成三才迺劉禹錫復著天論以折之大要謂天與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其說主于交相勝也宗元復書以爲若斯言是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不免過罪

明志稿卷之一

四十

三六

于天過德于人而卒自伸其言以爲不可易迨宋蘓軾引申包胥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說以立論若又謂天與人蓋交相勝者第須待其定云耳愚竊以爲天宰乎人何嘗不定有不定者人也夫人太上達天次回天次循乎天下者違之寧有勝天者夫天有當然有所以然有或然典天叙也禮天秩也賞天命也罰天討也福善禍淫虧盈益謙天道也此之謂當然君子曰敬天曰法天曰祈天道其

常而已矣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闔一闢之謂變與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根極于命仲尼蓋罕言之此之謂所以然君子務窮理盡性以至之耳此難乎責之人人也至於氣運而時時運而世人稟乎氣乘乎時應乎世有順逆有短長則所謂或然者君子亦順而聽焉而已父母生子多不過數人且不可齊而況天地至大也其所生至多也有不齊者執之以疑天而紛紛設爲不可窮詰

明志稿卷之一

四十一

三九三

之論以伸其臆見而其寃也卒以晦天道而惑人心舛矣哉關尹子曰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王通之言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蓋得之矣

弇州言天辨

辨矣哉弇州之言天也以生死而驗生殺半

加以豺虎兵盜災疫斬刈之屬而驗殺勝生以桀多舜寡而驗亂勝治以衛生奉縱生而驗不仁物以夷狄暴華而驗不仁人而括之曰混沌一氣而已愚謂一氣混沌此則混沌時也已開已闢而猶混沌一氣已平然則詩書所稱曰明命曰顯思曰顯道曰聰明曰明威曰降衷曰陰騭曰天命天討曰申錫曰降割皆虛言耶古之聖明所謂日監在茲勅天之命奉若天道畏天之威克謹天戒至誠格

明志稿卷之一

四十二

三九五

天郊社禋祀招梗禴禋之類皆虛飾耶彼威侮五行昏迷天象矯誣上天弗事上帝及仰而射天者無弗身隕國亡此孰爲之耶且也果一氣而已氣聚而人生則人亦惟有此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與物無異而已所謂五性之德五常之倫上參天下參地中靈于萬物者又孰爲之耶不特此也暗室之中方寸之內旦晝惺惺之後有油然而萌戚然動惘然覺而不容昧者又孰使之耶氣與理妙合而爲

一舍理而專言氣則偏舍昭昭而言混沌

則昧且也人主無上易于恣睢赫赫臨之者
惟天耳曰混沌雖有忠讜之臣更無可以規
惕其主小人無良巧于逃網不可逃者惟天
網耳曰混沌則自刑戮之外更無可以警切
其民此誠不可爲訓楊子雲曰言天地人經
德也否愆也弁州之言經乎否乎吾惧其遠
于德也愚以爲學者言天亦準之經而已不
然則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之論弁州粹以爲
明志稿卷之二
無愆乎哉

論治亂由人

吾聞之鬻子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
爲政焉夫人也者戴天而經之履地而綿之
參兩而爲一者也性有五達道有五所以行
之者一而聖人一言以蔽之曰中庸乾易知
也坤簡能也人中庸也其常一也天太清也
地太寧也人太平也安其常一也一陰一陽
之謂道一治一亂之謂時以道御時之謂人

故曰人爲政政有德有力治由人興凡言治
人陽而明者也行德政者也亂由人起凡言
亂人陰而黯者也行力政者也此其人相爲
貞勝戛之皆應天之運而非虛生者可不慎
與夫古今之人陰而闇者有幾夷狄也婦也
寺也讒也佞也好雄也是數者古今皆有之
而後爲甚漢以後乃有佛老弟子爲昧恒性
而外達道之人近世又有混一三教翼二氏
而篡吾儒之人古未有也嗟乎皇而帝帝而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四

王陽明盛而天下大治其政以德何昭隆也
王降而伯伯降而戰國戰國而後有并吞并
吞而後有雜伯雜伯降而雜夷雜夷降而後
元稱皇帝混天下而夷之其政以力力愈強
而亂極矣夫古今有二乎哉古之治盛于後
後之亂倍于古則以後世陰而闇者較之于
古其人倍也夫陽生陰殺德主生力主殺古
陽明盛其興也不以殺其季也不廢殺而殺
寡後陰黯盛其興也以殺其滅也以殺而殺

多至元而殺之禍可勝悼哉大易道陰陽其
教也以陽而統陰長治之道也扶陽而抑陰
撥亂而反治之道也三才之道盡此矣書有
之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人云
者率恒性行達道之人也陽而明者也世主
長使斯人爲政俾統夫陰而黷者而又時寓
夫扶抑之微權以維世之運以植人之經則
華夷分亂人屏殺運消而清寧嘉靖之福永
矣愚又以爲天下有有常之人有非常之人
明志稿卷之二 四五 二〇九十一

論外禪

干寶論晉武革命其辭曰堯舜內禪體文德
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自古有天下曰禪而
已矣曰繼而已矣曰征誅而已矣曰篡而已
矣亂臣賊子藉禪之名以掩篡之實自魏始
而晉紹之諛佞史臣又創內禪外禪之說以

掩魏篡而爲晉地則自寶始嗚呼篡即篡耳
何必藉口於禪禪即禪耳又何必別稱外禪
而復以口實藉奸雄于後代哉寶作晉紀或
稱其直而婉予且以爲婉而佞者耳習鑿齒
作漢晉春秋以蜀嗣漢而以魏武受漢禪爲
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夫曰
魏篡論之甚正者晉獨非篡乎篡一也魏則
暴之晉則掩之乃至欲越魏而胤漢晉三世
事魏者奪所事之天下又并其所事者之統
明志稿卷之二 四六 二〇九十二

辨者

杜預論立德立言立功議

魯叔孫豹稱不朽者三上立德次立功次立
言杜元凱曰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
幾也元凱仕晉其功名彰彰著矣迨立功之

後耽思經籍多所撰述而大者爲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傳至於今功與言幾於兩立所云
庶幾者亦既酬矣第古人所先立者德德者
本也柰之何元凱遺本而先末也且以德爲
不可企及姑置之則元凱所爲博通而解經
傳建豎而勒二碑者於德乎何與况又以不
可企及阻後學吾有以窺元凱矣元凱之言
曰禹稷之功期于濟世所庶幾也士君子誠
不可無此心第古者功有差等太常銘之司

明志稿卷之一

四十七

三

勲詔之不聞其勒之碑也迨後世有碑亦未
聞已自立也已自立而一置峴山之上一沉
萬山之下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嗟嗟元凱
爲徽名後代計一何亟且遠乎至于解傳之
言或有議其伸傳屈經者及至議晉太子之
服司馬溫公以巧飾經傳而附人情譏之愚
以爲元凱未深于蓄德以故功名之念失之
太銳而于經傳之意或未盡合也仲尼嘆知
德者鮮有以夫

刑因於情論

今之君子求允於刑者言理法而不言情予
曰刑因於情者也君子審於已之情通于人
之情而刑允何哉已之情有七而切于刑者
三曰怒曰惡曰哀天之刑物不以雷霆而以
風霜雷霆天之怒也風霜天之義也不以怒
而以義故曰義刑義殺天之道也怒固用刑
者之大戒也至于惡非所謂義之端乎本惡
而刑惡而無惡也故曰利者義之和亦天道

明志稿卷之一

四十八

三

也是惡固折民者之大公也至於哀非仁之
端乎得其情而哀憫其入而哀至於求生不
得尤不敢以爲無憾而哀滋甚是又本心之
天惻然肫然而不可遏者君子審諸而已之
情盡矣至於人情有七感於我而即于刑者
亦有三其感于哀者無論也感于怒者可釋
也至感于吾之公惡爲義所當刑當殺者而
吾尤三致思焉彼有罪而引爲已辜讞已明
而若猶未晰將致辟而痛若在躬禮所稱制

刑卽天論鄙罰麗于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必使無萬一可原之情而後已若是則人之情吾庶幾曲盡而合于我之情無所歉亥云耳第世亦有事出意外或以請托私情要我則何如曰我直以理以法與我大公之情裁之期于平而止既不敢徇私亦弗敢增怒弗敢加惡弗敢殺吾哀也此之謂允吾獨怪夫世之憑怒而恣虐者衆也夫天子勢重而刑殺之權反輕故怒緩而害小守令勢輕而刑殺之權反重故怒急而害大夫怒火也火迸于石驟而不可測也傳于木炎而不可滅也至于焚已而有餘烈焉此其爲禍可勝道哉而長人者何弗思也吾聞之兵猶火弗戢將自焚夫淫刑者亦若是而已矣是亦天之道也

肉刑辨

班史志刑法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

明志稿卷之一

四九 刑

薄于唐虞故也若然是肉刑果從禹始乎舜象以典刑蓋以墨劓剕宮大辟五者爲國典昭乎若天象之懸于上使民曉然不敢犯而謂禹自衰厥德而始制之湯武貪謂俗薄而姑因之謬矣五虐之刑初自蚩尤厥後若九黎若三苗咸踵迹焉以播其惡于生民所從來久固豈其未之考耶獨怪夫聖帝明王代作弗聞有革而去之者雖好生如舜僅以流宥之而諄諄以欽恤致警焉耳大抵有刑有殺天之所不廢聖人殺以止殺刑期無刑順天道也迨後世繁若秋荼而民始大蹙矣漢文帝仁心爲質柔道致治始奮然除之于是乎人類多完形其爲德至優厚而固獨不以爲然已而曹操議復陳群鍾繇亦從吏焉何哉又崔浩漢律序稱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通鑑載官刑除于西魏大統十三年此必有所據而愚竊疑之方曹操議復時陳群對曰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則其足則永

明志稿卷之一

五十 刑

無滯與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用信如群言亦足以爲文帝并除官刑之證云要之古德厚民淳故刑簡而肉刑可因後德薄民僞故刑繁而古刑當變唐太宗有言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致三代之治雖然太宗第能言之而已矣

論才

大易稱三才夫天地人之道甚大其德至純

明志稿卷之一

五十二

以故天道立于陰陽地道立于剛柔人道立于仁義乃不曰三德而曰才者何先民有言才者德之用道也德也才也合天地人而一之才也者又合道德而一之是故一氣運而爲二儀二儀運而爲五行于是有慘舒生剋時行物生而造化之大用斯顯矣一理運而爲五德五德運而爲萬化于是有弛張闔闢開物成務而治教之大用斯著矣以斯知不蕪陰陽剛柔則天地之才不全不蕪仁義則

人之才不全揆厥所由人之才其始也必原本天地其究也天地又藉以成能孟氏所稱降才即書所稱降衷子思所稱位育參贊即易所稱裁成輔相夫豈有一乎哉在昔十六族以元愷稱才子舜舉之或使王后土以揆百事或使布五教于四方卒成唐虞之盛治武王亂臣十人仲尼猶有才難之嘆第成周應天順人制禮作樂以開八百之丕基實有賴焉此隆古之全才弼帝佐王成天平地而不可多見于世者良亦仁義道德之用宏而三才合也三代以後則功名利欲之習勝而三才分矣人才有真僞故世道有汙隆其所係非小揔之功名利欲之習不變則人才不真仁義道德之用不行則人道不立且也近世之士有不務躬行仁義而虛談道德者彼自謂才吾不知於三才合乎否也

尊君抑臣論

古今汙隆其介在秦世王靡不汙秦而事不

師素者寡矣自呂政并天下稱號則上燕三五又採六王所爲尊主卑臣之儀以自快其恣睢遼戾之意而漢沿之蓋叔孫通綿絃行而高帝廼知皇帝之貴云自茲以後古者師臣友臣同心一德坐論就謀之風遂不復見其相臨也崇勢分而道德微拘形體而恩禮薄徇功利而仁義衰君日益尊高則日益亢滿疾威而上不親下臣日益卑屈則日益委靡苟且而下不親上上下下不親則形隔勢阻禮絕心離而心營生疑矣股肱解體矣元僚庶尹踈若晨星而光景漸淪矣大臣如抵觸藩而退遂皆窒矣君門閭闔也扣闥者弗克達也人主上帝也聖作而物弗克覩也仰彌高而聽弗卑也若旱者望雲而雨弗下也其將若之何愚嘗讀易而有感于卦之象焉人君之尊如天乾純卦也五君象雲龍風虎貴類從也此盛世之徵也若亢則悔矣他卦凡天在上體者七履天之禮也無妄天之命也

明志稿卷之一

五十三

卷之五

巽天之令也同人火炎上下情上達之驗也天水違行則訟天山相遠則遯天地不相交則否夫惟上下不交則上有妄而今壅下情不上達而人苦于不同于是訟聚朝廷賢遜林藪其寃也天下無邦將使天澤之常分有時而變而尊者危矣此人事亦天道也故愚以爲人主欲常若天之處上當法泰之下交謙之下濟而後臣主之道合上下之志通君臣之心一長治久安之術莫要于此矣故曰能不有其尊者能有其尊者也

明志稿卷之一

五十四

卷之六

惜陰說

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于五人當惜分陰陶士行黽勉人乎宜其砥柱晉也嘗讀列子述楊朱之言曰伏羲以來三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自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朱爲我者兄若茲言惟靳樂生前勿靳名死後以賢愚醜好

成敗是非爲空以神形爲幻以消滅爲實然則此生蜉蝣耳草木禽鹿耳卽形神無苦焦與枯骨何以異卽以樂自潤其究也與潤枯骨何以異夫人於三十餘萬年間大較得百年焉以爲久乎直湏臾也以爲速乎積分寸之陰而時之日之月之歲之世之抑何長也天生人而授之職男子生而事四方三才九疇屬焉修若職勤若事則爲賢爲好爲成爲是而人道立曠若職怠若事則自愚自醜自敗自非而人道墜其生也有患逆脩悖之不齊其斃也有得正不得正之不齊若朱若禦寇執爲我而篋人經齊枯骨而賊生理不益謬鑿乎哉大抵純純常常者道也道無消滅能負荷道者人悠悠忽忽者人也人有消滅能不消滅人者道伏羲以來三十餘萬年不消不滅者若而人自今以後其年無極不消不滅之人其繼起者亦無極勉旃焉生死于道而已生而道卽生前樂也死而道卽死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五

後名也夫名固不可得而要亦何可得而却脩之彌勤實之彌大聲之彌宏此之謂有始有卒之人此卽易所稱自強不息詩所稱純亦不已之學先民有言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是以分寸之陰君子惜焉嗟乎士行豈直砥晉而已哉

五行志辨

班史志五行述劉歆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計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復稱仲尼脩春秋效洪範之咎徵而推及董仲舒劉向劉歆雖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輩所論列以明災異之意徵事附變不免穿鑿傳會流于術數而闇大道失仲尼之旨矣仲尼序書陳典謨九疇其言帝王之道較若合符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六

試考之二典堯舜于九疇大法有一不叙者哉迨禹矢謨告舜諄諄焉惟脩六府和三事合之曰九功惟叙而舜亦以六府三事允治時乃功稱禹夫所云九功非九疇之謂乎以斯知禹謨于帝以保泰圖終効之已以又世奏績陳之疇以垂法訓後一而已矣維時龜文効靈適與之會蓋平天成地之勲宜其有此神明之貺箕子以爲若天畀之而後學信者疑者議者何紛紛也時至春秋疇數極矣

明志稿卷之五
五十七

天下不啻再墊于洪水矣仲尼窮阨弗克躬脩六府和三事矣春秋所以作也若曰吾叙彞倫于久數也吾以王疇之大法而貞霸世侯邦夷甸之不軌也吾以遏人心之洪水也吾使萬世亂臣賊子知所儆而戢也故曰見之行事用夏之忠蓋春秋以忠救文弊而行九疇之事此仲尼之志也豈區區說災著異若後來識緯術數云乎哉夫聖人先盡人事後徵天道洪範春秋初無二理一以叙倫不

法一以數倫示戒此其意甚明舍五倫之常而索五行之變迷筆削之旨而牽災異之文即仲舒且弗免而況其下者乎

論遷史

楊子雲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仲尼何多愛之有謂子長未免多愛近是又聞之鄭樵黃震一則以爲子長亘三千年之史籍踟躕于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而恨其不博一則以爲取

明志稿卷之五
五十八

孔子已棄而不載者復爲史記不過博聞於義理無當愚以爲皆非知遷者史若貴博則史記網羅放失舊聞文成五十萬奚啻多于仲尼乎奈何責其未盡見天下之書而狹小之若以爲遷徒博云耳奇云耳無當于義獨不念仲尼沒而藝文缺遷縷析貫穿錯綜參互始創五體勒成一家言爲萬世史家定式即不無瑜瑕而直謂之于理義無當過矣第仲尼不必愛義其取義者正也子長不必不

愛義其掩義者奇也文中子謂遷固記繁志寡又謂遷固而下制理者衆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夫曰志寡而制理不一得無析義有未精乎若記則繁矣或失則無緒矣而猶病其不博然則史務博云乎哉

古今人表辨

班書古今人表以三科九等網羅百千萬古之人而軒輊之高下失倫男女同貫中多乖謬紊錯劉知幾以爲無益漢史予畧舉其大

明志補卷之一

五十九

卷之二

者上上爲聖人是矣若老子與孔子並列可乎上中爲仁人是矣若顏閔思孟同于孫卿若咎繇尚垂伯益夷于管晏若伯夷叔齊等子肥義魯仲連蘭相如可乎上下爲智人是矣若魯子貢游夏同于司馬牛巫馬期達巷黨人若舍頡仲虺老彭伊陟君陳同于召忽鮑叔牙曹劌彌拳若芮良夫召虎方叔南仲比于陽處父卞嚴子李愷西門豹虞卿王剪可乎叙周八士于中上則聶政商鞅白起

韓非其疋也叙魯伯禽凡伯齊小白于中中則楚子玉養由基犀首蘓代蘓厲朱亥其儔也叙夏仲康衛康叔衛武公爲中下則公子糾白公勝吳起蘓秦張儀項羽其倫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詰愚以爲固良史何至舛異若是鼂補之陳傳良皆云八表及天文志續于曹大家若然則曹大家之謬也大家之學與固同出于父彪亦不宜有此魏徵又謂固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二十餘年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未就固卒乃命曹大家續成之然則又似出于固手揔之斯表不惟無益漢史其爲班書之疵累不止白圭之玷而已

藝文志辨

班固志藝文以六經爲六藝且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聰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以統天盡性廣文悉備之

經而謂各函一德則偏又曰五學世有變改
猶五行更相用事以歷世不渝並行不悖之
學而謂隨變迭用則舛且叙六藝爲九種列
吾儒于九家至謂九家之術譬水火相滅亦
相生仁義敬和相反而皆相成夫邪正不兩
立者也既曰相滅必不相生仁義和敬皆懿
德也既曰相成必不相反此之謂蕪雜而紊
經又謂異家者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
裔使其人遭明王折衷皆股肱之材然則莊
列墨翟鄧析公孫龍惠子商鞅申韓蘇張之
徒皆六經之支流乎皆明王之股肱乎玄素
合質惠逆同途爲亂而已矣至于曾子子思
孟子之書與荀卿羊子下至虞卿陸賈劉敬
公孫弘之屬並列于儒家何迷昧失倫至此
吾儒明倫迪教惟忠爲尤重于長天下忠臣
九篇固弗列于儒而列于陰陽家吾益不得
其解矣范曄譏固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
叙殺身成仁之美此尤可證固之謾憲曰納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一

于大麓維清緝熙昧斯言也真劉歆之流寧
知忠義大要起于經學不明儒行缺而浮文
勝也

述秦漢以後世畧

自三五以降肇造者英雄耳奸雄耳嗣主又
多闇故其道駁而微秦并天下凡三世祖龍
道死趙高弑亥項籍殺嬰共十五年而亡前
漢十二世呂氏擅制八載莽弑孝平廢孺子
嬰而篡之後漢十四世梁冀弑孝質董卓廢
帝辯至曹丕廢孝獻而篡之續後漢二世司
馬昭降後主禪而滅之合漢共歷四百四十
八年永矣丕篡漢爲魏其世五其年四十五
內司馬師廢帝芳昭廢帝髦炎廢元帝而國
亡孫權竊據東南爲吳其世四其年五十九
內孫綝廢帝亮至帝皓降晉而國亡炎篡魏
爲西晉其世四其年五十二內司馬越廢孝
惠劉聰弑懷愍東晉元帝嗣之其世十一其
年百有五內桓溫廢帝奕張貴人弑孝武桓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二

玄弒安帝劉裕弒恭帝天禍晉良亟矣裕篡
晉號南宋凡八世內檀道濟弒義符太子邵
弒文帝壽寂之弒帝子業蕭道成弒帝昱再
弒順帝計宋共享國六十年道成篡漢爲南
齊凡七世內蕭鸞弒帝昭業再弒昭文蕭衍
廢帝寶卷國人弒之衍又弒和帝計齊共享
國二十三年衍篡齊爲梁凡四世衍爲侯景
逼死景又弒帝簡文及魏兵殺元帝陳霸先
弒敬帝而後梁紹之凡三世迨帝琮爲楊堅
所廢合之共享國九十年霸先篡梁爲陳歷
世五共三十三年至叔寶爲堅所虜而陳滅
北朝元魏凡十二世道武弒于子紹中常侍
宗愛弒太武胡后弒孝明爾朱兆弒孝莊復
廢帝曄高歡弒閔帝廢帝朗而西魏嗣焉凡
四世孝武弒于宇文泰泰又弒帝欽泰子覺
又廢恭帝而篡之又嗣以東魏之孝靜帝高
洋廢之魏滅自元魏暨西東魏共一百九十
一年高洋篡魏稱北齊凡五世纔十九年而

開元錄卷之二

六十三

三十三

帝殷弒于孝昭帝緯爲後周武帝所滅宇文
覺既篡西魏是爲後周宇文護弒之護復弒
明帝至靜帝爲隋堅所弒而國亡計五世歷
年二十有六堅以元舅弒靖帝遂篡位國號
隋復平陳南北爲一凡四世太子廣弒堅宇
文化及弒廣李淵受侑禪王世充弒侗計三
十九年天禍隋尤亟而天下統于唐唐歷世
二十歷年二百九十內武氏革命者二十一
載韋氏弒中宗宦官陳弘志弒憲宗劉克明
弒敬宗及朱溫弒昭宗又弒哀帝而代唐爲
後梁溫復爲子友珪所弒帝友貞誅友珪即
位而爲後唐所滅計二世歷十有七年後唐
莊宗死于兵亂閔帝弒于從珂石敬瑭兵入
而從珂焚死計四世歷十四年敬瑭再傳歷
年十一而爲契丹所滅後漢劉暠代之凡三
世隱帝帝贊俱爲郭威所弒而北漢繼之凡
四世帝繼恩爲侯霸榮所弒繼元降宋計後
漢北漢共三十四年郭威既廢帝贊即位亦

開元錄卷之二

六十四

三十三

稱後周凡三世歷十年而恭帝禪宋宋凡九
世歷百六十八年而徽欽虜于金南宋凡九
世歷百五十五年而恭帝爲元所執帝昺溺
于海于是中國混爲胡元幾及百載而泰運
復開于我明萬世無疆之鴻業肇矣總計二
千年來仁暴順逆殊而興亡脩短因之何不
爽也第篡弑廢通幾接踵焉危矣粵攷致亂
之由起于主德不令而女后外戚宦官奸臣
藩鎮朋黨夷狄之難作鏡往迹遡禍源爲君
明志稿卷之一
六十

可忘克艱之儆哉又嘗屈指奸雄若莽不久
赤族曹操于漢如竊鼠于晉如營巢鵲耳丕
在位纔七年劉裕三年蕭道成四年楊堅有
子禍石敬瑭七年郭威三年身所享幾何後
嗣復多難國祚又不永而長爲亂臣賊子遺
穢萬代嗟乎後人亦可以省矣

易辨

易立象于義尚矣文周孔子辭之蓋理數具
焉抑何理詳而數畧也漢儒言理溺訓詁言

數溺機祥而易晦等晦耳機祥鑿宋儒言理
而數或未該曰程朱傳義言數而理或未融
曰經世書等偏耳傳義正愚因是而功費直
也當師分理晦之日獨以彖象繫辭文言解
上下經本孔子贊易之言解義象周辭之旨
晰矣哉愚又因是而原王弼也悠悠之談靡
不以弼解易雜異端蓋范甯罪深桀紂一語
啓之不知弼宗直而說理芟訓詁之蕪洗機
祥之陋即有一二語錯老莊而得之悟解者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六

程正叔取焉胡可廢也直始以彖象文言雜
八卦中弼始以爻之象辭各附本爻千秋因
之程之傳朱之義不易也不可易也愚又謂
理易之宰也數易之紀也學易者求之數其
鑿者京房管郭之徒蠹易者耳宜其晦其正
者若皇極經世書無不以爲精且深矣其言
聖人之所畧者詳矣然而後學得其解者幾
人是其言已先晦而獨無晦易乎似不若傳
義精言理而本費王者之爲要也爲其以理

求四聖人之心以正常者感曠世庶乎晦者可明也

四德辨

歐陽子詆繁辭爲厖雜叢挫非聖人之作而引文言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數語出自穆姜以爲證若曰使文言果孔子作左氏必不追附穆姜以疑後世云夫歐陽子信以是數語本穆姜耶穆姜通于僑如使成公逐季孟者再宜淫殺禮

明志稿卷之三

六十七

第一

是豈知有所謂四德者而能爲是言吾弗敢信也穆姜又自謂我婦人與于亂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夫喪節之婦穢德雖彰然直以其事明明告之筮史而毫無羞耻諱隱之意果人情乎由前數語似深于學者非婦人所能由後數語似暴厥醜者非常情所有方其筮往東宮也遇艮之隨史謂君必速出穆姜以爲必死于此婦人違筮自

遂事固有之而引易告史之詞則固左氏文之耳左氏屬詞連類述古徵事之言不一而足若以數語必出穆姜竊謂一淫婦人與史立談之頃一何其言達天德拂人情又文采便縟若是且四德天德也繁於乾爲協繫于隨無當也建安丘氏謂穆姜誦隨繇之辭夫子見此四德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附于乾夫仲尼第贊易未聞刪易也而曰削隨繇辭以附乾乎又謂古有是言非出于孔子然不知誰作皆臆說也元亨利貞惟易有之元亨利貞爲四德惟乾有之贊易者無他人則知四言必出于孔子而左氏引之以飾穆姜之言此亦浮誇之一証也又何疑焉歐陽子論春秋不信傳而信經論易不信經而信傳過矣

明志稿卷之三

六十八

第二

乘龍御天說

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在乾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夫六位皆虛也聖人之寓也四

德聖人之與也時者與之輪也六龍聖人之
六馬也聖人天之御也天聖人之主也乾道
終始惟聖明之惟聖行之矣第後世稱大人
以位徃徃借乘龍御天之文以諛世主不知
人配天地曰三才總而名之曰人耳人有明
終始而行天道者曰大人耳聖人耳顯晦逆
順奚分焉此人道之大公也善乎孔子之言
乾也合天人而一于時雖遯世不見是者危
者疑者亢者與利見者同一乘龍也乘在已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九 論事

之龍也同一御天也御在人之天也雖然有
說焉剛純乃健中乃宜變乃通天之時聖之
學王之道寧有二乎哉二五得中猶曰閑邪
信謹合天德而奉天時三四處危處疑則存
義知幾進而自試初上處潛處亢則遯世不
見是而無悶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乃知
乾道終始惟一時六龍所乘皆聖學而繫易
者爲純剛慮深矣且也六龍皆不言吉必見
群龍無首乃吉然則聖人所乘豈必皆無首

之龍乎若二五既利見矣亦繫與四龍皆無
首而後吉何與曰龍之剛威在首變而柔若
不用其首耳蓋不用首而後可謂之時乘藉
今六龍皆用首也又何以隨時宜而合天道
也

風火家人說

易風自火出家人言家人之係風化者大也
卦辭曰利女貞彖辭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初爻之辭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一 論事

曰閑有家象以爲志未變上爻之辭曰有孚
威如象以爲反身之謂夫風化必起于閨門
女德貴正矣哉第必男正而後女刑之凡正
家者志未變而嚴防閑于始則悔亡反之身
而立威信于終則吉而要之惟言有物行有
恒爲兢兢則脩齊之大務也其說乃在詩之
國風嘗考之唐魏俗儉而民勤秦俗競而因
岐豐之舊故鮮淫檜曹衰微勿論自南山敝
笱載驅猗嗟之刺興而齊襄弑矣變風迄于

陳靈株林澤陂是也而宛丘東門之杌諸什
蓋大姬好樂巫覡歌舞之遺夫大姬武王元
女猶然而況其下者乎鄭亂始大叔段嗣以
忽突聲儀焚如也將仲子叔于田諸什此其
禍萌而其他淫詩固仲尼所欲放者其風可
知矣若乃綠衣新臺牆有茨桑中諸什非桓
宜之亂所由興乎則風化之關治亂非淺鮮
也明甚仲尼序詩首述周南召南以著文王
之化開睢寔爲風始而又以文王爲大雅之
始嗣以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諸詩大

列志篇卷之二

七十一

抵推本文王疊疊翼翼雍雍肅肅維清緝熙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與夫迎渭定祥刑于寡
妻御于兄弟至于家邦以至昭事受祉篤祐
蹶生之盛蓋自古脩身齊家懋隆風化以興
起萬世者無若文王至于文王風以詔仲子
切切焉述后稷公劉之化使其君知民艱莫
若周公仲尼以二南列國風之首以七月維
變風之終蓋有深意焉總之風火取象于易

國風彰教于詩其義互相發而要歸於緝熙
敬止言有物行有恒兩言至矣哉

容民蓄衆說

容民蓄衆體師象也容如地蓄如水此文武
具備之道也譚治者徃徃咎兵農之分愚謂
其分也久田必難再井而虐稱兵寓農何益
仲尼曰容曰蓄得其意則可以弭變而何論
兵農合不合也天下卒變如火災蓄兵以爲
之水蓋防火變也兵能爲變如水決厚土以

列志篇卷之二

七十二

爲之防蓋又防水變也以故國之武備命曰
兵防今天下咸虞火曰是當防以水而水果
足乎亦咸虞水曰是當防以土而土果厚乎
夫民罹灾歲相屬也官追通歲相併也又生
齒繁公私費繁政令繁刑獄繁蓋無所不繁
而民幾無所容其視厚德以載之廣生以育
之安靜以鎮之柔道以綏之之義不啻悖也
故愚以爲法地之政微而能容民者希矣德
之不厚土且恐其傾也而何以蓄水水且恐

其變也而何以防火隱憂哉夫衆古今一耳
仲尼不曰養而曰蓄後世不曰蓄而曰養蓄
云者足之也教之也馭之也有衆之實而無
衆之患養云者飽之也情之也驕之也無衆
之用而有衆之費一旦有倣則市人耳羸卒
耳驕子耳萬一小子帥之則與尸耳浚無所
容之人養必不可用之衆以悠悠泄泄之心
待意外卒來之變非長計也愚又謂譚治者
民喻元氣兵喻神氣夫兵民雖分其于國家
猶一氣然若元神則在君臣之一心氣之帥
也念民生艱惡焉容之若地以生以成則
氣充而國本培念兵勢弱惡焉蓄之若水
以選以訓則氣奮而國威振吾聞之有文事
者必有武脩有武事者必有文脩不亟圖此
兩事兩脩惟幸天下無事而因循焉又姑陽
襲舊文而曰吾爲脩已預也此元神不克振
而求氣之無衰詎可得乎

儉德避難解

易爲君子謀尤爲世道謀否之時君子道消
矣象曰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蓋爲有德而
乏濟變之才者言也才不足濟徒德奚裨幸
而全且不免苟祿不幸必及于難誠不若歛
而避之故曰爲君子謀嗟夫小來大往則否
藉令大者盡往則終否世無長否之運以天
下付群小而衆正潛伏天必不忍吾道無終
消之理以一身連世難而群枉比周君子亦
不忍以故太者不俱往若天實挽之初曰貞
二曰包承三曰包羞戒小人也扶善類也四
曰疇離祉五曰休否上曰傾否幸消者長也
冀否者泰也天厭亂人願治匡衰世生艱民
惟是二三君子拯維戡戡是賴此其所係至
大且至亟也詎曰避時之難而連類遠引乎
哉此惟德優而才不足濟者則可天生君子
才足濟變而顧歛厥才以免一身之難然則
天下之紛紛蒙難而莫克免焉者其誰之辜

思患預防解

易既濟象曰思患預防之時義大矣哉夫天生五材各一其性水合火而克濟其用全也水乘火而患生其勢異也土制水而防固其脩預也此理之必然而要之水善潰而多變變雖多不易其常土一定而有常常克立足以禦變自古及今世道時有推遷人心易于流溺蓋必有爲水之變者必有爲土之常者君子觀斯象而可以深長思矣第三代以降凡取天下皆英雄也凡持天下皆智力也其思患非不深其脩變非不預而揆之仲尼取象于防之義有大謬不然者秦城亘塞而孽子爲胡漢族功臣而難生虐后鈞弋之誅懲呂氏也而王氏危之唐殺君羨應識文也而武氏禍之宋削兵權監前覆也而夷狄剪之凡此數君豈非古今所推英雄膽智力者哉其所思在此而變生于彼所防在東而釁出于西所懲在前而蔽在于後此其故何也天下天人之公器也古之聖王以爲天下之

天下而仁義得之仁義守之更大難而豎遠猷陳天常而立人紀此之謂以常勝之道立不易之防譬之以土止水而變無由作後之人主以爲一家之天下而智力取之智力持之任私意而長雄猜藉刑威以遏亂畧此之謂以自私之念立自利之防譬之以水止水而患且不支矣總之思患一也防之預一也思患在天下而弭之天下之患弭而人主與之同其休思患在一家而遏之一家之患作而天下與之同其禍此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考工記曰防必因地勢又曰善防者水淫之言順勢而無激也此蓋可通諸治矣又嘗讀禮坊記而深有感焉其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又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夫仲尼著防之象于易弟子記坊之言于禮益信防之當預而吾所謂常勝之道不易

之防觀禮而愈明矣王安石新經義曰亂出乎上而受惠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于其所出此其言誠是而變古亂常以貽宣靜之患者非斯人乎則以其昧易與禮之義自決世之大防而中華之民且胥溺于夷而不可復拯悲夫

奇偶說

凡人失意者曰數奇不偶此易之數也亦理也夫一奇一偶對待成體是曰兩儀一倍爲

明志稿卷之一

七十七 易

四象再倍爲八卦以至因重爲六十四卦卦必有偶也天地間自然之數倍一爲二倍二爲四以至千萬億兆數亦有偶也才有二而天兼陰陽地兼剛柔人兼仁義皆偶而立者也又天與地交人男女交物牝牡雄雌交皆偶而合者也行有五無不以天之奇變而生而資地以化以地之偶化而生而資天以變皆合偶而成者也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又皆得偶而常者也至于太極即

太一也第有一則陰陽動靜合德互根之妙已具一即含萬萬即宗一未嘗有孑然離偶孤立而另爲一者也天道人事一以貫之偶則成奇則毀偶則通奇則窮即有奇以統偶必有偶以助奇以故人奇則爲鰥寡孤獨顛連無告鳥奇則悲獸奇則困凡物莫不然夫胥天下曰皇主天下曰帝天下所往曰王人羣歸曰君能合天下之大偶者也侯王自稱孤寡兢兢焉以奇自儆其意深矣夫易同人

明志稿卷之一

七十八 易

萃則亨睽則孤不交則否旨哉大抵偶于道者數必偶奇于行數必奇守經常者得常好變亂者致變此易理亦易數也

易不可以占險說

季平子不禮其費邑宰南蒯蒯將以費叛校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曰易不可以占險蒯不從乃叛後費人貳于蒯蒯出奔齊夫易不可爲典要又曰既有

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蒯臣于家而謀其
主則不忠舉事逆而枚筮於神則不信不忠
不信其于坤六五中順之德不啻背而馳矣
且易稽實以待虛立常以御變至易而知險
至簡而知阻易貢而貞夫一情言而合以誠
將使筮者趨吉而避凶亦令惡者去邪而歸
正此聖人與民同患之本心而神道設教之
大典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矣所謂
迪者道也即範所叙之彛倫易所示之典常

明志稿卷之二

卷之二

三

也惠吉逆凶天神不爽而不軌之人往往借
卜兆筮辭以決其忍戾狠懷之志以成其橫
逆篡竊之奸卒爲大戮此豈卜筮之不驗云
乎哉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蓋曰行險從逆
不足以副吉占也藉令蒯遇坤五當惕然興
思以爲惟中順乃得元吉反此必大凶則攄
邑叛君之謀必寢而難可無作矣

離九三集解

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凶程傳云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
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恒恐
有得盡之悲乃大耋之嗟凶此處死生之道
也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君子當觀日
昃之象以自處朱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
是臨時自不能安耳趙廣齋曰鼓缶而歌是
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
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消日也趙孟所
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呂藍田曰詩云

明志稿卷之二

卷之二

三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與此意同諸說皆相似
獨蔡伯靜解曰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
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
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動其心而
失其常者故凶愚嘗繹而思之以憂消日偷
若趙孟寐矣哉羲之絲竹陶寫以樂消日遣
耳非忘遣者詩感逝而樂樂不以天若知其
爲常理而自不安于臨時人情乎第立命者
不若是知常樂天此誠達者處生死之道而

哀樂不動其心則其神常定常定則一一則
安安則往來于天清地寧之中而與之俱盈
虛消長如寒暑晝夜云耳此真至之理精深
之學可潛脩而默成不可襲取而空談者

順天應人解

湯武逆取順守斯正論哉儒者非之蓋本諸
易順天應人之說而未得其解也夫革變也
必已日乃孚革而當其悔乃亡夫湯武可謂
當矣其孚于天人宜矣第所革者命耳惟命

明志稿卷之一

卷一

三

可革惟道不可革繫湯武于革而申之革命
聖人之旨深矣若曰此時之變也非常道也
君不桀紂臣不湯武藉口天人順應而妄生
窺伺之心則篡而已矣悔安得亡愚又考之
明夷之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竊以爲君之威靈不可測幽囚之辱
聖人安焉死生不失其貞者此之謂臣道之
常天之威靈不可測予奪之命聖人順焉改
革適當其時者此之謂臣道之變故語勢則

文王逆湯武順語道則文王順湯武逆均之
處君臣之變也文王變在君君變而臣不變
也湯武君臣交變君變良不幸而臣變尤非
得已也詩稱文德之純合于不已之命而易
以革命稱湯武命一耳革之者視合之者孰
爲正後儒右湯武者徃徃躋征誅于揖遜夫
臣之兵其君也而曰征曰誅是徒知命可革
而不知道之不可革也知仲尼贊革之時義
大而不知其致歎于改革之際者其旨深也

明志稿卷之一

卷一

龍喻

易象假諸至微而裨世用至大者龍是已龍
者何程傳以爲虬虎周環顧慮不自寧者也
文王取以繫震卦之辭而曰震來虩虩笑言
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嗟乎方震之至也
若存雷驟驚于遠邇維時徃來皆厲有躋于
陵者蘓蘓者遂泥者索索矍矍者至險艱也
而卒笑言啞啞七鬯無喪此蓋有持危定變
之遠猷拯世靖民之偉績而皆以虩虩致之

號之時義大矣後世人主悠悠皆忘天變見于上人妖作于下祇以虛文塞責猶豫敗謀雖自謂龍飛虎變如昨也而不覺鼠憑社狐憑城安知鳥將止于誰屋殆矣哉則號號之義可以深長思矣

陰陽無老少辨

歐陽永叔謂陰陽無老少愚竊以爲此易之大本而永叔胡言之昧也夫立象于義皇易始朕堯歷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無言易者至

明志疏卷之二

八十三

三十五

成周始有辭然而洩三才之秘藏發三聖之精蘊惟仲尼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數語昭昭乎若日月著明無可得而疑者而永叔獨致疑于四象何也夫生生之謂易其爲道也變動不居自少而之老老變而之少生則變變則生此大極自然之妙用二五必致之玄機易之大本也二老六子之義先儒論之詳矣請以天時徵之人知陽生于子於大成之卦爲復于小成之卦

爲震此男之長而不知亥坤爲老母以陰合陽故無陽之月長子孕焉人知陰生于午於大成之卦爲姤於小成之卦爲巽此女之長而不知巳乾爲老父以陽含陰故無陰之月長女孕焉一氣感應父母五根由索乃生始而長次而中次而少總之六子皆少也皆二老之變而生也生之功畢則少者老而復變且生也如環而無端迭運而無息此之謂不二之道此之謂不已之命此之謂不測之神于是乎布五行序四時生萬物成三才仁萬世而大道顯矣永叔以爲陰陽無老少亦將謂人男女無老少可乎無老則無變無少則無生其寃也與釋氏不生不滅之旨殊途而同歸永叔固闢佛而欲脩其本以勝之者庸詎知夫吾道之本莫大于易之陰陽老少而柰之何其昧之也

麻衣易說辨

陳希夷述麻衣道者易說云學者當於羲皇

明志疏卷之二

八十四

三十五

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南軒張氏稱焉而又以爲學者須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義皇心地上可得而識其言似矣愚以爲易之有卦乃伏羲心地上所摹之象易之有辭乃周孔心地上所宣之言言與象皆心也周孔之心即伏羲之心伏羲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心盡前之易也天地假伏羲象之假周孔言之一而已矣若象則邇而本之伏羲心地上若辭則賤而委之周孔脚足

明志稿卷之一

公五

三

下此不過拾莊生六經陳迹之緒語耳陸子靜所謂註脚陳白沙所謂糟粕皆本諸此非惟無當于易其究且胥溺于異端焉而後已君子弗道也又陳氏以此書爲依托朱子直以爲戴師愈爲之二子又闢其書謂之鄙說幻語則知此書不足信而曰授之希夷是耶非耶希夷授易种放傳至堯夫又授周茂叔傳程明道兄弟信明易者愚以爲必不述此虛玄之譚第志稱希夷辟穀服氣寢百日不

起所著指玄篇言還丹之事且華陰隱士李琪關西逸人呂洞賓數相與往來是又遊方之外者其言或出于希夷亦未可知也總之周孔紹明義皇學者即使於脚足下盤旋方之授方外口頭餘嚼而流入于異者亦甚懸矣

易喻海辨

林次崖有言五經有易猶衆水有海海不可列于衆水易可列于五經哉予曰否否五經

明志稿卷之一

公六

三

皆海也三才之道會是矣千古聖人之精萃是矣萬世人綱人紀植是矣經雖五之而源則一大要開群蒙抑人欲存天理扶世教基理者陳常錫極以乂民也譚理者闡繹紹明以覺民也俾吾道與五氣俱行與三辰俱明治之統道之統昭昭乎其弗晦也繩繩乎其弗已也此則經之大用聖人述經之本指儒者尊經之實學該五而匪汎通一而匪寡譬之資潤于海隨取而足又何彼此之分哉若

專以海喻易以各經喻衆水非定論也或曰
周子稱易爲五經之原非與曰大道始洩于
羲畫文王周公辭之孔子贊焉歷三古更四
聖而推厥本始故謂之原則可謂易不列于
五經若海不列于衆水則不可

毛詩辨

太史公有言周道衰而關雎作予異焉蓋本
之申公轅固韓嬰謬以爲刺云毛萇詩後出
原本于夏而貫穿古書故其說行而三家廢

刪志稿卷之二

今七

三六

第詩序或曰孔子作釋文謂大序子夏作小
序乃子夏毛公合作後漢儒林傳稱衛宏作
隋志謂子夏所創毛衛更加潤色疑者紛紛
莫定而紫陽獨詆序以爲不得聖人之本意
而詳置辨焉馬端臨以爲國風諸篇必不可
無序又詳辨紫陽所詆者爲不然而其所最
異同者在風之淫詩凡二十有四篇如桑中
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楊月出序謂刺淫而紫陽謂淫者作也如詩

女木瓜采芣苢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
同車山有扶藹蘼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
楊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別指他事而
紫陽亦謂淫者作也紫陽若曰將欲刺人之
惡豈有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
中而不自知者信以爲聖人存淫爲是而序
稱刺淫爲非矣端臨以爲均一淫佚之辭也
出于奔者之口可刪出于刺奔者之口可錄
信以爲序稱刺淫者爲是而紫陽稱存淫者
爲非矣夫以刺淫爲是猶可而謂聖人必不
存淫吾不敢知也以存淫爲是誠然而謂二
十四篇皆淫詩吾亦不敢信也即以詩詞考
之如桑中至月出諸篇序謂刺淫或有所本
第即以爲淫者作以存鄭衛齊陳之風亦奚
不可若靜女木瓜至野有蔓草諸篇細閱靜
女猶近于淫木瓜而下序本別指他事其詞
亦未見確然有涉于淫者而紫陽驟謂淫奔
之詞後學不察遂訝存淫太多而疑非三百

刪志稿卷之二

今八

三六

篇之舊則紫陽之說啓之矣端臨又謂紫陽獨以鄭衛諸篇爲奔者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詞之具不知經非錄淫詞也存國風也著風之變也紫陽云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記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故不得已而存之此其言不可易而端臨胡槩詆之也若端臨又曰鄭衛之音未嘗不施之燕享此特本太史公所謂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不知太史公統論全經以爲皆可絃可歌云耳豈真指鄭衛而謂當奏之燕奏之享乎吾亦不敢信也至於毛公并序入經而各冠之篇端紫陽更定以還其舊則善矣何者費直王弼以仲尼彖辭象爻辭列易各卦爻之後以經解經則明毛公以未定何人所作之序列詩各篇什之首以序混經則惑紫陽一因之一革之蓋義各有攸當云

二南辨

二南爲正風歐陽脩之爲斯解也蓋疑之深也其曰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愚謂先王采詩以觀民風此非治世耶必無王乃有風則平王以前又安得有國風又曰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若云在商爲變在周爲正愚謂二南之詩周人所以美周侯昌也周國之風也時謂之西伯曰文王曰后妃則追王以後加之耳昌至德服事紂于三分有二之後其化日遠日深而其心日誠日恪正者臣變者君君不能以其變而變臣之正也臣亦不能以其正而正君之變也勢也西伯演易周人稱詩紂不得而預焉與紂何預而曰在商爲變過矣脩又謂周南之民得之者深召南之民得之者淺又曰得之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畧愚又謂仲尼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夫仲尼蓋並美之未嘗深周南而淺
召南斯解亦可以已

鄭風辨

鄭風有女同車山有扶藹釋今狡童紫陽皆
以爲淫奔之詩是已按春秋書鄭忽出奔衛
胡傳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
藹所美非美也藹今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
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則知此

明志補卷之二

九

三十九

四詩者刺忽不能君刺祭仲足不臣之故非
盡淫詩明矣又魯申培詩說亦以有女同車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
云第或謂忽以失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則不
然先是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以齊大非耦
辭焉忽復帥師救齊大敗戎師齊侯又請妻
之忽曰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
師昏也乃止左氏稱之曰善自爲謀何哉夫
魯桓公之弑于齊也與弑者非文姜耶忽雖

不能君而見逐其免于彭生之難也惟其辭
者正也嗟乎有女同車止于失援方之南山
之刺不啻遠矣

靡哲不愚論

抑之詩曰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戾仲尼曰人皆曰予智驅而
納之罟獲陷穽之中而莫知避也嗟乎天下
之爲罟獲陷穽者多矣彼驅而納之者天乎
人乎曰已也已則莫知避何昧也此豈惟庶
人之愚爲然人自謂哲而自驅而納焉者比
比昔者尹吉甫哲于伐獫狁而蠱于後婦以
淪其子于河穆叔哲于知昭公及使不避難
而淫庚宗之婦卒餒于豎牛趙宣子方之夏
曰哲矣而桃園之弑不知討賊叔向以義直
稱于仲尼哲矣而違母而娶巫臣氏以啓伯
石卒以隕宗文種以七術伯越哲矣而其身
卒及于戮此數子者非古所稱明哲人乎而
或以疵德或以賈禍所謂哲人之愚自納于

矣而莫知辟者良可念也日月至明有虧有蔽人生于物死于物其內體之虧者既易而外物之蔽者甚多虧于所虧蔽于所蔽者庶人之愚也蘄補所虧而猶虧蘄去所蔽而猶蔽者哲人之愚也以故畧獲陷穽愚人入之其莫知避也迷于心沉于欲也哲人觸之其莫知避也在迷覺間而覺不勝迷在浮沉間而浮終必沉也予常三復抑與仲尼之意而竊嘆夫迷覺浮沉之介其真禍機出入之門

明志稿卷之一

九十三

三九五

乎第愚哲無兩岐安危同一轍由愚者之本明而漸開之以學則破愚而爲哲由哲者之蔽虧而更蒙之以物則賢哲而爲愚

黍離辨

曹植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說本韓嬰謬矣今註以爲周室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故賦所見以起興云按幽

王蒙犬戎之難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諸侯迎立平王乃遷維秦襄以兵送王王封爲諸侯賜以岐豐之地嗟乎自后稷卽有邰室家公劉幽居允荒古公遷岐文作豐武宅鎬歷世丕基一朝棄之矣大夫行役故墟勗見黍之苗再見黍之穗又見黍之實時移事改心搖搖乎若醉若噎呼蒼天而疾首痛心若曰致此何人哉秦此何人哉乃今據此何人哉說者以爲君子忠厚之情愚以爲詩人哀怨之意至迫切矣箕子麥秀之悲寧復有加于此仲尼列王于風而序秦車鄰駟鐵小戎于後見秦人誇美其君有寺人之令牡駟車甲之盛雖婦人女子亦欣然知從役者之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焉嗟乎豐鎬一失一得卽王業存亡之基人情一悲一喜卽王氣興衰之候蓋詩亡于斯春秋作于斯西周忠厚綿遠之澤斬于斯強秦虎狼暴殘之禍兆于斯古今汗隆之介判于斯噫可慨已

明志稿卷之一

九十四

三三

讀魏風唐風

予讀國風嘆曰二南豈尚矣其次吾取唐魏
乎上化下曰風下化上曰俗葛屨刺褊心
汾沮洳刺以如奕如玉之子而殊異乎
公行公族耳庸何傷即褊急且不似貴人
之靡汰而越禮者孰甚夫俗儉則易足心褊
則無遠慕而其思專以故孝子行役陟岵而
瞻望父陟屺而瞻望母陟岡而瞻望兄一何
篤也不樂仕則閑閑泄泄十畝有餘與其素
用志務卷之二

卷之二
三三五

餐素食寧且耕且獵窮餓而不悔蓋魏俗可
想矣蹇蹇山有樞以終歲勞苦之民微一日
之樂於歲之暮生之前而瞿瞿蹶蹶猶有大
康之戒無荒之儆以故鵠羽懷父母有杖之
杜好賢人以至葛生之章婦人獨處獨息淹
逾于冬之夜夏之日惟斯歸室千百歲之後
而靡他可謂貞矣夫俗儉而勤男無逸思女
無渝志休哉吳季札聞歌魏嘆其儉而易行
聞歌唐曰思深憂遠有陶唐氏之遺風有以

也仲尼存淫詩與刺淫詩蓋二國無一焉乃
知勤儉成俗風軌所繫甚大士君子勵行植
節維教淑人之大要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讀秦風

予讀秦風車鄰駟鐵小戎無衣而知秦民強
悍樂戰所從來矣讀黃鳥而心悲焉嗟乎秦
肇自鳥俗介在西戎襄文始列爲諸侯即立
夷三族之法其以人從死始自武公凡用六
十有六人從穆公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與氏
明志務卷之二

卷之二
三三五

子奄息仲行鍼虎與焉此秦人所謂殲我良
人思百身贖之而不可得者傷哉自孝公任
鞅以後刑繁于荼兵猛于虎每戰勝以斬級
爲功必數萬計并地輒縣之歷數傳卒滅周
剷六王而稱皇帝總計先後所從死與夫刑
所殘兵所殺所坑幾及百萬何慘也仲尼序
詩於王首黍離維時周之宗廟宮室鞠爲禾
黍說者以爲行役大夫憫宗周之顛覆而不
知此地業以畀秦詩人與仲尼之意一痛周衰

一憂秦逼不能不感慨于興亡仁暴之際次
述秦風強悍樂戰并及黃鳥聖人感時之變
而見事之微其慮深矣方獻公時周太史儋
見公曰周故與秦合而別別五百歲而霸王
出夫自蚩尤誅後帝王代興繼治同道遐哉
謚如也天運有刑有德有盛有衰秦以強悍
起以強悍滅豈其丁刑衰之運乎惟是古先
聖王仁天下之法一掃于秦而強悍之餘烈
貽害至大至遠予三復秦風未嘗不掩卷繼
幽風辨
之以歔噓有以哉

幽風辨

吳季札曰幽其樂而不淫乎王通云孰謂季
子知樂幽焉乎樂其勤而不怨乎予曰孰謂
通知詩幽誠勤矣彼其順天之時教民之事
治老幼之歡篤上下之愛始樂于勤卒勤而
樂上樂其下下樂其上特不怨云乎哉漢儒
序以篤公劉爲召康公所獻七月爲周公所
陳履祥金氏意其爲公劉遺音且曰若公劉

之詩極道岡阜被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
詩言天文氣候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
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餘歲而言情狀物
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愚謂履祥將以爲
公劉作耶公劉之篇何以自稱曰篤公劉以
爲幽人作耶此幽人猶能爲之而謂周召不
能吾弗敢信也世次雖闕七百餘年第幽岐
豐鎬地既伊邇舊德遺民俗又相沿周召追
惟先公肇造之勞動與夫生民衣食之艱難
恍若旦暮遇之耳履祥以代遠而難二公何
視二公淺也夫述前徽以詔冲子俾惟憲祖
勤民爲兢兢意至切真仲尼一列之雅一列
之風有以矣若使二詩果公劉遺音仲尼胡
不冠之二南之前以著大業所攸始而故分
列于後乎且篤公劉篇後繼之以沔酌卷阿
皆召公戒成王詩也七月篇後即繼以鴟鴞
東征亦皆周公貽王及勞歸士詩也此又一
證也王通又謂君臣相諄不可謂正成王終

疑周公故以幽爲變風則尤不然公聞流言而避居東貽王以鴟鴞之詩繫心王室何嘗誚王王得詩豈特未敢誚公金縢一啓而王且泣迎公矣何終疑之有說詩者以二南爲風之正餘皆謂風之變愚以爲幽國七篇皆正風也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衰久矣不復夢見周公此其意可見而憫時觸事尤不能無古今盛衰之感故其叙詩也徵變于列國寄慨于王先之二南以表文王之化以正厥始卒之幽風以著周公之忠以正厥終其太旨若是而後儒不察并以幽風爲變至今因之悞矣

鴟鴞辨

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詩註以爲公作于東征三年管蔡武庚既誅之後按書稱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註者曰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三年之後始知其爲管蔡云然則詩

幽風篇卷之一

五九

三十三

註以爲東征得管蔡武庚而誅之始作詩貽王蓋罪人斯得一言誤之也夫公將不利于孺子其言得之流此即後世匿名書言人罪者成王周公何忍疑其出于二叔公第避居東以冀其心之明而待其事之定耳若遽東征則一時流傳無據之言公輒加諸同氣而驟剪之是逆詐億不信于至親殘忍輕率莫甚於此而謂周公爲之乎公曰我弗避何以告我先王若罪人之主名未白而遽興師先王其謂公何太誚註稱公避位居東成王悟迎公歸二叔俱遂與武庚叛公奉命東征大誚天下乃知公始聞言而避後因叛而征至彰明也若流言始至不奉王命而首發大難之端是公之此舉非誅叛王者也誅謗已者也脩怨則私擅命則遂公其若王何以斯益信書辭甚著而詩註爲悞也且公取譬于鴟鴞而懷憂于民侮亦自有說凡鸛鷖之搏擊必以日鴟鴞夜鵙掩宿鳥及其子而食之禽

幽風篇卷之一

一四

三十五

之賊也武庚類是此其毒叵測而殷之遺黎
周人以爲頑民也迷民也讎民也其敢侮周
非一日矣又有二叔爲內間宜公隱憂王室
不勝勞悴之至而繼之以哀鳴王克鑒公誠
復聞哀痛之詞而命之以征討詩書所稱不
啻如日若謂二叔武庚既誅則鴟鴞已殲我
室已定矣公之憂不免過計于事後公之詩
又若追述而自功者耳

衛武公辨

明志齋卷之二

一百一

卷之二

太史公記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其弟和
襲餘餘自殺而和代之是爲武公索隱蓋非
之矣楊慎曰太史公作史記時毛詩左傳俱
未出是以附會若此夫左傳出于張蒼安得
謂之未出或太史公未見耶若曰毛詩未出
栢舟淇澳抑三詩太史公亦未之見耶夫世
子共伯蚤死共姜之死靡他其非被弑于既
立之後此亦無論誦淇澳之詩首以綠竹之
始生而興公學問自修德容表裏之盛也次

以竹之堅剛而興公服飾之尊嚴稱德也三
以竹之密比而興公精純溫潤宏裕而有節
也君子哉武公其頌聲洋洋若是抑之詩公
所自作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念天孔昭
神不可射用戒戎作邊蠻方惻乎恐貽民大
棘也儼神覲于不顯務自競以覺德行務念
厥紹克共明刑務敬慎威儀柔嘉維則務計
謨定命慎爾出話務質人民謹侯度惠朋友
脩車馬弓矢戎兵以無回遘僭賊以免于淪
亡此其心即文王翼翼疊疊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之心也此其事即康誥酒誥梓材之遺
訓也十有二章之文其懋典于學而慎密乃
心至矣以故孔門言道學者述焉淇澳之嘆
美豈虛乎哉用克和集百姓誕興義師以剪
戎寧周厥績顯著迨耄老而不忘國士交儼
允武允文有始有卒固膺聖之懿則後學之
師模也而弑兄篡國之誣載在良史以致班
書古今人物表列之中下與白公勝伍寃哉

明志齋卷之二

一百二

卷之二

小雅辨

吳季札觀周樂至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蓋得其旨矣王通獨以爲不然曰小雅周之盛予請詳之自鹿鳴四牡皇華以至于彤弓菁莪魚藻采芣等詩皆先王所以篤君臣治賓主燕兄弟和上下之樂歌其慈惠肫至德音雍和可以想見成周之盛無論矣讀六月采芣車攻吉日鴻鴈夜如何斯千爾羊來思而知宣王中興之美讀祈父黃鳥我行其野白駒而知宣王鮮終之尤夫宣已不克保其盛他可知矣下至幽王任尹嬖褒臣離民怨以致天變交作戎狄乘之此節南山鼓鍾浩浩昊天白華小弁十月之交正月繁霜之所由作也西周淪亡實丁此辰他若沔水小宛四月之傷亂巧言青蠅之畏讒谷風之於朋友角弓之于宗族菀柳之于君臣與夫苕之華何草不黃等什靡非牢騷怨閔判渙蕭

條之景而猶以爲周之盛吾不得其解也信若通言則大雅爲周之極盛明矣板蕩桑柔刺厲瞻卽召旻刺幽斯亦可謂之盛乎季札聞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而不言其爲周之盛至歌頌而嘆其至以爲盛德之所同有以也蓋詩兼美刺卽大小雅各有變變者衰之候也槩雅而謂之周盛通失之矣

明志稿卷之一

一百四

明志稿卷之一終

明志稿卷之二

吳郡張恒伯常父著

古文尚書辨

或問隋經籍志稱孔安國以今文較孔壁中所出書與伏生所誦纔五篇相合然乎哉予曰否壁書方之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以舜典合堯典益稷合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篇誥合顧命復分而出之爲五十八篇是孔伏之書增多者勿論其餘有分出

明志稿卷之二

一

而無異同謂合纔五篇誤矣或又曰孔穎達稱張霸作僞書二十四篇合安國五十八篇之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霸所僞撰爲真古文書然乎哉予曰否考班固儒林傳古文尚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業矣又都尉朝庸生胡常輩相授不絕也兒寬師安國與伏生之門人歐陽生後歷歷傳授不絕也傳者不絕而謂二劉班賈馬鄭皆不見可乎霸書淺陋孝成時以

中書校之非是遂廢而謂向歆輩皆悞以爲古文書可乎班固著傳斥霸之僞者而槩謂之誤可乎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先帝校理舊文得古文尚書內外相應皆有徵驗及博考民間與庸生之學同歆書較著如此而謂不見可乎馬融註尚書賈逵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鄭玄受古文尚書于張恭祖後亦有註諸傳可證而皆謂之不見舛矣穎達受詔爲義疏于尚書宗孔氏古文而闡畧一至此哉

明志稿卷之二

二

崔文敏公銑云孔子刪書百篇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是又因隋志與穎達之言遂謂古文書爲晉晚出而疑之矣予謂伏書今文而篇少故便肆而習者多孔書隸古而篇多故肆難而習者寡至晉始立于學官非至晉而始出也何傳疑之有

三正辨

耳誓云有扈氏怠棄三正王耕野氏以爲夏

頒朔其正爲寅而并言三正何也或者因之遂謂三正即三事予按魏景初元年黃龍見欲改正朔詔公卿博議侍中高堂隆以爲軒轅高辛夏后漢皆以十二月爲正少昊唐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虞周皆以十一月爲正若然則三正之迭建久矣以子丑爲正不自殷周始古已有三正而啓并以怠棄聲罪致討耳以三事解三正此真臆見哉

斬紂辨

明志稿卷之二

三

三

史記載紂自燔死于鹿臺武王入至紂死所身親三射之擊以輕劍復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方孝孺以爲此乃戰國之妄言遷信而記之謬矣予亦云然夫武王以至仁大義取天下血流漂杵則傷仁懸頭太白則傷義周書且不可盡信而况遷史乎按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夫既帷而守之必且以禮葬紂明矣武成第稱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與夫散財發粟以資民而弗及葬紂夫亦以紂死而武王以禮葬之此常事可無書耳太白之誣起于書之所畧遂使聖王仁義之心幾不白于千古斯亦武之不幸哉或曰孟子有言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然則斬紂之說所從來舊矣愚謂武成商獨夫紂自燔死即以爲死于武王之誅義士猶難言之至舉已燼之尸與一二嬖妾俱射俱擊且並懸頭于太白小白之下凶殘薄戾後世奸雄或不爲而謂武王爲之乎時至戰國天下無王諸侯縱恣自擅之習久孟子以仁義規切齊梁之君徃徃絀桀紂而伸湯武故曰誅獨夫云自誅之一言出而射擊懸頭之說紛紛起矣嗟乎後儒無不稱武聖王也以凶殘薄戾之事而重誣聖王與夫不察凶殘薄戾之誣而僞稱聖王吾不得其解也

共工得罪于已辨

說書者云舜流共工以得罪于已此後儒訓
詁家臆見耳蓋本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于
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匹夫乎
疑得罪于已之說或由之起此不足怪程子
亦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
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
舜誅之夫以共鯀諫沮爲得罪于已以共兜
疾已居上爲顯惡得無以狹中脗恡之人情
窺大舜與夫鯀方命圯族煙洪水以重傲予
明志稿卷之三 五
之憂共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兜書無所
考見觀其舉共王以爲方鳩僇功蓋共工之
類也按左傳季文子稱帝鴻氏不才子曰渾
敦少皞氏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不才子曰
檮杌杜預以爲即驩兜共工與鯀三凶之惡
著也久矣奚必俟疾舜而後顯舜羽山之殛
方行于其父司空之命旋及于其子卒禪以
位聖人爲天下得人而天下而不與禪與殛
並施于一家沮與忌兼忘于一已奉三無私

而我無容心焉耳矣若果以已故而行誅其
何以爲舜

君奭

書序周公以召公不悅故作君奭然則是篇
也周公徒以悅君奭乎公曰前人敷乃心
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是公以武
王所以命奭輔王載大命以承文德意至切
也而胡忍去又曰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明志稿卷之三 六
後人于丕時是勉奭懋敬德求俊民以俟讓
後人于他日時有待也而胡忍遽去又曰篤
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是又以
篤棐幼主仰紹文王以丕冒四海在我二人
責甚殷也而胡忍獨去蓋公之留意懇至深
切如是嗟乎予讀顧命及康王之誥竊嘆周
公已薨時篤棐成王之終夾輔康王之始者
惟召畢二公是倚耆成人爲國隆棟詎可多

得哉益信周公留真其爲國爲民爲世道慮
深遠也後世宰臣共事多相傾並進輒相擠
繼起則相矯相訛小者齟齬大者水火險者
矛戟周公留真之書蓋萬世龜鑑云

放太甲辨

尚書太甲篇叙以數言曰太甲既立不明伊
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
三篇云此漢儒輯書者之詞耳孟子荅公孫
丑曰有尹之志則可無尹之志則篡放之一

明志稿卷之二

七

三九七

語所從來久而孟子未之辨也以故後學信
焉予讀畧舉商書伊訓及太甲篇文質之惟
元祀十二月尹奉嗣王見厥祖侯甸群后咸
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尹乃明言烈祖之成
德以訓于王王不惠于阿衡尹復作書戒王
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又申以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之戒而王猶弗
克變也乃營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王徂桐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二月尹以

冕服奉王歸亳由此觀之尹述祖德以正景
嗣王至諄諄懇懇不得已乃營桐宮俾居憂
以終亮陰之禮俾邇祖以開悔悟之機此可
謂之放乎居桐二年王喪服既終而易冕服
王厥德克終而還亳都此可謂之既放而復
辟乎古大臣格心之功莫過伊尹古哲王改
過之速無若太甲已而復政厥辟復陳咸有
一德致仕而歸古哲后大臣泰交克終無若
太甲伊尹書詞昭昭如是故愚以爲放之一

明志稿卷之二

七

三九八

攝辨

志傳有一言係君臣之紀綱不可不辨者曰
攝按魯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夫惠公
薨桓公幼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愚以爲隱若
云攝不可謂之立既云立不可謂之攝昔者
仲尼嘗攝行相事矣相臣也臣攝臣則言順
公君也君攝君則義違在昔堯老而舜攝蓋

將禪而先攝也若匪禪而攝其漸必難乎臣
矣太史公稱伊尹放太甲于桐宮三年攝行
政當國以朝諸侯又稱武王崩成王少周初
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乃攝行政當國至周
公世家直云公踐阼代成王攝行政果若斯
言伊尹周公以相攝王一則儼然朝諸侯一
則偃然踐阼紮王綱而越臣紀其何以爲訓
于後世嘗考攝之一言與踐阼之文不見于
殷周之書小戴記稱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

明志稿卷之二

九

相踐阼而治又記仲尼之言曰周公攝政踐
阼而治註以爲比前缺相字此記者之失愚
謂戴記多回冗自昔疑之即所述攝政踐阼
數語恐非出于仲尼夫踐阼之失易見也攝
之一字後儒不覺其非而仍之寧知天澤截
然之分至謹嚴矣誤假一字將無啓僭竊之
端而貽無窮之禍乎古者諒陰百官聽于冢
宰伊周皆聽也非攝也王莽號宰衡稱居攝
藉口伊周末幾篡漢則攝之一字可無辨與

五福不言貴解

或問洪範五福何以不及貴曰貴者不必福
福者不必貴也語有之高位疾僨繁華易零
投艱大者力單履滿盈者勢抗懷忠耿者憂
深工媚悅者名辱務進遂者愁格阻冒嫌忌
者畏讒譏昔人方位于涉春冰馭朽索履虎
尾蓋其危也故曰貴者不必福孟子以仁義
爲天爵子思稱素位而行即處貧賤者亦謂
之位仲尼稱家人有嚴君而行孝友于兄弟

明志稿卷之二

十

者謂之爲政大易乾之初爻雖處下也亦謂
之龍體乾之潛者亦可謂之時乘龍以御天
以故古之德隱之士往往稱君稱公稱子稱
士若君子則上下有德者咸得稱焉古又有
妻謚夫子謚父弟子謚師友謚友往往不爵
而私易名者總之貴天爵也能自貴者也貴
于人之貴之者也太上稱素王次素臣尚矣
王通之門人以爲三才九疇屬布衣其言雖
過亦足以明布衣而載德管道師世紹統比

之有位不均重乎哉即其小者苟能好善循理居易行法外名利而養性真悠然泰然聊以卒歲平爲福無辱爲榮晏如也故曰福者不必貴貴既不必福福又何必貴是可以明洪範之旨矣

攸好德說

予讀洪範末疇至所謂攸好德者而思之曰陰陽民者天陽陽民者皇協乎其陽契乎其陰而自陽焉者民夫福有五壽我富我有主

明志稿卷之二

十一

言九

者我弗能必也我康寧我考終命則我與王者參焉我自主之自致之自保之曰攸好德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斯民也好靡他而惟在德邇而嗜夫初秉之懿即冥而契夫維天之命矣其配命也若券其求福也若響天陽焉皇錫焉我會焉歸焉下不失吾之秉上不負陽我錫我之心此我所能自致自保而自爲王者此民生真至之福足于已無待于外樂于天無假乎

人者也至于疇之五有云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愚謂皇以德導民者也故尚勸卽色康而譚好德者咸錫焉仁也亦義也士君子德積厥躬者也故貴誠彼色取而徒云好者或濫焉幸也亦耻也然則君子好德而蒙福不敢徼天之幸不敢冀君之錫曰予好予德予致予誠予樂予樂而已矣此之謂自陽

春秋辨

明志稿卷之十一

十二

言七

班固志藝文稱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曰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蓋本之遷史固又曰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云夫既曰不可書見又曰隱其書而不宣何也仲尼春秋曰脩曰作曰成曰筆削有大書有特書有不書有不一而書三傳僉云何以書何以不書愚謂當以書隱而不宣者爲是書

成矣三子傳之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二百四十一條說者猶謂未盡于此若徒口授而已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其差謬又烏可勝詰耶第仲尼本文世所不見即漢藝文志隋經籍志咸稱古經十二篇亦從三傳中取出者又復多異有事同字異若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字俱異若尹氏君氏之類元未嘗書而以意增入若孔子生孔丘卒之類未易更僕數也說者謂擇其差可信明志稿卷之二 十三

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事未必實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考于義不得于義則考于事更相發明以作傳說者稱其精詳至于義例尤爲難明吾聞洪興祖本旨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又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獨求于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于例則其失拘而淺其意深矣學者試以二子之言參之亦本經四傳之一助也愚謂仲尼明志稿卷之二 十四

云其義則丘竊取之經取義傳取例例可以義起義不可以例拘故以義衡例勿以例妨義則善矣

春秋托始隱公辨

春秋始魯隱何居杜預曰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強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故托始焉予謂仲尼生也晚乃追而冀夫平王中興隱公光

啓王室乎非也胡安國以爲平王晚年失道
滋甚不懲褒姒之難而下賄諸侯寵妾亂倫
蔑紀以故春秋不得已而托始焉是矣第謂
仲尼專爲賄妾之故猶未盡也孟子曰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范甯稱平王微
弱東遷而王道盡仲尼因魯史而脩春秋列
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
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是則接乎隱
公故因茲托始啖助以爲幽厲雖衰雅未爲

明志稿卷之二

廿五

三〇七

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
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
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此與孟子
意合第愚以爲仲尼有言如有用我我其爲
東周乎此夢寐不忘周公之志也世莫我用
則東周之意已孤而彌之自西徂東始于平
魯之以讓被弑成于隱世變已極不得已而
托始焉且也當此之時于詩則王降而爲風
天下不河無五伯于道則王降而爲伯仲尼

不可無春秋知托始之意則知志在春秋之
旨矣

仲子子氏辨

公羊以仲子爲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
妾一仲子耳何異也考之左傳宋武公生仲
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歸桓則穀
梁爲舛惠公已嫡孟子則仲子爲妾以爲桓
未君故仲子不稱夫人則公羊爲舛一子氏
耳穀梁以爲隱公之妻公羊以爲隱公之母

明志稿卷之二

十六

三〇七

聲子妾也安得稱夫人書夫人則知爲隱公
妻也而公羊爲舛舛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至二年十二月夫
人子氏薨此經文也左氏于歸賵仲子則曰
緩且曰子氏未薨故名又曰豫凶事非禮也
夫世寧有子氏未薨而先歸賵者乎蓋以仲
子子氏爲一人耳左氏舛舛之舛者至于子
氏薨左氏無傳杜預註亦謂桓未君仲子不
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計

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也如使子氏即仲子乎其爲妾明甚經莫嚴于嫡庶之辨而肯以夫人假仲子預蓋本公羊而迷舛不倫益甚矣蓋書公書夫人正以見隱當立而著其讓之非書歸賵書考宮獻六羽益以見桓不當立而甚其弑之罪經文甚明而傳互異若此故曰春秋散于三傳

祭仲辨

公羊賢祭仲而謂之知權范甯非之是矣獨

明志稿卷之二

十七

十九

怪仲何人斯而公羊弗察也鄭莊公險鷙黥桀仲足以蔡封人有寵而倖爲卿莊公以王貳于虢而使仲侵周取麥取禾已復抗王之討射中王肩仲爲鄭戎首其罪大矣公卒仲立忽是爲昭公夫仲非謂忽大于義當立特以其母鄧曼始娶由已故耳及見執于宋而脅之立突則君突而背忽突疾其專令其壻雍糾甘心焉則賊糾而逐突突出而忽入君之如故及見弑于高渠彌仲若弗聞也者而

又與渠彌更立于亶子亶與齊襄公少時會鬪相仇首止之會仲沮子亶弗聽遂稱疾不從而子亶及難乃復立于儀號鄭子既而突復入殺鄭子而仲先死矣計仲所立者四君奉以爲君而終事之者無一焉其君或出或入皆由已致之或弑或殺若路人而已此蓋莊公克弟誓母犯王虐鄰天實剪其亂祚而假手乎其寵臣第自古稱爲人臣秉國之政而反覆釀亂如仲者幾人哉既已倖死牖下而後世志傳且以爲知權而賢之是殆不知有倫常矣

明志稿卷之二

十八

二十

許止辨

胡傳曰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于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二者罪當殊科疑于三傳之說則誤矣蓋指歐陽永叔之論而訛之耳永叔溺已見而非聖經不一而足獨此一議恐未可盡嘗第以止不嘗藥槩疑三傳則永叔康侯

俱未之察也穀梁傳曰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公羊傳曰止進藥而藥殺書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左傳曰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卒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三子之言明止非實弑而事固大有可疑者瘡非必死疾也療瘡非必得猛酷烈劑也子進而不嘗父飲而遽墮殺既由藥進與墮會吾不知此果療瘡之劑耶抑或有他藥耶即許止何以自白其心迹三子何以直斷其非弑也穀梁又述止之言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歔飮粥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君子因其自責而責之也予謂止特不知嘗藥且以與弑自咎哀餒墮身此其情可原仲尼必不忍書弑公羊又以爲書弑是君子之聽止也書弑是君子之赦止也予謂弑父與君此莫大之惡一不嘗藥則加之未幾而復赦之恐春秋謹嚴忠恕夫寧若是之無定衡也乎左傳又云悼公卒太子奔晉予謂

明志稿卷之二

二九

三十四

此與穀梁自責之言相背甚矣仲尼丘明與止生同時吾必以左傳爲據止進藥殺父父死出奔方之申生被枉不敢亡不敢辨不敢怨而以速死自明者一何共一何忍也然則經之書弑有以哉左穀所紀不同永叔漫以止不嘗藥疑三傳康侯直據不嘗藥之言以爲仲尼之意除惡于微而訛永叔皆悞矣至于悼公書弑予又謂春秋取義不拘例特書弑以明父死藥而子出奔父臨弑而子不返所以絕止而成其弑其旨嚴矣哉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

三十九

平王申伯辨

平王遣兵戍申楊之水刺焉朱紫陽以爲知有母不知有父知立已之爲德不知殺父之爲怨項氏直以申侯爲王之賈克成濟云愚謂犬戎殺幽王若事由申侯則宜曰無不與聞申侯弑君宜曰弑父仲尼必不苟徇崧高之詩尹吉甫所以誦申伯者柔惠且直必非忍于弑君之臣小弁之詩孟子所以固高

子者親親曰仁必不加于弑父之子故予以
為朱項二子之言不若據仲尼之存兩詩孟
子之原小弁之尤可徵信也或曰朱項之言
豈曰無徵遷史稱幽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
怒與繒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有足據者
愚又謂司馬遷輕信若以文王與呂尚陰謀
傾商以周公居東為奔楚以衛武公為弑兄
其紕繆舛經者比比可盡信乎予不忍平王
申伯不幸而處君臣父子之變又不幸長蒙
明志稿卷之二 二五

弑逆之名于萬世且亦不忍遷史誤朱項二

子二子復誤後人無已也乃為之辨

宋湣陳靈齊莊論

吾聞之惟口興戎惟女傾國無言不讎惟謹
為虐狎狠盤者甚忿生亂之階也睚淫褻者
怨毒作禍之兆也按左傳魯莊敗宋于鄆獲
南宮萬復歸之宋宋湣公斬之曰始吾敬子
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萬病之弑公于蒙
澤再考太史公記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公

怒以魯虜辱焉萬遂以局殺公蓋適因執怒
以戲而博弑逆者陳靈不君與孔寧儀父私
夏姬衷袒以戲于朝復以徵舒似公之戲而
卒不免于廐門之伏弩蓋荒穢褻越以戲而
發殺機者齊莊公私于崔杼之妻以杼冠賜
人已驟如崔氏擁柱而歌登臺而請踰牆而
墜卒不免于見弑夫枉于乘之尊宣淫于臣
之私室以激忿而賈尤固其所也嗚呼湣發
難于譙劇舌莫可捫靈莊召禍于淫昏齊不
明志稿卷之二 二六

及噉戒之哉

齊桓公殺哀姜論

齊桓公召其女弟哀姜于邾殺而歸屍于魯
左氏曰君子以齊之殺哀姜為已甚矣女子
從人者也先是魯莊公娶哀姜無子哀姜私
于公之弟慶父欲立姜氏姊子開公卒季友
以公命立孟女子斑慶父弑焉而立開曰湣
公慶父與姜私益甚謀弑湣自立殺之武闔
魯人欲誅之慶父奔莒而釐公立哀姜奔鄆

齊桓公聞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也召而殺焉
義也奚其甚若曰女從人已嫁弗問則哀姜
固魯莊夫人莊公生則從公公死當從子斑
斑弑當從子開二子之弑慶父爲之而姜其
內主也豈所與私之人俾再弑所應從之子
彼豈知有從人之義者此豈惟魯之醜亦齊
桓之羞也釐公不敢誰何嫡母而齊桓何可
置若罔聞乎此一舉也刷齊耻靖魯難桓伯
之始事也奚其甚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三

九

狐突狐偃論

按檀弓載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申生辭於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
死蓋申生受命伐東山臯落氏突有孝而安
民之諫欲申生無戰而不能從也申生復念
君老子少國家多難勉突出而圖君恭矣突
二子毛偃從重耳亡子圉立令國中諸從重
耳者與期期盡不到者滅其家執突突以策
名委質誼不可貳辭遂見殺劉向說苑又稱

突以申生圖君之言出而事獻公公卒辭諸
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
亂世不若死而報太子乃自殺嗟乎等死死
于受太子之詔卒事而下報太子爲快第不
知向何所擬恐當以左氏爲信耳偃從亡十
九年勞勤多矣還及河授璧請亡重耳乃授
璧而誓白水要君哉此圖介之推所耻與共
事而遠引去也且也突何以見殺偃忘之乎
伊邇墳墓而請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趙文
子九京之評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
足稱也予曰犯已還不念其親難乎稱孝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四

三

黃熊

晉侯疾夢黃熊入寢韓宣子問于子產對曰
昔鯀殛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實
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或者未之祀也
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聞夫化熊之事甚怪
君子所不語且夏之郊鯀隆所生也豈以其
神爲熊故至謂殷周祀之予以爲鯀治水無

功不在祀典非典之祀爲淫固聖王之所禁也若曰奉宗祀以仁其先則有爲絲之苗裔若祀者存晉何與焉羽山在祝其之西南非晉封也禮不得祀如曰晉王夏盟凡他侯國山川之神晉安得一一而索饗之非其鬼之祭爲諂又聖人之夙所誚也以病者恍惚夢寐之言而語涉于怪祀越于典蓋失之誣矣又晉之先侯寢疾卜爲祟者曰實沈臺駘子產語叔向謂實沉主參爲晉星臺駘爲汾神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五

三十三

二者不及君身而推原于內有四姬以爲疾所由起若然是封內山川之神與日月星辰之神猶與君身無預而謂羽淵之神遠而求祀于晉侯匪占夢匪巫祝而其言幽闇傳會似之亦可哂已嗟乎夢寐之神能與涓淵之聞龍孰遠孰近遠者曰宜祀近者曰不必禱一何貞于此而詭于彼也

廢經

王安石以春秋爲腐爛朝報不立于學官不

用于貢舉是果心非聖經而故廢之與昔韓求仁問春秋于安石荅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以爲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云又海陵周茂振述其父言以爲介甫欲釋春秋以行于世見孫覺所撰春秋經解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并詆聖經由前所稱則以三傳多異而畏其難解由後所言則以孫覺書成而嫉其勝已其強懷自恣不足責而敢于廢聖人之經真李斯以後一人而已又其所釋詩書周禮曰新經驅學者棄傳註而從之所剗青苗助役諸條曰新法進奸人棄祖制而行之以變古亂常之人爲周召而冒褒錫之上榮以非聖叛經之人爲顏孟而紊崇祀之大典當其時未有女真之難而鳴鶴已發于孔氏之宮墻戎馬已生于趙氏之廟廟矣范甯謂王弼何晏罪深緣紂安石之罪奚啻晏弼已哉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六 三十三

春秋商鞅辨

王弼州謂胡康侯春秋商鞅予聞之晁氏云康侯傳春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氏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程正叔張橫渠之說以潤色之而自序其意以王安石廢春秋啓夷狄亂華之禍此傳所以作大要推明聖經以遏欲存理扶植世教至諄切矣且其言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先儒以爲足正漢儒之失奈何以鞅目之中興史志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七 三十九

稱是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學撰經解十五卷大要取諸儒之長而龜山爲之後序蓋是經之達詁也而胡傳多因爲至今師儒以爲繩準似不必過詆之以疑後學又孫覺別撰春秋尊王發微常秩以爲猶商鞅之法謂太刻耳康侯亦以秩言爲然而不意後世復以商鞅議已也

春帝正月議

昔者楊雄擬經王通續經夫通蓋自云續耳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六

三

實擬也且不似夫元經托始晉太熙其書元年春帝正月擬春秋春王正月之文必自謂肖之矣周之東遷列國自擅之日久天下不知有王仲尼懼而春秋作第所因者魯史不得已繫王于天書元年春王正月合天時王正以伸大一統尊周室之大義于天下意至昭明切深也晉惠雖不克君而維時親王無寸土之分疆天下無自擅之侯國通之元經方之仲尼因舊史于魯者異矣舉帝所號之太熙而書元年春正月自足以該一統之正朔而又何必繫正于帝乎即王之一字而知春秋之謹嚴即帝之一字而知元經之浮贅也故曰擬之且不似而况自謂續乎又元經書晉誅賈庶人及其黨薛傳曰倫雖矯制而晉有天下當稱晉殺之明天下共誅惡也愚謂春秋紀周事或書天王或書王未有書周者若書國以殺則鄭殺其大夫申侯宋殺其世子座之類是也晉非列國也誅何以書晉

且賈庶人書誅其罪已著不必書晉而後見其爲共誅也賈后誠應誅矣倫以人臣矯帝制豈細故哉此而弗書是謂縱惡故愚謂於春正月書帝於誅賈庶人書晉于倫矯制不書無論春秋難乎續也即自命曰元經難矣

周禮辨

周禮一書疑信者何紛紛也何休謂六國陰謀之書夫六國惟縱橫攻戰之是急於此書何有林存孝以爲漢武帝知周官末出潰亂

明志稿卷之二

二十九

三六〇

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予謂此古書爾雅存之良足觀會通而稽典禮何可棄也蔡九峯謂周公未成之書蘇穎濱謂非周公完書紫陽稱其廣大精密又云非聖人做不得予謂此非周公之書也果出周公乃有周一代大典仲尼于識大誠小無不學而何無一言及此鄭康成謂周公致太平之迹程子云有關雎麟趾之意可以行周官法度予謂即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周官亦不易行即

使後有文武周公必有通變神化之法而難乎一一踐周官之陳迹也王通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唐太宗以爲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予謂通儒者之譚耳世果用之通果行之則劉歆而已矣蘇綽而已矣王安石而已矣太宗陽浮慕古托之空言何益昔者曹參師蓋公以老子清淨而民自正之說相齊相漢而民宜之藉令參蓋公信老子必絕聖知棄斗衡一切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

三六〇

儀禮辨

按儀禮十七篇張淳謂非高堂生之舊紫陽

辨之且以儀禮爲經禮記爲義師云予考
劉向校禮家五種而古禮十七篇不與焉以
故二戴記亦弗入竊謂儀禮是行于古者記
未必專于訓詁而其義亦未嘗不相發明第
二書之判也久矣唐魏徵作禮類太宗愛之
命元行冲等作疏將立之學張說言戴聖所
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摘
類相比諸儒非之徵雖加整次恐不可用乃
止紫陽惜徵書不復見詆說不通經之過而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一

愚以爲記不可罷說亦未可盡詆也紫陽撰
古禮經傳通解黃勉齋楊信齋續成之紫陽
又撰有集傳集註而後儀禮禮記皆之岐而
二者始合而一之矣 成祖簡命儒臣集宋
儒經書傳註纂脩之于禮記王陳澍註者若
曰戴記與經並立必不可罷澍註惟釋記而
語意純晰故因而立之耳大要因戴記以明
禮之義而立之學官俾便于肄業資之取士
則澍之訓經不可廢也考古禮以著禮之儀

而表爲世範俾見之躬行資之善俗則紫陽
之書亦不可無也儀與記二者並行不悖二
子亦互發而俱傳學者讀記而精其義考儀
而究其實焉則得之矣

禮記辨

自古稱仲尼刪述六經尚矣夫楚易脩春秋
刪詩書至彰明也獨所云述禮樂者幾虛稱
焉遷史作世家第曰追述三代之禮固史儒
林傳第曰綴周之禮及志藝文曰經禮三百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一

三十一

威儀三千周衰諸侯皆滅去其籍自孔子而
不具以是知禮樂舊未有經也仲尼云非天
子不議禮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
吾說夏殷禮而徵之杞宋則不足夫子古既
無徵當其時且不敢議矧敢作乎以故學焉
耳問焉耳從焉耳非若詩書可刪春秋可削
者比仲尼蓋難乎有經矣然而魯郊禘季氏
旅太山三家雍徹管仲樹屏反坫之類必正
言以著厥失春秋之作一切以周之禮撥世

亂而反之正又自衛反魯而正樂使雅頌各得所則謂禮樂定于仲尼詎不信然是仲尼有刪述六經之實功而禮樂特未具書書未具于仲尼之手而諸弟子與後學各述所聞于師者而記焉於是乎配四經而五之而道大明脩矣第諸經厄于秦火蕪于漢儒禮記尤甚盧植謂特多回冗魏徵謂綜彙不倫而疑者愈蜂起予謂記出于弟子與後學則不一刪出于戴德戴聖方之仲尼之刪又不類何怪乎疑者之紛紛也第皆述古則尊舊聞靡非制心飭躬坊世齊民之大訓亦胡可少哉至于禮運大同小康之語呂成公以爲老聃墨氏之緒言孔子射於瞿相之圃呂與叔以爲拒人已甚紫陽謂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邵堯夫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而不及禮記此其意可例見故愚竊以爲十翼經也而名傳禮記傳也而名經要之五學典彙萬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已

六經陳迹辨

班史有言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蓋其重也莊生獨以爲先王之陳迹且曰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斯言一出常爲熒惑于萬世于是荀卿有法後王之論而代興之人遞相師相扇以致上有變古亂常之治下有離經叛道之儒而天下大壞一言喪邦小言破道爲禍甚大甚遠邇時籍籍比比不曰註脚則曰糟粕沉湎于傲吏之緒餘而莫之覺者多矣嗟乎後王法後王後儒法後儒其迹誠新第王教日微天道日晦人倫日斁天下不復見至治之世則荀卿誤之莊生啓之耳莊生又謂仲尼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詆爲夢昧獨不思後世又取後王芻狗而遊居寢卧其下爲夢昧益甚莊生又云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于魯猶推舟于陸也然則莊生欲行太古之澹漠無

爲于衰周是與推舟而上太行之顛何以異

六經糟粕註脚辨

輪扁以齊桓所讀之書爲糟粕蓋莊生寓言也夫齊桓所讀此未刪之書譬則方釀之酒醇醪糟粕混焉刪定以後糟粕盡去矣愚謂六經仲尼之醇醪也陳白沙嘔在生之糟而拾其餘嗜豈所謂飲而不知其味者耶至于陸子靜註脚一語庶幾近是第所謂我者我我者也真我也仲尼無意必固我我無可無

明志稿卷之三

三十五

三十三

韓歐闢佛說

韓退之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蓋滅之也歐陽永叔曰脩其本以勝之而已矣夫滅豈易乎哉經像西來始于永平肇慶而不知元壽之初番使以浮屠言口授博士弟子秦景經已萌芽然邇之建始中劉向已見佛書於

天祿閣又邇之元狩中金神已入甘泉張騫使還即聞有浮屠之教所從來舊矣經文與老子相出入說者以爲老子西遊教行天竺然則釋果本諸老子乎先是釋迦生于周昭王時與阿難憍陳如文殊師利普賢說法已久奚必原本老子或者曰譯經者多中華文士剽老莊言相助爲揚翊故其文近似云總之其蔓遠其根深往時魏信崔浩之言焚書毀像阮沙門矣不數年而復厥後傳奕姚崇

明志稿卷之三

三十六

三十五

李德裕咸欲去之不能也人可勝人書可勝焚居可勝廬乎大抵有夏有夷雖中外截如而獻環猷雉虞周弗卻安能使之不來來則安能使其言之不入既入矣至二千餘年後尚復可盡去乎無已則脩其本以勝之愚又以爲邪不勝正變不勝常吾儒之於釋氏奚必曰勝而勝自在我何也我正而常也夷有時亂華而華不可亂釋氏有時亂儒而儒不可亂矧彼且資吾人以續湏吾食衣以生仰

吾政以治遵吾法以懲附吾教以教而又何患于不勝夫二氏之相勝也敵也敵故角儒統二氏非與二氏角者吾道何弗容而屑屑焉斷滅之斷勝之也

文中子論三教

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斯言久矣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夫謂秦非其人仲尼之道不虛行則可若謂晉非其人而老莊之道不虛行梁非其人而釋迦之道不虛行則否謂玄虛亂晉脩齋亡梁則可若謂詩書盛而秦滅則否夫詩書盛于仲尼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七

三十八

蓬秦廼焚誦法仲尼者咸坑焉是秦滅詩書而國滅秦自滅也人也於詩書乎何與秦滅而詩書不滅道不可滅也天也於仲尼乎何損夫秦背德是與晉崇老莊梁事釋迦異焚

詩書而滅與亂兆于宗玄亡由于事佛尤異而槩曰非仲尼老莊釋迦之罪何也噫悖已又程元問三教曰政惡之何如曰曰廢之何如曰真君建德之事非吾所及也讀洪範譴義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使民不倦夫譴義言未之見也若洪範叙疇之意能使民不倦于趨信真君建德事其言與所謂脩其本以勝之者合然愚以爲果能是亦世教可一非三教可一也第曰一三教必且惑誤後人而三教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八

三十九

合一之說起矣

五行四大辨

周濂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夫無極二五合而人性凝五性感而人事出是以言儒言身必言心言心必言性情言性必言命言已性必言人物之性合天地人物而一之而其原必本之一

誠此吾性之本體與夫性學淵源無二也釋
氏曰我今此身四大和合髮毛爪齒皮肉筋
骨髓腦垢色歸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
精氣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又曰六根四
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妄有緣相
以故指身心爲虛妄爲垢幻必垢相永滅十
方清淨又謂無邊虛空覺所顯發覺圓明故
顯心清淨心清淨即所云性清淨蓋惟指妙
覺爲性而已矣然則吾儒與釋氏異者其言
明志稿卷之二 三十九 三九八

論異趣

或問釋氏言異趣有諸曰不知也請以理言

之氣何以有清濁也曰自清自濁何以有聚
散也曰自聚自散二者孰分之曰清自歸清
濁自歸濁夫人聚散于氣猶水凝釋于水清
而水其釋也清濁而水其釋也濁清濁混而
水其釋也清濁混至于異趣吾安得而知之
雖然洪荒既判天清而地濁天地生人物人
清而物濁人之爲人善清而惡濁楊子曰天
下有三門由于情欲入自禽門由于禮義入
自人門由于獨智入自聖門門也者入於斯
明志稿卷之二 四 三九八

彼岸辨

釋氏以愛欲爲苦海覺爲寶筏爲慈航曰迷

即此岸覺即彼岸似矣夫人生死于愛欲泛濫而不知止淪溺而不復出者勿論即明智之士稍一涉焉泛焉其能憬然省惕而過登于岸者寡也苦海若是其難越也譬若東海彼岸際于扶桑遙遙乎豈易到哉大凡謂之岸即非海非海即無所苦矣若必欲分彼此則此近而彼遠故愚以爲迷即海覺即岸先立于岸不入苦海者上也涉焉泛焉猛省頓悟還登于岸者次也儒者之經曰人心惟危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二

三九

道心惟微又曰文王誕先登于道岸而其所爲筏爲航者曰精一執中曰緝熙敬止此真覺也覺則危者安微者著道心存而道岸登矣乃知吾儒之覺也旋登道岸耳彼此奚分焉釋氏指此爲迷指彼爲覺其言岸者二也二即非道岸也何也道岸無二故

論三生

或問釋子言三生有諸曰吾知今生而已矣無已請喻諸日有昨日有今日有來日昨之

日不可留來之日且有待吾於今之日不虛焉斯可矣昨日之夜所以繼昨日而肇明者也吾息焉今日之夜所以繼今日而肇明者也吾亦息焉吾不虛乎今之生亦若不虛乎今之日百年如一日可也長不虛乎今之日即長不虛乎今之生三生如一生可也生可息可往可來可莊生有言善夭善老善始善終是之謂達生達生云者達此生也仲尼曰未知生焉知死若云前生是越此生以前之死而又求之死以前之生也曰來生是當此生未死之前而預求諸死以後未來之生也死既不可知而必欲知夫前之死之前後之死之後惑矣至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又謂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是又并現在之生而空之也然則三生云者總之無生而已矣

無我辨

儒釋皆言無我愚謂釋無我而有我者也我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二

三九

不可無人而人可無我者也儒有我而無我者也我不可無人而人不可無我者也夫六合塵也四大假也我相皆空然而孑然特立之我不能無也故曰無我而有我有此孑然特立之我衣人衣食人食徒人子無不藉於人而我嘗孑立而已空我相而歸之無而已於人何有故曰我不可無人而人可無我儒則性有五倫有五業有四與我俱有胡可無我家國天下我也三才我也萬物我也有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三 四十九

無始論

張子厚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予曰易不言無始言無始諸子之幻也夫無始釋氏蓋雅言之莊子曰有始者有未始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此其說與釋氏異耶同耶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夫天地之始已無可名然則所稱無始固老子之所不道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運也始而終終而始如環無端死生也晝夜也幽明也一也求之亥子巳午之交驗之乾姤坤復之際其理何昭昭也陰之終即陽之始陽之終即陰之始混沌即開闢之始以故易第言原始而已矣若欲原無始舍昭昭索冥冥非幻且誣耳邵子稱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戌會物閉而人消亥會天地皆消至子丑而天地復生邵子固深於易之數者哉此其言天地消長始終之運愚竊以爲冥冥而不可測而况復推之無始之前惑滋甚矣

論儒釋言性

儒者言性曰皇降之衷民秉之彛合五而一之佛氏則曰覺而已矣空而已矣以空而覺爲真并其所謂降與秉者而無之而已矣此外一切皆幻也山河大地幻也四大假合之身幻也無物非幻亦一切離而空之而反諸虛無寂滅而已矣是佛與儒之性同而言性異也何也迷其降之原而遺其秉之所含者脩也或曰佛氏未嘗不言信其言覺非智乎慈非仁乎曰直去禮義而言覺言慈言信既與儒異且亦覺其所覺慈其所慈信其所信其究也空而無或曰彼所云實際何也曰此正釋氏所謂真空也或曰儒者亦嘗言虛斯與空何以異曰儒者言虛即所謂太極也即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即所謂一也虛而實者也佛氏之言空歸之無而已彼以空諸有離諸幻爲真空而吾直以彼之真空爲眇論也或曰佛氏明心見性與儒之明明德何以異曰佛氏明者心吾儒明者心之德此知性與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五

三十五

不知性之分也惟不知性故佛氏如螢自照於一時又如燈照止于一室儒惟知性其道日月也常照於萬世

老莊明自然論

老氏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至謂禮爲亂首前識爲愚始欲一切去之而返詣自然莊生祖之謂古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濔漠焉德下衰而及燧人伏羲德下衰而及神農黃帝德又下衰而及唐虞始爲天下使去性而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六

三十九

可已此道之自然而無所強聖人爲之而無所爲者也柰之何欲棄而絕之也若曰以明自然則又惑矣岷源爲江崑源爲河此自然之勢也有人焉厭江河之濫於委也以爲不若挽而歸之崑岷之墟收衆委而源之以明水之自然有是理乎李充有言聖人救其末老莊明其本藉使熒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爲天下是果救其末者也則謂老莊明其本也亦宜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七

三十八

黃老辨

唐韓愈原道篇自孟氏闢楊墨後儒者功之其言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予以爲二氏之言烈于秦火何也秦火燬籍二氏燬心秦火一時二氏萬世第闢老而及黃帝非以黃老並宗于漢耶夫黃帝固易傳所稱通變神化垂衣裳而治合于乾坤之無爲者也第通變神化之跡不經見所可據者惟外紀路史荒史等書載帝

所剏造若宮室器用舟車蠶桑醫藥之類至今人賴以生若冕旒兵曆五法六禁五祀之類至今人賴以乂若作歸藏易丹書戶牖金人等詩銘之類至今人賴以明此其事雖逃亦足以明帝非虛玄泰無事者比矣老子五千言片語不及帝語及帝者莊生此匪寓言即重言耳迨孟氏辨楊墨不辨黃老太史公作帝紀首稱帝勤勞心力耳目夫勤勞心力耳目以治天下此與老子之言大不類又述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八

三十九

六家要指及作老子傳並未嘗本老于黃封禪書記李少君公孫卿始亟稱黃帝云著其誕也班孟堅叙道家者流以爲合于堯之克讓而不言合于黃帝其意益明以斯知漢人宗老禰之也其宗黃則還尊之爲不祧之鼻祖而已矣迨魏晉而虛無之爲害也滋甚然王弼何晏首決大防亦惟溺老莊云耳當其時守經維教之士亦罪其崇老莊云耳並未嘗及黃然則闢老而兼黃帝方之秦火等之

佛氏自愈始嗟乎以千古開物之聖帝而目之爲萬世異端之禍首誤矣

老子不言性論

昌黎氏闢老子以爲去仁義而言道德是矣愚謂老子五千文無片語及性者荀子有言莊生蔽于天予亦曰老子蔽于性夫仁義禮智信爲性之德至後儒始發明之老子言道則曰妙于無竅于有冲而用之而已矣即其所謂德亦去道而言之耳若五德之原于性

明志稿卷之二

四十九

三九八

彼不知也不知性故不識仁于是有芻狗萬物之論夫芻狗之喻若曰祭已則棄焉殊不知天地之生物無已故無棄物聖人之生民無已故無棄民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至仁也仁也者生之理也嚮使老子知性則知仁知仁則必不以芻狗喻民物必無絕聖棄仁義禮智之說而道德始著惜乎其蔽之深也然則老子亦蔽于天者耳大抵性學晦改道術岐老子長于年而深于隱老子故而折于

幾憂世亂而欲挽之於無爲溺于所見而蔽于所偏自以爲有道而不覺其離道遠也後學尊老子無若司馬遷而申韓原于道德若亦不能無疑焉其他解老子者若而人攻老子若而人大都不察老子之蔽于性而徒紛綸其說愚以爲非探本之論也

不物故能物物辨

莊子有言不物故能物物與列子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異乎否曰無以異也夫所謂物物者即生物化物者也曰不物即不生不化者也吾聞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一

三

夫物外無道道不離形生生化化物物者即道也而必推本於不生不化不物者此之謂離形而言道不幾于岐物與道而二之乎莊子又云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是以不生不化不物爲無又并其無者而無之其索之愈隱言之益虛而道益晦矣以故復云覩有者昔之君子

視無者天地之友若謂昔之以仁義禮樂爲天下者皆觀有而失之必觀無而後可以反自然友天地云耳此其意截然分有無爲二且必箴諸有而歸之無又歸之無無而後已也卽此之一言而晉禍已胚胎于是矣或曰莊子有言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莊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一

三十七

子曷嘗廢有爲乎曰莊子既不廢爲則所以爲天下者莫大于仁義禮樂而謂聖人整薙爲仁踈跂爲義澶漫爲樂摘僻爲禮一切以爲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以撓天下抑何其自矛盾也夫聖人奉物物者以爲天下凡仁義禮樂皆天地自然之用有爲而無爲故天下大治莊生以不物爲道以無無爲宗率天下而還之窈冥昏默之鄉而晉人溺之故天下大亂至于不廢有爲之說適以見其言之窮

而詆聖之爲悖也

藏心說

管子曰心以藏心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夫所謂心心之心者神是也神固所以心其心者也夫神天也勿人之則純神君也勿僕之則寧神主也勿客之則定曰定曰寧曰純其虛也天其靜也地其靜而動動而靜也四時其明也日月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匪專言寂而感常函于寂匪專言德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二

三十八

而功常本于德是謂心以藏心心心之心常爲真宰于內而泰宇謐如矣又云神者至貴者也若館不辟除則貴人不含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然則心以藏心不過自潔吾館以處神焉耳矣其大要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

玄牝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蓋列子以爲黃帝之言

云後世養生家秘玄牝爲真訣不以示人往徃微露其端輒自謂洩天之機而其言又人殊或曰在上或曰在中或曰在下或曰無定處斯皆闇于本旨而妄爲說者愚謂老子述之且有味哉其解之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谷神玄牝之達詰也管子宙合篇曰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夫所稱橐天地者非太虛乎虛故喻之谷又喻之牝虛而神故謂之玄牝曰門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三

五十四

至樂無樂解

至樂無樂有味乎莊生言之也夫樂情也情而性性而命反而之天者其源也情則欲欲則物沿而之人者其流也凡動于物而欲遂

焉者鮮不樂矣其樂也人情其性者也此之謂有樂之樂凡超于物而性全焉者亦鮮不樂矣其樂也天性其情者也此之謂無樂之樂莊子有云和于天者謂之天樂夫曰和于天則感物而未嘗有物也不必無欲而未嘗有欲也樂在物與欲之外性與命之中理順而逆亦順也道亨而困亦亨也德常而變亦常也未嘗無樂未嘗有樂也故曰天樂吾又聞之人與憂俱生亦莊子之言此何以稱焉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四

五十五

陰符經辨

王弼州叙陳生註陰符道德經曰二聖人之旨其勢若險而趨甚平辭若偏而蓄甚完信

以爲陰符本黃帝矣又弇州讀鬻子謂之僞書而并及阮逸僞元經李筌僞陰符劉歆僞周禮此何以稱焉夫叙稱二聖云徇陳生耳其書實僞也第謂僞出李筌又失其實矣經凡三百言筌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筌之言如是祇見其蒙于道也且註疏具在祇見淺于說陰符也彼豈能辨是經者哉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五

五十九

末則周末此其言亦無據而要之非帝真書非筌僞書則較然矣又程子謂非深于道者不能愚以爲此特深于老子之道者其勢險其辭偏允矣若曰趨平而蓄完其然豈其然乎是書也必漢以後有隱君子宗老氏而耽玄奇者爲之

三要說

陰符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愚以爲七竅鑿而混

沌死九竅具而邪妄生具者天也鑿者人也

天人之介甚微生死之機攸判噫危矣哉第

竅之要惟三人之所寶也非天寶也竅與要

有與主焉曰天君天之大寶也心是也以故

生死惟心爲大形次之夫無觀妙有觀竅無

之不能不竅于有也此常理也譬之室然延

主人于其內而扃若戶封若牖室若隙曰吾

令主常證而久生也有是理乎彼徒謂慎閉

厥寶勿使發通斯或可以扞邪于外而不知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六

五十五

九竅之邪孽常在內外者扞之內者蓄之守

人之三寶而戕天之一大寶此其爲閉也方

之鑿者害尤甚吾聞之仲尼云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勿動又云聖人洗心退藏

于密夫洗心而密藏之且克其視聽言動之

非禮以還之于禮則天君泰大寶完即所謂

九竅云者固大道出入所乘之機天與人未

始不相符人與天未始不相成始于閑邪終

于無邪而天地生生之德在吾心矣故愚以

爲鑿竅者人也閉竅者亦人也不鑿不開洗心克己者順天者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殺機辨

造化所以長不毀者以其生生非廢殺也殺固所以成其生也乾專而直故大生坤合而闢故廣生生者大德也造化裁殺于專合之中若密緘其機也者而沛德于直闢之際若微露其機也者故易言生不言殺見天地之心于復通天地之感于咸順四時之序于節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七

三百

意至深矣陰符經謂天地爲萬物之盜五行爲五賊人與物互相盜而天地人之機皆曰殺至謂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此其思甚險其指甚刻其文甚奇陰吳平刻傷厚奇詭正予以爲不經夫造化之行有五五行一氣也而遞相生焉遞相剋焉生與剋遞相制焉制其剋者以已殺也制其生者以成生也此即復之至理咸之玄機節之大用也以故謂之五德是即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易道也合三才

而一之者也彼目之曰賊曰殺機云者蓋徒見夫剋不見其生徒見夫生之制不見夫剋之制其于天地也蔽其德昧其心窒其感亡其節洩其機而大道晦矣然則所稱觀天道執天行本之自然歸之至靜者靡非迎天地之密機而覩執之以成其爲盜焉耳不知言生不言殺爲平爲厚爲正是之謂易道言殺不言生爲險爲刻爲奇是之謂陰符愚又以爲易非特不言殺也亦不言機何也天地合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八

三九六

生殺以成其生之德德者造物之所宣也機者造物之所秘也挾所秘者而輕發之亂人也窺所秘者而輕言之曲士也聖人宣其所宣秘其所秘是以言德不言機夫亦靜觀天道默順天行以人之當然合天之自然此之謂陽符而觀執之妙用在我矣

廢莊

王坦之著廢莊論夫莊可廢乎哉昔荀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者逆知其將爲夷嗟夫王

爾何異金伶阮籍之徒棄禮滅教毀廉喪耻
奚直披髮而祭已乎五胡蔓延荼毒自開關
以來爲戎狄亂華之首禍斯特濫觴于王何
劉阮輩而源實發于老聃顧且濬且導上以
翼老子下以悞王何劉阮諸人而淪胥于夷
者莊生也夫古之聖人去澹漠無爲之世未
遠不得已而創爲生養教誨之具使生民不
夷不禽以垂無疆之休烈此固天地篤生之
本心大道自然之妙用也老子必欲棄而絕
之以還道之自然至莊生而其說益熾此其
意或有所激而爲此偏僻不經之言亦不自
料其末流之禍也至于此譬之江河之防干
古聖人立之而不足大子決之而有餘若是
則謂莊可廢也亦宜矣愚嘗謂坦之著論廢
莊不言廢老老不可廢也劉陶者論匡老不
言匡莊莊不易匡也雖然亦有難廢者曰文

原性辨

韓子性有三品請即以韓子之言辨之韓

明志稿卷之二

五十九

子謂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
信則性善之說明矣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無
信之謂惡惡固非性所有而謂性惡可乎性
亦非兼有善惡而謂善惡混可乎故愚以爲
所以性者其品惟一或曰朱子云退之性分
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
有去着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何與曰使退之
不言所以性者五則雖未發明氣質之性似
亦與程子若暗合者既指五者爲所以性此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

是始終忘於善惡混之說而莫之覺也雖然
韓子言性品止于三後此則陽明子又有性
無善無惡之說蓋本之禪宗此又一品也究
而言之所以性者惟一蕪氣質者明本禪宗
者晦

禪宗元大鑒師碑辨

釋惠能承衣鉢于弘忍居曹溪說法稱南宗
其徒尊之曰六祖謂從達磨來凡六傳故而
詔謚大鑒肇于唐元和十年宗元碑之以爲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一

浮圖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師教人始
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宋僧重辨謂
其言與孟氏合且云唐以後稱述祖師未有
通亮簡正如宗元者而請蘇軾具書碑後云
云夫釋與儒異第其徒嚮吾道而慕焉者有
之借吾儒而托焉者有之徃徃乞言于時彥
以重其說而宗元所爲曹溪南嶽詩碑軾以
爲妙絕千古重辨籍而珍之有以哉至謂舍
于孟子命其徒晝夜習讀抑何其欣踊慕悅

若是深也夫大鑒言妙性本空曰非善非不
善曰無善無惡又言解脫曰不思善不思惡
此其旨與北宗殊邇而合于達磨可謂得其
源本而探諸孟氏道性善之意遠矣宗元弗
諦審漫爲附會之文以遺重辨口實軾又從
而和之而吾道幾晦要之宗元與軾其文埒
于韓愈歐陽脩而學術之正不正此亦足以
觀其深哉

絕動辨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二

陸子靜以絕動爲格物夫動不可絕彰彰明
矣于靜論九卦之序大要以爲辨得吾一身
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收歛其精
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
矣夫造化不翕聚不能發散精神不收歛不
能應感第絕發散而專翕聚于內則造化息
絕應感而專收歛于內則真機息于靜必以
絕應感爲格物然則造物者亦將以絕發散
爲生物可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以陽動

于下也子靜謂動可絕然則造物者亦將絕
地下之雷而使勿動可乎朱子稱子靜不喜
言性羅整菴稱子靜之學分明是釋有見于
心無見于性蓋即心即性以靈覺爲至道雖
凝神積精總之歸于空而自信爲簡易如是
而已矣釋氏所謂以寂滅力而起至靜住于
清淨非子靜之本宗乎

王新建紫陽逢蒙辨

王弼州曰新建紫陽之逢蒙然乎曰否新建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三三九八

不過謂紫陽支離耳或問楊子雲天地易簡
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子雲曰支離蓋
其所以爲易簡也夫經且有疑其支離者矣
紫陽又安所逖夫支離之誚乎哉必欲肖天
地之易簡則義畫而止耳子雲又曰書不經
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贅矣予
以爲言書而經多多益辨何也經有五其指
歸乎明天地之易簡紫陽之諄復其指歸于
明經謂之支離何病紫陽嘗語象山有云邇

來工夫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夫紫陽
象山之辨同異也不啻斷斷如也而自覺向
來支離之病直以語象山然則支離固紫陽
所不諱者不惟不足以病紫陽適足以彰紫
陽之無人我見而其心之虛與其學之實也
若是總之新建又一象山而甚焉者謂之逢
蒙則過

非經文辨

楊簡謂大學經文非孔子作嗟乎禪之入人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四一三七七

深而晦道甚也一至是哉夫大學首篇稱經
文者何孔子嘆世之莫知道之不行也乃述
六經以內聖外王之道覺萬世而猶意其文
之博且渙也于是舉宏綱撮要旨著爲二百
五言以約其博者萃其渙者而大人之學脩
矣夫乾易知坤簡能六籍所以發乾坤之緼
也其道至易至簡又復約而萃諸二百五言
之中而楊簡猶謂之支離破碎非孔子所作
然則簡將謂六經之文無不支離破碎皆非

孔子所述乎簡之學出于九淵蓋註脚一語
悞之耳

格物辨

朱子以窮致事物之理訓格物陽明非之而
以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爲解若然則經
文所謂正心與陽明所謂格物奚辨陽明詆
朱子曰外義曰牽合附會以其求之事物也
予讀朱子格物論大要以爲有物有則兼三
才統性情該倫物而本之齋莊中正以存心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五

學問思辨以窮理又反身以踐其實是果專
求之事物者乎陽明論精一謂學問思辨篤
行必不可已乃欲舍窮理而致良知然則堯
舜之精一與孔子之致知有二乎陽明又曰
自聖人分上言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
自學者分上言須用致知工夫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闕一非致失此五者非朱子窮
理之說乎朱子之意非爲學者分上言乎陽
明言必稱致良知曰本體即工夫是無人而

不語之以聖人之生知也其何以訓學者聖
人少而學者多朱子諄諄爲學者分上言從
之庶可漸學聖人陽明時時爲聖人分上言
從之或恐有誤後學夫生知惟仲尼猶自謂
好古敏求而勉人以學知困知此其肯果與
朱子合乎抑亦與陽明合乎陽明謂即心即
理故外事物而言理必掃事物而空之則知
致朱子謂理具于心合事物而言理必窮事
物之理而精之則知致此禪與儒之介也且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六

也陽明既以致知工夫爲學者分上言不當
詆朱子以惑後學既曰五者致知工夫不可
闕一則朱子以窮理訓格物此正大學不可
闕之工夫又不當解作格心而廢窮理

覺悟辨

陽明子謂象山覺悟之說與釋氏同釋氏之
說亦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幾
微毫忽間而已夫象山覺悟同于釋矣即所
謂幾微毫忽之異陽明子亦未竟其說也則

亦不害其爲同耳釋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時
認本來面目陽明子謂本來面目即良知致
良知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
目然則致良知之同于禪陽明子亦直信之
而又何必辭其名也又曰但佛氏有自私自
利之心所以不同是陽明子曰以禪導後學
而第欲絕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求異于禪恐
學者自私自利之心不可絕而卒不免溺于
其所同不幾于率學者而禪之乎又曰凡知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七

覺處便是心心即理此即覺即性即心即佛
之本旨也總之陽明子以上智之資其於釋
氏頓悟之宗不覺契之深而言之合矣第以
之訓後生則紫陽之言恐終不可廢耳

滁陽會語辨

王汝中稱陽明曾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苦
其煩難始究老佛見性抱一之旨已得其髓
復徵之四子六經始嘆聖學如大路而後儒
妄開徑竇紆曲外馳及出一氏之下於是默

坐澄心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他此
雖畧述其語而陽明子心學淵源可想矣非
夫欲入二氏之室而假道于四子六經者乎
又云陽明子以其學爲教卑者或苦于未悟
高明者樂其順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靜厭動
玩弄踈脫之弊陽明子亦覺其教之有偏乃
爲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夫陽明之教
使卑者不悟高者流于玩弄踈脫其弊豈淺
小哉至是而始覺其教之偏既覺矣又復主
先入而不免加減迴護畢竟因循到今然則
所謂救其偏者亦終爲不誠之意矣又曰自
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
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至是而
陽明子之致良知益精矣第仍提此三字教
人恐卑者不悟高者玩弄踈脫如昨也則如
之何一再傳而高者又不止於玩弄踈脫也
則又如之何愚謂爲窮理格物之學者何至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八

爰出二氏下而開紆曲之徑實恐難諉罪於朱子也

金諭

陽明子云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夫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太賢可爲程子已有此論則優帝于王非自陽明始也第仲尼賢于堯舜

明志稿卷之二

六十九

三

子貢言之孟子韙之萬世信之邇方之堯舜十輕其一陽明子若微有不滿焉者此則古今獨見之言出于陽明一人而已矣說者謂陽明子意實貶孔子而并及文王然乎否耶夫自昔述道統之源流必稱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述聖人之所以體道者必稱其德與功與夫歷世傳心之要法罕有言才力者以才力輕重千古聖人恐非探本之論陽明子又曰孔子氣魄大帝王事業無不理會夫孔子

特理會帝王事業已乎輕孔子以才力大孔子以氣魄愚不敢直信以爲貶孔子要之陽明子意或非尊孔子之至者且也大賢能爲三王之事愚尚未敢以爲定論云

陽明論左傳辨

徐愛問曰春秋無左傳恐亦難曉又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君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陽明子曰伊川此言亦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弑君之詳征伐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伐國之詳又謂聖人述經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若一切縱人欲滅天理事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愚惑焉凡兩造具而案定案定而後加刑蔽獄者且然而况春秋春秋書弑君書伐國蓋惡其縱欲滅理敢作奸而稱亂也故罪之傳則詳其事以翊經而垂戒案至明而法至正也故曰謹嚴若以爲詳其事以示人適足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

三

以長亂而導奸吾恐縱欲滅理作奸稱亂之事昭昭在人耳目仲尼既書其罪矣又安能掩其事而使他人勿傳也自有史以來亂臣賊子其事無弗紀之簡冊豈惟左氏一人如陽明子之言凡史氏所載皆足以長亂導奸然則史傳固奸且亂者之嚆矢而已矣未有左傳以前弑君伐國者多有果執道而執長之

善惡皆天理辨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一

三

善惡皆天理陽明子雅言之蓋本之程伯子愚謂此仲尼之所未言者也夫曰天理有善無惡庸言也曰天理亦有惡微言也大易之旨扶陽而益陰釋氏之流混垢而爲淨君子之學存理而遏欲恒人之情循理爲善而逆理爲惡斯語遠于易近于禪妨于學惑于情是亦仲尼之所不言者也

儀秦見得良知妙用辨

陽明子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

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肯綮故其說不能窮亦是窺見良知妙用處但用之不善耳愚竊喻之知者明也良知者正明也夫三辰有明燭有明燐亦有明指燭與燐而謂同于三光可乎夫儀秦師鬼谷揣摩陰符揆捭闔飛箝之術以詐巧伺人之情而中之彼於良知不啻漸滅盡矣而猶曰窺見良知妙用猶曰爲聖人之資然則鬼谷真聖人哉儀秦舞智拂經利口亂邦亦聖人之徒哉陽明子以良知訓古所稱欽明濬哲克明緝熙之屬煌煌乎與三光同其大且顯者儘足以證良知妙用舍此而道儀秦何也且陽明子又安忍以學儀秦故智一語驟後世豪傑之士哉

知行無先後辨

陽明子曰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行其論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問即

學也即行也思即學也即行也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爲行夫陽明子以學問思辨爲行以學問思辨不息其功爲篤行此即以知爲行者而又何先後之有又曰求能其事謂之學求解其惑謂之問求通其理謂之思求精其察謂之辨求盡其實謂之行夫行必履其實然則學問思辨可即謂之履實否必先學問思辨而後履其實可謂之履實否必先學問思辨而後履其實可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三

天泉證道紀辨

陽明子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錢德洪以爲師門教人定本王汝中以爲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相與質之陽明子子以爲四無之說是頓悟之學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是漸悟之學爲中根以下人立教又曰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中根以下人未悟吾本體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惡惑焉夫人有上中下根不同而心體則一奈何哉有無而兩分之言有則着于血氣知從此生何以稱良言無則淪于空寂坐而談知何以稱致愚未敢信然也陽明子又以四無爲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然則陽明子所謂不必窮事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四

物之理而致良知者非頓教乎豈與四無之說有二指平時時譚致良知而秘四無之說以爲天機愚謂此禪機而不欲直言之耳

血氣心知辨

或問楊止菴云後世以心知即理言道蓋指人心血氣心知一已所有者爲言而非天下公共之道然乎予曰以心知即理言道辨者詳哉言之矣第直以血氣心知言知恐談良知者猶未肯帖然心服也曰然則知有二乎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五

三

曰止菴有言聖人言知則一釋氏言知則三而引楞伽經三識之文曰真識曰現識曰分別事識真識指虛靈言現識指知覺言分別事識指知覺交于聞見言羅整菴謂今之良知乃真識而知覺則現識與分別事識是也夫佛覺也本識即本覺也現識分別事識即見聞知覺也近儒以本覺爲良知故以紫陽窮致事物之理爲支離而必指血氣心知闢之彼將曰吾所致者良知也非血氣心知之

謂也曷不即以良知本覺辨之陽明子曰心之良知謂之聖釋氏曰心之本覺謂之佛即此兩言而釋氏陽明之學若合符契矣

三山麗澤錄辨

王汝中畿謂老莊非可以異端名吾儒自有異端又謂今日之病不在佛在俗學之支離又曰吾儒未嘗不說虛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是範圍二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六

三

與佛氏纔涉空虛便以爲異不敢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可哀也愚惑焉夫吾儒有精義千聖無秘藏若言虛必言實言寂必言感言微密必言顯著學該精粗道徹上下此千聖與後學共由之大路雖欲秘而藏之而不可得雖欲推而讓之而亦不可得外此更無可承當之事亦別無可借之途如是而已矣汝中以釋氏所說虛寂微密爲千聖相傳之精義秘藏爲吾儒

之大路奮然承當從悟而入直任以爲範圍
三教之宗其自信甚深第以讓佛及借路表
吾儒又且直斥支離爲俗學吾儒有異端此
數語者陽明子之所不改言而古今學士之
所未聞者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陽明子或
亦有以啓之矣

問辨牘議

爲孔孟闢佛者程朱也爲佛詆程朱者管登
之也程子有言佛之精者不出儒書朱子謂

明志稿卷之二

七十七

七十八

釋迦戒倫常達磨滅義理登之一以爲誕一
以爲不根之論又皆謂之不知命侮聖人之
言詆之太甚然登之豈惟不滿程朱而已論
性則優王伯安于孟子曰性善之旨得則爲
淨識失則爲染識無善無惡之旨得則爲真
空失則爲頑空登之以真空爲宗孟子之未
離淨識者宜不滿也又豈惟不滿孟子而已
至于孔子則以賢于堯舜之說爲過且曰孔
子達乾元現其因釋氏達乾元現其果因位

安得不遜果位又曰佛乘飛龍以王三界孔
子乘見龍以明帝王之道天下有佛雖天子
不得以師道貳法王天下無佛雖聖人不得
以師道二天子至謂孔子之道在漢不能過
黃老在唐宋不能過達磨此優釋迦而不滿
孔子之明徵也又豈特不滿孔子而已至于
優堯舜于孔子語本陽明登之猶謂堯舜行
菩薩因於帝道中未盡乾元之量則又不滿
堯舜矣登之有云六龍之位莫尊于飛龍飛
龍之中莫尊于三皇導師而繼天立極之聖
人其次也夫何故帝王于人中稱尊而三界
導師兼于人天中稱尊也然則光天之下莫
尊于釋迦益明登之蓋祖述釋迦將率天下
越孔宗釋而猶自謂祖述仲尼亦無柰古今
之宗孔者何而姑徇之耳登之又援聖祖
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之靈暗助王綱天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之語以爲吾憲章
聖祖愚謂登之陽宗孔而陰宗釋口守此而

心守彼祖述憲章其意則一耳嘗莊誦宦釋
論以佛道爲陰爲虛以聖道爲陽爲實明儒
幽釋 聖謨顯然特以其利濟心同而並存
之然曰永賴曰暗助一抑一揚 聖意自見
開國以來誰不兢兢遵守獨登之輩倡爲一
三教之說驅陰以抑陽援陽以伸陰虛實混
淆以變亂爲憲章又藉 聖謨爲口實悖矣
愚卒業登之書知登之所藉口以爲一三教
之辨端其大者曰乾元統天愚以爲乾元資

聖志稿卷之二

七十九

始原無分于人物卽人亦無分于華夷然而
人自人物自物形異性殊華自華夷自夷習
殊教別卽使儒者盡若登之亦不能強之使
一明矣程朱闢佛不過以其蔑倫常蔑理義
耳卽深入而攻之亦不過斥其空寂耳未嘗
曰西竺人之性非人性也亦未嘗曰西竺人
之始非資始于乾元也登之欲一三教不言
其教之一而呶呶焉惟究其原之一程朱所
闢在此登之所辨在彼其辭窮而遁矣總之

論性本于乾元西竺人之性與中夏人之性
一也闢佛者不得強而二之也第言性則殊
釋本之四大以心之覺爲性而歸于空儒本
之五德以心之理言性而本之誠予嘗辨之
詳矣卽 聖祖所謂無二道兩心亦有見于
原之同而特揭陰陽虛實之異以著教此定
論也登之必欲強而一之譬之決涇入渭其
如涇渭何尤有甚者曰三教至周始分至明
復合遠誣古之帝王近誣 聖祖又謂孔子

聖志稿卷之二

八十一

既贊文王之易以導川流之始吾儕當襄
聖祖之教以要敦化之終愚以爲敦化川流
德本無二孔子贊易而云導川流之始然則
三教果自孔子而始分乎登之欲襄 聖祖
而云要敦化之終然則三教必待登之而後
合乎以 聖祖爲文王若合符節以登之爲
孔子奚啻天淵哉

問辨牘議二

登之一三教也一三教之原也原本自一然

就登之之言亦有不可一者易曰乾元周子
曰無極太極釋曰毘盧遮那登之以爲一然
必登之以此譯彼而後知其爲一耳易與周
子之言曉然明白登之以彼註此則贅且也
易稱乾元即具仁義禮智四德周子稱無極
太極即不離陰陽五行以故言性不言空而
登之引釋經所謂真性有爲空者此真空即
無極太極之謂所謂依空立世界者此頑空
乃空虛法界之謂頑空勿論矣登之試以爲
釋氏之真空果兼仁義禮智陰陽五行若吾
儒之論性否論性二即謂之原亦不一非過
也登之又謂儒啖佛背本者蓋以儀象五行
爲本而不以無極太極爲本也何也三綱五
常皆起于陰陽五行之後而無極太極則本
來無一物也夫本來無一物此即真空也直
釋本也第謂儒以陰陽五行爲本而不以無
極太極爲本豈陰陽五行與無極太極不屬
乎理氣不相離五倫實本于性命而曰綱常

起于陰陽五行之後登之于釋本何明兩干
儒本何昧也又云佛即背本亦背陰陽五行
不背無極太極既曰背陰陽五行則與不背
陰陽五行者其原亦異益明矣登之又謂古
佛出世必以一大事顯不以經世之迹顯意
在普度衆生同出生死苦海則禮樂刑政可
以無用夫陰陽五行且可背矣又何用禮樂
刑政爲哉第須佛出世而後可佛既未出雖
登之未免爲陰陽五行禮樂刑政中人而馳
思豈義必出于人道之外過矣又云佛以一
大事爲實教以綱常爲權教以治世法付諸
國王大臣不以出世法廢世法夫佛不廢世
法夫亦知其不可廢也知其不可廢曷不兼
而爲之必以付諸國王大臣勢固不能兼也
佛乘飛龍以遊三界且不能兼矣佛弟子如
登之乃欲兼權教實教世法出世法而一之
其將能乎登之復謂陰陽五行必有混沌時
此時人物必將背陰陽五行之本而返無極

太極之本佛特先天而顯其兆耳嗟乎孔子之徒當混沌未至必不敢背陰陽五行如釋氏藉令孔子復生必不能先天顯兆如釋迦愚以爲儒之與釋必登之所云混沌時而後可合耳總之登之以爲三教之原必推之同資始于乾元無極太極吾不與辨也若以毘盧性海爲真空則似一而非一陰陽五行有背有不背則二者不可一實教出世法不能兼權教世法即古佛出世三教確乎不一若欲俟混沌恐登之亦不能待也

明志稿卷之十一

八十三

貞教論

世教之岐也儒蘄滅二不能也二氏自相角而蘄滅一不能也閱二千年並存至今豈非天乎宇宙何不有大道何不容已矣愚獨怪夫合三教者尊釋迦卑孔子詆程朱曰吾以圓宗印方矩以方矩貫圓宗而又詭其辭曰吾以成孔子之尊以補程朱之遺也此其說自靖隆以前曾未之有而予直以爲非人道

也夫儀象既判不有生民何以立世界不有性命倫常安得有生民不有仁義禮樂生養教化之具生民何以立命此屬之儒乎屬之二氏乎有儒教以生全夫任世者千千萬萬人而後出世者可容一二或十百其間也有儒教以生全夫遊方內者千千萬萬人而後遊方外者可容一二或十百其間也然則二氏弟子獲繩繩續續而不滅者非吾儒生養教化之人乎釋迦老子之教獲繩繩續續而不滅者非孔子覆載範圍之力乎此人道之常亘古今不渝也彼二三教者悉爲釋氏衡人背本反常費辭眩指而爲大蠱于人心亦可慨矣雖然此不必辨也自孔孟以前未聞有頓悟之教也惟釋氏有頓教始于達磨盛于惠能而竄入于穎儒之心愈流愈遠蓋自陸子靜迄于王伯安而其說日益著矣若子靜若伯安其入上智也其悟真覺也其功行皆真脩也默而契夫禪之宗猶顯而避夫釋

明志稿卷之十一

八十四

之迹即或有疑其未醇者而未敢直議其爲駁也第標致指的致巧釀致酣近之學伯安而有流濫焉者矣愚竊以爲孔子言生知必言困勉言安行必言學利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曰下學而上達以斯知頓悟之學雖聖人不能必之人人惟是漸脩之教可以開群蒙淑萬世而無弊此之謂彛訓舍漸脩而稱頓悟此簡徑之訓也非彛也訓非彛則學亦非彛而欲流之無濫其將能乎夫乾坤易簡而險阻寓焉聖教易簡而功力懋焉儒者始終典學孳孳疊疊殫一生于講明履踐宜何如而徒兀坐靜觀明心見性一超而躋聖神之域以快其簡徑自便之私此上智猶或難之而以是訓人人惑矣究而論之孔子之于老子釋迦其教異也近儒以其原一而強一之朱紫陽之于陸子靜其本同也近儒以其論異而終異之一三教之害大而易見判朱陸之惑深而難解以愚固陋竊謂進子

明志稿卷之二

八十五

靜而退紫陽方之于今將無進王伯安而退薛文清乎貴頓教而遺漸教求之于古將無務生知安行而舍困勉學利舍禮卑而務智崇舍下學而務上達乎自厭苦支離群趨簡徑之風起而穎儒多逃于禪自罪福性空垢淨爲一之說熾而世教日趨于詭故愚惟本弊源以爲朱陸分而吾教先岐于是三教合而世道始涸至于尊釋迦卑孔子詆程朱恣詭辨導後學而禪之斯又子靜伯安之罪人能辭其責矣

明志稿卷之二

八十六

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辨

何叔丘云陳白沙稱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其本也非老莊虛無之說與愚謂其言同於老莊而其旨不在是白沙又稱達磨妙圓之義即神空寂之義即虛以故數數勸人看佛書以六經爲糟粕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靈不測之神此白沙本

肯其于禪也既居之不疑且當之不諱矣夫
陸象山陰主禪而陽非之白沙心主禪而身
當之至于身當禪而後學之趨禪者日益肆
此又世道人心之一變也

讀無名公傳

仲尼自志學而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往往
閱十年而進之蓋聖人自道終其身于學焉
耳無名公十歲求學于里人二十求學于鄉
人三十求學于國人四十求學于古人咸云

明志稿卷之二

八十七

三

盡里人鄉人國人及古人之情而已之渾以
漸而去其七八矣曰里曰鄉曰國其人等耳
每十年而漸橫焉又十年而始學于古人前
此三十年豈盡求之時人而弗一求之古耶
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而無渾
可去不知方之知天命孰淺而孰深也夫仲
尼發聖人洗心之義于易傳而曰五十學易
可無大過此何心哉似與無名公意未合且
始則里人疑其僻鄉人以善與人群解之

人旋疑其泛國人以不妄交解之國人旋疑
其陋四方之人以不盡解之無名公求學于
人必自近而及遠及至人之于無名公往往
近者疑而遠者信何也已而四方之人又疑
之質諸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無名公
所與譚道而儕遊當時未嘗無人而謂無可
與同先無名公而生作者聖述者明代不乏
也而亦謂無可與同無名公將爲千古畸人
乎哉至謂問之天地天地不對此與仲尼嘆
明志稿卷之二

八十八

人莫知知我其天之意同乎否耶予卒業斯
傳及讀公所著書未嘗不仰止公而竊以爲
與仲尼自叙意稍異蓋仲尼自少至老進于
化矣而猶曰不踰矩奚必不同于古余之人
至今今人無與同恐無名公未必盡識乎仲
尼之矩也

柳宗元論舜禹之事辨

魏曹丕篡漢而文之禪曰舜禹之事吾知之
矣譚者笑之柳宗元曰知者不若曰舜禹之

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未見丕之可笑也夫宗元以堯舜之道與事有一乎哉舜禹之事禪也不之事以禪而文篡者也宗元曰其事則信夫宗元信以爲丕與舜禹之事果非有二乎哉又曰凡易姓受命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以爲堯退而自忘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使民不復思我而後成其禪舜進而自繫舉十六族去四凶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

明志稿卷之三

九十九

正曆律度量權衡使民咸繫我而後能受堯之禪若然是堯佯爲聾爲昏爲愚也者以自忘于民而民亦因而忘之此之謂誣堯舜乘堯之自忘進而自繫於民而民亦因而繫之而禪始遂舜何心哉此之謂誣舜又謂堯崩四海如喪考妣邇八音爲史臣贊堯之德之詞若以爲不足信而曲而伸夫自忘自繫之說以強合于漢與丕之事則誣經又曰舜與禹亦然堯舜之忘不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

之繫不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則宗元始終信以曹氏之事與舜禹同又且以山陽公與堯舜同禪也不亦悖乎或曰宗元亦明其道之不同特事似耳愚謂不道之辜至篡弑而止又何問其言道與言事若以篡禪爲同事則宗元之文不將遺奸雄口實而爲之地耶仲尼稱堯則天舜有天下而不與禹無間然文王事殷爲至德四聖人之事昭昭如天自操曰我文王丕曰我舜禹宗元既謂丕與舜禹事同亦將謂操與文同事耶

明志稿卷之三

九十九

憫農篇

今天下有隱憂而哲后計臣良吏皆弗之覺焉者曰農日少而日困何者古有四民農居其一荀子曰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蓋三者衆則一者寡然則國貧于寡農所從來矣若後世豈直士大夫工商衆而已乎兵農分農去而之兵者衆三教分農去而之釋道者衆官倍于古俗淫于古政繁于古邊

拓于古農去而之胥史與臺技術游丐倡優
臧獲流配遷徙與夫羈縛拘囚徭役期會日
不遑處以至萍遊波泛亡命夷邦潛通番舶
之類不可勝詰是農于古者四之一農于今
者十之一故曰農日少且也古者順時布德
格天祈年之政不脩而歲多青古者補助勸
相儲蓄賑救之政不行而食益艱農安得不
重困乎然則今之衆于古者靡非農之蜚蠊
螽蟴也今之寡且困者此正國之根源命脉

明志齋書卷之二十一

九十一

三十一

也而忽諸可乎大禹叙九功曰土穀曰厚生
箕子陳九疇曰土爰稼穡曰農用八政其在
周禮以三農爲九職之首又周公訓成王曰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申
之暨小人即田功何諄切也至于豳風推隆
王業本始其民男服外女服內上以奉公下
恤厥私蓋終歲無一日之暇爲農事不可緩
也若是迨至後世而念稼穡之艱難忘小人之
依者誰乎吾又聞之禮云王親而不尊天

尊而不親夫天猶父土猶母天之所以養民
者土也土所以親民而養之者農也農譬則
服勤之子也凡養于農之人皆子之佚者藉
農以飽以佚而忘其功并忘其勞苦而弗之
恤又忘其日少日困而莫之覺也此真隱憂
哉君天也尊而不親農之苦艱奚自而聞于
上君所委以親民者未嘗乏人要之能爲民
土而長使民安于土而親之者或寡矣愚以
爲哲后計臣不知農之少且困猶諉曰遠也
良吏而日貿貿焉期會簿書之是務而不
農之少且困也難乎語親民矣今天下且患
貧哉第衆者日益衆又益侈之少者日益少
又重困之用靡而縮歛厚而亟其若國之根
源命脉何

明志齋書卷之二十一

九十二

三十二

江西慎讞錄序

江以西之民食瘠土而勤厥生俗逖巡重犯
法其假息園土而湏辟者非迫于貧則舞于
氣者也無大異常可怪之事而其中且未必

無萬一可原之情夫下重犯則上不得不重其入始重入則後不得不重其出出與入交重而法幾乎第所稱萬一可原之情介在出入之際而易以搖重入重出者之心畧法而伸情則法窮民猶之苗也奈何弗忍干獲莠而叢侵之畧情而伸法則情窮民猶之鳥也奈何弗踈於網目而群掩之大易繫豐之象曰折獄致刑繫中孚之象曰議獄緩死乃知匪威明合無敢輕言入匪感受孚無敢輕

明志稿卷之二

卷之三十五

言出蓋其難也若是頃直指吳公來巡茲主奉簡書惟寅而尤惟折獄議獄爲兢兢先是公筮尹建城再尹豐城其政與刑迄今稱平茲復部按十三郡政刑而操縱由我其所治不啻倍蓰兩邑其尊遂又不啻倍蓰尹顧公之孚于中而威明並用依然爲尹之初心與治兩邑之舊軌也第益擴而大焉始則參之人若守令若李官若監司人各爲讞比効之公公類而綜之而衆思集已而聽之庭辯

者宣之繁者竟之淆者一之兼聽動咨而獄情得已而裁之已若劑重輕若衡低昂前是則因今是則易人是則同已是則獨似是則覈而爰書定公若曰讞非予遂也上寔臨我上帝寔臨我曷敢弗慎蓋出入交重情法交伸公持十三郡之平與兩邑何以異事既竣乃哀後先躬所讞比之辭付之劑劑氏爰命恒序之簡端恒惟近世薦紳先生習刑名者或遺理學譚理學者輒卑刑名往往相

明志稿卷之二

卷之四十九

非而不相用也詎知國家設三尺法以整齊天下上且以行生道之殺非苟戕民而又哀憐無辜五歲一讞之比部使者近又歲一讞之代上巡者上惓惓乎求生之至切也此誠仁義並用之具政之大端而譚學者卑之學可知已公固醇于學者曩以見之治邑見之巡方復請急歸陽羨山中棲遲越十餘年其所存養所講明與所履踐者無不根極性源而要之於實際一旦應召起而度

天刑或折或議罔不協于中茲錄也是公所
以報 上而生民者是又公所以體易而驗
學者也至於闡道秉禮貞教維風以導逡巡
重犯法之俗而期於無刑公尤三致意云謹
序

感秋說

人情悲秋而苦寒予爲作感秋
感冬

大火心星也其色赤其光赫其性炎上盛則
流而金禪矣禪則赤者素赫者微炎者平發
越已極而漸收之自然之節也天之道也人

明志稿卷之二

卷五

心大火也心至靜也至虛也物感于外欲動
于中欲爲火而物爲薪或厝之或揚之而靈
舍燼哀哉天道有自然之節金之禪火也以
伏而承以收而固以刑而爲德故曰萬寶告
成于秋天不得秋則不成夫以人心之炎如
也灼如也焚如也而不有以收之而不有以
節之將安所底故君子之於火也弗厝弗揚
而并去其薪俾其舍返於靜還于虛澹然寧
極而靡所櫻自文而歸質抱太素也有光而

不用其光含至神也上炎者下潛美靈根也
此人之秋也君子修之而道成運之而化成
第所謂收而節之者莫要于主敬人之敬也
天之肅也皆秋也道之所以成孟子曰求放
心夫心既放矣求之者收之也肆則放敬則
收故曰大居敬

感冬說

夫冬之爲行也水德受事而主于藏於乾爲
貞於人爲智貞啓元智啓仁萬事萬物其生

明志稿卷之二

卷六

生化化之機無不終始於是者余以爲貞啓
元而元實含于貞夫天道之運也至正陽月
而陽純至陽月而陰純陰純而一陽生焉於
月爲冬之仲於德爲貞之中於卦爲復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元也貞之中而
元已復復即動動則鳥可已也方陰之未純
其卦爲剝剝在上之一陽即復在下之一陽
也於剝象果明非在下之五陰所能滅也於
復象雷明非在上之五陰所能抑也此大易

之微旨也坤而乾乾而坤孕六子而幹四運
元實宰焉故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或曰夫既
象諸雷而期其奮矣至日閉闔何也貴養也
慎其微也序爲藏爲玄皆是理也人之智亦
若是藏也玄也所以養元而全智天之道也
故君子欲見天地之心必於閉闔得之禮曰
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
所定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夫如是則元常
含而智常全天地之心存而仁自此啓矣是
明志稿卷之二
李七

之謂玄德

息機辨

或曰君子之處也而謂之息機然乎曰君子
一出一處惟道之乘非乘機者也機違道何
論處者當息仕者亦胡可不息機合道何論
出者不可息處者亦胡可使息何哉君子必
不息道不必息機也機心機也心機有二曰
天之機真機也人之機則多僞乘真則僞息
乘僞則真息此兩機者乘一則息一而皆由

吾心之轉移思以謂雖處者不當言息機辨
乎其真與僞而已矣昔人云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乘此機心無之而
不違道古今之巧于赴功名而忘義命決于
投時會而隳志節敢于舞智術而圖僥倖以
覆邦家而頽風教者皆是物也豈特處者爲
當息哉至若天機在人心根性性命有一息
離之不可者今夫天以生爲機雖沍寒晦暝
百六陽九之候而未嘗息也今夫人以天之
機爲機雖幽寂沉淪造次顛沛之際而未嘗
息也處者若曰吾隱矣吾與世而相遺矣吾
身與心而俱休矣以七尺爲兩間之贅物以
方寸爲湏臾之劫灰既息人之僞機并息天
之真機此亦草木而待腐者耳士人所任重
所道遠之死而後已者何謂也君子之處蓋
乘乎天之入機與道而俱藏道不可息而機
可息乎賢如子貢猶倦于學困于道而願息
焉嗟夫道亨人者也非困人者也曰困于道

明志稿卷之二

九十八

則其倦學也固宜夫士之處也困乃在道倦乃在學是造化未息我而我先自息雖以巢由之恬加以彭聃之壽而吾不之慕也吾惟時時勉于學進于道故曰君子自強不息

氣節節義辨

穆叔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予請益其一曰立節昔者東漢尚節義而後世往往矜氣節節果有二乎哉士君子伸綱常抑情欲制事變經百折而不回之九死而不悔歷萬

明志稿卷之二

九十九

三

世而不磨恃此義此氣耳安得岐而二之雖然剛大之氣足以配義第感時觸事動于氣而不必合于義者有之何可弗辨也逢于死諫夷齊耻周子房椎秦孔明討魏與夫自古成仁取義之士烈烈皦皦大節凜然大義炳然故曰節義若黨錮諸君子出則搏擊處則標榜履險若夷駢戮弗懼詎不稱節士乎第揚已之清而踈自謀疾人之濁而釀世亂於義不必盡合謂之氣節可也至于近世氣節

之士又有未盡然者愚嘗謂國有盛有衰氣之運也士有和有激氣之習也士習國運皆氣爲之而未嘗不合焉大抵國盛則士風直而和國衰則士風頽而激直而和不必以節見而義自明頽而激不必與義合而節斯見以故氣節之士憤俗之頽不勝其激而過焉思以破頽習而不覺其習于激也士習于過激豈世道之福乎乃知士氣與國家之氣運相關若是其重也是故君子務慎其所習曰喻義曰精義曰克義習于義者也習義而節立是爲節義曰負氣曰奮氣曰使氣習于氣者也習氣而節著是爲氣節

明志稿卷之二

一百

三

信述解

大道不可言可言非道也大道不可隱可隱非道也仲尼曰予欲無言曰吾無隱乎爾而又申之曰時行物生無行不與乃知仲尼之行天之行皆道之乘時而默運者耳天無隱于人仲尼無隱于門人仲尼以行述天而門

人欲以言述仲尼末矣或曰仲尼誠無所隱
第曰無言曷爲乎有六經曰象辭具于易仲
尼贊焉耳詩則史采之書則史紀之仲尼刪
焉耳春秋亦因史而筆削焉耳禮樂易子暨
後學記焉耳仲尼無言也經天道也天何言
哉或曰然則仲尼何以功萬世曰仲尼言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由衰周邇之古而不知
幾千萬年書志胡可勝紀其記者增三典
有五索有八丘有九易亦有三夏連山八萬

朝志稿卷之二

一百一十五

言殷歸藏藏四千三百言仲尼僅存堯舜之典
與周易而已詩全刪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
即所存篇又有刪章刪句刪字者至于春秋
既因魯史舊文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
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參伍折衷其徵文博其
制義核矣乃知仲尼之刪述若此其慎也非
信則弗述矣信于仲尼所謂神明默成不言
而信與四時合其序者以故參禘不能燒楊
墨不能塞佛老不能侵蓋無言之至教常無

隱于萬世天不毀則道存道存則經存經存
則仲尼存先正曰仲尼以萬世爲主予曰萬
世以仲尼爲天

顏淵未見其止論

仲尼不惜顏子之天而惜其進而不止其致
悲于斯文也深哉夫顏子進而不止何以微
之曰川上之嘆可以想顏子之進矣仲尼與
道俱逝故不厭不倦顏子竭才而從故不情
不違揚雄有言顏子潛心仲尼心神也神在

朝志稿卷之二

一百一十六

所潛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顏子之心潛聖而
聖道不止故仲尼不止仲尼不止故顏子亦
不止顏子見仲尼之進而從焉仲尼見顏子
之進而嘆焉見者神也顏子其潛而進乎奚
其止或曰顏子何以能潛于聖曰心齋禮云
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又云
日乃見其所爲齋者顏子專致其精明之德
心無日而不齋故能潛其神于仲尼而見之
卓也夫曰卓宜必有高玄微眇之見第其學

不過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中庸而服膺之于是知顏子之見卓而真其學切而至故進進而不止近世學者以釋氏照了覺悟爲宗徃徃浮慕顏子而其學與顏氏子不啻背而馳焉以故高玄微眇其說而不自悟其學之止而不進也

智壽解

哀公問智壽孔子對以人有三死曰疾曰刑

明志稿卷之二

一百三

曰兵皆謂之非命而自取愚爲之說曰天道至仁而無爲本大德以資生而自生者聽之人絀玄機以寓殺而自死者亦聽之人天若與人若取生而之生者自取生者也是命也生而之死者自取死者也非命也夫人有生必有死死等第死于天之自與則順故曰是命死于人之自取則逆故曰非命又人好生必不好死死等第死于迷天之命而逆取之故曰愚人死于知天之命而順承之故曰智

世吾聞之人皆曰予智驅而納之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避也是果孰驅之曰已也已曷爲自驅之曰迷也乾坤雖易簡不能無險阻世界雖清平不能無缺陷然笑豈有意疾人乎人自疾也豈有意刑人乎人自刑也豈有意與人自兵也迷者取之迷也自智者取之大迷也自取而誘之天終迷也此皆謂之非命智者不迷不迷則知避知避則不自取不自疾也天不疾之不自刑也天不刑之不自兵也天不兵之順其命之是也得之知命安命俟命與夫至命立命者深也安得不壽即或值數之奇遭時之變若伯牛疾公冶長縲紲仲由結纓亦不可謂之命之非何也非自取也安得執此以疑智壽之說也雖然士君子當明刑偃兵之日又持之以攝生養性之功三者若可幸免而不知危微之介在方寸中一念疚即病根也一念肆即刑孽也一念忍即兵兆也士君子邊欲存理緝熙

繼明之學稍未至必有乘間而竊發者矣故
論智壽者得之理明論仁壽者得之養定

九主五霸辨

遷史記伊尹就湯言九主之事索隱謂三皇
五帝夏禹是也或謂九主爲九皇而劉向七
錄則有法君勞君等君專君授君破君固君
三歲社君之別其稱名甚異向誠愛奇哉第
不知出自何紀五伯之名始見于左傳成公
二年晉敗齊師于靡笄齊侯使賓媚人致賂
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封
內盡東其畝對曰四主之王也樹德而濟同
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云云
杜預註以爲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
齊桓晉文或曰桓文宋襄秦穆楚莊蓋本之
白虎通按楚世家重黎之後曰陸終生昆吾
彭祖昆吾氏夏時嘗爲侯伯湯滅之大彭氏
殷時嘗爲侯伯殷滅之左傳范宣子稱句之
祖在商爲豷韋氏此三氏迭矣霸功無可概

見則以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爲五霸近
是第白虎通引宋襄與楚戰于泓不禽一毛
不鼓不成列春秋傳以爲雖文王之戰不是
過故以霸歸之此迂儒之說耳宋襄不忘桓
公之言擁立孝公于群公子紛爭之日齊人
德焉故躋之桓文莊穆之列此言一出後世
因之考其實襄難乎霸矣豈惟宋襄秦穆僻
遠不與中國盟會楚莊僭王問鼎曾不聞有
安攘之績而徒以強大冒稱霸哉愚謂春秋
有二霸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明志稿卷之二

一百六

三八

明志稿卷之二終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五卷

〔明〕孫鑛撰

明萬曆四十年呂胤筠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一

五言古詩

重讀史記

簡葉美度

齊王孫好修堂

呂甥邀遊麟屋懶園

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招遊黃山

同美度允中子木子復集楊太素宅

送葉美度赴禮聞

居業次編 卷之一

贈呂甥孫天成秋試

驟雨簡邵不朋

題王貞伯五嶽遊冊

題李贈君卷

韓茂才圖迎風菊見貽

張雲麓九日餽菊花

泊潮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一

餘姚孫一鑛文融著 門人

呂胤筠美箭 校梓
呂天成勤之 編次

五言古詩

重讀史記

昔年十二三受經心未足間從先公案竊抽史記讀
如傾嶺豪珠粒粒光射目繙繹四十年但苦讀未熟
頃歲暫舍去博搜期滿欲上探姬奴奧下拾汪王馥
無何意不遂仍返龍門麓此時境界別轉益機鋒觸
相隔曾不久相契乃愈篤戲語太初簡此別似不辱

居業次編 卷之一

簡葉美度

先輩自京來問我讀何籍不落俗人眼仍近舉子業
僕觀今時士但知莊與馬亦非有真知聊隨衆袒左
劉策氣頗肆左氏調尤雅柳州與弇州亦是代興者
會聞國語非或傳短長假隨宜採一籍足可消長夏
長公他無疑獨於柳未果兼詢太函氏寧在弇州下
汪詞信能多柳調真和寡司馬少年時鄙薄唐以後
晚歲共僕談却乃深贊柳太倉太原氏譽柳不容口
陶十挾廿帙評自太倉手僕嘗臨得之夫敢私所有

拜札數日前至今眇可否高明亮探古豈享此散帚
大凡操觚客俱欲希不朽柳豈無一長唐蓋厄陽九
皆並今彥逐就隨唐叟走長公若再詢當更罄心剖
儻饜姚氏粹應勝阮公酒莫羨舌吐蓮何訝柳生肘
簡編恣沉酣志意貴料擻

齊王孫好修堂

南門當市衝過西巷乃僻翺翺佳王孫衝門向北闕
虛堂不朱扉前庭止數尺紙屏勒詩篇一一皆名跡
更有高人作琳瑯滿四壁疎適可人意磚堦淨如滌
輝輝城頭日餘光照簷隙清客時往還文誼比金石
居業次編 卷之一

茗枕與塵拂締交真莫逆遠矣堂構講矣閨誰卜宅
果然爲善樂無忝嘉名錫力修畢此生夫豈謂形役
齊王孫宴坐齋

小齋陰重樓曲靠酒廳背面西設坐榻前與長案對
筆硯各受職服玩如排隊禪床存古法木櫃出新製
盆間草色潤窻外禽聲碎檀麝香互發儒佛書不次
主人盥櫛畢終日坐齋內禪則牀可跌倦有榻堪憩
弄筆期悅心展卷取適意頗亦具功課但不干榮利
寓境隨萬緣妙理悟三昧不阻名僧來間引佳客至
剝得百年身常偏一枕睡此意與誰同惟有陶潛契

呂甥邀遊麟屋懶園

仲春浹旬雨今朝始澄霽呂甥邀我遊虛閣在水際
肩輿出西郊羣賢已先至憑窻望阡陌黃綠正鱗次
江舟款乃來田舍參差置雄風度松逕排壁濤聲沸
景爲嘉筵出事與幽懷會縱目眺我鄉賞心借舊契
肘右有佳園盤紆出山背繁花數十樹紅白互點綴
經雨傷離披殘英尚含媚軒窻向東啓韶光滿齋內
杯行何匆匆肴核多珍異迴步眺野外曠色俯照袂
變幻遠烟紫層疊近嵐翠閣中燭仍秉清樽卜夜繼
促席共爲娛探闥不辭醉奇境離落邊雅趣應露外
居業次編 卷之一

歸路草色迷此心亦何繫

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招遊黃山

今日逢立夏尚未涉夏刻春風有餘和芳草仍嫩色
雅興追浴沂勝事續修禊高樓舒遠眺崇巖期峻陟
江曲舟來遲天空鳥飛疾淺瀨迷輕烟疎林透斜日
拂胸鳳竹搔入畫臥松側佳花共欣賞名筆相評騭
瑤琴奏商音玉笛吹雄律接續傾樽壘雍雍容吐胸臆
已醉如蘭心還飽茹芝德長晝非易晚良會苦難值
振衣將欲行玩景猶佇立

同葉美度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集楊太素宅

葉君詩中匠乃不識三生一接杯酒歡頓爾忘骸形
論文兼評書如挹芝蘭馨楊公雅好奇名畫懸滿廳
古帖堆案間爛然宋典刑因辨定武疑自入檢蘭亭
憶昔蘭亭遊無管絃侑觥今日有管絃曾非世俗聲
史子口中噓余亦指下鳴柯亭竹有奇變餘桐果清
向晚明月來移席坐中庭仰面看白雲都忘疎雨零
悟言足爲娛何事博塞爭罰爵無申約佳章孰先成
徜徉閭里間觴詠良暢情

送葉美度赴禮闈

軒城亘北極燕臺迫層穹 帝心灼三俊 皇庭達
四聰翩翩羣龍客載質趨南宮踐霜歷海乘風涉
長江揆策蘊瑰瑋明經探鴻蒙次卿行舉首慈明信
無雙隋珠兼乘照冀駿良羣空弓旌耀吾邑箕裘亢
君宗捷音三春馳聲華千載雄

贈呂甥孫天成秋試

商飈吹野萃白露滋月桂微省徵明經棘闈紛戰藝
崢嶸軒冕胃卓犖瑚璉器如華蜚英聲奪錦擅長技
字收文陣奇筆獵書林異韋簾舊業稔歐劍新鋒利
鳳翔千仞絕鶚舉累百避秋高昕日晴蕙江待揚幟
驟雨簡邵不朋

題王貞伯五嶽遊冊

向平訪五嶽究竟誰適否岱宗人多登非止魯國叟
退之誠感神雲爲靜衡阜如何陟華山驚悸欲狂走
希深述嵩高徒自亨敝帚恒山阻塞北望祭借培塿
自昔浪遊人向外未聞某陶朱湖詎五吳莊州未九
貞伯志何宏掩五爲已有初遊始南嶽必携髮赤手
撫竹辨雌雄模崖認蝌蚪猿鶴爲先導鹿豕爲良友
蔡笛常在袖顏瓢應繫肘溪送胡麻飯花傾瑞露酒
何用糧三月但課詩千首餘嶽雖未至兀已神先受
按圖路可計捫蘿徑非陡縱有他山償不使此心負
膏肓暱泉石夢寐寄林藪足似便崎嶇身每慙嶢嶢
阮孚屐幾量謝客才一斗年齒雖蹉跎精神善抖擻
勝遊姑勿談壯志足不朽

題李贈君卷

生居曲江鄉早聞白沙教相業未展蘊正學潛窺奧

桂水遠清冷韶石聳奇峭放艇浦鷗迎登山野鹿導
鍾乳供丹藥鐵蕉裁皂帽日作林間遊時從溪畔釣
滿架續綳帙迎庭栽翠條兩部蛙爭喧一囊螢借照
力業無中廢探理有深造任耽西閣勝善寄南窓傲
質行表鄉閭經術冠黌校心印諸生傳身範令子效
壯期捷巍科晚乃師荒微忽更拂衣去仍爲披髮嘯
博究頭心埋坐吟膝常抱詩書修新得胡李憐同調
虛白不內馳矜莊非外貌昂昂銓部郎葉葉蒲編紹
克已揚清廉辨官稱簡要鳳毛三楚羨龍章九京曜
共歎貽謀永允符與善報鮮服浮華子習策何足道
君業次編 卷之一

韓茂才圖迎風菊見貽

姚中有奇士踰強猶未遇落落昂霄姿朗然塵外度
昨從讀書暇得假片時晤忽灑寒香來慰我秋窻曙
勁幹凌風出竹石下交互慘淡幽葩媚不受丹青汚
畫師無此筆應出天機悟念子後彫質含章忍遲暮
泥塗豈久困終當首天路譬茲東籬艷稔甘桃李妬
歲晚揚清芬巖端傲霜露

張雲麓九日餽菊花詩以謝之

陶公坐菊叢但苦不得酒今我值重陽并菊亦無有
無酒尚可賒無菊安從買默對槿樹籬寒蕪不堪採

張君雅好事種菊數十本遺我六種奇佳色雖九虎
紅白爭吐艷非徒有黃華芬芳應室堂何異彭澤家
急沽新酒至引盃嗅花氣所悵酒腸狹數酌已復醉
耳熱呼淵明誰曉世間名我今得張君勝公有王弘

泊潮

加舟阻潮住恰有竹當窻疾風西北來修幹怒擊撞
須臾天色霽斜陽照叢翠兩兩漁人子披蓑立巖際

七言古詩

呂美箭淇園歌

呂甥艾園歌

古勝園九首爲李戶部題

齊王孫羣鷗閣

石大夫江月軒

和管允中琴歌

余君房寄示小像

舅氏紫溪翁畫扇爲呂甥題

題朱明元梅花巖扇圖

右業公編 卷之一

題竹林七賢扇圖

扇頭月華圖爲盧弘君文學賦

題畫扇

又題畫扇

送呂甥太僕之滁陽

又贈呂甥

贈史子復時史作陳玄傳見示

送邵世瑞赴南宮

簡邵不朋

壽呂母陳夫人六帙

七言古詩

呂美箭淇園歌

幼時會上叢山顛千巖一半奔坡前中藏梵宇留客
憇更有山莊可人意轉眼俄經五十春地券幾移新
主人呂君少俊有精神構出勝園清絕塵樓可讀書
堂可酒松聲汎戶竹環牖籬邊馴狎眠猿鹿庭際參
差植花柳奇石足令顛客拜清泉堪列茶經首小逕
迴廊半苔蘚隱囊紗帽泛蕭散唐製舊藏琴一張宋
裝新購書千卷鼎爇何論時價高翰墨寧甘眼力淺
朋來次第相評駁興到摩娑獨沉酒百年笑傲景不
居業公編 卷之一

呂甥艾園歌

古稱五十服官政甥前數年已掛冠千巖萬壑每乘
輿修竹茂林常縱權邑城有山隔十里前出平疇曲
環水昔時太傅曾移展今日臨川初隱几面水芙蓉
構草堂後有小樓臨圃場百里風潮送舸艦四周墟
落皆農桑稔看田翁刈秔稻靜聽孺子歌滄浪轉入
幽齋更窈窕仍啓南窓向晴昊把卷真憐趣味清憑

軒不厭規模小直邀遠翠入牀前時見鳴禽依樹杪
邑中清客尋盟來摘葵采蕨供尊壘野外鷺鷥共沉
湎天邊紫綠相徘徊對局凝思墅可賭探鉤取醉山
爲頽紛紛榮利何足數愚智同歸一杯土曲肱隨處
草爲茵容膝從教棘還堵清狂已偏半生樂曠達應
延百年祐何用豪呼荷鍾埋異日藏身卽此所相國
佳園近在東蓬窻竹戶聊相從卜築適逢年及艾力
耕更喜山名豐燕來豈入尋常舍記得香泥舊蔥叢

古勝園九首爲李戶部題

王子衡先生讀書草堂

君業公編 卷之一

子衡名自儀封起却有遺堂留潞水里中後進誰得
之臬使冢男身姓李堂今屬李不屬王餘照猶疑在
屋梁旁午無非仲宜籍伊吾如坐子陽傍海內何鄉
不業儒何地讀書不構居安能購得名賢舍日邇高
風勤步趨王家勝迹李家業潞城卽與儀封埒從今
人羨民曹園應共浚川稱不絕

古佛堂

蘭若自何年却寄名園內老衲不鮮談焚香默相對
草徑

衡門踏草入綠色淨如拭羊求乘興來此徑自能識

凝翠亭

雜樹庭前錯落栽無窮翠色入窻來深盞滿斟葱蒨
飲新衣如借薜蘿栽

酒隱

竹裏馨香八九椽阮家兄弟密隨肩甕中一任右丞
入隙處仍容吏部眠

柳池

池養莊生魚岸栽陶令柳常邀惠子談不拒玉弘酒

嘯臺

久失流雲傳惟企登臯賞但出數篇吟何殊半嶺響

君業公編 卷之一

羣芳亭

昔日洛陽花今移上黨塢紅紫出愈奇誰撰李家譜

晚香圃

莫訝冬雪寒猶有幽葩綻此時明月來四顧渾如幻

齊王孫羣鷗閣

道人日坐羣鷗閣果見羣鷗日日來乍驚遊舫冲天
起爲啖香芹觸岸回秦淮長夏風日清羣鷗此日毛
羽輕綠柳堤畔翻銀翼芳草洲邊理雪門落落王孫
興瀟灑矯矯白鷗傍簷下王孫悠悠長閉關白鷗片
片臨灘閑吁嗟此鳥何馴狎人機消盡天機洽樹蔭

濃時水作巢日光明處沙爲榻羣戲閣前真媚眼朝
朝暮暮常爲伴一團清色雅堪畫半點俗塵都不染
非比鷺羣龍得來豈同鶴翼會經剪世上羣鷗誰主
盟爭盟徒使沙鷗驚未知牛耳讓誰執能狎羣鷗許
代典

石大夫江月軒

宦遊誰稔黔中轍黔中山水真奇絕山排闥闥挺千
峯水貫街衢迴九折大夫結舍城中央背依岑岑俯
滄浪夾水削成懸壑起截流橫跨飛橋長急峽奔流
如噴雪深潭映壁光澄澈鉤輅時聞禪寺鐘寒清每
居業次編 卷之一

挹虹崖月匹練逶迤當檻橫流光激灩逐波生讀書
樓畔錦鱗躍漱石堤邊沙渚明月明江上秋蕭瑟此
時萬戶人聲息惟有軒中市隱人拋却青編還獨立
肯構崢嶸數十年遺經爲業世多賢有孫簪筆直蘭
省能讀祖書工脫穎使歸暫到舊軒中江月依然起
東嶺高賢逸趣誰能攀白攬江山日閉關遺跡只今
何處覓數尺疎櫺山水間

和管兄中琴歌

龍門枯桐絃野蘭樓雲高凝白日短竹林酒客慢商
激茂陵詞卿消渴減清音繞座何慘亮羸體憑牀失

偃蹇蹙蹙傳曲宜尼疑昌黎亦爲穎師悲小弦張急
鸞鳳叫纖指詭赴蛟魚凝古調寧甘魏侯臥繁聲不
遣宋公咄壁上衆山想皆響盤中肉味那堪知書生
匣中三尺水長康匹練右軍紙換得吳興百衲奇缸
花夜笑幽窗裏滿席豪士魂魄動如驚雲翼扶提起
藍田玉碎湘竹裂酒枕相親藥囊別

余君房寄示小像

展開幅絹神采殊君房先生來坐隅鬢鬢視昔少加
白顏色垂老仍含朱數年間潤較差鮮片時鄙吝聊
暫驅但思平日相接意此圖猶恨經營疎既無簡帙
居業次編 卷之一

相隨伴又乏棋局共歡娛若行若立在疑似如笑如
語誰都俞巖巖孤松貴傍石濯濯春柳須臨渴煩毛
縱已狀裴令丘壑終宜置幼輿煩語虎頭再染筆貌
君兼貌棋與書使我如聞評得失使我如親爭羸輸
懸之齋壁坐相對日夕常與清風俱

舅氏紫溪翁畫扇爲呂甥題

元章對山寫雨景山樹微茫如幻影雲林作畫不畫
人野水空山無限春二君畫趣在畫外名之逸品良
不愧若酒殘烟便面間應令涌價連城貴舅氏中年
馳畫名吳中名士相縱橫此圖忽作米家筆意匠慘

澗林生平層疊峰巒復連斷茅屋參差樹杪見直
苔斑點石根更疑荷葉浮波面餘墨淋漓如亂
色夢迷轉增艷千崖萬徑人蹤絕彷彿彷彿
涼平水架空橋縹緲虛樓憑短堞一種經營
妙百里溪山歸尺簞是時翁年八十餘留連
爲娛自言老乃精畫理一木一石皆真如願
寶舅跡如對此翁談夙昔

題朱明元梅花巖扇圖

桃源夾岸無雜樹此地繞山俱是梅岸枯崖凍草彫
盡滿山石骨空崔嵬媚妍萬斛堆銀屑坡前嶺外光
若畫穴緒卷之一
澄潔樹稍靜安知無風花色鮮明想經雲似琴東閣
囊裏詩恍入羅浮夢中劫野翁曳杖何從來應探芳
葢搜幽陔四顧繁英冷透骨此時何共登瑤臺漁人
昔日窺神界止爲沿溪花可愛世間安有梅花源得
非避世秦人在勝境多因偶遇奇探梅誰認舊來溪
若經庚嶺夜投宿綠葉濃時應復迷

題竹林七賢扇圖

夾溪左右萬竿竹翠色參天看不足逸人猶是魏衣
冠幽徑依希漢岩谷席地爲曹恣酣飲昂首持杯氣
豪甚小童橋外負壺來惟恐杯中傾易盡橋頭領笑

何爲者恨不傾壺向張瀉濯足溪邊應解醒照
裏從教緒終古何人真不朽此境此風寧再有半
難按陳編求意態惟馮畫師手輕扇揮時風滿懷
風還傍竹邊來世人誰繼七賢趣願借扇頭爲酒
扇頭月華圖爲盧弘君又學賦

傳說中秋連夜晴卽有月華中夜生半世耳聞未會
見扇頭幻景誰操翰閃爍如從空裏出把看猶恐風
吹散是錦是羅圍數層淡黃微紫包深青豈綠纖女
遙相贈或卽嫦娥巧織成臺端秀士爭跨羨若謂雲
機故相豔儻垂一幅到堦頭手執飛登廣寒殿

題畫扇

會聞刻枕作琴樣此翁乃卽枕琴眠陶琴無絃得絃
趣若但作枕何須絃小童携榼隔溪轉彷彿手中持
短管品竹彈絲山水間此翁興趣良不淺席地酣然
入醉鄉華胥妙境人羲皇醒來一掃詩百首草聖應
工畫妙手莫說偶然忘筆來短笛何殊蔡家帝

又題畫扇

兩騾踰山半出沒兩騾灘邊方蹣跚不是詩朋非酒
人只是經商遠奔涉灣家國事不經兩騾且迷
長林若使飛簷翥竟何處

寧解此但恨泥深雨不止瓊琦滿前不知取僕僕奔
波胡乃爾

送呂甥太僕之滁陽

潯暑蒸人怯舉杯飄飄江上快風來夜半岸觥酬未
歇遲明彩鷁乘潮發畫鼓喧催蕙水雲蘭橈穩載江
橋月憶昔青年佐宰衡裴王名譽滿神京一日流言
成貝錦五年濡迹混柴荆世間百事如棋奕扶搖仍
起冲霄翮安邑水鹽萬頃白江州楓樹千崖赤絳驥
聊爲委吏隱遷鶯非復長沙謫薰風五絃堪解慍秋
月六么權送客使節初停山水鄉又懸新綬宦滁陽
若業文編 卷之一 七

又贈呂甥

呂甥昔掛選曹冠垂綸夜釣蕙江寒呂甥今綰太僕
綬輕蓋朝明淞水秀驚看威鳳出幽林鴈信披裘不
取金海濱迹遠謾銷骨天上恩回鏡照心長笛何人
吹折柳蘭舟潯暑濃如酒瑯琊庭榭待飛觴蘿壁松

筠情分手在再風塵非妙年清時勲業衆爭先莫恃
康莊緩轡轡爾來郎秩已三遷

贈史子復時史作陳玄傳見示

目黎戲斲毛穎璞才如子厚不敢角季公自負何太
豪操管輅爲陳玄作濺唇如試槧梨近眩目還驚虎
豹搏毛君四友品皆絕就中玄子最爲伯玄不得穎
竹可役穎不得玄空曳白自義作畫穎巧迷非仗此
黑何由別老聃固云守其黑寧知黑出天機洩季公
此作膽過柳怪奇直與韓爲友和仲羅紋信厲華草
華陸吉俱非耦緒生續還關自叙願君補此成不朽
若業文編 卷之一 十八

送邵世瑞赴南宮

雄風北首三千里五淬干將出秋水仙掌峻增通北
極綵毫曾挹燕臺色裙衣引對明光裏春色滿天鶯
滿耳太常奏策 重瞳起案上卿雲呈大紫君不見
齊南逢掖携一經飛聲金馬持國衡

簡邵不用

黃公宅後有山亭有客讀書居上層凌雲妙手誇長
技無樹禪心悟大乘城內青山軒外得軒外倚松簷
外逼夜眠萬木送濤聲曉起奉嶸呈黛色拂墻新葉
助揮毫排戶遠嵐娛散帙康樂山居思本雄右丞解

佛句尤工萬緣斷盡名難斷諸蘊空來想未空子虛賦就月初上隔嶺疎鐘聞夜春

壽呂母陳夫人六帙

上宰門環蕙江水名花苑內春
抽葢夫人堅操比貞松坐對百花迎
百祉笙簫香煖沸中堂斑衣遞舞謝家郎
不數瑤池桃結實何論蓬島鶴啣觴
華閨啟名勒鐘鼎四鳳崢嶸將脫穎
年年歡慶集芳辰佇立褒綸來畫省

雜言詩

題呂美箭畫扇

題盧尊尼扇上鴈

題扇圖

簡邵不朋

雜言詩

題呂美箭畫扇

畫取摩詰詩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意

錦帶繫腰間緩行循浦灘童子抱琴隨仙翁猶未彈
西風來何急松枝盡披靡月光流樹上月影映水底
對月堪弄琴琴因風送音披襟當快風風邀月入襟
詩中有畫誰拈出置身畫裏宜摩詰松聲莫使雜琴
聲山色仍須留月色曾聞風月不用一錢買此景田
來買不得

題盧尊尼扇上鴈

我彈秋鴻曲聲漱湘江玉誰作霜鴈圖秋滿沙汀蘆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二

絲音淒以清沙鴈飛且鳴撫絃已悉賓秋意看畫尤
憐呼侶情音從筆底出態向絃中生嘹唳穿雲影蒼
茫叫月聲飄飄鴻舉我所羨盧君力學期鴻漸人生
去住總浮雲廻翔且玩圖中鴈

題扇圖

畫取少陵詩石出倒聽楓葉下掃掃背指菊花開意

石上楓江邊菊寄根側岸任飄零照影寒波苦幽獨
寧知舟載秘書來更借詩從工部裁爛斑千朵望如
失蕭瑟數聲何處來將褰霜柯匿船底豈偏冷艷背
人栽健檣疾於馬輕帆迫岸廻一旦佳句出千年奇
境開峽口秋濤果何狀如今却在短筵上入眼休誇

淺色工杜詩兩句真心匠

簡邵不朋

既受雲棲菴戒胡酣兩花臺酒雪片鷺毛亂風威羊
角乳蔣山擎玉出淮水飄水走羣利銀瓦迷萬松瑤
屑抖相逐紫衣師更招黃髮叟指點頗有奇契合良
非偶清尊若不滿傾此景作何消受狂態故應然嚴
律信難守髡諷且一石伶誓翻五斗縛手諺不虛濡
首孚果有今飲寧詎非昨戒似太陡從今斷酒不遲
試問登臺再否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

五言律詩

覃思室十首

讀書樓五首

遲君來亭四首

閒居十首

閒居

小山四首俱用山字韻

小山再押前韻

栩栩園八首爲尹中丞作

又賦栩栩園

丹素次編 卷之一

三三

獨酌二首

病目

緩步

焚枯

葺居

暮春

初夏

冬日偶然作

雨

不雨二首

雪

桂葉

桂上蝶

蝶

扇上墨蓮

草

余君房枉過卽事二首

呂甥玉繩至

乞史伯晉新茶二首

葛公且餉後山茶

丹素次編 卷之一

三四

葛公且以曾大父碑文見屬留欸奉酬二首

楊太素出閣帖見示

問楊太素疾

飲楊太素宅

用舊韻述懷簡楊太素三首

用前韻再酬楊太素二首

楊太素招飲和管允中韻十二首

初春允中子木子復同楊太素小集次韻二首

和史子虛二月五日梅花下飲酒之作

山居雜興二首和鄒爾瞻韻

次韻酬唐玄卿二首

用來韻酬周元孚三首

雨中酬邵不問二首用呂生美箭韻

戲續孔文舉句

題廬弘君百城樓

題鄒君謙山橋別業

壽魯太安人八十

九葉次編

卷之一

三五

五言律詩

覃思室十首

道豈隔千載言須成一家披吟常見寶字句欲攻瑕
目極天邊鴈神疑院裏花睡醒重定藥咬盡不茶
五言都尉最本紀史公傳石室奇才盡河梁
雄深揚赤幟憤怨失朱絃此意空同解誰能更造玄
力猛陳言去思深新句來驚人求杜穩好言貴韓裁
竹色侵書案花香襲酒杯無人共商訂掩卷獨徘徊
此理入杪忽沉思神共傷且看窗外畫時聽樹間簫
無後何由捨因筌始貴忘子常與優孟俱是叔敖裝
九葉次編 卷之一 三六
每愛盆栽草頻看石長苔案間長有景戶外絕無埃
詩眼時雙貫文腸日九迴無能追往昔徒自費鎔裁
山上雲垂幕階前雨散絲草除翻嫩色桂老復裁枝
聽鳥因生句傾盃不礙思篇成自諷咏未遣海鷗知
昨宵吟未竟今早句還來莫訝韻他出何妨篇並裁
輕風頻拂柳細雨欲迎梅起坐繩床上前憲暫一開
抖擻初晴日沉吟傍午時每嫌篇出早不怪意來遲
竹褪新生粉花開舊發枝從他塵務擾此樂自吾私
一室真堪老千年任說才文心聊獨賞俗眼莫相猜
草色蒙茸出禽聲變換來昨朝新稿在閑誦亦悠哉

陽虎亦云似畫龍徒得形須防奪朱紫誰擅出藍青
短草色侵砌殘花香滿庭擬玄猶未敢應愧子雲亭

讀書樓五首

涉獵早知味伊吾老未休莫容今日懶常與古人謀
樹色綠堪掬山光翠欲流瓦簷新霽後持此一相酬
西南隅少屋却好值龍山嵐翠來窓外松青入座間
俗緣疲應接世務苦機關且共書爲伴聊偏坐日閑
境寂閑緣息心清記性來展惟容一卷讀不厭千迴
枕冷金芽色鑪殘甲煎灰門前無客至牆外有花開
窸越勤仍倍稽康懶不除愛尋新出集畏答遠來書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

山月窺簷近林風入榻徐終朝常自喜功課有贏餘
事業歸塵外詩書在坐隅祗緣求志遂不是爲名驅
栢色排空出苔痕背日鋪竹床初睡起靜聽鳥相呼

遲君來亭四首

駕孰稽康命言期支遁銷白鷗盟已訂丹桂隱方招
苦茗吳甌瀉沉香漢鼎燒何時聚知已抵掌話漁樵
辨圖思莊惠談交美尹班傍牆栽翠竹入戶有青山
浮白聊堪佐雌黃總不關對床言竟日只在水雲間
風恬花綻白雨過樹增青天外千高嶺樓西一小亭
隣棋時膺膊枝鳥日叮嚀馮几聊休憇俄驚月滿庭

紅草經春長新松卜日移寒溫簪合際傾倒塵揮時
不覺飛輪速都忘舉盞遲庭花如解語亦吐兩三枝

閒居十首

小齋春事幽詩料不須搜風煖硯冰解雪消溝水流
新花栽几上舊曆蓋書頭更喜行眠坐即得自由
放曠惟盃杓遨遊止戶庭客歸成獨樂量窄魂偏醒
移竹俄生笋栽花半上屏朝來無案牘隨得度人經
菊葉洗還渴蘆根散又生窻間殘霧濕籬外落霞明
文物思吳會伽藍憶洛京繁華轉眼盡何用繫浮名
老病苦難愈遷延兩月餘粥惟啜陳米羹但煮枯魚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

飛鳥時高下浮雲乍卷舒悠悠圖遣日深愧此生虛
乞歸未遽得鞅掌強支撐俸已隔年住疑猶逐日生
花神幽處王鳥語靜中清悟徹行藏理羈身也自輕
但堪容懶散何處不山林滿架閒花綻盈堦細草侵
樹分前巷色鳥送隔牆音猶恨微官在難拋應世心
門幽交可絕園涉趣還成牆草纖纖出堦苔漸漸生
喬松真妄想巢許亦虛名何似疎籬畔清尊任意傾
去住渾無繫安恬自有餘暫辭閒客擾深懼故人疎
細雨催呼酒輕風解揭書倦來聊散步不覺下堦除
流光元駘蕩幽意任搜尋書向竹邊讀詩從花畔吟

自憐家數小轉覺病根深安得天恩需輕抽拙宦符
病來疎禮法跣足趨前軒傍榻瓶花媚爭枝野雀喧
假眠猶有想獨坐自無言未徹圓通理楞嚴幾度翻

閒居

事卻罪應減歸遲老漸添一年春已過四美福誰兼
屋角聞松韻籬根見笋尖起來未開卷閑坐理牙籤

小山四首俱用山字韻

餘土積亭間堆來成小山賤花動買種亂草量教刪
磴曲苔不滑頂平荆可班千岩眼底誰謂構基慳
盡日戶常開園中自有山愧無多景物剩許獨躋攀

左美八編

卷之一

二十九

草闌含風綠苔留過雨斑石邊歌坐久空翠墮衣間
靜來真愛靜閑得且須閑已覺幻生幻還從山見山
緩登留興趣遠眺豁心顏聊玩人間世非云善閉關
世務不相關徜徉小阜間遙懷霞外客細認邑中山
纖月去人近孤雲伴鳥閑遠林收暮色漸覺此心還

小山再押山字韻

百計購奇石千金堆假山寧知幽絕處却寄棄餘間
道果在瓦甃境誰寫字寰設矜名墅記徒博費毛斑

栩栩園八首爲尹中丞作

野外浮塵斷園中勝槩多巖分嶺岳色門挹洞庭波

舉岸時呈畫伊啞晚送歌漢干幽絕處宇宙一吟窩

坐處花霑履行時絮撲衣風光隄上媚春色塢邊歸

去任聊隨境紛華久息機飄飄真似蝶不信覺來非

院僻陳苔積池深活水添山人元好遊地道果流謙

樂與農夫共名還吏隱兼細看花下蝶聊憚夢中蟬

鄉里常携酒兒童盡解文清嗤左徒獨甘效右軍分

側徑斜迎月層臺半出雲園居自幽迥非是避簫氛

石磴籬根接茅亭水面浮近墻眠野鹿傍檻聚沙鷗

禮法無拘束詩篇有唱酬東臯暫點檢仍作醉鄉遊

最憐松下靜還愛竹邊涼臥榻隨陰徙鳴琴拂石張

左美八編

卷之一

三十

地鱗供脰細圍甲入羹香賓主俱無辨相看欲坐忘
曲曲藤蘿徑依依竹栢烟開畦栽芥韭傍宅攬林泉
紅蕖真無賴清樽似有緣漁舟能認路只在槿籬邊
蕭散惟尋樂安閑不愛名阿誰齊慶覺與世絕將迎
醉裏襟懷適花間步履輕古今塵外品祗有兩莊生

又賦栩栩園

徒聞誇楚澤未得攬芳洲強作圖中句猶垂夢裏遊
畫師能肖否漁父問何由不盡探奇興還從蝴蝶謀

獨酌二首

案延書常亂庭開鳥漸馴酒消虛閣日花報小山春

標榜多無賴文章自有真吳機唐漢鄧時價幾番新
李白詩千首楊雄宅一區生涯但鉛槧雅志本江湖
扇債隨時了花神逐日殊憑誰話衷曲妙境在醒醒
病目

老眼時時病遷延半載餘似教權謝客兼記龍虎
淨聽枕邊鳥閒看盆內魚病心無住著翻覺近清虛
緩步

僻處冬將暮久晴天不寒雜書隨意讀濁酒自呼乾
土煖沙仍長霜輕柳未殘飯餘聊緩步簷影下窗欄
焚枯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二
自得焚枯趣世間無美肴萬錢空歌筵百味枉充庖
屋角青松出墻頭翠竹交倚牀聊酌醴燕石任相嘲
葺居

寄傲惟容膝求安但守株敢云饒景物聊作小規模
竹韻因風奏花神仗雨扶暑中來往簡正好獨爲娛
暮春

開久花如懶來遲燕覺忙乍驚春色老最愛午時長
帶病完文債因閒覓睡方世情難細論吾已漸相忘
初夏

淪出茶無色磨來墨有香苔濃驚翠濕葉底得陰涼

不減耽書癖惟添寫扇忙深庭初夏日真似小年長
冬日偶然作

世味今諳否年光奈暮何寒天陰更短俗客避仍多
強把膏油繼權將福性磨生平精進意莫使易蹉跎
雨

漠漠雲籠樹霏霏雨拂簷彈琴絃半緩收扇墨多黏
瓷盞纏綿洽藤牀偃蹇甜此心無雜念漏濕亦何嫌
不雨二首

刈麦苦多雨入梅翻太晴屢驚朝氣爽敢快晚風清
潮至萬車競堰開三老爭因思前日雨倍切望霓情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三

朔後兩經雨歡聲動越吟卽同倉頡粟不數標陽金
半月仍憂旱三朝未作霖遙瞻雲起處切切望梅心
雪

正喜陽回律那堪雪作威獸添紅焰密鳥囀綠枝稀
帶雨斜侵砌隨風忽點衣醇醪數甌在莫惜瓦盃揮
桂葉

隔歲移根穩當窻吐葉新娟娟經雨淨片片壓枝勻
淺色初呈綠纖牙漸易陳不須花滿樹幽勝已娛人
桂上蝶

葱蒨庭前桂無花蝶亦來依依稍上掠款款款款還回

豈訝色華採將聞香誤猜此時添園夢應傍小山隈

蝶

庭前無數蝶知是爲花來款款仍眠草娟娟乍點苔
畧如沾薄粉絕不染纖埃一種輕浮態春風獨占魁

扇上墨蓮

子墨扇頭枝輕紅水面芳洗鉛呈素質化滴出新妝
黯淡似無色萋迷如有香騷人知守黑應擬集爲裳

草

階下茸茸草踰冬常自青嚴霜彫不盡密雪飽會經
肯遣生機滅能令老眼醒無何春色遍惟見綠盈庭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十三

余君房枉過卽事二首

何地惜分袂茲辰歡倒樽蓬心俱未盡霜鬢各增繁
古道慰寥寂今文細討論輝輝千仞上威鳳羨孤鶩
避世慚年晚留賓喜調同梅天逢不雨竹院幸多風
非馬談難盡雕龍道未窮門前初破徑送別恨匆匆

呂甥玉繩至

客舫半年別征輶千里回縱橫膠鬲隱偃蹇巨源才
靜院風搖竹幽堦雨長苔物情隨日異桃李竟誰栽

乞史伯晉新茶二首

姚茗論精品佳園獨占春黃寒露裏嫩綠焙雨前新

倦眼繙書澁枯腸構句貧願分芳鼎味一醒渴鄉人
逸味曾經啜於今已十年解醒寧我獨闕美竟誰先
淨几初閒日虛窗暫霽天此時傾一椀應覺興悠然

葛公旦餉後山茶

正擬搜千卷徐看綻百花忽驚霞外使分惠雨前茶
掃砌風初定侵簷日未斜旋移銅竈至欹坐試纖芽
葛公旦以曾大父司寇公碑文見屬往候又辱
款洽尋見投以詩奉酬二首

幸附名公石慙非幼婦辭徵文勞鄭重報謁竟淹遲
風煖魚迎水天晴鳥轉枝匆匆闕鷄黍悵望旆旋時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十四

曲徑通樓下高山在檻前壁皆題句遍孟更檢書傳
五柳名堪並三餘業愈專神交二十載今始得攀緣

楊太素出閣帖見示

內有軍第七卷闕人智承
一札改刻十卷末標曰陳
釋智永書不知何本然近摹
不祖此改本知爲舊拓無疑

聞說宋初帖能傳魏晉神耳孫今散處鼻祖竟誰真
天上本難見雲間刻屢新無須苦磨勘舊拓總堪珍

問楊太素疾

不解經旬澗空將好日磨釣竿圖已遍蟬翼帖如何
靜院幽香滿高樓遠景多欲携奇字問乏酒愧相過

飲楊太素宅

所至皆無礙相招每半酣院深春放蓋山近晚
病減綠能忍棋贏爲不食飯餘重試茗頓覺舌生

用舊韻述懷簡楊太素三首

樂春病甫愈卜夏戰方酣老樹冬無葉晴山晚不嵐
是人難忍癢觸處易生食絕德稱神禹嘗醪亦覺甘
野色樓心逸山光入眼酣綠昏如帶霧紅歛忽成嵐
括嶺溪非惡廣州泉豈食但能知止足應不羨肥甘
青女期方至黃梁睡正酣有無驚返照隱顯辨重嵐
愚智皆成聖嗔癡盡屬貪可憐王逸少繼絕話分甘
用前韻再酬楊太素三首

左業公編

卷之一

三

迂客心仍懶攤書思飲酣遠邀千里月看盡幾層嵐
多病寧非福尋幽總是食熟研齊物義莫說漱流甘
三投卽三報知君思已酣月應愁入戶山亦怯呈嵐
永斷悠悠想全消種種貪詩魔自偶強降却未應甘
楊大素招飲和管允中韻十首

院靜鳥聲清窻晴花色明開樽列圖史掃徑迂才英
玩古目應飽探奇神忽迎追縱千載上全賴一篇橫
思苦從人誚才卑敢自賢幸無刻爛令瀝廁坐花筵
心共酣文墨身親弄管絃幾年時網內初服乍能旋
林居趣味清几淨復窻明錦石生新草薨甕揔嫩英

案間尋事業門外省將迎不涉絲毫俗從教意氣橫
此奇誰獨造相長籍羣賢但得承金誨全勝敵玳筵
黃庭寧有價綠綺不無絃笑殺紅塵客威儀費折旋
流品孰稱清多才羨我明敢輕天下士深重坐中英
入室幽香襲登樓遠色迎空庭移席久河漢斗間橫
芝美懷商老林幽仰晉賢高朋頻講藝閑館小開筵
迭奏雄鳴管輕揮羽調絃時豪難並逐寧與我周旋
文風斗室清詩理寸心明律調誰兼古雄才或不英
表秋今始至梅雨昨先迎李白馬堪倚曹瞞梁任橫
共期援後進安敢倚前賢笛漫做三弄談誰驚四筵

左業公編

卷之一

三

詼辭離白馬雅調貴朱絃步步動趨古芳風庶可旋
皓月照心清輕風洗眼明跡希附棲逸會敢擬耆英
黃卷共朝夕青山相送迎醉餘何所寄有卅一琴橫
愛閑仍事事忘譽尚賢賢方內烟霞友間間翰墨筵
消磨聊博奕規戒借章絃多少攀龍客塵中騎木旋
醉渴想泉清新茶淪四明不思身外事常聚里中英
卷出皆爭看人來或不迎關西得盟主鷗鷺可連橫
相過渾不厭端謂主人賢已竟如年日仍排卜夜筵
酒頻催送尊琴間代調絃坐待雲飛盡徐看斗柄旋
初春允中于木子復同楊太素小集次韻二首

思解劍談藝屢停盃誰拔詞壇幟三君總異才
何似千年句枯腸日幾迴朋惟聊具黍時莫不
細考杜陵律寬行金谷杯提携諸俊彥

和史子虛二月五日梅花下飲酒之作

老梅藏小院二月始花開綠陰將抽葉
香如穿薄袂影每入深杯萬卉方爭發
冰姿更青

山居雜興二首和鄧爾瞻韻

野外不聞愁逃名慕許由山吟迎戶入
澗水繞階流
華屋歸常老珍肴飽即休
魚非所食
何川復垂釣
方美六編

卷之二

三

結屋入雲深簷前萬木森鹿拋苔蘚迹
鳥奏管絃音
荒店寄花賣斷碑披草尋誰言如芝美
黃綺本無心

次韻酬唐玄卿二首

方覺春光媚那知已近秋
暫終是戀乞去豈非求
高柳葉時落新篁笋間抽
生平留憤志都且付包羞
備負三改春誰與話經綸
予子孤危時依依老病身
滿前皆好景晴際即良辰
何必多憂患匡時自有人

用來韻酬周元孚

白髮元公道青山豈世情
飽餐懶有待多病學無生
古栢日中時繁花烟裏明
細推消息理覺此心平

冗官容汝懶清世許誰在冉冉草承露
欣花向陽
子羔終不徑老氏貴知常
卓犖南昌尉何輪尚墮郎

雨中酬邵不朋二首用呂生美韻

疎慵畫不冠雨色靜中看
身愧三旬臥心驚四月寒
精奇研范史佶屈諷殷盤
濁酒聊深酌懷人忽撥關
積雨得餘閒幽居斷往還
傍堦添綠草登閣失青山
輕展追隨舊高亭窈窕閒
願期新霽復扶病共躋攀

戲續孔文舉句

緩步千人廢高談一代雄
池臺迎夜月花鳥競春風
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五陵諸俠少誰與試青驄

居業六編

卷之二

題盧弘君百城樓

有會心能飽無喧地信偏
巧營半畝勝坐攬百城權
苔色侵藤几蘭香襲錦編
市塵飛不到似避蒼煙烟

題鄒君謙山橋別業

卜勝全依水憑高更得山
入門迷向背啓閣有躋攀
圖史窓間劇雲霞物外閑
不緣棋社約那得共怡顏

壽魯太安人八十

慈齡增帙永慶澤發源長
園內蟠桃結雲間瑞鳥翔
人傳陶氏母庭有謝家郎
試問瑤池宴何如膝下觴

七言律詩

賦小山

小亭二首

重登遠覽樓和答呂生美前

卻禹玄呂白榆招飲遠覽樓

飲史伯晉山房

飲魏公園二首

呂北山招觀菊花二首

嚴五陵招觀棋病不克赴簡謝

酬卻星瀛太僕二首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九

酬胡鏡陽太守二首用來韻

酬王貞伯三首次來韻

簡任長卿

簡盧尊尼次葉美度韻

楊太素招飲和葉美度韻

酬葉美度二首次楊韻

次韻酬楊太素問疾

簡楊太素

用前韻酬楊太素

用前韻簡楊太素二首

齋中用前韻偶成

偶因前韻再成

楊太素欲舉棋會依韻答之

感詩格屢變用前韻志懷

用前韻戲集唐句柬楊太素

用前韻簡嚴山人小石

楊太素病中再以詩見投述此奉問

簡楊太素

雪下聞楊太素將往山中奉訊

花影二首追和莫廷韓韻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四一

花影又和莫韻

花影用前韻戲作疊字體

陳子木史子復在顧失逐留詩

管允中抱病招黃山人鼓琴作歌見投奉答

贈黃山人

贈武林王隱君

贈姜湛陽太守

送盧尊尼應試金陵

卻不朋習業陳山寄詩訊之

贈卻不朋

邵不朋計偕北上

又寄邵不朋

寄趙孟清

答周元孚

寄張攀龍大參

寄孫以德少宰

答李于田少保用來韻三首

再用前韻酬于田少保

耿中丞生辰次葉少宰韻

葉少宰同劉宗二司成遊牛首有作次韻八首

和葉少宰同劉朱二司成遊攝山遇雨二首

去歲葉劉朱三公攝山阻雨用前韻呈朱司成

祈雨齋居次趙司寇韻三首

和趙詩誤押釐字得曹能始正之次韻以謝

再用前韻贈曹能始

送馬少參之貴州

壽孫封君

壽邵環渠八十

呂甥玉繩五旬

聞人母楊太孺人八十

賀劉海日生子是呂相國甥

讀蘇長公雜事作

題畫扇

題金山扇圖

題扇上兩牆梅

雀

胡母楊太恭人八十壽詩

七言律詩

賦小山

林巷幽深雀可羅一丘終日任婆娑
蒼苔滿地無人掃
秀對面偏當竹樹多亭午快風安
草草有時明月挂藤蘿
此身聊向閒中得莫把陳編苦磨

小亭二首

一任紅塵滿市塵小亭風景自翛然
巖巖邊翠條含風細籬外黃花帶露妍
對酒最憐秋月月開編更惜晚年
年年不啻杜老耽佳句却訝莊生著雜篇

草亭遙對萬崔嵬四面軒窗盡日開
半點飛塵無處落
居業次編卷之一

省一輪明月有時來踈籬背檻常看竹
鬆土依山欲種梅
莫笑小園無半畝此中日涉亦悠哉

重登遠覽樓和答呂生美箭

十載不登遠覽樓燕齊誤作癡
塵遊烟消大海蛟螭伏
雪蓋千山豹虎愁羅薛雅堪棲
皂帽蕙江誰禁泛扁舟
憑高望斷斜陽影野色蕭條柳葉秋

仰禹玄呂白榆招飲遠覽樓

寄館曾經宋玉秋招惟重宴
使公樓數莖霜雪添新燭
百里江山醒舊眸緩緩客丹迎
送照飛飛野鳥下平丘
海天絕頂唐時景深夜還期到上頭

飲史伯晉山房

高齋對酒思飄然爲近南山爽氣偏
紫竹粉消枝更聳碧桐花過葉仍鮮
棋當蜀道商量下簫度吳音輾轉圓
竟日淹留渾不厭
筵罍還向夜深傳

飲魏公園二首

再歷華堂始見山瓊筵遙列菊叢間
欲令勝槩遲遲出故遣層崖折折灣
別有樓臺供覽眺巧排峰岫引躋攀
莫辭酩酊酬佳會月色堪扶醉客還入
座笙歌駭耳來寶牀重幕紫羅拔堂中
佳色歸黃蘆崖際秋光上碧苔
竹樹似邀風拂砌虛堂長見月

居業次編卷之一

當臺杯盤不住移新景猶有幽亭戶未開

呂北山招觀菊花二首

九月九日節已過十月十日還相期
千年空訝人心別一月未見秋香衰
無須護持置絲障且好潦倒供金卮
惟得陶公傲軒下歲晚恃此交霜姿

看菊休言期偶愆
筵開正及小春天
間紅間紫枝仍滿含露含煙色更妍
對酒且拚今夜醉評花莫作過時憐
落英幾許登宵俎縱目籬邊飽已偏

嚴五陵招觀棋病不克赴簡謝時有陳奕師自

武陵初至

楸枰舊約未應寒國手新來競卜
惜月照疎窗
瘦雨餘深院桂香殘高門咫尺相過易弱體支離強
赴難安得技如摩詰手巧圖棋燕壁間看

酬邵星瀛太僕二首

愛客時傾雙玉瓶清眸對酒却偏醒
圍棋會裏推盟主解綬群中識歲星
槐色枕流秋更綠山形當戶晚來青
閑窓別有遲輪日佇見童顏過百齡

早歲名高越絕東幾多英俊企雄風
秋曹棘聽稱張季西土棠陰憶召公
豈果才賢憎命達都從馳驟值途窮
白頭抱膝長吟日笑盡紅塵宦術工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四三

酬胡鏡陽太守二首用來韻

解組歸來歎索居小園景物穩
眠餘輕煙畫鎖荆扉靜皎月宵懸
草閣虛忽報右軍校角扇還驚彭澤怯
籃輿越天不吝清江色鼓枻相隨學楚漁

堤邊樹色鏡中天寒日猶堪錦纜牽
騷客徒深惜往日農夫惟幸屢豐年
從來鼠輩驅難盡邂逅鷗盟結已堅
莫訝市塵今暫隔湖東里社舊相連

酬王貞伯三首次來韻

謾誇野鶴在鷄群
巧者當年亦棄黥
茅舍不除三徑草
芒鞋常踏一溪雲
江南下戶多饑色
遶左連年報

寇氛舊日鷗盟堅似石隔林鴉雀任紛紛

歷盡紅塵今始還
籬邊依舊見南山
亂抽細帙聊娛日
痛倒金樽可駐顏
栢色遠浮滕架外
花香近墮畫屏間
劇談未盡初更燭
永夜陶陶媿尹班
壺裏冰心不受猜
翠屏遙想寄天台
孤筇未向雲村去
雙屐翻從雪竇來
簷外幽禽絃管奏
林間返照畫圖開
後來重會知何日
太白峰邊夢幾回

簡任長卿

雨雨風風不暫休
佳園春色苦難留
有緣蝶使頻徒緩
無數花魁陣已收
子敬興來不值主
王弘酒在未居業次編

卷之一

四六

逢秋相持正是相知甚空歎明珠暗裏投

簡盧尊尼次葉美度韻

雨後群山秀色開
孝廉清興鳥魚陪
通家舊誼相從久
險韻新詩得見纔
牀上堆書想連屋
江頭問柳幾傳杯
青駒曾走却鄆否
遇着仙翁定姓回

楊太素招飲和葉美度韻

壯懷每向逸才開
更喜談詩得屢陪
入戶好風驅濕去
連朝昏雨放情纔
間於隔座遙聞笛
猶恨探釣未罄杯
莫謂有朋居止遠
深宵步月醉能回

酬葉美度二首次楊韻

積雨生寒思負暄種瓜誰復傍青門居常自謂
繫靜久方知病有根可奈馳駒催白日多慚
清尊精勤遠謝江都相半載支離不到園
小院初欣旭日暄西風特爲閉柴門閉來祇是
色醉去還思臥石根却愧避喧微近癖敢因
言尊徑過松菊曾無幾勿訝淵明亦有園

次韻酬楊太素問疾

足不耐瘡常伏枕身難逐客但開門黃花燦燦虛迎
節紅葉蕭蕭自覆根堪笑行時如折屐徒令坐上列
空尊市南詩客多情思忽灑清風到小園

居業公編 卷之一

四二

簡楊太素

三畝蕭條陋巷中勞君詞翰破蒿蓬寒花映日疑春
動晚稼如雲報歲豐刻燭屢酬鋒太陰臨池小縱法
逾工才情總向禪機出猶恐群鷗訝海翁

用前韻酬楊太素

折檻聲名冠省中敝裘此日任飄蓬棲梧海上憐孤
立種豆山間幸屢豐宣室賈生應有待市門梅尉未
全工諫行復更拂衣去此意惟輸四老翁

用前韻簡楊太素

身世悠悠夢幻中名根何力繫驚蓬昌言誰繼仲長

葛豐未許大鵬飛直上空歌瘦馬
一得失常相倚擇福應師塞北翁

一樣相對小亭中去住何鄉非轉蓬我學陶潛依白
注君如蘇仲在元豐菊開籬下情應適葉脫臨臯賦
愈工努力前途共脩勉此身猶未是衰翁

齋中用前韻偶成

小隱何妨城市中短牆環棘戶編蓬吟詩遠遜歷城
李作字猶慚鄆縣豐白髮寸陰真自惜青山三窟竟
誰工機心未易消塵壘對酒空思抱甕翁

偶因前韻再成

居業公編 卷之一

四八

晚歲生涯半室中心遊還愧似飛蓬紛華分淺應無
戰穠戮功深定有豐筆法每從碑裏妙山形偏向畫
中工眼前種種皆真趣何必滄浪學釣翁

楊太素欲舉棋會依韻答之

棋酒相邀間里中懶來一任鬢雙蓬舊知頻聚真堪
樂新味隨墮莫太豐物外田園誇地肺山頭紫綠幻
天工洛京勝事今誰繼牛耳還須仗白翁

感詩格屢變用前韻志懷

無窮機軸隱環中臭腐神奇似轉蓬曾向筵前驚舊
尹俄聞開右構新豐青編瓦礫供材富翠壁煙霞送

句工俯仰詞壇幾重幻只今誰繼少陵翁

用前韻戲集唐句柬楊太素

會稽山在明月中陳羽碧葉田田擁釣蓬柳色
梅芳何處所劉憲天長地久屬年豐杜審言身依豪
傑傾心術韓偓腸斷君王信畫工王諷同學少年多
不賤江湖蒲地一漁翁俱杜甫

用前韻簡嚴山人小石

緩鑣聊逐藝場中蹊徑微窺心尚蓬敢比明珠圓時
價徒將似玉答年豐林間花色離披盡石上苔班點
綴工倚馬詩篇換鵲字八句應羨客星翁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四九

楊太素病中再以詩見投述此奉問

暫病誰明謝客心病中詩句更精深案間細雨驅殘
暑林際微風送遠砧杜老花枝還照眼劉郎藥物總
供吟相知惟有圍棋約此外紛華盡不侵

簡楊太素

蓬屋寒多盥櫛遲曉窓叢竹影參差此時幽徑邀移
屐何處疎簾看奕棋牀角蛩吟霜後急山頭梅信雪
前知玄經草就應無事好共侯芭共舉卮

雪下聞楊太素將往山中奉訊

昨宵傳有山行信今早何期雪訊飛結伴快遊良不

惡造門興盡或應歸江津凍靄迷漁艇山路寒風透
客衣倘借續紛紛吟思願捐錦句寵柴扉

花影二首追和莫廷韓韻

平鋪苔徑接雕牆覆砌時低拂檻昂波底宓妃微逞
步夢中神女薄施粧雲來疑入藏春障風動如飄蒲
院香嬌嬌婷婷無定着依稀偏近酒人傍
欹傾幾簇射官牆墨妙誰摹趙子昂縹緲暗隨清角
笛扶疎幻出淡眉粧乍驚頻作水中態還訝蓮生塵
裏香薄暮不堪情繾綣更穿奇石舞階傍

花影又和莫韻

居業次編 卷之一
豈學依依覆短牆青尋懸磴逞昂昂眠堦巧展嬌癡
態蒲架勻排窈窕粧濃淡數叢遙闔艷纖微幾蕾若
含香深園月底尤多媚此際何人許在傍

花影用前韻戲作疊字體

密密疎疎灑蒲牆更憐款款復昂昂盈盈乍作倚門
笑皎皎如呈當牖粧池面溶溶搖水色案頭冉冉惹
爐香微微時借輕煙罩去去來來繡閣傍

陳子木史子復枉顧失迂留詩

特訪偏當偶出時歸來案上見新詩即應下榻招徐
禪更擬逢入說項斯林外遠山供諷咏籬邊殘菊伴

棲遲從來同調稱難得莫惜清商屢奏奇

管允中抱病招黃山人鼓琴作歌見投因奉答
積雨空齋坐擁衾知君雅志在釣深病中起色故生
發物外新知董大琴落筆如追跋扈調撫絃聲下
帷心慚予欲作瓊瑤報潦倒仍操下里音

贈黃山人

三尺枯桐寄興偏六旬生事五湖邊心精叔夜狂中
曲趣解淵明意裏絃對影每酣若下酒懷人時泛剡
溪船漫誇三弄風流絕得遇桓伊亦有緣

贈武林王隱君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二

混跡墻東意自遐百年心賞寄煙霞軒中玉磬堪爲
友湖上蘭舟卽是家絲障每留重九菊甌甌常闔小
春茶相過更有清狂客載酒携琴興未涯

贈姜湛陽州守

鵬衣聊與鶴爲群水竹幽棲遠世氛百歲餘閑容半
取千巖佳色任平分瓊筵杯滿時邀月畫閣簾虛不
礙雲更羨家傳經術在芝蘭長挹謝庭芬

送盧尊尼應試金陵

國士新篇五色裁帝城赤簡鳳凰來探奇早夢江
淹筆題句還登李白臺壁水驪珠淵底出秣陵仙桂

月中栽三吳駿騎誰相敵於越名家一代才

仰不朋習業陳山寄詩訊之時仰方看左傳山
有嚴子陵墓

青編夙昔賞心同假館新看隱桂叢適野益增元凱
癖近山應挹子陵風深巖雲霧藏文豹寒水燕度宿
客鴻伏習莫嗟鉛槧苦漢庭早晚薦楊雄

贈仰不朋

相期舊在三載前此日錦標方手寒堪誇已作鸚鵡
起恨不絕出華驕前銀鞍夜踏虎林月亦憺冬驕蘭
墅煙轉眼春風首燕路健翮會見飛冲天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三

仰不朋計偕北山

江頭月白暮潮生大業相期別思輕慷慨一尊邀月
飲飛騰雙棹逐潮行絕塵誰驟天閑馬出谷應先上
苑鶯衣鉢欲傳猶愧說彤庭還異冠群英

又寄仰不朋

彩鳳乘風振羽翰帝京瑞藹繞金鑾彈冠共羨賢
良對解褐還兼省觀歡三月花香飛易水千金文價
重長安素纈亦是尋常事願樹清標汗簡端

寄趙孟清

少年風格絕浮塵白哈誰憐釣富春羽調短篇微變

慈蟲文小印巧模秦嶺驚羅刹三軍壯雨洗桐君舊
嶂新莫對秋光嗟間濶年來頗有寄書人

答周元孚

端居休嘆故人疎叔夜從來懶作書一代雄才兼將
相幾年生計共樵漁窓間斜月光堪攬天外群山盡
不如舊事久來渾忘却幸披佳句一開予

寄張攀龍大叅

使君樓上有青山日日常看倦鳥還佳樂遠投知我
病良弓早掛歎君開湖中孤棹秋堪放野外雙扉夜
不關獨恐荆師憶王翦又提寶劍踏真顏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三

寄孫以德少宰

玉署絲綸名素重錫山魚鳥意初降清尊到處雲爲
展白舫歸時月滿江帝擢孫弘居第一人言荀爽本
無雙黃麻何日從天下佇望中台近碧窓

答李于田少保用來韻三首

柳色朝迷澶水煙孤卿掩戶讀書年鐵冠舊掃遼陽
雪銅柱新開劍外天千載石交論管鮑一時萍跡散
吳燕相思無奈枯腸渴捧簡猶如啜惠泉
豐功早已盡凌煙定蜀開河又幾年燭剪西窓悲夜
雨樹高渭北隔春天羈人苦病惟吟越才士懷奇競

赴燕指日弓旌應卽下願君啓匣拂龍泉

海不揚波塞不煙中原花柳自年年宦情五夜螭頭
日詩思三春馬腦天驅轂何時重御李和歌猶記共
遊燕從今還訂名山約解組同看石上泉

再用前韻酬于田少保

寒盡博山雙縷烟同舟恍憶度遼年雲迷濮水夢中
路花蒲金陵雨後天把筆真憐詩似杜捧書猶愧說
如燕林間不久淹元老莫向人間誇弄泉

耿中丞生辰次葉少宰韻

三紀清名徧宇寰六齡花甲又循環孟陬丙指初生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三

度獨坐銜高執法班隔歲春陽回萬卉半天晴色洗
三山中朝卿貳方虛席願罄交歡數日間

葉少宰同劉朱二司成遊牛首有作次韻八首

碑兀琳宮在近開望中蒼翠渺茫間西來真訣知誰
得南去浮雲羨獨開倒入虛窓看塔影互呈飛閣倚
巖彎扇頭空誦詞卿句尚繫塵纓未到山

野外朱欄啓妙關樓迷煙樹亦人間禪家久擅千巖
勝詞客能尋兩日閑落落長松懸洞口咿咿柔櫓出

江寧獻花猿鳥冷安在欲訪遺蹤一入山

世務今朝暫不開竹與遙涉蒼蒼間舊京蹤遠更堪

隱古刹名傳僧不開入殿梯雲騰百級隔橋溪月印
雙鸞曾從人問金陵勝窈窕多奇只此山

枝頭語鳥尚間關沙際秋光濃淡間勝槩無如江左
最宜情每向寺中閑征帆墮影嫌林隔却轡尋幽喜
路彎是處峯巒可舒嘯故鄉何必買青山

誰道雲林遠市關宰身聊寄薜蘿間踏苔鳥徑冒襟
澗啜茗僧房意趣閑嶺樹亭亭還鬱鬱溪流活活更
彎彎天卿識度超塵外理事何妨日在山

豈必真參不二關一時眼界暫醒間秋容著物慄今
慄禪味娛人清且閑足詫大奇常恨蹇背逢小礙不

方集次編

卷之一

五二五

辭彎知君富有登臨興願策迎筇共問山

藜杖相隨叩釋關帝京回首五雲間大江控右開
形勝雙闕當前豈等閑霞落半天驚綺散月占少雨
似弓彎此山奇跡遊難盡更有他奇在攝山

半載棲遲未出關名區祇在揣摩間阿誰能盡諸峯
勝果否堪踰半日閑竹裏借房隨處好松邊覓路幾
重彎何時親作遊山客遍訪僧寮細認山

和葉少宰同劉朱二司成遊攝山遇雨中途歸

二首

詞林交訂看山盟聞說肩輿已出城入眼川原方借

色捲林風雨太無情持盃深恨良辰阻返鶴那知次

日晴莫謂王猷逢興盡新詩還是沈神京

携樽隨路踏苔封屐齒應留蒲徑踪誰家栽桐
猶沿溪幾處綻芙蓉草邊石砌遺文麗雲裏同岑秀
色重雨後前驅竟無準嶺頭孤負佛崖峯

去歲葉劉朱三公攝山阻雨今冬猶未償約用

前韻呈朱司成

勝遊屢見促尋盟何事巾車怯出城玩水玩山寧苦
債說忙說病總常情空存袖裏某年字可惜冬前一
月晴急急完通莫再緩德星難得聚陪京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二六

祈雨齋居次趙司寇韻三首

京國嗷嗷憂旱時齋壇曉望彗星馳瑩涼直慰應常
侍道暘真憐杜拾遺安得孔書七月雨徒慚堯訓百
工釐秋前屈指惟三日卽刻雲興也較遲

清齋日日暑中居祈禱終慚祝史虛省咎每懷三尺
法治心蕪藉一編書田間晚實苗猶長院裏秋香盡
待舒安得甘霖遂霽霈坐令刈穫蒲農車

此日應無不舉神在前猶恐涉因循巫如有術何妨
試獄本無冤豈待申過地作霖祈相度普天化雨仰
皇仁暫時過作流金慮膏澤終來定不屯

和趙詩誤押釐字得曹能始正之次韻以謝

高才漫說詭逢時清譽翻成拙宦馳佐酒山川從遍
歷入時花柳莫教遺左官似縱臣辭富前席虛期帝
受釐一字我師良不謬納交還恨宿緣遲

再用前韻贈曹能始

江南才士闔名時舍矢誰能不失馳獄奏還須倪楮
最詩材肯啜杜陵遺人因驚俗宗吾道天假投閒錫
爾釐莫借積薪嗟蹇滯三旬擁節未爲遲

送馬少參之貴州

搖搖芝蓋發陪京藩伯清風蒲路生江合五溪瞻使

居美次編

卷之一

三

節山開八印迂行旌樓船遠樹當窓見野館濃花入
戶明聞說鄰兒猶未靖願舒長策慰遐珉

壽孫封君

黃綬曾除上谷萊庭蘭仍借一經栽林間久戀羊裘
穩天上俄驚茅繡來氣爽石樓朝躡屐月明沁水夜
流杯秋花歲歲饒佳色獻壽何論一百迴

壽邵環渠八十

林泉雅致媿前修吏隱嘉名同寺留鴻鴈冲宵翮並
起芝蘭繞砌葳重抽鷗盟緩紀三朝曆鶴筭新添八
帙籌最喜壽筵懽洽際泥金飛報惹江頭

呂甥玉繩五旬

五旬落節隱江干早歲天曹羨矯翰入室每
有園常奉板輿懽素頭綳帙閑時讀戶外
日看莫謂知非自今始素心久脫是非端

聞人母楊太孺人八十

久企高門世善文更餘福播清芬帶經早饒伯
讀丸膽還資仲即勤堂北瑞堂浮紫霽庭前仙桂
青雲預期異日泥金報正佳福地宴後聞

賀劉海日生子是昌

慈水奇祥兆未孩掌珠新出夜光胎家聲自紹龍師

居美次編

卷之一

五八

派宅相還從嶽降來槐樹三株舊戶密榴花千朵傍
欄開積書蒲架今堪託莫緩賓筵琥珀杯

讀蘇長公雜事作

自古何人不畏謫奇才遭際本非凡太師珍重詩休
作難弟可嚀口善絨恐艷美螻爭海表何辭苦井脫
春衫世間寵辱尋常事固得東坡集一函

題畫扇

十里秋光一握收林泉點綴得深幽山峯初霽微含
潤湖水含空靜不流臨岸小亭應占勝垂綸孤艇豈
知憂村居風景多相似乍觀渾疑鏡裏遊

題金山扇圖

金山奇絕古今稱，八次經過未一登。忽視扇頭圖翠嶺，頓令風腋欲飛騰。雕甍畫作浮空勢，危塔還居最上層。卽擬褰裳猶未克，漫將詩句寄憑陵。

題扇上隔牆梅

扇上虬梅清色饒，畫師巧作隔牆稍。疎英疑向月間綻，瘦影應從風裏敲。祇許巖松一株伴，可禁羗笛數聲拋。枝頭野雀棲還顧，似愛寒芳欲借巢。

雀

秋色携晴到小齋，傍欄野雀暫爲儕。群譁似集墀瑯，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九

暮俛啄還馴錦里階，縮縮循牆慚考父。蕭蕭環堵憶無懷，却嗟海上藏機叟。頓使沙鷗舊約乖。

五言排律

永平謁夷齊廟

題葉美度書齋

贈楊太素

海陽楊少府太素誕辰

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招同楊太素遊黃山

史叔讓餽園茶燕魚美詩以爲謝

贈邵生不朋

徐京兆入覲

余司成七十有九得子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六十

朱撫寧太夫人七十

卽事

七言排律

再次韻酬楊太素枉訊

五言排律

永平謁夷齊廟

名揭西山下神歸北海濱就官寧降志遜國爲求仁
一旦身如棄千秋節罕倫薇蕢食商舊粟幾繼周新
俎豆遺規遠丹青繪像真軼詩小雅上列傳藝林珍
平野旌旗閃中流鼓角陳綠楊隨盡舫翠栢迂雕輪
問俗經孤竹狗名羨兩山河壯甸服廉立起王民
渤澥狂鯨沸漁陽牧馬頻運籌資大老守義歎孤臣
孰展平戎略應捐報主身清風如不泯願掃域中塵

題葉美度書齋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六十一

一代拳旗手三年破釜心閉門紅藥謝迷徑綠苔深
痛辯多岐惑寧操寡和音李侯篇百鍊秦相字千金
薄霧微侵戶輕風欲動襟對書神獨領含筆思偏沉
竹捧魯陽日花留夏禹陰辛勤鉛槧業定擬冠詞林

贈楊太素

欲究希聲妙誰將大雅陳五言從漢始近體入唐新
不踵蘇黃失初由弘正伸寧知窺管輩橫鼓揭竿身
濟濟東南彥昂昂廊廟珍其間豪崛起不共衆逡巡
綿遠楊侯胤魁奇瑣闥臣英標傳折角令譽起批鱗
格調惟師古源流每辯真拙毫先去俗出語必驚人

滾滾層波湧纖纖獨蘭掄前朝中晚品適日李王塵

一切俱塵去孤寒等倫道隘終不寶岐嶷早知津
心匠工裁錦天機悟斷輪雲霞千障曉桃李一園春
冲味烹奇茗鮮羹煮細蓴生涯居物外勝事集江濱
陳籍宵還展新篇晚更神無須歎投散藝死借經綸

海陽楊少府太素誕辰

西掖桐陰密南陳桂色妍九霄威鳳下十載鱣魚遷
地僻客閒客思多與剽真宦途從偃蹇舊里得留連
山印樵人屐江浮釣叟船淺沙鷗浴日深樹鶴棲煙
談理良朋洽明經嗣子傳琴窺中散妙詩悟右丞禪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六十二

筆陣堪追古棋兵善取先馬調無失轡魚得漸忘筌
淨業時尋寺生涯不問田丁年迎百福酉月屆初躔
林響商風竅窓留素魄絃謀猷人鑑裏坐臥佛燈前
斟酌乘除數均齊大小年果然知足足美矣得全
遠迹乘桴外清名析檻邊何時鵬鸞翼一舉逼秋天

管允中陳子木史子復招同楊太素遊黃山

今日逢立夏尚未涉夏刻春風有餘和芳草仍嫩色
雅興進浴沂勝事續脩禜高樓舒遠眺崇巖期峻陟
江曲舟來遲天空鳥飛疾淺瀨迷輕煙疎林透斜日
拂霄鳳竹搖入畫虬松側佳花共欣賞名筆相評隲

瑞琴奏商音玉笛吹雄律接續領尊鼎雍容吐胃臆
已醉如蘭心還飽如芝德長晝非易晚良會苦難值
振衣將欲行玩景猶佇立

史叔讓餽園茶兼魚羹詩以爲謝

嘉魚來海上香茗產離邊入釜烹調適盈籃採造鮮
玉鱗迎箸脆雪乳泛甌圓昆季情何厚珍奇惠我偏
佐餐愁易盡惜味每親煎吳客空思膾茶山試品泉
直須傾七碗無用羨三鱸

贈邵生不朋

阿閣將巢鳳滄溟欲化鯢簫音盈魏闕濤氣吼千門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六十三

令德燕公遠清才越士倫藝全兼衆妙名占小三元
餘力丁年富遺經丙夜繙友聲諧出谷同氣協吹埙
巧辯爲輓翟游懲炙較髡令苛奇字惜思苦腐辭翻
芝室饒心賞蘭堂斷俗喧爭鞭無祖述下榻有陳蕃
黃密槐連徑丹肥桂俯軒林風淒玉杵墻月閃金盆
謬託披肝舊常承促膝言陳編勤剖析新製細評論
高價南金上先登左契存佇觀題鴈塔共卜倒屣樽
徐京兆入覲

三年仍述職萬國盡朝周南地禾初穫西郊柳尚柔
雀袍新換帶熊軾舊鳴騶下戶咸歌趙深山有送劉

清風乎屬邑膏澤遍神州去去憐晴色行行總畫遊
煙銷山外樹霞照渡邊舟莫說刻期近誰能遮道留
明卿虛左待聖主借前求惟冀商巖雨平分建業秋
余司成七十有九得子 十二月望日

蘭室春將動芝塔月正圓珠從壁水出弧向玉堂懸
此事信希有得來非偶然一孫登第後八帙獻觴前
似有盈虛數如將缺陷填好栽五綵服笑佩四銖錢
坐臥神俱王提携喜欲顛渥駒何恨晚池鳳必冲天
余亦艱於嗣常因老自憐從今生妄念日詠夢熊篇
朱撫寧太夫人七十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六十四

玉蟬騰瑞彩寶婺耀晴光華閣霑恩渥慈闈衍慶長
母儀歌淑慎陰教借宣揚雙產驪珠異俱繩雀印芳
舊京司鎖鑰分壘仰旂常壯畧符熊兆妖氛盡鼠藏
執權迎淑氣吹琯導新陽人瑞傾南國天禧集北堂
七旬延鶴筭三錫侈龍章石竹依簪秀江梅拂砌香
排筵催鳳管舞袞薦霞觴槐府榮方始萱庭樂未央
還宜薦寵命歸壽帝城鄉

卽事

誰慰三農望徒聞一國狂日中珠玉燦塵裏綺羅香
兢聞季倫富兼呈優孟粧盈街走亭謝按隊列冠裳

隔水爲吳越分曹互短長
傾囊期壓衆破的貴膏場
事借前人喻機憑隱語張
豈知憐米貴寧復問苗荒
鳴鶴空延佇迎龍屬渺茫
果然欲致早何計說驕陽

居業次編

卷之二

六五

七言排律

再次韻酬楊太素枉訊

病境半年淹草閣詩箋三度枉柴門
樹枝瑟瑟搖風色山石層層積雨痕
霜裏馬蹄從蹀躞夢中蝶翅暫翩翻
故人不接何由密新我頻生敢自原
但遇天晴聊捉筆若逢月出便開樽
不須更話瘡痍事苦海何堪赤手援

居業次編

卷之二

六六

五言絕句

秋四首

蕭瑟在何許庭前清意賒綠楊微脫葉丹桂欲黃

二

斜月闌羅幕輕風透舊衣沉沉深院閉緩緩暗窗

三

叢竹聲驚戶疎松影上空蝶飛猶戀戀燕語自雙雙

四

雨過草仍長雖長意已澁月黑群動息塔下蛩吟急

舟行五首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五

風止雨亦霽惟苦水稍逆我行原不急留連玩山碧

二

江流有幾曲只傍大山轉舟行十里餘大山猶在眼

三

天陰兩岸黑迢迢時路忽逢岸上燈照見橋邊樹

四

曉行日未出雲裏見晴色遙望上下村叢林影猶黑

五

水影照天白山形背雲黑此景何處得盡畫未着色

偶然作六首

蓬室掩雙扉即如深山裏數捲讀殘書此中真

二

蒼苔依砌生明月中天照禪境不落空盡品真

三

隱身半畝中時登小山頂新月牕頭近歸鳥天外

四

朝來雨新霽千峯盡秋色青天望無際逸興何有極

五

雨氣驅暑去小樓涼徹骨中夜披衣起山頭望明月

六

居業次編 卷之一

六

隙地構方亭曾無丈餘濶幸居松竹間時時借疎豁

登山

天外絲毫見蹊間咫尺迷茫然驚問際樹底一聲鷄

爛柯

夢裏數十年黃梁猶未熟如何斧柯爛仙棋纔一局

桃花三首

曉日射屋角望見桃花開微風何處起幾片遇晴來

二

濛濛薄霧濕正罩桃花上宛似傾城客姍姍隱紗帳

三

落花如紅雨還見雨中落何似濯錦江波中錦閃爍

桃

向種山邊桃今已高踰丈年年花發時何異蘇堤上

柳

春色何處來山頭一株柳所期人未至獨坐自搔首

栢

青青省中栢直入層樓上一似李元禮仙舟隔河望

黃楊

階下兩黃楊今來幾經閏古色媚逢軒君子固難進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

六言絕句

和鄒爾瞻韻二首

石橋止通一徑茅屋相連數家代步田間小犢替丹

水上浮槎

卜居無事詹尹學稼須師老農門外冬青夫老甕頭

秋白初釀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

七言絕句

小齋

晨起

雪霽

三月十六日立夏

堦前木犀

南歸避暑毘陵余君房遺詩枉訊奉酬六首

真率會追和司馬公韻六首

鄒園芍藥盛開次任長卿韻八首

賞芍藥用前韻酬鄒丹卿四首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三

丹卿改閑字韻又和二首

看滇茶簡鄒嶧崢文學四首

讀米元章書史黃庭經條

讀弇州題敬美書雜帖後

題譚虞卿扇上蒲桃二十四首

題畫扇四首

題畫扇五首

題畫扇四首

雜題畫扇六絕句

小齋

正旦苦蒲牆小齋過午更焚香不知花徑在

只但覺蒲團日漸長

晨起

夢裡遙聞鳥語傳起來香氣蒲庭前小山東畔桃花

色先借樓窓半樹鮮

雪霽

陽氣多從雪後回輕寒須待煖時開枝頭爛熳冰花

綻天外崢嶸玉笋來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七三

三月十六日立夏

三月休言立夏早新年已歷四月中旬且莫點茶仍煖

酒未到戌時猶是春

堦前木犀

木犀花發嫩枝頭雨過微香嫩嫩浮頓覺小齋幽意

足絕勝金粟蒲園秋

南歸避暑毘陵余君房遺詩枉訊奉酬六首

水宿何堪太鬱蒸暫依涼色憇毘陵故園松菊應無

恙遙計歸時白露凝

玄菟南頭誰勒銘鳴江深綠鳳山青兩年白雉無消

息重譯虛傳海効靈

書卷歸來逸趣多獨慚無策靜鯨波濛濛細雨空齋
晚竹聽扶桑奏凱歌

三年戎馬走荒陬兩月琴樽坐小樓世事如棋還似
夢池花嫩草伴淹留

故交鄰邑寄書來重念羈人海角回仕路榮枯何足
問尋惟惟媿不勝杯

先生文字最探幽聞說年來更苦搜何日撈尊月湖
上共將不朽細商求

真率會追和司馬公韻六首

居其次編 卷之一

二四

清狂事隔千年在真率人如九老稀殘局不妨銷永

畫深杯切莫負晴暉

飛塵不到園棋墅霽色先來好客家已羨窓間常得

月更憐室內巧移花

菜羹不禁亦傷儉半月爲期仍恨稀安得隨緣携一

味相從日日醉斜暉

逸興敢希高士傳良辰還到野人家偶逢雙鯉遺桑

落幸近重陽有菊花

溫公也惜春光去白傳尤誇此會稀水上杯憐王逸

少雲中樹憶謝玄暉

此會會延輪我直今秋秋色在誰家小山綠瘦三桮
柳別院黃開幾樣花

鄒園芍藥盛開次任長公韻八首

紅葉當堦爛熳開白花新復變重臺休言吸茗遑風

景去歲曾經醉酒來

誰道名園春色慳紅紅白白滿庭間花時莫遺匆忙
過酒債應須加倍還

今歲名花幾種開樓前平半列花臺不辭狂客邀朋

八可許豪家携具來

儉素家風微類慳延賓正在酌量間於今未值開筵

居其次編 卷之一

五十五

日清看何妨去復還

別業嵯峨傍水開有花無復有樓臺相逢盡是看花

客爲甚無人載酒來

花宴需遲不是慳花壇正在掃除間即今棋會將輪

到何用忙搜宿債還

奉謁俄逢別館開入門轉北見花臺主人有意相留

飲自笑無端興盡來

一春未破牡丹慳芍藥方期暢叙間總是賞花緣分

淺幾番詩去但空還

賞芍藥用前韻鄒園芍藥四首

花前新醑一缸開酒滿金樽花滿臺牀席從經海兩
月今朝還爲賞花來

清樽不爲好花慳一歲光陰轉眼間若使去年償却
債此時應只啜茶還

今歲花如去歲開相期瀝酒向花臺會中佳客俱如
約只欠分司御史來

名園花色未曾慳佳色無如初夏間但使花時常飽
玩何須酒債屢償還

丹卿改開字韻又和二首

有花供客不爲慳須信閑人非等閑正好開筵迓賓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六

友子猷芳棹未曾還

花時不是具杯慳來看人多不得閑今日好花開盡
了兩年陳債一齊還

看滇茶東鄒嶧文學四首

照眼紅雲幾朵新更餘蓓蕾待殘春棋邊有客傳芳
信飽看何須通主人

萬里仙花隔一牆花時不厭客清狂莫畏人嘲殺風
景一甌春雪勝瓊漿

採茶時節滇茶開爲約守茶得看來好花好茗宜頻
賞狂雨狂風莫管他

誰携滇色到句餘小院低枝放蕊初聞有兩株方出
賣可能併買置庭除

讀米元章書史黃庭經條

休說黃庭不換驚史家亦自有傳訛兩章道德何人
見空使青蓮負屈多

讀弁州題敬美書雜帖後

右軍摩詰與東坡殘札淋漓逸趣多敬美細書何處

覓清裁兩卷試摩娑敬美書右軍分甘青李二帖摩
詰輞川疏東坡種橘帖弁州謂

用黃庭小法出入洛神今不可見然刻行尺牘清裁
前數卷是敬美書內有二王帖疏獨種橘帖未載耳

題譚虞卿扇上蒲桃二十四首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

草龍付與墨卿裁六串紫珠離蚌胎石氏若移三斛
去定應換得綠珠來

纍纍藤底產胡珠墨妙會聞徐孝失乞得譚生七十
顆憑誰將去釀醍醐

西珍一架秋初熟帶露寫來生意足蛇走渾疑素師
草虬蟠還次坡翁木

冉冉幾串出西羗白晝牆邊投夜光望去已消金畔
渴釀來還送席間香

天矯靈蛇挂綠叢美珠銜出暈生紅椀中稔獲隨侯
報應信驪龍額下空

漢苑初移異域姿當時炎帝豈能知如今久作中華
果閩越溪邊伴荔枝

離朱枉自費窮搜玄寶翻輪象罔收新製合歡金作
地黑龍禁出水晶毬

架上蒼藤映日懸小稍巧結扇頭綠鼠鬚粒粒嗟玄
玉不數紅欄萬顆圓

潑潑應知還惜墨粉毬微帶玻璃色漫疑葉底出驚
蛇妙解元從蛇鬪得

西種無端入墨池盡來徒動陝人思何如別寫楊家
果增我姚江一段奇

若美公編

卷之一

三八

結得心知有魏文強排橘醋裂饒饒莫教寫向燭湖
去溪口楊梅又妬君

園裏明珠價不貲隔牆惟見嫩稍垂番桃種種多奇
異具眼波斯屬阿誰

好事無如博望何漢郊西果日增多蒲梢應爲蒲桃
作爲甚偏傳天馬歌

百斛玄珠月下栽秋風吹影上瑤臺連枝摘貯凌雲
客願比金莖露一杯

水晶毬就微沾綠純漆鎔來半帶紅執戟過從車後
望寶闥光奪建章宮

甘露凝珠電染衣三千年結是耶非歲星應厭蟠桃
味故摘秋稍一串歸

上苑晴光入畫圖綠蘿帷幄紫流蘇不知杜曲堤邊
景可比譚生扇底無

乳中麴蘖借騏驎釀出龍庭千帳春別有枝頭萬馬
乳醞成綠蟻十缸新

月裏瑤枝半幅裁恍疑龍女獻珠來涼州丹柰徒稱
美不向譚郎筆底裁

占斷秋光只小稍幾行纓絡綴絲條嚙乾玉液曾無
核漉出香醪不棄糟

居業次編

卷之一

三九

蒲桃園裏種蒲桃一架蒲桃丈五高放出半稍牆外
挂似葢花樣付霜毫

蒲桃生蒲蒲桃架一架蒲桃千百挂假饒牆角暫聞
香何似扇頭常見畫

根從漢苑堤邊種影向齊紈扇底搖味外奇珍來大
宛畫中逸品出餘姚

無核黃毬品最奇不同白黑種堪移若非巧借泥金
色安得黃粧倚綠帷

題畫扇四首

澄湖一曲抱山頭遙見幽人坐小樓幾處荷盃皆整

紫應招同志醉清

山腰草閣絕浮埃山外孤亭傍水開豈是昨翁今醉醒橋邊佳客抱琴來

水上茅亭不是家中流隨意漾仙槎小童應識來時候竹下先烹一罐茶

鬱鬱三松倚釣磯竹竿萬箇護荆扉不須放鶴傳賓至但取茶煙引棹歸

題畫扇五首

豈因酒伴出經旬齋舍幽虛不見人橋外野翁應解飲憑誰指引向南隣

居業久編

卷之二

村中茅屋樹交護岸外松舟蓬半露湖山空濶人跡稀老叟携琴自尋句

亭亭新萼凌波出嫋嫋長條拂地垂暑氣未令人厭倦晴光尚許客棲遲

湖外群山呈淺綠灘頭細草舖芳褥岸迴不見採蓮舟惟聽歌聲相斷續

窈窕軒窓傍流水飛塵不到巢由里灘邊琴客何處來屋內酒人應未起

題畫扇四首

遠峰黛色隔山來秋色含無一點埃緩棹吳淞

動恐搖山樹使鷗猜

乘興悠然放小舟舟中人豈是王猷山莊對面窓堪數到彼應知興未休

行過亭邊到岸邊樹爲青蓋草爲氍毹風鋪一幅羅紋水雨纖雙層瀑布泉

並坐沙頭意態閒語言微在指麾間豈憐雜樹粧成畫應訝飛泉界破山

雜題畫扇六絕句

畫舫深宵傍釣磯山行步步翠嵐飛阿誰鳳德高千仞欲坐岡頭不振衣

居業久編

卷之二

誰道山深不可留山中明月待人遊不緣獨在峯頭坐那識清波萬嶺秋

芳綸垂處不持竿圖史樽罍伴鶻冠是陸是張還是米蒲船清意傲沙灘

岸有槐榆亦有葭五湖秋意浩無涯漁人生計滄波裡孤棹停前即是家

潺湲澗水入湖平晴後下山水底明默坐灘頭無伴侶滿天秋色送新聲

木犀萬斛隔層丘遠映斜陽金色流薄暮微風山外起直吹香氣到沙頭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二目錄

文序

輔世編序

重訂視草餘錄序

撫遠疏稿序

休寧范氏族譜後序

葉工部集序

樵史序

長松閣草序

居業次編卷之二目錄

賀序

賀大司寇心堂趙先生九載考績序

送少司馬淑臺耿先生考績北上序

賀淮撫李修吾年兄特恩加秩序

賀藩伯范晞陽先生三錫恩誥序

壽序

壽尊師元輔瑤翁申老先生七十序

壽元輔荆翁王老先生七十序

壽尊師元輔蛟門沈老先生七十序

壽大司成余幼峰年兄八十序

壽封少宰劉柱翁暨配章淑人偕躋八十序

壽觀察鹿門茅先生九十序

壽太常少卿致仕余君房先生七十序

壽太史史鶴亭先生六十序

壽茗山謝公七十序

壽姊呂太安人六十序

壽姊呂太恭人七十序

壽周母夏太恭人七十序

居業次編卷之二目錄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二

餘姚孫

鑄文融著

門人

呂胤筠美箭

校梓

呂天成勤之

編次

輔世編序

自漢祖遜能三傑而謀臣將相列矣孟堅述贊因演之曰股肱蕭曹爪牙信布腹心良平蓋卽高祖所品云余謂此外尚有四種一直節一吏材一儒者一文人直節文儒總歸於謀而吏材則相之餘事要不越三品也陪京少事太常唐玄卿氏綜括古碩賢偉人之業彙爲十五卷曰輔世編大約相居其九謀臣

及將吏直節共可當

文儒悉置不錄蓋主在濟斯

世云余嘗謂代大匠斲者惟相餘人無非奉其指使

譬之奏樂然相者調也命調既定八音各暢其奏雖

極清濁高下之變要不出此調之外鸞鳳翔鳳南

心耳駭焉其條貫總也一音小變卽律呂乖矣昔霍

子孟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史稱其知時務之要然彼

時車丞相寔當軸儻執故事與抗衡始元元鳳之烈

索諸大抵相道多端有德有量有節有才有虛有識

而總歸之德才二種要其當機而有濟則尤貴才也

今摘辭者非多誦讀勤討論巧構思詳擇理不能極

雕龍之致然及夫具是數者而仍復不工則才短也

有人突然起脫去畦徑不規規繩墨之間操觚立就

光彩奪人目則故說皆敝帚矣卽將亦然決勝惟在

合刃之頃宋文帝命檀道濟討謝晦臨行問計道濟

曰入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勝臣悉晦智

晦悉臣勇今奉命往必未陣而禽果然吾友管登之

嘗謂孔子但言才難不云德難余深挈節焉果使悟

徹一貫器具不宏慙足爲師儒不可相也後三代漢

唐宋是漢之才多敦大有質唐之才多達變有秦宋

之才多持正有品其輔世各有當獨陳曲逆李軾憲

序

八皆疑其心而姚元之呂申公亦半見疑余反覆史

籍觀之乃知四公皆真忠臣無可疑也惟一意爲國

不以絲毫他念雜之故無暇避形迹耳小過不無然

於忠何損焉王元美稱宗子相寧爲籍不爲季此說

行人皆觀品品獲奇而才退舍矣此今人膏肓論也

晉室不傾王夷甫品寧在劉越石下總之品可僞才

不可僞僞品其最下者也乃人猶爭炫之何哉正以

夫不必真耳玄卿上下千古較量析錙銖余問所安

玄卿曰我任職無以踰人使他人當事我自傍爲持

籌庶幾得一焉然則玄卿所自處者謀臣也漢祖

字留侯是才品又在將相上矣

重訂視草餘錄序

鑛向在禮部時因讀楊文忠公事欵曰我朝初何獨楊姓者崢嶸同舍郎劉道微曰世固云然扣則五楊宰則三王然於時猶未知文忠公事之詳也後二年乃獲視草餘錄讀之而陳司馬伯生又畀以奏錄及志狀則益稔公行事矣公被謗大約由變遷雜記而最不可解者則復寧藩護衛一事其云止請楊先生一位者至今天下傳之夫公果陰右逆夫則何地不可投款而乃授長隨太阿汗其迹又何暇請茲事寔錢寧主之恭襄歷吏兵部久宜熟達本事居業文編卷之二

閣中曾有此例否果有之同官就不訝而乃孟浪下筆如此天下人又誤信之如此甚矣人之好拾人喜談異也今錄中云忌者謂濠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此語亦出晉溪蓋爭時急取捷口給而然然猶實後聞坐山中久思得一奇因文致也文忠此錄不逆覩雙溪有後記而恭襄作記時則忘前語矣恭襄寔右宸濠先伯父輩習知之陽明平濠每疏輒功本兵人或謂非體不知陽明慮齟齬益倒用之而王故相知人莫能測其微耳而京師父老談松江形事則皆云全得楊閣老力有及見者謂問巷正涖涖

何宜傳稱矣比入錦衣直房視之則鬚已半脫
每益怨家毒手也總之公在正德末名汙然功有述
在嘉靖初名高然功弗終先冢宰兄嘗曰以楊石齋
之宏遠際肅皇之明聖使議禮時稍低回其間則不
熙必遭於成弘於社稷不亦康乎嗟夫英主方
自外來而敬皇之德入人深舉朝廷不回公如
衆何善乎趙文肅之論侯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
後夫豈盡晚新貴人力持之蓋有胎矣不殺于謙今
日事無名二際顧二公居多文肅豈飾說哉竄武子
乍愚乍智晏平仲時衡命時順命以談公之遭遇則
兼矣雖然公後譴重故名益高名高故正德之功益
以白禍福糾纏互相乘也豈人力哉耿子健謂裨官
石室兩警誣爲崇是固然第議郢都禮時陽明亦右
桂說兩貴人心德焉其徒因盛詆楊冀伸其師鑛項
修越志嘗謂張子蓋翰撰曰辛巳詔出新都手新
建之封寔由焉晉溪自兵徙吏王衡斯寄夫奚爲讓
大匠斲子蓋曰子言良是顧此說沿久今遽翻案恐
說益長嗟乎夫孰知兩讐外又伏此一吠聲媒也諺
稱造物忌名因果家因調謗或種福然則公家之福
宜長耶而俗又稱嘉靖中凡楊姓者多被禍獨留一

蒲州耳數固有適然者哉恭襄亦絕類奇才使機心
少損冢宰當稱四王也侍御王君文忠公鄉人刻視
草餘錄耿中丞謂內有軟簡無善本可校而鑛藏本
適善因託蕭君是正之蕭君亦公鄉人前亦在南臺
鑛慶此本得完敬識焉

撫遼疏稿序

隆萬間遼有宿將戰輒捷出塞尤多奇捷以軍功中率封爲列侯衆皆謂東北長城也任宦者至戲相謂曰何不爲遼東開府但啜彼餘汁卽加秩蔭子相踵不數年階八座矣乃巷論殊不爾謂首功多僞增又強虜來畏不敢與敵已乃伺間襲彼羸弱不入寇者冀充數敗則掩之失去堡尤多且虛其軍甚下戶不能藏一焉余曰此所謂譏應口也夫少飾夸或有之寧詎至是歲甲午余自兵貳受命禦倭寔領薊遼保定而于田亦擢中丞撫遼於時前帥業爲閱視使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九

者劾罷奉朝請遼已兩易帥適征倭兵數萬悉取道於遼遼亦發兵東轉輸爲費遼人重困而後帥少懦虜至不能禦復謀易帥彼父子數輩耽耽冀焉廷議莫或主乃推上谷董將軍黃亦宿將也于田先赴廣寧任余以禦倭亦東往直渡遼水遠駐遼陽城虜旣得志于夏及冬復來擁衆可十萬分東西兩道期至廣寧南合軍曰此舉必無遼矣于田戒西師謹守無戰而授計大將東扼之於鎮武堡大破之衝其腹陷其背追奔出塞數百里虜嬰頭鼠竄不敢反南顧捕斬甚衆遼人謂自立鎮以來未有此捷也而西

遼右屯城不克亦遁去時彼父子雖家居然寔託其初聞虜警謂我必敗念安遼莫如彼必再據印乃保遼自此漸寧矣余駐遼陽久間詢貴將往事則曩所聞巷論皆不誣乃更有甚者彼遼人也虛公間消長錙錄無不知凡富室有子輟以選士徵之入賄乃已其賄以產爲差率半沒焉壯丁徒馬咸籍幕府卽彈將無敢留大約括萬戶之脂膏入一家萃百城之精銳歸一姓以故亦能戰而發軍時其家衆或人挾一首以出遼人謂之懷挾北歸虜首纍纍不知得

居業次編

卷之二

自何所堪痛哭矣前壬申閱視時貴將方有內主煽甚熾使者食次偶咕嚕自語曰茲盛秋安得一捷壯我色明日忽傳警俄捷書至獲首虜數十級使者驚且喜如數報上其兵憲陝人也鄉達者以私問之答曰此遼將常事何問蓋寔無一虜也首功旣多姻故及奴皆拜爵厚祿盡入私家家益實伍益虛我報捷不休虜入寇不止所失堡數十皆犁爲田按故記詢之莫可踪跡曰久矣諸儒程歲賄皆有額金土物錯遼產益鱗筍櫛收焉非無戰功寔不能與罪賞也于田悉除前稅政核軍實拔武勇大將畏旁伺統

自戡既戰勝士氣益倍乙未春東將丙申夏西警皆
捷遠使入京貴將私謂曰聞邇來行伍飭每鼓吹起
鎮城持滿者踰萬騎盛哉因指其奴曰何時豈無作
爲汝輩所耗耳蓋亦心折矣虜衆旣失利不敢內犯
其小醜率怨其酋長乃乞求市于田因羈縻許之再
歲無警禾黍滿野如雲間里鮮誅求安堵相樂生息
日以多方議復舊遠陽與開元廣寧相望柝弓弦以
守會征倭事急未果踰年余被譴歸于田尋請告大
帥亦更無何彼氏子復繼帥物情漸移非于田在時
比矣余省咎里中于田以撫遠疏稿寄余往事在眼
忽邸報來邇大將敗死掩卷撫几不知涕之下交頤
也昔整頓豈一日力荏苒如棄後帥與中使構復獲
罪則老將仍往年已七十餘矣嗟夫彼父子非不可
用第廟堂能少裁之不使驕悍如于田輩以驅馳範
之雖不能大抑其私庶幾可使戰功實稱戰將也
不郡邑將易爲培克方貴將得志時將無非邇人者
犄角以兢刀錐孰自決藩若參伍用他地人猶足破
黨齊輯乎轡銜無泛駕已凡于田經營苦心具在疏
稿中然所以陰持其衡使驚將不得肆忠義伸志者
疏不能舉也此事大難論第余不張膽言之是非易

品集不編

卷之二

一一

位矣因著之俟籌邊者審焉

休寧范氏族譜後序

昔范宣子矜其氏以不朽而叔孫穆子不然之嗟乎德功言信能有立矣然世其彷彿不絕也非德焉與焉唐代最重氏族國史有氏族錄故姓無貴賤其源本所自出靡有亂者近代稍放失焉然至今纂譜者其尤猶多自唐始也休寧著姓有范氏余友原易自爲譜譜列有九其自序備矣蓋亦自唐平章公始至觀察公西老乃居博村爲休寧人迄今原易觀察則二十四世云夫族之道貴睦睦睦無爲也然善族爲上今之世非無務收族者矣其席衆爲黨挾勢以

休寧范氏族譜後序

十年

護其私者姑無論卽善收者亦不過以財谷之耳夫財之德易見是故不必每人而每人悅若國不己其有而族其有捐綺穀損梁肉而惟夫不足者之婚嫁衣食是急是無賢愚其不色詫而心頌者寡矣若必期迪之善則不能然蓋不以爲怨亦已多矣明允記族譜亭也書夫已氏之行以爲戒且曰無名之翼其有悔也然彼人者而不熱汗不出後乃祗以賈蘇氏讒近世志濟人而以敦族稱者無過君家文正公然義田則其大者矣歲八百斛以贍九十口施有等給有則如是焉已是人之頌義無已者也夫同姓以恩

勝急之則傷於恩故雖吾夫子亦似不能言而拘拘

如張公敦九世之誼則百其忍非能責善者也吾原易居官強直自遂廉靖而不求速達中曾以典傳忤便道客譏口蜩集爭先下之石然竟得白益自信清風肅肅不少挫而翁贈戶部公布衣修行重於鄉鄉是非平嘗爲黨正有僱重辟者邑大夫將狗豪請詭出之而竟格於公里語曰寧失縣令無失黨正父子身行義如此庶幾收族以善乎且譜傳紀其先德甚高而譜系名行世列善惡莫可掩也派而居世而墓昭穆而祠孰非與此孝思者哉則譜爲教也文正公

休寧范氏族譜後序

一四

親爲高行而勳業冠於宋相族寧有利德其教固行不然今之襲公爲義田者豈乏乎而奈何世無稱焉且彼九百口之取足於千畝也非約於訓而安之能守之數世無爭哉且不然相憐以衣食而教不行不幾訓之惰乎范武子神人無怨文子善避名擇福宜子滴矣猶讓以和民夫若是世其德也夫豈詎讓于臧氏之言哉今原易譜族雖不及中古然邇姓所始其出於主夏盟氏無疑也宜子述其世故後世知御龍之裔班氏明漢系猶取證焉樹德遠矣周內史贊臧孫之有後亦惟以德諫故不然此委蛻耳一傳而

失之不義不暱豈得衍其宗哉原易父子身力行其德所立有槩將使後世稱之曰抗節扶世爲休寧范氏斯譜也足不朽矣謝太傅曰我嘗自教子萬石君恭謹無與比則其教不肅而成斯原易之善族者也族無怨矣

葉工部集序

葉叔仁爲諸生時益文名稱甚焉然精於舉子業者未必工古文辭乃叔仁輒又工古文辭也以是迄爲宦沒世稱文匠矣初叔仁宦不遂寔以文故夫文高則衆忌又好文者多鄙薄吏事又類皆與古爲徒低立行一意是故所如不合文人數也不合其自矜者也叔仁登進士出新鄭高公之門高公弗識以衆人遇之會有薦叔仁能文者高公猶未之信後於某所見叔仁所撰某亭記乃大歎賞時叔仁方倅撫州卽擢爲水部郎同時有崐山歸君亦以工文辭自郡倅

擢太僕丞直兩制歸亦乙丑進士人皆多高公此兩舉能越拘攣拔才俊不謂私門下士也高公甚重叔仁猶欲有異擢比叔仁至京高公又不甚喜以此竟不徙云叔仁爲文於古則宗司馬子長近世則絕重王允寧以爲昭代第一初至工部時余從子某有所請叔仁曰無須他物第以存笥稿一部來蓋王公集先公所校刻也篤好如此叔仁讀書多取大畧每採風神於文字外爲文意到卽書藻繪由筆生不雕不刻稊稗瓦甓皆道以故爲舉子業富有奇氣爲古文辭亦跌蕩不群云慎於持論重許可不以所長爲

諛資嘗告余云試讀鈴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煥煥手也然允宰於辭止半許於相業略不一及且微觀讀此今諸公皆倒戈避矣彼豈無時相作皆務相競以諂不極頌不已何啻千里叔仁雖爲工屬不治工見所自著署中日文而已無但司空公重之凡諸鉅公靡不向慕有文則授筆常一題數篇或方屬草木定繼請已至又或一時旁午至叔仁皆不辭次第撰述其代草類揣諸公意爲之不一調然卒不傷其法嘗聞左輔公守南翰林時某公績滿五贈言皆出其手叔仁蓋代起者矣叔仁爾時亦甚意得三日不操觚卽不快嘗告人曰異日我集出當名禁工部集蓋是時禁工部名滿長安也叔仁後歷兩郡守著述不廢然不能如工部之專一其居官時不甚爲詩暨家居乃數爲之詩一尚氣如其文不規規聲調間然直吐胸臆味之快人當其獨造亦往往超絕嗟乎今舉世文尚繁叔仁獨簡詩尚華叔仁獨質蓋耻受葵丘盟獨欲稱雄會稽矣昔晉江昆陵握文衡王季舍焉弁州道大行趙夢白得其集輒帙分之侑羔鴈餽人壯夫欲白手致千金類爾爾余甚偉叔仁識然不能從叔仁以郡守終有集十餘種前已行世今子賢良

君憲祖彙刻之共十六卷仍稱工部集者遵先志也其文長於序詩則七言律爲工云叔仁行蹟余有誌銘言不重述焉

樵史序

我 昭代文章蓋莫盛於嘉靖時云於時無但腐廊
館閣卽山林亦彬彬輩起以吾鄉言陳鳴野最先出
嗣後有徐文長皆山陰人而吾姚有楊汝鳴上虞有
葛公旦鄞有沈嘉則大約在三百里內五六十年間
後先接踵著名海內可謂盛矣先公與鳴野最厚時
有唱酬余髫年卽得挹丰采弱冠歸姚乃識汝鳴後
在京師遇文長最後倦游家居始獲與嘉則公旦談
舊皆翩翩鴻軒有霞外之槩其餘習聲詩二筆札擅
名一時者尚多不悉記也然諸君多豪舉或遊江湖
若葉公編 卷之二 十一
間以放達相高惟汝鳴及公旦晦迹自隱且敦行節
貴人或餽汝鳴汝鳴不受而邑中有述作令君乞言
公旦時避之不克違乃應汝鳴卒貧無以葬公旦乃
踰境來爲經紀其事姚人每每頌之其好敦故舊如
此公旦故與張官諭子蓋交子蓋重許可獨推重公
旦以爲逸人之偶余獲交公旦蓋亦自子蓋案上誦
其詩企向之也公旦大王父爲大理卿王父爲參藩
皆知名當世行蹟載國史公旦少爲諸生有名年三
十不遇卽厭棄去濡首於比興著述之業日手一編
力以古名家自期咀其英華出之究其興所至則前

人所未有者亦時造焉大抵皆尚實不爲浮語亦不
矻矻繡夫擊輓讀之者如挹其人也郡中名勝題詠
將遍親知慶吊及仕宦遠遊罔不乞公旦語爲重錄
存者有六十餘卷蓋爛然富矣自命曰樵史夫史以
紀事昭勸懲茲藝也何名爲史余嘗聞唐人曰少陵
爲詩史近弇州又謂天地間無非史今公旦集一郡
山川略備宦越者生越者顯跡潛德靡不具論世者
將有徵焉名以史夫奚不宜集中有金陵豫章諸志
按時日以紀意態宛然若畫以此當石室之任何讓
漢官儀東觀記也時不遇耳鳴野集早行文長集近
若葉公編 卷之二 十二
復大行嘉則集卷帙亦富獨汝鳴遺集散失可惜今
公旦集手自刪輯傳之後常有賞音者不落莫矣公
旦旣不仕所居近山自謂越虞樵民蓋伐木而求其
友聲者哉

長松閣草序

余甲戌赴公車見諫垣疏有云士子習舊經甚訝之於時未有奇也邇來禁愈煩奇乃愈出侏儻幾半其故何哉塗說曰頃者主上正服色有特貝帶入都者且五十金不賣暮五金不售何者賤生於無所用今所錄者反所禁誰其信之雖然是有解焉記曰瑕不揜瑜今下求玉之令曰謹察其瑕一以和氏之璧來而微有瑕一以砥硃來而無瑕則收者必有瑕者矣因以號於天下曰玉工好瑕非也今春官有嚴令首曰背傳記然昔直指按毘陵以屢空條試士方美公編卷之二 二十二

求一守朱義而文辭工者卒無有不得已則仍首背朱者蓋守告余如此揖馮公而遇客如故豈知初之欲唾其面哉姚之俗雅尚經學嘉靖初姚藝膾炙天下近乃少遜焉解難者曰奇寡也余歸自遠薊邑中構藝者紛爲社余因獲獵其戴炮燔備矣有葉長松閱者諸公車士也余兄子証與焉其構思必期出于慮上辭必角出匣矜剖型已登市者雖愛必捐蜀錦猶朴龍淵猶鈍阿房猶陋羊腸猶坦恍眩目而駭耳徐綢繹之太羹之腴也余既飫於加籩乃取其當上價者五十餘首屬之雕人未授墨功令適來以新禁

奔之犯者十不一二夫彼所嗜者甘之腐也八珍之餘閣也族庖供之諸君雖間有失入然能而之以薑桂故味不傷他堪噉未列者諸君業先功令吐之矣且汰礫澄沙拙鑄也金而百鍊卽微滓欲留胡得哉故奇生於禁懸禁密辨奇刻胃鉄質而據北山此許歷之見奇也此固馬服之所不禁者也若夫海大魚則彼令爲媒矣諸君許國尉也非靖郭客也雖然南官方期以合戰是諸篇者皆貫的之矢也使販夫得之不慮有操以汰楚輜者乎嗟乎高宣子固云欲勇者賈余餘勇晏元獻以神童舉時主試之賦曰十日者素文編卷之二 二十二

前曾爲此賦葉其在願易別目近槐野先生主京兆試宿構者悉厭棄之更出新構乃益工令諸君才志豈讓昔人余特取其蘊態之二篇使以與衆味之購是者能阻其肯而不以登於俎也斯足與諸君分壘角逐矣

賀大司寇心堂趙先生九載考績序

明興二百三十餘年八紘鞏如全盛矣頃 天子復
求治之詔引利隙開賢路將渙然取敝俗新之此
機也非得碩賢弼替其間曷克臻極隆近 天休
予鑕於我心堂趙先生有厚冀焉夫除秕政難也然
向治既有會迎其機省括於度易腐而新遷痠而仁
洋浴於雍熙使瘳潰而肉骨弗苦則尤有難者焉何
者海內望治亟矣若謂 上意既回卽當將順之惟
恐後俾無纖隙留乃快夫 主乃天威代斲者有傷
手之懼是故飲玉爵弗揮逢惠風而扇之塵不將益

居業編卷之二

三

衡決乎趙先生爲人虛平無繫其夢世甚深然弗以
憤激形之常謂無心則衆情消美所意必治獄惟繩
以三尺得當則止豪滑世所憤嫉或欲求多於律外
先生弗善也寧含茹而已任南司寇九年實十有二
年前此再考報成卽乞身益疏不啻五六上是用踰
期昔張釋之十年不調見謂恬於勢利乃先生且過
之作世情談必云六卿尊重矣何恬退乎不知據上
卿則顯秩在前益易健羨彼陸沉下僚者唯何之相
去無幾飛騰何由夫亦卑之餘驕耳若趙先生者乃
真恬退者也今冢宰及御史大夫俱懸缺久廷議屢

以先生姓名上 天子猶遲之然要之無踰先生者

矣今欲爲 國家圖久安其道多端顧要領莫先於
登材賢掌銓掌憲皆執官人柄者也今治機方啟自
非其卑鄙者靡不砥礪其行節是故必以抗上爲高
不超時爲潔長孺怯元禮餒矣夫莫難培者士氣氣
既奮則何職不可舉然或不能無爭先貴得意又往
往馳於職外是必得素無偏黨者持之斯勵翼底績
故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不然疾徐小膠非膏沃火
卽水投石取名多奏實少均之於 昌運有孤矣且
主上動以市恩要譽責臣下則夫不使 聖君信

居業編卷之二

三

我爲不市恩不要譽夫焉有能展其志者此鑕所切
切望於先生者也先生在萬曆初年爲諫官嘗以直
言獲罪彼時執政者方以嚴急繩群吏人皆凜凜奉
職無敢妄訾議今日偶語於私室明晨禍立至矣彼
際而能抗言此乃批龍鱗蹈虎尾真所難耳今之勵
節者安可並語司諫盡忠司寇守法此皆兢兢於職
之內茲所謂虛平而無心者矣或謫貶或留滯其寧
有變志鑕謂異日操衡鑑與 天子爭可否弗銖兩
移竟收績都俞者必先生也彼目皮襲者徒色厲耳
今年十月先生當以九載奏績比部諸君屬鑕言爲

賀夫九載滿於令甲宜有加秩然先生久懷去志今
值茲役將投疏即歸於世所共期望者且敝屣視之
矣鑿鑿義焉然主上最知人又最重貞孤之節乞
雖萬恐持之將益堅且簡命旦夕當下先生詎得
浩然遂乎昔子文每值出祿必逃然楚王輒止之且
每朝設脯糗餼之趙先生去志素定而不汲汲取名
審幾然後行操之自我可謂等金猶土礫者矣此固
聖君之所傾注而簡任者也

送少司馬淑臺耿先生考績北上序

余初任時聞淑臺耿公有求仁左契蓋計偕歲途間
所著若謂今出而服官若何以答聖主宜豫求之
異日可執之爲證於時周友山子慮其出之易也裂
毀之然業既傳於衆好矣癸酉甲戌間都城有講學
大會嘗聚至數十百人是時淑臺公爲工部主事在
會言志願全夫惻隱之辭讓是非之心又使世人
皆全此心余聞之不置謂然夫此乃周孔所遜奚爲
輕自許然公爲人無圭角有伯淳如美玉之意居官
所至有聲余公之甚恨不得挹和風沐甘雨後三十
希業
卷之二
二十六
載獲同官於南都乃知公昔日之志果不爽驗之真
如左契者矣公無但愛人之念長即草木昆蟲皆隱
然矜之自治嚴小不善避之若脫於位於名寧退然
居人後至與之較曲立身流品則蒼黃白黑銖兩不
借也公昆季以諸學名天下長司徒恭簡公登顯仕
督學時教大行於南服然講學則自仲公處士創之
焦漪園太史云仲公不習舉子業而勤正學嘗思之
不得則狂走四方求有道者正焉久之乃深有悟嘗
至南都卧聽諸生理養氣義亦曾不識爲孟子語忽
蹶然起坐曰非是夫氣與生俱者也養之不失其

大無有餒時若但配道義而行是猶兩也稍不得於道義卽餒耳余心如消焉卽公於學亦謂得仲兄之力多也余少時不甚喜講學謂程朱已贅何又紛紛立名目然遇知學者則又未嘗不極叩張司徒濂濱嘗謂余曰昔與楚侗同在南都一日相隨曳屨於郊寺楚侗顧謂僕曰我常勸君講學君又每勸我勿講學二者孰是僕未應楚侗曰我所見終大故當勝楚侗蓋恭簡公號云余於耿氏有世誼然企慕淑臺公實以講學前歲南臺今茲南兵曹同官者二載見公無巨細無不自學中淬礪出然決日相聚亦不見公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二十七

常講學也今世尚風節微傷於激公特心平居常無怒色不以意外猜人每以能完其心望之謂公者如飲醇酒無不心醉而忘其鄙和羣情以挽末流之靡非公弗濟也然公非徒包荒者裒爲成都守時有貴要入市一鄉先正宅乞役夫公乃揭榜於衢命鼓吹導之其人愧乃更求止勁烈如此公前爲中丞以滿三考晉三品合今少司馬復滿一考其不出留都蓋九年所矣公登科三十七載於資既深今茲奏最也天子謂耿侍郎長者能矯薄俗必將晉正卿留侍左右夫上善若水明燭須眉平中準而大匠取法焉

果淑臺公而迂衡總綱紀也天下無爭矣友山周公後仕至少司徒蓋近時學者領袖云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二十八

賀淮撫李修吾年兄 特恩加秩序

夫居盤錯之地而劑量不失尺寸事竟以濟此可謂難矣說者若曰此非有術以權之不能也今觀於中丞李公之義則奚借彼乎所恃者直道耳夫自近日憑城社者之橫行無忌也疇不欲摧其鋒耶即開革庸瑣輩有甘心媚之者乎然欲與爲敵則彼所憑者厚勢不格也於是挺身正諫以去者矣有絕之不爲禮者矣有委蛇和之冀紆吾民者矣有強齊以一切域外自矜者矣其道多端卒罔克奏効獨我李公雜用之而靡不効無但彼羽翼爪牙稍剪勢挫威即若業次編 卷之二 二十九

捕貂拏虐者亦兢兢貶志嘗有憚於膚受而惟谷則吐實以懇囑曰彼豈身捕汝耶必有將命來者謹避之耳一二魁宿自謂中有主不獨恃闔揚揚大都中捕風以削目若無三尺豈意有人能適其微者公一奏而付之璫再奏而繫之中尉若取契於 上無難色璫亦奪氣自法蓋至是而公之志無不伸天下怙圖利者皆默屈矣夫委蛇非直也若正諫不爲禮者行一切者非不根乎直道然未免有意夫有意則人有窺生人之直不爾矣公平心出之不爲齟齬而奉法必行巧者莫能逃既訖事若未嘗有行之然兩之

核以衡千億其數均其節短如矢之趨的故曰直也夫公何意之有在必行耳 主上於羣臣多疑於公獨不疑以公無意也夫揚 主之失以要名行則以德色於民不行則以矜聲於時操其兩權而收其萬全此其爲不直甚矣欲悟 主得乎余與公同舉於禮部公年最少質直無外飾初仕民部以言事謫外既復起名益高公字道甫余謂道甫山立不畏強禦卓然一代之傑第恐少醞藉不爲世所容已經二司兼文武之任至今官余恒慮其值抵牾去乃不謂受知於 聖主以正勝邪力鋤狐鼠之奸名位俱崇峻如此初公以中使設筭力求去 上若將許之而竟不以代者來既乃命之兼漕又命之攝河時河議未定總河冬卿久缺莫適爲主公不避形迹以利 國家爲悅當橫流方溢之餘報轉漕之勲其他若恤災傷銷奸宄功加於民社而淮海諸郡邑藉之更生者尤不可紀總之皆以直道行焉無曲術也公嘗札示余曰少時讀書妄謂聖賢語若不可行由今觀之惟聖賢語可行智老而昏初心不存輒離道以徇此痿者忘起醉者忘醒耳蓋其自信亦若此矣公撫淮揚踰七年去年十一月始晉左副銜再 錫璽書茲陟

也於銓格宜少司徒今猶若少靳然左中丞在外鮮有惟內臺領諸執法者授之其重寔在司徒上天子重公故錫公以內執法名行將召入內臺矣夫矢忠正以拂主始若許已乃任之顧專倚之益重此似異也非異也信是疑忠被誇人皆訝之然則寵任者其常矣進甘者嘔進苦者嘔李道甫得黃矢於主淮民以舞呼序先公嘗言余序奏草愧尚通期適部道諸公沈都水張觀察等十三人屬余爲公賀余慶直道之行於時也因謝公之志以告衆哲且以爲聖天子頌焉

賀藩伯范晞陽先生 三錫恩誥序

今制登仕籍者自徵仕郎以上其錫命率得父母中大夫以上則及祖父母豈不以積德淳深因衰其潛耶徒以謂侈榮寵非然矣故制辭皆有懿褒而身貴者亦以是揚其先德然率用長厚敦朴素等例謂爲善或盡出揣摩增飾無事實薦紳先生崇善善猶曰不知樹視其實薄夫輒設相告笑聞積善子耀其豐爲有德耳自茲論興而士大夫之尊人靡不德矣德靡不僞矣嗟呼此豈知誠不可掩者哉鑛茲於休寧范氏有概焉始鑛舉進士與我藩伯晞陽公同出今相君鄭沈先生之門晞陽公廻毅有執人也已讀徽郡志乃知有松林翁持義不阿最後讀范氏譜又知有盼雲翁嚴家法及身威如兩翁者蓋皆所謂挺立不恆能維世者哉晞陽公初令南城後郎民部皆贈及親而前母令甲無贈惟覃恩許焉暴民部值恩兩前母陳吳母胡皆得贈可謂奇邁矣去冬上立太子晞陽公以吾浙右方伯入臺薦因推恩再世兩翁皆贈通奉大夫浙江右布政使三母及祖母劉皆贈夫人云夫長厚可飾也持義修行不可飾也沁沁爲善可揣摩名也立然諾雪誣懲惡

不可操厚名也子貴而墓石可藉也子未貴而
不可藉也往邑豪爲橫有被以重獄者夜持二十金
詣野雲翁求居間翁叱出之曰賄則實此自入網
歸情無以金試法懷金者屏息走此事則誣獄者亦
懼遂寢松林翁晚歲爲黨正某子早罹大辟貨取有
力者口邑大夫將惑志黨正議堅卒正得其世濟剛
直如此以故晞陽公抗然持風節微敢任意不貶
損一世數歷三十年竟遂其志今名世才賢甚衆求
山立不懼經折挫不變權力不動若我藩伯公者未
得比肩遇也夫婦阿易逢強直罕違自昔皆有此論

居業文編

卷之二

三

至近世則塗於耳目以爲非脂不轉轂非圓不入鑿
卽折衷者亦謂必觚心而利跡庶不獲世之滋垢而
完我之堅白不然未有能履亨者也然藩伯公不用
此術而竟無不達宰南城時有巨室善什息而工於
款令嘗盛張具謁公飲俳優滿庭公不赴巨室乃自
駕迎公不得已爲一往酒三行卽起無能留者直指
擁傳卽迂道過他治如所臨無異相習已久而公佐
憲江右時有迂道者卽按法彈治茲二事人皆謂已
甚卽鑛遠聞之亦私謂少激公亦由此阻臺諫解憲
泉然聲譽寔由此大起省郎綜核裏矣振留都後

事犯西臺怒滿臺側自恨不卽造律以陷公至大計
時遂中以不根語賈傳曰謂隨夷溷於此徵之然公
若然無傷明年以原銜領浙杭嚴道浙省班在江右
上由前觀之乃右遷非下移也後自蜀叅陝憲使領
浙海道晉今官在浙三任七年其治循舊跡豪右戢
於庶而中貴折於正人咸以鮑司隸楊太尉目之駐
明州時鑛知有數事雖懷私者或不便然羣情寔大
快頌聲四馳嘗一陪列卿茲仍以藩伯領臬臺諸監
司不時至至攝七篆益懃懃不少懈行且登開府矣
夫晞陽公不受變於俗彊終其義以不愧於先是謂

居業文編

卷之二

三四

能孫能子然兩翁矯矯鶴立實不席皮目以徼後福
而藩伯威不惕利不疚亦豈能姑隱忍以冀且夕之
恩卽人爵不來兩隱君不謂無貽謀也寵章不錫
賢省使不謂無光前也不徼福福來不期恩恩至
此之謂玄德質行無但侈榮祿者不足言卽高里門
以待封奉郡檄以色喜者方之卑矣夫美珠藏淵而
岸榮芳葉冒雨而根潤世人羨焉然夜光不脛嘉樹
枯言卒之華國而蔭里儲精厚含氣完也豈可與魚
朽株同日談哉觀於范氏之誼嘗世德者其息喙
鑛於是深有慶於世之興乎道而歎夫依阿希

之也夫貴砥節鄉尚和光考行者皆然乃兩
公皆然乃范公獨不移焉弘嘉時兩翁布衣顯
之義陽公撫民恤戰士卽懷詐者皆惟心與煦
之非徒植荆棘以獵譽其種德真矣夫子曰吾未見
剛者夫不能剛而徒諉於世之莫容又或揣銛峻隅
以市剛而質行之弗敦顧以見折咎世謂未見剛者
居業文編 卷之二 三五
不誣矣今既見矣夫何不遂之有夫世與道相軒輊
故道塞輒以世自文然弘道之論先聖勲焉人不晞
陽公耳如砥如矢世路自若也晞陽公 三命既錫
三司諸公致賀屬鑛爲辭鑛於晞陽公辱同進又竊
慕義敢述大都如此夫 推恩雖常格然藩伯赫赫
表樹不撓而再世皆以剛直範俗於以揚 天子之
休命使斯人知世方興道衰錫者無非明德是亦
熙朝之盛典也自今世人慎毋嗤錫命徒爲誇榮而
直道不容於今顧喋喋詭不逢哉

壽尊師元輔瑤翁申老先生七帙序

不敏鑽少師吳申公門下士也受知又最深公年四
十四入相五十七歸今歲乃登七帙然 天子注念
公未已也夫相者宅百揆至繁矣其在近世則要領
有二銓司言路是也夫辨材貴公故不侵者得之集
思貴廣故不抑者得之雖然轡弗得弛也盡避之相
主何事且諸英俊尤難馭是又在彼二柄外察陰陽
權衆獨穆穆以迓其衡其得失僅幾希際耳若夫
國有大謀贊 神聖之主而弗飲其德此則格天之
業矣乎獨隆夫三者又卑淺矣夫麴蘖鹽梅最善論
居業文編 卷之二 三六
也惟酒醴而羹美是爲底績至夫劑量注酌之巧夫
烏可得肯必粒粒銖銖而較之左哉公執柄初適冢
宰缺最意在海豐楊公公卽以昇楊公比楊公視事
則推轂霸州王公爲大司徒敝邑趙端肅爲御史大
夫兩公皆累世宿德以清風播於海內者計茲日民
譽蓋亦無踰兩公者矣然旁睨搖撼者頗有人公盡
弗徇惟楊公是聽其初問巷亦有訛傳及疏上衆乃
皆服其寡耦者亦恣然屈也而前此忤權相見中者
咸拔茅進進士鄒君卽特授給諫不考選尤超等待
之蓋於茲稍負世譽者靡不歷崇階登要職有一歲

數遷者矣諸城丘簡肅孤立志學邪邪人側目方以
左廷尉家居卽擢爲左中丞瓊山海忠介允簡直奉
法爲經不以秋毫假人嘗撫吳人多苦之公獨爲其
節起爲南少宰兩舉皆出人意外卽楊公亦謂爲該
俗乃 上意頗特喜二公後皆歷上卿云侍御魏君
疏言執政子宜避 廷試被謫戶郎李君救之亦謫
公嗣子是年舉南官亦在所指中不數月公皆以署
郎償之蓋公不以其言爲非此舉自發于惻誠非賈
名也前公秉鈞者旣擅回天之功效力之徒希毀汁
者衆顧業未竟而去公代政彼心懷疑公常苦寡助
居業次續 卷之二 三十三

楊公曰公何患公第以輿論爲謀主此則舉事待衆
志隙彌而群疑消得助多矣公大然之以故二公商
確人材無爾我官人必程其品有一要缺必傳詢之
衆又折衷於主清議者數君非特不以私舉亦未嘗
以臆見斷也故當此數年中銓部諸君類皆脛脛山
立然卒莫與公忤大事未嘗不以白公公間有可否
然惟求其是則與不侵同蓋虛心以求衆智故銓柄
皆歸強執者泯其聲矣前者言官緘口不言至此則
極言無諱雜而多支人或厭之公廓然翕受弗少逆
惟少防其汜濫不徇言者意傷 國體御史請從壬

申例察不職衆半可半否 上意則決欲施之獨公
持之謂大計有常期閏者非令甲且令卒或有誤前
此閏黜者方多所枉豈可復蹈前失竟罷之臺臣所
言蓋亦求盡之說然先此更化者亦舍此令不用果
謂壬申例宜從也亦稍晚耳其折衷言者多此類然
求盡之說迄公在位竟不能止蓋先日蓄忿已久非
大洩之不快然惟未盡也故敬器適平儻使稍踰累
黍卽白黑反矣循牆而走不失其馳是大中之道而
諸英俊必用奇勝高論出蒼天深文析秋豪鋒錚喜
建立期以旦夕奏切所言無非古訓無非 國謀然
居業次續 卷之二 三十八

其實難用使之當盤錯立缺顧其意與欲盡之指適
合抑之則爲蔽賢達之則爲排正論公於此良苦故
當公執政之際驚波日騰一論未已復一論出咸謂
非公莫能忍公寔以身爲的然佐政九年間銓法清
言職舉英俊布滿于 朝海宇熙熙兵革亦鮮動雖
末年夷王稍違約然亦求盡者過計耳今竟何慮蓋
自公歸而後東西始遘難也 宗社重計惟 儲宮
一事公初見後官有所褒異卽疏請立長後召入
毓德宮見今 皇太子及福王卽授四皓以贊 聖
意之決繼又請豫教 上雖未發詔然亦旣鑒公忠

志矣公歸之年乞疏已六七上方謝客懸齋中涇陽
李大夫入見問曰以台衡一德之乎今儲位尚可
冀乎公沉思良久乃曰假我三月使我精神智慮皆
注於此或庶幾焉李公曰然則願公任之蓋李公出
而公卽其密疏大約上作事必貴斷自獨耻因人
至儲位尤忌人甚故公疏不強要微婉其辭冀
上自悟且旣云三月尚有八十餘日之暇且有言言
有不言言或巷遇或牖納其道非一則此舉乃發端
尚未及百二三也而言者遽以此指公公遂堅乞歸
矣然歸四年而豫教舉十一年而國本定夫種桃
者業大綱 卷之二 三十九

李者三歲乃食其實樹松栢者十載乃蔭其葉繼公
者滋培之力雖多非公之植其本詎能遂收息哉公
首政時鑛忝選司郎凡事受成而已乃或爲飛語云
某事蓋出選郎意公聞之弗動第曰彼固言之然聽
者我也潤達不疑如此卽鑛殫精畢智無能報矣又
還魏李於內也公謂鑛曰比上疏先一日告我我尚
冀爲委曲密勿之轉移每研幾而探微不共其舟詎
測其衷哉觀察鄒君建節吳中徵鑛言爲公壽公相
業不可勝紀竊念鑛初以選郎侍公者一年後以太
常通政侍公者半年此兩年事寔身親之謹揚言焉

其中七年事或得之傳聞不敢盡述止述一二彰著
者然則遺漏多矣公高年而神壯日惟以嘯壑爲娛
久忘軒冕第念公三十年來在政府十四年今家居
復十四年廊廟山林適等公解柄而國事未恬若
將待公以易卦盈虛之理推之數周乃更始然則辭
山林返廊廟也茲其期哉茲其期哉

尊師元輔瑤翁申老先生七十序

上師字之十年始親政明年而我師大學士吳申公
上晉首輔當軸焉茲際政已易局宇宙一新狐鼠餘
幾四海所祈望至治偶語者皆曰申公殆天所祐
也他人銷之而已食之鑛曰不然夫功非已出則輿
志未孚又夫詘於前者皆冀大伸於後安能盡滿其
志且即使彼易局者少裁之當無異說今忽失所恃
雖曲爲慰籍有餘憤矣且彼楚吟者又或騰彼辭以
撼衆盈庭忽出孰可一切恐未得靜也旣而果然大
抵擊奸者務在必盡或吹其疵或連其林明明斤斤

居業文編 卷之二

四十一

皆正論顧其勢難盡從若目之邪論則又非也而彼
倖免赤黑丸者更工爲射影之疑不矢其的而虛獨
闢捷 朝議鼎沸欲以 國是齊之則如水救水不
扼其流砥揚其波卽素號能肩任者蓋亦且口呿而
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矣而公惟默以堅忍持之不
爲圭角不爲城府諸言事者爭出新論以名高爲準
冀執上籌公虛心以觀其是言可施納之如恐後不
亦曲爲調劑使稍慰其意或姑置之其有大扞格者
俟廷論衡焉公弗與也而其接士大夫則粹容度
如翁如窾言雜進明 國計證物情顯

威

願以一撓當公是非聲譽不並立矣公弗吐弗茹使
人人皆罄心腹入黃扉則執大體如故諸英哲皆謂
公悶悶弗快其志然亦竟莫能測涯涘也 上初厭
彼專者以冲年姑愍祀是安已而贊改轍者亦弗久
獨公舊在講幄稔敬信公其得公弗啻如漢宣之得
魏高平倚託甚殷推心相可否無所忤亦無所忌蓋
至是而 君始君相始相也公以職在和羹弗特立
論鼓聲譽惟貴因事納忠凡大政所敷施密贊默移
皆如出 睿斷間有所諍惟悉其本未聽 上自擇
不堅執其事又每引 祖宗善事曲導焉上得之卽

居業文編 卷之三

四十二

豁然悟亦忘其諍至軫念部屋務响濡拊摩之則
上志甚篤公贊之愈更力尤其最契合者也方異議
初起時巧骨已莖之足以煮在位始爲祗糠繼爲伏
弩又甚則操戈衆皆調滾滾橫流不滔天不止然久
之異議竟漸以息譬若銛矛利矢遇柔則舍然而公
之納汙忍詬亦云極矣顧爲若說者能危公之身而
不能損公之業追思公補袞日吏奉法民務滋殖
天子恭儉無改歲屢登卽漢之文景宋之慶曆元祐
曷有加焉身當怒湍而置 宗社于泰山之安竟以
不戰屈人日遊于大輶而刃不傷又出彼批卻導窾

者倍徙矣總之公以寬仁爲質察邪或恕至推賢則不遺餘力耆俊翻翻自田間起咸躋要秩蓋寧有誤採虛譽而進之若阻於蔽塞者則無之矣虞史稱野無遺賢蓋至此始一覩耳 上眷注公不倦而公自以在位久成功者宜去遂懇乞歸 上許之吳中多勝地公每與親舊徜徉于林壑間若忘其相業然今年秋登七十諸與長君同舉京兆者朱少宰寺六十人以呂甥虞部胤昌書來屬鑛致辭敢述其大都以爲觴幣先焉公蓋二子長用懋今爲太僕少卿次用嘉尚以造士守公車皆世其經術又皆遠遜謹畏如片葉式編 卷之二 四三

壽元輔荆翁王老先生七十序
太倉王公解政柄蓋十年所矣而今年適當七十禮大夫七十而致事乃公顧先之雖然今之望公起者豈問年哉夫解政柄至難也於古間有之然卒以阻歸去猶云盛事若心胥是寄勲業在雲蒸之際詎爾脫然遠蹈夫亦僅於王公擅美矣夫善藏庖丁之刀而完歸秦庭之璧此古今之卓技殊槩也雖然公願公起者何也相係天下重爲公慮公宜歸爲天下慮公宜出也 上神智天縱勅年置腹舊臣恭已以治既稍鑒往事則每弘兼聽不輕以太阿假人顧獨於片葉式編 卷之二 四四

石丞相子孫而公尤以退讓教之太僕蓋授官比部後卽屢告後乃再起踰二十年始歷今官今方乞歸爲公稱壽云公今強健踰壯夫談天下利害如視諸掌 上顧念公屢詢公飲食狀今無庸遠徵卽嘉靖中輔相累有高年特起者今名皆有光于前不墜今公雖瞬然物外 手詔行將至矣夫策勲首台而退娛于山水之鄉此寔壽之備福榮何必再第碩輔身係 社稷非可謂不關于世世不康公亦不怡贊永命之符而躋期耄之年壽域闔哉茲蓋四海翹首望者非獨鑛以私德云

公傾信不少疑焉曩風靡時公介然特立以此得主心及爲相私情絕跡衢巷如水四方脩篴簞者皆捫心止在政府十年寔未嘗私一錢又每加秩輒力辭是以迄躋首輔猶未列三孤 上疑人在愛財在愛爵公於兩者皆外之其得信任者以此也方公自亞輔覲母歸未出里也 上卽以元輔目之手詔屢促望公來如左右手先是 儲位久未定天下懷疑然 聖意無他惟以 世廟馭極最久而 莊皇帝自潛邸陟大位需玉簡而延寶曆或庶幾焉公甫還未浹旬卽有三茅並分之 詔中外鼎沸公不震不

諸好直者或群以危言激公公于于如也而
悟公言竟收前命謂能使日再中豈不信然 天威
既霽衆不敢望早建則希豫教公曰徐之明年竟如
公請於是講察皆備居然 青宮儀矣今大典舉音
天忭蹈自非公職幾微先其易者待從容使人繼其
功孰能批此盤錯哉公文章冠天下無容言在翰苑
時尤有直節名後忤時去則名益重海內望之如萬
仞削壁比復起意其踰蹕獨立而公以相職在和羹
稍以包荒劑之衆因求多于公又揣公貴顯直必不
忌逆耳則日微奇于公爭解公諱若劫公以難忍者
屠業坎編 卷之二
公皆茹納之鑄管謁公公遂至門問曰某子者足下
知之乎然其人嘗等也下使後再移乃入郎署
不解公何自問之方露管承應公曰昨遺書來言某
事某事蓋皆激辭所措皆大政鑄曰有何舊公曰因
不識故以問耳因嘔語國所以自救失者顏色甚
和夫公胸中空洞若鑑豈不察彼隱要亦以苦言難
值故勤詢若此位卑交疎者猶然彼詭詭者閤矣
上慎出令自新政來雖細事無反汗卽有悔但以後
舉償之至公有納約則必毘勉改命不者亦震減若
前 儲官事乃其大者其他小匡救不可勝紀鑄

刑部時嘗奏事失 上旨一司三人皆謫外二人
寔不與事公上言卽宥其二且命後如此者復
前後未有也公居首輔止歲餘訐謫寔未竟焉七十
古稱老公今乃壯健猶昔身準繩手篇籍尤折節下
士不少倦今海內賀壽者皆期公大業不頌高年也
以高年者公所自有也公息神怡心者十載今起而
伸往志需餘澤正其時矣公歸後暇日啟繼公者
雖皆大賢然不能使 上信任如公公昔去位未一
月鑄以事謁政府新建張公謂鑄曰項王公司綸綽
上有易也必中使諭意王公堅執論率十從五六
人 卷之二
卽不從亦必仍至閣道所以乃發今以我輩或不知
有徑中發者矣 上智出千古必不謂袞衣之有闕
進說輒左惟王公能窺 上意所向以頌德先之乃
後約之繩直故所言皆合靡不圓轉而冰釋我等內
內如鐘鐘水投石矣然則今日之事由公去
位故若此 上亦有
所顧慮也
又云外廷議論我豈不願左袒第
有惟我等二三人若失分謗之意而惟
必曰汝亦背我獵下譽此一綫絕堂陛

益昭昭矣夫宰相冒不釋之疑然後天下蒙其福蓋昔人屢歎之矣此爲相所以難者也公初求去甚力疏五六上不已上嘗輟食不樂左右屏息一老內人前問焉上曰汝揣我何念內人曰慮王閣老去耳上曰然爲奈何安得公清不避怨如茲人者蓋都下相傳言如此由此言之上倚重安社稷者固在公也夫上最不樂人言去即已其猶或姑羈留之今念公如此乃請歸即得此以說則以信公深也知其必不棄主上要名也知其必不貌求去而內戀之也是以遲回不忍竟如說者奏此

居業次緒 卷之二

誠上下相契之篤者也夫上既屈志以從公去矣公豈可不殫忠爲上強起乎宜天下望公出者衆也夫觀如雲之稼則雨德非奇陳禦災之珠則照乘失寶故名遂者退此以身筭非通物我也知止者安此以利較非齊出處也年至者傳此以衆槩非程材智也今泰運方登聖德方躋使得素所敬信者當中鉉則主澤靡極相業亦靡極以彼保譽持寵之說自矜于一隅比之不亦慙乎曠昔解褐時嘗受公國士之知今值茲慶展未能走階下奉一觴適同邑觀察鄒君秉憲吳會稔公高誼命致辭爲公壽鑲不遺

避諱敬吐其素衷焉公有子曰衡向爲京兆舉首以公執政引嫌者數年前歲春禮部大廷皆第二克嗣公芳躅今亦得請侍公夫韋平世相漢廷美之行業皆不足與公父子班然節侯遇時而引退彷彿近公公以名相業光于我明以揚其清德嗣子踵之邁乎漢矣

壽尊師元輔蛟門沈老先生七秩序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乃相我師鄞沈公是時太倉王公將告歸下詔卜相先二年已再枚卜未俞及是復詰責吏部者再始宣命所謂如不得已非耶然公自未第時已名滿海內翰死而益重已歷數階至少宰海內皆望公旦夕入相至是相皆恨其晚聞之者莫不喜色相慶嗟乎此豈可智力得者哉夫相之道無恒也世情變則局變必欲以往事徵之膠柱哉然要與君爲一體離君以樹名卽得名義弗安也公之相也倭方東訌兵數萬赴朝鮮未奏功

居業式編

卷之二

四十二

而播州土酋復負固違命中使四出有採有權儲官年將及冠位未正嘉禮未行大小缺多懸不補而諸以言得罪者又皆廢不用上臨御父持獨斷以役群衆宰輔唯承順不給初猶四人已止兩人而首輔又臥於家獨公入直公凡事遜趙公退然不敢專洞洞屬屬小心以事上然至有盤錯則委曲竭智必期於牖納其他非重鉅者一切以安靜持之尤深避遠權勢既而倭竟退播竟平三年乃正首揆是冬東宮立明年遂婚天下心定矣又拜兩相商丘沈公山陰朱公皆四海之望中外所訢望治然公

性孤介門無私客每欲散小群成大群由是諸希進

者或謂公不親已比兩公至公方慕身退之義乞歸

無何異論忽起枝藩有誣奏其鋒甚銳賴諸大臣執

大義裁之甫定乃流言又興都城鼎沸莫知蹤跡所

由事關宗社大駭人聽聞天子怒甚幾至不可

解公矢誠以威乘間曲爲消弭安靜猶昔也會兩京

大計吏詔下特留臺省衆心疑口語橫出公仍惟

茹以含忍久之竟亦寧帖迄今則礦皆閉稅皆歸有

司諸缺食多次第補建言者下詔召用凡善政十

六七舉而天子復孜孜向經術搜取儒臣籍刊布

居業式編 卷之二 五十二

之日以誦覽愔然初親政之勤也昔人稱賢相者謂

傳無可書之績惟考其政治則知之今公所贊襄於

密勿者世不及聞而數年來稅政寔多民亦未帖爾

是以求公者備然因事以觀其微權物情衡主勢則

公之苦心寔有過於昔賢者矣大約主上神聖謂

天下事皆在兼照內又懲於初年之擅者雖推心任

賢猶欲自握其柄所言善非不聽也求之急則翻緩

矣若云寧失機無失權諸司疏多持之或止或行要

出不可測未嘗不采群議所深防者則惟恐下操恩

下操譽也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然銖兩世相則

亦孰踰於五帝之佐者矣推切於主者其功宏也公在 天子前畢殫忠智至所施行則曰惟辟威福人或以不分過疑之是不然均一事也出於臣則爲擅出於主則爲斷果施張黜陟而皆由 聖意也衆心安矣今之稅政除而善政還也以公推切於 上故得之也然而 上心寔甚虛能養 上心之虛而不激之使實也公之力固多哉公歲公登七秩方力辭位 上未許計自拜相來寔滿一紀門人鑛在南都敢撰辭拜頌焉

壽大司成余幼峰年兄八十序

大司成余公今登八帙矣神猶王貌猶醇然也初公少有才名在黌序中其詩業已傳于四方先大夫爲南宗伯時嘗於巷傳詩冊中及壁間見公詩每向鑛輩稱賞之公父古峰公嘉靖壬辰進士爲名直指先君益亦獲與交也先君於知交中甚物色公而公負氣不肯謁公卿以是不獲周旋後鑛登萬曆甲戌榜見公姓名在魁選中甚喜相見公卽云曩督學周公校士時唱名至第特呼至案前謂曰昨大宗伯孫翁稱汝有作賦才惜不置首選素未覩面不知我伯父何由稱之鑛述其由遂相契如舊交公又善奕鑛亦獲對壘有國手輒相過從以是會尤數後公省覲歸鑛旋亦還里自是稍睽隔焉公在詞林十二年乃轉南少司成改址不久卽陟學士又晉大司成皆在南中蓋前後八年昔人謂歸故鄉爲畫錦今人避本貫多不官于鄉卽暫過里猶里中人耳安見所謂五伯前呵屬吏道迎者若公則真畫錦矣今制惟詞林入相鑛嘗謂凡秩詞林者卽當作名相規模不必過焉推遜而公閒適是甘每趨然物外於論量之役上至利達事則耻言之見談及者避焉

國家疑難事衆議方紛紜未定時鑛私叩之問一
二語皆的中寢假令躋台鼎執政柄其經給與
過人者然今無論矣相階汲引自有路類皆舊
紙筆和墨者寧識夫鮮衣盤礴者公之不相與
也未病七旬卽解組不出謹止足于強健之年日
適客賦詩而清玩亦足娛目前雖不能酒然與客
不厭丙夜金陵多名勝窮幽歷遊題吟皆過蘇子瞻
贊樂天其云魏公所無者公寔備有焉然則公復何
美于相哉公有孫大成今連捷進士外孫徐君鳳
亦同登而公去歲十二月復得一子甚快意事于
居業未續 卷之二 五

書封少宰劉柱翁暨配章淑人偕躋八秩序
我獨坐用齋劉公撫浙土旣六年于茲矣公之翁柱
翁翁以宿德養重于家任丘明年與母章淑人偕
壽八十云夫身貴顯而兩尊人享有遐年此人世之
希也雖然柰違稱慶何哉而公伯氏復齋公以少
宰學士蒞唐事侍 天子左右頃且以枚卜待 簡
命亦不得歸奉觴兩子顯兩子達也不敏猶與長公
同登而翁與先伯兄冢宰亦偕京兆舉鑛未獲拜翁
於堂然辱兩公義最深兩公天性篤至尺寸履未嘗
忘父母懃懃是念今睽隔而不得侍眉壽之歡以此
居業未續 卷之二 五

主上之拔異民衆之霑餘燭而望滿腹翁焉詎腐
荒視焉知翁蓋日乾乾於志矣且其教兩公顯也夫
豈如賈人之未食其豐而計錄兩以償之亦惟以效
國之心未竟茲幸志之能繼而履垣途以漸陟於泰
華如已之矢力服官時也敝屣觀察之業而拱壁於
玉堂大呂於開府其未畢而具在右契者尤未易持
籌計也此豈可以勢能之榮較哉任丘當孔道去京
師可三百餘里二老蓋嘗就養京師而後齊公一使
藩封再之留都用齊公一領安陽再入銓曹今者出
蒞吾浙往來皆奉觴兩尊人前通者學士嘗乞歸養

八卷之二

卷之二

五二

歷半載疏至十數上不已以前疏寓幾諫關國家
大體上持之竟未許司農廷尉缺銓部屢擬獨坐
而上軫念四方重節鎮不欲數易獨坐念翁亦屢
請上猶執前意以是俱未遂向使學士歸而獨坐
入計茲時當軫接瀛水次第執犀觥矣雖然上意
非不善也逆於志猶不念離去若籍爲藥石將或善
操其柄而以意行之冀以日替爰立或不遠焉海濱
數十城於天下不當一隅猶委股肱之寄惟以噢赤
子念深殷至也伐章績隆九重廣思更有詎於浙
者必躡數級而歷崇階暫柅夫何緩焉且今宇內躋

雍熙盛矣翁雅志在民社今一公贊內一公攝外
以報皇家其不克歸不遽陟固勝昔臬僉之獲達
引新建之得序擢也然而其軌不殊也夫泯弼違之
跡而穩守疆之略此之謂殊忠上勲豈徒侈爵封誇
萬養席畫繡之華以爲親娛者哉今兩尊人惜康強
章淑人亦耦行儕德其遠志與翁同不煦煦今值茲
慶辰諸猶子在列或與計偕彬彬鳳舉咸窻閭戶莫
不譽兩公之業爲二親歡其盛遇於今殆鮮儔匹矣
何但勝在庭已哉鑛伏在下里去翁之居止遠而沐
浴我獨坐公之德則邇愧無能爲壽適浙三府諸公

八卷之二

卷之二

五二

將肅幣致慶於翁暨淑人命鑛屬辭鑛曰諸公今在
獨坐之宇下豈不欲劉公之爲歡於親耶然而公可
遽去我浙乎諸公曰然公遠猷無論已夫挑兵者援
之最事且餉必如額途遠則益增矣此非可幻聚也
數載來援朝鮮戍東齊定巴蜀孰非我浙之士公應
之不匱其兵費顧視昔減數萬馬浙靡稅畝也利孔
滋開中使在他方者齟齬吏民無虛日而來浙二人
則委心以受公願指間有法外一諭之輒歛跡浙民
如無中使以爲縣官令適然耳曩若公入貳司農吾
等卽殫愚慮孰爲砥柱鑛曰偉哉使二老聞之當更

引滿舉數觥矣學士之拮据詹事應亦若此

居業云編

卷之二

五二七

壽茅鹿門先生九十序

鹿門先生今年九十矣猶日矻矻讀書不少倦先生姓茅氏吳興人今之以文雄海內者也先文恪公最好文雖稍長於先生而絕敬慕先生時乞先生文與鑛兄弟讀之或他處見先生文亦必使人急錄之惟恐失嘗記鑛十許歲時讀先生所著碑記書序數十篇其論或宏或細莫不曲協於大道之矩而筆力之雄勁辭之蔚而瞻恬然平出而有捕虬豹之勢則又時哲之所共遜焉者矣先生初力追子長字比而句億之累黍不合則病唐以後直棄去比後十餘年子

居業云編

卷之二

五十八

長道大行人非天漢以前不談信耳者至不知有班氏而先生顧返轅於韓歐之軌貴意而尚骨黜雕飾去藻會若故矯時然者然寔非矯也其文以逸勝若縱奔蹏之驟而和鑾不失常自謂此逸氣自司馬公後千餘年而有歐陽子又後四百餘年而有茅子蓋猶以生割少昌黎矣先生初入官文最有名海內士無不求識鹿門先生所在人趨之視其言爲輕重比先生退息林野而二三君子後起操旗鼓召士投石超距者皆從風而靡型秦范漢鎔五金出之雋於咀嚙於含猶先生嚮時志也榮名所歆其道漸膺頌而

隨受卽不習辭者或致牘於父黨亦皆莊嶽語吳越
謳新都吟矣然先生名不衰每一篇出人未嘗不爭
欲得之傳以覽誦雖彼公入室之偶亦未敢以偏辭
輕瑕疵也諸君子皆少於先生乃前皆已厭人間而
先生獨修然鶴峙耄耄益健著作日日以新嗣是而
出者猶不可預記也孰爲先登孰爲後勁若謂後起
者藉則有年當大收於先生矣大都摘辭家有二軌
法古者嗤巴人獨造者誚優孟通相非無已時然歐
曾何嘗不枕籍經子史漢而今之號不作天漢以後
語者又未始不屈首而撰序記也鑛則謂其相非者

居業式編 卷之二

五十九

迹耳漢儒之黨同門至乃并左公羊訾之夫豈果譽
先賢哉既立壘不得不操戈相向如范大夫伍相國
其用計相押閹誓不並立然至夫私居而默念又莫
不心相羨服也呱呱之子各習其親不能味道於真
見異說者輒曰鉅子之論不如是若以當羣瓶之智
期不失伍可耳責以當一面難矣太函氏作弇州序
亦旣分婁江歷下爲兩家若已出離立之間作鼎足
以三而邇來輕俊之流又謹避三家語如鳥喙耻彼
雷同銳欲以躡騎衝壘也然文自有真譬之水然至
於海則已百川奚擇先生嘗以樂論文謂如琴瑟管

簫其音不同而皆中於律然則先生蓋究文之真矣
先生非徒善文寔備有文武材柰於世解遇合凡三
起三踣竟止於臬副歸里時年甫踰四十耳然丹徒
有異政而府江以鵬勦爲大征卽稔於兵者詫焉竟
深入有功陽朔以寧世人歎先生者或云使鹿門公
不遭貶斥必不致力於文以見奇嗟乎此吏部之替
柳州云爾蓋亦不得已而爲此論也鑛嘗讀先生所
述勦島夷本末其寫力戰堅守事堪畫而秘謀深計
則以微文志之讀竟而意徹然蓋宛得龍門之神髓
矣人謂先生與茲謀故能詳核若此向使先生而樹

居業式編 卷之二

六十一

偉勲於時以經綸之餘爲纂組則燁燁然華國之
章豈不更宏麗絕等倫哉何假夫阨窮力耶或又謂
先生用文自累此庶幾近之雖然天既不朽先生以
文今又以遐年娛之仕雖多齟齬然覩物情之幻化
猶之風雨霞嵐無不與文相發者自昔文人之年未
有越先生然則先生所享渥矣鑛曩者多居京師不
得歸浙從先生遊意常切切晚乃識先生仲子薦卿
於解褐間先生嘗以詩箋見餉時奉之寄想焉然先
生猶不以工詩自命蓋專者在文矣先生少受業於
敝邑錢後峰先生嘗居姚歲餘今茲初度錢氏諸君

命鑛以祝辭佐奏生音於薤庭蓄縮者決旬焉

居業次編

卷之二

六二

壽太常少卿致仕余君房先生七帙序

少談壽者率以葆真爲說凡一切絲棼之慮皆以爲
乎和矧劇心指臂以注金於善辭者乎以余觀於
吾君房先生殆有異焉先生少而好古卽經生家言
必則古昔出之其古文若歌詩則自諸生時旣籍傳
而巷誦矣余初於沈蛟門先生所見先生文甚異之
因識先生遂兄事先生後先生在工部余亦備員郎
署蓋無旬日不會簡牘尤數大約追琢藝文以期協
清辭之軌於民故亦間及焉多直談少微論弘巨剖
細鑿鑿核而中先生槩也余嘗謂有位者必使先生

居業次編

卷之二

六三

無貶辭斯爲得此其擅文之精者乎先生之業最力
追古若將置身忠質之世所謂文自西京上詩自太
曆上者先生視之猶卑耳邇年益窮搜余頃罷遼海
歸先生方以太常少卿老於家過余論文卽余所躍
躍推遜者先生猶恨其今一音入里耳輒巴人嘗之
間示余新藝數首類皆破象樽毀赤璋以直探軒轅
氏之玄珠真令襲顏者奪色規響者吞聲余間舉往
日所覩頌之則曰此少作奚足存蓋茲時先生年七
十矣業日以深語日以工五十而今是者未足言也
夫昔之文者耗神於句殫精於字彙尾結繩輪囷之

爲雕而璀璨之爲琢其力篤矣然皆於中年得之晚則不能近者一二公或孜孜以文追年日以不倦顧其六旬以後亦皆泄泄焉自放矣其思離其神渙非矜而放不能不自放也年之至也他或慮摘辭之戕真戒沉思務易知曼行以和天倪寧冀文退而年增雖然有愛於思者神不充也此簞士之生殖也富好行其德者三致千金三散之仍以巨萬貽子孫矣廉將軍將楚無功卽能餐白刺肥被甲上馬何益郭開之讒不誣也其君形者消也先生年邁而思益精月構數篇旬吟數章無怠志無怯態少年不若筆腐而居業式編 卷之二 六三

昔人譏焉先生近嘗勗余邁性當今日再中豈特魯陽之揮戈殆自謂也夫老氏戒持盈而揣銳然亦以謂不足而勉至者耳先生未嘗持未嘗揣盎然內實而燁然不可遏其常盈常銳也寧有量哉先生生八月二十九日張生桐輩三人屬余爲辭余訥於辭蓋踰兩月乃就焉

壽太史史鶴亭先生六十序

昔在萬曆初主政者力主三途並用之說吾友周元孚曰當云四途並用奚謂三也夫翰林豈非一途乎不然何絕歷而取相位焉鶴亭史先生汝和筮仕爲翰林編修有名無何以子中京兆鄉舉爲忌者所排遂罷歸家居者十五年人皆歎憤之夫汝和雖違間而解組然非其過也一日召命來歷數階即可拜相其左契在耳暫時之巖棲何較哉余嘗謂凡官翰林者初入官卽當以相天下爲慮此職也無須畏嫌遜避不然是重於求志而輕於試天下矣且國家

居業式編

卷之二

六五

之所以設此途者何也汝和爲人簡靜而慮周讀書務舉大義以證民故文辭謹於繩墨不逐時上下其應事不驟不急未嘗明目談相略而經綸富於內淵藏庫畜今雖閉陳軫之口於世務若不關涉然余每私叩之其別人倫辨時事得失成敗洞極表裏猶羿之射詹尹之卜也是宜爲相者也嗟乎人豈可不爲相乎六卿分職無非共成相君之治相君若何規畫而衆賢協成焉其張弛緩急皆自處軸者操之也故六卿而與相君牾者未有能獨遂者也譬之八音奏羽而一管獨吹角豈遽能激夾鍾而來溫風哉今

制非翰林不相其初由高皇帝革丞相

帝乃設內閣當之初用翰林七人二百年來相沿故事非翰林不任則翰林重矣中間雖有六七公自他官起者然終出駭衆不爲應格故不登玉堂而抵掌舟楫鹽梅之業猶之商賈十息農希三穫皆越分而望未有不爲人嗤笑者也吾姚入相者二人謝文正呂文安皆自翰林起其餘名公卿雖多其最顯者不過冢宰御史大夫官非不尊然皆進士途所至耳寧得與翰林途並用哉夫鳥不必論飛鳴要在冲霄而人故他官雖歷崇陟要然竟不得爲相卽一歲

小書

卷之二

六六

九遷不足羨也其途阻也翰林雖處閒居寂然一起卽可爲相卽十年不問不足憤也其途關也彼逐逐談顯榮者惡辨此乎汝和林居而養日益以深厚其家事治居室器用之間無不各得職有別墅在南山中每入輒數月不出余嘗問曰何爲曰學爲圃人言其築室不閤鉅而曲有精思旁植竹木外挿籬爲園百蔬畦分雜以珍果倉廩有所初至如洞天而久處如宅舍夫項武信之部勒賓客陳戶牖之爲社宰是異日之略也今無庸遠引今蘭谿新建二相昔亦嘗被黜家居後起家不十載同日拜相然則汝和之入

相豈遠哉前此監使者屢推轂先生幾賜環矣復爲言者所中彼正忌其爲相耳若在他途則無容言起已久矣王學憲家馭當其兄相國以少宗伯歸養時嘗謂之曰不患不復起而相惟恐相而無濟於時余兄子如法娶汝和長女而余辱汝和誼尤深今年先生登六帙余致辭頌之祝之仍敢以此爲規吁嘻禮稱耆而指使及茲時而躋台階羣策爲指衆才爲使端居而劑量四海斯大業光矣夫所貴於相者以其能執圓道贊帝紘有以弼隆於景造也非以尊榮也若徒籍權力以爲親交光寵則亦何貴直黃扉哉

居業式編

卷之二

六十六

我汝和必相而樹隆業也斯余所以期之者不徒周君輩雖藏憤也而心則慚矣

壽茗山謝公七十序

聞之人不耀其明則其於內也全是以上壽登焉上虞有高士曰茗山公姓謝氏居常不逆於物汶汶若自聯遜之以育其和德無使外伐今歷七十歲而神氣內王如少壯也謝在虞邑爲名族嘉靖中有三進士皆顯達而公父曰猗齋先生名尤著爲名御史所至風裁肅如抑豪吏之猾以伸惻惻繼又再抗疏詆權臣遂削籍歸然聲譽由是益嶽嶽起天下仰之如威鳳矣猗齋先生登進士之年公乃生生而飫於養也讀書究大義不刻刻章句而猗齋先生方避名將居業式編

卷之二

六十八

且破軼斷珞以遊於無町畦之鄉亦弗課責旣冠以貴入大學範形於敬業樂羣規而進矩而退與與如也猗齋先生旣棄其矢於失隼則多散金爲樂公力任枵枵時時侍飲有不亂之德又不訾酒其退而獨居誓焉造適而遺其耳目出接賓客悅乎弟靡以波流寡有據梧終無焚槐太學業竟若忘仕進暨當室益自放如此者四十餘年晚歲戚黨強之乃謁選得淮陽郡幕不樂無何卽棄去歸安於環堵如昔也有男三人壻二人孫男十一人產益落業不衰五月八日爲公誕辰諸嗣君及壻以屆七旬謀所以壽公者

公曰吾奚歲不樂奚日不樂夫安假七帙之觴初度之筭也今但使我酒得足無煩溷公爲矣夫壽理有兩思索深者精氣衰此豆穀論也爵秩高者年歲慳此齒角論也故智周於六合之外吾知其真之有爲傷位躋於八座之上吾知其享之有爲嗇若山公名卿子經明不售又不以什一息耗其宰則於是兩也有兼焉矣卽期願奚足多焉人言若山無宦跡然余頃過淮陽守與余言幕職材非乏也第苦不靜故每焚之以敗職之業往有謝幕者善以暇事得其分則已不以秋毫察爲愉快也然旣足矣俗又稱作吏良苦惟父拖紫而子紆青中分百年以俯仰當之斯得算多獨齋先生直節重天下旣又贈太僕受天子恩公庸其澤無論今諸嗣君皆秀異方僕僕力於經術上第可冀厚報之在來禕者何量焉以此而談公蓋不金躍不機抽而擅思索之微食爵秩之饒矣是四之也庚桑擁腫而執掌漁父滑泥而揚波彼二逸民豈不知營營察察之揭於世耶夫固以給目皮者相與櫟社之已耳夫若山公之若辱若不足也斯固其工於德而躋上壽也者夫公次壻呂文學胤晟爲余甥徵余言壽公夫胤晟壽亦有詣使其遇也則公

又收息於壻矣

居業天稿

卷之二

七

壽姊呂太安人六十序

夫立德孰難則皆曰順易而逆難人情易易而難難其擊節而嘆編絃而誦者必難者也今有毓德世家嬪于宰相之門作配名彥英嗣接附以鳳舉日愉愉以樂永年而仍以榮名馳如吾伯姊者將何以頌哉吁嘻慶其完也斯易之矣此聆夫洋洋之奏以爲美耳未審其音也夫內德之難者不幸而逆遇雖若拮据焉不得自弛然第令委順於非意之來無吝自卑無靳自苦斯足稱婉聽也已矣世俗難之非所以論賢者也太傳文安公相德隆天下將登斯世以春臺居業次編卷之二

七二

英質可欲滿于前皆遜于求欲其率義而循禮以無負世業鞠育者懃懃念矣茲數者皆天下之至難至難者也而吾姊於此一以恒德將之日屬屬而不見其屬屬稔乎于兩姑之惠心太傳公尤極舉焉純麗撝袖于堂廂珍異駢錯于鼎樽不以弋綈草具矯之安其豐好而無鬪勝之飾參汰不能加顧亦釋鄙而消伎焉少從先夫人習爲聲詩居常手不廢籍自大家以下若咸以女博士目之及刺繡文出則曰亦事此乎與衆無忤而善者獨心好尤敦禮讓每推美于尊行而已下焉衆有所疑輒使人問曰長季奴往矣則翕然從之若視笑頰爲輕重寧一以輯柙中善露夫子之威而揚其懿德各以行勉無相舛望也如飲醇醪從容以洽其寃也雍雍宜矣長男登進士爲銓部郎兩仲皆在辟雖季在泮官少時每手授之書不嚴督而諸英識意所向卽無不勉于業至躬行亦然彬彬敬順里中莫逮也是皆爲希聲之聽爲先意之度若遊無厚于有間飲者徒善戴者忘德在宗姓及戚黨莫能狀所以頌而語及則莫不恬然服退然讓也以寔核之難耶易耶夫考淑問於前修類以奇節顯此如後彫之松不偃之草信有異矣然使當夫露

居業次編卷之二

七二

潤風和之候卽抱貞心負勁質欲以自見何由乎選
哉大椿歷八千歲爲春秋曄曄焉紫芝一年三秀餘
枝蔭千百尋和氣溢乎大阜黃郊唐藪藉之爲
楊子雲稱哲惠之謨爲絕德以其值玄德之朝
衣之請析檻之謁雖得則薄耳夫偏善必微定行不
選論德之衡也吾姊備懿行于福境享榮名于
蓋真內德之備而君子所謂難能者乎今歲正月
當六旬鑛率諸猶子及孫拜上千年之觴敢舉大德
之所難者爲頌焉夫遐遠之筭舉世所期然要之德
遐爲貴子華氏有言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其槩觀
唐業次編 卷之二 七十三

伯姊呂太安人六帙壽序

去歲夏吾甥玉繩自河東離倅擢佐九江郡云而適
以使事過家因留爲吾姊太安人壽蓋吾姊今歲初
登六帙也郡中諸大夫修稱觴之禮兄子如法與焉
鑛敢致辭夫士席顯親之訓以服官則孰不願立致
貴達以取榮名爲膝下歡哉而玉繩何需遲也且前
此玉繩嘗爲吏部郎矣官譽籍甚美者謂崇秩可計
日至也而一旦被謫其掌天官主計吏者又卽我伯
兄也斯豈不駭聽而驚視乎而甥與姊之處此則甚
裕矣鑛請推其由更僕談焉蓋先時居政府者率腹
心銓部而爪牙臺諫自辛卯以來銓部風稍正凡黜
陟者奉職而行多不徃白卽徃白亦舉姓名而已不
覩顏色曲合至大謀尤執義無阿私政府意大拂矣
諸君亦少激焉而一時清議尤重尤錚錚焉尚擊而
少容如汰沙于澄水必求其盡衆情皆然竟不知端
倪安起權貴不悅多歸咎銓部鑛壬辰時承乏御史
臺親見之時平湖陸公爲冢宰方外察也明年癸巳
則京察鑛時出撫山東矣而京察主黜在京五品以
下諸借權植私者皆在察中間巷間徃徃竊指目之
顧根抵盤據難動乃士論則愈清明鑛所向靡不在

彼數公者吾友趙君夢白爲考功郎與吾兄議將盡
汰焉而政府遂大不能堪然爪牙猶在趨彼者尚多
益部失政府勢孤夢白性質直少委曲于臺諫同事
者又多忤于是諸險鷲者陽以刺銓部爲高而陰附
政府因盛求銓部之失凡任銓者幾無完壁又以吾
甥者冢宰甥也競舉弋指之揣意鑿空孰無非有有
稍爲剖白者則曰爲某公護惜耶彼某者何獨當
之且將曰汝欲執法飭群吏乎請先自所親始於是
玉繩遂不免矣於是縉紳私談者或曰必欲持正論
白白黑黑良難儻破觚而爲圓寧使漏彼吞舟或俱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七五

可免此則交綬之役乃政府意亦正冀爾爾顧是時
激風已成衆口謹譁以爲必如此方爲至公不俱傷
不已卽政府持之有不能者矣然是舉也所黜實皆
當渠魁無遺獨吾甥數輩寬耳爲銓部受寬爲冢宰
之甥受寬身屈群枉悉清丈夫亦何惜數年淹乎未
幾是非漸明鑛是歲冬入都諸與計事者相聚談率
如此今已經六年甥行將還省署歷清華矣第初聞
時非常情所忍而吾姊澹然無微動卽鑛今歸年餘
元不一語及蓋深燭夫物理之不可究詰必有其當
非微名甥非墮實也夫自昔名賢或忤時以貶秩

其親能安之者皆以爲美談然彼猶爲名高卽輜軻
甘心焉未有若玉繩之遭者此益可以識吾姊之達
於義有遠度矣玉繩則愈深自訟無尤于人益更有
可嘉者焉吾姊淑行甚多鑛率兄子及孫輩爲壽已
別有序述茲因諸公之辱與玉繩交也因本玉繩所
以昔負屈而將來必獲大伸者爲衆共白之如此且
以頌吾姊之弘德焉崇封遐享不足云也然往大計
時非徒吾甥凡銓部凡吾郡人類多見中令致賀諸
公亦間有闖入者皆夫已氏爲之也所謂數輩寬者
是也雖然諸公豈不速牽復乎哉敬拱手俟之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七五

壽伯姊呂太恭人七十序

昔人謂居世惟兄弟相聚最久宜爲歡良然然別易會難又生人大槩也女兄弟適他姓稍遠隔若宦路參差益如萍跡矣今之世生辰有慶至盈秩稱大慶若有姊高年而歸自外適逢茲慶也豈不亦許快哉鑛少伯姊三歲幼時受書母太夫人常從姊問字從姊歸呂氏在京師及姚中每旦夕相過從中間離隔者不一二載自萬曆乙亥歲姊丈膳部公告歸而跡稍疎矣已丑姊登五十鑛適以太常家居於時膳部公亦五旬長甥胤昌方任寧國理有聲次三甥亦振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二十七

振起先後爲慶里中稱榮焉嗣後鑛起家游歷右執法走遼海僕僕持籌于倭虜間憶姊在姚每計歲月興遐思暨姊六旬則鑛亦旣解組歸而胤昌又自銓部歷太僕丞便道歸同稱慶也近鑛謬起南中叅司樞務值行間有警幸寧戢然頗困于口年餘間乞疏十餘上不得遂比得遂乃又適及姊七旬慶焉夫橫語四出宥謀潛伏筆疲舌敝而不能解計拙等窮而不得伸一旦釋重負歸奉同胞之觴其惟暢曷可勝道哉姊履順相門子若孫咸鴻軒鳳舉胤昌又以中州叅藩歸養于家今茲爲慶幣滿堂聲樂滿庭其耀

于人間不待言鑛獨謂姊自髫年習書常憶昔先夫

人教姊爲詩鑛從傍聽雖不解音律而稍知其意姊啟鑛良多又姊好觀史籍從諸嫂侍先夫人商論古今豪傑事甚有丈夫之槩辛敞有言吾不謀于姊幾不獲于義今鑛之菲薄而幸獲瓦全其孰非姊婉訓哉王司成允寧稱農姬冀獲賈姬矜販儒姬務勗修呂及孫皆名公卿家必世其德斯足云紹其表即人爵未容侈焉貌奢爲閭巷誇哉鑛五六歲時習童子冊見李英公爲姊作粥事姊謂鑛曰汝異日能不鑛曰願效之然亦漫應云爾未識其旨英公實爲已及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二十八

姊皆老若得身常執爨卽于享爲饒由今思之真情至之語冊中又稱楊泗州津事其兄椿司馬公光事其兄旦皆曲備敬禮姊歎羨之若謂使得爲男亦當然夫溫公不居洛十五年安能日侍兄起居二揚隔數十年則神爲馳耳鑛薄宦如飛蓬罔定乃姊之六慶皆適與稱觴非天賜之緣曷克臻焉至樂有踰者無有哉姊今壽日以高而精神不少衰淑順有儀守家法教子孫聰俊繞前俱兢修不懈此豈惟姊及鑛與嘉之蓋自文安公忠烈公文恪公咸愉悅矣夫不藉歡于勢能之榮而惟以德綿之以此證五福寧有

既乎期願莫不增美但七旬

方業文編

卷之三

二十九

壽周母夏太恭人七十序

當嘉靖末年周氏有賢開府曰觀所公用直指起值寵賂肆行之時而能不屈于權勢以功名終隆慶初復有賢監司曰養吾公亦用直指起伉直忤時貴遂阨于藩臬不甚顯然聞譽弗墜焉父子兩公者皆吾姚之望也蓋四海人競慕之矣然孰知其佐內者復有人乎獨坐公配毛張兩淑人先年有名公紀其事今夏太恭人者少參公配也父曰竹陵翁明經不遇晚乃吏隱於佐邑間與獨坐公爲布衣交獨坐公重其行因締姻焉初歸時少參公已爲貴公子然恭人敦朴素無紛華好又含章靜焉弗若世之規眉曉偵間隙以爲僥利者也少參公治經術不問生產恭人亦僅持之不屑屑居常順於姑淑人以爲動靜及少參公自禮部郎改爲御史也戚黨咸色喜恭人獨懼曰吾聞御史言官也言不直爲負職直又或招禍吾不懼禍懼未休於禍而撓直也吾舅爲名直指蹟其聲可乎少參公簡靜不干進何由得御史則以時相雅服開府公之行節因重其子然旣越例拔之則厚有以望之於時同輩皆重足以伺警效而少參公獨不然會此公欲修卻於前相日吹毛齟齬之諸閭里

居業文編

卷之三

八

無賴爭上書言前相短少叅公時在貴州道則痛抑
之讒說皆格然此公亦畏義於諸疏亦未敢卽行惟
喜夫媒孽蜩起使彼公不得安枕耳故少叅公雖抑
夫宵人時相亦未遽問焉適後進巡視都城者逢相
君意執前相戚黨一奴盡發其私書內有奴報前相
書已封未授行者其辭甚感德于少叅公時相見之
大憾相方掌吏部遂出少叅公爲四川僉事戚黨皆
愕失意恭人獨怡然曰固知爾耳夫直而出是謂得
於職何憤出也其智畧乃如此恭人益三子側室一
子而仲子子宗翰娶恭兄子洵女自少叅公見背恭

人業以命自安日惟訓子爲業歲乙酉仲氏中京兆

試廩廩望太常選矣復不克厥志阨於六奉計偕之

人二

年年與少叅等談全者或謂少闕焉然伯叔氏方游
藝有聞屢登太學高等上第可必季亦翩然振而孫
之壻吾家者復早惠善屬文然則恭人之厚享寧有
既耶今歲恭人登七秩余率諸猶子爲壽因戲言曰
夫謹中饋勤女紅皆內德也世稱恭人或以此然以
頌里婦可耳非臧毋敬姜之懿也世德之家稱以內
無非禮法內子所與聞皆薦紳之行業若徒使羹於
釜絲於杼也卽謂婦順無餘焉得乎然則斷機者蠶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三目錄

書

與李于田論文書

與趙夢白論文書

與沈伯英論韻學書

與余君房論詩文書附余君房散論文書

與余君房論今文選書附余君房答論今文選書

與余君房論小說家書附余君房答論小說家書

與吳伯霖論舉子業書

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附玉繩答論詩文書

居業次編 卷之三

與呂甥玉繩論小說家書

與門人呂美箭論文書

與甥孫呂勤之論文書

題

題古文短篇

題曲消舊聞抄本

跋

校正鶴林玉露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三

餘姚孫 鑽文融著 門人 呂胤筠美箭 校

呂天成勤之 編

書

與李于田論文書

弟家居病目者半載病瘥者半月瘥愈而弱不能支

者復三月忽忽一歲過矣雕蟲技業生平所向慕今

茲歸甚欲極力精研以畢初志第半為病奪又年力

向衰欲如往日經生時精進自難終應虛負此志耳

兄前問弟所得第四十以前大約惟枕籍班馬二史

居業次編 卷之三

以雄肆質陋為工丁亥以後玩味諸經乃知文章要

領惟在法精腴簡奧乃文之上品古人無紙汗青刻

簡為力不易非千鍾百鍊度必可不朽豈輕以災竹

木宋人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弟則謂惟三代

乃有文人惟六經乃有文法周尚文周末文勝萬古

文章總之無過周者論語左氏公穀禮記最有法公

羊子夏弟子禮運出於子游其餘似多係二賢高弟

所撰此皆是孔門文字國策而後乃大變莊列荀屈

韓呂諸家變態極矣子長承之祖論語沿戰國餘風

更以奇肆出之遂為後代文豪其實法窮而縱以

周秦之後卽唐宋之蘇氏也浸淫至於六朝及唐惟務綺靡法益亡昌黎氏力振之直探原於經法乃更出近人不知乃顧以縱肆者爲古規矩者爲今此迷於初始矣兄前告弟謂寧爲真韓柳不欲爲假史漢此論良是此論在夫人亦皆能言之不爲獨得顧弟謂韓柳文雖佳然非讀韓柳文而作者韓所讀書具在進學解柳所讀書具在與韋中立書須讀其所讀乃能作其文耳兄前又謂鳳洲之史漢數年後必衰弟彼時方理他語不及細對近時史漢惟槐野係真鳳洲氣脉本出子瞻稍雜以六朝後乃稍飾以莊居業次編 卷之三 三一

左及子長俊發處亦彷彿近之然終不絕似自謂出國策正是子瞻所祖耳弟嘗欲更進之爲周文漢詩曾舉以告夢白夢白不許不知兄肯同此志否弟於詩道亦稍有窺然尚未透兄前自謂有所得可舉其大槩以教乎夢白數相聞否附問

與趙夢白論文書

弟鄉以周文漢詩請正不蒙見許近歲奉手教漁獵於文選上者師之次者友之不知所得如何茲時所師友者又何籍也弟去歲病目已又病瘧益牽纏者十月餘雖亦日與陳編爲伍恨無所得念古人雖廣搜博取然所得力者不過一二種若子厚之於國語永叔之於韓文明允之於孟子皆是也弟嘗欲求如此等書一二部日涵泳諷誦之而不能得今兄有此等書否頃曾承教謂此道不足致力豈以舍此別無可業此則未敢聞命士君子讀書非以求名自是本業若棄此不事不日夜執牙籌卽沉湎醉鄉矣弟今豈但不敢謂能追古人亦自知必不能出於近日李汪王之上第素志在此自不能舍若不專精研求之趣味又覺短所以日孜孜耳近作得意者乞惠教一二自京轉託相知者寄來固不難也

與沈伯英論韻學書

向承教謂欲於暇日作一韻書茲弟有鄙見敢陳之竊謂天地間元有六聲不知君家休文何以遽定爲四其云天子聖哲是矣但平有陰陽入有抑揚天稍低則爲田哲稍低則爲宅天清陰也田晴陽也哲昔揚也宅席抑也天田之與予字哲宅之與聖皆俱是一例故總論則止三聲平側入是也析論則平有陰陽側有去上入有抑揚今獨於側分去上而於平入則混而爲一且至於反切俱不分陰陽而混之何其忽略也此惟詞曲中最易辨比調以協絃管絃管原無入聲改詞亦因之若南曲則元有入音自不可從此故凡揭起調皆宜陰宜去宜揚納下調皆宜陽宜上宜抑是但遷舊韻圖分別六聲令善歌者歌之儻宜陽而用陰宜去而用上宜抑而用揚歌來卽非本字矣宜陰上揚而反之亦然此豈非天地間自然之音乎惟兄再詳審之如弟言有謬願賜教敝邑趙考古先生最精字學有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不傳茲有六書本義二帙童蒙習句一帙乃邵太僕所刻者於字學亦有助謹奉覽

余君房論文書

余札教謂鑄所呈序稿尚用昌黎以下格調鑄自失深服朗鑑之得其髓也因思先生之作蓋用秦以上格調者哉鑄昔童時於先君案上竊取之讀之見其新奇而偉麗心極愛之如獲奇寶時時習以爲天下書惟此一部而已又於伯兄所見莊生籍亦驚喜苦其難解因極力研究顧終不能如龍門之莫逆他書雖閱涉獵然止是涉獵與不讀同至二十五歲始知愛歐陽文二十六而熟讀韓非子手節錄之以資舉業二十九而始讀文選愛其醇厚深至再踰年而讀漢書愛其賈而錯落如嚴關樹木不圓正乃佳踰年釋褐又一年乃讀左傳熟記與僚友相背誦然無所得踰年復讀漢書後復讀史記至四十四家居乃盡屏諸書一小厨獨置馬班二史益之國策韓呂三種以此五部音節相類是一家耳又二年始讀國語又進之十三經乃大有悟蓋文章之法盡於經矣皆千鍾百鍊而出者至子長乃縱肆蓋沿戰國風氣來實亦本之論語此卽近代之蘇氏也後至六朝辭極矣昌黎起乃悉反之經今人不深察謂爲古法其大誤也於時志甚銳力甚猛

必欲爲周文漢詩以振終古之業鳴鼓以號衆無不應者無何被命赴上荏苒風塵戎馬邊海間遂歷九年舊業漸荒蕪然意未能忘也今所最愛者書詩公穀二傳次則周禮又則禮記真日十數過不厭易則本業稍爲舉子藝所間然此數種書以達於今文必須易范而鑄未若史記等之可灌輸而賈也假若鑄今方四十餘猶可致力今已望六矣精神日漸減欲復振興起業儼難恨不往日專持史記或猶有成是以時教藝爲反約之地東教謂所以柳州六一者儼儼猶未肯於藝者竟貴自量鑄何敢望三

居業次編 卷之三 七

公卽邇日汪王恐亦未能與並驅極其力亦不過足下所謂名家耳然昌黎法古而脉今雖其自謂笑之則喜譽之則憂然要之未能外毀譽所以今也舉世皆庸人老嫗夫孰能不爲東方生香山老耶鑄今方且鉛槧班氏音再吐悃求正若果前經七種足畢終已無俟他求則卽當盡謝諸書惟與爲儔不則亦願別揭以誨若只泛責以博洽恐日暮途遠茫茫將何之也彼三公者亦豈生平止讀此三部者耶鑄於詩道頗淺容嗣論今未能悉

鑄於文雖未能至然心嚮往之拙業得賜評別真刻

骨之感第許可猶多過於恕於鄙心所望者猶也拙業原正在作之來教真鑑其微第不知自今以往尚能日日新否足下盛許贈華陽篇鑄尚未敢當然謂文在博大寬閒此論良是彼時方步武子長若遵此路作之至今或可踵南沙公後塵嗣後見時作競工巧遂不覺轉宮移調然評龍門氏者原謂其文直若莊屈以前則無不奧而法其語率千鑄百鍊若止博大寬閒恐亦未盡文之態也大隱園無求安窳二記陳大酉葉玄峰二序是鑄四十六七時作奉壽序則近作鑄質地分量在今如此欲入作者之室成一家言宜由何道以進前有所請尚未蒙海乞詳察而擇其中焉

昨謬評謂大作序不宜蹈汪王轍報教猶疑之然鑄謂不宜作彼格調者非謂二公不由上乘來有不善也第以弁山太函語今庸夫豎子皆能道之夫吾等往日業舉子時不甚避時套乎時套非惡以其工之至而庸衆襲之遂成套所謂神奇化而爲臭腐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然彼時所吐今或不嫌登爲上俎斯臭腐化爲神奇矣足下於子長以下皆不屑爲奈何從二伯之軟耶不聞洛陽子牛後之譏乎

居業次編 卷之三 八

謂今之摘辭者最須忌汪王次乃于鮪又上乃允寧
獻吉又歐蘇又韓柳六代在可否間班氏以上則
須忌矣是邪非邪然汪王非但時套兼有偏蔽一以
今事傳古語二持論爭備三好諛四纖巧五零碎而
總之則有二曰不正太曰不真然二公皆高才欲不
犯此七者亦不難所以不能者欲篇篇佳語語奇耳
今其集中所具但犯此少者即佳矣鑛於今文獨深
服王允寧顧時好不然昨教謂文在博大寬閒正與
鄙意合記昔在都下時鑛曾問文所宜宗足下答曰
老班亦是此意然則大作何可不然耶然止此一篇
固無害所謂能為獻吉者乎若篇篇如此則不可耳
瓦注序若存集中其高言之以後必望一刪方為無
瑕之璧又內老瓦盆一語乃少陵詩尤礙眼此語固
不患無可易者幸留意如何足下甚推子威然子威
無但令鑛未窺其奧即使世人不尊之如汪王則已
落第二義矣大抵文須開口便是方為作家渠乃開
口便欲不是斯既左矣皆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者也后岡集敬拜惠原發來二本完上又有陳魯南
者亦貴地人其集何如象肯決錄不知置之何所尚
未檢出何不索之箕仲

片葉不編

卷之三

九

昨偶再檢今諸公集惟空同視野真不可及若滄溟
鳳洲南濱以全部論自難可並若一二篇或猶可勉
而至耳昨來翰謂鄙作在大與化之介抑何過譽之
甚足下夙昔不作謾語者今何乃爾耶鑛嘗私論文
謂凡各有一長稍具結構者俱係可欲之謂善其意
匠指麾勒成一家者乃為有諸已之謂信歐蘇的的
有諸已矣空同視野亦然若歷下太倉歛縣三公不
敢謂其不有諸已但似猶在二之中耳柳州則充實
昌黎則充實而有光輝左馬聖矣六經神矣若鄙作
如足下所許者以謂可欲之善尚不知足當否乃輒
目以充實光輝耶

片葉不編

卷之三

十

素爲相知年友其誌文已藏之胸中數年昨屬稿時意欲不襲前人直寫胸臆亦一揮而成改竄不數字者成後觀之不似班却微似范史緣是時亦偶觀范史也掖庭令正是今司禮之任其惟重與否係委任何如耳鳳洲等常用大錯字不知出何書不敏以其不雅近唐詩小說家語不喜用之今遵教易以闍尹字不知妥否南中原無定所大約謂南方耳用修則以名滇中允寧則以名金陵然謝玄暉酬王晉安詩南中榮橘柚則又是閩中也雷駐京口因中濕足下謂不宜用南中今以京中易之聲鍾似係宋字今亦

方集文編

卷之三

十一

已易然此皆小疵不甚關工拙曰尚可稍潔果然今略加刪削後又增入一段亦是實錄然其事頗難言足下彼時正在都城當見其光景不知所言得其似否尤望細心一評定之

弇州續集卷更羸於前集曩日妄謂我朝大家五人空同槐野滄溟鳳洲南溟然此五公寔各隔一關大洲羅陽爲閨位此總論身分耳近日熟觀之則似乎空同才第一鳳洲第二若單論文則槐野第一空同第二槐野不游被鳳洲作衆人遇之遂致今曲加貶語今後生輩遂幾不識槐野可爲太息卮言中所

方集文編

卷之三

十二

云下邑工琢玉器云王景興學華子魚此以貌歷下則可豈可以疵華州先生哉至云不曉篇法神采不流動則尤不可解篇法似惟華州能曉耳弇州往往篇法散亂何乃反云爾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雖俊勁有神然所可議者只是不確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豈足當鉅家即太山亦然此固由寧失諸理一語致之然亦是未脫經生氣耳宋人云楮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今歷下新都二公亦然歷下句句佳成段則不佳新都段段佳成篇則不佳新都自謂精深然祇在字句間至體格頗覺小碎殆似唐時一傳奇手耳昨史鶴亭丈偶過論文曰槐野先生作文但如此作而已滄溟先生則拈筆時先有必使人不易解之意此言良有味子威亦未免犯此恒人無庸欺智者恐終不可欺何作此伎倆爲哉李王二公絕相厚然李極高王極卑正絕不同王根髓原在子瞻稍輔以世說然才本高後又涉獵左馬諸書稍變調是以自謂得之國策耳汪與王涉未深良是汪字句真工可謂一時絕調其以古語傳今事無不渾帖更有今語不

能盡而渠用古語却盡之者不可謂不妙然祇是
命一家耳不是神來之調王之風神殊雄俊大有不
可及處要之汪終須讓王耳汪刻墳雅似極意在檀
弓考工記然渠於二書所得却少若專宗此恐或失
之清瘦亦非所謂大家正派也今時諸名家先生謂
於古作者何當韓柳似終不可及王的是一子瞻以
好高故面目似過之然綜其實恐未易優劣汪則是
一劉孝標以不能卑故翻讀之耳

官名用古銜不知起自何時昌黎亦只是剪裁如侍
御那倅之類此在左氏亦有之若直用古銜傳今事
多想是宋法此只宜於辭命家今太函遂用以叙事
傳之將來竟不知爲實任何官矣

凡誌銘若用昌黎體不難從簡若用史漢體卽不得
簡趙韓傳俱一千六百外也南沙集二帙納上敝笥
原有抄本互有魯魚初意將一細校今似無暇矣此
公文字雖高但是董江都劉中壘一派大約質勝文
敷之却不難第恐終不悅衆目耳呂甥孫天成以所
看荀子來相印證因爲看一過此乃千古大家如此
等文字果如何可效之否足下平生所得力是何書
所最喜是何書可得聞乎

弁州碑誌等俱不佳其所長惟序耳凡作文惟序事
最難有極苦心處人竟不及知豈若作序可騁才華
任意爲馳驟者乎足下謂狀與誌當有別鑄謂傳與
誌亦當有別凡傳但舉大節卽履歷可畧若誌則履
歷斷當悉書不可遺也而碑誌尤難於傳擅此長者
古惟昌黎今則北地此兩公皆本色語足下不甚取
北地殆不能解北地惟作序多率易耳

鑄素以弁州乃時作恐易染屏之不看昨因選今文
乃徧讀之乃鄙作間有似者茲來教亦謂於聲伯季
則信乎時習之難脫也然此則必須盡廢之乃可耳

寧可以昌黎六一北地華州夫安可以弁州耶
昨奉教謂脩左輔於四公必於泉臺有蠻觸之戰足
下豈尚於左輔有不足耶宋人云讀柳歐蘇文方知
韓文不可及鑄今盡讀滄溟弁州太函文乃益知左
輔爲不可及諸公集卷雖踰百然求如左輔數行尚
不能得來教謂左輔不博不流動誠有然者然亦不
至大約大拙樸之前代子厚亦不甚流動而永叔最
爲不博左輔惟不博故精惟不流動故勁然至若柳
湏序及兩程策亦何嘗不博送石洲鳳泉壽先伯諸
序又何嘗不流動哉蕪美無瑕卽古人亦難之故精

以較司成公李尚覺濫江尚覺碎豈得擅流動之譽
費江最流動矣然惟博於說部耳若文則豈可言博
過華州哉惟子威可謂博且流動然總論所至又大
不及五公此文章所以難言也子威所以居閨位者
以無神境耳卽譙游記亦祇是偏鋒別境大洲有神
境然修辭之功未極鑛雖獨服之豈能協於衆心哉
大家唐二人宋歐曾王蘇氏父子共五人樂城不與
鑛謂五公爲大家正以我朝言也韓柳終不易及

片素文編

卷之三

二五

前小敘固曾言之宋五家正可相當若漢以前大家
信更在唐二家上然成一家言與今人又當別論足
下謂北地失之模擬世人論亦如此第以鑛素所熟
觀者言之惟一二篇稍有痕其餘亦多係自撰卽頃
來吾等所收者何篇爲大模擬耶所評三公俱確第
汪之襲亦不讓後李或有終篇無一語自創者殆如
集古句耳鳳洲才信高顧要今所造亦已既竭其才
渠語于鱗固云加我十年亦不能長有子境此真是
自知之語謂其輕前欺後似猶爲不虞之譽近有對
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之者曰貪卽是汝品

片素文編

卷之三

十六

下曰但生耳曰生卽是汝品下曰速耳曰速卽是汝
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卽是汝品下文亦猶此昔
人謂參也魯故造道深人才各有偏偏卽有不至不
可謂堂堂者勝者者也惟左輔四十有九而遭嚴墻
之厄不究其至真爲可惜耳劉莊襄墓銘真一好題
不知弇州公何爲草率如此其爲張文忠傳亦不稱
太由與戚將軍最厚而於其墓銘亦頗寥寥然則兩
公所自負爲一攀龍者安在哉宋雖有五人然與世
以配韓柳者亦止二人我朝空同當其一不待言
矣其一人當在兩王在鑛必以屬之槐野在先生必
以屬之鳳洲然邪否邪前人已矣後起者集數公之
成超乘而上必當有人先生幸無讓焉
子長以前無容諒矣孟堅與韓柳孰優子建士衡彥
昇孝標輩又與歐蘇孰勝願虛心評騭以教焉
奉來教謂子長天機自發良然第博大寬閒則不甚
肖不若槐野云粗鹵矯健爲得也孟堅漢書果整密
有體顧茲書非由孟堅已遲乃劉中壘父子及馮商
輩草創其稿原佳稍潤之不難且其意在步趨左
氏細玩儘有瑯琊亦未是渾金璞玉惟子長則真是
渾瑱然三傳載記寔極力瑯琊又未可槩謂渾瑱者

勝瑠瑤也兩都賦典引賓戲燕然銘東平王奏記
乃孟堅自作其追琢更有痕迹其筆力亦纖穠而不
雄放正與柳州相當或弟畜柳州耳昌黎似未其退
讓今進學解貞符具在以較賓戲典引執勝若平淮
雅唐饒歌尤大勝明堂五詩如作時代眼觀謂賓戲
形類解嘲典引貌似美新則即謂班勝韓亦可耳醉
翁亭記赤壁賦自是千古絕作即廢記賦法何傷且
體從何起長卿子虛已平屈宋蘇李五言寧規四詩
屈原傳不類序乎貨殖傳不類志乎揚子雲贊非傳
乎昔昔鹽非排律乎何獨詫於歐記蘇賦也故能廢
前法者乃為雄廢前法而能使人膾炙者尤更為雄

居業文編

卷之三

一二

今汪王二公刺彼兩作每不吝董狐之筆然使其賦
除黃事亦必不舍醉翁赤壁檢二集固當有之豈非
誠之不可揜哉僕常欲以賦為序銘贊為記論為誌
恨力未能副耳果能之豈拘拘循此環堵走乎
鑽嘗妄與知交言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大
約俱三代以前文人所作集而為籍人謂書係右史
記言之籍似未然禹貢金縢豈言耶蓋四代文字佳
者盡於此如無逸君奭直係周公所作豈史官筆第
凡係文字俱史官收掌詩序稱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可見詩亦在史室前見先生詩綴已且文選云
取書亦類分之以合於詩綴即命之曰宣尼文選亦
豈不可書諸體各具蔡傳但以訓詁例之亦未盡也
昭明文選果當否近讀范史其中好文字頗多却不
取乃取伯喈二碑何耶

今摘辭家詩文兩大派迥別矣然此外有賦有排偶
有四言此三種又各自為體不與彼兩派同近因讀
毛詩欲將古來四言除三百篇外自卿雲歌石鼓文
等起至唐末止共分類選為一部以備私覽有暇更
欲選排偶一種昨今文選則正如文章軌範古文關

居業文編

卷之三

一八

健大約俱是散文耳本之所尚者散文也前來教謂
今人以事辭為議論不敏尚未得其辭辭命議論叙
事列為三體肇自西山氏此亦前人所未及今散文
率不出此三項然議論實與宋人始盛今吾等讀文
字至宋人議論則剖析明而即與西語同唐以前終
別是一調稍覺迂而不切濶而不細大抵議論兆自
孟莊荀而宋人機緘則自昌黎啟之顧鄒性上清文
字惟以工辭為準易文言曰修辭左氏引夫子語曰
慎辭辭正是文章本色議論而辭不工則是語錄叙
事而辭不工則是小說如元晦語錄論事情每極痛

快使人踴躍然不可入文章家者正緣辭不工耳人議論似在講學諸公足下曾見李氏藏書否其議論新奇處儘多其書在金陵盛行前小啟謂大以辭勝正是推重意雕龍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此文章家精論辭極其工則文之技盡矣然要亦不可偏如太函則惟加意於辭乃翻覺細小細思足下自謂議論勝之說似是謂主張處勝耳主張乃意不可謂議論也

詩綴就元晦傳條分已十得七八但鑛常妄謂古今人情一也如四牡采薇出車諸篇似皆使臣役夫自

廣業公編

卷之三

十七

述其情國家采之於使臣戎役行時歌以送之耳若卽認爲上之人勞遣使臣戎役所作恐未然諷味語意自可見出車稱南仲豈每次皆此將耶尤明白易曉又風雅似皆出文人之手亦未必卽係使臣役夫所作他如雄雉谷風等篇亦決非婦人所能爲今何人詩集中無征戍閨思等樂府耶用此意觀詩味趣似長足下儻謂然乎

鑛詩道所得原淺又賦才近質實於少陵諸篇猶稍能解至於樂府一家則原未深探其原所以每每抱而不暢足下取鑛五言古鑛於此體雖不敢謂能解

然質性猶近顧奈今人多不好何近日則大喜五言排律鑛竊妄謂詩道止於四十字卽今欲祇效孟襄陽專工五言律先生儻許之否

花隱掖垣暮爲五言律第一僕元亦未慊於志第不知在所云九首中否若東郡趨庭則起結俱淡趨庭字無照應亦罕著落穩帖有餘而風神未足以爲具品第一或不錯也

唐五言律畢竟何首歷卷通偶思之或仍當於八月湖水平及風勁角弓鳴二章較取焉王詩精工無瑕若氣象宏潤則孟也第結句識卑耳不則昔聞洞庭

水何如

二一

五言律歷卷果是難定竊謂凡堪歷卷者必須自然須本色然又須意格高遠又須音節響又須是神來之調不敏前所擬九首庶幾近之東郡趨庭本色自然有之中四句雖云宏大然意隨語盡不甚高遠又不響鍛成偶語終不是神來若冠冕通南極則首二句旣藻績不本色第三句更加蠟蠟野館春帆句雖工然不切勒碑凡點景亦必須中情此一聯只可送爲客商者耳以送士大夫猶不稱况翰苑勒碑之使乎結句又似送遷謫者銜命勒碑須是計日回方合

裕此結殊有憂其不回意豈得佳乎納納乾坤大杜
詩常語杜集中如此者恐不下數十首於前四者皆
無當焉若取此等則又不若鳳林戈未息也昔聞洞
庭水真是神來又高遠又本色自然又響第結句太
漫興八月湖水平起兩句已壯領聯復饒氣槩於前
四者無愧頸聯亦得惟結語意稍卑然猶勝戎馬關
山北也風勁角弓鳴精工無疵惟意象不高遠前所
以取花隱掖垣暮者以其高遠神來處多耳啾啾棲
鳥今此意不爲累句若以風雅意律律之恐終讓此
首也幸更詳擇以教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元美云昌黎於詩無所解卽鄙見亦謂然昨偶看古
詩一二篇弇州如何能到歐五言詩亦儘有佳者今
人置之不看固不差但全謂宋詩絕無可取則似太
逐聲耳

歐蘇詩信不及文然歐甚執規矩蘇時有獨得足下
謂嘉則可勝于鱗則起二公於九京恐未必肯爲屈
完之來盟也作者各以時起原不必細較因見今人
貶唐宋太過是用質成於巨子耳

于鱗詩自工但恨猶是中唐調僕往日曾語箕仲曰
大復乃一錢仲文滄溟乃一劉夢得鳳洲乃一蘇子

瞻箕仲大笑以爲然且云此等語甚損陰陽今若目
以明詩滄溟自當欣然領受顧恐却未易當耳空同
詩格調雄渾真無可疵議第不其響透其古詩真高
絕近代罕兩也伯玉元美亟稱胡元瑞其詩果何如
足下曾見否若其文則僕雖未之見但所梓詩話亦
只是中常手筆安能當伯玉所云耶

昨偶讀嘉則五言律漫有所評翰教謂爲過苛夫以
足下及箕仲夙日推許之盛而頃聞此語宜訝其苛
第對樓集見在其第二十二卷寄君房先生起至
張司理止共五十首內何首爲佳可入選乎前小啟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固云亦有一二稍可顧猶是常語若在茂樸集中概
下乘耳何足當二先生之溢許謂在于鱗上也記往
日白雪樓集初出時鑄於先宗伯兄案上見之讀一
二首覺其佳甚讀至數十首更覺奇古高妙反覆諷
誄手之不能釋因檢其名氏則標曰于鱗以爲豈唐
人耶何不見列于十二家及細觀其所贈送諸公類
皆今人也今時有如此詩人而奈何不聞談及乎比
先兄自外來問之乃知班孟堅卽班固也蓋鑄是時
止曉滄溟名攀龍不識其字耳太函序弇州集冀以
不聞聞者先得我心鑄之服滄溟得於暗索中此乃

所謂真知今豐對樓集以二先生之諄諄提耳而猶不能解以視案上之不知何人集易若然則其不及于鱗明矣矣州謂嘉則詩是隱逸之冠亦未然以僕所見謝四溟吳芝山陳海樵王百穀輩雖未及細校然似俱不甚讓之今先生執椽筆幸慎許可無若太函之許元瑞斯稱情矣僕於樂府一派原未深解故以妄許嘉則所以然者以俚淺率三病在樂府每有之而無能掩瑜妄意其不恭或得柳士師一體耳我朝詩成弘以前大約沿宋元氣習雖格卑語近然道情事亦真率可喜自空同倡爲盛唐漢魏之說大曆以下悉捐棄天下靡然從之此最是正路無可議者然天下事但入正路卽難卽作人亦如此久之覺束縛不堪則逃而之初唐已又進之六朝在嘉靖中最盛然此路終隘而不弘近遂有舍去近體但漢魏之論然有言之者鮮行之者則以此一路枯淡且說物情不盡耳近十餘年以來遂開亂道一派昨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長吉玉川一子瞻魯直某近李盧某近蘇黃然某猶有可喜以其近於自然某則太矯揉耳文派至亂道則極不可返邇來作人亦多此派此實關係世道良足歎慨然矣州

晚年諸作實已透漏亂道端倪蓋氣數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過也

君房報論詩文書

敬請居業自序語粹而意完乃其曲折轉換微用
昌黎以下格調然遂謂之昌黎猶未盡似若問所
安豈可謂非熙朝之盛哉哉總之於蘇若問所
於于韓則玉稍不近於韓昭子威伯之於季然
色於家矣則則下星之昭昭子威伯之於季然
所名家矣則則下星之昭昭子威伯之於季然
泉而玉子也所以為老泉也國家有氣運文亦隨
之唐不能不宋即柳州不能不歐蘇三君子者胡
不迫厥宗祖不載秦彼哉之絕於古道之不已
樂則司其答哉願先生荷進之抑豈如魯陽之揮
戈以足下誠願往能令日百中若僕若笑我
魚問聊以送餘齒已爾胡敢望洋冷海若笑我
之錢也未有如左馬等奇字亦工記等奇句字之
字句必如左馬等奇字亦工記等奇句字之
君若水編卷之三
生花真知所出自然與檀香考工記等有肖似者
敬慎重正業良在此為得不貴之也夫抵二映
是二十年物竊良在此為得不貴之也夫抵二映
自然者獨送徐華陽一言以蔽之曰所謂作之非體
在諸屈聲牙而在博太寬闊若篇後此自思見則
火不審足下謂何至於詩五言古有絕句似處五
然不審足下謂何至於詩五言古有絕句似處五
七言律反有欠妥處元夕篇大矣麗矣春游篇妙
矣何嘗舉此二作問其仲答云直入化境不可易得
易人若乞此二詩竟亦有妙理幾入化境不可易得
是年會乞此二詩竟亦有妙理幾入化境不可易得
也居業序殊覺平平不似映中諸大篇鏗鏘鏗鏘
益欲華而就此實者我朝用經書取上故四書
中語俱在眼前恩意似不宜用經書取上故四書
此序特多於世不讀時用之後居業二映評之耳
僕昨謬言作之非體自然蓋據居業二映評之耳
贈華陽序已離此景昨讀流慕開翁入十書片則
既遂乃流雖文字皆有來歷然多所自得景片則
樂是子書好文字也當時在京邸座冗中謝之不

大覺不知其時作何報覆至頃者贈僕壽章具
充實光輝猶猶在大與化之介蓋必可鍾鍊火
至而後可語博大寬闊此地位何可易談武庫
業文具足下之使自趨之厭而厭之使自得之如
有言優而游之足下之使自趨之厭而厭之使自得之如
斯至足矣足下之使自趨之厭而厭之使自得之如
拙詩其確謹謝至教
丈所撰壽章并狀銘俱從子長來其謹嚴遠博則
得孟堅為多兄忠諒故發之於文大抵與推所謂
必則古昔稱先王至其波瀾繁迴無逸於矩矱而
無一字不與諧合神采色澤俱發此評語真卓
之粹人何如僕願弁其端焉
前壽叙兩篇俱細閱不止一二讀足下虛襟下問
僕不敢不竭其愚隨都見所至解度豈筆直注頗
過苛疑下乃肯俯然俞納此正不妨用記得聲鍾
望邪謹再下乃肯俯然俞納此正不妨用記得聲鍾
字在劉元城詩錄中不識起何代兩壽叙倒精工
首篇選博似班固次篇流麗似范曄然精識完粹
君若水編卷之三
之若水編卷之三
衆之居業中猶謙華陽第一幕開第二角勢固然若
篇如者殊不識其真機也雷侍御志銘真院壁
前奉頌已盡今又何說起甚奇當時緊關大事在
節相一節最宜先頌其後重輕輕有法咸中於
甚悉其事而吾文敏公又莫肯矣雄文三首僕絕
欲留之恐無副
本且俱附後
所評五公亦祇是名家耳若云大家亦只是我
朝大家試觀後李失之襲王失之浮妄汪失之纖巧
失之模倣後李失之襲王失之浮妄汪失之纖巧
動以舊公必奇於泉室有發端之戰句終不傳下若
論篇法左輔真第一新都更於字法句法最真力
以其得於左輔真第一新都更於字法句法最真力
盡亡足下借宋人論諸少孫柳子厚之語以彈射
歷下新都至確後世立
言君子必不敗斯評矣

司馬子長之文真博大寬閒天機自發渠承左氏
國語之後打轉迥然不羣富是氣運所使足斯文
升公之大力追詩也孟堅其相追琢其章兩公之
兩公不免力追詩也孟堅其相追琢其章兩公之
蘇頌也若柳州痕迹更露所謂力追琢其章兩公之
亭記而記法盡泉較嚴兩賦更追琢其章兩公之
明是有謂之記法盡泉較嚴兩賦更追琢其章兩公之
陳思王猶近古陸平原已靡靡不振兩公之
為之不規規古法正似王弼今人以東二王
洽文是六朝體即不讀六朝書即歐蘇四君其文相
同修新唐書病其不讀六朝書即歐蘇四君其文相
又廢世愈降道彌衰歐詩猶不及蘇氣與才俱下
也一等僕鳥所知輒以鄙陋復明問多見其不知量
敬讀陶宗伯誌銘具見許大燠鍾李底於精剛若
是聲望然而色又瑒然文之完者也顧僕以為作
宗伯誌銘體誌銘在舉大而邑不與行狀同也如陶
宗伯誌銘體誌銘在舉大而邑不與行狀同也如陶
狀宗伯公更何語加之即論如大指有四一
段微殊可削不妄非知文者足下下問般勿過
於挹指輒布其愚伏惟亮察不佞與邵司寇交厚
不識渠有此風節尊敘足關其潛德庶幾古重臣
贊焉可
少諸
狀銘傳三物終臨列若以文不妨相比較耳
司寇銘傳三物終臨列若以文不妨相比較耳
近口作文不梳籍於韓柳者以韓柳而上多古
也若李杜詩近代鉅工固委也非源也故不以爲
法宋杜詩近代鉅工固委也非源也故不以爲
問水不識河海可乎
李教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至論詩
綴已得罪先師安敢又紛然尚書且又莫如所以
加功謹請教謂宜如何昭明文選大有不當處侯
欲發一論以前諸公乃都不敢取及何邪即廣者廣

廣者俱聊畧大是不曾讀書人天
其或者假我大是不曾讀書人天
奇故文之格調足下此專評傷類有
乃從上之格調足下此專評傷類有
亦從上之格調足下此專評傷類有
從上之格調足下此專評傷類有
則遂成汪之格調足下此專評傷類有
長處乃後愈曼衍少節制彼以爲從國策得之
知國策何嘗曼衍少節制彼以爲從國策得之
則王親見此書汪因自以爲能深云元美涉此道未
蓋天刑之而王則鮮入室之功不確論也僕初
上阻之而不能爲蓋亦陋汪之細小不能不喜王
之清濁而不能爲蓋亦陋汪之細小不能不喜王
喜王而不能爲蓋亦陋汪之細小不能不喜王
各也顧其格調果一其浩蕩則僕識不蚤反不巧
不鍾鳴泉之不可一其浩蕩則僕識不蚤反不巧
唐詩品已閱一過但未暇評大抵什可得五六
者景光何似而玉珂因玉珂而及金鑰耳此詩本無
難因難而及玉珂因玉珂而及金鑰耳此詩本無
可管若以冠唐家三百年之五言而指爲神品或
力者未敢問其所謂長城者不得離黃焉願於諸品
中又未知居何等耳此謂難
之難者原本奉歸計六冊
足下問五言律何首屈卷僕謂終須於杜集中求
之八月湖水平結句弱又尋常風勁角弓鳴自是
好然大架不得指氣蒸雲夢句便謂闊大也昔聞洞
庭水安能及東郡趨庭日足下嘗嫌東郡結語不
知正是古雅前曾也足下意請問首次東郡冠冕通
南極結語不悞也昨夜適漁杜集得納乾坤大庭
首謹此愚意何如以納納居首次乃及風勁角弓
後又歷次之八月湖水須在二十篇之外厚問敬

復吾兩人各抒所
見寧有他適逃乎
前蒙詞沈嘉則詩集未及答是時正欲為豐對樓
集作序師以序請正耳今序猶未就詩固以風為
主風人以情與景故多比興嘉則率是道故越度
滄溟先生以情與景故多比興嘉則率是道故越度
而濤瀾不用而用事用事非學問也雖然乎即學問
問濤瀾濤瀾曰詩有別才非學問也雖然乎即學問
而濤瀾濤瀾曰詩有別才非學問也雖然乎即學問
故濤瀾濤瀾曰詩有別才非學問也雖然乎即學問
風遠安得似鏡中及濤瀾濤瀾有痕迹便是直賦與
我朝詩去唐詩也特恨其不讀書耳濤瀾是
良不為過孫先生謂鄙言竟何
評嘉則詩中其膏肓然渠所長乃在歌行與七
言絕其他不無可疵至謂閨五言律至五十首而
無一首佳恐索之過苛但率成自是此君泥病不
易罷除又謂於樂府稍窺一斑却又未於此君所
不能辨正在古體能窺樂府又何必難古體之有
律方擬作豐對樓集序得足下評今我不快
蘇業次編 卷之三 二乙

與余君房論今文選書
今文選承大教後不敏又細酌量一過茲以全部敬
呈請正外又具就正目一本內有四品甄別并稍商
確語其有神妙能具四等品標列者不敏所收也有
墨鈞者不敏所刪也無品亦無鈞者待先生而定也
其所收諸文不敏舊有批評在原本今命胥人錄入
選本內併以請正昨先生所詢亦即登答於上大抵
鄙見與清鑒相符者多惟空同大洲二先生不敏多
所取先生或稍不滿耳又弇州太函二氏今時好方
逐之不敏恐有所遺復細搜一過於弇州復得五篇
片業次編 卷之三 三

太函三篇然終未甚愿意若以視陳蘭州王新甫二
篇則似稍勝耳又雲杜一篇九崖一篇此十篇係今
次增入者望先生更加意鑒之其北虜紀略譜傳等
類前教謂宜別行固是正法眼但北虜紀略錦衣志
在彼集中原自列於文部與廣右叙台州傳正同何
獨取彼舍此若譜傳官師志雖體製稍不同獨念李
康二先生文茲兩篇實其最雄肆者若刪之恐遂湮
滅不聞今譜傳在集中人已多略去不觀至武功志
則世已罕有其書誰復取而誦之二先生精神竟與
草木同腐深可惜耳若謂他似此類者尚多則似無

有有卽取增入之何傷也文選不取史傳良是然西山氏固節取之何必蕭氏之是而真氏之非乎且昭明不能捨復取史論及述贊是何知二五而不知十耶又前先生所評有云收者好者通者尚未甚明白今願先生於的然當收者標一收字當去者標不收字在商量間者或標云姑收或云亦可收如此乃有所持循不敏乃可據以再加劑量也大抵鄙意謂寧遺無濫天下文集至多安能盡觀惟使收者或一種書稍足傳斯爲得耳然唐文粹唐詩品彙二書最漫雜無倫然至今傳孰謂天下有離婁哉今願先生但

君業久編

卷之三

三二

以獨見直標去取不必以不敏品鈞爲則玄卿意在必刻不敏則惟慮盲子辨璧或貽有目者嗤耳此請正意也其餘或當收而不敏偶遺者更望先生增入先生竟此業或旬日或浹旬幸示其期不敏至期當專人候領焉

今文選一事向在戊寅歲曾與箕仲談及鑛云第恨於詩道未徹箕仲云如此公任文傑任詩皆唯唯時亦曾一搜諸集頗殫心力記箕仲曾告鑛云昔無完璧昨檢其七言律奇句自不乏第止可四佳耳再則六句佳止矣必有兩句失步真乃極

事鞅掌竟不獲竣業然鑛自後此事不去於心每見佳文則志焉頃抵毘陵玄卿又以此見命鑛述前語因曰箕仲無從得詰足下卽任詩何如玄卿亦嘗焉鑛之不選詩蓋漆雕子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耳非置詩不采也玄卿去歲有書來頗以爲繁而難竟近日書來則曰細閱諸詩卽其佳者苦未能追唐人中駟則次者可知歌行稍佳足下必欲備一代之盛業願速移書促玄卿焉至於賦實乃鑛素性所好每見集中有賦無不讀者豈但不能並轡西京嗣躡潘左卽有阿房赤壁等亦且收之矣凡摘辭之技必專業乃

君業久編

卷之三

三二

精今人皆以餘事作賦夫安能工或稍襲一二字句卽謂屈宋復生或得其敢亂道意輒矜前無千古今集所具獻吉仲默昌穀子威元美次梗其儔也然亦豈能越此二道韓子云畫鬼魅易文徵仲自矜隸書足高一代皆此意耳世不尚故工者鮮世不習故觀者眩其實明無賦乃定論也足下讀今賦甚多試舉數首共相商確鑛實大願焉或卽足下任選賦何如伯恭未脫道學氣其文鑑又係應制大約如張沙老文範一體必一篇一人必一篇用以合時眼平衆心耳若自所輯古文關鍵固無詩賦也何子十二論

在彼時規規洗濯猶未能盡脫宋氣昨復取觀之似尚在今時程策下安可入選他文秀潤者或猶勝論第骨氣不足終難選耳

后圖與屠田兩書遵教選入蘇門集序未佳茲增選靖州碑來屬二求訂正海隅集乃即是徐宗伯集此七昔在三曾惠一部爲人持去才非不遇達但其著作與沙老俱係名公餘業非是當行似難入選譬如歌者尚未按腔安問工拙蘭暉堂集近曾看一過苦無可選田豫陽炎微紀聞甚佳然亦非文派可備 國史耳曾見其文選序亦可觀然尚在蘇門

左書公編

卷之三

三三

序下全集則未之見也此外有可入選者更望指示諺云漢文唐詩宋表元詞豈不然哉昨偶見李端古別離詩音調婉切卽二李何王諸公恐不能作寧可以別長勝則有之欲求如此之本色如此之自然未能也玄卿謂諸公佳者不能追唐中興良非謬語詩尚如此况賦哉偶揭子威集讀其諸賦以其似也則篇篇可選如求其真也卽一篇無矣歐蘇遜之於文亦不得不爾若選今賦或於第二等文集內求擣素枯樹等精工靡麗者尚幾得之屈宋楊馬斷然無也宋詩亦未易可輕佳七言律堪嘔噦耳其古體及五

言律亦間有可觀意味尚真於今也

今文選來教謂必篇篇如柳濱鳳泉始成選此原係鑛本意初如此選則空同槐野總不及二十篇玄卿以爲太窄後遂稍寬選然正將以求先生折衷非以爲定本也今承剛定選目大約與鄙意不甚相遠第姚母斷在當選而新甫斷在當刪又吳峻伯莫右使二篇俱未盡善然莫篇猶有獨到語俱刪亦可欲存一寧取莫耳五嶽水經序太拙而堆殊無佳語似乎難收顏惟喬曾見其一二篇未佳陳子虛文未之見今俱無其集成化以前文非不欲選非發慮作五六

居業公編

卷之三

三四

分事業自向日與箕仲議起凡我 朝文俱曾讀過實無可取昨九崖二谷采山等鑛略取數篇先生猶謂不工而刪之若前此諸公文其上等猶不能當今所刪者將何以選焉羅圭峰乃成化間人亦非起北地也宗徐二集完上

顏惟喬陳子虛二集雖未見昨於文範內各檢得一二篇顏乃空同之草率者陳乃二谷之靡曼者似無須搜其集第諸名集猶恐或有遺者因再細心擇之又得二十三篇此諸集亦皆偉文當時不取亦皆有說非偶遺之惟名園墅一篇係弇州續集新擇者耳

費紙之惜

卷之八

卷之三

三十五

而後悔其業者之答足下無乃草率胡以甚也當
敬遵來教隨所規擬覆以千二三之請今月二十
五六或得遣一介奉報更復所之珍護東西必與
俱無他或虞也所歎乃不及賦與詩則茲襄終是
不盡割發不能不貽千古之恨而足下發十策才
得六七而止而以勞後死者何欺呂伯恭輯宋文
鑑亦采賦與詩宋賦若赤壁諸篇持有韻之叔論
耳詩又令人嘔噦伯恭不得棄也何者有一代典藉
係焉又昭明先之武伯恭模其踪有可一不備而必
備則伯恭過泥也我朝之賦雖不復上班西京
諸公乃視宋已高翔千仞上矣自于鱗氏倡秦氣
亦須十年之說伯王遂不敢染指楚非英雄而謾
作欺人語益張之拙耳今三四公在若詩又不勝
枚也為得盡置伯恭先生烏乎夫然無怒於乃中
豈曰空懷蔽問伯恭先生烏乎夫然無怒於乃中
業以新 卷之三 三云

山巖言內不知作何評騭至如發示五首更復得
乃不止此五美更一鈞括何如
海隅集是徐宗伯太室先生所著并奏明集通計
三十九冊并宗子相集俱附在惜子相集死終未
成徐宗伯却其平實應有可采吾鄧張東沙先生
有定集有可收者否顧加覽陳后同亦垂死其
序蘇門集與田叔禾暑漸山兩書俱宜入選即
不與漸山兩集俱會細覽否蘭禪堂稿恐終釋弱
惟高明裁奪
足下選公文選真同管校然欲以一二公畢斯大
業則真所謂一手足而談後覆之烈也憂憂乎其
難哉今業已病病指此精神以期比隆於昭明先
生烏得不侵尋歲月蓋寧保無失步邪兄今茲又
見輟影便不可尋尋然寧保無失步邪兄今茲又
增入詩賦為目愈多故過乃大得也其仲天資故
勤於詩賦乃足下看詩文何嘗不善也微者亦不
若公之精也
是劉子威嘗自稱看詩極精惜乎老及之難可借
力也足下謂我朝無賦雖然如于威先生之難可借
亦掩映千古矣集中賦最多亦最良僕不能枚舉
大抵十可得五六也住于威曾對僕云近見元美
寡婦賦盛佳然元美為文率易即有才與學不暇
有以也于威則十年尚無有矣不亦足捧腹乎伯玉
從風投地恨云云顧體質良未暇斷格律具未暇
其人自爾其文固然體質良未暇斷格律具未暇
索償得五六人乎今後死者知孫先生苦心耳何
得盡置不一流覽也乃專教遠命僕更取茲選僕何
敢辭然專之則不取庶幾檢點更取茲選僕何
論詩正不必如玄卿徑徑印證唐書蓋唐詩有
取士故矩度嚴我朝不以取士故左右縱橫無
不有之不必規矩惟唐氏之拘也我朝諸體無
行稍佳而巳往嘗有書抵兪倫細不至楚何歌
國初逮今俱一澄汰玄卿不必允今當與之論詩
并促之也前論呂伯恭非謂文鑑為三百年下河

之物正啗其紙蓋大非照胆鏡耳嗟嘻吾四三人
者微天之靈畢一二年之力公心誠志所收必高
良名碩為國光應不淺願足下勉終之若
僕誠下走不足多顧謹上狀具復非敢過遜
尊教前復所論后岡集最善亦最嚴矣宋臨論靖
州碑入選俱得然使于威為之更選當過此等
文字足下蓋木闕于威之與也于威精諸若此世
必有知之者前讀其近著雜俎語乃極論世
知已今足下猶不離遇中何怪于威之說不暫
較也今人博不離而蘇門集序終無婉此兩字惟
子威耳諸公安得底蘇門集序終無婉此兩字惟
平淡而味却安得底蘇門集序終無婉此兩字惟
如有可選否却安得底蘇門集序終無婉此兩字惟
生鳥可選否却安得底蘇門集序終無婉此兩字惟
似前林侍御集張東沙先生刻在楚藩司板即留彼
后岡先生農家而得為資郡董中筆索伯之督事
亦奇其夫人亦能詩惜不傳每
詩成輒與夫人評定庶幾不傳每
僕春初有書法玄卿請全文選是我威明一代
大典宜從玄卿初請公起為完輯奈何斷自弘
正以後也玄卿即屬不佞為之此語竟不及白
之足下今其書本獨閱此一言耳此意恐終須了
以前國書一役足下細思之既已費其心力耗
此歲月豈非劉青田方遜志何等人物足下置而
不講何昂即吳淵頴益學士之業師也如不系元
人亦須與評陽其中百餘年問定不多人誰再煩
吾丈何如曾入遊四明山否幽奇最勝九月間曾
小住五六日無已携諸公集商確此中何如新建
伯曾留題尚在也曾閱黃五嶽集否水經序大佳
似不宜少此
今文選目僕輒私定錄上非敢以意窺易大抵奉
足下指歸遵為規度耳且斯大事不願何以信今
者必如此庶幾稱最耳且斯大事不願何以信今
而傳後乎僕所恨者平日不曾讀諸公集曾中
無蘊畜今一旦執役遽然斗胆能無厚顏爾居
潭射去之以此務腹遽然斗胆能無厚顏爾居

欲取諸公集評之而時已過精已消亡豈少年學
耳尚堪此埋頭事邪然終須一查核庶無負足下

近日因讀宋學士集備有佳者若余左云傳似有
五六篇可收其文大抵質而不俚其事核而不迂
請專

三月十三日偶檢遜志齋集序記無足取者彈著
傳有可觀傳文有一二篇可收觀此老之筆縱橫
變化豈下筆如斯在耳因思選今又宜作兩載弘正
以前所作一截以後所作一截序與凡例明
近得國初孫西原集讀之駭所未見俱是詩只
祀竄文一首何讓客難與進學解今人論本朝
文奈何止從弘正間始乎真可發一歎也其時有
吳淵穎先生者蓋宋學士之師而西原固學士友
又恐論者推淵穎為元本不得為我明人此須
查的所恨西原集刻於嘉慶初年校者自謂嘗刪
去之嗟夫此微同年也何容易操此進退之柄邪
史有此集否宜亟為索觀之其益不小更向學中
人訪其初稿庶幾
完璧如何如何
札教謂選我
得者取之如此
心古人不敢信
後衡唐諸公安
獨選我明詩而
於古謂之杜撰
獨謂評

左書

卷之三

三

與余君房論小說家書

鑛昔嘗欲取我朝諸小說集為一部內分四類關
政治者曰國謀瑣事曰稗錄雜說曰燕語論文者
曰藝談各即原本重裝長短隨舊續得者續入今書
見在尚未及裝也先生今欲分類編說林不知自何
代止亦及我明否鄙意以為但即原本拆分為善
重錄易訛且太費也說邪意林多係剛本如近時灼
艾集相類其剛亦頗不精若槩混入編恐未安或但
取全者類編可也今盛行者有虞初志古今說海古
今逸史歷代小史四十家小說今獻彙言今賢彙說
左書

左書

卷之三

四

金聲玉振其餘單行者難以盡記然小史內似亦微
有所刪且序跋俱無亦未善也又如容齋隨筆夷堅
志等十餘帙以上此將何以處耶敝郡先達鈕石溪
先生亦頗好此有說鈔目一本今以奉覽然其家亦
未備此書或但有十之一耳足下若欲為說林此目
或亦可錄一本存之今先生架上所存有若干種望
以其名錄示當以敝笥所蓄者與相校以後可互相
借錄或別購也舍文嘉足下據文獻通考駁之當無
可言若士彰子威所蓄則恐即此本未必有別本且
端臨時已無之矣今又安得有耶書中叙魏晉以下

事亦不足大疑古人得古書每擅附以己意他書往往有之若摘取他書旁見者偽爲一帙務使無少滲漏夫亦何難之有百川學海鑛亦有其書發來目納上

序書公編

卷之三

四二

君房答論小說家書

足下謂僕止宜焯冰故業不當驚博况茲衰年尤非所宜可謂愛才之極矣從茲敢不服膺至訓願僕夙習若網在蔀爲常非長者誨之幾成迷途數日前讀百川學海一書輒詮叙厥目錄存篋中適使君至輒取附呈願亦繕寫一通度之芸閣如僕初意欲將說郭意林虞初志諸小說家分門彙成一編題曰說林不自知卒遂與否而已謗吾丈愛僕之旨矣無乃以規爲瑱不改而甚之邪既以謝足下爰云
小說家當以事類爲次不當以篇名之偶同爲次也如東郭說鈔則唯以書之名曰爲類遂至亭蹟混雜無序此謂存其目已耳非歸之統紀便於參伍者也僕前讀教欲收拾小說侯蒲數百千僅分爲一門戶如歲時爲一類而荆楚幾家俱附之舊立門戶如襄陽幾家俱附之叢談則凡談皆附之搜神則凡靈怪皆附之文房則凡墨譜硯譜皆附之庶幾靡而有紀不至散漫茫無綱領若如東郭止以篇名爲類其他紛亂無可收卒不免另立殊名一類矣非序說家之體也不識高明謂何原本已錄過奉
歸希照入
東郭爲詳說鈔多前代者頗稱富矣本朝不盡見鈔中是何以故檢足下書原有四類已得綱領但未盡耳如鄙意乃爲盡也願
日暮途遠何時副此願焉也乎

序書公編

卷之三

四二

與吳伯霖論舉子業書

鑛去歲致書時未見長公近作止見十年前作惟以
向時調格計日月揣之謬謂伯霖非趨時實乃時之
所趨耳後入冬史伯晉以足下論語近義八首見示
則視昔又加精詣蓋已妙得今時之髓而沉鬱超邁
又高出時作十倍謂爲時之所趨豈不然然而復爲
時所遺則鑛乃重爲慨歎扼腕有不能自解者矣大
抵今時正文體之說亦最誤人所示如此所取如彼
而又間有果如所示者人以是益罔知所向鑛於此
謬有偏見以爲寧信足無信度果內省於心而自快
居業次編 卷之三 四十三

則人亦鮮有按劍者也要之平正原無定的當茲時
而談平正必極神奇之技而鍊之入於渾成庶爲得
耳若止漫舉三十年前語當之恐卽彼時諸公爲主
司亦且嚴棄之矣少所見多在惟信然然使至朔方
見橐駝成羣則又安有馬腫背之說哉來教引沈攸
之語欲矢心讀古一見其奇癸卯秋捷料莫能先鑛
終以時之所趨爲券矣聞授經湖上弟子來者甚衆
居舍不能容方益構舍卽古所稱公超市曷有加焉
念及此心神飛馳恨不得卽趨坐側共討論藝文兼
攬湖山之勝而嬾與慢相成西棹竟復夷猶殊自愧

歎惟中高文不妨郵寄且以俟長公之令時趨者
也母相忘

居業次編

卷之三

四十四

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

世人皆談漢文唐詩王元美亦自謂詩知太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愚今更欲進之古詩則建安以前文則七雄而上文則以易書周禮禮記三春秋論語爲主兩之語策參之老莊管詩則三百篇爲主兼之楚騷風雅廣逸漢魏詩乘一意精詣大約已定志今以告吾甥共臻斯路如何更得二三同志以相周旋更太善自前所列書外可一切置勿觀卽此一笈篇帙亦儘富次第進以娛目儘不厭也

嘗妄謂商以前止尚書上卷二十餘篇此先秦也渾

帝業次編

卷之三

四二五

而雅周易周書周儀禮其周之舊乎與而則戴記老子春秋經管子三傳國語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而巧新而無窮皆西京也莊列策騷其周之東乎奇而肆韓公子文信侯其周之衰乎峭而辯皆東京也若以近代方之經爲韓莊騷爲柳馬班則永叔子瞻耳今擬欲祖篇法於尚書間及章字句祖章法於戴記老子三傳國語間篇字句祖意字於易周禮春秋經間章句不獲已乃兩之以莊策其縱而馳也乃任途於韓呂最復而陸沉於馬班然亦慎言其餘矣執此道以精詣稍需之三五年或當有悟境也詩止

建安以前雖若未盡然三百篇及古歌辭奇變固具十五唐歌行五七言長篇新變聲雖足喜要之非誦唐詩者所構待吐語逼曹劉時然後博及未暮也李杜二家是宋詩之魔尤當姑舍如近日文體俱沿韓柳顧不枕籍於二集此可知其解矣

偶因汪司馬墳雅之說妄品古籍竊以爲易詩書此乃三墳周禮禮記春秋三傳此乃五典儀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此之謂八索荀韓呂淮南史記太玄漢書文選詩紀此之謂九丘學文者讀此足矣卽不讀穆天子傳等不記祈招之詩無傷也

帝業次編

卷之三

四二六

所云五車一笈若待剛削始出恐汗青無日愚意但取十三經註益之以汲冢周書史則國語策史記漢書子則老列莊荀管韓呂佛氏則取圓覺楞嚴維摩騷則楚辭詩則詩紀無已則更加之文選或再附以十二家李杜此則可爲五車一笈餘皆可不觀矣五車一笈前目已多甥今所欲益惟孫武庶幾穆天子傳亦汲冢之類顧馬能爲有亡山海經語多一律水經以註鳴西京雜記不無兄事越絕文始參同非雅馴弘明乃六朝之靡皆難以列於正業讀書寧遺無濫且先沉酒其精若牽愛不舍則晏墨子家語說

花法言太玄諸種尚多卽兩笈未能盡矣儀禮敘事有法第亦是一律體中子夏傳甚精管子甚深甚峭不可槩目以質古淮南多襲若淺見者私以爲帳中之秘亦無不可今旣以海論水則彼易澗者自難居亞旅耳

若立程愚以爲文一家則易書三傳周禮禮記語孟語策老莊韓至史記止詩一家則詩騷古逸漢魏詩紀選詩至杜集止皆一年一周必不可缺其餘則程外及之或卽更立程外程免至泛濫尤爲善計也作與讀互爲進益作亦須立程每月文則三三篇詩則

左書次編

卷之三

四二

古首且多作五書七書姑緩令人詩不如古者正坐就務七言耳若如滄溟作擬古樂府考究故實一當古人更善卽不能盡玉然所得深矣

寄來書程大約卽曩所欲精心十餘種天下佳書原無多許但所限書似尙覺多恐力不能徧卽徧亦恐屬涉獵曾記甥云汪司馬勸令勿務博洽而少精誦余豈忘之乎禪家丹家書於文章家不甚切卽欲觀亦只楞嚴圓覺維摩三種足矣其餘余不能知要之豈能過荀韓管呂若取以博奇醒目謂勝於說海玉露諸書固善然却不必限之程內也語孟精奧語更

與而奇若洗眼靜坐以觀妙處自見人但以其太熟忽略之耳雜看最宜戒卽欲有所游息以娛心目亦不出前程中數書可也史記可與杜詩同看漢書可與李詩同看

談檀弓工自宋代已然愚以爲公穀者尙當兄之乃卒未聞人極口何也愚甚欲刻十三經註懷之十餘年每以告人未有應者然八經已有刻惟公穀語孟孝經尚待價耳若得徵貴者一假手焉實愚所快甥豈有意乎

公穀何范註中頗有解或不讓元凱刻之自一奇且

左書次編

卷之三

四二

簡帙不多卽圖校不難也輔嗣易杜左鄭三禮鄴下故有刻豫章近復刻孔書毛鄭詩若更益此二種則漢人五經備矣

甥欲刻汲冢周書愚以爲此似太古祇可作清玩耳未有實用吾甚喜公穀二傳而今世不甚行向未刻有註者若將何范之註依吳中舊左氏杜註板刻之使並爲三傳則實可日看非徒爲玩者比其文甚精簡而妙真一種奇雋也

愚嘗思得十三經句解置案上甚快奈今世無其全部然得一二老生集而畢業或亦非難耳五經四書

及周禮舊俱有句解愚曾及見而近日廣購之絕不能得甥家舊有存者否吾姚舊家亦可從散詩中覓得之乎左傳句解佳本不可不購

周先四籍目送看相知者欲刻書不可不勸其刻公穀註愚急欲得讀之也二禮三春秋國語管莊此似須急讀者

讀經之說正可於此時爲之詩書非熟讀不可且盡此二經三傳則始以爲游息恐日沉思於書思或苦澁稍以之豁目耳戴記乃甥本業玩之固易也

近日玩書於何籍有所得注司馬周禮註約曾刻行

否此書終是偏枯若用以貫串百家良不易須合十三經乃可也

注司馬謂好小子書者識漸下卓爲確論周禮是古往書其語有絕精鍊者後世文人莫能及然大方鮮圖活驪騁之妙司馬文已成家用以爲助固善若學者專攻之恐未能生逸思耳

盲史字精而有法國語初變尚書體是今文祖國策仍依劉向古本爲佳

南華副墨亦未入悟宗但掠取大雄氏作機鋒娛人目要之不能出郭生上也老莊翼論宗爲多亦稍覺

煩思意釋莊者但須訓詁字義再爲疏解於後使大勢通順卽得其深旨奧義俟讀者各以意求可也道藏中南華註疏及義海二種頗有發明勝副墨錄出可備觀李斯與吃公子俱受業蘭陵者非既自爲書而斯爲文信舍人或者呂覽佳篇多出斯手耳

甥刻太玄果好之乎此書思頗僻澁但可時目爲娛不足沉涵也尸子聞世有其書而未之見楚漢春秋黃宿海曾云已得古本南都重刻何未見印行益鐵雖繁辭而氣循樸古儘可觀桓譚新論若訪得時卽宜借錄

廿一史向甚欲刪之亦嘗一觀大略若創此役亦稍有規模似須十年之功尚有待耳愚近看者廼史記亦頗有評點第此書簡帙重大非旦夕可竟又其篇章每患長費討繹不若國策呂紀等易作止非特鈐工力省所獵取亦常多也

班史我愛之過於子長記苦無善本凌氏刻雖稍工然評林却是蛇足又其註亦止照南監本中顏氏註已經刪削其刪頗未當不知出何人手閩本字細惟廣本稍佳耳儻別有精刻甥能爲我覓之乎文今太巧靡矣必歸之孟堅乃爲合作

戒維看看必動筆如此不惟心細所得深且異日有所考也聞之昔人云再看時別換一色筆如此方自一法愚近看書覺比往日有得但苦無相商者周文漢詩以自樂誠有餘若爲有用之學則將宋史整理一番真不朽之業且心行經濟俱有益也爲此亦有要訣不在作文先將野史語錄及名臣言行錄等帖粘連附于舊史其無關係中等之人及各履歷俱刪去之即已思過半矣

宋名臣錄甚佳勝于宋史日常玩之於身心益不少此亦法後王之意也但經世大畧少讓唐漢耳而搜

居業文編

卷之三

五十二

尋名義太苛刻使英雄之士未免縮手局步然亦不得不爾夫子聖之時豈不然耶
宋時人物雖多佳然亦不稍無標榜又甚易藏拙此是渾沌開後學問大約文多質少然渾沌既開安得復合用世當師漢唐自守則宋人無滲漏兼之者孔孟之學也

嘗謂人之爲文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子厚之國語永叔之韓文斯爲要領其他書則但以相資助汪司馬文大都主左傳其摺疊字句無所不有然要以潤色丘明耳今若於左馬之

似不如禮記卽潛心深味之何如

操觚欲入作者之室自非易事書中道及不免循牆此則似悟入語大都初入門必須頻拾已披之華至深且熟則未振之秀自來古人皆如此高明者雖云捨筏登岸第未離於岑安可卽憑河乎

作文大率以整大潤達爲上不能此乃於字句求工圖紛飾耳文中生新字多亦非大雅凡用新字者穩妙上奇次之若不穩又非奇乃是呼驢作衛無甚意味不若雅字爲善也又難字用於排比大股中猶可若起頭及轉換處尤不宜用可平心斟酌之

居業文編

卷之三

五十三

序文體創自韓柳還須將韓歐諸序記一細觀便得篇法其法亦自六經及莊生太史公來第二家題近易醒由此再番馬莊得其神而易其貌靡不善矣大都書之佳者已盡於藝苑卮言中所談數種但自玩味之取其可喜者各從所性枕藉觀之自有得也宛陵舊有韓柳集刻吾以歐蘇之居士集東坡集本佳皆二翁自擇後人益以續後等集便欠純粹若只以二集刻配韓柳亦自佳鹿門所刻八家抄則雜以已意宜其書之不甚傳也用脩諸種向亦祇見其名問之滇蜀人云其家有之

顧路遠難致然其書自是海錯品非正味或亦未當
苦覓也大都書惟兩漢前爲佳而就中又只熟知者
爲最三傳國語策莊列韓非更益之昭明選已大可
沉澗濡首矣

來牘述汪司馬所論甚秩秩美矣其短起翦亦近是
顧此諸君之畧其運奇制勝亦足雄一時寔亦恣然
自快設徒挾軒轅以令七雄無但成安之義兵將或
爲程不識之部伍是必且爲李將軍笑矣太華記果
歷下集中第一然而非孟堅語康長公于肅愍碑管
韓二子序似未肯以彼易此也

若業次編

卷之三

五十三

文章一派太倉新安後是何人主盟耶太函全集昨
已見之殊不若副墨精而大閱賦亦不見豈有志未
成耶歸田後諸作大約漫興多人各有所長此老自
當以精勝乃奪目於弇州欲與共爲眩博不知此正
係弇州所短何乃效之耶

近稿俱望細評復我於古人似何家今當何品

金陵騷刻雖工但增入賈生二賦及中有易新序者
則王朱二註相混不若豫章刻爲佳賦紀欲刻固佳
但此等書搜之甚難恐不能速成設遺漏多便自有
議故必須多經人目討論累年方可望成帙耳

詩紀刪之甚難若拔佳篇則文選已得八九鄙意謂
須碎摘字句斯淘沙法或隨意錄出或卽其書標出
不必盡其粹亦不必盡當惟期以自益而已金須自
沙中揀得乃佳積金卽係宿物甥今但取詩紀置案
上信手繙閱不循次第亦不立程有會心處卽丹鉛
識之詩紀爛詩人半矣

詩可以興其道最近人而亦可斷續爲之與宦情不
礙然須深沉求之乃覺有味今且將三百篇及風雅
廣逸及詩乘置簾中碎摘其佳句信手錄一帙日諷
詠之自能令詩思勃勃此事須求自得不必逐時好

若業次編

卷之三

五十四

又須覓不經人道語然亦不可強索情神合自有入
妙處得一首合作便足引蒲自慶勝作影套子語百
首也

詩道惟在以句求玩漢魏詩深自有悟入然亦不須
欲速久而融會貫徹則信手妙境矣張景陽左太冲
鮑明遠於詩選中尤慷慨峭厲可喜劉越石亦跌蕩
不群常目之亦可大發才思或卽定之爲師亦可

文通全集得合璧玄暉自是宣城美事第其佳語已
盡於選茲亦祇博異聞如彼秘色品作書室中清玩
耳未足爲學詠者益奇也

唐詩若太多不能盡刻只刻律詩畫一代爲唐律紀
猶勝於斷自盛唐而止甥今詩宗何家蘇李之五言
李杜之近體人人能言之然恐未必真有入項在山
中雜觀鮑明遠劉文房頗有獨造甥以爲奚如
七言近體勿隨人多作此體在詩中又別一境大難
言古選固是詩本或太遠只五言律爲近而正唐人
五言律不問初中晚無一不佳杜尤臻神境若常細
玩詩寧有不工者詩必工始出不輕易成篇亦是入
門一訣也

杜詩信可玩然須觀千家註本蓋其詩以年叙甚有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三二五

次第可考大曆以前殆無不佳最可法夔州以後則
類然放矣千家杜雖未詳然他亦未見詳註且以此
爲主而以他註相參校亦自足相發明若自爲杜註
搜羅標揚不以賈註名而用以精詩理其爲益固不
小也

注王批點杜詩若果發梓亦大足喜獨念弇州公素
疎逸今齒已暮安肯復屈首爲此恐終成蹉跎然此
實人人可爲愚今與甥且各草批一部相印證何如
李詩亦宜將註本批看

全唐詩紀若出乃一紵紗帑藏雖不奇古然亦太富

剪裁不盡矣

唐詩紀必盡中晚乃爲大成若但盛唐而止則其集
皆家家所有卽所新搜不過什一二耳不爲奇且中
唐以下絕句甚有入神者樂府亦大有奇惟律體
弱然五言亦間有獨造者安可遺之故必盡中晚然
後幽奇種種具可喜耳

唐詩紀看過凡輯此等書其功乃在搜奇抉異盛唐
詩不多俱在人目前者卽有一二隱僻語亦多淡淡
無奇異中晚體格雖卑然中寔有奇妙句人所不能
到又其卽事爲味響而切足動人甚可剪裁作詩料
居業次編 卷之二 三二五

譬之前詩紀古雅雖在漢魏然搜奇抉異全在六朝
今此書祇可如甥所言携此一部免携諸集耳
二詩紀甚愛玩之但怯於爲點若作工書媚點今精
神非少年比矣儻甥肯更以佳本相易則當信手點
之興到卽書耳

樂府須始於上古乃佳若畧去周前恐不爲全美秦
以前大有奇捐之可乎且舊本固自上古始也今博
搜樂府但須盡晚唐不必又及五代蓋樂府貴俚要
使間巷歌謠盡入乃爲奇耳晚唐而文者雖遺亦不
足歎也

近體樂府如白樂天等篇似非本色或可刪之若增入太多又恐浩瀚翻失樂府本意耳自上古至隋俱是本色更不須摘唐以後則須辨其體李杜及他名家可入樂府者最須標別得明此識卷亦不易大抵唐以後寧遺無濫可也

樂府止六朝信是藻鑑第如此則不能出詩紀之外未免作馮氏贅疣耳唐以後果太繁盡錄則濫揀擇又不易力吾意只取其味古題者存之其新題則悉置不用何如

樂府或照舊本以佳字重新之亦大足快若唐以後

增減精當更佳然爲力大難略刪之亦可力亦不甚但使人稍有遺恨卽不如仍郭舊矣

不願作詩人此論固高若韓蘇二詩則似非正派韓古詩猶有雅旨律詩似未脫中晚氣習常怪此老爲文卽東京以下不論而詩却不能超脫殆不可解蘇則格調卑淺且復多漫興及縱筆雖間有工語然於雅道亦遠奈何好之愚前所言周文漢詩終是確論何不兩漢易二公耶

邇來玩書有何新得韓蘇仍相繼否韓文委果佳益皆規模十三經來此後惟李于鱗與同派但才不及

耳蘇詩語太雜似不宜看或以樂天易之何如

詩宜自選入然不得唐調終不響若立意高古如徐昌穀則不唐可矣近來吟者拾于鱗殘芳多以巧對相屬殊不佳要須脫此乃可耳此事甚淵微日玩味則自得還從選入爲高也

厭濟南亦是邇來輕俊常態勿得妄認爲奇詩道自有正路不必爲優孟之抵掌亦不必爲伊川之好色也欲脫濟南不若求之王孟常建爲得

難與俗人言祇時與副墨子相商論耳

弁州文玩數過真切於舉業初謂此公文失之率易

今似不然大抵此公本是如此能急而不能緩能奇而不能正能佻而不能莊足鼓舞後生而不能追蹤

古先也

立已固貴文尤須敦行文而輕浮者難與親邇然良友自不可少才不必果高但得勤學有識可實心爲確者卽其人矣

與玉繩甥論小說家書

前小說抄原本故多訛然不無可意正愚意得一正之更錄過存其疑者乃爲得耳然要之不爲佳書則心校此不若更校六代以前書也

唐宋小說不可勝窮間覓抄之亦是奇觀會稽典錄
弁州說部中曾道及之似有其書有人之姑蘇可令一訪問焉

古今逸史亦未爲佳且逸史名亦未確中分志紀亦未當其實華陽國志既以志名卽十洲記六朝事跡亦皆志體何爲列於紀乎又風俗通不宜刪去雜事

唐書

卷之三

五九

內劍俠傳尤爲駭雜匪其搜羅直至晚宋矣然則王子年拾遺記酉陽雜俎何爲是遺乎就中方言最古他書亦世多有者須俟玉繩盛弘之諸籍畢搜得乃爲奇耳襄陽耆舊何未聞有刻甥所藏豈古刻耶悅齋所錄愚亦未見第言其中頗與後漢及三國晉史同然固逸史類也

小史四十本其中大半是常所見今欲博新須獨本單藏者其中或有奇耳選此奇固足與元曲爲雙璧也

道藏中有四明山志聞其書載越中山水甚詳甥訪

得時望抄一本爲寄

南都書苑雖博然尚未盡也書法要在捺鉤訣此乃無之吳中刻有翰林筆訣殊可觀甥曾見否作字苦無佳紙邇來書帖紙輒澁潤不受墨又更滯筆荆聯又太薄不可作書愚意以厚劉聯作小啓何如

獨坐室中彈琴學帖亦儘有味棋辯是誰氏爲之者須布黑白乃了然今止手玩尚未深究其趣偶揭倒番蓮二變內所云西子之顰者設白廿一不作九二立却作八三行則奈何愿甥商以復我莫廷韓曾云棋可以忘世然疲神無用旬中間一取娛可也

唐書

卷之三

六一

古之三墳而離騷經子虛賦當古之二雅標爲一
書名曰墳雅今寄覽大人以爲然乎風雅廣逸甥
無其書
愿借觀

居業次編

卷之三

六十三

與呂美箭論詩文書

國語國策正是史安得謂是子不敏向擬刻周先四
籍經史子外其一種乃是雜若名曰集恐未能盡也
尸子者向余文敏公曾買得其全書問其門下客言
已割裂入類書中似可惜然以此知今世尚有之尚
可購也

國語是內傳之變正宗所選諸篇爲世人所誦讀者
委果板若夫晉楚吳越語中間實多奇變有絕活潑
馳騁者但雖騁而終不失其鍊所以妙也內吳語尤
工若耐心一細讀當自知耳大凡雜亂時事多新異

居業次編

卷之三

六十四

晉書爲好事者所喜以此然其文實蕪弱又其中
凡與世說同者叙法多不及世說又或錯誤如王右
軍答謝太傳正賴絲竹陶寫恒恐見輩覺損欣樂之
趣乃作覺其欣樂之趣殷侯答桓公我與我周旋久
寧作我而作我與公周旋久陸士衡語王武子有千
里萼羹但未下塩豉耳而作末下塩豉諸如此類甚
多不惟意趣有減且失事實今未及一一舉耳

子政二書儘有佳語大約收拾周以來遺佚亦非子
政自筆比淮南亦足相當也

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子厚

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子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子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厚則學荀豈性好所近固然耶近日姑蘇有郭雲鵬祗刻李詩及柳文正可與子厚作對吾友嗜古兼在所好然當定其一宗

吾友前云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張中丞傳後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晉問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子厚有韓公毛穎傳後題云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然則前數篇當是有意力角者耶

居業文編

卷之三

五

唐文沿六朝大約俱排偶韓退之力變採用散文柳柳州初年猶用排格若南霽雲廟碑等是也後柳州晚年亦多爲散文豈自變耶抑因韓易軌耶自唐元和至今散文不改益重又自六朝來更有四字句一法范蔚宗東漢書尤多此調不知蔚宗剪割就此耶抑自東京卽尚此耶然排句四字句自虞夏書亦既有之左傳中更多四字句昌黎雖力黜排語然四字句法不廢諸文中或間用之若今時則與兩法俱廢亦不論何文讀者但遇散文錯綜句卽覺佳排語四字句卽覺不佳豈文道本合如此或亦只一時氣習

所尚耳吾友肆力此業更當參伍以盡其變也

不敏謝客年餘比前兩年稍較閑歲裏曾看史記杜詩項病中曾看金剛圓覺楞嚴三經近又看六子及韓文又嘗增定古文集古文短篇校正小說數家纂輯名世述餘雜覽更無程課碌碌一年過矣

東坡先生極推服昌黎送李愿序曰平生欲效之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雖然先生固嘗效之醉白堂記是也吾友嗜韓必得其神體暇時摹擬數首示教爲快

書來詢作文之法昔王槐野先生嘗告人云吾爲文

居業文編

卷之三

六

置五簿必五易簿稿始定其作先忠烈公傳時先將事寔細檢過將堪用者標出命從史碎裁連七紙以核桃大字楷寫每一片紙寫一事旣乃挨次粘壁上室內置一床一椅時方暑先生袒裼盤礴坐卧自如或起散步縱意雜亂觀之久之覺意得乃始操筆經數日然後成平日所作文亦必與先公商訂乃發其作西玄行狀先冢宰兄言稿初出時先送與先公看先公爲細批不合者詳駁篇中復爲更定數旬復送趙大洲先生看大洲批駁尤多又遂爲更一段先生亦不悉從復面談又數日定稿乃出大洲先生曰此

一篇文字經吾三人數次相商確各吐所見槐野復獨斷乃就此亦詞林一佳事此稿宜存之徵吾朋友一義槐野曰諾後關中大震槐野家書籍皆散失此稿不識落何所吾友好購奇倘仍得此稿豈不大快今後操管當苦思徐出雖鮮良友相商不敏願爲他山之石

弁山續集曾看過未有評也天下事真有出意外者不敏當日見管韓呂春秋漢書評林諸篇以爲續集必更多有奇妙作豈知除此數篇外遂竟無佳者耶就中非無彼善於此第行文率易又在踈暢一邊於

右業久編

卷之三

二二

今舉子業亦相便耳袁石公瀟碧堂稿瓶花齋稿俱曾見然大不及前似乎才盡曹能始云新奇話只有如許既說蓋自難乎繼耳才似盡于解脫集矣

卓吾但有一段獨到聰明其書亦未必種種佳近見續藏書可以觀

所寄吾友詩稿容細看李杜元白蘇黃俱名家隨所似俱無不可正不必拘拘分別也近評王孟詩四帙附去唐詩品係一時偶然之見未必便的確耳杜律亦有二種一單註者則多與此全集批同又一趙虞註一邵二泉註此兩種批又各不同不知吾友所臨

者係何種也

寄來七言排律用險韻是人所難然却是晚唐氣格詩家正派還在建安開元若務求情近便不覺落長慶以後若偶一爲之亦可但不可認作正格耳凡臨書或一時將舊籍少有污損此但可任之書必有污損時此亦何害或乃更見天然趣但洗補卽不堪觀敬以告

右業久編

卷之三

二二

與呂甥孫天成書牘

來書所評諸古籍俱得其槩大約古人皆是成一家所以高今人務多變故翻不及古左傳文絕精巧字無輕下文法變態極多甥孫才甚高爲文閎暢有餘然微未切實亦不甚工鍊若以左傳濟之亦正是對證藥也

宣公奏議蘇子瞻甚喜之大約是排偶體而行以疎暢之筆乍讀之甚快人然骨力未勁氣未厚調未古且又多係一律耳有謝疊山批點刊行者曾見否若云有助舉業則漢以前書孰非助舉業者謂此爲尤

左業父編

卷之三

卷之三

助亦未敢許也近來時藝說理甚精適看子房魁卷才思滾滾不竭發揮題意透徹人各擅一長真俱是射鵰手第才氣橫溢或少失之靡漫今欲爲出人之技再加之精切卽爲獨勝矣時藝中大有妙致儒生境界固不惡出仕後當自知之甥孫所輯晉書僻搜范書錄隱渴欲得觀近復有何新刻出但開卷自有益貴以意攝之正不必問其近舉業否也

文選太穠厚於舉業亦不甚切若切者還莫過莊子國策史記等類耳周以前書無不佳而左莊國策尤妙若將今人所常用者摘去觀其餘亦不甚多此亦

易盡之功也愚所看范史尚未盡精與甥孫所看來一印證之甥孫今飫於晉書耶此書愚往年曾看有圈點但無評語耳其書類小說蕪蔓之裁間有取正如淘沙見金不若范史猶精腴有筆力也然漢亦終不及西京以前左國國策莊列韓非呂氏

理儘足沉酣第猶恐目不暇給耳

三傳合國語只須編年順序去自穆王起至三晉分止可也聞商半塾欲刻春秋古四傳連音註此大快爭但恐板葉太多一時不能畢役不若且刻無註者爲便但改爲大字更快人總一有註一無註自宜並

左業父編

卷之三

卷之三

行顧須仔細校定不錯字斯爲善本耳

唐詩所亦可觀然終不如詩紀完妥大學衍義補維揚刻已有此經濟有用之書但條款稍涉迂腐耳國學右編與宋元本末俱係今刻刻手比左編似不如然亦看得過淮揚又有連舊本末并宋元一刻然字畫不工讓南都者多矣鴻猷錄當覓寄李霖寰平播書亦易購者宋桐岡有收復屬國一書第丁酉後事未載耳寧夏功次一帙大略已具邢崑田平倭刻寄覽若甥孫肯纂之以續鴻猷之未盡亦一正務也隆萬平壤錄他不能知若東事多不實益誤聽浙兵等

辭耳天下事說傳者甚多此亦任之若改則不勝改須另作一篇並傳耳

輔世編向細看一過時覺中間儘有可刪處當時卽隨着隨刪甚省力一時且放過今又遂忘之昨凝庵來問多復檢閱遂不復能悉記殊恨失之不得已祇卽大事記得真者作一總目寄與之甥孫如欲急看當錄一摺并全部寄去耳此書若欲改動須大費一番功夫今欲抄亦只照原本爲便疑老作此頗費心思非徒抄舊史傳者也

經義近曾會作否思慮出於從容若使其覺勞而不

存書之編

卷之三

三三

閒亦未爲良法須養得心下快然使文機活潑方爲佳境古人云不怕妨工只怕奪志若念念在經義上如張顛遇天地間可喜可愕皆寓於書則一切事物亦孰非爲經義助者此在甥孫虔其志一以經義爲主而以古籍澆灌之夫孰有不善大抵今古二路已相通爲一其根本還在古籍若再以十八房稿相證則其機自有觸動處願留意詳味之

寄來新藝甚佳尚未能細評然總之是正路合時只如此作之不已千奇萬妙皆從此出更不須作意作何等狀也試卷風骨清勁自是出衆料必高取

來書謂玩古繙經此甚得讀書要領諷詠浸灌所入自深願無怠焉秋闈獎賞是來科大捷之兆愚聞亦稍喜慰甥孫才素高今若沉潛於經術取青紫如拾芥耳

時藝自是切務今留心於此亦得矯偏之意若備句多庸則又須以古書濟之左傳國策莊子史記若取所喜者日置案頭吟繹每下句必須合於此四籍之軌以此與時體相參用左馬之辭發程朱之意豈不度越時流哉近時談者多言今經義涉奇怪以愚觀之但覺腐冗纏綿造語下字一切屬時套全無古秀之氣何句爲奇何字爲怪耶歷科程義是兼古今之粹於中探討尋繹自有深得

存書之編

卷之三

三三

舉業無他秘術但在多作作之多諸妙自出又不可大着意又不可太率易要持其中乃可耳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中數語盡之矣勤學以俟時自是正理須致力本業不可復玩愒時日須日有程月有計乃可若文藝果精純而勁快投之無不如意卽是運通時矣

四書義作得熟巧妙自出精刻而不晦澁疏蕩而不緩散卽佳境也秋試在目前努力專一作中式之文

不作刻窓稿之文此是直截功夫念之念之十八房
稿中何帙相入即可常目在之古書中左國太拘策
史太縱莊列正得中但須稍避其形耳淮南子亦佳
甥孫所著傳銘等大約辭氣俱沛然有餘若更進之
嚴峭當無不善詠雪十絕意興甚佳但稍似涉宋調
耳買書歌豪快自肆自昔所見甥孫詩此爲獨勝讀
之甚喜第微有闌入蘇黃處以後作七言古須於婉
雅間求之勿遽作蒼老語便不至入宋派耳史無涯
如此好書想必有遇時

法帖與書不同榻佳乃是寶不佳卽爲長物雖初出

蘇葉以綿

卷之三

十一

帖不足貴也

柳文正欲購河東舊刻茲付來新刻亦可觀愚今所
批在此但恨註少耳

甥孫所撰越園記畧明核不讓李才仲愚復何如下
手耶前談時覺多今記來亦殊嫌其少後有見聞更
望續寄

題古文短篇

古文短篇二卷清江敖先生所輯然不甚行世傳靜
室中修行法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古事夫古文
短篇不亦然乎其腴尤勝焉當夫煩躁未能釋或倦
未得睡或小惡撫几讀之何讓啜茗茗齒海錯摩娑
墨竹玩瓶中花盆間石也嗟乎今購文者方如賣菜
求益枝言爲甘繁辭是逞以茲編置案頭當是逆情
法萬曆丁未十月甲子孫鑛記

蘇葉以綿

卷之三

十一

東軒筆錄抄本

曲洧舊聞及東軒筆錄嘉靖乙卯俱刻於義興沈氏
余嘗購得之內闕數葉苦無從借錄茲抵金陵偶問
曹能始近讀何書云遵假得抄本曲洧舊聞等數種
余因索舊聞來補完三闕葉乃渠本末卷亦闕一葉
以筆錄同號者當之亦爲補完因讀一過爲正十餘
字返之凡刻本誤字抄本亦誤行款濶狹亦同似卽
從刻本錄出者不知緣何無筆錄筆錄魏泰撰二書
筆力不相上下第宋人謂魏所記多不公然晦翁輯
五朝名臣錄採筆錄甚多少張係同宗又爲作狀乃
居業次編 卷之三 二五
此帙顧無取豈未之見耶內諸帝多乙起蓋本宋刻
然今重刻似不必爾萬曆乙巳八月丙午孫鑛記

校正鶴林玉露跋

余家舊有鶴林玉露四帙頗精好常珍護之後承乏
行間抵遼陽臬司以刊籍來玉露在焉板適與家藏
同然稍模糊矣近起南臺臺亦有玉露刻而字較瘦
似從遼翻出者蠹蝕尤甚前此臺僚林君曾爲補葺
稍可讀余時恨不携所藏本來正之然邢子才有言
誤書思之更是一適緒數過稍加雌黃會余轉南兵
而臺僚趙君玄度來玄度者少宰定宇公子也雅好
博古所積宋諸說家甚多余乃以校本託之君因與
僚友趙君太室逐字刊正以付刺工玄度又有宋活
字板玉露止六卷而內十九條近刻無之今亦摘刻
於後焉景綸蓋積學好修之士詩文席歐蘇議論依
程朱而其筆力亦足以發之所記述大約勁快可人
意第十三卷內熙寧紹興士大夫肺腸骨髓之說尤
爲中的惜事業不顯微此籍則幾無傳矣然范旂叟
帥嶺西景綸在幕不數月卽畀以一職狀嗟乎南渡
後亦有鍾期如此哉至謂聖賢或不豪傑余每讀至
此輒黯然低面者久之萬曆戊申二月甲子餘姚孫
鑛識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四目錄

碑

惟揚郡城南文昌閣碑

神道碑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靜庵沈公神道碑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明故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神道

碑

居業次編 卷之四目錄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贈刑部右侍郎葛公

神道碑

行狀

明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陳公行狀

明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湖西李公行狀

封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中縣沈公行狀

鄒配陳宜人行狀

傳

呂母俞孺人傳

像贊

少司寇邵公像贊

祭文

祭大司馬見海翁公文

祭按察使完愚楊公文

祭管憲副悅齋文

祭沈封君中霖文

祭史邑侯父文

祭羅太夫人文

祭劉母蕭太淑人文

居業次編 卷四目錄

先生居業次編卷之四

餘姚孫 鑛文融著 門人

呂胤筠美前 校梓
呂天成勤之 編次

碑

惟揚郡城南文昌閣碑

淮海惟揚州扼江上游匯淮泗下流束湖于漕運艘
是由越城而南里脩有三如矢的是趨厥氣弗含祝
融爲災文教罔培士習用隤狐疑相猜惟廿三年歲
在端蒙協洽士議于黌巷語相答乃鳴于邑于郡于
臺謀無不諧鳩功度財版鍾子來匪防是曲惟水貴

方美公編

卷之四

二

曲迂指巽維委蛇環轂乃經坤道抱于離腹干步有
餘折入鉤渠北導嶺源百流皆輪激行無恙維隄之
障比于砥柱郡城是向從衆之謀作閣其上十載乃
成厥觀用壯飛甍翼翼方庭殖殖望之屹屹卽之秩
秩繪屏于楹有燦六星去鑄去彫不貌以形左右雙
亭維閣之肱琅玕凌風雨叢青青南爲大池芙蕖播
清橫亘小堤因舊河形最後築堰堰上復構亭文以
垣墻截以杉柵對植名花左右成列春瓊炫日秋丹
迎月或浮錦浪或傲寒雪爛熳庭際吐芬揚烈右峙
浮屠聳秀城隅左祠文相正氣是扶如揖如承不謀

而符其北隄灣日飛萬舳直郡之南當閘之前方石
鱗次厥耕以堅鯢旋之藩止水爲漣非爲遊觀其勝
適然郭首障渠作閘者朱前後相成有造茲區其政
拊摩其教恬愉化孚人和膏澤傍霑朱衣楚楚青襟
維旅頌德無窮傳經比字勒茲石文置于水滸垂千
億年仰止有所

方美公編

卷之四

四

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靜菴沈公神道碑

鄞沈先生既相之三年 天子嘉相君功晉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 錫相君命贈曾祖父祖父父皆如其官兼及三母云是歲萬曆二十五年也於是靜菴公葬西畧久矣乃始以今銜樹碑按譜鄞沈氏顯于宋太學博士俊禮部郎悅泰州守豐三世皆有官譽入元無仕者 明興乃有府掾永寧上去泰州五世掾明吏家言府四五公皆任之已復棄去不仕然宗自是強人稱沈氏有人矣生處士文居業次編 卷之四 五

以券來比券往則投之火公曰甚善昔馮長者之訐薛儋也固然爲里魁主里中賦值歲歎官責之急惻然曰夫既忍飢而復飽朴乎悉代輸之已而詔下蠲未輸者公失數百金無何以踐更給徭河南復失產半然終無怨益自力也邑智叟汪晦之者汪宗伯父也與公居止近每昧爽過公門則必已闢室宇掃地布席歎曰是家不以無事廢早起欲不興得乎見貧無行者輒曰曷觀沈長公敦讓而斤斤曷不師彼公自先世來代爲宗子族黨皆尊行或恃尊而多責公恂恂焉畏謹見侮不辱其取長婦洪也諸宗不得爲祭酒者操挺入詬遂徧擊墮上器碎之坐客皆走公遂謝弗與校既數日復來則急趨入避之詬者復卽之奔急觸祀案什焉供器皆敗里中聞者紛來觀填塞庭戶仲男勸公訟公揚言曰此我所自觸毀也諸父奚忒焉使我奔也能避案案不什矣顧語仲曰童子何慮吾購新者補舊者治牲醴以告于先靈謝不愼孽可逭也嘗見諸生說大學問曰何者爲要衆雜舉舊義公曰無訟要矣人心平夫奚惡於志姑適戴氏而寡無子養之終身死祔于廟或以禮規之公曰是在禮矣生於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必戴氏祀我姑

其忍餒乎按禮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族無人乃至使前後東西家主喪又則里尹妻之黨雖親弗至談禮者蓋執此然記祇稱夫死其不使妻黨主夫祀以遠嫌也鄭氏指爲姑姊妹死誤矣附姑禮不載然記不云乎亡於禮者之禮也以代置可也公享年七十有一初娶朱氏溫惠淑身有偕隱之德生男二長仁佶爲相君父後贈官與公同次仁佶爲山東叅政一中父封工部屯田主事女二一嫁汪章一嫁萬載丞孫佑繼袁氏生男一仁倫女一嫁楊桂今裔孫甚衆有十人公於萬曆十五年贈通議大夫太子

左美之編

卷之四

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朱贈淑人二十四年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朱贈夫人三贈今官朱一品夫人皆以相君推恩云袁奪於例無贈生卒年月日詳誌中公大隱明州市及孫貴人曰陰德積也嗟乎天下有陰德無有哉楚令尹漢郊世侯華陰四世三公皆云陰德致然孫叔及身于楊乃在子若孫豈不大彰明較著哉因茲以推九世之剖符綰綬持國秉延世賞者夫未有不由累業積者也雖然乾初潛龍不成乎名故贊陰德曰冥冥三賢事其初皆隱後國史載之乃顯

今以陰德歸之是耶非耶要以內仁不置臚抽爲施以勤茲苗德使人詫乎頽粟而繹其芽狀捐善幾以贊壺子雖莫測九潘之澹深澹深微矣不然斬孽寔寔遺善猶沃一雀奚足當四環也今靜菴公之德聞於鄉人者如此然皆顯行謂陰德盡於此也信乎相君曰先大父好書書多手寫然每爲人持去不惜惟高皇帝所頒孝順陰騭二籍出尚方本天子聖識焉則日置案上甚珍秘至今猶存今儀刑大父之德殆神領是深矣然則公之隱修潛積茲不及記者尚多也斯則陰德已矣嗚呼相楚相漢者皆樹有隆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八

業益敦善卽神之報楊氏固亦云潔白如環雖躋鼎秩然藝德愈蕃矣今相君之豐穫於祖也蓋日旣月培者哉斯累世之陰德微也夫如否也顯位無代而闕然莫歸其德或病夫揣銳而致疑於虧盈之無微尊榮奚足侈哉相君名一貫神道在祖考處士考贈君之次銘曰

於鄣碩公作明乎後篤慶世求允隱君厚瓶植德于羸契交于焚汶汶隲民累行是因無訟自善能和其訕神時靡恫在族無怨室之盤矣于役于征施政于庭莫夙匪興則恭父叔季廟葵以義是穠

億來茲繼序其光弼亮惟儀乃揚 寵命三崇錫秩
五紀賁于幽宅豐碑有特孝思永哉多祉鼎哉齊聲
嗣孫肆其傲之

卷之四

七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今天下望以爲相雖不相而隱然爲世師表者我師
陸公是也公號平泉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曾祖庭
訓祖蘭父鵠皆不仕而父封公少鞠於母家蒙林姓
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
爲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
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靜坐其赴會
試也不携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
皆忌公覲公不携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
君業天編 卷之四
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鼎甲以二甲第四人
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
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閒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
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近古趨
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
知公比爲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爲宗伯公以編修
與均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寔止長公六歲
鄉黨禮固然耳壬子請假歸遂遣封公艱服闋不謁
補丁已起南司業分宜雖多私然待詞林厚謂公資
旣深且清名素著不可以常調待之是舉亦特起但

不北耳是歲鑛受先公廕入南監每進監公必訓以莊語待之一與諸生等辭色間不少假借鑛因是知師道尊嚴迄今每憶公誨語不忘也先公時任南禮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於郊外禪寺於時世方濁先公謂公爾然絕滋垢每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耽枯寂殆如野僧每無事坐室內則快稍涉事卽如執熱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繁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耳先公曰不然惟不染之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辛酉起左諭德掌留

居業六編

卷之四

十一

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衮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既歸矣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伯公二子也蓋兄弟間切愛皆敦道義遺榮利如此行數程應接日苦公自謂力不堪執掌遂仍歸然自此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茲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彀地後見公驚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昵豈不知公爲人豈肯爲後輩屈且渠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已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己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留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主恩且司成家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八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寔天子命夫豈敢然抗違仍厚取名頭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

居業六編

卷之四

十二

陵喜甚不俟公謁卽躬候公益猶以前輩禮事公也
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屬部事井井公退危
坐私關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
虛殿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是
時鑛爲舉子亦習業側舍隔一牆公午至暮去竟日
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徇詭傳召公接旨仍令
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 會極門則部行常事
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
陵知公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方以給事中避公
還符卿乃給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忍

嘉善文編

卷之四

三

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裴公吉士假
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
少陽祠視祠額稱宋贈秘閣修撰公曰此何加於少
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益素志然矣疏五上乃 許
歸仍侯起用頻行疏陳十事以副封投江陵江陵晒
之旣而報聞公前自南雍歸時嘗構適園不二畝最
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
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蒨蔚幽麗木石
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獵有焉公自
著有記九首傳於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早小

而世欣慕之過於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公昆弟三
人伯處士諱樹芳季俞都御史諱樹德其後起也乃
克以尚書學士贈太父及父封公云戊寅鑛以禮部
郎齋 詔至華亭謁見公當是時天下紛紛議江陵
不奔喪公謂鑛曰往在京師與太嶽論 國事渠謂
人多避怨每誤事彼獨甘任怨此自不易及第心不
虛又謂鑛曰少年無喜事余初登春闈榜時先輩謂
余曰凡廷對自有體古今稱第一直言者賈誼次則
劉蕡此二人有何建立自後不奉公教思之惘然公
家居凡報命者無不薦壬午江陵敗明年臺諫奉

嘉善文編

卷之四

四

詔舉者碩數十人公爲首於時三相已滿又皆公後
輩人俱謂無以處公鑛承乏選司私謂同署郎擬用
溫公起潞公故事進公首揆平革內閣重務實代
盛典張同封擊節賞之會時賢意見不同鑛亦莫敢
訟言公自失伯氏意常悽惻是歲季公自山東解節
鉞歸持手道夙昔歡甚已亥中丞復歿公傷案戊子
八旬戊戌九旬壬寅冊立東宮 賜問者皆自八旬
卽給廩米興人又加太子少保最後又蔭孫景元
國子生又給子行人彥章廩俸皆異數也夫行蓋已
丑進士是歲館選公遺書戒以無與試諸公卿猶疑

之太倉王公在政府猶曰授之行人俾便省覲足矣
公聞之曰荆石真愛我者也彥章秋以使事便道歸
家遂乞終養云公生平簡酬接登科六十餘年而家
居者十之七日燕坐齋中半靜息半繕書間有著述
然不甚刻意其所深致思者大約主理意至或漫書
數條及他爲應酬詩文皆往往有神解使人讀之永
釋所著有茶寮記條列七類謂味入清醇三昧又欲
著疏譜未就嘗手書雜語數條示先公內兩條論蔬
理甚精鑛每欲揭之爲飲食銘云稻畧莫窺涯涘間
談及世故出一二語輒中隱微得綱領至持心虛平
力業次編 卷之四 五
無偏常則天下所共信服其相望根本在此晚歲年
高衆皆知不可以相業累公然益仰之爲表儀廟堂
用一人行一事皆默視公許可爲輕重乙亥七月歷
年九十七乃卒先繼族子彥璵國子生後生彥章彥
璵子三彥章子六孫一公生彥章時近六旬矣猶及
見其成名且見曾孫焉異哉奕邑之集賢涇銘曰
吳舊四族厥右惟陸遜將贊相代有令望延及我
明係不可徵三世舍光鉅賢乃生位高匪崇勢弗假
榮偃卧于家名震八紘爲商霖雨作周心膂大麓未
登抱譽而處齒逾耄耄 帝命有迭記之惇史訓於

群哲三泖兆靈滙秀千涇表茲石城維 國儀刑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一六

明故兵部左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許公神道碑

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公者德清人也諱孚遠字孟中少負不群志中鄉舉卽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誦聖賢之學登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十月授南虞衡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宜載瓶入都胥人每倍困之公入令計舟大小爲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關例輸米舟五石名曰纒價公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虞遠近頌者藉藉四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十一

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勲蓋冢宰胡莊肅意也胡公任南參贊時以汰營兵事知公非徒以講學也而文選郎中胡公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公欸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進交一談胡公乃爾然皆講學家常語道已所得而已而諸寮詫其事以爲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則爭問公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目而一二同年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學又與胡選君不合而一時講學諸公亦少橫臺諫多爲之羽翼間巷誼傳謂將欲盡易置諸大臣襄

毅心憤之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爲次前倖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公以倖欲起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垣墻間因有訛傳銜者益刺骨矣然前倖有深淺亦不可槩不論至近歲竟行隆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科甲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幾半公有後言楊公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新鄭高文襄起掌吏部以與華亭有隙痛抑講學者起公考功主事卽推廣東僉事時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焰海上助爲聲勢公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卽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十八

城村一軍軍烏嶼兩魁大懼公遣使諭之卽乞降且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覆之茂俊美復遁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卽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膈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身隨公來公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一詔賜金旋移閩臬會新鄭罷復閩察公謫兩淮運司判官是歲隆慶六年也是時一榜所黜皆高黨公乃高所麾又銓部例止黜一人已有東明穆矣何復及公則以掌考功者乃夷陵卽前同年友銜公深者也公歸意將遂終隱往見一菴先生請馬先生曰我二十

九建言歸今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何害異日追悔晚矣公遂之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是時江陵當軸前考功乃其門人方佐都察院益用事揚人如掖摧人如擲天下從風而靡公由然自如亦不存舊吏部意嘗謁陵問及馬政公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負累苦其肥乃日步作之然不堪戰徒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匹厚給芻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十九

豆止取餽息飽足猾問之若何衝陷如燕人語舟且豪貴占恠者多是皆可裁夫銖銖民血何爲守膠柱失炙穀因陳便宜四策勅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公嚮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吏部歲時有公會凡舊新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陵出公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歆其德謂忌者欲處公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甚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命下矣公明於經世之大體沉細有斷余素敬慕公至此始識面公亦弟畜余每相過談世故公所權衡必究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二十一

極纖微而持之以蕩平正直凡邊情漕務財利及諸細事皆酌論一一皆有措置法不徒指弊蠹也其論人不過刻謂濟世須才若止律以品誰不能者卽獨矜品品卽下何若才者猶實有益于世遼大將李薊大將戚當事者重倚之人或病其專公曰將材寔難今但二人換鎮卽心折矣是時方又令守任其處公知府非徒摧抑寔冀久羈之然寔不出相君意人皆謂江陵擅威福諸如此類衆皆默遜彼當之彼則不辭斯則其善取權者也公守府廉謹無庸談尤以敦教化爲務大約如黃潁川韓馮翊規模不廢講學新城舉人鄧元錫篤行著書公甚重之親造其廬謁焉十一年入覲抵京因携鄧叟所著函史示余余曰可濟世否公曰未敢輕許然是務寔踐人也是歲余掌選以公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鄧給事元標特疏薦公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然甚敬舉人王之仕又前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皆積學不仕公移書當路薦之後三君得徵以公爲之地也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民至閔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

公契因其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隱成公又
請發帑金萬五千令可隄者咸隄之僥獲者數千家
會都御史李公材以滇事被逮公與李同年以講學
事知因刻揭授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
道某遂劾公詔降二級降外歸數月復送考封公
嘉慶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閩無浪傳乞封本兵
議許之衆論不然方紛紜未定然其端原自閩發之
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馬簡管兵請帑金六
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
漸充而民所供顧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
島酋相警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
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
禮道其實謂即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惑
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中公中策也公又念
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故在也而
不甚嚴關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
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
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

海患弭 詔允之閩人便焉饒民嘯亂劫會城諸司
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畧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
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
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公
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
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効之以疏會按院其人
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公公
不爲意朝議兩是之然公禍萌於此矣講學者多黨
公不黨守建昌時有講學而負高名者公雅重之及
以事獨則謝不與交又南昌一講學魁亦以請救拒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絕李都憲布衣交且同年向以救之見中及戍閩中
仍以開府禮見衛官公弗善也諸葛武侯曰吾心如
秤公近之矣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
郎是時倭未平公旣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
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公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公
在南都以閒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公啟元俱以部
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
適宦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已謀以冒濫中公至是復
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公抵清源聞之以病乞 詔
不允比白簡上復 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

得 允歸家不殖生產亦不如二疏行樂日孜孜
以講學爲務嘗以所著論語述寄余蓋公于陽明極
服膺然所講者非良知派也生平質直不藻飾乏委
曲事至立斷身所行如所講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
薄咸吐誠磊落可喜蓋自謂學所得如此然被口語
亦坐此矣公以三十二年七月卒 詔予祭葬贈南
工部尚書錄一子子大受今業國學無二男也墓在
烏程官澤山銘曰

賈誼不公卿國史曰未爲不遇王且前席策施名樹
如其遇吁嗟乎許公信數之奇雖歷卿貳贈正卿夫
若業次編 卷之四 三

何以爲陳方南工移南銓以比非絕類也而衆忌已
歸雖名于告寔與時違兩相脩卻病夫乃一麾麾未
暮年內察復及之彼相既銜銜相者乃求疵下石于
弄惟恐起有時左官九載駕部隨伍楚相最難合適
有合竟爲衆沮少參且斬僅出守府督學關西晉貳
京尹繼轡康莊前跡盡泯一書鳴義後起旁吻翻方
舉忽鍛志士有憤輾轉數階始晉中丞振武敦仁善
政有經胡固小隙頗構青蠅雖陟棘寺旋佐司馬彼
心未忘讒說仍播彈力兢兢竟退在野君子滿朝
孰袒爲左禁過幾何如許坎珂夫以公之學與才使

登樞要以贊 明時霖雨八紘豈不偉哉卽不然而
其言行其志伸異已無猜正氣猶扶猶慰吾儕今所
過如茲孰主其裁然而公守益堅其講學不衰抱道
以終不朽者來俯仰古今何合何乖

明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贈刑部右侍郎葛公
神道碑

大理卿葛公者上虞人也諱浩字天宏溪左右環其
居因自號曰兩溪相傳出瑯琊裔今表閭者猶稱諸
葛氏焉五代漢時徙上虞其獨稱葛不知自何時始
也高祖父貞國初徵士曾祖父啟永樂中監察御
史祖父文玉父用聲皆處士後皆贈大理卿云公弘
治丙辰進士授五河知縣縣故瘠土又連值歲歉閭
里半虛至是復旱且蝗公勤撫恤流民還業有捕蝗
臺禱雨井至今存焉立科條課士士多向學滿再考
居業六編 卷之四 三五

選南廣西道御史數上書諫諍有仇直聲正德初中
貴于政公與同官合疏劾高鳳再劾劉瑾皆報聞
已南給事中戴公統等以論鳳被逮公會同官救之
而茲時少師劉文靖少傅謝文正皆以顧命大臣主
逐諸閹不克引去南科道先皆有會疏留之中多指
瑾等罪惡大忤瑾意遂俱下詔獄臺省爲空獄辭
上並闕前杖三十削籍而瑾疑前劾彼疏出公意
含怒未已復摘他過捕下南錦衣獄掠治甚酷卒無
絲毫得放歸又以公同劉謝兩公等五十二人俱目
爲黨人詔天下皆一時知名士我郡王新建陶司馬

皆在其中瑾誅復公官擢郡武知府公居官不問職
外前中瑾禍譽滿海內及茲起爲守絕口不道往事
一意理民初至卽平徭役民便之核常賦無使溢額
諸邑賦金至不發封卽以上藩司直指聞之行諸郡
定爲式今郡邑務潔已者咸踵行之實自公始也吳
氏兄弟道洪道深以產訟經數官莫能決公諭曰若
訟連年耗費幾何金矣設捐之兄弟何憤不消錙銖
刻骨肉而糞土肥他人乎卽以市酒爲娛奚不快語
訖因揮涕佐證皆涕吳兄弟遂相持泣罷訟山間虎
爲虐檄城隍神祛之得大虎四餘皆遁去疫癘行募
居業六編 卷之四 三六

名醫市藥療之已又爲簿正雜稅或損其數或更其
役皆爲百年利先是越人領郡者多淹滯至是蕭山
張公嶺山陰何公詔與公皆治郡有名號天下三知
府張在南雄何在永州公在郡武亦皆久不遷衆疑
益甚而公無愠色益勤勤綜庶務旣而三公相繼擢
叅政張何後皆至尚書自是治郡者皆相健美群疑
亡矣公擢河南未任遭父艱歸尋喪母家居者五年
嘉靖初起補廣東時新寧有巨寇督府集大兵討之
分兩路入公部新寧布政某部新會而新寧在寇壘
中將恐失碎環手勢尤急公潛師入縛其渠率脅從

者多縱合賊遂以平而餘黨入新會或指民爲賊彼
帥不辨皆載之比上功募府新會部首虜多督府不
察以布政爲首功公次之由是不待權止 賜金然
嶺南民寔德公甚蓋所活不下數千人矣遷雲南
按察使錄重辟直指欲私有所出不聽中官貪縱公
捕其爪牙戍遣之中官不平訴於直指直指曰是不
畏劉太監者於公何有晉廣東右布政使轉左貴州
擢南太僕卿遷南大理尋改北 上郊祀有犯蹕者
欲重坐之公援律以奏得末減人謂張釋之不過也
公爲人端靜弗炫露早有盛名既陪復起猶久淹外
若素文編 卷之四 三十一
僚至是始以宿望躋九列於時 上勵精諸司爭
以材智自售而公介然孤立無所附日惟謹視爰書
忝累寃必駁正其意主守職而已於世風所趨若無
聞者與人交未訥少言至詢以 國事則悉窮利害
本源整頓誠以告卽觸時諱不計也以此在 朝諸
公翕然心重葛大理新相暴起自謂得 君氣張甚
公卿俛首下之公與同鄉而相辛巳進士公丙辰進
士先二十五年相據勢欲責公後進禮公自如又私
有所託復不爲地遂大憾欲逐公會雷變大臣例自
陳因許公歸然相擬 旨猶云准辭蓋猶不敢從勒

罷例也家居二十二年恂恂然不爲月旦惟謹修內
行以身表俗於官府絕干請然民間疾苦則奮言之
不以遠嫌爲潔簡應酬晨起坐齋中據几終日即山
水之遊亦鮮訓宗黨以義不徒市恩年九十二嘉靖
壬子卒贈刑部右侍郎予祭葬三子長本正德丁丑
進士精於律比以刑部郎應獄江西其疏草傳爲法
家師歷淮安知府山東西副使參政皆有惠績先公
卒次棊園子生次臬受公廕任南京都察院照磨參
政次子焜出後伯父處士公模貢生歷官袁州府同
知以廉能稱公易簣時孫五人曾孫六人今支裔共
居業次續 卷之四 三十一
五十六人當公捐館時余始十歲然聞公行事知有
公後從先文恪公南都識照磨臬最後識公曾孫曉
曉嘗爲諸生已棄去工詩有隱德今爲公撰碑從曉
請也銘曰我
朝澤豐至弘治而淪浹如漢之孝文宋之慶曆俊彥
輩起皆爲耆碩無論四方卽若我郡如謝如王暨我
先忠烈爰至葛公及陶何張咸植德於麗作邦鄉光
於平葛公正直是履才長于治民而弗耀其技閭土
有謹節比樵山清比樵水旣殲盜魁三驅以解遇葛
則生嶺民泣以慰栢臺正色棘寺揚采早折權閹晚

忤時宰濁弗能變清亦不容惇大服官皎皎其衷末
俗作防培 國基以崇年迫期願抱德考終子稱賢
牧孫丞亦靖共善不近名食報靡窮維雲維仍嗣振
其風

明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介陳公行狀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
朱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
之聞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濱村地
有壩今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祿三祿
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爲嗣
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
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
人云都憲公治行詳本傳中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
有勲光祿寺署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三二
季則公公生嘉靖辛卯二月九日幼敏慧九歲能文
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寢政呈都憲公都憲
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都憲公卒壬
寅兵部追叙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爲國子生時仲
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廕讓公云侯登第
仍歸伯氏子公爲文師古昔不襲時調從同邑邵太
僕叟受尚書太僕文亦特奇古極推許公然時人弗
善也已酉應試至京先文恰公爲祭酒見公文大奇
之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遠壬
戌登進士轉餉大同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

事慎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
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
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
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
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遺疾卒毀瘠如禮辛
未起原官壬申晉貢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
勳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
懋贈王例爲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
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
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三十一

恭謹相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睚希希
孝亦樂爲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家宰方缺少宰署
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具章曰按令甲
凡功臣歿公追封爲王侯爲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
異能生死止原爵 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
國公張懋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
可卽希忠父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爲
例今希忠歷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
扈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
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

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合
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
改語以公原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公卽日移病
或曰一事不得卽去邪何硜硜也公曰不然郎官與
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
封封外無職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冀乎子休
矣吾將行吾硜硜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恚曰
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
江陵在位十年不召甲申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
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援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三十二

御史海公瑞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益次公
之流然當路甚忌之余在選司欲起之不能得及公
掌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銓司餽遺
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行選法清
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乙酉擢太
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敦倫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
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
以饌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庫未幾卽
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

哀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
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潤郵傳以此取取耳
上需陶器其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
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亥江西歲半侵
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
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糴民少蘇焉戊子江南兩浙
大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遏糴然守令各爲其土謀
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 明詔
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進而徽人尤衆穀亦旋匱合
雷雨麥荒則穀價益昂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尤不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三三
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 九重未易聞也或
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駟僉執籌昂
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隱而
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 詔而陰闕之欺也忍欺非
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爲
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旨以惠隣度不能則當明
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 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
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糴糴畧曰
我 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
恒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雖薄

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即增臣
等恪遵 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冬以
來所協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日集輿情
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
病人也迫縮矣而闌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爲本省
州縣宜仍買還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庶驚疑少
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 皇上軫閔之
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 詔論
公會有王王者而群闕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已丑公
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嶽寺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三三
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辛卯遷
協院左副都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
虜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
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
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南院右都
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 公純等同心精核所
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
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
末 天子特簡用焉自 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
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雖設內閣

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馬
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
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
復正體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
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
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
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人
大齟齬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其見提者
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
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誦之良難故其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三五

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已
已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
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
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無
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
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
諸司郎皆皎皎爭

能如弘治以前也 及嘉靖初而已尚不
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
也遂大望公節操山立卽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

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卽止
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
命胥人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白否公謝
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如止水不
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
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商進
世之所謂講捨擯必痛抑之卽序及仍稍遲焉時無
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意相合一時人情愿原望
極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忤 上意
旨下一司官皆譴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門

爲請 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
文選郎王君教則藉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
爲請 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
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 詔會推閣臣且
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也入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
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 詔下
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
推諸臣俱疏上公遵 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
達亦左都御史 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
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

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
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
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 傳旨自
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
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 上允之自是無
傳 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
前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
相臣宜特 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
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
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
居業父編 卷之四 三二

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
成等惜願臣能覲然已乎曠昔之義自堯舜以來迄
於 昭代不廢卽 先朝卜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
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
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則
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
聖意淵微卽臣等不能窺測何況諸臣 上終不
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哀懇稱病篤
上眷留不置遣中官賜養辛上尊公請益力至疏十
四上乃賜告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
用馬公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
不願公少留以爲百世幸知公但留一日卽吏治清
一日卽詘身以濟世爲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
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能回公意余嘗私謂公曰
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余
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
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
以雜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
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唯冀暫進而驟伸
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

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籌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羽益熾而徑將益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

居業次編

卷之四

手九

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狗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太激卽余亦慮以爲太激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惟忤上意取厭且以爲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卽叙遷者多不下謂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

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盍各降意以和秉馬鳴呼此論權耳未引絕於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消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中

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幸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等正而視肩曉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卽邇者內閣辨疏亦

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提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卽或不然執大義調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四二

肯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能清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間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剏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敞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四三

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遭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歛貸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屠襄惠學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卽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府素嚙未釋名用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斯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塋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廕竟復與光祿公子啟孫今爲袁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于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王在辨真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砥砭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卽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卽以覆轡詭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縣知縣雙栢公炤

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公希明
累封宜人男子三長啟端邑庠生今廕國子生
建按察使顧公褒女邵宜人出次啟章邑庠生
府通判龔公衍女次啟竑娶山東左布政使鄒公學
柱女俱徐宜人出女子六長適灤州知州張公元慶
子監生汝達邵出次適平陽府同知史公自上子邑
庠生元衡次適舉人趙公應貴子瑛次適臨江府通
判邵公綸子金言次仍字鄒公子光緯次字雲南僉
事胡公時麟子鍾是俱徐出孫男二本時端出本述
章出孫女二端出一章出一公高勲偉節著于朝
君業次編 卷之四 四三

端今 天子方命史臣啟金匱石室以隆大業則不
朽者當在彼矣啟端等卜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山窆
中石未勒將以乞言于 當代文匠命余狀之敢述
所見聞微鴻裁焉

明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湖西李公行狀

先太僕兄爲長垣令時拔我于田諸生間既鑛又與
于田偕舉進士知湖西李公事公諱棟字良材我于
田父也其先蒲人蒲子路昔所治邑有三善稱者也
國初時長垣縣有水患城壞徙治蒲因城蒲而李
氏在城心爲望族始祖曰瑾瑾生公度公度生鐸鐸
生綦皆不仕綦生盱盱丞誠始仕大學儒也有吏蹟
生贈公繼古是爲公父李氏世豪於貲邑中有大縣
役必首李氏於時盱盱丞方家居有五子率多畏事

君業次編 卷之四 四四

自逸無適任盱盱公察諸子中無如贈公才乃曰汝
其爲我主辨遂以第四子攝家督縣庭事咄嗟即辨
無低回中戶以下皆受指使磊然魁閭市間凡邑人
無不知有李季公者素善酒里中飲無季公不樂浮
白懼呼往往達旦甫三十竟病酒而卒止公一子方
七歲配張淑人守節自誓惟懼孤弗長不令學既婚
乃受經于外父吳公略審問即知其意大喜自恨學
晚益僕僕誦習不懈吳公歎異之曰此富室子也又
早失學何遂能如此與李氏者在此子矣顧自贈公
歿後家政莫歸產漸落衆懼久益弗支乃議析產是

歲嘉靖壬子也先此幼公已殤乃悉取田宅四分之
公惴惴退遜惟諸父命得田二頃宅地一區無屋張
淑人不樂時涕泣公婉言慰之因即田中翦茅以居
勤督耕不避暑雨所穫常倍他田謹節衣食寸帛粒
粟不妄用積數歲畝入益厚乃益置田已乃即故趾
治邑中宅宅踰諸父自出分來不十載復爲富人然
儒業廢矣有二男子皆聰俊次叩于田也公乃請於
母淑人曰兩孫賴先人遺澤能起拜矣視其質不當
終爲田家子令業經術如何淑人垂涕曰若祖太學
選士也後止小就常不快汝父困於里役欲學無暇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四十五

意常在汝汝不幸少孤零丁稚弱我不欲苦汝誤汝
業至今恨之兩兒秀骨可徒令以力田老乎是我志
也然則我携之邑宅令就塾師學汝仍督耕衣食我
母孫自是兩稚子隨張淑人入城而公居田中益勤
作業數日輒一入城覲母問市酒肉爲歡母前酒酣
念往事或歎歔泣下曰兒可不力學乎不念爾祖母
三十年熒熒青燈邪淚墮酒杯中兩稚子皆泣淑人
亦泣侍婢皆感動歲中如此者率四五焉隆慶戊辰
我兄令長垣平賦役知往年邑巨室爲李氏已中衰
近復起有李某者能讓產居其薄竟自振已而試于

田才知爲李某子益敬異已又問知張淑人守節事
達之學使者奏于 朝旌其門焉是歲淑人年六十
也萬曆癸酉于田舉京兆第二明年登進士除
知縣迎公養不往已乃往一視匝月即歸與于田交
生惟談吏事凡錢穀獄訟及他細事無不問煩絮不
厭知于田良於吏大喜時于田方以催科緩爲上官
呵詰乃更益喜曰甚善作令宜如此及出金治行則
曰汝非祿仕者何爲爾幸不減吾產足矣丁丑于田
績滿公封文林郎嵩縣知縣配吳封孺人于田製冠
服進焉公率婦服之拜於張淑人前淑人喜曰兒官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四十六

亦遂如孫耶不孤我願復汝矣願何由及汝父公感
念泣下其在閭里則惟田間服曰冠帶殊苦人邑君
以鄉飲請止一往已于田擢南工部主事轉郎中壬
午 皇長子生加封公奉直大夫管繕郎中吳進宜
人是冬于田調南吏部丙戌擢河南提學僉事公事
毋孝謹視顏色以進止下氣詢侍者期無失意至是
淑人年近八旬益不輕離側日具甘脆道閭里事俱
語笑又二年淑人病公憂之寢食俱廢及卒哀泣骨
立曰吾毋非他母倍艱苦矣晚歲幸稍娛何遽奪也
于田爲督學勞其閱諸生藝字句必識衆大服然以

是猶瘁已遷余議復爲山東提學副使不勝勞將欲
乞歸公報曰爾枝藝損心是宜少息業已爲爾治室
盧辟園池矣爾歸可也俄遷河南叅政擢太僕少卿
遂不得告迎公京邸公入瞻帝闕觀西苑又出郭
西遊西山諸名利蕪都城郭之壯人民貨物之湊歎
曰我下里老農也非君恩何得與此觀此來不徒
矣古所稱清都天宮寧踰是尋歸甲午于田轉右
通政東虜告慫推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欲暫歸一
見公公聞之以書諭止曰東氛甚惡何得言私亟行
無以我爲念是歲冬于田大破虜於鎮武堡斬虜首

若美公編

卷之四

四七

四百餘級獲橐駝馬等數千匹詔下錄功晉于田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贈公父封公皆如其官
配張氏皆淑人廕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公喜曰茲乃
得及我父矣惜不令我母生見之因詒書于田曰汝
祖棄我早我欲養無由也後事祖母雖朝夕不闕然
田夫養耳其以報罔極者與有幾汝不記燈前握汝
手持盃涕泣時耶今天子嘉汝之功施及祖父母
使我得徵寵於九原以終母之志不令我父湮滅不
聞汝之報我者厚矣我生食豐稔於今六十年於公
家靡忝累效今晚夏卿名畫錦偕三品其何德以堪

之是惟在爾爲我報父母惟爾爲我報國家惟爾
勉之致力於邊以夫念我者移之至尊是爲代我
是爲重報我雖與汝長隔千里我心慰也無輕言歸
先是于田懼遺公憂常思歸及得書遂不敢言後二
十年于田病甚告歸公勞之曰孺子歸邪室廬園池
無恙也第汝顏加蒼矣是時長君因公車久罷業公
曰我倦矣自今日始田事汝雲龍王官事汝化龍王
皆專行無關白我我當作散人嘯傲林泉間耳長垣
多貴顯者於時有成崔王諸父李柱于倦遊諸君乃
相約爲會或酣飲於家或行遊山澤間率兩三月一

若美公編

卷之四

四八

遇又間或弄孫膝前呼兩子佐酒引滿自適凡歲課
多寡物價消長與夫郡邑酬應往來一切不問有道
及者如飄風過耳頃之忘矣因歎曰吾今而後知爲
人父之樂也如此二十年吾願畢矣無何播州之患
作歷數賢公之撫不能定廟議主勦於是衆推轂我
于田起家以原官總督川湖貴州疏辭不允且命
兵部遣使促行是時公年六十八矣于田重違公趣
起難之公曰君父一也今爾在外我以一介召爾
來爾可以他辭解乎且今賊深矣西南方苦溺焚爾
若辭當誰往者告無益徒費時日不將遷延誤事機

邪于田曰大人景暮奈何公曰爾輩自欲息我紛拏耳不者我且以十年總家政何云暮也且有爾兄在何慮于田遂行自于田發家時賊已破黔兵屠飛練堡甫抵川賊行入蜀殘蒸江城殺二將馮陵兩省氣銳甚公聞之曰我國家力方完么麼小醜何能爲也孺子必辦破之已于田書抵家備言賊可滅狀第云須一年所公曰宜然夫安可欲速先是于田無子至是連舉二子公甚喜及秋長公忽遭疾卒于田配王淑人亦卒于田私自念今爲獨子可請歸養則公書又已至日家難連構知爾必念我顧此何時也

居業文編 卷之四 四九

既何擔可中卸邪汝前謂須假一年力今已半載疏陳必下部議遲回商確間動經旬日自川至京往返萬五千里即得請亦須人代汝比至則暮歲外矣慎無懷他念徒亂汝志可一意禦賊滅此乃圖歸何患不遂于田亦竟不敢請是歲于田三品績滿晉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師久未解嚴飛語陡起謂賊且據有西南湖東西河南北皆脩備輕信者或遂授兵登陴于田慮公有惑數致書言已得賊要領刻期可破公稍慰然捷音不至公不能無中疑歎曰此賊竟不可破耶兒盡瘁職也顧國家事若何報

終飲而疾作食頓減已又嘔血遂臥不起家人或爲好語慰之曰有邸報來賊滅矣公曰果滅乎起北而萬歲者三遂卒後兩月賊竟平滅自初進兵至此可一年如于田言于田方圖歸計忽至于田驚恨甚悲痛幾不欲生哀請即歸不許推新城王公代臨年命始下于田數請前後凡八請已王公至乃得代歸以于田在行間久詔與二品祭葬公爲人嚴重不輕戲笑尤謙退下人後封三品貴矣於故舊禮貌無改見閭里下輩尤益敬與均與田夫牧豎言惟恐傷之敦於親故好施與兩妹一適邢氏一適時

居業文編 卷之四 五十一

氏皆養之終身族子貧者度能持籌則與之母錢俾收息自衣食不者授之事量與衣食婚娶皆助給之構屋屋數區以棲宗黨姻屬之無居者鄉里寡人子亦時時周之寬大能容不喜言人過失每懷止足之念晚節貴顯常告家人曰過分矣宜貶損惜福無使享盡與于田言未嘗一語及宦貴力作起家然不瑣瑣其朴直尚義蓋天性也公生嘉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卒萬曆庚子四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九記吳淑人太學生吳公道南女子二長雲龍太學生吳邢公遵規女繼孫公朝永王公用中女次化龍

田娶王公繼府女累封淑人女二適唐志雅張一鯨
俱某衛鎮撫雲龍三子四女長不矜爲于田後聘御
史崔公邦亮女次不伐娶崔公景福女次不盈尚幼
長女字庠生秦公衍慶子某次未字次字太學生姜
公聯芳子某次字通政叅議王公永光子某化龍今
一子二女子不驕仍聘王通叅女長女字御史崔公
景榮子某次幼崔公邦亮東明人餘俱同邑人于田
卜以萬曆壬寅十二月十五日葬公於城南魏村之
原將乞碑誌於當代名公走介數千里屬鑛爲狀鑛
於于田交至厚不敢以不文辭謹條次其事備裁擇

封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中霖沈公行狀

吾姚沈氏居半霖者最著其先周聃季食采於沈丘
因氏焉後散處吳越間不知於季何別也相傳宋末
時有某公者失其名居浙之東陽云以孝廉起家官
至提舉判餘姚州事遂家餘姚生二子仲二元江西
行省廉訪副使仲三翰林學士承旨又數傳而爲定
一宣教則承旨公裔也生伯鯨伯鯨生沂沂生新新
生養性處士德宏處士生厠山公諱堯乎溧陽丞累
贈南大理卿是生中霖公公諱譜字世卿幼而秀穎
讀書輒究精意鴈山公以邑有秩入爲諸曹令史公
居養父編 卷之四 五二
從侍京師占籍金吾補京兆弟子員年二十餘先文
恪公官翰林公來從學初見試經義一篇俊拔絕流
俗先公太異之旣去先伯父都督公問曰新學子如
何是歲嘉靖壬寅先公曰明年八月九日沈生不河
魚疾必領京兆薦無疑矣公時數數來必移日說
經校藝術不輟先公嘗戒門者曰汝勿輕視此少年
行即爲公車士矣以是門者見公來將命甚恭先公
經徒甚多每閱公文輒擊節忌者或不服則雜取制
義十餘卷以視盧都運連城公而窺公卷其中連城
公閱他卷不終篇輒棄去至公卷則手之不置閱畢

謂其人曰此誰氏子年甚青非積學然出語則異
僕前曾贊公文然止可八分中若此君十分中矣公
又從學於大司馬見海翁公翁公亦甚奇之明年
卯公與余伯兄冢宰公俱登順天榜先是公嘗講
白塔寺有友十餘人而與翟公鍾玉者特相昵翟公
蓋亦先公門人一夕私相與口今秋庶幾獲售者
吾兩人餘皆非此家語可預決矣第文用尚未可測
耳文用者余從兄岳州公也或自窓外竊聞之大憤
恨因群指公爲輕薄及秋肆白塔舍與選者果惟兩
公及岳州公余叔父參軍時亦爲諸生試不第乃語

老葉次翁

卷之四

五三

諸嘗公者曰公等昔憤恨於世卿言今如何邪則皆
默然今時士領鄉薦則刻齒錄錄皆有號公見先公
請號先公曰子不居半霖乎即可號中霖無何京兆
諸生大哄謂子弟籍宜視編戶爲定凡非土著者皆
在訟中 詔下禮部三等定予奪而公與都憲會稽
陶公大順俱罷歸越郡庠食廩人皆謂壁破不可復
完而公謂鑠金可重鑄也閉戶理故業益勤勉勉
不少置學使者來公與陶公每試輒高等既廬山公
罷溧陽歸齒益繁宦資無餘朝夕或不繼公則出授
經他郡戊午南冢宰邢臺王公本固來浙中常大比

居業次翁

卷之四

五四

士曩公罷歸時部議云仍准本省鄉試 詔許之故
學使者即試公高等遇秋期仍援部檄與陶公俱別
送或不試輒送以是藩臬諸公每入關輒屬目兩公
是秋放榜陶公名在第四後復得公臬使曰向籍黜
者已中一人矣可再乎而王公公同舉士也目眈然
內懷嫌遂罷不錄是時公年三十九矣既再敗又復
用前事罷自知數奇則稍稍倦業惟以未罄者訓諸
子二子在贊官皆翩翩有特名而次君徵甫尤雋甲
子徵甫中浙式公與俱入京師徵甫蓋生京邸寔祭
旦冬公時方爲人訟罷不懌而吳淑人忽夢吳翁來
撫徵甫頂語公曰婿何憂異日當取償是及是公俳
徊舊邸慨然太息曰去孰非命今宿逋果償矣茲非
生兒地耶吾遇與吾兒遇奚以異且吾雖格於例然
名既已顯晚見兒早發又何快也彼時猶未知徵甫
今貴顯如此也隆慶戊辰徵甫登進士授池州府推
官已遭吳淑人憂起補青州萬曆乙亥秩滿例得封
公如子官公猶趨起難之蓋壯心猶未灰焉族戚咸
勸不獲已乃就封已卯封奉政大夫南京吏部郎中
祭已封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丁酉封通議大夫
南京大理寺卿而徵甫自江右入爲順天尹也都人

上親視之謂是昔年罷去沈徵士子故同升諸君或尚在咸嗟歎不已因脩世講而徵甫皆以父執禮事之京都稱焉公樂郊居舊廬在半霖去邑城可三里許非慶弔不入街市日惟與農父往來田間少時不問生計吳淑人逝後乃始課稼穡事家視昔稍裕又徵甫祿養不置肉食日可具然公不求豐刈稻積庭前歲釀酒謹察雞豚之畜客至或留飲不則獨飲陶然自適醉則齁齁睡矣人或談及世故不厭聽問或仰眉拊掌寄感慨之懷性坦易遇事不能忍然旋即忘之余叔兄太僕公既與徵甫用舉進士余亦善徵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五十五

甫視公爲尊行而公以出先公之門深折節下之每見必疊疊談昔先公講藝時事如在昨日及太僕兄季子與徵甫女締婚則大歡曰吾辱先師義甚深今乃得託葭莩使孫女撫有孫氏室也丁酉徵甫以大理奏最便道過家念公老三上疏乞休不報已亥遷南工部右侍郎公強之行公生正德庚辰是年八十誕辰在十一月九日徵甫將遣孫男歸爲公壽公康強如昔入秋忽遽脾疾數日小愈起步中庭視備保操作日晡假寐遂卒寔已亥八月六日也徵甫疏請詔予祭葬如令甲嗚呼茲乃吳翁所謂償者哉雖

然寧詎盡乎配吳淑人功曹吳公必仁女先與公配某氏皆贈夫人今從大理改贈云側室二八氏已丑卒又納韓氏皆名家女吳淑人生四男二女長男應欽邑庠生少錚錚欲先人今六十矣猶老諸生間娶宿儒邵公寧女次應文即徵甫娶封考功主事俞公天祥女累贈夫淑人繼庠生童公汝龍女累封夫淑人次應麟娶庠生陳公國生女又次應賜娶其縣典史洪公炤女麟賜皆早卒長女適平陽府同知史公自上子庠生元烝與余善次適太學生陳公正子庠生大勳斬無出韓生一女許江西按察使

居業次編

卷之四

五十六

張公對子貞元孫男六欽生景元景淳景明元庠生娶徐公某女淳娶周公某女明娶胡公某女文生景初景夔初舉人娶江西僉事史公元熙女繼庠生陸公大柄女夔娶臨江府通判邵公瑜女繼余族姪金吾鎮撫如鴻女麟生景裕娶孫公某女賜無子以景明爲嗣孫女二欽女適庠生談嘉猷文女許余兄太僕公子如漳會孫男五元子之豐之泰初子之陽受徵甫廕爲官生娶余甥河南呂少叅胤昌女次之履夔子之恒余自幼侍先公及伯仲兄習聞公行事近又數辱公接引茲文學諸公以行狀命諸述大

配陳宜人行狀

陳宜人山東左布政使肖巖公配也系出上虞之
山先世世有聞人父懷梅公祖父梅軒公皆不
梅軒公強學多識炯然抱奇人以隱德高之懷梅
娶黃夫人以嘉靖丙午九月二十四日生宜人幼
慧善解人意梅窓公異之曰必以配佳士以是遲歸
蓋乙丑年二十始嬪于肖巖公云是時舅封禮部龍
巖公尚滯諸生間而王舅石泉公繼王姑符夫人俱
在養姑丁宜人主內政家無饒貲龍巖公又之他郡
授詩伯仲二君皆從應門乏童宜人從長如金孺人
居業公編 卷之四 五二

佐姑治內身烹爨之役視尊人顏色上下夜則績紡
砭砭勤苦矣外家有所遺必以奉尊人寸絲隻禽未
嘗私也無何符夫人卒寤乏莫克舉喪宜人不俟肖
巖公言即出嫁時簪珥鬻以給費無難色於是親黨
翕然稱鄒仲婦賢隆慶丁卯肖巖公舉于鄉明年登
進士授溧陽知縣壬申入爲禮部主事值 覃恩封
主事妻安人於時石泉公已棄養奉龍巖公暨丁宜
人就祿京師郎官祿入薄無能豐養然宜人甘脆必
親調務以適二尊人意舅姑甚悅之勝彼豐養者也
萬曆乙亥肖巖公進員外郎丙子龍巖公授武邑知

之官宜人念丁宜人無以爲歡則命長子光緒
往龍巖治武邑有聲丁丑上計京師遂乞致仕受
部封復從仲于養是年肖巖公進郎中戊寅 覃恩
封郎中妻宜人言宜人精敏有心計能持家絲纈
臨警之微皆盡其理鞭朴不行而奴僕畏服相內井
井余與肖巖公同在郎署數年見其不問家事而家
事治時過邸舍飯或饋食署中品不豐而一一精潔
適于口信內政之有紀者也已卯肖巖公遷河南歸
德知府壬午進江西副使祭未改提學二尊人皆就
養俸入漸厚宜人奉之益加敬孝乙酉肖巖公擢廣
東叅政龍巖公丁宜人以老不往獨宜人從丁亥肖
巖公以賀 聖節入京還過江都納側室白氏是時
宜人已有二男三女而肖巖公與宜人雅相敬其內
政宜人專行者尤多人咸不意肖巖公有此舉聞之
皆謂必不相能也此至姚宜人撫之如女無但無譙
訶且善調護之爲之曲掩覆其過一日衣置於床忽
以不知自過重自悔且婉聲善慰諭之人謂失誤白
良有焉即斥厲之不爲過矧出不知既不知亦已矣
似不必婉慰諭乃宜人固如此夫粹出不意可以

人蓋其愛護出於中心非矯也是歲復從肖巖公之
廣東與白俱留長男光緒於家侍祖父母養戊子冬
龍巖公卒肖巖公奔喪還姚宜人助襄大事如禮乃
吏部不知叅政遺艱也擢肖巖公雲南按察使辛卯
服闋詣京宜人曰白之來五年所矣未得省其父母
茲行道江都可與俱令得歸省也於是白大喜過望
而鄉里聞之益驚頌宜人之德云肖巖公行遂留白
江都而身至京復除河南按察使則以白先赴任而
宜人奉姑丁宜人後往焉是時白有一子一女宜人
念其體弱不能以兩孩勞也乃取其子自抱之鞠育

居業公編

卷之四

五

加於所生有小病輒涕泣忘寢食祭已肖巖公擢湖
廣右布政使甲午轉河南左布政使乙未徙山東丁
酉丁宜人年八十臥疾山東官舍宜人奉湯藥惟謹
自春立夏弗少懈丁宜人卒朝夕哀泣治喪遂遵疾
宜人自在廣東時嘗疾二月幸而愈至是憂勞甚精
神益瘁舟歸抵武進白所產幼男患疹宜人力疾抱
持之比至家丁宜人喪事劇而幼男咳疾纏綿弗愈
宜人僕僕綜理家務又且撫視幼男疾不置病日以
增側室白曰夫人疾如是奈何復以兒子爲累乎請
身鞠之遂挈幼男去而宜人猶不忍捨聞咳聲輒鳴

咽念之十二月二日宜人竟卒踰月幼男亦卒痛矣
凡婦德勤劬能持家者常有獨能容者不常有間有
之又或短於持家故兩者恒難兼也若宜人者身理
織纈米鹽靡弛纖務無不綜覈於持家非短也乃顧
能容如此豈非天性惠善不纖毫爾我於心真賢者
哉往白之初來也宜人接之有恩里婦忌之曰初時
如此後未必常能爾邑人聞者曰且無逆料其終即
勉於初亦可謂知禮矣乃今久之竟不變且有加也
賢哉賢哉宜人長肖巖公一歲享年五十有二男子
三長光緒國子生娶余從子翰冰院掄計知游女次

居業公編

卷之四

六十

光緒聘吏部尚書心毅陳公女宜人出次光緒即後
宜人十月亡者也白氏出女子五長適縣學生鳴陽
黃公子相儒次適彰德府知府忠嶼史公子可久俱
府學生次許字心毅陳公子啓竑宜人出次許氏兵
部主事喻齋張公子稟熊次尚幼白氏出光緒生女
二未字先世詳余所撰龍巖公行狀中余與肖巖公
交最深於宜人內行頗耳之久二子卜年 月
日葬宜人於 山將乞銘於 當世鉅公屬余爲狀
謹次如右

呂母俞孺人傳

呂長公者四方之士也，厄於廢官，不得試然，好談世事，喜賓客，日僕僕無寧時，夜寢早起，爲人請求，事勞率自苦，乃大喜，少暇，卽悶以故，卽姬侍蒲前，落落也。年踰三十，無子，鄒安人久不相近，他姬產者多，殤會以中書舍人銜使，命過家，呂氏故自新昌徙，有俞氏，女方遲歸，遂以副室受禽，卽今胤筠母。俞孺人者也。於時，鄒安人無恙也，而遂持家政，纖細井井，尤核於耕穫蓄畬之策，以故產日益，內外皆服。卽諸姬俱靡，有面背言太傅夏夫人亦重之，歎曰：「此真吾子婦。」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六十一

也。初，舉一男，聘朱太保文懿公女，不數歲，殤乃取某姬，女育之年四十，始生胤筠。祠部公於孺人，特以禮相賓，弗甚愛，愛者乃在他姬。孺人不以爲意，乃友以愉色，和之，間內黜，濕如也。長公自罷祠部，歸餘姚，喜事如昔。旣聞政有所委益，好遊時走姑蘇，維揚而吾省城爲多，省城有田宅，與家無異。然孺人不從，以有武林諸姬在也。世故益習，朝政蒲胷中，叩之如響。每過家，必晤余，語未嘗不移日，然不及田產事。孺人亦恬靜，弗炫露，卽至戚中，不知有孺人也。晚而析產，有于五人，孺人拮据半生，惟拱手受五之一，或勸可

取其膏腴者，弗應。祠部公卒，珍玩書畫悉檢出付諸嗣君。他姬所藏者，或私匿之，不問也已。而諸君或奢靡，損業獨胤筠者，不動。郡人皆曰：「葵陽諸子，惟季公能守其業。」孺人力也。胤筠今爲太學生，好文娶鄭，按察一麟，女然未有子。所有女適胡督學琳子，太學生。爽，孺人新昌大姓，曾祖父鐸，左布政，叔祖父深，侍郎。則全僉事，二公皆文安公門下士。父時本處士也。初遭妣時，處士若色難之，僉憲力持盟，遂定孺人後。祠部公四年卒，祠部公諱元，相國長子，自有誌傳。贊曰：內德甚隱，非其親曜，弗知故錚錚者，未必果賢。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六十二

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今美箭好讀書，寧閒居，自守此可。窺母德矣。昔人評相行以不見述於人爲賢，故御者婦樂羊妻，或猶謂掩其夫矧攝內政者哉。慎無爲善竊爲俞孺人頌焉。

少司寇邵公像贊 有序

昔權相不爲父持服迫於清議踰年乃請暫奔歸送葬詔許之仍促其期若云事畢卽還輔政而某公者意猶未愜猶願指私人將以滿朝餌其謗分之是時余以禮部貢外郎于役吳中徐文貞公謂余曰聞南臺有疏促太獄余曰南九卿及省如何徐公曰不聞想無也比返京師則某公者已在朝矣而北則臺竟獨無疏其九卿及省有焉南北若相反也臺中故事建白牌在某道則掌道者爲疏首太倉吳君之彥時當建白一時名譽翕然歸之張儀郎彥曰非

另業次編

卷之四

六十一

獨吳力尚有資深者持之爾詢之臺中乃知持之者爲吾邑梅墩邵公也左僉都王某儉人之魁時相所最暱擅臺中事權在左都上左都某畫諾而已見臺中無疏則甚悲非但爲時相惜失此疏且已方佐臺爲腹心交而今不能行於諸御史使左右如意則何以報相君以示負弩先驅之志坐公堂上挾臺長爲重授意諸公諸公方集司務廳相顧莫有應者則急呼朱某來暑方酷甚某至稅章服攬筆立具草衆訝其敏左僉曰甚善邵公默不出一語朱卽以授吳臺中重先進凡公疏皆取裁焉非許可不得輒上吳以

居業次編

卷之四

六十二

請于公公曰徐之母草草吳遂將稿歸稱病不出會省中疏上公謂吳曰足下名已著願少忍母爲勢奪也無何果有索前稿者吳堅不發事遂已後二年余在吏部公以六年滿謁部從吏以門帖上諸吏部素不識公者爭趨前觀之中一人曰作何貌聞此公甚有節槩是前持催元輔疏不出者既見公魁岸重厚乃歎曰偉哉果不倫視其意若得識公爲幸者焉然是時吳當其名公又弗以自矜故傳者少嗟乎使公當初發時而奮正論折之豈不名震四海第果如此疏決上矣夫其時彼購人不異懸金國門其欲掠諂而自爲功者孰非是惟默示之若無所短長而以不動如山終焉彼誰適爲謀此所以竟寢也此自閹臺中大體若爲一身立名則危言勝耳相君亦微知之後公掌河南道因共論京察糾拾事謂曰建白有牌謂值者拜疏耳乃主可否者仍河南道耶公曰然蓋默念往事云顧某公意沉慮深不修卻旦夕其意亦以爲在吾彀中施之自有時何疏惡爲故公雖爲所銜仍得序擢大理丞會某公卒公遂游躋顯秩假使在恐公亦不能終免也余讀公表誌狀傳獨缺此事因贊公像爲述其大都焉彼時南吏部尚書爲吾邑

趙端肅公南給事則詹公沂今爲南太常少卿贊曰
相燭孔赫當之者整持重弗同日有邵公不受其名
禍亦弗從宵王有徒若在街中按江南北暨江之右
匪矯匪揉惟法自守有折其心莫毒其手彼燭既滅
公仗虔鉞遘艱起楚載揚偉烈乃領南臺旋貳司寇
飄然避言卷猷未究其在干家恢弘好施人誅其德
或待以炊與物由由涯涘罔窺我稔公貌追倍談笑
敘願識者輝鳳蔚豹丹青在堂彷彿亦肖

祭大司馬見海翁公文

嗚呼代出碩賢誕生自天界之民命鴻猷是宣未究
厥宣是虛其賢高位雖登雖享遐年九仍一虧衆淚
潸然於大司馬吾姚間氣甫踰弱冠遂登上第金聲
辭擅冰清節礪克勤躬瘁無垠心計一時聲稱哀然
有異畿邑渠順江右宛白水部比曹夫誰與埒造士
中州傳收其傑督儲吳會海鯨蕪捷南楚東秦領袖
藩臬利刃益鍊霜操愈潔開府南服明察以仁盡法
猾魁遺惠善民再起治河漲流是湮舳艫無恙禾黍
如雲入貳司寇止辟克慎手治爰書詢情必盡執樞
若業公編 卷之四 六六

陪京顏綱是振詢材察伍增隆榮問台垣有望群哲
心歸解組飄然高卧海涯公位雖高屢阻于讒初改
遷曹卽中彼檢在臬在藩咸因久淹懸節大梁稅駕
嶺南撫吳弗竟留機暫參未奏其鋒皆挫於銛然公
名重雖讒弗害督學仍陟衡戎旋寄左轄如期司空
執契所可恨者晚有齟齬方期當軸驟然投杼卷跡
閒居歷廿年許論公材德所抱實宏班掾修辭韋氏
窮經賈傳章奏張相章程趙尹摘伏魏侯綜名凡所
薦拔無非俊英但有建立皆爲準繩文武逢原巨綱
皆精宜持臺紀宜秉銓衡輔佐 聖皇坐致太平云

何如心抑我明德徒欣屢起終阻一蹟大業未弘遠
施竟室誰作厲階傷哉冒嫉某等謬叨世誼更聯戚
姻抑止高山懿德是親每於晉謁得新見聞如父如
師導我殷勤值茲大故有傷于心斯世何辜不被商
霖正類俱悲問天無因生賢阨賢誰執其均敷衽陳
詞掩涕濕襟

方書公編

卷之四

五

祭廣西按察使完愚楊公文

吁嗟我兄秉質純粹紹業儒家聯芳甲第筮仕秋曹
乃在陪京忠信折獄得情必矜惕中見白險譎吐誠
敦以恬和宦譽用成出守臨川政先仁愛勸農興學
海其不逮公平有執猾夫心戒四境輯寧犬不夜吠
乃遷嶺臬仍徙豫章聲色弗大憲紀聿張吏範其身
厥競循良尺寸有衡樹表中央叅知東省三吳攸寄
催科弗苛誘以好義曲慰間情靡稽王稅澤洽部簷
有孚我惠生平簡澹要門弗趨階秩漸崇候問仍踈
序晉臺使遠走嶺隅我志弗移彼望竟虛遂捐新紱
言歸故廬優游林壑棲遲間里不激不隨無愠無喜
怡情奕枰課業耕耜諸男林立孫曾趾美養志不匱
傳經有人秋闈候捷錦旆行新有負弗責種德以仁
有忤弗怒包荒以醇歸踰二紀年逼八旬道履其平
行率其真難知者命莫贖者身湔隕朝霜誰挽去輪
某等體分祖母誼均同姓百二十年延其餘慶有男
有女姻媿仍訂繩繩孫子方來靡罄每見我兄必惠
教言煥寒痛痒如切在身敬久弗渝愛稔彌敦值茲
大故有淚潺湲陳以蕪辭酌之清樽靈也何之冀鑒
如存

方書公編

卷之四

五

祭管憲副悅齋文

嗚呼右族惟管偉賢代生發祥于公早歲蜚聲逸思
泉湧文日有多多識前言反約六經未及壯年解褐
帝庭筮仕秋曹如刃發硎分理淮陽曹政是繩會計
有宜綜核必精暨調夏官聞譽益騰惟大司馬堵面
心傾將借前籌以掃撓槍忌者構隙一麾江城公也
飄然帶芥弗撓矢心治民問俗省耕惠洽澤流龔黃
與衡乃遷臬副作障蠻荆兼司校士俊乂秉程戎備
克宣經學以興卓哉爲憲文武道并方期鳳舉忽中
青蠅四旬甫踰卽鮮塵纓宏抱未宜衆憤奚平公獨

居業公綸

卷之四

二十九

坦如有遺其榮寄趣泉林怡志友朋或玩細編或隱
楸枰奕矜陷陣文擅敷瓊對壘角勝浮白弗停探籍
會心亦侑兕觥懽寧卜夜飲或達明神王骨強如日
方升惟愁樂減孰問年增去歲仲秋驟疾忽乘曾未
浹旬遂返幽冥事出不常聞者咸驚豈謂斯人不享
遐齡所可慰者令子崢嶸雄篇藻發邁越時英鴻漸
有期魏科必登紹公芳範世德克承某等自交自昔
姻婭相仍朝夕過從義倍于恒陡聞凶報心裂腸崩
歲月如馳冬霜再零寒風蕭蕭靈駕斯征永訣在茲
悲痛曷勝肴蒸匪甘茲齋非泔泔諫辭祈鑒寸誠

祭沈封君中霖文

維天報人必於其天非此其身身竟食全沈出自周
散處越東鍾祥姚里是生封公於維封公天與異質
受業先君麗辭泉溢是時業經濟濟俊英有我叔父
爰及諸兄校藝程能惟公擅聲嘉靖中襁其歲癸卯
公甫踰冠穎援京兆與我兩兄彈冠皆早占籍尚新
沸口乃騰勢孤援寡返業越巖和壁既缺孟解孰補
公也屹屹篤學良苦戊午浙試復嘗見收旣收乃捐
命也何尤生有諸子翼翼濟美清才秀出仲君尤偉
仲君誕生實癸卯冬公初拂意室免得雄爰有吉夢

居業公綸

卷之四

三十

謂償失予仲後顯達公遂受封郡理銓郎藩伯廷尉
四錫龍章不仕而貴優游泉林與野人居新舍多
穫醇醪有餘三十年來福與歲俱更有諸孫謁萬庭
趨世業克承孝謹不置初履若蹇晚享寔備以償往
契弗啻數倍令德考終恩來九重錫奠卜兆光施
寔官延及後胤遺澤靡窮所徵恨者八秩甫屆仲冬
初度兕觥有待怪此數月大慶弗逮考祥元吉九仞
一簣鑽等世講兩世時挹春溫近聯姻婭宿誼彌敦
仙輅將發清酒在尊令儀不朽矣虔庶存嗚呼哀哉

祭史邑侯父文

嗚呼天產德人潛跡名區步矩履繩籍詩被書敦于
彛倫內行卓如生數男子崢嶸並秀長公脫穎花封
績茂 龍章錫翁華之畫繡執法南臺榮名方奏仲
公綰綬侯我邑姚矯矯廉隅示民不忤部屋必周宿
蠹潛消如翁顧侯鞠育心勞更有叔季孜孜講藝拾
紫無遜舉旗執契翁也履亨身其康疆收息於子百
順是將魚鳥爲娛泉石倘伴頃曾從侯覽俗我邑供
億靡奢德義爲則觀侯仁恕嘉侯易直民戴我侯沐
德以舞死病獲醫類嬰飲乳仰止我翁爲衆父父力
居業公編 卷之四 二二

業食息匪翁曷怙暫來仍去蒿目江許惟祝翁年躋
耄躋期稔侯之績育我烝黎親侯業成更渥 恩馳
壘篋在庭遽戲萊衣驟爾計聞使我生悲侯也呼天
五內如裂長訣弗親鬼飛心絕我民懷侯莫卹其轍
爲侯助哀淚沾聲咽其等義在編戶浹侯渥慈計翁
歷年七旬甫奇福祉方來稱慶有期矧侯莅政尚未
及朞因翁失侯豈禁涕洟念翁素履既享完福惟茲
年歲微爲未足慶吊相隨其期何速天高難問孰爲
倚伏陳之束帛申以誄辭千里靈輿悵恨莫追嗚呼
哀哉

祭羅太夫人文

嗚呼稽山南峙其色常新越海北曉洪波含淳誕生
鉅公惟太夫人蔭于子孫惟太夫人于嗟太母奠基
也厚發祥沈丘宜城是偶爰在漢末亦旣稱右歷千
載餘益昌厥後封公有德獨善鄉閭祠祔季父孝行
莫如粵有淑媛克桔克据羅宗日強帛盈粟儲瑟琴
靜好產四男子伯魁大廷位典邦禮仲成均業叔句
臚仕季振于庠奮飛攸始孫暨曾孫濟濟前庭繼志
衍慶在雖在賢不愧世範咸明遺經賢譽四馳魏科
待登惟太夫人備享遐福有嶸象服有腴天祿如賓
居業公編 卷之四 二二

偕老俾爾戢穀繁祉攸錫惟日不足子養無方宗伯
績成台垣虛席榮名益增百順旣諧五鼎奚矜耳聰
目明不杖而行命之不淑長公晚委慈志良悲猶善
自慰子孫衆多色養弗改踰耄望耄神溢壯倍福履
攸完考命乃終賜祭于葵 卹典攸隆積善有年食
報宜豐鄉邦矜式闡教斯崇某等託誼世講更聯姻
戚懿範素仰慈顏未覩遺茲大故悲來哽咽臨風三
酹來歆來格嗚呼哀哉

祭劉母蕭太淑人文

噫嘻茲人遺福甚難壽康寧考終乃足稱定謚太淑人女中書宿生有顯子克享天祿初食祿時尚未及艾偕我隱公積善相內令子道微筮官儀曹與崔微等講業論交德義相砥期于久要間兩尊人知享方饒無事華居安取美肴訓俗教家惟德是賴乃沐榮封踰華袞褒旣我道微爵秩荐崇致歷藩臬晉中丞吳中色養無違五鼎益隆後請告歸仍起楚中曾未及行而翁忽告終道微感茲風木難期遂捐榮祿惟母是依是時鶴徵弛擔毘陵鑛亦解組越土課耕

左氏文選

卷之四

二十三

千里鄱陽思我道微向在浙吳猶挹前旌今隔三方何時合并前歲道微起南廷尉鶴徵等二人相起亦繼皆官留都縣鑪臺寺如劍斯合其快曷旣豈我道微仍執前義尋陟司空弗暫屈志鶴徵等渴懷徒爲虛冀然雖弗起 單典有移爰及乃翁并祖是推矯矯我母象服有輝諸子跪獻觴膝前果怡壽域斯開大耋行躋天意如何乃慶弔相隨弔雖隨慶慶仍茲至賜瘞與祀令甲斯在君有待焉有侈其資作閭里光錫孝子類鶴徵等世交猶子同情東帛速將爰陳邪誠俯仰昔今均此哀榮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五目錄

墓誌銘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泗

橋陶公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簡菴陳公墓誌銘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陽沈公墓誌銘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暨配兩韓

孺人合葬墓誌銘

通議大夫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

墓誌銘

廣東按察司副使嵩巖張公墓誌銘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雲龍蔣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史公墓誌銘

石阡知府岱陽呂公暨配謝恭人合葬墓誌

銘

廣西按察司副使錢公配嚴恭人墓誌銘

于配周張兩孺人墓誌銘

墓誌銘

月峰先生居業次編卷之五

餘姚孫鑛文融著

呂胤筠美箭校梓

呂天成勤之編次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泗

橋陶公墓誌銘

夫吾郡泗橋陶公者豈非古之所謂大臣者哉今雖

登上卿乃竟未獲展其概徒猶以治郡稱則余有憤

歎者焉公諱承學字子述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

人庚戌選南京湖廣道御史是時咸寧侯仇鸞爲大

將軍飾詐蓄姦外挾虜爲重上甚任之鸞日以肆

大臣與忤者類得奇禍公疏劾之奏上曰天子方

函珍食賜鸞家而疏留不下家人甚憂焉已乃報聞

明年鸞竟敗人以是重公巡下江又巡鳳陽倉所至

肅然墨吏歛迹丙辰出爲徽州知府徽故山郡持籌

者徧四方萬金之家比比是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

爲豪久者至歷數十歲而相告言獄辭滿筐猶不止

平居不肖輕出一錢富而益甚至賄獄則破家不惜

且輕視官府以爲吾貨足取之也訟不在大卽口語

有爭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爲辭勝者戚里皆賀負者

杜門憤恨無地自容矣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以

此牽連不已公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容諸爲
問者投賄者假權勢請託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
壹切不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窮猾魁氣折望
公門而心悔者衆矣特迫於習俗未能頓已耳公已
乃察其朴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面諭曰
聞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蒲伏
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羸與有幾及今中已猶
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
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
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

片美文編

卷之五

三

而我其腐骨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
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
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
曰半升太守月再授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
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
非復嚮之偶語肩摩朋飲覺接矣士夫時見無敢以
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說曰太峻矣公曰彼自無求
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
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 三殿災採木
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公門則

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
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
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卽數木以賦胡問徽也今
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公卽以庫美具直島夷
擾東南蕪之山冠上江諸郡數有大徭公以顧役意
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旁郡見其疲于
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
相語泣下徽人相矜以行賈賈或數十年不歸前此
郡守惡其輕離家因重稅難之給傳人二金公白損
之令止出一鏹迄今爲例庚申擢江西按察副使兵

片美文編

卷之五

四

備九江潁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筭中無一
敝土物敝土慚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
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墨一笏扇一握受之景
藩就封沂江入楚牽舟者殆不下十萬人徽奉檄當
以萬人逆于江公時已去郡乃謂監司曰 帝子遠
出諸郡宜協力第徽郡去江且千里今萬人客居江
濱設王舟不卽來安所寄食倘有逋逃卒召之寔難
若取直于徽募人于江貧者得直居者安堵不亦便
乎監司以爲然遂收直罷徽役省費數萬公至九江
景藩亦適至前此諸宦寺多執所過長吏羈之舟中

必重金贖乃得出於是彭澤令亦被執公乃以檄數令急緩罪若將徵來訊鞠之令遂脫歸贛賊戕汪副使破玉山縣江西大擾公治兵湖口扼之適有事安慶還至黃石磯與賊魁袁三遇麾水兵進賊射斷我帆公舟幾覆益鼓衆薄之亦射斷賊帆遂斬袁三盡殲其衆賜白金若干癸亥遷湖廣叅政分守澧州甲子晉福建按察使丁母憂隆慶丁卯起補雲南未行復丁父憂庚午補廣東旋擢山東右布政使時新鄭當國欲爲鄉人擇賢牧伯遂擢公河南左使河南藩封衆祿多後時久者或遂不與公盡給以時謹權

存業三編

卷之五

五

衡出入如一尤嚴飭諸吏惓惓於拊循蒸黎去蠹無吝郡邑吏惕然畏憚之壬申召爲太僕卿堂掾以羨金請叱之去前此爲守巡自常祿外卽傳金亦不受日取蔬肉而已九江時所積至數百則以繕治郡城郡人勒石記焉抵京一日遷應天府尹萬曆癸酉轉南大理卿甲戌改北公爲人凝靜寡言笑平居竟日端坐接人或交談余時以鄉里後進謁公或旅進或獨見必有請乃得片言半語不則默寒溫者領之而已淵乎莫測其涯也無何晉工部右侍郎丙子改刑部尋轉左江陵相尚綜核爲治其意欲以勤吏職

居業次編

卷之五

六

齊天下凡工言論鼓聲名者多所不取名曰務實大約祖法家之意與公爲同年友雅敬重公見公寡言而勵精以爲與其意合深望助力公署刑部印聽獄精密小大必以情允歎服以爲蕪材戊寅遷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寓書政府舉公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姑遲遲行當卽留此也公聞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事疑天下皆謗已尤疑正人慮或反戈向之其楚客入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浸潤若云陰爲諸橫議者主相以已注向頗切恠公不伸私款方狐疑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傳某者楚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託以耳目傾南都皆折節下之候者盈于衢或拒弗見公不爲加禮公攝工部傳受商人金數爲請在禮部治虎隸沈鉞罪傳又爲乞命皆不聽傳大不堪遂讒公於相曰每事輒爲異議會核諸司經費諸逢時相意者爭爲相減翼傳尚儉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私攜榼聚飲公意非之上疏言臣禮官也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益以傳言爲然京察先一年冬傳以考績至京見楚相益短公商大理爲正者公姻家也時爲御史凡京察後

臺諫例有糾拾疏所刺事輒用赫蹠書之名曰訪單至期各出單衆共評之傳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公銜名也據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商者商知其意不應惶而已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敢上辛巳春諸公徃見相相應劾者姓名則曰何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清德素聞相曰今九卿孰非清者應者曰難寘辭耳數日內自陳疏當來以旨罷之何如相厲聲曰不能待因出赫蹠曰第膳入即傳袖中單也公遂致政歸歸八年天子採大臣言修先朝養老故事凡二品家居有宿望者月給米三石歲

居業文編

卷之五

七

輿夫四名公與焉撫按薦疏凡七上四海皆想望公復出而公毅然不可奪矣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一自然不厭人語瑣猥雜陳聽之無忤未第時嘗授經會城有何生者素嚴公謀猗侮之匿伎真酒延公比至鐫戶出諸幕公凝然如常時伎單憊于戲笑而視之若無無幾微動詰朝竟不一言及友乃大服居官所積俸歸悉以納諸伯氏所居惟樓三楹猶與季氏布政公共之子息既衆則藩屏以居終身不增一室蔬食常不繼或採菱或摘野菜豈惟無肉初時負債甚多里中少年或非之曰部民鄉人皆財也公嚴於

部民而連于鄉人豈曰能廉然竟皆償之或問曰人皆欲富公獨異何也公曰非然也吾慙於吏卒吾手軟而面薄平生耻言宦跡晚年時或問疏劾咸寧事公良久曰有是乎予忘之矣又問即不答在徽時下邑人徃徃爲位書公爵里祀于家及去乃相率立祠于郡郭寘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釐於祠大會飲胙寃者輒走愬或禱卜焉其買四方者遇吾郡人必問公眠食狀若何子編修望齡嘗一至徽居人爭出觀之所過塞路曰此吾父兒邪父老有泣下者族子適楚日暮無所止遇徽買相問遽曰君

居業文編

卷之五

八

越人豈識吾陶父乎曰余伯父也遂邀入宿盛具款接之今聞計則皆悲歎相告或詣祠哭宦在京者聞請卹疏上則相率之所司頌公烈焉嗟乎昔黃頴川位至宰相然猶以治郡稱彼器誠有極也孔子曰才難謂公輔之材耳若吾泗橋公者蓋庶幾焉今制非翰林不居鼎足宰輔無論假令公得歷六卿或總內臺操尺寸之柄必當使疵政清囂論息化宸而爲良毀雕而返朴然今已矣公居官雖逾三十年藩臬佐不得代帥受名公文務自晦南宗伯官雖尊不與郊禮其餘官俱不久是以惟中州以庶稱新安以循

公諱新安更久且又於民親故民愛戴之尤深嗚呼
公豈徒郡守器哉魏高平柱大夫蕭太傅皆常典郡
有名史不耀其績以所就者大耳假使公得究洪業
卽徽績雖異靡稱矣卽今公他治行皆爲徽所掩是
已以用未究故特用二千石顯焉不亦惜乎以余目
所覩若鄞聞莊簡吉水周簡肅其規模與公亦略相
似然莊簡爲冢宰簡肅爲御史大夫猶爲一遇惟公
則獨扼於相也悲夫公生正德戊寅正月十八日卒
萬曆戊戌六月三日享年八十有一 詔贈太子少
保 賜祭二壇遣行人某治喪公父曰庸齋公諱廷

居業

卷之五

一

奎京衛武學訓導敦實行著正學演說沒祀於學宮
祖父曰方塘公諱試鎮江府學訓導好學食貧後皆
贈工部右侍郎母商祖母馬皆贈淑人俱有誌銘言
其先自台州徙不詳何邑初居經與府後徙今居在
城東四十里曰陶家堰隸會稽初徙者曰幸五幸五
生仲濂仲濂生仕初仕初生裴裴生惲四世皆以儒
隱宗人重之惲卽公曾祖父也公元配王贈淑人繼
室董初封淑人望齡史職蒲進公資善大夫董爲夫
人男五人長與齡舉人娶應天府尹陳公絳女繼娶
庠生李公尚謨女 公月黃參議潘公清置女

少卽望齡已丑會試第一及第第三翰林編修娶大
理少卿商公爲正女次與齡舉人娶江西右布政使
張公一坤女次祖齡聘中書舍人王公應吉女與齡
生 元公卒女四人長 禮部尚書諸公大綬子
鴻臚寺 萬安次 禮部尚書府知府范公櫟子博次適
庠生 祖慶子庠生 史次適長蘆運使何公繼
高子庠生光道與齡及女二人王淑人出餘俱董夫
人出孫男二人履中娶鴻臚序班何公汝成女與齡
出履平尚幼與齡出孫女二人適兵馬副指揮章公
弘瑞子監生立陞文選郎中朱公敬循子庠生調元

居業

卷之五

十一

俱與齡出望齡等以萬曆 年 月 日葬公于
先是王淑人卒已塋項里山今 上遣官塋公履中
乃請於 朝徙與公合焉銘曰
鵬鵬累百不如一鶩純德無言衆智讓全成蹊新都
乃得其猶金石于黎尸祝于郭臺有黃父潘之湛水
神則在匪其光有禕禮典未和乃于駁維天產材
 賢和玉弗瑀厥質愈完 歸于天民食者
 金德公何失德莫言匪默窻石斯勒

南京工部尚書簡菴陳公墓誌銘

餘姚眉山之陳相傳爲江左陳帝裔隋平江左陳諸宗分散或流寓上虞已徙餘姚夏少暇有陳悅者仕爲常侍歷四百餘年世系莫考至宋宣和建炎間陳升以禦寇功授武功大夫其孫阜乃遷眉山云尚書公諱雍字希冉號簡菴父諱順封工部主事贈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祖父諱信贈官與父同曾祖父諱安善又上三世元督運副使會久又二世卽阜也公登成化甲辰進士弘治改元授工部主事轄修通州倉及磚廠厰去河遠納磚者不便乃移居黃次編 卷之五 十二

置水次又舊磚止隨到報數駁會或私買營利莫之察也以是歲額常缺公乃立例兩月一覈實又移取儀真臨清兩厰報冊與收簿對缺者按原發數根究至名責之償仍募令首納不一年宿逋悉完自是厰中政清無負一磚者績滿以明法比改刑部主事與修問刑條例遷署員外郎斷馬回子大獄名益起尚書白公昂甚重之滿六年實授又二年遷湖廣僉事初公祖父贈公嘗以浙掾滿改保定蠡掾後赴京卒妾吳及幹僕敬力弗能還遂扶柩歸蠡殯叢祠側敬死子鼎移茔留新莊歷五十年無音問公進士歸省

時往來兩過蠡訪之不能得鼎亦不知何往會公年友何琛知蠡公託之而散有甥李檀爲縣隸吳亦有甥王強因檀問強遂得墓所又出敬所藏贈公曩自姚赴京時所齎傳及故友徐祖律與敬二札以爲驗何因命兩人至京報公公見之悲不自勝旣刑部六年復歸省乃過蠡展墓歸復于考封公至是則啟墓歸與祖妣鄒淑人合塋于桐樹湖云僉事分巡湖北於辰州捕巨猾某靖有貪叅將胡瀚則以達兩院黜之滿三年改巡荆南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蘆坡中衆至百餘公擒其四子彥斌遂自出就獄 壽王之國保寧道由荆南宜都知縣王某飲千金僇 王公捕治知縣以金還民 王先驅有倚借以賄者亦法正之中官欲暫駐夷陵畏公卽急去丁父封公艱復補江西僉事分巡九江先是浮梁諸生六人赴省試宿于景德鎮被殺又淮藩奉祠某奏承奉舒芳門正胡王隱惡數事兩獄經數年不決景德在浮梁西界富實過於縣多豪民嘗請創爲縣治浮梁人不欲遂中止尋有六生被殺之事是時坐謀殺繫者十人入公呼至案前一一口問之手記其辭卽仍令圖之獄而陰令入之景德潛偵之見市中有

談其事者故伴爲不知愕問故因至其所宿舍視其門戶墻壁詢盜所入已乃增捕十數人竄市談者其中作三次捕至屏人以向語質之皆謂先至者已吐實不能隱遂正獄豪民李光祿爲首從者數人皆鎮中惡少也淮兩豎有投鼠之忌不可窮詰然其人足以死乃當以可死罪而他涉及曖昧者悉不問直指據以聞俱報允丁母胡淑人艱正德初復除山西僉事遷右叅議已遷副使是時巨闡瑾竊政柄厚望諸司以貨公絕不與通而瑾故銜少傳謝公遷以公與同邑益瘦索欲中之卒無纖事可摘乃以稽遲簿書

嘉業六編

卷之五

一三

罪罰米者三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任兵部司務狡獪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珍物相望於道聰渾源州人公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飲公託疾不起履任後亦不以札謝聰大憾之捏爲蜚語聞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籍其家公奉法以治弗株連州人感焉遷廣東按察使少傅梁公儲家在南海子次據驕橫多勢取人業毀汁者復倍爲攘奪遂起爭至殺人兩京言官交章發其事并及

梁公或稍爲調護輒中白簡詔遣給事中劉湜刑部郎中張文麟覈之皆顧望莫敢斷公檢故牘嘗當次據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杖徒又殺人時次據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嘆曰可避言而故重坐乎卽如前擬兩勘官默然服奏上得允聞者莫不心讚焉廣州有鴨埠稅供制府稿士雜用畜鴨者動以數萬計縱之蹂踐禾稿莫敢問問者輒被罪公革其稅并取鴨埠志焚之民賴以安上計京師遷河南右布政轉貴州左公爲人敦實勤內修居官以盡職爲務卽瑣細末節衆所不屑經心者皆必嚴必慎不

嘉業六編

卷之五

十四

厭事然亦不喜事事至則殫力圖之既畢不以矜於人有問者謙弗自當也以是衆不忌然民庶則銜德懷惠結於心不能忘矣自貴州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值歲饑爲請太和祠稅周給之漢中知府賈銓恃與援肆爲貪虐陝西撫按劾之不能動公列其貪跡數十事上銓聞遂解印綬去衛卒爲暴於均州有司捕之聚衆逆拒公移文詰責卽共縛賊魁鄧重等首服是冬乞休不允又二年乾清坤寧宮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復上疏乞休并陳採木利

害大約謂木產於人跡所不至故能成其大土商採木皆積之谿谷間俟大水浮出然類皆中材其巨材以民無所用之亦未有採者恐非水力所致故買木不費金致木費金不苦顧儻苦侵漁今願以兩法行之中材仍故事募商自致但微增其直巨材官爲採之以庸法徵金募願往者謹給直寧富役夫毋飽宿猾 詔勉留公卽下工部博議皆如公策公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霧露披薦莽至險不處或舍車援藤葛行度高下遠近以程工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於事三年木數萬至京師上嘉之賜

居業文編

卷之五

十五

麒麟服初公議直稍寬衆謂額太踰慮或不給於費及竟役顧更餘數萬金 世宗卽位召公還部有司以餘金請公覈其數令各貯所在庫曰以待後役及叙功又縣推讓於前侍郎劉公丙因與劉公各蔭一子入太學公前三品績滿已蔭孫孟熙茲又蔭孫孟愷云又二年 兩官成賜白金彩幣乞休不允出攝易州厥尋擢南工部尚書公攝厥時有所釐正不便者或騰謗言官不察輒以詆公 上潛邸故在楚習知公楚中治行不直言者然公前已屢乞休至是遂堅求去 上惜其去不許又固請乃許致仕令乘傳

歸仍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與夫二人後四年復

詔進一階公家自祖贈公父封公皆善爲詩公少習詩十歲卽能作絕句後居官凡遇事皆賦詩紀之行尤工巡湖北時作觀風行臺客激烈有唐人遺風楚中傳之及茲歸惟日與故人賦詩爲樂好訓迪後進來見者輒勉以行義不獨學也遇仕人則談政事不置於四方事勤勤問聞有善政則喜八十餘精力不衰對客終日危坐無歇側客見公高年或謂退公曰吾未疲也長夏不晝寢晡後必觀書不則理一事至乙夜乃寢比及鷄鳴起矣嘉靖庚子年九十 詔

居業文編

卷之五

十六

下存問直指王公紳將 命至宅見公儀度閒談論怡然心服年九十二壬寅冬十二月二日卒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謝體升治葬後十四年祀學宮 國史有傳公生景泰辛未四月十五日配楊氏累封淑人某年月日合葬蓮花峰楊淑人生子二長文匡舉人贈光祿署丞次文斐贈南京詹事府主簿側室某氏生子二文忠文思公孫高郵判孟莊號兩溪有女適我從兄贈檢討公嘗以公誌銘屬先文恪公未及具草茲公曾孫蘇州同知三省復以命續續不文然不敢不卒先公之志兩溪公於諸孫爲長自高

郵歸卽以祿餘爲公建祠於宅左子孫至今歲時祭不廢銘曰

自三紀升作 四朝楨越六卿登閣九秩羸有百孫繩允五福并維一德貞于億世寧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陽沈公墓誌銘

江南諸沈大都皆梁沈隱侯裔而歸安尤盛其最著者曰竹溪里南右都御史沈公歸安竹溪里人也諱子木字汝楠父諱應登選貢生歷官寧國青州鳳陽三府通判封工部主事郎中廣西按察副使贈通政使祖父諱鏊處士亦如封公贈曾祖父諱珙高祖父登仕郎諱輅其始祖諱子敬則初徙居竹溪里者也蓋在我 明洪武時下至登仕公數世矣而贈銀臺公敦質行爲鄉祭酒至別駕公益顯屹屹好脩居官有惠政生五男子公居長從同邑陳方伯應和受毛

詩嘉靖戊午舉于鄉有族子鷺而忍受別駕公恩輒報以橫逆侵及丘壠公以甫獲薦不宜訟卽訟不可自宗人始惟曲申諭以理屈之明年成進士慨然歎曰嗟乎此吾涉世初也我先世脩儒業勤生殫以作家至家大人始通仕籍然居常不忘常布意常勗子木等去汰心毋效浮誇習子木日日心戒也且向者簫燈探徃籍未嘗不以古賢默相質茲幸藉累世德獲登第正宜思所以遵嚴訓酬徃志一失足則愈馳愈遠改步難矣乃先定志凡事俱從減損寓京師惟掩關讀書又兼讀律考過奏當研精法家言是歲選

當塗知縣當塗太平附郭邑直指駐節地也迎送甚勞又俗好訟多逋賦公夷然以閒裕理之吏民安焉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闕又橫索守張某有心疾將箕歛於間右以供公裂背爭之乃已公又謂長史某曰王而體天子意也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以啓王王曰此賢令也供張不乏久留此何爲即日命從官揚帆去至池州王急索輦有司以江行無所事輦輦不具守惶懼不知所爲忽當塗以輦馳至乃王亦竟不用也守陳公應和故公業師公慮居業次編卷之五

蕪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司空朱公衡董其役隆慶丁卯擢公卽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尋出爲建昌知府畧倣古循吏跡不尙威嚴郡有羅憲副汝芳講學著名時以郡守家居公數駐車與談理又進諸生課經術月旦其文藝自後登公車者多且居官多有名焉某邑有富民死無子爭爲後者訟連年不已公以天倫勸誨之遂交退讓卒歸之應嗣者鄉豪欲攘下戶業要人數爲開說竟執不與兵憲某簠簋不飾與公不相中乃反譏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都憲語次忽微詢曰監司若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齟齬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路語籍籍何也曰府寔無聞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者前此江右有峒夷警郡募健兒爲備多江北人久之議撤奉令者失調護諸健兒呼噪不散公馳單車諭之曰汝誠不畏死耶勁兵在近壤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履之費以行脫介冑返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涕下沾膺曰公寔生我遂羅拜去庚午冬公覲明年正月擢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而歛殷公正茂舊爲江西按察使素器重公時以侍卽

總督兩廣聞公來甚喜每事咨焉殷公在嶺東時功最多靖洛客寧柳城田八塞里府江率用公策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猺縣令寓郡城遙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懇喜事安議城焉公曰此示之疑也猺將生心而按院李公良臣與馬有連至其議城未半諸猺已警警譁馬猶不省謾爲大言無何患作竟殺馬令上震怒命急勦之而開府莆田郭公應聘重發兵檄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是歲爲萬曆癸酉檄至已正月東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會道中又大雪沒膝乃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二

粵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公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公曰此引寇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督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警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人土兵三萬人分道進勦仍戒無妄殺遂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戮其酋督府疏聞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廣東征羅旁移公督戰窮其穴拓地千里丁丑擢按察使聞毋陸淑人訃奔歸仍以羅旁功晉

右布政使庚辰爲忌者所中貶秩候調是年弟子來子倣燁俱登進士明年補湖廣右叅政督轉漕漕舟舊待究漢口有風波之險公移置會城軍民便之甲申晉按察使會詔下籍江陵家一時承望者多旁吹求公獨持之曰賊貴得寔彼行事雖素多不善然安可懸坐諸公不悅又遼庶人罪廢乘此欲歸獄江陵與復國公奏記當路曰遼庶惡自宜滅國非故相以私憾傾之也故相破家不枉然不可執此伸遼謀遂寢識者壯之乙酉遷山西右布政使丙戌轉左晉中大饑公放鄭俠繪流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爲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三

脈因命吏治粥以飼餓人全活甚衆丁亥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鴈門等關軍務會虜王死子當嗣封乃故桀驁不俛首來時疑徇境土或擁鐵騎馳驟若要挾然衆皆疑虜盟將敗事者多謂宜遂絕之修戰守公曰是安可輕易古固云漢過不先彼佯吾亦佯重餌在此夫將焉往姑徐之當自就我銜轡耳已而果然晉宗室多不法陽曲有三四驚管者爲之魁略民間子女奪民財產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劫之公請于天子置之法惡宗歛迹撫晉三年緩鞭朴戒浚削植羸困抑豪猾敦節儉下吏肅然其

飭邊備則修障殪穀明賞申約復屯政通監利清尺籍作士氣除戎器事事覈寔制府上其功 賜金綺者三入爲兵部右侍郎以父年及耄亟歸省甫三月封公病卒守制家居己丑子傲炆登進士辛卯閱視給事中有言調南京用遂晦跡丘壑者八年己亥起南太常卿閱掌故見 懿文太子四時有祀痛 建文君獨無祀乃草一疏曰 皇上以孝治天下殆三十年欣承 祖宗諸盛典無不釐舉獨 建文祀久缺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卽當 成祖時且用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三

先臣王景之議以 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歿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舍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 詔伏讀 制詞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於 建文者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祀耶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 景皇帝爲比議追謚夫謚且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次間稱號難定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蟹蠻一俎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

留都誕育之區臨蒞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卽其處或附于 高皇帝之側不則 懿文太子側廟祔弗淪儀典斯秩 累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懽忻交鬯于 皇上之善繼述矣疏具將上會 青宮冊立少待辛丑轉通政使至都卽奏上之 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報然時論趨焉在納言七年勿避忌勿阿隨奸宄無所售計封駁惟允時中官四出漁利而爲爪牙者復多變驚封事于九竅不下諸司日行疏亦半遲留不如期大小貪缺多懸不補河工告急水橫乏見金公從部院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十四

後每遇災異皆止疏極諫俱不報乃引疾乞歸數十請未得允至戊申通前三品二十三年實在職十二年 詔從吏部擬晉南右都御史公去志益堅遂移疾歸里日與親知置酒爲樂康強不衰己酉八月遭脾疾至十八日卒距生嘉靖戊子十月二十四日得年八十有二公貌魁梧昂然挺立爲太慷慨多大畧汪洋千頃莫可涯涘居官不仕虛聲所經畫皆爲久遠利崇理學兼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于家事繼好孝謹弟子未同母于來子采子果異母皆怡和悍之最少者或退遜不敢均禮而公引與並席不以貴

驥之待諸妹有恩發居者分財濟焉既貴敦舊交如平生嘗謂諸子曰石韋柳實以簪紱世其家至今問巷傳之乃功業不少概見然則不朽者徒青紫哉汝輩勉之無以科第自多以故諸嗣公皆孜孜勵行節有聞于時余太僕兄與公同鄉舉於公有世誼仰公偉襟深心服焉從諸孤命敬述其大都如此公娶嚴氏良牧公大章女累封淑人內德甚備詳馮公琦焦公竑誌表生四男一女長倣煥大名通判娶桐城簿陸公一元女次倣煥南虞衡郎中娶光祿監事陳公廕賢女次倣煥福建右布政使娶山東叅政查公志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十五

隆女次倣煥貢生娶國子生嚴公應桂女繼聘國子生金公志立女女適國子生凌公遂知子國子生後嘉孫男七女五倣煥生侍卿受公廕爲官生娶南平知縣陳公夢麟女繼卿未聘倣煥無子女適刑部郎中閔公世譽子國子生光德松江通判閔公世禎子國子生元衢庠生潘公允祉子庠生嘉賓倣煥生莊卿國子生娶國子生嚴公廷佐女竣卿出後虞衡君聘湖廣司郎中閔公宗德女竣卿聘孝廉閔于經女女適南給事中董公道醇子國子生斯張字太僕卿錢公夢得子允康倣煥生折卿聘御史唐公世濟

一未名魯孫男三女五侍卿生鍾兆聘陝西叅政閔公洪學女莊卿生鍾元聘選貢生臧公昊如女鍾亮聘國子生朱公鼎徵女女俱侍卿出適國子生韓公敏求子庠生昌胤字南太僕少卿錢公士完子元慤孝廉孫公履恒子久亨二未字庚戌十二月初一日葬于下壩與嚴淑人合銘曰 執法大夫富有訐謔宣力社民所至拮据膚功在人弗厲其隅晚淹納言忠謹屢陳明統闡幽秩祀于湮比總留臺亦既八旬抱德考終所積未伸恢恢遠猷歛于何所維子暨孫克紹其緒宏論在 朝待嗣起者

居業次編 卷之三

二十六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暨配兩韓孺人合葬墓誌銘

當萬曆壬午歲天下籍甚稱雷御史也於時權相某者病憤憤矣其黨不自安共謀所以自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其乃以鼻食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躡數等以進日夜相顧無策於是代爲權相疏薦相六人公私參焉而某邑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閹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蒲州吳縣比

右業次編

卷之五

三七

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遺所知書曰某旦夕即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師如存耳彼喋喋而咕咕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自矜蒲如此是時吾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即上封事極言某邑不堪相狀權相猶在牀閹尹持疏不下人久爲國柱危比權相計聞 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薦御史何撫往事爲說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和而天下已知 上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此見白麻無不駭耳洞心得柱後彈事 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

右業次編

卷之五

三八

益甚擬徧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之所在四五爲僞屏人密語氣焰甚閎煥更熾於故相在日胥徒與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賴天子明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蜚起高壖隼紛紛落如風蕩葉某邑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即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傳將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款求免然國柱實無疏也或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即遂之國柱曰不然我知彼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即應之曰固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款曰得無躁躡幸甚然今衆口方煽願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言官也言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可要刼乎欲言即言是故在我或謂既不擊何不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竟無言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於言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不苦則耳國柱直道而行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受 命巡漕巡漕者督諸運舟其過淮過洪皆有期往往任此者率嚴督促或廣偵伺甚或身微行以察之然猶後期國柱約法簡易人便之顧更先期大司徒亟稱之在丹徒中濕因病又

聞韓孺人計遂請告歸巡漕近設其經費金無幾又爲先事者預支什二三國柱儉於用比事竣猶餘半焉直指報命所薦吏率有謝金至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卽晝金猶暮夜焉率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家者竟不受也此卽致餽者告余者也國柱三十登進士初仕爲太常博士博士不治事職捧祝板詣上前其理劇者乃在典簿會典簿缺國柱署事會計精密寺僧袖手又大搜往牒作太常考八卷凡禮樂儀數燦然備至今賴焉九陵祭器壞議修之國柱偕禮工兩主事往中使欲因以爲

君業公編 卷之五

三九

奸利聚累年祭器如山積曰是俱當修二主事色難之則曰明年上謁陵問器所由敝卽以監修名對耳兩主事愕然國柱徐覩姓匣有九因折之曰太常供一物陵殿用一器此陵三少牢耳餘六安用之中使語塞姑請倍修國柱遂簿正祭器所省益不貲云其爲御史以博士選也比歸疾尋愈竟不復出惟以讀書爲業間授生徒或勸之仕不應戊子十月遣疾疾危而復蘇已丑十月六日瘞復作竟卒距生嘉靖乙巳正月四日得年四十五耳傷哉國柱初諱士煌後改士禎朝邑人居新市鎮先世莫考高祖

方業公編 卷之五

三一

飛生景瑞景瑞生覓覓生贈監察御史南河公世濟娶南大司馬韓恭簡公女生吾國柱恭簡公諱邦奇當代名臣也南河公布衣以高行重於鄉新市鎮有浮屠舍適暴吏張某者以戶部郎謫佐同州行縣至鎮欲假浮屠息僧局其尸及持之急則詭曰是韓尚書婿司其鑰某大怒不詳察卽命隸卒擁南河公來椎案大叫牒交下如雨時國柱及兄士輝俱爲諸生往哀訴不聽既乃競以身覆父背上願代受牒亦不聽愈怒南河公竟卒已詢知國柱明經有名也復造別辭媒孽之督學與某爲同年友將聽之郡邑人士大不平有仗義者直剖其所以然督學聞之乃已國柱鬱鬱痛恨每念及輒哭泣數日泣至嘔血數升誓雪冤因號雪菴後暴吏某竟有死乃更號慕菴某膠州人國柱卒後二年某之子奉人某家居有友邊生過握槊歸而暴卒邊氏與張氏素有郤因以煬死訟之萊州推官李某治其獄榜笞舉人百餘加桎楊焉猶用大挺數十不已竟誣服後鄰郡推官覆案出之余時撫山東閱其獄邊生老故有宿恙實非煬也某雖脫死然其受榜笞則已過於南河公其無妄亦似之李推官關中人人或謂故爲國柱復讐者綜

其實不然然亦足以雪南河公於地下矣國柱早慧五歲通算法六歲就塾師學卽知所授書大義爲同學兒誦之外王父恭簡公甚愛之常置左右楊忠愍公繼盛恭簡公門下士也言事謫狄道尉入關謁恭簡公國柱甫八歲從旁竊視意恣恣歆慕比去謂恭簡公曰客凜凜異人哉爲士者不當爾耶恭簡公益奇之語門人張明傳曰此兒必以諫顯第恐傷於激無益吾老不及見矣子異目盍以吾意語之後國柱自巡漕還北也至邇州又欲有所彈射友人以義諭之遂止是時國是初更好事者爭求多馬會蒲州遣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二

宜速償意切切不忘砥礪也所著詩文若干卷梓行韓孺人庠生仲咨女太孺人從女也沉靜善治家生嘉靖壬寅八月七日卒萬曆癸未五月十七日得年四十二同南河公太孺人先後受封生四女庠生劉捷長孺也次適孫應第天次字范鉉參政某孫郭宗昌布政性之子繼配處士韓仲訢女於孺人爲族妹柔惠善撫孺人諸女生隆慶庚午七月九日卒丁亥八月十九日得年十八側室三人韓氏王氏陳氏韓先卒王生子壯二女長字馬戴余雅知國柱乃士輝二子奮與楊者以馬符卿顧甫所爲狀屬余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三

銘國柱善行甚多詳狀中余撮其大者勒之石銘曰西陲倚關碩賢維韓司馬之子外孫復始云以諫著果符厥譽挺挺孤立不惑不懼簡易近下漕績乃叙疾而里居枕籍以書所噉匪名負則有餘歿後雪體左契不渝遠猷未施有行作模石其徵諸

通議大夫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楊公墓誌銘

按察使楊公者諱世華字懋成別號完愚我大母忠烈夫人從孫也楊在姚中爲顯姓登仕籍者甚衆迺我外曾王父拙菴公獨隱居不仕然好書有遠識宗人重焉晚乃以貲爲郎我大父忠烈公婿楊氏寔拙菴公才選者也孫氏自忠烈公始顯而大母夫人治家有法不異孟氏母子孫惟所自咸重外家以故孫氏楊氏視他外家兄弟誼尤篤如同姓云拙菴公諱苓生雲坡公諱節工楷書嘗以鴻臚郎直兩制忤閹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三

劉瑾謫袁州幕鬱鬱不得志遷倅高郵歸晚年畫尤精人得其手跡者咸寶之生古愚公諱大綱不仕以孝友名有五丈夫子長世芳嘉靖丁未進士汀州知府次世英庠生次卽按察公次世美世蕃皆庠生余四歲時在京都識兄汀州公卽如從兄不異十三歲寓郡城始識我完愚兄是歲嘉靖乙卯兄始登鄉舉也明年上春官不第時汀州公在刑部因留京師益篤志本業武進吳太史可行慕之延以訓其弟中行壬戌兄登進士時余在家仲兄宗伯公謂余曰十四兄固宜中前已未時在像同見其落卷寔佳兄益行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四

十四也是歲除南刑部主事治獄持平例未嘗傳致人罪隸比者皆不怨晉員外郎郎中隆慶改元實授先是我伯父以汀州公在刑部膺主事至是乃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陝西司郎中云明年兄擢撫州知府以仁恕爲政不苛擾窮谷頌德庚午冬上計京師余燕飲間問兄曰聞茲郡巨室多富不無掣肘將奈何兄曰彼地尚禮吾敬之如禮惜禮者多自愛設有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也寧重銜我在坐或曰江右訟師善爲幻有訟者卽以其黨僞爲見訟者惶恐伏罪比爰書定寃者尙不知兄不答言者去兄乃告余曰此所謂紙棺材者此必關財產事今訟勝則且匿其案俟十餘年後斷茲獄者皆去乃往懷其業度彼亦必訟然舊案在欲覆獄難矣第兩造時情亦難掩事儻類此我寧遲之間密詢之間并久之真情自出度無僞獄案乃定若夫爭鬭須見決者此自難以僞何慮此二者足知撫州政矣後二年遷廣東副使兩臺留之仍徙江西治如故弘大體不汲汲爭名然自檢則甚密法有不可卽直指前必力爭之萬曆乙亥轉山東叅政督吳中糧惟誠與人不甚見短長賢者悅服不肖者亦茫然

知所窺以故彼地人情雖不齊然見兄則心醉人人皆謂參知公親已其行政不廢僅科第不以嚴刑促之貧乏者或暫與假貸時見爲不得已民亦知兄向濡之相勉完賦每歲竟課賦額有倪左史之最焉踰二年擢廣西按察使兄數歷久益精政術事皆迎刃解粵西又少事案牘甚清又兼有禦寇功錚錚向開府列卿矣會時政方尚苛察兄矯以惇大見謂不綜核有同年友在要路急欲相引兄于于應之要人不悅忽有詔覈臺省長吏凡長厚者多罷兄亦在罷中以致仕歸兄生平鮮喜怒或有所忤不見於色待

君業之編 卷之五

三三

其人如故久之若忘性緩顧每以緩集事在南曹有公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兄第遙呼曰來其人返問故兄曰姑坐因纏綿作不了語相遷延莫決遂不果往既而事竟白又有大獄或先爲飛語云將投重賄又去以要人某書來衆曰事以灼灼宜急具獄無使隙生兄故徐之衆屢促兄曰某事未的已又曰待某証至既而情得與初所鞠殊賄囑亦竟不來前云云者乃敵家懼獄負用反詞相激也衆乃皆服居鄉亦大畧然陳恭介公嘗曰人人完愚悶悶然其於世情極透發必中的又常蚤覺有人所難者彼固

易之勝彼察察矣宦無贏資僅僦舍以居田不多恒躬課耕耨盛暑僦田間旣而食積漸繁務幾不繼處之自若時與閭里相過從適宿昔爲樂不立畦徑間訂約爲會奕棋飲酒兄不善酒然喜治具不厭曩受業生吳君中行後爲翰林編修以直諫杖闕下旣復起官論名震四海人視其言爲輕重甚推轂兄會渠與時忤言不入故兄竟不起吳君嘗告余曰人謂我師才短然我知之其實有餘世自重彼僂僂者耳余自童時兄視之如弟時時提耳訓誨有疑事質於兄兄必詳論始末直示所以調劑者余敬聽之

君業之編 卷之五

三六

迄無誤余甲申丁母太夫人憂歸與兄相從七年近丁酉解組歸又七年非兄它出無半月不面間追隨棋酒間真不異手足而今已矣有過孰我箴余益痛之甚焉兄敦於天倫長兄宦達無論矣仲兄蚤世買山塋之壬戌兄試禮闈甫畢役榜尚未出夢仲兄哀語相勞若云汝今已登甲第獨我長湮耳卽卒之日也非天性篤至安能冥感如此兩弟在青衿充廩顧恤少弟卒亦爲理塋事仍鞠育其女爲之擇配族戚貧者時周之不責報焉兄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日卒萬曆癸卯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九配邵宜人太

學生公良臣女五男一女孫男十二女四曾孫男
五女三長男秉璋庠生娶庠生徐公華女繼禮部儒
士諸公應璘女次秉瑞庠生娶蘇郡丞陳公三省女
次秉珪娶審理謝公用樞女次秉珣武舉娶余少宗
伯兄女繼杭州百戶應襲孫公先簽女秉璜娶真陽
尉葉公懲女繼胡公同招女女適東鹿令鄒公珩子
蒲壯把總懷忠四男并女俱邵宜人出贊則室馮氏
出璋生應軾庠生娶衛鎮撫龔公道行女應轍庠生
娶始興簿嚴公尚義女瑞生應選庠生娶徐公士充
女應速娶吳公一鵬女應運聘施公女珪生應宏庠
生娶庠生鄒公一存女應宸娶謝公復淳女應賓娶
張公國華女珣生應賢娶徐公應鯉女應贊應資未
聘璜生應鰲聘胡公宗華女璋女適庠生周忠弼瑞
女適庠生孫業鉞胡維諤珣女未字軾生國光庠生
聘葉公遂女選生國器國肇宸生國佐俱未聘遂生
國宏宸速各生一女俱幼秉瑞應軾先兄卒楊氏系
出關西宋末元兵入臨安駙馬都尉楊鎮等奉二幼
帝匿婺州山中潛走溫州有正一侍郎者提舉餘杭
洞霄宮奔赴行在不及遂止婺州後子孫復從外
錢氏徙餘姚 明興族迺大成化後甲科接踵或

時者數人未嘗中絕獨今中絕矣嗚呼傷哉然諸生
中嶽嶽馳名者數輩即我邦諸後亦皆瑚璉器也行
有繼起者矣嫂郡宜 年 月 日秉璋等將以兄柩合窆焉
園山萬曆 年 月 日秉璋等將以兄柩合窆焉

銘曰

外家危奉君姚系衍之觀察屬屬樹百年以木繫于
時屯厥施吁後人不愆儀肆其績之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八

廣東按察司副使嵩巖張公墓誌銘

余初仕爲職方主事與嵩巖公同官知張公最深云公諱堯年字長卿父曰啓元邑庠生封兵部主事祖父曰遷處士曾祖父曰璿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其先湯陰人宋南渡徙杭已又徙餘姚國初時給事中惟一以直諫謫戍雲南洱海衛第三孫皞留姚越二世至比部公始顯而比部次子達正德辛巳進士任給事中亦以諫謫戍後贈光祿少卿處士長子元嘉靖乙未進士仕至衡州府同知至公蓋四世進士矣公隆慶戊辰登第學政吏部進士不與居業次編 卷之五 三九

部中事自公堂一揖外惟以次詣闕下領所請章疏公日必早起迄兩月未嘗一乞洗沐冢宰蒲陽公甚重之因授以真定推官真定畿輔大郡近京爲理者多擢臺諫蓋所謂上缺者也公不厲聲色而訶察最密先太僕兄時令長垣諸邑多同年友相聚皆曰里中有絲毫事張年兄必知之彼以何術得耶學院陳公省開恒山館訓諸生命公董其事所成就名士甚多若趙考功南星曹總河時聘王奉常三餘喬開府壁星皆其最著者趙君尤德公嘗告余曰每暫歸次早未起嵩巖師使者在戶矣辛未選臺諫時楊太

宰巳引去新鄭高文襄以閣學掌鈐事或中公以口語不得與擢刑部主事無何高公去楊公復爲太宰迺調公車駕明年爲萬曆癸酉轉職方員外郎甲戌余備員職方職方員多公署狹余所憇舍即在公堂側而職方郎主邊務日不暇給諸雜事皆兩副郎專行之半月互更焉公每出視事余在舍諦聽公言簡而盡造庭者皆警服無敢盡辭者有戍卒奉牘來公曰汝冒名者也笞之其人不悟疾呼曰我非某也我非某也余聞之笑然不知公何由辨之都憲陶公大順時爲正郎嘗戲公曰公慎決事有竊聽者在傍蓋

居業次編 卷之五

四十

指余也而公又時時教余爲官謂宜勤宜隨事研究司空有役借卒職方卒不給以直償之工曹移文屬余受事公曰輸其直不領其役繕作非吾職此由前任者誤峻拒無害余敬諾焉未幾公轉協司郎中明年改武選郎中是歲冬考選軍政公履任卽留心密訪行伍間錙銖皆得其實黜陟咸當余嘗入朝見中貴人偶語曰凡武弁月且無他求但問張武選卽得巷語亦然名譽更大起余嘗從同邑諸公謁少司寇翁見海公翁公謂公曰頃面冢宰及大司馬皆亟稱君行將有重託似無須守府矣京都目職方爲大

郎岳誕者衆有宵人忌公構別語於當路適又舊僚
候補者數人來欲得缺遂擢公河南叅議果亦不守
府然非昔指矣叅藩駐大梁主國課歲一至小灘
督運時有奇羨或遂私用之公不然悉以歸藩帑充
經費年饑藩宗祿不給公叅伍乘除之皆心悅以此
中州遠近翕然稱張少叅三載陟廣東按察副使領
惠潮武備龍川有劇寇鮑時秀去邑城二十餘里與
礦徒相犄角出沒不常時有剽奪公徵三大校由東
水藍田龍川分道勦之賊愕出不意皆鼠伏斬勁酋
杜九思餘悉就擒於時士不滿三千役不再旬而數

居其次編

卷之五

四

十年捷巢之寇蕩然督府上其功賜白金辛巳京
察從郎中秩貶等調外猶尚以前語也抵家一年代
事者欲有所上下其手取公前征龍川軍費摘其出
入數臆定之以白於直指莫沒其餘直指不察以公
在謫籍知其無內援也遂加重劾余時在考功同官
黃君克念中州人習公行事曰嵩巖公豈有此余爲
力爭於太宰謂宜覆覈太宰然之而執政銜公深不
可破竟從罷例余甚愧焉然公不以咎余見余畧不
言及飄然若脫屣也公明達練於庶務善綜核好譚
吏事余間有所叩必悉寃首尾酌古今之宜舉其要

領所指一一破的余每心醉余嘗歎息謂公才最宜
爲官其居官皆有勞動無瑕垢而鸞鵠中鍛熬績不
見於世今人談世務動稱乏才夫有才厄之使困又
何喋喋公解綬時年甫四十六壯心未灰抱干將無
所試則日走四方嘗入燕者再後乃更至塞上若吳
楚近區則時時命舟攬山水採風俗至老不倦問之
其荅如響居常亦勤治生所就產業皆非宦中物性
不喜飲里中宴會多不與惟奉考封公或間聚兄弟
爲家人樂善脩容每旦早起衣冠必整潔生嘉靖丁
酉八月二十五日巳酉四月九日遘疾卒享年七十

居其次編

卷之五

四

三娶太學生魯公女封安人公無妾媵二男二
女皆安人出長男汝芳潯州府通判娶全椒知縣史
公銓女繼鄞庠生袁公森女次男汝舟邑庠生早
卒娶精膳主事呂公允女余甥也長女適中府都事
翁公時旦子日教次女適湖廣副使陳公鏤子溥皆
太學生日教早卒汝芳三男一女之翰聘太學生蔣
公銳女之鼎聘太學生鄒公士光女之屏未聘女許
字舉人史記緒子可志汝舟亦三男一女廷臣娶庠
生邵公欽隣女廷賓邑庠生聘衛經歷許公衛女廷
案未聘女未字膳部父爲太傅文安公都事父爲司

馬見海公憲副父爲宗伯文僖公蔣太學父爲少叅雲龍公鄒太學父爲方伯龍望公史孝廉父爲太史鶴亭公餘皆名家云庚戌十二月十三日葬豐山銘曰磊磊張公恢乎多奇雖登藩臬未竟厥施足儲平寇皆善者幾其韻在中淵然難窺後葉熾涓德慶斯貽

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雲龍蔣公墓誌銘

錫姚氏自諱彥祥者始相傳云故江右南昌入元至正中判餘姚州事因家焉其在宋則知樞密院之奇最著蓋去州倅公者九世矣按宋史知院宜興人以伯父禮部侍郎堂廕擢進士第侍郎工文辭尤有時名而知院曾孫帶左僕射同平章事其徙江右又不知自何時也入我朝至嘉靖戊戌澄江公始登進士上去州倅公七世澄江公諱坎歷官臨江知府有子六人其第二是爲雲龍公公諱勸能字汝才年少善文壬子補邑弟子員尋以貲入太學丁巳余從先文恪公之南都遇公於臨清始識公辛酉公中順天鄉試乙丑登進士授行人公冲雅有儀見人色溫溫然又工於專對嘗使秦藩唐藩所在人敬慕之咸謂必入臺省會當路有忌姚人者止擢祠祭主事是歲隆慶戊辰也庚午晉主客員外郎遭澄江公艱歸癸酉起補精膳萬曆甲戌余從公後備員主客是時署中多知名士方共訂讀書約欲兼通今古先讀經濟錄吾學編次乃讀左氏傳班范諸史經濟錄者新安人所輯明興以來諸名公書疏也而吾學編者鄒端簡公所錄我朝史也今書日一卷古書

半之各以意加評點十日爲期公退時集署中名榜所讀帙來直會者一人朗誦遇有疑則共相辯論余因得聞公餘教公沉細不爲枝蔓談衆紛爭時公默然聽之間出一語折衷輒中的余深心服焉乙亥擢精膳郎中丙子出爲湖廣右叅議分轄衡永寔駐節永州未與廣西界峒徭爲患時道州甫被掠公詢鄉民知有徭老者爲之謀主乃集兵爲勦聲而陰用恩惠撫之於是徭老懼諭其衆歸所掠公因召來與語爲除其罪曉以禮義又立社學簡其子弟教誨之徭人悅服而廣徭攝公威德終公在楚皆欽跡莫敢擾

居業次編

卷之三

四二五

曰此人無大過第才不任劇耳遂從鐫一級例辛巳直指復加重劾時公離任已二年又計榜旣揭何深求如此莫測其故直指臨江人澄江公舊守彼郡疑或有宿怨未知然否然公自此不仕矣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椰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碑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挿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時挿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余亦以爲然公在未州時彼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獨公持之不與公歸後數年地竟歸彼土功興執役者八人一

居業次編

卷之五

四二六

息公每與余道舊故未嘗不歎感念也公家居惟
好讀書所著姚邑賦爲人所稱有詩文集若干卷公
生嘉靖甲午十二月九日卒萬曆辛丑九月十八日
得年六十有八娶宋氏山西按察使宋公岳女在官
兩遇覃恩行人時貤封澄江公中憲大夫禮部時母
黃進太恭人配宋封安人公無媵妾四男二女皆安
人出一龍一豹一鰲俱庠生銳太學生龍娶河南都
司斷事馬公萬女豹娶余兄禮部侍郎正峰公女鰲
娶廣東叅議胡公時化女銳娶江西叅政何公繼高
女龍豹皆早卒長女適平陽同知史公自上子元杰

居業文編

卷之三

四二

次女適刑部侍郎邵公陞子太學生欽順孫男六龍
無出豹生茂浙茂瀝皆庠生瀝爲龍後鰲生茂洙茂
泗銳生茂瀚茂瀆浙娶望江知縣韓公臯孫女父高
安主簿裕瑞繼聘亦瑞女瀝娶貴州副使徐公應箕
孫女父塲大使繼仁洙娶靈寶知縣周公大字孫女
父庠生恭慶泗聘庠生施君應龍女瀚瀆未聘孫女
三俱銳出長字鶴慶知府黃公兆隆孫端亮父太學
生光祐次字廣東副使張公堯年孫之磐父太學生
汝芳次未字曾孫男一洙生士漠女二瀝出俱幼癸
卯二月十五日塋於邑南之聚粒山公猶子一驄登

進士今爲崇安知縣寔狀公銘曰
忻忻蔣氏有公父子德是似皆綰金紫陸沉臆部
與陳編伍惠甫洽於熱速鍛其羽世澤長存施于子
孫鳳舉鴻軒後葉以蕃

居業文編

卷之三

四八

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史公墓誌銘

史公諱記勲字稽叔周史佚後也漢史崇封漂陽侯不知居何地隋亂子孫來浙諺曰江南無野史蓋皆同所出云宋南渡右丞相直翁浩其弟洵數傳至處士德始徙餘姚居江之南曰史家步後四世孟通

明初舉耆儒授乾州同知又二世梅隱公盛徙邑城龍山北生贈大名通判誠軒公簡則公高祖考也曾祖考兩泉公鵠廣信同知祖考舜涇公桂國子生贈翰林編修考垣樞公銓全椒知縣以公績最先封南

荆部主事後贈彰德知府妣錢封安人太恭人云大

若業父編

卷之五

四

恭人刑部員外郎緒山先生女以嘉靖壬子五月三十日生公公早慧即佔畢常先其群輩丙寅歲邑庠生從季父編修公修業雲間業頗進萬曆己卯中浙省鄉試庚辰避季父同考不試癸未登進士授南荆部陝西司主事丁亥遷貴州司郎中南曹猷簡然部城人易生口語事未決謗議已沸獨公所斷無異暇則從諸名士談理學討文藝己丑遷湖廣德安知府時鄰郡旱爲灾流民轉徙德安亦發勤公以寬恤之民安業景藩在故承天有采地教廣項德安居半景藩絕悉歸州邑及是潞藩請得之而潞

王今土母弟也中貴挾長信之勢將踰額攘焉且

重索歷年官已征租土民惶懼荆西道奉檄下公覆之公按籍履畝寸度而鱗次銖粒無益藩使或詠以危言不爲動蓋駁議者再三卒如初籍仍止與見租事遂定郡有守禦所其千戶將席條鞭法漁千士伍公曰此蠹軍興者也因版正其數請之憲司斥千戶賦法如故直指薦爲三楚治平第一庚寅遷垣樞公艱歸癸巳服闋補四川重慶僻在西南隅去都城可萬里土饒而禁網濶前守或姑擁腫軟掌之文書積滯民怙俗而玩令貨取弗訖而訖行法公一以明作

若業父編

卷之五

五

施之宿奸歛跡未兩月完積案八十餘事有疑獄匿其姓名久弗決面鞠立白巨室子或不得於繼母出居外舍貧窘無訴比父卒竟不得歸執喪涕泣門側其父亦進士公將往弔乃陽言曰若某不爲喪主者太守不往其家不得已聽令入比公歸遂逐之出一錢不分公乃召其諸弟至庭中諭以禮法仍捕豪奴罪之以威黨尊行平其產母子迄和勸經術時集郡諸生程其藝能自是皆彬彬有文登省榜者視昔爲多是時播州宣慰楊應龍方與黔中七姓夷爲讐凡夷性讐則相殺其俗固然而應龍強七姓弱每恣睢

殘虐之兩省聞見殊在貴州恒右七姓在四川恒右
應龍以是互爭不決而應龍閭庭內頗有不法其所
統五司亦每苦應龍侵漁然亦止魚肉其黨而已寔
非有背叛朝廷意若初時塞其消消一獄吏事耳
第此酋富藏蓋能以賄中人在事者或沒於賄又不
能爲地則輾轉爲詭辭以應而我材官及隸卒輩受
命往諭告或偵事輒索貨不已彼益厭又諸土酋率
愚贛不識文字每倚中土工筆札者爲之謀主此諸
猾利其構怨則故造不根說鼓動之冀執其命每不
欲寧謐又直指奉三尺行部見七命五司所訴應龍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五十二

罪惡狼籍則憤怒必欲齊以內地法貴州尤甚而中
丞習知夷情謂此彼自相讐殺但恩威陰陽之卽得
何爲以隨珠彈雀以此兩執法持論又每相失久之
瑕纇益開則直指說勝公至重慶時中丞某公已力
主勦柰慮不深以冒進敗而應龍猶詭謂不知謾爲
奸辭謝罪某公旋被言去執樞者懲於寧夏朝鮮之
役厭兵聞敗益疑懼欲仍以勘鞫畢役卽中朝諸
公亦多謂然顧此酋見獄辭屢移易無寃竟時恒慮
有他又念唐末來八百餘年中原幾易姓而彼據穴
自如要無終絕理且巖峒深鳥道危縣度我兵必不

能入而其兵爲川中冠每征勦必首徵發數十年來
軍功皆仗爲鋒蓋驕曰是無柰我何漸懷不軌公揣
其情得之堅執勦爲是力自肩任當事者慮爲梗陽
推公治行謂不宜在遐方甲午遂調河南彰德而應
龍止罰四萬金褫職用其子朝棟嗣事卽號爲正法
論功叙錄矣公治彰德如前兩郡寬猛互用郡中清
理趙藩宗支盛祿不繼或通至歲餘其來已久至及
時又不能無先後貧宗日譁於廩公定以期歲四給
給必人人足額尤加意孤嫠者藩宗悅服歲歉請蠲
賦萬金易折漕粟數萬石發贖緩糶果食餓者境內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五十三

饑而不害丁酉遣太恭人艱歸公以莖兩尊人卜吉
因習堪輿家言已又習陰陽家言皆識其槩卽專家
莫能難居惟讀書課子無世俗侈奢之好意斤斤常
若有獨是不與俗同間里中往來亦簡間有吟味然
不甚苦致力戊戌中口語貶秩一級播酋雖浮伏罪
竟不出罰金已亥遂大決裂中外咸主勦追論前事
兩省中丞皆削籍藩臬以下或謫或斥直指乃白公
前被調非是云以主勦故因徵四方兵搗其穴殲之
應龍自殺夷孥俘人鄙人乃皆服公之卓識公體素
弱庚子春忽患膈悶減食飲乃習靜錢塘西湖上數

月竟不愈及秋歸九月九日卒得年四十九公敦內行篤於天倫在南都聞大母管太孺人棄世寓書垣樞公曰曩祖考發喪皆奉父主之記勲今已服官祖妣喪願爲大人主辦垣樞唯之曰汝囊幾何而爲此大言耶識者善焉後垣樞公捐館太恭人哭之慟勸不止公曰大人得無念亡弟諸孤乎父遺業請悉與之蓋垣樞公止二子公爲長次公早卒有三遺孤皆幼太恭人聞公言雖不輟哀然意則稍慰戚里咸頌德焉公號忠嶼配鄭氏累封恭人御史鄭公寅仲子禮部儒士資元女生男五長可傳邑庠生娶國子生韓裕吉女次可久邑庠生娶山東布政司使鄒公學柱女次可迷娶靖州知州邵公欽諭女迷與婦皆早喪次可鑑邑庠生娶國子生周昌祚女次可贊邑庠生娶國子生余甥呂胤晟女女二長適余甥河南呂參議胤昌子邑庠生天成次適福建僉事邵公夢弼子邑庠生爲棟側室周氏生女一適銅仁知府趙公淳卿子國子生應李孫男四尚實可久出娶邑庠生葉繩祖女尚古聘國子生顧一清女尚論聘邑庠生張夢龍女俱可鑑出尚欽可贊出孫女二長可傳出適國子生盧迷思子邑庠生承欽次可久出適國子

生翁時宜子日敷庚子十二月二日塋慈谿車廐驛之錢家嶼與垣樞公墓相望可六里許兩墓地皆公所自定也銘曰
經術治禮比部筮仕陳力斯始不寃是似作大郡表歷楚蜀趙雖中幡幡不損橋橋藩地無軼藩祿有則智讐逆首弗終遠猷四十有九夫豈云壽含德幽官宜昌厥後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五十五

石阡知府岱陽呂公暨配謝恭人合葬墓誌銘

岱陽呂公者太傳文安公第三子也先世自新昌徙餘姚六傳至文安公始大顯文安公元配夏夫人後爲檢討復納傳恭人岱陽公傳恭人子也嘉靖戊戌文安公遷南司業八月十五日生公于濟寧因名曰充生而白晢髮黑漆貌類文安公性凝重不好嬉戲年十六娶謝恭人恭人父行太僕丞諱一鵬大傳文正公從子嘗與文安公同受業於文正公仲子少宰公之門因締姻焉甲寅公補廨庠生文安公相肅皇帝丁巳歷一品三年滿廕公入太學庚申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已遷經歷隆慶初改宗人府優游閒曹者八年夷曠自適不碌碌逐時好有簡貴聲然官譽不隆文安公去相位久無人念者戊辰擢貴州右尹知府斬嚴西南猺夷獠雜居無屬邑不爲善地其俗刻木爲記儉而尚鬼公襲舊爲政手摩而心煦主在不擾俗咸便之夷種皆懷德焉一日出勸農群雅噪而前導因隨之往見死人臥榛莽間乃府所論發徒也捕治果送徒者道殺之辭服論死則遠近驚異以爲神辛未上計至京師人謂宰相子甫壯而綰郡符今三年矣譬之草木秋告成則收其實奚問工拙遂罷

公歸公不怨飄瓦留連與故人懽飲所在爲游觀遲遲乃歸公性好飲而不耐束於苛律居常徐徐于于不浮慕以廣交惟合已者善待之然坐無賓輒不樂也謝恭人善會計常衡出入以制用客至不問所從來咄嗟卽辦然無溢費以此公益得肆情於歡伯萬曆癸未七月二十三日恭人暴卒公悵悵不快已而愈散金爲懽視昔更侈顧持籌者無人囊橐日澁雖然公懽不減也買鄰人餘地構一軒於宅左庭中藝嘉木名花四牕琳瓏於燈火筵尤宜常以奉文安公懽比文安公捐館舍則以召客余嘗一至焉蓋與公敞木石皆雕鏤長廊密室相聯屬足徜徉矣而公又不安於此猶時爲四方之遊日費數金不惜不足則典酒槍以資用大訕若固然耳公旣治三尊人葬事畢則自營兆域於豐山之陰因築謝恭人丁酉公六十矣行樂如昔及秋忽病瘧已而愈第嗽不止至誕日諸子及孫爲壽猶懽飲席半覺少倦入內偃息踰日卒公字東甫岱陽其號恭人長公二歲生十一月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八公事文安公及夏夫人傳恭人無忤色然先意於承歡期聚百順則恭人力居多公初以秩滿後再遇 覃恩恭人皆宜受封其不得

封則以傳恭人生存厭於夏夫人也教諸子鮮假借
嚴於公公心折恭人之能甚賓恭人繼娶於劉則受
命而已劉恭人蓋山陰劉公坤女公初艱於子取母
弟膳部公女爲女寔余姊女已而謝恭人生二子側
室王生二子一女劉恭人生一子共五子二女乃更
多也謝生者胤禎太學生娶庠生孫公汝寅女繼化
州吏目吳公一龍女胤初舉人出後下伯父中舍公
娶舉人邵公圭女王生者胤祿娶余兄滁州知州義
峰公女胤祥聘邯鄲縣知縣徐公廷蘭女劉生者胤
裕未聘長女適編修史公鈞子太學生記文次許福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五

建僉事邵公夢弼子之鼎孫男七禎生默成熙成杰
成蕪成庶成祿生日成月成默成聘余內兄子庠生
胡前純女餘尚幼女一而初亦生男四以成玉成詞
成武成以成聘太學生邵公欽順女玉成娶御史楊
公宏科女女二長許余兄子舉人如証子應楫孫男
女共十四人本支繁衍矣已亥十二月 日公解

幽宅與謝恭人合銘曰

相國有子令儀是似吁石阡公抱質玄同 相國德
厚公亦藏垢相國量洪公亦有容雖朱其轂耶沉於
陸日飲無何大善若谷恭人有恒持家以盈桐內秉

程子孫繩繩石梓偕歸公所自管維呂翰邦厥澤維
厓

居業次編

卷之五

五

封文林郎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知縣南望倪公墓誌銘

上虞著姓曰橫山倪氏宋南渡時兄弟二人爾及姪自青州徙吳興寶文閣學士倪文節思卽爾仲子也而姪判我紹興因家上虞之賀溪姪子忠乃又徙橫山云後五世曰文質當元時募義兵禦寇有功爲防禦千戶子彥中仍嗣職鄉人重焉彥中子春國初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述初景泰時輸粟三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二千兩朝廷義之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述初生晏晏生堂皆布衣能文

左書次和

卷之五

三十一

堂生鎧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知縣有高明祀於學宮娶徐孺人嘉靖甲申六月二十三日生倪公諱應斬字鍾甫幼有成人志端重不爲嬉戲望見長者必正立拱手過乃已塾師授之書誦不輟聲年十六從師於隣梁氏每讀必丙夜南城公患之戒昏後無以食往公夜餓不能忍則起步或屏息少頃輒復讀久之不復知餓矣梁氏有男子強死已復數婦人死同業者去公獨居夜中恠風起聲徹窓內公啟戶出見光熒熒百餘點飛度如螢如燈離合不常公倚樹望之至鷄三號光盡滅乃寢卒不懼聞者壯之

左書次和

卷之五

六十一

年二十以毛詩首髦士應秋試已又就山陰故學憲蕭公鳴鳳學焉善問又工經義蕭公大器之會晉江大司寇黃恭肅公分守浙東都試士取公冠九庠名益起自後小試輒居前遠近聞者皆來學稱南望先生晝與生徒講經術夜則偶短檠而讀不異梁氏時又不欲苦諸奴夜漏下十刻閉門卽令休息凡鄙事皆身親之冬復不爐坐久雙足僵不可動始就枕至曉足未溫也卽已起讀矣治經有餘力復旁及百氏嘗摘其粹者手錄爲帙所著述甚富年甫三十餘有五男子深凍涑渠涑既而六試不第則以經授諸子深凍皆諸生有各年五十六萬曆甲戌深凍進士除安福知縣將奉公往公以孺幼學未成留教之第葵配陳孺人往五十五受命封後三年深凍遷松江府同知深凍治行尤異宜奉臺省外轉爲劣時陳孺人歸公訝曰何至是孺人曰時相銜劉御史而相客某廬陵人亦爲御史屬奸民謝燿誣奏劉兒聞之卽遣書某止其事某奪於義強諭燿歸而兒復捕燿筆答之想爲此耳公曰大善是且踰臺省數倍矣可觴我卽連舉大白卅餘因從往松江旣而燿奏竟行劉君坐戍潯州公得其獄辭讀之中有倚籍故令演等語

曰禍未已也無何媚相者復撫安福他事無所得則誣凍以贖銀不及格鑄三級謫山西照磨仍擢同安知縣公從往同安一日凍詣府署時門者驚傳曰秀才葉日新反城中巨室皆挈家走矣公曰今吏治清民方樂業夫安有反者此妄傳也安寢如常比未旦凍已自府中召日新慰諭之走者悉歸矣日新後竟獲罪然實無反謀公智識過人如此六十一從凍宦南兵部後四年凍守撫州又徙淮安公從往淮安踰二年陳孺人卒凍歸服闋補荊州公不往未半載凍中無妄語罷歸公見第曰汝何以報故相故相即嚮

居業文編

卷之五

六十二

衡劉御史波及凍者荊州人也凍曰不趨其勢寧修其怨公曰此我志也是時公七十二矣深老明經間志尚不衰渠入太學凍亦在邑庠惟凍早卒而凍奉公居郡城時具觴爲樂亦閒出郊縱千巖萬壑之觀興至輒爲詩有陶韋調然不甚刻意也公素有痰疾萬曆戊戌十一月七日疾作深渠凍皆自橫山來十三日公卒年七十五公事親孝每侍側必柔色以溫之定省禮非病未嘗廢南城公病疽衣不解帶者百餘日親口吮之母徐九十乃終猶涕泣不已兄曰養拙公應科弟曰少原公應朝公敬兄而友弟養拙公

居業文編

卷之五

六十二

岸袒坐公侍立不倦家事一聽養拙公養拙公常病足病瘡潰帛裹之負喧簷間公問疾養拙公舉足公卽爲解帛以巾拭血手傳藥仍帛裹之掖歸寢養拙公卒子弱衆或侮之公力左右之晚與少原公同居子凍已有祿所奉鮮必與共食少原公又先逝公貽凍書曰弟未立汝善視之生平酷好書既棄舉子業尤勤雜著有杜谷錄不自棄稿同安有閑遊日抄留都有秣陵隨筆歸自淮陰年七十高矣猶日取舊籍覓定之分合補綴雖痕積案間唇齒皆墨諸子或請曰大人疲於此矣何不棄去公曰未疲也方瘳其腴

元未娶卒渠娶陳邦道阮端龍女凍娶王汝正女
女字賈逢元未嫁卒深生四子文燿娶京衛經歷
方志化女文煥娶潘斯達女文燦娶清流縣主簿趙
煒女文燾未聘煥燦皆庠生凍生四子元璞聘兵部
貢外郎陶公允宜禮部尚書羅文懿公萬化臨山衛
指揮陳君森女今娶太學生鄭一鳳女元璐聘廣東
提學副使朱公燮元女天今聘山西左布政使鄒公
學柱女元瓚聘應天府經歷葉君雲積女元瑞幼渠
生二子元瑀聘庠生徐如金女元瑤聘南城吏目陸
君廷恩女凍生三子元珂娶光祿監事陳君文會女
居業次編 卷之五 六十五

元琪聘庠生賈逢泰女皆庠生元幼凍生三女字
太常少卿朱公敬循子貞元幼公大化子禹英
一幼文燿生璧基堅文煥生璧

廣西按察副使錢公配嚴恭人墓誌銘

觀察錢公蓋撰有嚴恭人傳云嚴恭人者錢公配也
恭人後觀察九年卒而前此當生存時觀察爲作傳
曰爲後嗣訓遠近傳之恭人與錢公俱仁和人父處
士登母應繼虞而處士大父恭永樂中起進士爲御
史有從子裕爲給事中兩公同時著直節後御史歷
官貴州參政給事中至四川按察使皆以榮名終今
載郡志應孺人感異夢生恭人歿時語處士曰必擇
所歸處士然之默求佳士一日遇錢公於某氏所錢
公方爲諸生有名詢之云未受室遂以恭人室焉年
居業次編 卷之五 六十四

十九歸錢公於時錢公三十有五矣踰三年錢公領
鄉薦又七年成進士自刑部主事徙兵部余恭人久
棄世獨封公在養封公老思歸錢公請於朝扶之
歸踰年封公趣錢公仕錢公難之恭人曰君第往妾
請留事舅恭人痛弗及事姑氏則竭孝敬奉舅自食
貧時以拮据具朝夕至是稍有餘祿則益備物封公
好爲歡恭人每勤治具嘗招客飲封公與客醉歌呼
相酬款洽矣猶私問封君曰舅大人樂乎今宜以何
品進念曾子尚問元有亡慮加遽不至或怯歡也封
公病尤殷勤醫藥食飲及卒則痛泣曰恨不及持夫

子之無行也時錢公在工部比服闋起原官歷郎中出知太平府恭人不問外謹管齋兢兢治內如昔時又四年錢公擢廣西按察副使不以恭人隨甫三月以疾致仕時開府主勦寨議錢公弗善故稱疾恭人若弗聞第迎公謂曰瘴鄉歸固善則治酒食佐錢公歡如昔封公時度景物佳不待命鮮醢已備錢公縱所如靡有空乏然食指漸繁每存樽節不令錢公樂減亦不使產落如此者十年已而錢公備危疾累數月不愈恭人晝夜周旋不少倦竟愈錢公有從父靜安公又寡嫂馮寡姊適陳皆貧無子錢公欲迎之來未及言恭人即請曰願迎來遂衣食之終身且爲治後事無缺錢公諱立字守禮萬曆癸巳卒長子養庶已丑進士任工部主事次子養庶辛卯舉人次子養度邑庠生恭人痛錢公哀毀欲絕諸君勸之乃稍強食已長公起爲吏部主事晉貢外郎以不能取容當世與諸銓司知名者同罷恭人曰居官自汝事我何問獨幸今來猶可娛我老恭人自觀察公卒後益敦儉素華綺多弛弗御諸女及子婦遵其教無敢以奇服見者有加簋輒曰寧忘麥飯時耶問之諸母益初歸時家弗裕錢公館穀他所恭人悉以甘毳進封君

而躬自炊麥飯雜菜蔬進之即觀察公亦弗知故傳中不載恭人萬曆壬寅十二月二十日卒距生嘉靖丁酉七月十日得年六十有六隆慶改元封安人萬曆五年晉今封嗟乎世人但徼一官孰有不揚其母德者哉然內德不踰梱雖頌之軼桓孟人弗信也語曰知臣莫如主知子莫若父嘗有賢名滿閭里者至問其良人輒輦蹙飾枝辭以對悲夫茲其故蓋難言之矣席夫子業懷其德乘以闢其捷譬之孟嘗君名高其主主擁虛矣名在外者也善乎恭儀部狀恭人也曰無梱外名是婦德之務內修者乎是其志期無違于夫子已矣夫夫婦至暱然此兩人者有過非無過譽也錢公吾鄉賢大夫其言尤足重云顧飯麥事錢公卒弗知有遺德矣按狀恭人蓋生四男四女養庶娶福建副使蕭公應奎女養庶娶光祿少卿吳公果女養充天養度今入太學娶河南副使潘公願龍女長女適處士蔣公大忠子志學次女適上猶知縣馮公有翼子庠生貢次二女天孫男六養庶生汝志聘御史秦公懋義女養庶生德昌聘南刑部主事翁公汝進女養度生汝懋聘太學周公大齊女汝念汝愈汝慈尚幼孫女才三養庶生七適太學張公懋倫

子庠生燁然舉人張公相子庠生穆然字官生江公
世卿子庠生元禧兵部主事沈公光祥子希夔光祿
署丞湯公彬子之彥福建副使包公應登子胤長一
未字養庶生三適舉人周公大穀子庠生佑嘉字錦
衣千戶宋公守一子楚望東莞知縣翁公汝遇子開
之養度生三字貢生金公世行子兆奎舉人虞公允
中子亮寅一未字恭人於 年 月 日從觀察公
葬於邑西之仁壽山銘曰

恭人名德之後作賢大夫偶善事其少食豐以壽是
克艱於婦觀察志無負偕好自甘八子一母孫男女
居業大編 卷之五 六十一

十九植根也厚其枝蔭千畝夫子德相友同穴高阜
傳存不久

于旺周張兩孺人墓誌銘

李處吉激烈好義士也於私愛若無櫻者然痛內子
行弗克割焉今于元時亦然夫豈果有足鍾情者乎
抑二子之厚於倫耶周孺人武進人總督漕運右副
都御史周公某孫女父某張孺人元時同邑人雲南
知府張公祥薦女弟父某于者金壇右族元時名孔
兼萬曆庚辰進士初授九江推官擢主客主事歷儀
制郎中以言事謫安吉判官祖撫治郎陽右副都御
史贈右都御史諱湛父舉人贈戶部主事諱未元時
年十八婚於周踰三年生子順孫後二年卒子殤二
十四婚於張踰年生子安孫無何亦殤斯元時之所
爲痛者也然張孺人女且作配四十二年視周稍
勝矣元時今共有五子六女蓋側室者四齊生玉全
喬生玉瑞玉理玉班玉珩全瑞理俱庠生一女莊出
一喬出又三俱王出元時狀稱張孺人克喪兩尊人
虔周時祀鞠育衆子女食餌組紉靡不手勤也賢哉
賢哉然內行不踰稱惟良人知之卽虛美曷核焉惟
身在也而庶生子女林立斯樛木螽斯之德徵矣夫
婦性類知恭舅姑惟逮下爲難語曰不知其人視其
所使今難者有實知所稱易者非虛也賢哉賢哉

居業大編

卷之五

六十一

周孺人作配止四載又半在牀蓆元時謂懿行掩於蓬蒿茲其所尤痛心者乎獻吉先生甚痛左宜人至賦結腸之篇然左止一子枝不聞有庶則德大遜張矣李于俱以直諫謫左值 覃恩兩沐封元時雖任禮部久以六七不同封故兩孺人祇受節推 封頃東宮遲留時元時在儀司爭甚力會謫去不終所事比 冊立行則元時在外僚不霑 恩矣然元時大業未竟將來有 崇封焉何論五品耶全娶江西按察使賀公邦泰女冊陽人瑞娶禮部尚書周文恪公子義男某女無錫人理娶左贊善顧公紹芳女崑居業次編 卷之五 百九

山人班娶吏部左侍郎趙公用賢女珩聘太常卿顧公雲程女俱常熟人張孺人女適江西右叅政冊陽姜公士昌莊女適長洲諸生王景皋喬女適宜興諸生吳洪亮王女適溧陽史致庵許聘宜興吳善慶一未受聘禮部尚書寶御史有功禮部主事正志錦衣捐揮繼書其父也光祿署丞驛則大父也全生鑽鎡瑞生鑰錫凡五孫男三孫女鑰聘於武進薛鑽聘於宜興吳鎡聘於武進龔薛父名敷政舉人吳父名達德光祿署丞龔父名道立江西右叅政周孺人生嘉靖丁酉九月二十八日卒庚申正月二十八日壽

二十四張孺人生嘉靖丙申七月二十七日卒萬曆癸卯十一月十一日壽六十八乙巳十月十三日葬邑之龍山新阡石檟中三今虛左焉銘曰

五男子六女如出一母邇美于先乃知母有前前德弗彰其悲乃長駢懿嗣徽于胤用昌吁彼四孺王孟是步今各母其子何拊何哺夫猶嫡氏慕刑家翩翩以直諫遺諸孫遠前焉不配賢左穴虛以延繫孺人阡

居業次編跋

胤筠 藉祖父遺業家藏

賜本頗饒時出簡編亦多購致自惟
蹇拙不能肆志於文章然竊竊焉
上下千古欲縱觀作者之盛也私
心所服膺者於周得左氏韓子於
秦得吾家相國於漢得子長孟堅

居業次編 跋

一

二先生於唐得韓柳於宋得歐蘇
我

朝人文蔚起才俊遽興前得北地李
先生關西王先生後得婁江王先
生新安汪先生鼓篋繙誦泱泱乎
大風也哉間嘗思之古人各擅獨
詣諸名家亦僅有偏長鳬頸鶴脰

不無所恨未有包括秦漢唐魏後
賢極鑢鑢之妙成條理之始終而
卓乎操大鑰之柄如我

師孫先生者也先生峻望弘猷益光
前烈 先生之貌亦聞薦紳所頌談
先生闕文選於南宮樹清標於卿
寺讐倭虜於遠海弭奸宄於留都

居業次編 跋

二

海內莫不想望丰采冀其均四海
而弼

一人亟矣又聞讀書嗜古篤於天性
諸生時檢習局以前書一出而冠
天下翹翔粉署間與毘陵唐玄卿
先生古鄧余君房先生楊權結撰
如埴合簞卽戎馬倥傯之候捐思

握管矻矻不少置也暇則評閱群書必手自丹鉛之蠅頭小楷歷歷簡端如燦錦迄今不少衰此寧惟公卿大夫怠不能爲卽夙學勤敏之儒及茲年齒亦耗不能習也嗚呼異哉

昭代文集紛沓莫敢以意進退之者

居業次編

跋

三

先生毅然以衡量爲任躬自遴選寧佚無溢復與唐余二先生叅訂再三以備今文之槩宜令蕭氏不得專美於前真盛事也每構一文覃思閣上久而後出大都遡源六經茹精左韓而馳騁於史漢之途無不有也亦無一有也玄工肖物

各因其質所自賦而無容心焉故嘗取韓柳以下擬先生之文而奇者未雅鬯者未鍊質者不葩迹者不神曾無足當先生一呖而又何以擬先生萬一哉先是丁酉歲伯兄叅藩公乞先生初定文曰居業行於世後起才豪奉爲型式今又十五年矣鈞幸侍先生函交日叩玄亭問字辱提誨獨殷乃偕大侄勤之乞居業次編以歸其經略叅贊諸疏獨不存豈古大臣削諫草意乎讀次編數過竊相謂曰大而化矣不能贊一辭矣吾兩人私而秘帷中曷若公而寶於天下遂僭

爲梓校以續行於世先生尚欲儻之以俟異日茲刻非先生指也勤之曰今春先生七十壽矣天下望後刻已久第以次編行之何不可更十年而爲三編更十年而爲四編吾黨且執筆而進夫齊太公之丹書以八十衛武公抑之篇以九十隨時續之固未艾也 筠然其言謹拜手齋沐而紀歲月於篇末萬曆玄默困敦之歲閏逢執徐之月修禊之日門人呂胤筠百頓首書於小淇園松風閣中



峯陽草堂文集十六卷附一卷詩集二
十卷（原缺詩集卷十三）

〔明〕鄭鄮撰

民國二十一年活字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𠂔

𠂔

𠂔

𠂔

卷陽之冤不足辨也堯舜在上皋陶
為大理心細常修風化誅戮不道此
其固然思宗簡懷亡國之君烏程險
怯之國之臣而以無罪殺天下士其固
然也曰其所殺也則思宗堯舜烏

序一

程皋陶矣堯舜皋陶何自而為亡國
之君臣乎嗚呼明二祖之取天下殘
酷無道之已甚矣凡明代忠良之臣鮮
不遭斬頭割骨之痛皆負祖宗之命
之孽也然而殺一忠臣使天下無賢者

豈不肖皆為之流涕太息不足以為
冤也若夫卷陽之獄誣之以逆亂
穢惡之行而謫去流傳使聞者以
為死有餘罪無恨亡國之君以為殺
之可以正風化維倫常而一時賢人

序二

君子之或就義道雖遠說以為誠然此
則法古未為之害冤也明代冤殺忠
良何限而又必有法古未為之害冤以
結一代昏主奸臣之局而明亡身此亡
矣卷陽與袁崇煥皆以凌遲死

崇煥之死京師民莫不稱快卷陽
之死京師人多有肉以羹飲朝
倒飯乳之於此極此自閑明之氣
數於崇煥何有於卷陽何有吾
邑舊志書目有卷陽草堂集已

序三

修予竟得之於大憲凡文集十六
卷母弟十五卷則考定蘇文忠公
年譜獄中化也弟十六卷為天山
自敘年譜已刻入盛氏常山先生
哲遺書續集詩集二十卷目

錄前皆載男珏結姓發號同核序
言是書為卷陽長子素居所輯幼
子材山刊行素居珏字材山號字也
文集後附邑人湯脩業卷陽冤
獄辨脩業乾隆時人則此書材山

序四

原刻也讀卷陽文如嚼冰雪此靈
府清涼無絲毫苦之念者不能
如此嘗歎以予之選刻之以公天下
而未暇也歲辛未月日邑核林
鄭氏來謁曰某、卷陽裔也家祠

有草堂集不全今方脩族譜而公
有金書願得抄錄付印合多譜
以行是以未請予又大意惜多
書與鄭祠殘本同出一板無以
正錯誤予於荃陽既為論說

序五

而又為子孫室莊先考卒能傳
之天下不愧忠孝家世故既序荃
陽之序其譜為嗚呼戴山之賢
石為之悲梨洲之學為荃陽稱
極而不能闕道雖望說之曰我以為

道雖望說其未訪荃陽文之
言為心者乃從古而然不可誣也
文則其人矣邑志別有荃陽說
七卷存之四庫存自予未見當別
求之錢振鏞



序六

鄭太史遺集序

鄭子材山刻其先太史峯陽先生遺書凡若干卷既成余讀之而痛先生之心悲先生之遇而復哀材山之志也先生少負才名長矜氣節晚而被謗以死死之日里巷小兒吹噓逐影惡直醜正至今無有聲其冤者以至生平著述淹沒不傳今材山始克彙而刻之此材山之志所以可哀而先生之心與其所遇尤可爲痛且悲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各從其類也天地開闢以來世不能有治而無亂時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其君

峯陽草堂文集

黃序

子之不容於時而得禍之酷亦間有如先生而且甚焉者故有斷其支體覆其宗族屠其子孫至或刊之黨碑誣之史冊毒之瘴海投之濁流度其時未嘗不指君子爲小人而小人或自以爲君子其所以蒙天下後世之耳目者不遺餘力矣乃不旋踵而不能不以君子爲君子小人爲小人則亦以其類辨之而已矣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天下後世卒不敢以匡章爲不孝者則孟子之一言斷之也先生之時問黃石

齋先生何人乎必曰君子人也文湛持先生何人乎必

又曰君子人也先生登第甫釋褐聞湛持先生之去毅然出而留之及先生之得禍也石齋先生抗疏救之幾身蹈不測之誅而不悔湛持先生則孟子所云其所主也石齋先生則其所爲主也或又有爲之說者曰庭闕之間隱微之事容有天下人所不知而里黨之人知之者則宗伯孫公何人乎必又曰湛持石齋兩先生者疏也君子人也宗伯公之于先生出處之際其或推之或挽之也亦已久矣况又有如馮大司寇鍾華劉司空念

峯陽草堂文集

黃序

臺李給諫衡嶠傳給諫右君王侍御芳洲其行誼俱灼然耳目間者皆以先生之故或削籍或棄官或詔獄其甘節飭諸疏俱在班班可考也乃其時諸先生之不信而蔽一二么麼下隸之口以莫須有而殺之彼殺先生者亦止期于可以殺先生則已耳固不暇問其所以殺之之術之爲工與否也即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哉然小人之於君子也仇其人或并錮其書東坡山谷諸文爲世大禁幸也殺先生者之不知爲此也先生之完書儼然在焉而誦之讀之者猶得從而痛先生之心悲先

生之遇也昔李燮之遇赦而出也其姊文姬誨之曰子毋一言加于梁氏加於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今先生之死已四十有餘年材山兄弟不敢一言加於其人而徒令讀先生之書者痛其心悲其遇焉則材山之志其真可哀也已材山爲先生最幼子先生之死材山裁八歲蓋孤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後于宗人今又累衣食之資而刻先生之書材山之志固爲可哀而先生則可爲有子矣所刻古今詩若干卷襍文若干卷四書尙書講義若干卷制舉義例不入集然皆先生見道之語

景陽直堂文集

黃序

三

不可以制舉義觀也年表誌傳碑表辨擗之類則先生之生平及其得禍之本末皆在焉故并及之余族父誼竟向得交於先生者也憶余兒時以先生之事問之曰余之得交於先生也久今不敢爲之辨也然後曰必有能辨之者嗚呼其在此也夫其在此也夫

康熙歲次己未清明前一日

同里後學黃永謹序

鄭崇陽先生全集序

余鄉漳浦黃石齋先生立朝大節與夫殉難本末炳燦天地間而生平所相信者莫如崇陽鄭先生流連於患難之際痛哭於君父之前至於觸忌諱受譴謫而不少悔古今交誼之深未有踰於漳浦者也然此可以知先生之爲人矣余幼時讀先生制藝私意爲一代文人及披從信錄讀先生諫留中疏風采弈弈知先生非但以文名也當時逆奄方煽霜履始冰先生逆知異日必有黃門北寺之禍疏中伏戎援輿直摘其姦繼與湛持相

景陽直堂文集

陳序

國同被削籍迨鉤黨獄起先生變服易名遨遊於匡廬羅浮之間如夏馥逃亡林慮申屠蟠絕迹梁碭其不隨楊左諸公於地下者蓋有天幸焉瑞禍既解先生召還而烏程當國忌先生柄用羅織罪案違厭特糾政府彈章創自烏程其以私臆陷先生路人而知之也及莫須有獄成無不爲先生惜者噫嬋媛申申之詈始於妬嫉遂爲刀鋸之所伏而先生之名如木蘭之不隕宿莽之枯彼彼威福熏灼肆力搏噬者亦既捷徑窘步而其骨亦已朽其與先生得失孰多哉余讀石齋先生之誌先

生也曰余惟峯陽忠孝而遭顯禍文士而蒙惡聲自古有之而未有如是之甚者也此是以蓋先生矣余客毘陵蕭寺乃先生太翁儀部公所捨宅因與先生長君素居游盡取先生之集而竟讀焉蓋先生學無所不該而才無所不賅微之性命顯之經濟明闇適用肯沃而光

峯陽草堂文集

陳序

古閩陳軾敬題

凡例

一此書款識悉遵舊刻惟文集目錄與文前題間有不
同如第一卷目錄辨首輔糾疏文前題則爲痛灑奇
冤疏第二卷目錄西苑觀穫謝表文前題則爲擬上
幽風亭召尙書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謝表似文題
精詳勝於目錄茲刻目錄悉照文題更正至詩集目
錄與詩前題詳畧亦自不同則兩仍其舊

一文集內彖齋府君行狀吳安人行狀皆言五子而實
數之祇有其四考鄭譚彖齋實止四子今改五

峯陽草堂文集

凡例

一文集目錄附刊前八首原闕今補入石齋救墨疏一
首又另補劉子念臺奏疏一首

一文集有有目無文者詩集第十三卷詩佚錢本與鄭
嗣本皆然因無是本查考茲於目錄下注闕字

橫林後學章貢謹識

峯陽草堂文集目錄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男

發 詰 珏 全 較 牲 競

卷之一

疏

諫留中疏

峯陽草堂文集

目錄

痛泄奇冤疏

卷之二

論表 策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擬 上御幽風亭召尙書李時等同觀西苑收

樓謝表

第一問

第二問

第三問

第四問

第五問

卷之三

序

周易圖序

古本大學序

孫氏說書序

中庸慎獨義序

四書困思鈔序

峯陽草堂文集

目錄

左傳鈔序

公穀合鈔序

胡傳鈔序

評吳越春秋序

戰國策鈔序

呂氏春秋鈔序

道經三註序

壇經序

參同契序

文廟樂書序

禮樂合編序

卷之四

序

韓忠獻公傳序

李忠定公集序

文信國公集序

劉元城先生言行錄序

孫宗伯唐詩選序

舉陽草堂文集

目錄

選陶淵明詩序

選李太白詩序

選杜子美詩序

選王摩詰詩序

選元次山詩序

選邵堯夫詩序

選蘇東坡詩序

烏臺詩案序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序

三

卷之五

序

選六太史集序

選羅鄧兩先生集序

顧升伯先生集序

楊忠烈公集序

碧血序

吳幼民詩序

潘木公詩序

舉陽草堂文集

目錄

馮已蒼詩序

題壯丹亭還魂記序

又題

卷之六

序

呂豫石刻音韻日月燈序

許中丞撫晉集序

曹中丞撫吳疏檄序

闕

大梁賀鳳山先生冬官紀事序

陳鹿萃侍御疏草序

四

大宗伯洪翁孫老先生六十序

送王太封翁八十壽序

送張慎吾年伯七十偕劉太夫人年伯母同壽序

鵝湖問渡序

送周龍符廉憲刑襄序

送趙龍峯邑侯調任序

送羅浮玉邑侯擢南司封序

送岳廣霞邑侯擢南廷評序

卷之七

果陽草堂文集

目錄

五

序

明文稿彙序 門十二首

明文選正序 題語四則

選丁丑房正序 二首

程墨正序

續程墨正序

丁丑墨選序

論表策選序

卷之八

序

霜鐸序

蕭伯玉制義序

傅曙卿制義序

閻子將制義序

周伯升制義序

吳昆池制義序

劉季廷制義序

韓不挾制義序

果陽草堂文集

目錄

大

陳玉汝制義序

曾堯臣制義序

吳達生制義序

吳方之制義序

劉小善制義序

吳載鸞試草序

卷之九

題跋

題論語筆解

題論語絕句

題金剛頌讚

題四天王像

題前漢書鈔

題後漢書鈔

題史通

題脈望鈔

題林臺玄鑰

題樵陽語錄

舉陽草堂文集

目錄

題解元要論

題詩品

題書法闕

題墨林

題羅浮僧卷

題僧華雨冊

題葛成冊葉

題選曲二首

題北西廂記

十

題琵琶記

題祝髮記

題選劇本闕

題書金剛經跋

月上女經題跋

黃平倩太史書卷跋

郭文毅楊村行卷跋

韓蘄王岳武穆詞跋闕

卷之十

舉陽草堂文集

目錄

碑記銘

大通來和尚塔碑

石太守得士碑記

關聖化身小記

戊辰除夕小記

捨宅後記

初遊九奇峯記

接代寺香爐銘

卷之十一

八

書義 讀書疏

子謂顏淵一章書義

讀莊子

讀逍遙遊

與里族書稿

鐵柱宮進香疏

焚錄疏問

禪除穢口疏

募建海寶塔院疏

舉陽草堂文集

目錄

九

薦殤兒觀孫疏

保胎疏

卷之十二

墓誌

勅封文林郎楊州府推官許北王君暨元配張

孺人合葬墓誌銘

南京國子監博士楊惟節墓誌銘

顧令人墓誌銘

殤兒文孫志詩附

殤兒觀孫塔誌銘

妾梁氏墓誌銘

義男墓誌銘

卷之十三

墓表 傳

明故梁溪秦上生先生墓表

贈太僕寺卿御史周公傳

吏部文選司郎中赤城李公傳

杜鴻吾先生傳

舉陽草堂文集

目錄

十

武緣司訓賓廷莫公傳

貞烈婦 氏友小傳關

阮氏孝傳

卷之十四

行狀 祭文

亡考彖齋府君行狀

亡妣吳安人行狀

祭呂安甫文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附

劉劭揭帖

下石盤誣揭

嫡伯鄭振元辨冤揭

大司寇馮公與疏

司空劉公宗周疏

崇陽草堂文集

目錄

十一

給諫傅公朝佑疏

給諫李公汝堅疏

以上七首闕

宮諭黃公道周救鄭鄂疏

原闕今補

原任工部左侍郎劉公宗周席褫剖心懇祈聖鑒

疏今補

鄭氏通族祭文

鄭氏通族誄不弟鄭一謙檄

鄭謙史說

鄭崧陽年兄暨元配周孀人墓誌

鄭崧陽冤獄辨

五篇

鄭案傳信錄序

崇陽草堂文集目錄終

崇陽草堂文集

目錄

十二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一

疏

諫留中疏

奏爲 聖治方新昌言當采懇乞 聖明早鑒 留中
之弊以塞亂源事 臣 蒙 聖恩讀書中秘曠觀往古興
亡之轍循覽今日理亂之幾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搗頃
見修撰文震孟疏私慶有爲 聖主忠言之人意 皇
上天縱聖明必將遯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 命浹
旬未蒙報可 臣 竊疑之 臣 惟章奏之批答 宮府泰交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一

一

之腴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
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
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
上書不報者是 留中之漸也 留中不下者是壅遏
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
也今若經 御覽而 留中則非止輦轉圖之義若不
經 御覽而 留中必有伏戎援輿之姦有識寒心未
得所謂考之 本朝故事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
多任 武廟時蓋因權璫之煬竈在 神祖時則係奸

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

謂有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及其
可知則相顧嘆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疆場
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無虎豹之雄 臣 謂此皆已
見之病醫力猶可施 而宮府之際症候癥結非 皇
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 臣 歷稽史冊凡召亂之端有二
而今皆見之曰 內降也 留中也 內降之屢傳用
以頻斥直臣其機關使人駭而 留中之一綫或以陰
消 聖慮其徑竇使人疑清明之 朝豈宜有此語有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一

二

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 臣 願 皇上之早圖之
也 臣 初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爲治亂關頭且
數日以來未見有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
略陳梗槩伏惟 皇上亟賜省覽 國家幸甚 臣 愚幸
甚 臣 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上

痛瀝奇冤疏

奏爲痛瀝奇冤叩 天呼籲事 臣束髮受書粗知忠孝大義 臣父原任禮部主事鄭振先 臣母安人吳氏爲先臣簡討吳可行愛女 臣母篤好經史方 臣幼學 臣母自授 臣書 臣父建言謫蜀 臣母命 臣從父虎狼瘡瘍之中重繭經年是以 臣父母于子女中獨奇愛 臣十載公車相依爲命至 臣中天啟二年進士選改讀書疏諫 臣中觸魏忠賢逆猷始而矯 旨降調繼而削奪除名跽伏六年流離萬死 臣父母至爲 臣刺血告天保佑生全

恭遇 皇上再闢乾坤 臣于崇禎元年秋奉 旨起用至冬 臣父見背四年服滿 臣母促 臣赴補 臣以 臣母壽屆六十堅不成行是年九月母復見背六年冬服滿 臣父母易簀遺言皆諄諄教 臣世受 國恩捐軀圖報 臣憂患餘生未衰而病因循年餘今來赴補見 朝未及一月痛念 臣父母祿養不逮幾幾自視鮮民之生獨願一瞻 天表可以無負遺言乃今十一月十一日忽傳部差奉 旨提問 臣隻身就繫未知所繇叩詢累日始見邸報全抄乃知首輔溫體仁特疏糾 臣以箕仙幻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一

三

術惑父披剃至于迫父杖母 臣讀之驚怖欲絕以我

皇上敬天率祖孝治天下四海同風昆蟲草木皆有至性不信人倫天壤之中而有所事使人子忍視父之杖母將禽獸不食其餘豈雷霆竟無立報此下愚所不出窮兇所不爲而謂士類爲之耶若箕仙幻術尤怪誕不經世有名節之臣聽箕仙而披剃者乎世有夫婦之間聽幻術而行杖者乎婦受夫杖既未有之人情父爲子迫豈滅絕之天性 臣鄉固道義之鄉而 臣家亦詩禮之家也設有影響 臣之家鄉何以容 臣至於今日且此何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一

四

情罪可以幻術構成也 臣觀古今不孝之行未有不發自其父母者今 臣父母生前曾無間言即 臣父既亡之後 臣母獨存之日亦曾無間言乃至父亡八年母亡五年之後而突發難於吳越隔省與 臣從無一面之交者首輔豈爲人所誤而不察耶至首輔所引舊輔宗達與 臣父生前宦途意見不同 臣父母向疏往來此 臣堂母舅也 臣母自有胞兄吳宗因 臣父亦自有胞兄鄭振元皆近八十老人見在家鄉今本宗與親嫡俱無間言而獨言於堂從之母族不孝巨罪豈以耳語耳遂可砌成

也臣命生磨蝎性成負俗館員兩月家居一十四年荷

皇上再生之恩痛天下寇患日深邊烽日熾感懷發

憤每每信目信心狂直無諱將無輕言之過挑激乘之

以下於此至若臣父於萬曆三十六年上直發古今第

一權廢疏糾劾輔臣沈一貫朱宸等十二大罪旋被放

逐更申考功是以功首意淡禪悅心長在昔遠謫道次

巽囁曾願棄家入山臣時年十五相從逆旅勸父還家

臣父晚年居臣祖母兩喪衣冠躡踊一宗家禮然

而終身疏素與臣母白首相莊有同淨侶此則其影響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一

五

相傳在人目類者也臣猶記丙寅丁卯年間魏崔肆毒

遍差番緝布滿東吳搜求臣過以人臣罪設有此事當

時已不知如何羅織何直待至今始行發覺臣伏思

皇上執法明刑哀矜慎重必不將以耳傳耳之語遂成

莫須有之案伏乞 敕下該部從公勘究有無永落石

出真臣自見臣其疏有日止因大禮慶成未敢冒瀆罔

固幽禁聲達靡繇疾痛呼天一字一血字庶濫格臣無

任激切叩禱之至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論表策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

夫惟聖人爲善託業于民而民咸往之民咸往之之謂王何以明其然也凡人必不能以無託一身之託託于肢體一家之託託于骨肉至戚天下之託託于百姓夫百姓者蚩蚩乎總總乎而視與聽天矣而呼與吸帝矣雖有至智必合于市人之言故明君不敢自有其心而心乎眾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情固而不散故先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王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此爲君之道也今夫爲君者盱衡而籌曰巍且侈矣而不問之高以下爲基廣以微爲則乎故君有象尤有道也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以時爲御則無不乘也而必也以百姓爲身則無不存也乾之言飛龍也位至尊有君道焉而聖人繫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然則離庶物亦無以爲乾矣離百姓將何以爲君乎且不見夫總家政者乎自千金以上下至羣瓶之智未有不存其家之人而能有其家者而況君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以天下爲家者乎即以人之身論使有人首領翹然而支離其體渙散其支節以號于人曰吾元首存也則何怪乎從宅忘妻之非善喻矣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子然能獨樹于天下者以民爲勢也是故明君之所憂聖主之所勤皇帝王之所遞經營靡不先存百姓者即季世之主虜使其民彼曾不思今此一日幸而猶有虜使之民在也威福何貸輸將何自黃屋紫宸何蒞夫百姓實大奉我以成此君也而彼維之我固佚之嚙聖賢之籍而荒于矇瞽之箴而九鼎神明之重于萬斯年不可殫之基將遂倏忽而不知所往則夫百姓不存而君亦無以自存也已故爲君者慎無以百姓玩昔者其容儼乎堯先百姓而憂皁時雖極舜後百姓而樂胙胙子惠禹湯先百姓而勞修和垂拱文武後百姓而逸其所以求存百姓者諒然如春與之同喜肅然如秋與之同怒隱然如熊經者之息與之同節煦然若姪者之于乳與之同孩暢然如食之使飽則裘葛之候寒暑如拂搔之候痛癢而與之同適也而且兢兢然慄慄然翼翼然夙興夜寐贊明而起辨色而視

朝日中而聽政夕而糾虔天刑一日二日而罔敢就淪
日則曰旦而時有對越夫爲君亦何樂乎若此哉亦存
百姓以自存焉耳而不然者如王良控而不存其馬過
及駕而不存其車也夫君亦安能空以其身寄于六馬
之間而馳于朽索之馭哉故曰百姓者聖王之託業也
人但知堯舜之世百姓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不知百姓
以堯舜之心爲心者由堯舜以百姓之心爲心也至陰
蠅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化行焉鳳雌而無雄
而又何化之有乎然存百姓又自存其心始乾之飛龍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三

實本于潛龍之勿用而挈其義于九三潛龍者陽氣潛
藏萌乎不震不動之地也惟終日之間不離乎惕故時
乘之用皆返乎潛此之謂成性存存則君之心存而百
姓皆得存其存矣至于百姓皆存其存則所謂性命各
正聖人作而萬物覩者而爲君之道始盡蓋書析君氏
畏愛之故必原于道心之精一殆謂此與乃君欲求知
此道必在自善故其曠者而尤在慎防其所德宋程氏
有言親賢士大天之時多接宦官宮妾之時少斯又明
以能存百姓之道矣

擬 上御園風亭召尙書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

謝表 嘉靖十年

伏以春回禁禁交誼洽于臣鄰日麗彤庭容德首求
乎民瘼 恩命自九天而下精神已一日而孚快觀庶
私歡深雀躍 臣時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維伏
享上帝之賜當念小人之依故百穀是播帝命咨于異
申四時有秋王猷重其鼎藉傷禾殺草春秋之紀異必
書兩穗一莖暑雨之無嗟可驗若君視其民不啻草菅
則民履其畝無非荆棘修隋家之錦樹徒倚難栽數唐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四

室之名花離披易謝避暑九成空笑直臣勒銘流淚太
液豈云百姓承恩迨賞花釣魚之逸響空傳并觀孫吞
蝗之雄圖難繼茫茫季葉小慈卽空谷之音雄燼本朝
大道布垂天之淵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表凝香河
清應瑞爲天下父尊親殫仁孝之經得聖人時禮樂建
中和之極每當 萬幾之暇輒深一德之求蠱飛始會
佇看華蓋之輝瞻序方旋忍駐翠微之駕惜不遑于日
昃爰至止于園亭俄聆 綸命之鴻宣特簡臣僚而鶴
侍一節以趨驚作 鈞天之夢五雲在望恍依 帝座

之光龍顏喜見謂當乃粒之期 帝曰都哉蓋龍嘉王
之瑞遂同觀于西苑幸再見夫南薰平嘯遠風如展懷
新之色交睦承露是占大有之祥忻萬寶之告成德莫
如士想三農之均慶民有其天從此千斯倉萬斯箱軍
國于焉取給轉思一之日二之日茅綯何限辛勤蓋農
桑是重先知稼穡之艱難而 君臣同遊聰聽 祖考
之彝訓是誠大有爲之主不世出之謨也 臣等蓬茅劍
學葵藿有懷荷茲極盛之遭逢可乏片言之獻替敢借
園風之誥誠願資未雨之綢繆方成周之王業如日之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五

中天而經公之懷憂若朝不及夕乃開陳于座右冀軫
被于寰中誠知士食所從來肯厯金華之微問昔周基
肇于田功而周道衰于不藉自是千秋之龜鑑應垂乙
夜之書紳伏願 無逸乃逸日新又新識美種子求仁
夷稗終爲雜術集羣芳而得士瑤草何喻賢人王治密
香何取靈芝之異吾王游豫永垂瓜瓞之長 等

第一問

聞之君德成就責經筵經筵者人君論學之地也然而
非古也古之帝王紹鐸鐘鼓以傳民謗刀劍戶牖皆有
箴銘蓋無處無時非學焉迨漢講五經同異而始幸學
唐聚四部圖史而獨重儒宋有說書侍講之官而史且
記之曰帝時御經筵大都美名侈而實得荒矣愚故曰
非古也又况于數日而進數言而退實難無聞則明疑
未可定管接時少則寒禁不相當并經筵而具文也乎
夫君之所以不可不學者謂非是無以爲君也帝王之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六

學肇自堯舜相傳之十六字彼于授受之時揭此精微
之訓豈有心焉以開道學之宗哉直謂人道不辯而聽
言詢謀一切無主民罔戴而四海且困窮矣蓋其所爲
學者如是堯舜之學惟我 二祖能知之 列聖相承
惟我 神祖能闡之其初年手書洪範手書十六字等
班班可述也而總之莫切要莫明備于 皇考末命願
我 皇上爲堯舜之一言然則今日我 皇上必不可
不爲堯舜也欲爲堯舜必不可不學也學則必當務經
筵之實而更宜廣經筵之益也夫所謂務其實而廣其

益者何也凡講官必擇端雅直亮之儒誠可格心語足
粹學者而不必循資格也此一義也凡講必極理道之
要與亡治亂之故君子小人消長之情形洋洋於款切
實言之而不宜但纖講章循故事也此又一義也數陳
訛罪 上素默靜思講官執卷而待問 上以多問難
爲進益下以能反覆爲恪勤此又一義也若我 祖宗
故事經筵無常所臨朝稍暇卽延儒臣討論商榷溫下
數刻不知倦而會典凡講書後遇五府軍政六部要務
俾詹事等官悉言之此又不可考舉而行也乎乃愚猶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七

有慨于成王之學也成王以冲齡嗣位周公抗世子法
于伯禽而王終能夙夜明保揚文武烈故學爲堯舜者
必自爲成王始考成王之時周公左召公右師衛文前
史佚後而且虎賁綴衣無非吉士內史小史之屬皆祿
太宰故階嬪無所乘而成王見正事聞正言近王人不
必經筵而無之非學日就月將而爲堯舜不難矣乎
皇上天縱神聖饒有爲堯舜之質而閔予訪落適當成
王之時今朝講雖有常期燕閒尤宜慎重夫嘆笑之親
竊難沓之將迎此時正人道所從辨而帝王之學所最

先也 皇上南極然于 皇考之遺謨也其能忘深念
乎哉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八

第二問

嗚呼用智未易言也用智而不善必且爲駘爲蕩爲狡爲賊不能成名而或自喪其名國家不藉其用而或至受其禍此非獨用之不善也蓋亦由于不知辨智夫心如鏡也智者鏡之照也山河之影現毛髮之精微入于鏡中光涵無遁而鏡固未始用照也以時照而已夫惟天下眞學問人其心必靜靜則明明則照于凡事幾之全神理之密剛柔強弱呼吸變換之機他人不能識者彼能識之識之所到卽爲膽其所運卽爲才其所負荷卽爲力服疑如射覆彼獨如掌示厭論如鼎沸彼獨如山峙厭煩如輻轉彼獨如刃游厭動如市喧彼獨如止水批卻尊窾觸于而無留礙運鈞旋應機而撥轉世人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而乃適適然驚而相告也曰此古今之智人也而智者究何嘗有所用哉昔子房受道黃石而封劉蹙項孔明高臥隆中而佐鼎分蜀謝太傅圍棋賭墅而奏淝水之捷郭令公單騎免胄而下回紇之拜寇萊國陸博歡呼而定遼人之盟其未事也躊躇然皆如不著己者其任事也夷夷然皆如不屑意者其成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九

事也汎汎然皆如無所有者假令後人以詞滑變詐之心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而能游環妙解如數君子乎夫數君子蓋自有數君子之學也他不具論如子房所受素書開卷曰道德仁義禮一體也凡千言所列皆非純誠深識之士莫能用焉至孔明之自言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以大事夫孰知名成八陣者只成于謹慎二字也哉後之言智者異于是徘徊畛域畫守方隅察利害之端專用之以趨避爭是非之隙不復顧其亂營此則用智而適爲不智者已蓋易以眞言智原取正之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一

義而子之稱甯武子也曰智可及愚不可及歷覽古今凡能慮事奏功者必其身心豁然在于利害是非之外乃能成其名而國終藉其用由後世言之皆愚人也夫本學以養智善智于用愚乃易之所謂貞也易豫辭言不終日而先之曰介于石此之謂也

第三問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廉與法交相成故大臣與小臣交相厲也夫何以交相成且厲也古之大臣必有所以自待其身且使天下人其見其身其立之也有本而人之信之也不疑古人亦各有以自待而無苟且希幸之心此非伊周孰與于此蓋爲臣莫難于伊周矣尹行權而居亢者也然能使當時之人耳目不驚而神明不動自今觀其所爲一若布帛菽粟之無奇者至周公所處較尹尤難捧一冲人于風雨漂搖室家多故之際而精誠

愚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一

所至上格于風雷旁通于夢寐徐孚于多上多方之頑梗竟以玉成睿質鼎奠造邦嗚呼何其烈也夷考尹制官刑卒嚴貪墨周公定六計悉本訓廉而當時彬彬商賈濟濟周楨蓋皆帖然奉法人有君子之行此非廉法相成之鶴歟嘗試論之尹之所爲法者在乎載臺之後絕不改夫有莘之樂公之所爲法者在乎負羆之上惟居以膚遜之心故尹之言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公之言曰茲予其明農哉而大臣心事固曉然于天下後世矣後之善學伊周者莫如忠武忠武之學原本潛泊

寧靜嘗讀其遺表謂臣死之日不使倉有餘粟家有餘

帛以負陛下故能以孤臣弼少主而不負先帝之遺此所以爲三代遺才也風之降也土先喪其廉隅而遂不知有法度靡靡之極至以搜括爲政事以餽遺爲功名彼與此如蹈賊也中與外如相市也蘇氏有言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甚之叢例相沿遂成不易之法兩貪相蔽反有至廉之名而且綴飾其貌輦輓其言以負塗之豕而欲擬翔雲之鶴以慕羶之蟻而欲啖抱葉之蟬吾不知其所爲法者何法而廉者何廉也則

愚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十二

亦安望其光明卓犖能以身係天下之安危哉然則有道之士何以正之曰國固有章人自有耻有其醒之曷可味也不廉之人習至于不畏法先由于不知耻今人恒以廉耻並稱嘗思耻之一字能激發人氣亦能培養人心必視其失守如處女之失身終身掩面而不可以爲人而後于立身稍有根柢吾請勵耻以激廉而持廉以行法大臣一倡小臣從之風于天下使人各有以自待則天下雖有至危疑之事而終不失乎經常之守卽以此隆商周何多讓焉

第四問

執事欲內和外威成順治威嚴之盛而策所以挽紛爭
決藩籬者此非草野之所及也雖然嘗讀史而知三季
之事矣禍漢者卓也操也黨錮先之禍唐者藩鎮也牛
李先之禍宋者金也元也洛蜀先之然則有一番厄運
必先啟一番爭端有一番紛囂必隨有一番否剝易曰
履霜堅冰畏其漸也嗚呼此其漸甚可畏也則奈何值
聖主當陽道法平明之世而有中外不和之極如明
問所及者乎愚未知其抵牾排擊者揆何因也倘亦如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十三

漢之爭氣節與果爭氣節必有凝然自重之骨而爭可
漸化也倘亦如唐之爭事功與果爭事功亦有卓然自
見之畧而爭亦可漸化也若如宋之爭議論則無當矣
若且雜出于氣節事功之貌以文飾其爭則更可慮矣
意見偶異而煩囂遂滋指歸無端而糾纏不已權謀遞
出以相勝人材煨燼于其中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故內戎熾而外戎應之胸中之營壘堅而域外之
營壘應之筆底之戈矛橫而疆場之戈矛應之嗚呼此
其漸甚可畏也當此而欲別白恐別白愈不得和何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當此而欲調停恐調停亦

愈不得和何也彼自爲彼之是非此自爲此之是非也
何時不言破門戶畢竟在門戶之中何人不言矢公忠
何嘗見公忠之效譬之病在膏肓治兼標本無已亦惟
循名而責實乎爭一人也人各有實行在臚核而臚評
之如所謂載采采者則人于何爭一事也事各有實
理在條析而臚酌之如所謂師虞而釋者則事于何爭
使名位不得妄營則爭名位之心將盡攝之以營職業
使愛憎不得妄護則爭愛憎之變將盡轉之以護國家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十四

如是而或可漸幾于和理乎嗟乎一身之事小國家之
事大一日之勝負偶然千古之薰蕕不易諸君子幸當
此充庭振鷺之時何不洗濯腎腸披瀝肝膽聯絡指臂
捐棄髮膚合眾是以爲一是渙小羣而成大羣以對我
先王以襄我冲聖不亦休乎胡爲乎支一木于大厦而
邪許不能同聲駕漏舟于狂濤而秦越必期共溺以自
蹈三季之覆轍也嗚呼此其漸甚可畏也

第五問

東方之不靖五年于此矣如人有肩背之疾延醫雜治
尙未得其要領且又腫于西陲 聖主垂衣宵旰公
卿戮力羣策畢舉其期滅此朝食而顧以劬聞此憂時
之士所以蒿目而不得其解也愚請原咎之所由敗而
策今之所以勝可乎夫不言簡練而言召募非也烏合
之眾將與士不相識也其奉之也若驕子其防之也若
盜賊中道而逸轉盼而易其人如聚丐然息未定而令
之戰雖不及鎗而首已授矣奚不敗也夫不言屯田而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五

言加派非也朝廷之派者一而閭閻之所出者四四者
何墨吏也奸胥也衙蠹也積猾也小民何知謂上實浚
我以生敲其骨而剝其髓也奚不敗也但言發帑而不
核其用則非也上之王居已煥而下之解澤果沾乎出
入無資乎債帥不漁乎津要之餽遺不于此取給乎若
復如遼陽之積貯是齋盜糧也奚不敗也但言遣將而
不高其選則又非也今所爲負夙望者富貴已極身家
念重率然而付以師中之驟皆望闕而號未見敵而先
喪魄者也權不必重也技不必工也甘苦不必與士同

也且也起廢加銜或籍之寄外府焉殆不啻買虛標也

奚不敗也昔晉文教戰必至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則簡
練可無法乎如充國之于金城忠武之于渭濱則屯政
可不修乎溜青賜錢而將士歡呼寒夜馳貂而三軍挾
纘彼何獨見德乎韓淮陰之登壇曹武惠之授劍可謂
今無其人乎然則今昔勝敗之概亦畧可知已乃欲求
急著則又在明賞罰兵法曰賞不踰時踰時不可以爲
恩也罰不踰刻踰刻不可以爲威也又曰賞行自小罰
行自大以質之今日果何如乎必也主持有人條議有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二

六

人奉行有人凡賞罰之行由廟堂而疆圉由中樞而閭
外明如日月震如雷霆信如四時疾如風雨使行間之
士耳目畫一而精神日新盡解其跼蹐之縛而盡窮其
規避之路顯示以功之無可冒而嚴正其罪之無所逃
法立而繩嚴則人得而用盡又何有于東西事哉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二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三

序

周易圖序

聖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天下何人無憂患生人之事何一不可憂可患然則何人不當學易何時不當學易乃聖人憂患而作易人不學易則憂非所憂而患非所患矣氓之蚩蚩安其危而利其菑此所謂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昔之論學易者謂當于義皇心上馳騁無于周孔腳下盤旋義皇之心誰爲傳之則象與數傳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七

之禽獸而有靈龜得易之象草木而有靈蓍得易之數聖人敬用之而不敢褻至儒者所競曰舌意見而已凶之屬也易其與之乎嗟乎周孔孤行易道之不明久矣予常欲以深山靜息十年之功參究原本冀有所窺年來老于憂患天亦似有以與之乃因循怠廢志未逮也所以涉世之波動而見尤獨居深念痛自刻責偶因檢道藏得易圖三卷錄署案頭武君位中兄而悅之遂刻以傳因爲之引其意若夫馳騁精義期不謬于寡過之旨固未敢輕置喙也

古本大學序

余嘗說修身之義卽以大學明文曰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夫切磋琢磨皆修而去之之謂也故修身之功始于克己成于無我無我則無身矣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有一毫身見尙留卽是塵飛翳天德不可得而明也其知修卽是意乃有意卽非修故必要于慎獨獨卽無身之本體也有身則有對何處見獨哉古本大學首拈修身爲本直接之以知本卽揭之以誠意慎獨義蓋如此余此說未嘗語人第爲潮埔林君一言之君靜寄一壺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二

孫氏說書序

孫文介先生與家君同年交契相對論道常竟日夕鄧自年十三歲家君卽命侍側聽教後先生既定藩月家食數年而困思鈔成強半與家君商訂者也後先生以大宗伯赴召疏發弑逆遂歸里至魏崔時削奪謫戍而愼獨義成鄧亦以庶常削奪流離羅浮匡廬間而歸與先生比鄰請益者八年先生自序中所云彈射敗竄極口再四者也嗟乎千古聖賢明道覺民之言備于四書經生既汨沒于詞章學究復拘牽于訓詁卽前儒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三

中庸慎獨義序

學庸皆言慎獨大學在誠意章先儒云大學之要誠要而已矣而其關鍵實在此中庸在首章戒慎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之後大學又兩揭之舉小人與君子對言以明必慎中庸直兩言君子而次章卽對舉小人無忌憚以挾不愼之根嗚呼此千古學脈也聖人之學使人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斯已矣君子小人判于意之初動而不可求端于意故曰誠意有誠具意者也言慎獨也獨從所不覩不聞來愼獨從戒愼恐懼來而後見降衷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四

之性而後還無妄之命一此之謂至誠純此之謂至聖而後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嗚呼三代而下兩儀所以不失位三光所以不失明四時所以不失序萬物所以不失其生者此義之流行而未墜也然而知此者鮮矣宗伯孫先生純忠大節著于立朝兩徵不赴危坐止窮齋中如對上帝凡兩年餘而中庸愼獨義成其欲使人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者先生之志也鄧居武相接時得過從請益往嘗有問于匡廬老人讀先生言如發吾覆焉同時賓谷董翁亦以爲此義之不可不傳也乃借謀

刻之而屬鄭引其說

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五

四書困思鈔序

學者終日讀書而不能讀書者皆由不能思將聖賢喫緊指點痛切提撕只視為拾青紫之具口耳佔畢條忽已離是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解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凡人思世事則心境日外轉而出之不知其窮思理解則心境日內轉而入之亦不知其窮也故曰思軋軋其若抽神理相守今古相映忽然自有不思而得者而後乃知此中通復之妙予近與諸子講藝常令脫去訓詁各自參取期有證于身心而以孫宗伯困思鈔爲指南夫禪家指西來意必在離四句絕百非故讀書者能參義于四句以前斯窮經赴理自轉丸于千仞之上矣夫先生業以困思得之而況于學者乎凡讀書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困者皆未可與語此也

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六

左傳鈔序

吾夫子志在春秋邱明志夫子之所志故依經而作傳但經義嚴于筆削傳則相維之文斐然矣二百四十年間作者如身任事中使讀者千載而下猶如身在當時真古今之絕奇也其文一出入深得謹嚴之意而昌黎乃以爲浮誇何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若浮誇之去巧令幾何蓋秦漢以後鮮足與于斯文也已矣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七

公穀合鈔序

左氏雖傳春秋而身爲魯史當陽所舉四例依經辨理之外尚有先經後經錯經者實自爲一書公穀乃專釋經者也二人皆受經于夏淵源非遠然游夏當時自謂不能贊一詞况後馬者乎獨其文筆之高直有足發千古者愚嘗謂左傳史記之祖也公穀韓惲之祖也公之穀而舒韓得之穀之惲而幽柳得之自謂斯言自世不易乃合而鈔之亦猶之文章之見也

胡傳鈔序

公穀專釋經左氏以當時之事釋經文定生春秋之後千有餘年歷數三代以下冠履倒置禍敗紛紛以爲此皆不明于春秋之義也故繇後世之事而追春秋之法讀其書真有廓清摧陷山立芒寒之氣愚嘗以胡傳與溫公通鑑小論皆有宋不朽之文也王安石廢春秋姦邪夷狄之禍遂與宋相終始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後生但以訓詁視之者非也爲鈔其略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八

評吳越春秋序

員之報楚句踐之報吳天耶人耶曰天也曷天也存亡治亂繫于一人豈偶然哉吾讀吳越春秋至延陵季子之言曰卽高履尙惟仁是處富貴之于我如秋風之過耳不禁傍徨掩卷聖人百世之師也延陵季子之謂夫

戰國策鈔序

時至戰國人幾不可理語矣然其爲策也必審時勢切
事情較刻利害析若鬚眉而後能有當于緩急故其書
絕無詩書仁義之言而千百年來孤行不廢合縱連橫
策之大者顧二子不究厥底素至取車裂償刺股之苦
心位高多金之効又何如也豈不悲哉餘子卑卑鮮足
數者荆卿之爲俠不及聶屠應侯之爲相不及商君孟
嘗之爲公子不及信陵而春申君之竊國也不及陽翟
大賈斯亦一時人物之概已惟武略獨盛孫吳而外武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九

安馬服昌國安平皆非後世可及當亦百戰所鑄之英
也若郭先生之請從隗始魯連子之終不居功張孟談
之辭爲臣又請爲臣清風亮節遐哉邈乎至如聶嬰不
愛死以存弟之名嚴下貫珠及射雁者之終不存其名
又使人慨然長思于千載之下也則亦何必姝姝以討
書仁義之言爲哉考之楚不載屈三閭趙不載廉蔺魏
不載李克亦不詳侯生毛薛事殊不可曉且當時魯尙
在也策列衛宋中山而不載魯想游士結鞶所不到然
而魯公范臺之舉觴則猶周公之遺也吾乃知先王之

教之終不泯泯也爲鈔而傳之

呂氏春秋鈔序

戰國之文揚意以辨事核事以干意惟恐一不當而失世主之意故皆有反覆汗湯以通其說至呂氏而一變直挈其意而止主于立言盡劇回互秦以強力峻法混一戰國此實似之是則有秦一代之文也昔人言文信好客蒼翠而成究觀手法亦殊不然其結體造而發機峻是一家之言非羶狐之腋也然當時徒懸書國門二世之亡多犯書之所戒而作者亦奇貨不終書言全生竟未能自全也將無其文則厲之氣亦有以召之者與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十二

道經三註序

予年十三歲于燕中市上得紫清真人註道德經爲趙承旨書讀之驚嘆希有後十年簡道藏于三茅乾元觀中又得清淨經註及天隱真人元始經類常以自隨經今又十五年矣風波患難世途無所不有人情離合亦復萬端三書獨未嘗一日去我此真吾久要之師友也因爲刻之以傳若三經疏義函蓋玄通語不云乎得意者忘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已

壇經序

初祖記云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愚以爲行者之非真行由明者之非真明也行道首先持戒故云佛滅度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今末法比邱少奉戒律所以少奉戒律者由不能見自本性也不見本性則戒性不真因果之依傍不足當血氣之潰流遇緣卽牽逢境卽著故道眼不開戒律必不固若見自本性則蕩蕩如虛空一切無障礙夫善惡生心皆名爲業善如繪彩惡如繪黑彩黑異色于白地明光總之無涉常存白地之本來則繪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事變遷體本無二戒無受者何有于破楞嚴云本無不殺不盜不淫云何更言盜殺淫事是故色身卽法身非有色身也煩惱卽菩提非有煩惱也所以掄刀上陣亦得見之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三乘十二部教權寔隨時所以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此五葉之記終于大鑒曹溪說法獨繼佛而傳經也明此謂之明道行此謂之行道由此入般若波羅蜜門思過半矣

參同契序

魏伯陽華易作參同契乃丹經之祖後爲永康道士彭曉所祖宋晦菴作考異俞玉吾作發揮皆依彭本然玉吾欲分類四五七言蓋亦意其錯也楊升菴先生得地中本于耶雅洪君古文復完千秋快事余從家君謫永寧時于蜀王府籍中見之因欲釐玉吾發揮于本立之下而未果後見陳筠塘先生得正本于高中丞已先獲我心然僅有上下篇而未全壬戌邸中休沐多暇日夕與葵心王子過從論道王子出其秘本則犁然完璧無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三

復缺漏使升菴見之又當稱一快也夫人生于道死于道不知者死而生之故不生知者生而死之故不死一嘘一吸天地之常一往一來萬物之故神仙之道全其性命而已含生之類誰無性命者哉故爲道者直家常視傾事耳有能真知爲道之爲家常事者而後可以讀是書余近年老于憂患百念灰冷如僵臥人愈知救粟之美從吾遊者皆雜以道言閔生伯慶見是本欣然遂鑲以傳而王子適來理揚州余與王子重話瓊花觀中笑指塔前曰此滿地皆瓊花也豈必殷七七而後聞哉

斯亦參同之微旨也有問道者生其以此質之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十四

文廟樂書序

吾夫子聞韶而忘肉味今韶樂之可考者典樂一命后
夔數語而已余考夔所自述九成之樂以瑟擊鳴球爲
首而擊石拊石更諄復言之以見尹諧獸舞之故特由
于此余初疑樂以石爲主嘗以問知樂武君武君曰非
也是作樂之意也舊解謂石聲難諧亦未盡也蓋音惟
石最下合七音者各縱其調則石必被奪典樂之則焉
心而後調氣調氣而後調音使絲竹之類皆抑其調以
竇而後八音並理故曰無相奪倫時坐上有琴朱絃
琴陽直堂文集 卷之二 主

相忘猶後世所云堵除鳥雀馴云爾一人忘機能使鳥
雀就食天下人忘機豈不能使百獸率舞乎三代以下
無樂非無樂也人心之競好上也攘奪以爲富貴矜奮
以爲功名馳騁以爲文章激昂以爲氣節標榜以爲道
德而樂安得不亡如有復者其必自人心之平始嗚呼
難言之矣歲在甲子鳳凰見逾三年今上龍飛倘將有
天下相平之兆乎而武君樂書適成是書之草創吾友
葵心王子始基之而余曾從臾之乃武君博學湛思則
真教胄子之人也所爲書臚列考據甚詳因其數知其
義思其治當必有讀之而忘味者焉王子諱徵陝西涇
陽人爲維揚司理武君諱位中南直溧水人爲維揚學
博書額曰文廟樂書凡八卷

琴陽直堂文集

卷之二

主

禮樂合編序

古之君子未有不明于禮樂之情者也不明于禮樂之情則立身用世頃刻無可自存彼魯兩生之論謂必待百年而興者豈其然哉豈其然哉然文中子許董薛以禮樂而不許房杜直觀之何太宗讀周禮而嘆然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因韶宮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致太宗有禮壞樂崩之嘆諸公皆慙慄再拜夫以房杜之賢遇太宗興王之主而終不得與于禮樂則禮樂之故真難言

皋陽先生文集

卷之三

七

之矣假使董薛而在又何如也昔孟子推生民之治亂而歸于欲正人心當時以爲迂濶謂不若功利之效繇今觀之功利之効竟安在耶今世之士以功利爲性命而于人心和正之大原闕焉不講嗚呼此亦憂世君子之過大懼也夫欲正人心則舍禮樂奚繇焉吾友黃無畦氏纂禮樂合編凡經傳子史之有麗于禮樂者皆犁然陳之繁而不厭蹟而有章讀之者可操若于禮樂之情矣無畦纂述甚富而以此編爲傳首其有損益三代之思也夫

卷之三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四

序

韓忠獻公傳序

吾師林玉鉉先生守揚州日以韓忠獻傳見遺鄆不敏受而讀之慨然嘆曰韓公其古之大人歟蓋範言正人易言大人書傳云正人謂有位者夫人臣之正猶女子之貞未有不正而可言臣者也然使貞女日以其貞而譟于五父之衢則父母國人亦將賤之矣人臣自倚其正而或以流禍者其端不可不察也故必有大人而後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能化正人之偏而盡正人之用易曰大人者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且如一泓澄潭魚遊石綻人得指而鑒之若長河屈注大海迴瀾可濁可清可曲可直與天地靈氣相吞吐其孰從而蠡之杓之也乎夫大人之學則韓公盡之矣公曰寡欲則事簡崔夫人逝盡遣女樂曰何如自適其閒靜也此大人之本在無欲也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善矣李師中曾論斬公而公薦用之此大人之器在無我也胸中邪正了然而專務包含容忍善惡墨白不太分別此大人之用在無黨也所遇事變皆

極艱危差一髮頃身家不保公曰不過族耳吾不憚也

此大人之衷寔能破利害生死諸關頭也嗚呼韓公其盡之矣凡此何獨庸人所驚即名節道義之流得一察而不敢望涯者而天若獨資公使襄有宋三朝之盛嗚呼易乾之九二非公其孰當之哉傳原額曰君臣相遇不知何人所題余初視之以爲湯後諱考之殆亦深知公之言也蓋三代而下交難期于朋友遇猶可望于君臣仁英二廟所不必言即抵牾新法時譏構不測而保全恩眷至死不移者神宗也若朋友之間論西事與范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二

合論義勇與司馬溫公不合此數公亦人傑非王陶類也而斷斷如此使主知附問小人乘之縉紳之隙豈必待豐祐哉蓋君臣天也朋友人也公之所能者天也公當日生平遇大事以死自處幸而偶成實天扶持之惟公之心表裏一天故君臣之遇終始一天嗚呼此爲大人而已矣

李忠定公集序

三代以下當危亂之秋呼吸定國是者唯武侯鄴侯然而鄴侯較難矣武侯承三顧知遇魚水君臣內無顧忌故得以全力制敵若鄴侯遇猜忌之主不難于賊寇之平蕩而難在于兩朝父子之間末路君臣之際乃以不肯作相之人低眉屈膝于判官刺史而侯綦苦矣李忠定治兵之略與武侯同而所遭際與鄴侯同決策內禪捍守京城時方爲太常非有特達之知也故金師未退而斥逐隨之至軍民爲公伏闕乃益蹈至危之機及乎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三一

金退公可以行而公弗爲也迎鑾一事學術全本鄴侯而上與下之疑皆叢之矣合舉刺之全力以排公其欲去公也甚于金帥而公能一日安哉自後公可以隱而公又弗爲也迨高宗首擢爲相將謂可結主知立朝七十五日而公逐矣逐之者豈黃張諸小人哉木先蠹而蟲生之主先疑而譏人之也大抵小人便辟似乎近人君子貞剛必以嚴憚夫懷安好諛之習自非命世之主未有能破之者也而可輕望之于末流乎夫公抑自盡焉爾而已故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進退用

舍者乃士之常此公自矢之律令也鄴侯之于唐也德宗疑之而有奉天之禍及再疑之而唐不振矣公之于宋也初斥之而有北遷之禍再斥之而宋南渡矣是天也非人也余欲哀兩侯之事及公而三以資論世偶于公集中得傳信錄進退志時政記三卷輒手爲硃墨存諸案頭因而思武侯之遇先主良自不易其言曰由是感激遂許驅馳乃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豈獨當時哉千載而後讀其言者故將慨然長歎不知涕之無從也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四

文信國公集序

文山先生千古大忠兒童走卒皆能知之至其所以爲忠者雖宿儒之所矜論質之先生或均未嘗焉鄧不敏嘗竊論之觀先生燕獄詩云兒時愛讀忠臣傳不謂身當百大秋則忠孝天植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忠孝性也賈似道陳宜中之與先生非二也然究竟芳臭天淵者豈有他哉蘇文忠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矣爭官愛錢之欲熾而忠孝一綫孤微不足以自存此之謂失其本心子輿氏所爲重哀也先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五

生自言惟山水之嗜無名利之好弱冠掄魁抗言請劍且一不報卽東擔出關每遷除必丐詞辭免遭迺近十餘年無一驟遷之秩而獨不免于臺臣張志立輩之論罷于是藥室文山若將老焉今之君子進退出處之際有曾考之于先生者乎及乎受詔勤王散家給餉星主憂臣辱之義要其時事亦實有可爲者無奈臺臣銜其舊怨朝上書以爲狂諸姦不亡宋不已而先生之甲終不得施矣蓋至眞州還後宋亡在俄頃蹙蹙嶺海小朝廷間以張世傑之賢尙沮先生之入覲又何怪乎似道

宜中輩耶人皆謂先生狀元宰相考先生爲狀元廿七年家食者三之一行間燕獄者三之一餘亦趙趙外服未嘗臘王堂金馬之榮也至宰相則十九日午拜廿日奉使直半日空銜耳指南二編艱虞萬苦吟嘯一集狴犴四年嗚呼先生之爲先生豈易言哉鄧竊意先生自立身始進直得本心澹然有數十年之養而後有燕市一日之從容是百鍊之剛非一往之氣也故獄中而異人遇之豁然遂得悟于日出雲消之旨斯乃未生前消息天植之元本忠孝于是乎存存矣此則先生盡性之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六

日也歟嗟乎立懦廉頑先生之風如在知言論世後起者誰可數諸鄧自兒時讀先生集朱墨凡數過友人欲得紀年指南諸錄別刻之爲附論其崖略如此

劉元城先生言行錄序

世道之潰裂人材爲之人材之邪靡意見爲之意見者君子小人之所共也孟氏推政事之害由于生心生心者意見之謂也然則有真人材撐拄世道其必自消除意見始矣宋之中葉熙豐元祐遞爲消長而浸尋竟釀爲靖康其一時人材之辨千古較然也乃予嘗論之熙豐多小人矣而有年熙豐而年元祐者又爲小人中之小人元祐多君子矣而有年元祐而亦不元祐者又爲君子中之君子小人之小人無所不利者也如奴雖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七

雖易主安往而不得衣食焉君子中之君子無所不固者也如薑桂入口便辣雖知味者其孰甘之嗟乎遊于無所不困之途以成君子豈易言哉此元城先生欲爲元祐全人亦見當時全人之難也夷考先生學本涑水涑水與金陵至然而許金陵者莫如先生之平且確也蘇眉山溫州兩不能隨而先生獨相友善無間言蓋虛明湛如卓有真信故附離悉化壁立獨存雖中譴流離遠戍軍州謫歷殆遍而怡然曾弗介于中迨同文獄起先生生死之介直益畏聞耳蓋蒼蒼者實鑒之矣嗟乎

此所以爲元祐全人也歟先生歿二年而遂有北狩南渡之事其身之關係世道如此乃有宋名臣錄獨不載其言行何哉余得是編于峽江二雲會公公守吾郡亟爲予稱元城先生而且刻是編以傳其抑有人材世道之思也夫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八

孫宗伯唐詩選序

詩與禮樂並學吾夫子之教也與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也詩與書並學孟子之教也誦其詩讀其書所以知人而論世也詩與春秋並學亦孟子之教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是也乃予獨謂詩與易相表裏何也六經垂世先王之志皆典要之書也惟易不可爲典要而後知天心之至變惟詩不可爲典要而後知人心之至變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夫子于學禮學樂學書學春秋之法不甚詳而于詩一再言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九一

之且舉商與賜之可與言詩者爲法斯亦千古說詩之案已繼詩者莫如騷騷無一襲詩之語并未嘗有擬詩之意而人人信爲續詩無異詞者此千古不亡之詩亦千古不絕之春秋也春秋明直道詩實先之故陳詩觀民風先王特採之于無意上與下不必相求而相應故直道行也至唐以詩取士利祿入乎胸中則先王之志荒矣然而忠臣孝子之激昂征夫閨婦之寄託不能已于言而不能盡之于言無不可盡之言而不必人知我之言者皆于是乎在第貞淫正邪瀉于後人之手眼者

多矣孫宗伯淇翁先生舊有詩說謂詩亡爲直亡而慨嘆于靈均之以婉廢質之千古可以不惑近復得選唐詩全帙鄭父讀之盡然深感其選蓋成于逆魏毒猷甫熄之時昔人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余亦云選是詩者其有憂患乎蓋先生生平學問莫深于易易爲君子用不爲小人用詩爲忠孝節義用不爲匪人用如先生用易而後可以選詩後有能讀先生之選詩者即可以知易如是而後可以窮天人之變而六經聖學亦次第燦然已卷中若白香山樂府先生以爲是選詩之原至李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十一

青蓮諸什直謂詩中之經此千古特識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選陶淵明墨序

淵明百世之師也人皆知其能達夫達豈易言哉一塵飛而翳天寸滓未化于胸中天游不空六鑿相攘矣惟達故能貧然貧何遽達也良朋遠達室人交謫癡兒弱女牽裳挽裾并日忍飢望酒不至猥期達人談何容易吾觀淵明立善好修孜孜自厲真有惟日不足之思而委懷詩書未嘗少置如云游好在六經如云愿覽千載書如云詩書敦宿好如云政賴古人書如云所說聖人篇如云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如云既耕亦已種時

崧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十一

還讀我書蓋讀書之勤而得意未有若淵明者也昭明傳乃云讀書不求甚解余謂千古解人獨一淵明耳後之讀書者無不求甚解矣而嗜利干進老死不知所歸豈解之爲累耶淵明云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以淵明視今真未嘗有一讀書人也何怪乎逐逐羈鞅媿高風于百世之上哉余往時嘗手錄數篇近三復全帙隨拈一二風前朗吟覺日月清明照我懷抱乃知向來都未解事因命兒曹悉誦之淵明以不好紙筆責子紙筆如此乃真是好若時俗悠悠之業猶未若覓梨與栗堪

療調飢吾未敢以淵明諸子爲不肖也

崧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十二

選李太白詩序

余十六歲從家君謫蜀登峨嵋山有太白讀書遺跡及遊匡廬上太白讀書臺徘徊深憾以太白之才何所不可而空山窮年所至如此古人精神豈易彷彿今盡讀所爲詩蓋國風離騷之逸響也其俊朗超逸人皆知之其醞藉深長含吐微妙非人所易知也生當太真煬處國忠盜柄之時業以才得幸于上令稍委蛇自營亦豈高力士之所能譖而抗顏介立遽見猜阻此自大節夫豈易言迨乎樓船迫脅終流夜郎書懷有云空名適自

卷之四

十一

十一

選杜子美詩序

王介甫謂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然介甫詩于杜終逕庭也近見評杜諸家無不自謂獨得于觀之亦各自領其本色而已嗟乎詩其難讀杜詩尤難予嘗竊以一言評之曰真而杜後之學焉而不能至者大抵失其真也虞書曰詩言志孟子曰說詩者以意逆志真者志之微也失其真則其志荒矣子美一生憂患早年所負百未一展身爲諍臣亦未有顯樹漁離奔走以終其身是故感遇而懷故國窮途而仗友生冷炙殘杯亦觀人面老妻稚子能不顧傷凡此皆子美之所不諱正以不諱爲真乃若瞻懷君父所至不忘俯仰依人面中有較然不可苟者此其志也以至山川草木本物命意觸目皆真非身歷者亦難推較東坡云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今少年教以讀杜詩多不終卷彼閱世不深更變不熟夫何怪也抑豈惟少年逍遙問里足不滿十舍者不可讀杜詩能涉山水間而中無所感者不可讀杜詩仕宦利達者不可讀杜詩早撥浮名使踞人上者不可讀杜詩又況于功利根

深忠孝衰薄所謂其志已荒者雖窮年白首欲竊子美之二子美其許之乎夫漢人樂府篇名率多古與子美未嘗摹擬直以所至署題而已無其志而爲其詞此所以學焉而終不能至也邇來許杜畧有二種考擊聲響者矜鄭重之詞翻剔意義者摘異之解予均未之逮也特以年來憂患中獨此一編師友相對苦簡帙重大因而刪之存錄僅三百餘首實之千古正未知若何或弗畔于子美之真焉則幾矣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五

選王摩詰詩序

杜工部云不見高人王右丞儲監察云故人王夫子靜念無生篇哀樂久已絕聞之將泣然當時名流推重摩詰可想見也唐史祿山陷兩都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服藥取痢僞稱瘡病被禁菩提寺中裴迥私看之述凝碧宮梨園賊宴事潛爲口號賊平謫授太子中允工部云一病緣明主三年只此心蓋實錄也同時李太白亦蒙承王璘之詬長流夜郎而白也有杜懷之于前有蘇辨之于後千古遂無異詞摩詰心迹更爲皎然而無有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六

選元次山詩序

唐人集中有元次山詩如茂林鳥翔錦羽不乏一鶴橫
飛摩天獨逝豈但羣鳥自失亦使寒雲青嶂生其遠心
今誦之者皆曰古曰直曰峭刻乃古而未嘗生造直而
愈覺幽深峭刻壁立如磨崖下切而委婉深厚轉轉清
至嗚呼斯以爲風雅正傳也歟正德間郭武定劾于粵
中本頗善余稍刪而傳之次山詩云人誰年八十我已
過其半且爲兒童主種藥老溪澗余今年四十有一業
當過半之時論世知人學焉未逮望雲臨水將何以不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七

魏先生時崇禎甲戌八月九日

選邵堯夫詩序

堯夫先生王佐之才其學著于皇極經世而雜見于詩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堯夫之詩備之矣讀
其詩者可以治心可以治身可以知人可以知物夫治
心者無心也治身者無身也知人者無人也知物者無
物也而後能于進退存亡之道明若觀火圓于應機用
舍惟時卷舒在手此之謂正宋儒論人物甚嚴不能不
心折于孔明推爲三代遺才乃孔明自比管樂此其劑
量其微及觀堯夫詩獨三致意于子房焉後之人無能
知管樂者故未有知孔明者也無能知子房者故未有
知堯夫者也坡仙云存亡進退周易不及于賢人豈易
言哉則亦私而淑其詩焉可矣鄭不佞年十六從家君
謫蜀手授擊壤一編令之誦習小時了不知意義所歸
今涉世稍深動見憂患每拈先生一字一句輒慨然心
拜因憶家君若有先見慙負悚慄靡寧荒廬衰疾
中手錄得六百餘首謬謂自老成以迄童稚自達宦以
至寒介無不當日誦此者嗚呼有志之士其無若予之
憂而始讀哉也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六

選蘇東坡詩序

有問坡公學詩者公云熟讀國風離騷次及李杜諸大家則得之矣此先生詩學之原本也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之評實出于先生先生一生嘗自比香山而詩評不掩其俗豈非早有自得者哉鄂繫禁獄從雷生應元得蘇詩全帙命孫兒日誦數章想見先生風度大都有拙重而無輕儇有方峭而無圓滑非獨才大無不可其于詩道亦杜陵嫡派也至海外諸作清深高妙迥然絕塵迨和淵明彷彿故似而終于南還夢中惟有不貪寶藥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十九

下一轉語

烏臺詩案序

三人同讀烏臺詩案一人曰愚哉權門諸鷹犬也所載坡公短章摘句如瓊圃碎玉千秋爲寶而諸鷹犬鍛鍊傳會略不可理三尺豎子唾而笑之肺肝既獻面目亦醜矣一人曰是尙有人心者詩文皆坡公實有之非如秦檜以莫須有陷武穆也一人曰是不然當宋新法時神宗謂可立致太平乃有以詩文刺譏者豈得不怒且意疑怨望事屬誣上皆死法也故其案曰不可不誅凡權姦忌君子則期殺之耳其術必揣主之所重怒而挑激之即莫須有之獄正以挑沮和之忌偃月堂中前後一揆安在其尙有人心也曰若是何以不見殺曰坡公之不死皇天之靈列聖之知也若諸姦豈遺餘力乎乃其以質避寔寔曰抑亦坡公之過也膏以明煎翠以文鍛自古然矣雖然不如是何以爲坡公烏臺詩案止有宋板繇今觀之殆不可不傳之案也因並采讀者之說而書其後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二十

致定蘇文忠公年譜序

舊自東坡先生紀年錄殊蕪漫王五羊年譜刻于坡仙
集後者經李焦二老所點定較爽而稍疎其有志林別
集者不載見也余移錦衣衛獄同舍雷生應元起家文
學頗有蘇集時宰方謀亟殺余無片紙出人幸從雷生
借觀不減東坡海外借得陶柳詩也長兒珏以余病癱
泣請金吾同繫侍疾命日誦數章日授而詮次之乃覺
坡公嶺眉朗然照人千載上下恍恍如對後之覽者知
東坡先生考定年譜成于明後學鄭鄭繫錦衣獄之日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四

三

也鄭以崇禎丁丑二月廿八日移獄問四月之望而書
成

奉陽草堂文集卷之五

序

選大太史集序

大太史集各不同其學術原本或從道家法家縱橫刑名家禪家各不同然其人有靈心有高韻有曠識有實才所爲詩文各自道其所欲言而必不爲勦襲鋪排之學則一也後之勦襲鋪排者貌秦漢而衣唐宋祇益其醜夫非所自得而取諸人一錢之獲人謂之盜況于文乎語有之官太肉重奮飛不得近數十年間九列車載

奉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至于此道欲借一字之靈而不可得更或文人以文爲市讀讀取世資應酬雜沓集成如聚丘吾不知其于圓筵獨座之驚竟何如也六集簡帙皆不重大余擬其尤者彙錄置案頭吾友薛吳諸子悅而刻之夫文人多窮六君子位皆不副間有蒙世垢者蘇子云從吾遊者其窮豈有量哉然試相與展卷靜對醒眼會心恍然自得吾與諸子不以彼而易此矣

選羅鄧兩先生集序

余少而多病中更憂患百念灰冷絕無意世名諸子時問余學所從入媿無以應第自憶十餘歲時見羅文恭鄧文潔二集如宿所讀踴躍誦習不忍釋手空山靜夜香燼燈殘每展一篇神理如對私心真響往其爲人常臆論行藏之道如二先生乃可以弗畔矣廿年來手鈔朱墨凡五六過今篋中本尙存遂以授之嗟乎二先生尙矣豈可以語言文字求之也哉然余意後起者由此以入盡束其浮游躁妄之心以歸于靜此固學之第一

奉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義也

顧升伯先生集序

家君僕部于世落落無可獨與升伯先生莫逆于時人望咸推顧李李即湘潭宗伯也家召亦最契居常曰顧之達未必如李然使顧而達霖雨天下非尋常可及也此自關世道之端耳郭小子雖請其故家召笑而不答後曾舉似先生先生沈吟撫調久之慨然曰是知我者雖然我其終廢乎鄙復請其故先生亦笑而不答昔人云心之精微目不能宣其是之謂歟家君命鄂以父執禮事先生論史論文論事所受先生教爲多至上下古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三

讀先生之書矣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四

楊忠烈公集序

應山楊公以天啟五年乙丑七月廿四日慘死詔獄附逆者喉逆魏死之也越三年戊辰而今上龍飛首雪公冤賜謚忠烈贈賻祭葬如制公子之易三疏鳴冤皆得溫諭今癸酉夏走千里謁毘陵出公遺文屬鄧編定鄧立朝淺不識公而以論留中疏有權珪楊龜詭摧折最先公糾逆疏猥荷齒及景行之思與知己之感耿耿十年乃受編摩之役繕燈結集與之易相對飲泣置而復理者三十日成書鄧爲之序鄧惟公之精忠光于日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五

月公之大節鑒在聖明兒童走卒皆知公名其何所俟叙述獨是小人之傾公與君子之惜公者世或未晰鄧得而論列之小人之傾公者其說有二曰移宮曰封疆夫移宮以尊朝廷恩禮以安選侍皆公言也執公之後一言而罪公之前一言可乎經畧之敗公告君父有參疏告朋友有恨書直以楚人故羅之曰譴熊可乎蓋小人之爲此者借也依違于小人之言者借小人也乃若君子惜公其說亦有二曰移宮太驟糾逆近激夫天子正位宮人避席何驟之有公疏未糾之前遂罷輔逐家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六

宰廷宗伯司寇璫儻何嘗不烈君子之禍何嘗不棘又誰激之耶凡爲此者與于小人之甚者也余觀公論事甚平聞公與人甚和嘗怪何以得禍至此及讀遺稿愴然而嘆人事忌認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透一薰一蕕迎而其氣不相入不必待抨抨若瓦石之擊也若夫真人乘願持世亦爲天地間完一事兩事而已宮移而公歸逆糾而公死先之未死天以後一事屬公也糾逆之疏出而逆狀曉然于天下姦魄斬矣三年之內次第誅夷雜沓擁戴而終于開我聖明乾坤不毀者公之功也三朝之聖公隻手扶之而公可以死矣惟今皇上受命同于唐堯而首行舜殛四凶之事知我公爲第一忠也表章獨先恩卹獨渥以教忠儀直于千百萬世而公可以死矣四朝知遇之盛我知公之報之未有已也世道何以終泰而不否人材何以有忠而無佞我公之靈在帝左右神之聽之能無念哉集奏議三卷書牘三卷詩文各一卷冠以恩諭附以鳴冤疏揭凡十卷總若干萬言

增血序

逆璫毒流天下縉紳最烈楊左六君子之逮爲最先未幾繆周七君子繼之讀燕客目擊所紀拷掠之慘振古未聞起家詩書者乃至此極然諸君子上干天象下撫芝蘭日星何獄豈偶然哉三尺童子人爭誦說無不思觀其遺文是編則皆銀鏞後筆也楊中丞諸篇草于鎮撫血肉淋漓之餘讀之可涕可舞至于刀砍東風聞道矣魏給諫自譜于檻車道上敘生平爲詳中及同志矛盾諸存不真不欲刪從來小人之乘君子未育不起于

舉陽菴堂文集

卷之五

七

君子之自附者也後之君子是可以觀顧憲副自發西曹已謂九死作自敘多微詞其平生有不盡言亦猶古君子之道也終宮諭自錄成于聞逮一俄頃妻子環泣叱咤我恐後無知我者遂不停筆得數千言嗚呼此何時也可不謂賢乎高中丞寥寥數言投淵以死不辱身不辱國就義從容蓋中丞之志也李待御詩婉而刺誦至業因修省之句令人萬念灰冷古來忠節文章到頭入道厥有由哉同事君子十三人惟六人有述然讀此可知其餘事同心同患同夫何優劣之有抑余因是

而嘆生死之難也孔曰殺身成仁孟曰舍生取義蓋不殺身仁不能成不舍生義不可取故必破生死之關而後能求仁義之是匹夫匹婦意有決于一往而不必營其後至達官長者則非一往之氣盡剿于富貴利祿中矣夫惟神閒力定視死生如旦暮而後言所欲言爲所欲爲乃至劒樹刀山而此中不動其所以撐拄天下者心也非氣也嗚呼此諸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偶見有鈔傳一二者漏網之媚遂猖獗焉或勸是編勿傳而吾友人毅然傳之謂明聖御天恩隆贈恤忠魂如日逆案如

舉陽菴堂文集

卷之五

八

山自非彪虎兇孫何至以觸忌相格處不諱之朝潛不死之論此而不傳誰當傳者嗚呼斯亦可尙也已楊中丞云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蓂莢碧血遂取以爲額若夫大節昌言載在國史生平著述各詳家乘者悉不具錄

吳幼民詩序

昔之爲詩文者皆自有欲爲之者也其意中可哀可樂可思可怨懷結而不可舒噴薄而不可已者無所傳以出而後楮墨托其靈氣雲物助其神明直與今古靈心不言而喻而後美而愛愛而傳也後之作意不足而論法其爲法也膚法不堪而摘意其爲意也纖纖與膚皆不可與言詩而遂有矯而託之學者夫詩焉可以不學哉然使鳥獸草木雜然感于吾前而皆以供靈心之運用此其中必有能類萬物之情者矣豈撫一二耳目

吳幼民詩序

卷之五

九

所未經饒黃妃白謂謂自以爲至足哉吾友黃石齋崛起漳南人矜其學而不知有齋所自貴者非關學也余嘗評其使事用意別具鍼錘出口入心要于自得與他人言故不能解獨吳幼民使君以爲知言使君與石齋先後起其爲詩亦猶之石齋也從來文人長于吏事又能以公餘立言灑濯不朽能有幾哉然則使君之整而且暇又別有超然者矣于是陳眉公既刻使君詩于柳上而復命諸狂簡之言余老矣新粧故業俱不復道會征途適次京口登金山凭欄徙倚江流渺然惜日悲

題
風意與景會高吟使君之詩如發吾覆也爰次而爲之

吳幼民詩序

卷之五

十

潘木公詩序

詩格以沈雄爲勝然非極澹者不能沈雄非極深者不能澹非極靜者不能深此其領受變化皆在神明之間作者不思而得讀者不慮而解若徒以字句而已利盛之詩何必無中晚之句而中晚以後之蹶蹶梗梗者何必不能冒漢魏之皮哉近來人不自學詩而以人之論詩爲詩李于鱗唐選鍾伯敬詩歸居然壇坫矣然讀李選者不得其典則而至流爲膚膩讀鍾選者不得其超脫而或失之尖纖至以其說相非而均無所自得大雅

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一

馮已蒼詩序

獄三年矣病且殆聽比舍有操吳音者訊之則已蒼馮子也時一品將修同文之獄牽連及之無何一品首去附離稍解馮子得免議馮子在錦衣獄四十日坐予榻前者三之二憑弔古今揚挖風雅意豁如也嘗疑東南少讀書種子遇馮子乃知未絕詩宗初盛文宗八大家遠屬王李近笑鍾譚繇其道大雅其有興乎爲人洞達不設城府吾師塵客先生之甥也久識予自言每見進賢冠人輒走匿去故予不能早識馮子至此中乃定交

景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十二

老杜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人生緣會豈可強哉馮子長予一歲予問馮子吾儕年近中身如日之昃君行當若何馮子言有山可隱不必買但無屋耳欲爲室五楹環以竹竹深十畝可隱紅袖竹外環清流可方小舫迂迴數折岸草深處乃與山通抱甕灌菊吾將老焉聽之使人神往然其詩虛徐安雅有圭璋孕尹之裁未可爲山澤癯也北來所至有詩讀者可以知其人論其世焉崇禎戊寅四月

題牡丹亭還魂記序

年來愛讀牡丹亭還魂記讀之不可竟意正不可已嘗
與友人言今人揣若士欲得如麗娘者而夢之殊大謬
若士直自比佳人恨不得如柳生者入夢果有其人生
死死生直且暮耳甚矣遇合之難言也進此道于君臣
則文王之得呂望通此誼于師友則孔子之哭顏回嗟
乎得一夢焉者而可矣蓋聖賢之感自古已然而隱約
其詞于三百篇三百篇之後而有離騷離騷自比美人
香草夫若士亦猶之離騷之志也郎署還謫若將終焉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三

又題

西廂記終于驚夢千古傳奇無餘文無餘情矣牡丹亭
遂始于驚夢一夢如生即可以死一死如夢即可以生
乃知情文之至不可勝窮夫情文之至即理之至也若
士云理所必無情所必有自非通人恒以理相隔耳使

理而可格安得謂之理正坐人不通理非理咎也且今
之人有不待薦枕而親不待掛冠而密者乎大多數方
權而頃刻易面冠甫彈而轉盼負心則斯記也乃理所
不無而情所不易有也無情安得有友無友安得有理
獨存此帙以補世界之缺陷可也

皋陽草堂文集卷之五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五

古

皋陽草堂文集卷之六

序

昌豫石刻音韻日月燈序

天不愛道聖人則之河洛點圓而圖方義文之卦畫方而圖圓方圓縱橫範圍天地而不過六書之學實本于此此字有畫有形有數其出之有聲有音有韻皆易道也聖人之教人書也章而習之及其成也用與樂相表裏故堯夫皇極經世精蘊全在聲音而後儒不解官乎章習而日紛也余嘗憶外大父吳後菴翁極論書學見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一

其微旨原本于易而取裁最廣傳義最核沈隱類語知子而不知母司馬氏指掌知母而不知子以方公瞠乎後矣余少嘗習等韻而微有窺焉然必正其心調其氣則清濁開發隨口而合五音高下有不得不然之妙若其呬噤喧囂之時雖故業在心語不成節乃知虞書聲音之教成而歡舞升諧良不偶也公之爲是書也非直釐近代苟且混淆之弊抑有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之思也歟余不佞十三年塵土面目息影銷聲不能修筆墨餘職而公儼然命使示以同文大觀目屬之言鄂則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二

陋矣雖然其不敢苟且混淆之心夙于公若有同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許中丞撫晉集序

今士夫相向動輒攢眉曰時事做不得此言使人不敢不信又不能不疑嘗攷古名臣不輕議事亦不輕受事及其受也有先資之畫一定而不可易當其任也有妙應之畧百變而不可窮其極論第曰成敗利鈍非能逆覩而已而未嘗言事之必無成而無利也有能深知而任之者必功成晏如居常持此論惟定于許公驥予言故受撫任于流賊披猖三晉殘破之時請便宜諸疏皆有成畫身歷行間親冒矢石指授方畧動中機宜所至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三

之功嗟乎任事者豈患無其人哉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四

大梁賀鳳山先生冬官紀事序

天下事惟無以爲之而已苟有以爲之雖極弊必有法雖極重必有機雖極委瑣不堪必有功棟折榱崩見者慮不及夕匠石之子過而問焉朽者新顛者扶引繩削墨不踰日而大厦復成矣此非材之難而其人之難非其人之難而用人之人難也夫言及于用人之人而千秋之淚豈有極哉日事之重且繁且委瑣不堪有過于鳳山先生之經理大工者乎功之明白易見有過于刻期奏績視往例節省九十餘萬者乎而寃之抑不可申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有過于蒙乾沒之名中考功之法者乎以極弊極委瑣之事有明白易見之功而卒受不可申之寃此吾所謂千秋淚也先生有子景瞻公世其才節來守吾潤冰寒刃肇勞怨無所避一先生家法也先是爲先生請于朝揭于部于史館今復爲紀事以信諸後或者謂天道寔使然先生之代昭于日星矣其無庸重情吾獨謂不然以先生材非獨理一工也諸所規條具在大都木之于赤膽畫之于細心而持之以全力至如不遣官不加派二者大有古大臣之用心自先生被謗後數十年于茲

國家亦既多故矣受事者無不若毀瓦而畫墁焉令得竟先生之用而人以先生爲師何至是耶故千秋之淚爲國家事非爲先生也若先生則固已千秋矣雖然先生千秋而當日媒孽之中官承行之政府論劾之臺省主計之銓臣俱千秋矣後之視今當何去何從也哉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六

陳鹿萃侍御疏草序

國家曲防存變不可無先事之言先事之言在臣子不必其驗而秉成者不可不察也夫事變之隱伏此不必賢者能知之然惟賢者敢言之古人貴不見之功抑亦有能言者聽而圖之耳矣予嘗與陳鹿萃侍御流覽世故蓋吏寇民窮士澆兵債此一時皆有之而兵爲最凶不戢將焚胡可止也比侍御按畿乃出所素籌者攬轡澄清聲告山岳于時關門兵譁則急餉關門宣大兵譁則急餉宣大薊兵之匱餉者若干月矣叩弗應也侍御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七

上言曰願無急已譁者而緩薊門臺兵故非士著戚將軍之遺烈猶存故輕去其鄉長子孫爲我守詎比升斗待命者可置不問誠願薊與遼若左右腋薊門固乃得一意慨遼也得僉旨深是侍御言乃撫薊者不補餉而汰兵焉近之烽火達神京者自薊門蹂躪始也巡方之政所飭吏阜民約士者具如論兵予讀其疏草慨然而嘆今天下事當爲先事之防者何獨兵兵之當慮者何獨薊乎侍御今以外移備兵海上海上之事亦方有可言者聖天子明作省成鈞材握鏡固無有內外輕

重之別而侍御經緯裕如如有本泉定隨地而見嗟乎當事者尙有省于侍御之言也哉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八

大宗伯洪翁孫老先生六十序

大宗伯洪翁先生有社稷之功二焉曰定危疑也發軔逆也定危疑者爲請藩封就國事事在萬慮四十有一年先生以少宗伯署部事于時天下未多故然而宮庭積有危疑諸臣媚子之觀望忠臣義士之隱憂于是乎在先生受命之日卽任爲職掌第一務請擇吉刻期疏凡數十上此中外所曉至機竅關係轉撥絀芒先生純誠定力明識國神格天心于微密之際蓋多人所不及窺者以故神祖卒悟先生言早決大計而先生則角巾

崇陽堂文集

卷之六

九

還歸矣先生家食八年而有光廟鼎革之事光廟潛龍久于諸臣忠姦天下事利弊皆所熟諳名世之業寔懸以待先生乃未替月而紅鉛之投倉卒乘機烏號之痛追攀莫及事既闋傳朝野兒童婦女靡不擗踊三百者先生慨然曰誰非臣子竟無一人爲君父昌言者乎天下雖多故當以正名討賊爲第一務會今上改元卽家起先生大宗伯先生履任不十日抗疏發軔逆狀引春秋之義寬而嚴誅姦雄之心詳而核疏上之日兒童婦女相與快于途曰此吾所欲言而未能發者也會議盈

庭如出一口上心知先生忠愛顧未得盡行先生言而

先生又角巾歸矣計先生之署部不及兩年及先生之起也不及五月而再建大議如先生言斯今古綱常之重如先出出處抑亦人臣進退之經也天篤明祐生社稷隸先生不當之乎然而于先生綦難矣聞先生之初請之國也疏不入則伏闕又不得則將伏劍迫弑逆之案定而長安洵洵日多爲先生危者乃先生意但使危疑鎮弑逆明吾可以告先皇質天下則甘以身殉此社稷臣之心也已而國是不搖人心不惑功成宴如而先

崇陽堂文集

卷之六

十

生身名亦泰社稷之靈誠有相之者今先生春秋方六十高頤養益茂學益不倦道益進名世之業光廟所懸以待先生者且著之今上顧在先生泊如也鄉里戚黨薦紳後進思所以爲先生觴者而不可得則聚而謀曰先生以社稷爲心我輩當以先生之心社稷爲心盍亦申先生之兩大議使凡升先生之堂者油然而生其爲臣爲子之心今古綱常永永無斁則誦先生之休者永永無斁而我輩之爲先生觴者亦永永無斁或者其有當乎若先生清風百世逸藻千秋不必言而人盡知易契

先天禪登覺地雖盡言而人不能知者悉不具論

送王太封翁八十壽序

蓋昔異人之傳必有所受若子房之于黃石孔明之拜鹿頭景畧之遇中嵩長源之歸懶瓚天既生非常之人則更屬非常之人故而祐之然率爲師弟而非父子遇奇矣而未盛也今天下幸值聖明在宥滌陰布陽然而四郊猶然多壘中流未有砥柱顧安得有如昔四君子紓吾君宵旰之憂者乎猶憶壬戌予同籍中獨于涇陽王子有目成之契間有究竟常至星移天人之故了然道器之精咸備則竊意是必有受王子曰吾何受受之崇陽草堂文集

于吾父也云爾因得悉知太封翁生平之概蓋朴淳靜懿達于學而篤于行澹然世緣不求聞達至爲德于鄉里則摩頂放踵無數也八十年來好修如一日每晨卽長跪對天移時不起夜分立風露中禮斗至今不倦疑若有神明之通者夫四君子中餘不具論卽今後世所推至奇至巧無不歸之孔明乃其自矢則曰澹泊寧靜而已故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然則淵思奇伎如木牛流馬之類非孔明所受之于師者也澹泊寧靜則孔明之所受之于師者也何也能澹泊能寧靜則于世復何

求于世無求則紛紛才術亦何用哉夫才術于吾無所用而有不得不用焉者爲君父也如是而後天下之至靈出焉而精神乃千萬年而不散予嘗與雲間徐宗伯論當今人材予謂富貴利害確然不可移者獨王子其人夫世皆驚王子之淵思奇伎而予獨重王子秉心塞淵之微蓋謂孔明之所受之于師王子之所受之于父此物此志也王子發最早成頗晚其早也翁不爲喜其晚也翁不爲惜兩任司李與人之誦載道口碑翁不爲侈諸所廢剔不畏強禦翁不爲阻其在廣平也有師警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十三

震鄰王子至戎服行間翁不爲懼其在維揚也櫟璫擲虐民而貪人羅織之獄皆王子平反直擗身家以爲君父存如綬之生意翁不第不阻也顧適適然以爲喜是王子之所自期待皆翁之教也而翁之所養可知已異日者中流之砥王子不得不任之而翁之精神先天地而後天地者豈有量哉明年己巳翁春秋八十高蘭玉繞膝鄂不佞擬從堂下獻百歲之觴王子命予佐之言予固將有言且願因王子而受教于翁也聞翁官徒步陟泰和泰華諸嶽絕崖險壁上下如飛今龜齡鶴髮貌

若童子將無所謂黃石鹿頭諸異人者在來洞天問翁固得而遇之歟夫王子得翁之不用以爲用者也予將得翁之不用以爲不用者也翁其有以教我他年翁且上應星符如宋仁宗時老人見故事聖天子崇禮前席而後翁翩然不有歸息于玉女峯頭時當有一猶子獨拜牀下者必鄂不佞非他人也翁其領而許之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十四

送張慎吾年伯七十偕劉太夫人年伯母同日壽序

臨汾襄海張子天下士也于予二年以長壬戌榜下目成一堂之中各問訊兩家尊人眠食健好相慰藉今垂十二年矣予老于憂患不逮一日之養跼天踏地鮮民之生而張子幾歷中外所至修葺水權今出守廣陵廢在壬申十月二十有九日爲慎吾太翁七十覽揆初度太夫人少翁二歲而設輓之辰適同邦父老子弟連袂而歌樂胥諸子拜堂下者皆陳詞鞞鞞不佞于翁

果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母誼猶子也予見人之高堂有親膝下有子者若登瓊臺望真氣馬所踴躍讚嘆願我翁母九如三祝以莫不增然竊以爲諸子之陳詞不若我張子三爵之壽也翁母性恬漠少嗜好居常止酒是日張子始跪進爵曰大人無記十年前寶雞此日乎願舉一觴蓋張子筮令寶雞山寇淵戮癸亥嘉平方翁母壽日羽書稱寇至張子微卒前捕翁曰兒亟自行無以我顧張子受命不介馬而馳前遇賊大呼薄其陣賊披靡諸卒鳴鉦從之刃七人俘三人以歸則漏卮二鼓矣太翁母方向屏以待時

果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六

吾友贊皇陳子以使事經其地幾罹不測目擊張子殺賊以爲神撫按上其狀稱奇功第一故張子言之以今日之安猶念寶雞之危也太翁母色喜舉觴曰爲兒盡此維今廣陵亦萑苻藪也水溢民飢淮海多故其益忘諸于是張子又進爵前曰大人猶憶丁卯之改市乎願更舉一觴蓋張子政成當考選時瑞微方熾蟬而衣者乾兒也多而繡者義孫也長安一步地非懷寶乞哀不可得立或以告張子張子遽欲拂袖解組太翁母曰直以行其意異以遲其變其南曹乎報至無不爲張子惋愕而張子則與太翁母熙恬甚得故張子言之以爲一日之競不若終身之恬也太翁母復欣然曰更爲兒盡此夫守身固所以養志也行藏之道無輕爲知已所動而重爲不知已者所籠其終識之于是張子洗醴更酌而前曰兒惟兩尊人教以有今日敢忘諸乎願更舉爵引之無疆太翁母則適然盡觴而更命張子一觴曰兒亦盡此吾語若子向之乞南曹者爲瑞也瑞既芟咸以曹郎爲屈吾子爲吾二人養不以易也且折邊郎之俸以從出塵無恚怨焉已而流賊果發鄉閭被焚吾家灰

蠶之餘猶得保聚乃知吾子之見迥出尋常而天亦似陰有以隲之其兩老人固無他長吾少業儒未就生平惟對天無欺也對人無負也自對無忤也終身所矢無僞也而天乃令我兩人壽吾子不懼死乃以生不避危乃以安不營進乃自不可退吾語若所可信者天也所不敢忘者君也持此心也百億斯年將如一日焉然則張子之三簡又不如太翁母自道之爲真也嗟嗟然無涯大年之說何足侈哉鄭也不文然素耻爲聲悅之詞特以所從張子竊聞于太翁母緒論次第書之以當無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七

私之祝

鷺湖問渡序

鷺湖問渡者送石匏吳子遷任西江而作也先是吳子司理昆陵績成晉南銓既來備兵常鎮值東省之警江南震鄰公所劈畫甚具頃東氛少熄而西江之警洊聞上左顧焦勞乃簡公往士民遮道留公不可曰人臣之義事不避難且吾官衙無經宿之儲一琴一鶴亦自累人兩腋清風灑然行耳乃角巾而顧鄭子之廬蓬翟滿徑攝衣而前執手言別曰吾子何以贈我凡今之摘辭祖道者語甚稱陳義至厚雖然非我志也聞之蓋世功名不如一言之幾于道也鷺湖朱陸之論千古道脈存焉子生考亭之鄉而我將宦于象山之里盍爲我繭絲其義而我且褐襲而衣被之不敏再拜稽首乃言曰大哉公之問也今之宦者有知道與政之相因者乎有知一言之義可以衣被無窮者乎鷺湖之會陸子發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旨一時聞者至爲泣下今陸子之說具在其言平正直截而無他由陸子而後析義利者愈精而不能發聞者之一慨將人心冥頑不古若歟抑傳習者失其旨歟夫人心之靈以真相感也夫子之言可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大

以發天下萬世之真陸子之言可以動一時之真而後世之心不足以對聖賢之真故其言在而感發殊也義利之旨皆開拳見掌三尺童子能知之雖有善辨不必求辨于童子所知之外而至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雖終身于道有未易幾者儒之言曰功名富貴皆利惟道德爲義是則然矣然功名富貴享其成者有幾則亦何利之有抑亦爲利之徒自利功名富貴耳若聖賢之鵠于天下後世者皆非必遊枯槁之淵者也至爲夸侈于道德則其喻利或有甚焉故真與不真咸其自取也

孟子曰歸潔其身而已後武侯亦曰非澹泊無以明志夫明志君子之始事也潔身君子之終事也明其志如揭日月而行而後能有爲于天下潔其身不著塵埃之點而後可無碍于其心如足之爲義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使義而富且貴聖人不敢以浮雲視之也而況于功名乎輓近以富貴爲功名以功名爲道德頭出頭沒于錙銖熙攘之末義利之辨徒騰其口說而真安屬焉真者其必有試其試也必于利害毀譽之途其有利害毀譽既入其中而奪之則其人可以無所不

至斯亦懸照義利之大鏡也孔樂疏水顏樂簞瓢曾子居衛緇袍行歌孟子七篇開卷便破一利字蓋道脈皎然如此陽明子曰象山之學孟子之後一人夫陽明其亦有得而言者也終日治兵終日講學平藩定變而寂然無動乎其中吾謂陽明之學陸子之後一人也今吳子將爲陽明後之一人乎夫爲陽明後之一人則進而與千古聖賢之真相對無疑也于是吳子惺然而興曰所不終身于此義者有如息壤不敗乃次第其語而授之簡題曰鵲湖問渡公所命也

送周龍符廉憲判襄序

兵憲龍符周公以卓異晉秩按察判襄郡司李劉侯署
郡篆借其僚詣吏氏鄴謂隸公屬四年所沐浴而神明
之有日也而命諸狂斐之言猶記甲子春郡侯以蘇松
憲使之章相屬鄴耻其非類婉謝之自此遂戒筆墨亦
越四年所矣如公則懷聲集氣其敢後諸蓋予嘗數世
運自甲子至今吾吳實丁陽九天假姦逆洗濯忠義之
聲光緹騎猖狂踵至未論詔獄之慘而身家已立盡矣
其未盡者闡飾爲職僞敕所司治之一時所司不知有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君父但知有闕爲君父之臣若子也者必欲盡之如敵
以贊于閣下吏奉行屏息莫之誰何公爲之婉曲調護
其間諸君子雖不有其身而猶得僅存其家蓋數年吾
郡禍最烈實惟公所臨駐公獨當其難心最苦而所周
旋于諸君子也爲最微是予所以多公也至公所職者
詰戎言吳之盜自數年來頗劇如鼠遇晦喜得其時公
謂盜起于民貧民貧繇于賦重吾吳重賦甲天下比歲
凡四不登矣正額之不足而且有加派加派之不已而
且有預徵貪汚有司挾閹徑以持長吏而復爲之役苴

窟穴其中吾民不死于僇餓則死于桁楊實妻孥子計

復無如于是挺而走險公洞厥原委去其太甚飭所司
奉行無過時復蒐將材勵武備以儆之民無揭竿之變
而盜始不至大逞嗟乎吾儕之沐浴神明于公也寧有
量哉公英姿玉立外和而中剛不爲矜棘以啟頑而及
夫窾係之大者則確然識定而不可易今且量移楚先
是公會守武昌甘棠在焉楚人之望公若父母之去其
鄉而懷其至也今吳民之食公德也不啻楚人歌吳
人泣謂天子何厚楚而薄我吳乃予語父老子弟天子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故非久借公楚者以公才若品必且晉內臺爲天子激
濁揚清不然亦當以東南半壁倚重公他日吾吳之于
公亦猶今日之楚也公其無忘我吳哉則請以不佞鄴
今日之言爲息壤

趙龍峯邑侯調任序

歲乙丑正月三日龍翁趙邑侯既飭榜人將發毘陵而西邑之人若不知有歲事也其兒稚走于街其萌隸望于里其衿章相與誦于舍其冠紳相與接藉祖道于三舍之外皇皇如有慕也適適然如有疑也或問焉曷爲乎然也以侯行也曷爲乎行也以調行也侯曷爲乎調也曰不得其故也不得其故夫是以皇皇乎慕適適然疑也先是侯履任在癸亥之臘值大潦爲厲芙蓉之堰傾水逆入民舍而自其居浸淫延袤騰之沒于洪流

崇陽直學文集

卷之六

三

者弗可脛也歲則大飢功令催科不少假而民實無所得食矣自其他侯始下車卽問民疾苦約已暫奉躬親勞來盡瘁諸衙署格套宿蠹而靖清之邑賴以安所舉行保甲鄉約諸法革羨弭盜諸政方有次第忽傳且前移令來爰老相向相俟任僅五閱月人地政相習令無缺曷補是必訛居無何而果聞侯亦移聊城矣人情駭戀父老率子弟自冠紳衿章萌隸兒稚若而人走呼郡侯胡爲尊我神君郡侯爲峽江曾公最慎許可獨于侯欣然曰吾正爲地方籌是安可一日無趙令乃爲白備

兵使者暨直指暨中丞稱侯精明而渾厚強毅而溫柔

且引詩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及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語蓋侯實錄亦定評也中丞爲請于朝業奉旨下所司卒以中格而侯遂行侯行矣終不得其故夫是以邑之人皇皇乎慕適適然疑也嗟乎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余嘗論理亂寔存乎守令而令于民尤親令得而民安令得久任而民乃久安漢之守令動則數十年其民親其長其若父母之不可欺而其長亦得以熟民之情僞而展其才故漢代循良于今爲烈我朝國初吏治率沿漢

崇陽直學文集

卷之六

三

送羅浮玉邑侯擢南司封序

吏治之良楮無他視其羣胥之能爲猾與否而已矣夫
胥則未有不猾者也謂胥而有不猾者非也乃其所據
固甚尊且使夫吏卽久任不過四年以上諸猾則長子
孫于其中視吏若傳舍然吏履任欲習其俗敏者亦需
歲餘而文移上下之往來道路送迎之雜沓精力之耗
不啻過半及甫相安而欲有爲也而量移之期近矣夫
猾則甚整而暇其欲有爲也甚密而神其伺吏也甚微
其投而中之也必滲入于不可知其同弊也必相倚其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無纖芥之可能者猾不能頻首聽也故治民易而治左
右難治左右者古之大人所爲平天下之具也非直理
一邑也侯既奏最以遷秩行報至之日卽手謝諸父老
自今日始邑事一無所問錢穀之數不待核無弗清小
大之獄不待覆無不結無未了之案待料理者此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侯今暫移南司封天子嘉龔黃上理必
晉秩而北夫銓衡者爲天子進賢退不肖者也侯于天
下人材抑第以身試者程之而已矣然則謂侯之爲吾
邑者卽爲天下可也予屏跡巖栖三年未嘗一請問于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侯侯獨不以落落東之于是侯行有日矣學博某某率
諸生某某輩來訟山中而屬予詞不敢以身隱無言遂
授簡而爲之序

送岳廣霞邑侯遷南廷評序

昔夫子上下春秋諸大夫至公孫僑曰惡人也猶歟之
母也夫然當必有咷俞燠咻之狀若哺之乳若與之懷
者乃爲考其政故尙猛刑書初鑄至有孰殺吾與之誅
而產直自信而不疑曰以救世也假令誰嗣之誅未與
而執是謠以程子產子產之柄政將不終夫是于子產
何病然而田疇子弟遂不得受公孫之惠也今天下承
平久習弛而玩民不知有法故下焉無風俗士大夫不
知用法故上焉無紀綱蓋所在皆然而三吳爲甚吳財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七

賦之數又繕紳與齊民趾相錯也市猾胥猾窟穴舞文
猴肖豺奴瞋目武斷來守令者利有所不能割勢有所
不可行易肝腸而狗皮面爲是計日待遷云耳蓋法之
不可期于今也久矣岳侯耻之侯自宜移來初下車卽
曰是雖相錯者皆吾子弟也慈母之于子也剃髮則兒
啼不剃則腹癢愛兒之癢不得不忍而聽其啼于是大
料邑之利弊廉得逋賦之猾若而人悉寘之法不貸其
貴胄之猴而冠豪從之豺而翼首有隸于法必引之繩
之內不貸其最爲德于邑者曰清飛閣均丈畝二者皆

國家徭賦大端飛之弊在里猾欲隱稅爲姦則飛駕于
他人令非至明不能詰也閭之弊饒產者與胥共爲猾
以賄之多寡爲匿賦之多寡或有數十年不償官賦而
不受逋賦之罰者侯悉察知之卽天啟丙寅一歲得匿
賦三萬餘金諸匿者相聚而咨流言遂起至又故事卽
孟子正疆界之義吳俗貧富相役貴賤相躋于是貧賤
有無田之稅雖敲骨而不能償則病在公富貴有無稅
之田然不一再傳蕩子浪擲滄桑互移其弊亦與貧等
則病在私侯矢爲清之欲使公私無病履畝而計將爲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天

田史可永貽萬年小民額手而歌婦子相告謂侯實生
我而有不使者故猶信其詞其緒未竟侯忽遷南廷
評去撫按不得與聞亦近來法之一變也侯囊無長物
既得遷命卽解綬束裝父老子弟咸駭且悲卽向有不
便于侯之法者亦無不咨嗟大息如子念母嗚呼乃今
而知岳侯之惠也已俟嘗言不有其官乃克官不有其
身乃致身先是歲在丁卯侯分較南闈主者欲命大學
仁人愛惡題爲逆璫祝同事有首肯者有慄不語者侯
直前曰先生將以詔獄慘死謫戍駢罪爲能惡人乎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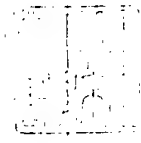
者色變竟易之松陵相君大拜而北諸從者所至弗飭
過毘陵侯正色折之武進強項令之名徹于都下蓋侯
之大節凜然如此今量移于侯何病獨惜也吾邑之田
疇子弟不得終侯之惠也雖然今天子方率作省成銳
圖明作有功之治必將得真能用法之人而後綜覈名
實畫然成中興上理侯其善自愛夫子產之終信于君
信于民者豈有他謬巧固取諸其所自信者而已矣

荃陽草堂文集卷之六

荃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五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七

序

明文稿彙選序 四十二首

王守溪

舉業以文格爲鼻祖其科名幾與商文毅等立朝風采亦足相方古來文高一代而位望又克副者惟唐之曲江宋之廬陵其他未易幾也文章雖不論遇而獨當其盛其神必有溢露於毫楮之間者夫文有正眼與刻意而攻詞章不若清心而涵靜定與沿門持鉢而効貧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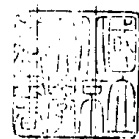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不若純一守氣而無盡藏如公之爲文章在尺幅字句間哉晴空灝氣助其神明名山大川領其深致齒絲牛毛析其神理行雲流水溢其天機所謂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後有作者弗可及已羅文恭詩云人才愛說孝皇初而憲皇實開其先成弘之際蓋國家文明剏盛之會而公適當之遂能以八股業匪休前哲爲一代宗上焉呼豈可謂非遇也歟

錢鶴灘

鶴灘文畧有二種一爲摹擬刻畫之文窮形盡相如畫



家神手爪髮衣履筆筆生動一爲經制典則之文春容大雅如登清廟明堂使後人爲之二者必不能兼兼之而鶴灘之文不盡焉蓋其高才殊厭秀骨天成所吐詞素波而旁流千青雲而直上者也舉業祖守溪唐之於王嫡子也瞿之於唐嫡弟也鶴灘旁出而自成一家後惟諸理齋堪稱遙胄自非絕塵之骨鮮能望其涯矣

唐荆川

荆川中會元時年甫弱冠時永嘉典試自以晚達有意收老成名宿及得荆川殊大訝今其文具在清涵蘊藉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雖善鑒者不能辨其爲部年也既而教學里中有教學文又有吏部時文又有中丞時文或謂荆川之文屢變迨乎晚年輿衡雪涕幾離其宗余細閱之初中後善政未差一黍其清涵蘊藉者原無所不盡其奧衍宏達者原有所不盡此中消息那可易解東坡云有意而有意盡而盡者天下之至言也後人欲易其語以言止而意不盡者爲至東坡之見豈遂不及此哉先生古文詞極深於抽翻剝換之法手評文編上下歐曾可與觀面先生之古文詞從八大家出先生之時文從古文詞出

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瞿昆湖

淹萬間元墨多宗文鬱然登峯造極獨鄧文潔耳餘則宗風不異而華胄遙遙矣此何以故凡學聖者必以養然聖之養淵然靜深非關文字故其堅剛之骨清純之氣時行於圓融粹美之中但摹其圖融粹美而失之靜深此所以神理之間不能無間然也嗚呼此文之微致其誰與言之哉近日幕靡不振所缺在養養者文之內非若其他膚貌可以勦襲而得由今讀隆萬間文且如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古衣冠矣後有作者欲起衰而遺雅不可不誦讀此久千百遍也

薛方山

方山去明川不過兩科文體頗爲一變然而深心密致雅度弘裁時有簡練亦復委蛇字句之間必無虛設以稱大家自有鍼芥之合也予喜讀先生宋元通鑑及憲章錄以爲博而能裁其文亦然相傳乙未會卷先生自擬第一人荆川見之亦判爲第一人中夜遶牀而走既而曰第二耳以正考不同經之故然則第一人之定論

自在也先生之後一傳而方伯又損以清著再傳而僕絕毫光祿玄臺皆以忠節著今諸孟復繼起而孫行若少公者高才嗜古文章之澤衍而愈長如先生文尺幅餘地固宜其然夫文可以觀世豈獨觀人哉

諸理齋

吳腐化爲神奇奇化爲吳腐此文章家脫胎法也大都有靈氣則入手皆活無靈氣則著筆即死仙家點鐵成金政在丹成火熟不然凡夫黃白堆積祇增其臭腐而已舉業靈氣確以理齋爲宗疑若有天授然聞理齋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四

讀書有眞山經行深思至入山數十里幾迷歸路則所以養其靈氣者宜非一日故能行止自如神理適合今人無其靈又無其養耳食口誦汨沒神奇自不免爲臭腐化去也

茅鹿門

文章之辨在于微茫輕儇非逸也敷衍在淡也畫家逸在神品之上故逸品最高蘇子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故淡最不可學兼是以稱作者鹿門先生其殆庶矣先生上下古文詞無所不研究而必不肯勦襲一字直取

神脈于悠揚澹蕩之間名家宗唐瞿者未有若此之圓
至者也余嘗論爲人爲文當有餘地所貴乎淡逸者爲
其寬然餘地悠然足以動不盡之思也讀先生文如啜
芥菜甘芳之氣片旗可以終日白華樓稿最多而余存
之最簡此道難言直當與先生相印證耳

王荆石

大家與名家有別大才與異才亦有別太倉之文文之
大者也法嚴不如唐養粹不如瞿骨貴不如鄧而昌明
博大跌宕開舒有若象王回顧獅子頻伸此種作手自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五

文格而後未能或之先也陳同甫云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風雲雷雨交發而並至蛇龍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
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嘗誦此語鬚眉俱張舉
似太倉文始庶幾焉近來文徑日人纖猥頗無兩絲生
毛之致徒競盆魚瓶絲之長爲擷斯篇以是之有知者
寧無望洋之嘆

歸震川

嘉靖之季文體漫漶沓拖時則有王太倉歸海虞屹然
砥柱出其昌明博大之本包實開隆萬清貞之先王

之疵有霸氣然顧盼雄毅高視濶步自是一世之雄

文之疵有學究氣乃淹通博雅骨貴神清文人之文也
二家工力悉敵吾選王多課孫藝蓋識老而力渾矣選
歸痛刪其近學究而存其必傳者近時妄庸子好頌言
震川叩其佳處茫然未曉至有將原稿改竄填入朱註
長語使人謂歸文如是其誤不小世有明眼固不可欺
也王辰玉云舉業自守溪而後荆川最清最貴其旁出
而迥然絕塵者惟震川先生一人此語亦非辰玉不能
道今人不知震川之清貴者雖尊之王唐之上吾知震
川必唾而麾之矣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六

鄧定宇

余嘗聞文潔之學于東阿孟先生東阿云往見坐中毛
道人者甚異今道人尙在武夷有人山兒之者指所居
云猶文潔之澤也問何以得交文潔曰原與鄰居童子
時偶相遇文潔則欣然喜與食且曰童子能坐乎謬應
曰能文潔遂升榻坐雙跣儼然息深目瞑時惺肅不敢
不坐自辰迄酉文潔始開目曰童子果能坐耶今後可
常來坐自此乃漸得聞玄旨道人今亦八十餘矣東阿

又嘗掩卷文潔館見長跪片石上血痕如漬方盛夏
謂何自苦乃爾文潔曰吾曹昏散放逸此不自治誰代
吾治者其情進如此余訪道次西山中人言文潔強
半山居一日過章門市上遇劉雲峯初不相識文潔望
見遽下車揖之遂攜以歸峯性戾不可近好怒罵文潔
屏息問道比屋而居者近十年其所究竟人終莫之能
窺也嗟乎後生東髮受書所期青紫飲食男女以爲娛
擊拳曲踊以相接如是而已烏能超然玄覽若大鵬之
遇希有哉又何怪乎筆舌之間俗不可醫也文潔之學

東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原本性命故矯潔其行而不爲標榜淵達其理而不爲
著述寧重天下而重朝不過數年行藏取舍卓然可觀
生死去來綽綽無礙其視世之沾沾務爲形迹矜獵名
高者不啻戴晉人之一映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以乎今人不知文潔之人又安能知文潔之文
耶余嘗惜文潔文傳者不多則因西江萬美叔從其從
子左之搜得未刻若干合訂以授兒曹并論次所聞一
二軼事以告後之眞能知文潔者

胡思泉

顏魯公書法常欲透過紙背而或以爲不逮晉人此大
謬也大令少學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可動遂許以成
名然則顏之筆法有自來矣思泉之文深於王唐者也
其指力甚重而轉筆極圓機法極變清微雄渾兼擅其
長後來作者未易方駕也今人但矜其聲響而已中和
之奏八音互作幽鬼神而明鳥獸洋洋踴躍不可度思
村廟祝間而慕之考鐘擊鼓逢逢然聲達於屠牛之肆
樂云樂云不亦見笑於大方也哉

趙夢白

東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八

多讀書而不受書障方得理路透明老涉世而不參世
機方得人情爛熟兼此二者是爲高邑先生之文然其
骨堅其致淡其韵逸其指法高此先生自有之非人力
可幾也原本正心會業皆宦稿略無宦稿習氣顧余謂
縉紳之當讀先生文也甚於經生醉可醒夢可覺自是
熱鬧場中一服清涼散也

馮具區

具區先生有五易稿余得而詳讀之幾成不寐之疾蓋
深嘆作者之難也最後晚年自訂有剩技不及四十篇

其去取絕異詳讀之尤可以知作者之微也具區得荆川正派爲文七縱八橫似盡變古法乃其領意之妙如燈取火直湊單微凡稍涉第二義者皆龜毛兔角無所用之夫物非至真者不能變非至神者不能化不得其真且神者而駭其變化此具區之文所以爲廣陵散也顏平原書格與右軍迥別然昔人推爲右軍正派不得平原筆法者不能入右軍之門吾於具區文亦云

楊貞復

理微則致難顯須文筆以發之筆之高卑強弱絕與理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九

解無涉古所謂了然於心了然於手者疑別有天焉吾於學業獨推楊貞復以空明高貴之筆發幽渺精微之理文章家纖徑訓詁家腐氣淘汰一空朗然如日月之人懷熟其文者可當說書丁卯之冬曾爲羊城諸子選刻七十餘首今稍次定以授兒曹評語多參海門先生本兩家手眼亦幾乎莊孟之相見也

鄒泗山

泗山先生制舉義王唐而後一人也渣滓色相幾於盡空卽其筋脈關鍵之間亦全以空行虛幹無復行跡可

尋此乃文之所以爲至如相人者必以神而不以形後來作者之所著力閱者之所著眼皆郭廓粉澤耳夫粉澤塗抹土木偶亦有之郭廓之偉然者僵屍亦不改也抑何當於生活之故哉得神之文能使爪髮生動一噓一吸便有風雲之致而更從百鍊以成純氣之守則愈絢爛而愈平淡渾渾穆穆直如長空一氣而已嗚呼此豈尋常所易識耶若其賓主開闔抽翻正倒之法多有能道之者余則謂法備而化於法故能用法而不爲法縛也同時若顧開雍若劉喜聞若孫洪澳皆名家而皆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十

出於先生之門文章信有淵源哉

湯海若

行古文法於時文者自歸太僕後惟湯海若先生今天下篤古造奇之士皆以海若爲宗然先生之文非以奇古勝先生之奇古非今人之所謂奇古也湯宣城文調特尙平似與先生異先生故深賞之句櫟字比其稿以授長公宣城亦亟服臨川觀兩先生之相取則學兩先生之相非者其不可與於斯文也明矣先生讀萬卷書而胸中自有爐鞴化精成液必不而纖滓爲筆境累故

其文妙處在於筆善轉而思善人而又善傳於題理夫轉則無一致直架之病人則無臂排橫樹之拙傳於題理則無嵌字嵌句凌駕掀翻之劣相先生自著曰清遠可以盡其文亦可以盡文也幻士云先生作與改作筆影可知先生所以虛閑冷雋熟練神絕不犯十成諒而選者多置此而黜彼鑒別之難如此蓋文熱鬧易而奇險亦易知清微潛遠則知者希矣編中有最簡素一種皆先生宦稿如東坡海外文讀省尤當著眼

張西江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十一

有澄江友人爲書曰西江遊歷最至閩省者則滿湖環及具其地而西之微神文之體體匠心巧合無所不勝其是置也四考其生平宦苦不達名亦未暇綴時思落以筆墨自好作無義味題尤勝所著諸錄幾乎道言管瞻目視曰吾命當仙讀西江文胸有別竅筆無點塵將不待爲仙乎哉

陶石簋

曾稽先生乙酉浙試吾鄉孫少宰爲主司已定元矣後

乃西第丙戌下第得落卷太原評云七作平常先生歸以四字揭窗壁間三年未嘗釋戊子計偕謁少宰出近課自言曰某此去當可不負知己作第一人少宰以爲然今人徒見前輩掄元命中若執左券而不知其精能刻畫不敢自足以求技之必工其苦心有若此也若乃靈貴之骨高深之氣當由天授而神之不承亦如其年文真可觀人耳先生之門亦有自命爲第一人者先生不之許竟如先生言然其人終不悟自命之妄也大雅斷遠此道日紕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正之

舉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十二

董思白

思白先生自言從莫中江得荆川舉業正受後因讀曹洞語錄自省遂誦了義余嘗一再受先生教慨然心折當今之世人天法眼若魯靈光先生一人而已今後生於前輩理脈塞耳不欲聞至五位君臣賓主傷觸之旨益夢夢不知爲何語又安能知先生之文耶先生言荆川有選藝一帙法脈具存余得而讀其目荆川所自選者幾與前輩相半先生又自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余年友雲中韓子曾刻之願讀先生文請從此入

吳因之

有從松陵遊者與余言常持課業就正松陵掩卷且問何題擎案注思凝然良久則問此題有疑義云何子作何解又問更進步當復有疑義云何子作何解如是三四問抽繹題理若蠶引絲學者茫然汗出於背不待評駁而膚隨疎淺自覺無所容矣余論松陵之文只是十分透如養由基一射穿七札若僅至六札之半亦與不穿一札者同耳又如張桓侯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必也上將之頭則可耳若偏裨卒伍之頭雖纍纍取之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十三

顧升伯

升伯先生學貴獨得每讀書必探古人微賸一言破之劃如對面要皆可參大用非爲浮談其窮理亦如此舉子業是其緒餘然亦獅子全力也往見一評先生文者曰識力法皆絕世獨少機少度非但不知先生亦不知文也夫力之重者妙在能轉舟之力在舵數尺能引千鈞順逆如意此之謂力且識闇者踟躕如在昏黑中不

可跬步識至乃生膽縱橫所向寬然有餘故力之轉處卽是機識之高處乃有度兼此四者厚積而靜調之謂之神而後法爲所用百變而不窮王唐而後辦此者鮮矣先生自序於此道良苦而特標獨得爲宗如先生之文真可謂獨得矣噫非有真獨得者未易讀先生之文也

舒礪石

文章家法在開闢間脈在吞吐問今之世尙有典刑獨舒先生耳夫法脈不善用則方而不圓而先生以秀逸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十四

之韵出之又具相題之眼意必傳義不溢一意語必傳意不溢一語夫是以美愛而可傳也如礪石之文加以鄧文潔之靜深湯臨川之灑灑雖方駕唐瞿亦何難焉

李端和

文章家修詞修意無不可學獨品之貴者非工力草擬之所到疑從胎骨中自有之凡貴者其領意必簡如看隸闕堂官一面已其練詞必質而秀淵然有珪璧之色望之自不可褻兼此二者而出以沈詣雋永淵涵使人但飲其重不見其輕乃稱極致若李端和之文幾備美

矣端和爲學使當是所長以監司之體格格不自絲遂
投効去此亦其可貴之一端也夫貴之反爲賤不離乎
俗則不離乎賤黃涪翁云士俗不可醫惟文亦然夫俗
不可醫而貴不可學斯亦文章高下之定致也已

湯霍林

以題按文而題之原處委處虛處實處無不鉤剔盡情
以文按題而文之篇法股法句法字法無不安頓匠意
可謂山輝川媚玉潤珠圓此宣城之文也昆湖之派演
於田李至宣城何大暢矣萬厯之季無不誦法宣城之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五

文者宣城直謂未開生面乃自評訂百義世之所取或
舍之世之所舍或取之余往見一友遊下峯之門自謂
能書其傳手錄數十義朝夕吟唔及毀餘稿出不相合
者幾十之八此友始茫然自失昔人有言文之佳惡
自得之豈不諒哉余此選僅可得自訂之半然猶謂於
宣城不謬夫文章之傳在乎能開生面豈以維按磨贅
之爲貴耶

孫淇澳

隆萬以來舉業惟泗山先生得荆川之法孫宗伯早與

之遊十得八九故閱文一目數行不必終篇決人利
如指掌人皆驚以爲奇而莫能知宗伯之文所知者結
束適令字句逼古如公叔冠至數義皆宗伯西戍間文
也辛壬以後一反於平實力刻崖角自爲鏤鏗就夷而
削險汰駁以歸醇神氣融流精光自露泗山所亟稱者
人多望之補衮蓋文之不易知如是近來邑後進漸有
知讀先生之文者余乃爲選而傳之舊藝猶存三之一
其高貴孤清之樂從胎骨中來自不可磨也若但矜爲
摹古則失之矣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六

許子遜

文之單微不過一線得此一線則千變萬化可以隨手
而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萬里一源又如崑崙爲山之
祖下潭一脈其間起伏開闔皆有自然而然之妙長公
所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舉筆自守溪而
後迄於同安雖面目各別而單微不異湯海若知之故
曰許學王錢故似余謂非直似也王錢之秘至同安而
宣洩殆盡矣今之人有能知許之似王錢者乎舊有顧
朗仲批選本頗能揭其單微朗仲之於此道深矣而竟

以不享將無造化之忌宜洩歟

張君一

文之貴者必素素者文之真也真氣之動人甚於絢爛如瓊圃琪花天下之至素實天下之至豔假文亦繆自貴然真氣弗存焉下者取乎上者取經蒼萃成木慧黠者晝吟夜唔不過旬日其腹果然矣謄錄填排遂高自置於古人之座昔者駭之有目者弗是也知其所從來固大隨矣若夫真氣所領心手之間惟恐少溢匠意微茫耳目俱廢取材恰合錙銖弗爽夫俗之所豔而能盡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七

韓求仲

清廟升歌朱絃應越一唱而三嘆吳夫鳴鏞介馬霜揚劍花月隨弓影兩義孰勝吾知三尺童子必將與乎衣冠環樂之場也乃今之爲文則異於此夫文者心聲也和平爲上激越次之吾語學者調心治氣按指發聲學有可用而不貴才有可用而不逞詩之無合離之迹味

之有中邊之甜不亦善乎則此稿誠今日漢宮威儀也坊評雜出畢竟無宜城故評語多仍湯木嗟乎文章定價其孰能違之哉

鍾伯敬

伯敬才人也所評騭詩歸史懷具有足傳青舉子業亦猶是也然余謂其論詩最薄中晚而手眼不離中晚其爲文亦猶是也先輩文虛實巧拙無所不有渾乎以神行之今避實就虛嫁拙娶巧而用虛用巧之迹有欲化而不能者余嘗語伯敬古人堅朴處政不易及伯敬以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七

張宗曉

余舅董于庭與宗曉同門前善矣至春宗曉鍵戶靜業突往掩之乃見手錄一編文不下百餘或弘以前者過半附以萬歷句年者若近科則絕無有也余聞之油然面解如宗曉文固宜爾今人競推宗曉淳凌駕非其旨矣往時同輩矜古法者惟宋羽皇自言得黃葵陽袁了

凡兩先生之傳以余爲粗有聞也丙辰之春期縱談兩日夜最後余作一喻謂羽皇昔有公惟巧匠也爲几方三尺有咫長短廣狹稱是從學二人皆得其法一人者曰吾師爲几方三尺有咫逾咫尺或不及方寸皆非師授也一人者曰不然吾觀師之執斤也端視如怒斜視如盼冥視如無然後削墨一左一右則然如風如吾所見可拓之數丈亦可縮之分寸是二人者誰爲得公輸之墨者乎時羽皇亦爲首肯嗟乎知此說者可以讀宗曉之文矣

崇陽書堂文集

卷之七

十九

李愚公

余與愚公遇於龍沙之上愚公弱不勝衣喲喲不出口而沈澁之色肅然可重余時爲逆瑤物色交遊唯避若不祥之物愚公初不以爲嫌未幾日月重朗魍魎尙存天有驕陽之應愚公抗言請斬亂賊當立雨不者斬臣上俞之果雨夫一言而能動天豈非請誠之至有確乎不移者哉近時慕古者皆宗愚公予所重愚公能自爲古其骨堅其力重其神遠其致微是以登作者之壇也夫爲人必有所不爲而後能爲人所不爲爲文必有

所獨到而後能棄人所共到文者人之小影也不能愚公之人而能愚公之文者未之有也

顧九疇

昔人有云錦心繡口今人遂以堆棗當之此大謬也讀書而不用明之而不識皆崇姜耳錦繡之能動人者政在分絲棼縷使花光草色儼然如生若村肆中鋪排摺疊惡足貴乎余公車時獨喜誦九疇先生之文能以淺詞取深致能以平調發異解控想雲霞之上轉機毫杪之端動如飛雲之駐空清若寒潭之浸月筆舌互用心

崇陽書堂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一

又

文之佳者長與短一也而短章體難於長言長言病湯泄裁剪則可觀短章寂寥貴有深韻使人讀竟常有不盡之思故難也王唐而上文多短章邇而止轉得蘊藉後有學短者爲黃真甫一派學之者方而不圓如金玉

屑不可著眼至近日時習益誕填穉子之險字抄訓詁之衍文其所謂長亦非長也蓋人心世道無忌憚之一徵九疇憂之而爲約言必不欲滿二百字枯題能潤長題能盡如救狂子以清涼之劑然吾慮其又開一宗爲瑣子口實乃刪而存其什一續原稿之後如選蘇集之小品也

黃石齋

黃石齋耿介獨立突兀千古詩文俱自成一家言所爲舉子業清微高秀而人皆慕之爲奇碩石齋弗屑也刻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房稿時不一應曰安用之強之乃以兩日成七義而盡棄舊作房選亦止於此慕者意不厭則按其舊刻選流草雜舊選行非石齋意也余此本亦尙存數首皆入理之微而取致之淡者以存石齋之本來見石齋非以札苗爲工也吳下盛行黃子駢枝石齋憤甚謂此垂髫時傲語奈何亂人目余謂今日名士之課藝主司之批評方家之古作無不以此爲師者乃相對爲一噴飯然則石齋之文尙未有知之者也

又

善爲文者中有所欲語又從而擇之孰當孰否定於鍼芒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故善也不善爲文者中無所欲語又茫乎不辨所從擇取題之名類之近者勦襲填入以是爲語而已矣石齋之文中有所欲語而精且詳焉者也今之學石齋之文者中無所語擇而以石齋市者也故余嘗以摹效與詬病者交譏之石齋新立成倪鴻寶云吾不敢攫爲枕帳而置之五父之衢使人皆刺而享之然使人皆刺而享之而吾之枕帳者固存嚙要亦鴻寶自有欲語耳夫自無所欲語固不能讀石齋之文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也余弟情吳越學於石齋欲合其新舊義以行而余復爲之語如此

凌茗柯

文以氣爲主典論言之未既也氣以識爲主不者知行而不知止近乎浮識以理爲主不者縱橫之言近乎霸理以悟爲主不者暖暖姝姝近乎學究悟以靜爲主不者慧光所溢近乎狂靜者明之所止明之所起也明則通通則變變而不離其宗故近乎自然文無餘蘊矣余往於前輩中獨誦法鄧文潔之文靜深有本亦復私淑

步趨而筆墨易激神則難斂自覺循途之尚遙當繇識情之未死近乃得凌茗柯文曠然心開杳然情冥置之案頭如對良友自謂丹鉛中一快余不識茗柯意其靜者歟或謂文人何必靜且靜何味而子好之至是應之曰亦各言其好也已矣淵明有言我愛其靜我與若安必其相易哉

曹允大

韓子云古之作者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之文其能自己出者鮮矣夫已出者凝神用志若攻堅城迫乎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疑團一開譬壘盡易譬則青天雨過草木皆新然後發光芒於指端弄雲煙於筆下天花如意手敏心閑此亦文章之樂境也選允大文略爲拈此吾願學人具此志氣饒此學力不至以精神用之剽賊嗟乎終日矻矻而不免剽賊者其亦可悲也夫

楊惟簡

天下之所是而吾非之此不足以易天下也出其所自信者與天下相質而天下安之此足以易天下也夫有志之士奚有乎易天下哉言諸其所自信而已矣自信

之不足則不得不有所借借經而得古借子而得與借

史而得裁借唐宋而得致是數者古人爲之皆有以自信所信者不可借所借者不可信也當夫天下之耳目方困於所熟得是借者震而矜之腐儒小生束書不觀之徒固將靡然以從久之亦弗是也朝華之草夕而零落目中所見十年前名噪人耳者今都不復影響斯亦何貴之有夫天下之所信者莫如理理之實不可借也借之而得腐焉固不足以驚一時若夫聖賢之心特迥之以真靜之氣則淵然如兩鏡之引光抽之而無盡夫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乃足以自信矣而後可以質天下之所安吾於乙丑選凌駿甫文於辛未選楊惟簡文吾不識二君而能信其文意二君亦當有自信者也吾見腐儒小生不能爲二君之自信而正告以二君之文則亦有所不能疑疑是則天下之所是與吾奚異奚必激揚其語謂必有乎易天下哉言諸其所自信而已矣古人以大業盛事歸之文章有志之士奈之何勿深長思也

李太青

文最貴清太青能清清之氣疑寒味永故不寒清之骨

疑滑神疑故不滑可謂玉山之照刷然映人矣吾尤難太青者當此劫經剝子撫詰填穉魍魎陸梁之日而能會心切理卓然自有其可貴如剪綵之花紛紜几席乃有淡月疎梅幽意相引叢蘭百供一枝孤存能無貴乎爰就水心選稿評簡以傳今之訛太青者固不足語此其矜重太青者與吾說亦自有別

劉孝則

周方崖比部以會試全墨見遺讀至劉孝則卷語狂兒是其爲文體氣高貴灑然異人兒從坊間得自訂義來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五

止十五首病中卒業喟然而嘆步虛逸調猶有在人間乎近時文尙摘段而已摘時文者爲通套摘露法言則相詡爲占摘朝報奏議則相詡爲經濟其最不才而無耻者至直襲訓詁夫程朱爲文亦未嘗用訓詁體也原其胸中實不能成一字而污下至此乃更首同聲謂是聖賢之緒儒者之言有非之者卽罪人也以此欺劫人而識者早洞其肺肝矣安得心手迥然自出如孝則十數輩落落參錯作文字華佗之刮骨乎夫理境之靈無盡也心境之靈亦無盡也對以玄心抽以靜致靈山

一會政復儼然後有作者吾知不能舍此而問途矣

白雲房

吾翁自蜀道還後不談朝事不與世事不問家人生產事諸弟漸成長能讀書則自爲文以課之易簣前一月手自刪定存二十首示鄭曰如此文自出手眼古人不讓也手澤猶存音容莫逮終天之恨曷其有極爰較梓以傳文中有關於立身處世者蓋百世可師也男鄭白拜謹識

朱信齋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五

吾叔父明初少吾父十一歲叔就外傳時吾家中落至并日而食不能進師太封翁命吾父以兄長弟書自句讀至成章後吾父宦嘉禾則從嘉禾宦京邸復從京邸萬歷丁未叔執經王峯先生之門而所學大進是年鄭十四歲吾父命叔授姪書余今稍有聞於先民之程者實叔父啟之也又一年而叔聯捷去嘗憶家園課業時命吾子威重題竟日夜不能就余困極臥五更始醒乃見暗中人影則吾叔獨立佇思凝若稿木迨曉而文成此一事也又曾命君子中庸題就正於孫太史中比落

旬磨勘三日凡十一易太史始許可中間數字猶出太史點定余見前輩之善教後輩之善學未有若此者此又一事也原行未信齋稿宦中自訂存不及半吾父晚年選刻八義今余益成十篇入宦稿三篇凡十三篇皆生平苦心得力之作鍾伯敬謂劉奮虛通部詩集止十四首其意甚狠立亦如是片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詎可一二爲俗人道哉點定遺文倘悅如對時崇禎五年壬申之三月也吾父棄不孝已五年距叔父之歿十有六年迴思唔呖就學時近三十年事矣倚樓看鏡惜

吳陽菴文集

卷之七

七

目悲風更欲綴言不可復續

明文選正序

經義取士使聰明才辨之心思馴致於聖賢之理道而莫敢越幅自漢以下之文無所可用實無不可用惟自得而化者能用之二百年來道德節義功名之儒得此乎出我祖宗養材致用法意甚盛而或以爲拾青紫之具則舛矣青紫之願人皆有之惟司衡者有定鵠使夫拾青紫之心不足以易致理道之心斯文格正而學術端非然則才者不服不才者亦從而和之才不才相引以非其上或生其不肖之心局外者遂以爲此道之不足以及養材也將從而鄙棄之此意懷於下聰明馳騁才辨值張可以無所不至此端或稍開於上將一切無賴之徒各待持一說以獻其身而詩書禮義之澤湮矣嗚呼此天下之大慮也然則欲戢天下之亂莫若重科舉欲重科舉莫若正經義欲正經義莫若舉前正以爲之鵠古之儒者憂道之晦也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憂法之弛也則振先王之法以法之今而憂文之蔽也不當舉前正之正者以正之乎蒙也學問無力顛蹙取禍無能備員以致獲戾私心猶以爲文字者聖朝之所寬也

吳陽菴文集

卷之七

七

詩書之業家世所守四子之言童而習之循父師之淑訓攬哲匠之緯芳刪繁就簡勒成一編以俟來者期無失乎祖宗養材致用之意知我罪我蒙無辭矣

題語四則

程文者前正之式也出宗匠之手後學所師如鄧文潔大學墨卷實本正德省程是一証也嘗聞前正有選程五十首相傳爲衣鉢其本鈔白無評點使人熟讀自悟久之有日異而月不同者黃貞父之父客於茅鹿門先生先生愛貞父授之選本貞父掩關讀之半年而以所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業進先生泫然廢卷曰吾慮此後必以讀程爲戒前正法脈遂不可傳自子始也貞父驚請其故先生曰吾向學之覺寸楮中神理無盡伸紙常不可竟人不信吾之讀程也子學之而得枯焉板焉名理之談如食生物而不化亡者之衣冠一陳而不可更設也貞父爲之茫然者經月自後見先生先生多爲他辭不復論文也學者知此可得讀程之法矣選程文若干首

董氏蓍菴云窗課不如考卷窗課之神敢考卷之神聚也考卷不如墨卷考卷之神薄墨卷之神厚也昌哉聚

且厚之爲言也風檐之下得失逼於心而平日之本領工夫無不畢現其能團聚無苦惱者必捷也其爭先而處強者必魁也神氣閒定超然有自得者必元也昔之自勞勞人不毫髮爽者其說畧備於此今乃有勞之而不必信者矣而遂以爲不足信則非也吾目中所見猶有能勞者吾意中所勞猶有可必者抑亦信其可信者而已或謂如董氏言考卷亦有可憑如近來風氣子不耳而目之乎將若之何吾固言之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王燾家無黃金毛延壽醜之不以貢於上然燾之邑終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千古當日之以黃金入穀者於今竟何如也故君子不以彼而易此也選墨卷若干首

百家之書傳於後者蓋無幾其傳不傳自有神理存焉其能爲一家言也自有神理存焉文人揀其靈心得孤行天地間者代不數人吾向選稿彙數十家人自爲稿意使後之學者就其才力推昔人神理之所存而各自領一孤行之致若空中鳥跡安數多少劉脊虛詩止十篇篇樊宗師止一文而名家然不使稱集故別有稿逸諸生請合之以書爲次蓋便於帖括而已非孤行之意

也然而孤行之致當出於此選行卷若干首

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文之世安可不論也洪承而下天順而上唐音之初乎成弘其盛矣讀其文有昌明之氣迫其人有君子之風焉正嘉而廓矣壯矣時有沓拖曼衍之病而不損其骨隆萬而精矣其矣遂極刻畫出人之工而稍露其神露之漸而爲薄則萬曆之季也其極也爲囂則天啟之中也以其世考之固可尙論而知也今上文明化成斯文其有振乎詩有正有變變而不失其正猶之乎雅也乃其世則安可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弗論也選明文周初至隆慶爲一集萬曆甲戌至庚戌爲一集今至崇禎丁丑爲一集合得文若干首

選丁丑房正序二首

余觸溫首輔忌繫刑部獄半年而病溫語所司此人負氣急訊之可死乃以丙子五月幾望荆藍舁曳往返赤日中而病遂劇且癰忽傳溫已籍余家人名送厥衛者僅僕皆逸比舍郎爲余僱小參給使會有同繫劉總河子茂才君和計部子孝廉君獨過存一日見有拜牀下者嚙問何人答云此中處館者私念此中無館是人耶鬼耶吾生耶死耶則又問之君既館此知吾死幾日矣其人云吾非鬼先生亦未死吾京學黃生也宋計部相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延教子某則以就教先生故來不意先生憊至此病中漫應之君豈不聞貧也非憊也吾病厄耳豈憊乎黃生媿謝則曰攜有尊酒先生雖不能舉觴敢手扶進一卮余指牀頭有勺酒可相酬蓋猶劉茂才之貺也時將迫計偕秦晉齊魯江閩諸君來者頗眾無不涕洟余奄奄待盡人都不復了薪水屢空惟同年倪計部時周之耳華亭陳臥子良彝仲獨造晤言笑問二君胡爲乎來二君言昨有達者囑勿來來必累使爲累幅豈吾二人乎後榜下二君皆第乃知達者之言亦未盡達也越歲兩

月又移余錦衣獄鄒金吾云吾不能爲万俟卨也遂決去而溫以其門人董琨代琨受命卽訊見余病殆以告溫溫命先具疏聞得嚴旨則立斃之耳訊時余舊從家人名皆在金吾案上乃知向傳之不安也琨遂禁余家屬往來又絕余食仍遣忝狗迫勒余賄無以應有同紫京學雷生夜隔窗語外傳洵洵先生蓋自爲計余曰吾死且訴高皇帝聽益死我耳奈何自死乎生問所需曰渴甚則以冰兩片從牖間入猶恐冰聲爲獄卒聞之琨遂上疏忽奉御批責令調治又云如致斃董琨不得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辭罪於是諸姦欲致斃孤臣之意蓋洵然於聖主日月之照矣逾時琨以他故且被罪罷禁少室病亦稍減長兒珏獨侍湯藥衣不解帶得間則以書爲問雷生且購得新貴人牘屬評定竟不忍即已蓋忽有刻本問所由則生有鄉人爲書林其子亦諸生故得之以傳也初欲詫止旣而喟然人間事流行坎止亦何容心於其間乎政復聽之耳生請余序欲約略論文之要譬又多乎哉乃爲之識在繫評選之始末如此

又

選成諸生終以不及論文爲疑固請嗟乎余何言無已姑妄言之余自壬戌起家屈指十六年矣今兩年狂狷前經魏創家食十有四年四方諸生不我遐問業屢滿曾爲選歷科程墨正祇遵功令正文體之義今以正名選亦猶是也夫功令屢飭而其效未覩厥有由矣萬歷中年人文最盛當時猶以字句之有不雅馴也摘而申戒之曰必無用此然用之非正也不用之亦非正也一變而後學遂以時文爲師大抵中下之材敷衍爲觀而已則有非之者曰繁露法言未嘗禁也吾用之可以領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四

異爭先未幾又有非之者曰是不禪時務古有奏議今有邸報分類而比櫛之不過百紙遇題之近於類者雜抄而出自命經濟曰如是者正又有起而非之者曰而之術未尊也夫尊莫尊於訓詁矣此聖賢之鐸而大儒之珠也孰敢有非我者以是容悅希詭遇於當世嗟乎神理之不存而芻蕘之塗飾其踞甚尊其力頗暇構闕不耻爲賤儒玄黃漸起於文字矣識者有憂之謂莫若就行業中擷其存神理而不爲塗飾者使子弟從之可以回心而向道將功令信於上而觀文之化成於下以

余黠次令科房稿郁郁彬彬於斯盛矣中有清鴻博大之章殊不類經生言者故樂爲之選而仍顏以正蓋期功令之效可觀而余所自矢終不敢失十四年家食之微尚也嗟乎余何言姑妄言之諸生其重余過也夫崇禎十年丁丑七月既望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三

程墨正序

丙辰無元元墨中絕乙丑無程程文中絕夫程墨謂之式得雋省謂之中式無程墨則無式矣若射之無的然強力之夫安得不軼規矩而馳弱者遂靡靡不可問矣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蓋不敢深言之也今天子首出御天迭埽闢氛龍飛首榜勅用程如舊三尺童子以爲復見漢官威儀前是數年間鄉里多易讀而耕至是父老始詔子弟復理舊業吾村居可百餘家晨起見諸童子抱書篋累累就塾顧而樂之諸生及余子若弟苦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美

質鈍不能多識各以殘業屬余簡定其程墨本缺畧不備余亦姑就而應之然捉筆時自戒曰此非世講譜也必無近情此非交游籍也必無徇交此非縉紳便覽也必無序爵此非名人郵牘也必無食名夫一日豈無短長卽本朝名臣海內尸祝者豈盡以八股見哉且也結習不忘逸人送聞耳而馳心作風塵道上觀亦勞乎哉則又有大不合者評與黜也夫評或醒題意或指文竅如是而已一以爲作者之頌啟一以爲閱者之碎金抑古人以貌今文據稗義以証聖義則何說也前輩若茅

原闕

崧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毛

續程墨正序

往時見程墨竊筆盛行後遇魏仲雪談及仲雪云已矣
紗帽批點紗帽贊也予甚聽其言乃以課兒不能自克
歷科之後繼以新科自覺可已然嘗喜鍾伯敬云詩文
不可無選如近科時義尤不可無選隱深自貴神明相
報房府竊盜諸字三家村八九歲童子甫學操觚卽篇
篇膳滿而科場驚以爲奇然正自有會文切理超然結
撰不爲俗移者乃知何時不有豪傑因樂爲簡定以質
同好若本子不備掛漏良多徒爲不知己者詬厲則真
崧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毛

贊而又贊矣

丁丑墨選序

鄉墨之有全刻也蓋奉功令近廿年矣然簡帙重大諸生不樂觀力亦不能購也會墨全刻近始甲戌亦鮮傳於南今年在獄中乃得觀新開牘之盛嗟乎此豈病廢陳人所可問哉湯爲兒摘其尤者吾十五年折肱於此謫廢十五年津津未厭一以直道行之今日之難將無此亦召之一端歟吾友張二無自南來席不煖而去爲吾發憤痛切囑吾病中但當讀楞嚴一卷吾枕上拜受其言寧復當支離於此然而選目已傳矣遂書吾友吳陽章堂文集

卷之七

美

之言以志吾過且旌吾懺云爾

論表策選序

前輩之爲論表策也有四長後人之爲之也有四短文各有體如眉目位置之不能易論不可以爲策策不可以爲論一長也都無討究彼此互謗一短也題有出處問有端委會文切理援古規今二長也題不必知所出對不必如所問鈔錄通套了不相蒙二短也知全經之意而後用經通全史之裁而後用史故下筆無苟目之詞三長也字句雖用不知所由燈窗呓語之功科場摘段一帙而已三短也以爲用經史之如食生物也猶貴吳陽章堂文集

卷之七

四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八

序

霜鐔序

古多有劍術今不傳非不傳也說劍者多而其術遂不可得而傳也其術不傳則劍亦不可得而用矣龍門氏之傳荆卿也曰惜哉劍術之疎也夫以秦武陽十三殺人亦復冠變股慄而荆卿進退從容倚柱笑罵不可謂非任俠者之能事也而史猶惜之曰疎然則劍術豈易言哉嘗流覽載籍考所稱劍俠者流大都習于靜工于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專而其究也通于道故始而學于空山深洞之中者必若而年其術既成則隱跡沽販有類于仙釋家之人隱混俗者假令不原道德之歸而徒以椎埋鼓刀爲事則墮俗之內事之不平者多矣七首在腦不將日殺一人猶慮不足乎夫然則其劍鐔之光怪變化百試而百不折者其自由也文章之道何以異此聞之前輩之成一家言者其心必不先急名而其養神而鍊氣也皆有所不苟沈潛醞釀厚積而持盈焉而後心花忽朗硯鐔徐顯後世文章之士始驚而相告謂是筆端有光怪變化

不可向邇苟不探其本而徒豔其名噲噲嚶嚶口上下則何異沽販之徒弄鉛刀于砧几之上磕然有聲而自命爲含光宵鍊也乎嗚呼此所謂說劍者多而劍術不可得而傳也某氏深心于此既自成一家言乃復取前之能成一家言者選評行世顏之曰霜鐔其意迨將率文章之士各討夫養神鍊氣之法以就其百試百不折之鋒夫文章非劍術藝士比也其傳不傳皆不偶然則斯選其可已乎選成問序于予乃爲之維引劍術之說以明之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二

蕭伯玉制義序

蕭子伯玉習與予論文不辭而應不慮而對汎然終日
夜而不知其紀極也予謂蕭子曰若知文之內乎蕭子
曰知之我與若對皮毛肢節其可見者也皮以內誰則
知之故單傳之印差許子得髓而況夫神氣之行乎其
間恍兮惚兮不可爲象者乎此所謂文之內也予又謂
蕭子曰若知文之外乎蕭子曰知之坳堂之水風颯乎
有舟行焉使稚子俯而拾之不過一介且不見夫蜃乎
雖龐然大猶之物也及其噓氣成雲翻波映日五采逆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三

現樓臺迥然海上之人忻而命之曰海市而後之文人
學士侈爲奇觀于是海市之詩相喧續也此所謂文之
外也予又謂蕭子曰若知之能爲之乎蕭子曰能之我
能之矣幾不自知竟陵鍾子早能知之得子吾乃大暢
因出鍾子所選稿授予予曰固未既也吾子下筆作如
是文矢口作如是說文與說不相待卽如子言固未知
說之能暢其文文之能暢其說也而況于我與若乎夫
文章之道內外之間彼與此相知之故猶有不可以語
者在也嗟夫世有深心于文事者由吾說

以請蕭子之
文焉邱葵

傅曙卿制義序

立言之難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昔人言此蓋欲
引文章之士而歸之道然使黠者蒼翠道言以成其裝
績則此言滋爲道病余見近之工文者大都爲帖括之
學標門列目率如類書或類經類子類稗至類策論遇
題則排演而出若市肆之列脯耳而高自據于性命經
濟之坐鳳盲相引靡然從之此非有明眼強力者孰從
而起其衰乎曙卿傅公之爲文也可爲一變當時之體
矣夫肖人者必以神肢節形似之間非所論也珠挹其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四

光而大小不與焉玉占其氣而方圓不與焉時吐其微
致而必不爲理滓時發其定識而必不爲名法家便語
蓋支經肯綮之嘗而乃一幾于道公文之謂也夫剽竊
經子與剽竊爛套者其剽竊一也爲文而不能自由與
爲人而不能自立其靡靡一也風憇天寒之夜必有常
門定脚之人讀公文可以知公之人矣杜子美春陵行
序安得結韮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萬物吐氣古
亦云安得如曙卿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文章吐
氣大雅之作其可待乎是在貌草刻成而余

不佞爲
作其首

聞子將制義序

子將宿名垂三十年與余壬戌國門言別亦且十三年矣今得把臂湖上子將以一輕舸兩竹兜兩童子攜襍被一壺榼一隨意所適無前期人湖山深處淡句而返子將咏子美致身之句歌稼軒未晚之詞擊唾壺幾碎余惟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今可比子將西湖繁華一世熱之而不可熱子將之遇之偃蹇一世冷之而終不可冷子將無爲感士不遇也子將曰闕而言我視今宿名者大有異每爽然自失我其古之人耶余問何謂也子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五

將曰我記未嘗時嘗恐人傲我弗知汗湯咿唔至窮昏且以及于病而猶不自克今則所云東書不觀游談無根而已一異也埋關至極必由心閒非披剝參究肢體盡墮無少解處今則勦襲成語依傍爲家珍耳又一異也經之後有傳有子有漢魏唐宋其沿也各有疏理玄宗內典自成一家向者以禪玄參聖論以唐宋入舉業俄而以漢魏歷唐宋以稗子雜漢魏又未幾而引經自尊極而詮釋訓詁矣我嘗譬之如大家祖父子孫各有衣篋穿箭者前後竊而衣之互相翻不知原非己衣亦

非其家祖孫骨血之所在也是又一異也雖一藝必有

師也故問道不敢不下今則鉗鎚不受卑比早登異同紛然門戶角立玄黃將起于文字此吾輩老生所痛哭流涕而無從者又一異也古者四民不其業希文以天下爲已任誠料理其具耳非課其政也今或走壇如鶩蹀躞軒冕藉登其藩甚者風波附焉又一異也然則我與若其皆古之人耶則索子將近業得十義讀之道氣文心曠懷亮節一讀一舞昔六朝靡靡遞用仍襲青蓮悲而嘆之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遂以開唐之盛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六

今上將觀人文以化成天下風雲玄感必有其人吾固將以大海迴瀾之說進子將不復作西湖冷熱之觀也

周伯升制義序

韓子曰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矣然則相襲者韓子之所謂剽賊所謂不能也而今之人顧以剽賊爲能後之襲前莫有改也或曰古惟能已出故以剽賊爲不能今之人不能已出即其中如擊泡焉奄忽都盡安得不以剽賊爲能乎蓋剽賊之于今甚矣若周子伯升則文之能自己出者也伯升嘗與予論文有俗之所迂伯升是之有厭之所是伯升非之予問焉伯升橫鉤壁貫爲予言甚詳予以知伯升之文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七

之有本也夫家無宿儲而以沿門持鉢爲得計者有不速之客至則倉卒將不辦蔬豆今伯升之業其在采而不浮思而不快按之法程秩如也如大家耶賓朋雜沓隨所至應之不寒不溢而其中固未可量豈非能自己出者乎嗟乎剽賊之說從韓子發之彼其所憤直謂自漢至今皆出一律而痛悼于神聖之狙伏故能獨出手眼起八代之衰如伯升之爲文也將無有同心哉且韓之評樊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夫識職而文無餘蘊矣今之人有能知文之職者乎微伯升吾誰與歸

吳昆池制義序

聞之君子登清廟則敬尊彝爲其器厚而神遠也代沿風降新新互翻莫究厥底爰廼徵文獻者必于故家之有斯亦理然者矣蒙少有古癖卽吟唔舉業必蒐逸釋陳不以今亂營于廢簞中得一帙爲前輩崑麓傳麗兩先生選藝自王唐以降咸有評隲前輩手眼爲之一開因嘆前輩之深心于前輩如此乃今後生愈效顰後生豈不異哉吾友昆池爲崑麓先生曾孫能世其學又能由乃祖以邇求前輩手眼其爲文也有閭然之色淵然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八

之味醲于理而澤于詞而不屑爲激昂怒走跳躍拳勇之習蓋望而知其爲先民之遺也往記昆池初遊庠時同學咸指目之爲是胸中有萬首唐詩余謂有萬首掛枝兒乃病耳若唐詩萬首不當畏之乎越今又且十年餘而昆池詣愈深遠矣昔李成以畫名其山腳石根務從敦厚厥後子孫昌熾實鑑家謂畫中有風水在如崑麓先生之業其必施于孫子無疑也今昆池既登清廟時爲予頌仰前德慨然懷感抑抑惻惻屏裘斥馬其遠神厚器又有在文章之表者予特于昆池徵文獻已昔

劉季延制義序

前輩薛玄翁光祿直節見廢設教羊湖之濱所策士利鈍皆驗獨賞劉子季延謂且捷得大物今更二十餘年季延始與光祿孫諧誥同舉于鄉人意光祿言若驗不驗而余則謂其必驗也往嘗聞茅歸安論文至能定人之黑白肥瘠此疑若不可解及余親見馮湯兩司成董孫兩宗伯所判高下遲速百不一爽而近有問業者予以意揣之亦十得六七此中自有三昧非其人難與解此子不云乎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夫文之行遠也大矣

故稱彬彬與質輔焉有珍古而失之者懷且方不可爲輔也有趨時而失之者庸且棘不可爲理也乙丑以來文事尙鬼而領袖及諸名宿故不失大雅之遺然則文未始無定也季延之文章與寔副中與外溢意有人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雕繪至夫昌明麗澤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其于詩猶盛唐歟宜光祿執券于二十年之前也乃其必驗于今日者則予言之盛世之久固若鳳之爲儀須其時矣本朝四大家王唐瞿薛薛卽光祿之祖與唐皆吾邑人荆川淹識好修方出通今篤古有

不徒以文者後起者寧無與乎則李延子其人矣

韓不挾制義序

王大令作字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可動乃許能書蓋取其力重也魯公論書法亦言字勢欲透過紙背蓋言入也吾嘗執此論文夫文章固莫妙于輕而文家三昧淺顯居二疑與吾說相戾不知不重固不能輕不人之沈固不能顯且淺也韓子不挾之爲文也可謂力重而入之沈矣篇而擷之句而激之字而櫛之殆乎語不驚人死不休者及闕中之牘則復一往清微八面圓映吾初決爲第一人吾言不驗乃得魁焉夫由重而得輕由入

之沈而得淺且顯斯亦月成火足之候也昔之名家蓋有折肱數十年而未易幾者不挾今以弱冠得之霍將軍十八取封侯事豈獨其軍有天幸哉不挾尊甫茂賜古之君子與吾莫逆契不挾自幼恂若處子既薦鄉書意愈下戶外事不一問鮮衣怒馬不一置俳優譁浪里豈武斷之習至不挾而一洗夫文貴入之沈而立身之品尤貴沈靜文之力欲重而載文之器尤欲重也韓之先有昌黎者其論文陳言務去憂憂乎難之則猶之語必驚人之說也然韓柳齊名而今之次昌黎者直與子

與氏等此豈獨以文哉吾將有大期于不挾吾言其必將終驗矣夫

皋陽草堂文集

十五

陳玉汝制義序

生公之說法也能使石點頭而紀消養雞則期望之似未爲一死而生之一生而死之此中殺活具有微義余嘗持以論文謂其致一也夫靈機不生于點竊故心如牆壁則本石可通于古文人未有不從純氣入者余往與玉汝同學玉汝訥訥如不勝余性侗樸時蓬髮裹敝裘望鮮衣怒馬車上儼而來者輒屏息避之獨與玉汝目成一堂油然視莫逆也今垂二十餘年玉汝始得萬過而存余余方病卧榻爲玉汝罷藥課相對竟日本色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六

十四

自如所叩擊部非世諦余以知玉汝遠矣出近義屬余題余無以爲助憶先儒云莫忘城南就學時今玉汝且一日名天下夫千秋輝耀豈有異焉亦終無失二十年前之本色而已若其文純氣之守能使本石通靈見者皆望景而趨固無俟于余言

曾堯臣制義序

世人才情富自總章落南華一語窠臼曰飲酒食肉以終其身而已錢若水急流勇退中人爲希夷所鑒其風樂當亦可想麻衣道者毅然不許爲無仙骨也唐人有言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夫有仙骨而世莫知而後酒肉之徒乃橫跨于天下矣曾堯臣之文文之有仙骨者也不爲軋萬聲牙之句一入其手無論大語小語今語古語顯語僻語無不有新露晨流絲桐初引之趣人間煙火到此倏絕一讀一叫令人心骨俱冷

崧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十五

吳達生制義序

余遊羅浮登其巔四百七十二峰之勝拱揖殆遍諸子十餘輩從每至一峯輒少憩茵坐論文見有刻飛雲絕頂于山之脛者遊人多惑之而返諸子曰文之識不到者若此矣余曰固也且無遽言到蓋商所以爲者因看前山猿掛藤間指曰若者捷而登如屈申臂頃耳善之乎曰是其取徑仄弗善也則有如豺虎咆哮頃刻飛越善之乎曰是氣且厲益弗善也余曰文亦猶是凡以凌蹶閃倏爲能者是鼯猿之技也以激昂怒罵爲雄者是

崧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十六

豺虎之長也山有五色鳥亦名翠鳳其音和雅人貴見之而題之爲谷羅眞之洞有黃麟焉浮行空界王其人乘之以朝羅浮而暮崑崙也夫麟鳳之長技豈後于鼯猱豺虎哉而君子奈何以彼易此于是既下山諸子各質所襲爲鑒其近麟鳳者而摘其反是者吳子達生之文乃多鑒少摘蓋其思沈而不膚筆厚而不儼氣凝而不散結構淵涵而不纖媚以語于今日猶漢官威儀也達生曰時世日變吾將買胭脂而易諸余曰否堅而志靜而心握固而手吞吐靈氣于四百七十二峯之間無

易而長將一日而千里矣達生名家子抑抑恂恂耐于
圖史曾爲吳越之遊歷覽山川函之寸管宜其超然遠
也宇宙間物有瑞氣有孽氣惟文亦然達生之人有瑞
氣而文逼肖之勇士雖多才慮無能先達生者矣

吳方之制義序

吾嘗願得有文心者與之論文庶幾旦暮遇之如渴得
飲飢得食也夫文以傳聖賢之心也聖賢之心至靈故
能以其言出入于千百世之人心而莫之或忒而後之
解之者暖曖昧昧見以爲學一筆之墨之拂迹而已謬
矣從來文人名世必自有靈心而後能以其言與聖賢
之靈相取是之謂文心文有心則筆有鋒矣墨有氣矣
筆墨行徑人皆知之至鋒與氣之恍惚映現于尺幅之
間非其人難與幾也且有同一豎義其筆墨致亦不甚

遠而佳惡霄壤文心之有無固各有取焉爾飲酒一也
市兒亦不過一醉劉伶李白亦不過一醉而劉李則干
古矣食一也貧子亦志在一飽淵明乞食昌黎嘆時亦
志在一飽而陶韓則百代傳矣嗟乎文章有性微乎其
微此豈可爲屠沽人道哉吾近多病不耐論文顧絕愛
中表方之氏之文按以題解則宛宛然適其衷及離題
而擯之又仙仙乎若出其裏夫能出入于聖賢之言而
無所不靈者其文心在也顧方之未嘗以此自多時與
吾論抑抑如不勝衣行將肆力沈詣追踪之昔之文人

名世者夫人惟中藏狹少受卽溢乃不勝詡其詡也蓋
也蓋則無足矣吾愈以知方之之文心遠也嗟乎吾安
得盡領方之而與之論文也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十九

劉小善制義序

余幸得交簡齋先生而讀所爲詩因得交長公小善而
讀所爲文嘗劇與先生論詩必宗李杜李句云聖代復
元古垂衣貴清真此自青蓮本色老杜知而咏之云自
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夫惟清真乃出羣而無敵矣惟
文亦然本朝鼻祖若王唐諸大家無不以清真標勝卽
淵奧若歸太僕而王太史評云守溪之後荆川最清最
貴其傍出而迥然絕塵者惟震川一人乃今之論者直
以太僕能用古文辭也豈不謬哉青蓮謂建安以來綺
麗不足珍况綺麗之不足而雜出于鬼怪伶僂之變態
乎小善之爲文其于清真也幾矣玄心冥會有別得于
筆墨之先者此非時之所尙而小善卓然不以易其志
卽其文而人可知也余讀小善陳情疏爲之潛然知自
有至性一再見之恂恂抑抑有君子之容焉宜其文飄
然而出羣也蓋簡齋先生之教也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二十

吳載颺試草序

吾弟倩吳載颺爲文有靜思而出之顯淺耻競時習抒
所欲言有雲行水流之致吾友黃石齋一見奇賞載颺
折節問字究竟三易黃圖至窮日夜連年嬰堂上大故
而學益進余弟倩五人載颺最少丙丁之際親戚交遊
盡匿避去載颺獨周旋不舍至易巾服冒危疑無所怯
昔山谷云士惟俗不可醫而豔稱人之不俗如載颺真
吾目中所見不俗人也載颺先曾爲崑麓先生文章家
學厥有淵源如吾所期當非直文章而已因刻近試草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八

主

湯爲之題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九

題跋

題論語筆解

夫文之至者必究觀乎其本本苟不立枝將安附昌黎文起八代之衰李習之一時齊名讀論語筆解始知其原聖人既往微言猶存參而究之若破堅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處已如見聖人之心于千百載之上予耻夫讀韓文者之不究其原也爲之點而傳之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題論語絕句

予往得是書于蜀中老人其言曰孺子靜諷之無刻解刻解卽塞夫聖門說詩讀者之解不必似作者之意理與神連闕然已遠故曰興于詩言悟也夫學以悟傳悟以靜得若起意如飛塵豎說若猶桶則屹屹窮年終成檐板如蠅入窗無出期矣予自後頗有所會實從此書而人讀之二十年不敢輕下註腳則猶之老人之教也

題金剛頌讚

金剛經解者至八百餘家余獨以八十行頌爲正無著菩薩入日光定升兜率天宮親見彌勒大士得受此頌而無着自爲之論後以授天親天親復自爲之論然則此頌乃金剛之正印二論又八十行之正印也論金剛者不由此入終非正受余嘗欲盡刻之聞禾川已有善本遂以八十行孤行然不讀二論者不可妄解也純陽呂祖以仙解佛提唱宗風特爲高亮余外祖董公爲滇中衛幕得讀本及六祖註歸以授家君近六祖註亦已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刻于禾川今乃合頌讚刻之原本有小跋乃宏治丙辰端陽日董姓所傳而外祖之授家君亦以丙辰端陽日亦一奇也後讀云昔究法華妙旨親感普賢誨言則呂祖蓋親見普賢矣六牙白象乘空摩頂豈欺我哉此又與受頌兜率之義相符凡學道而不至此者皆未免隔一塵也

題四天王像

吾母吳安人少夢神告之曰爾宜奉祀天王經既而遍訪不可得萬歷庚戌鄭從家君蜀道還登九華山有僧簡藏正簡四天王經遂錄以歸泰昌元年辛酉梓行一藏今復托達道人寫帝釋四天王太子使者尊像經子所重五戒六齋我子孫其世守之無忘我安人之遺澤時崇禎五年壬申重陽日我安人小祥期也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三

題前漢書鈔

扶風父子兄妹合成漢書斯亦古今之一奇也然而司徒掾深遠矣昭宣六紀元莽二傳手眼自屈筆墨甚微諸列傳若手翻少卿寫生乎此則龍門聖賢未定後先獨所刺譏龍門者乃其不及龍門者也文章家忌有所托以爲千古此白中有所不足耳其微未有不爲古今所窺者故夫馬之與班其相去正不在方圓奇正之間也此可爲知者道也

題後漢書鈔

子長史記如大海迴風魚龍出沒孟堅前漢書如河伯安瀾布帆無恙蔣宗後漢書如清川華薄波殺紋生匪盡致之有殊亦賦才之各異也已若指骨俱清眉可鑑筆情所至秀色宜餐此後漢書之所長也蔣宗自許論贊乃無一字虛設深思蘊藉亦自非誇然班誡馬之是非刺謬范又識班輕仁義而賤守節班傷馬不能以智免極刑范又傷班之身陷大僇而范亦終不免後有作者其誰爲良史定案乎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四

題史記

劉子玄傳宗古今推究體要從來評史獨確是獨然而所重在于皮毛所習在于心眼輒以晚近之逆圖參此聖賢之遺蹟覺其瞻古之力是爲非聖之書即如此二篇宜已經百鍊乃李陵傳無害華武之書史記豈甘受詆山海經有神帝江之號首錄何以蒙冤其他蹟乖尤難悉數總不離乎凡近安所貴夫謂是將無天罔限之徒爲人所笑耳後生有知慎無惑其覆轍九原可作竊願比于他山

題脈望步

靈也。曠老性命圖書曠覽風期景行前哲至內江文淵
先生集。其心折願爲執鞭。晚得脈望書。乃先生家嗣長
玄公所輯。禪玄兩家言也。兩家之言汗漫雜出。又多影
喻。意使緣者自遇。能者自得。此則直截簡明。更無影晦。
可謂道眼開而婆心切也。文肅示長玄詩云。鼎也汝知。
學自家有義。方入朝依節介。處世據謙光。一語不輕發。
千人無敢當。風前脚跟穩。醉後指痕傷。薦士書恒達。愛
人志不忘。旁通醫卜業。餘力扣嚴揚。又云。鼎也汝知學。
愚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五

題林臺玄鑰

讀書集戒嚴重其立誓求師必有雷火焚譴考及九玄
之說。故紫陽三授非人。三罹重患。余初疑之。若使天下
同眞。豈非眞人至願而慘且秘焉。若爾哉。既余少有所
知。入于初機。頗覺行之有效。遇一友相訛。余謂其前輩
不受誓拜。遂以告之。今數年矣。見此友日用。逐逐習如
未聞者。然猶止于不行而已。後有一友同余風塵中。
甚苦且病。余感其意。亦遂告之。將以爲報。此友非惟不
行。視之甚藐。忽後且滋謗焉。余始知道之果不可以易。
愚陽草堂文集

卷之七

六

常言物類無道。無千載異言。有百家私罷黜。胡能一沈
潛於書。愚徒分天上。續紙泥井中。窺墨翟要。先覺楊朱。
亦非師者。言言不及。寧免世人嗤。是義也。豈可一二爲。
俗人語哉。必其人之可語。而後語之。則長玄眞異人也。
原本八卷。全鈔存四卷。以自隨。原題云。是靈也。其諸異
乎。靈之爲靈。則靈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脈望。遂以脈
望名之。余謂讀是書者。苟不至得意忘言之境。則猶之
乎。靈之爲靈。窮年也。至案頭乾死。讀書靈爾已。

題樵陽語錄

余訪道匡廬斗笠芒屨捫箕厯井求所爲詠真洞天者而不可得後乃偶遇樵陽子于新瀑壑中永夕寤言觀月之入時升峰頭待日之出衣裳與雲氣共卷舒時從一蓬髮童子余攜有筆墨而無紙每語竟童子就地取大柈葉記之久之盛滿瘦瓢以授余檢次成二帙樵陽語錄其一也余嘗問金丹樵出一顆如珠余將吞之熱如火急吐出樵曰此至陽之精陰滓未消豈可據服因指曰如此中茶至香甘然必點以淨甕瓶若不淨之器豈可點點點子淨子器丹乃至矣嗟乎不知是義者其可以辨其說

樵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七

題旋元要論

南昌萬美叔李匡臺道氣人也余遇燕邸曾爲余言龍沙無來和尚明眼異授宗風迥然迨余以魏崔物色避地西江造龍沙見來上足海公首請法要得大通語錄徘徊讀之未敢謂徹海遂出旋元要論余讀一過恍然如覩此大徹在海公首肯云語錄是及門所選要論則和尚手筆也余慨近來邪師盛行葛藤迷誤拘牽文義誘陷旁門使人性命兩字不能自認而大道荒矣此書提唱直截明醒非勝緣不能遇非宿根不能信非上志不能下手非絕智不能成就要之亦使人自認其性命焉耳乃儒原本歸鉅載副旨出以俟世之有道氣者焉

樵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八

題詩品

東坡云唐末司空圖詩廢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
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
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別其詩之有得于
立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
而悲之嗟乎千百世上下凡有得于詩文之中者未
有不悲之者也四言體自三百篇後獨淵明一人耳此二
十四韻悠遠深邃乃復獨步可以情生于文可以想見
其人其詩品皆題亦猶之樂天之賦賦也

愚陽堂文集

卷之七

九

題墨林

余性癖好古碑刻家世無素蓄吳越間舊搨多藏故家
不易觀余薄遊踪跡幾半天下所見獨咸陽學森然大
觀而士人不解搨朽紙殷煤手摸筆墨皆實筆意十不
得一今人猶矜陝搨可笑也蜀古碑最多時余方督從
家君遷謫中不能遍按至今思之如訪高人而未遇年
來多病意大懶散古今人相見因緣政復聽之聊以暇
日旁考傳記羅輯其目畫地而分之他年遊屐所至當
復一訪并示同好有能使古人筆墨精氣煥發流通自
是快韻政不必盡在我案頭也

愚陽堂文集

卷之七

十

題羅浮僧卷

羅浮爲十大洞天之一名勝甲于萬內余以家慈香愿
獲登飛雲巖宿大橡樹下爰得異感時僕夫遺火不可
得炊四無人煙暮色已重俄而一煙生于林間乃有濕
柴在水坳中水浸之而不熄蹴之燄遂倂然黃梁就熟
且獲煖觸之利是一異也同遊諸子誦青蓮海日天雞
之句或謂有海日而無天雞及四更許見初陽升忽然
耳邊雞聲一鳴聲甚小而長始相詫三十里無復墜舍
是聲胡爲乎來哉是又一異也若乃冒雨初登而不遇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十一

雨席地憩臥而毒蟲不逢疑不聞鳥聲則有五色鳥飛
翔而翅翮無由獸則有玄猿掛于樹崖樹間身見人
而無種不可殫述余遊各山多矣未有靈異若斯者
也然亦未嘗數十里內荒曠若斯者也環山稍可憩者
闕一官請寺寺僧獨十虛一人虛本慧僧宗說兩通書
弈擅技來羅浮棄而不談手自作務混迹勞侶先是山
中人望寺有光疑地有宿藏其谷發之乃得二鐵像考
之爲梁朝開泰景泰二禪師像現光遂隱時值虛初來
虛登其後身即寺有卓錫泉坡僧評之爲入粵來第一

東華泉府花村環遶左右寶積之勝亦甲羅浮然亦荒
曠曠樸而已余謂諸子欲羅浮便于遊者宜于山巔復
見日菴之迹下此而天廚泉次玉女峯邊皆當有一茅
舍或石亭以一僧守之聯屬及于寶積使攬勝者所至
可憩而後羅浮之奇得容與盡也則當以寶積爲經始
十虛云博羅韓大宗伯業許爲我檀越今仁者勝集當
是寶積緣生時也于時諸子皆以爲然王子貞明矢諸
神願任首事余亦罄旅囊得十金施爲兩亭人祈安并
書其意而題諸冊端而去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十二

題僧花雨册

癸亥甲子間予遊君山人東禪院飛花滿檻長松人立
森森然禪房不屬寂無人跡予坐久之忽聞琴聲出于
蒼崖冷澗之中因思扣僧扉更無一僧律次後微得小
紙戶幽室容膝一行者方總角凝然撫琴不知客至予
退立徘徊聽之曲終行者見予理琴安絃置而肅客眉
目秀靜神氣芳潔乃驚詢姓字亦不詳答但云父母命
出家而已其師歸屬予題字予爲之字曰聞復同時有
小沙彌聞雅相方亦求題字予復題曰花雨爲賦三絕
舉陽菴文集
卷之九
十三
句而夫後一年而聞復祝髮吾郡中文人墨士無不知
有聞復者予一再見之則復能學詩學字學寫蘭予正
告之非學佛正課及予自羅浮歸而復死矣年甫弱冠
經筆詩有病中與鬼說楞嚴之句予盡然傷之每至君
出爲之郡步乃花雨頃特過予云將結閣掩靜自寫華
嚴嗚呼幻化生涯去來彈指惟菩提心是真常住以聞
復視之直似名花一時聞落安得不勇猛精進勤修佛
事化雨迦之佛云人命呼吸宜若救頭不我欺也予慨
然憶十年前舊事爰書其卷以資警策

題葛成冊葉

余往聞吳民擊稅瑞事葛成爲倡已復挺身就獄以故
無所波崇心高其義後聞成且死爲神江湖間甚著靈
爽今年介陳眉公徵君書來則成固未死也促見之令
說擊瑞事猶烈烈氣盈眉宇間語未訖潛然而泣問其
故曰徵君爲我字餘生此餘生者 神宗皇帝之所與
也吳門三日而亂定所格殺稅官十六七人吾矢以隻
身當之 神宗皇帝終難吾一死縲紲十年而得出今
退耕于野又若而年矣後吾二十有八年而復有顏佩
舉陽菴文集
卷之九
十四
章五人擊殺緹騎之事 嘉宗皇帝未之知而開府已
奉璫意立膏藥街吾非爲吾泣爲五人也余曰若知
神宗之所以不死者乎豈獨寬仁浩蕩抑固有深意所
以折中官之萌而作天下忠憤之氣也故萬歷之治虐
衣久而不亂後五人雖死 今上皇帝聖明初服無間
抑弗彰五人之業且麗麗與要離塚相望夫烈士舉事
亦顧有當而已豈可以生死分幸不幸哉君一舉而稅
虐遂滅所全生靈無算五人再舉而緹騎中慄所全于
士紳無算君分必死而 神宗皇帝生之五人業安于

死而 今上皇帝死而生之吾以知我國家忠義之報
永承未有艾也成拱手曰命之矣雖然吾願此忠義之
脈常留于薦紳先生而不見于閭里則吾儕小人幸甚
余媿其言遂書之以告凡爲薦紳先生者

皋陽草堂文集

五

題選曲

詩與樂相表裏古三百篇皆以入樂漢魏樂府卽樂章
也如唐學士清平調當時卽付龜年度曲今有能以清
平調度曲者乎降而詞而小令而大套而愈不可問矣
元人取士雖以此爲則而傳者多是拘闕吏隱之人則
亦聲音之道有不可強者存焉世傳西廂元曲之祖絕
無能傳其音者癸酉至金陵有爲予言教坊中老優能
得其傳召問之皆七十外翁鬚鬢皓然矣試令歌八聲
甘州音響絕異問所授徒幾人曰無矣南西廂盛行而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五

選正本

北西廂記

北西遊記

幽閨記

琵琶記

還魂記

又

予問老優北曲合絃索力在筋南曲合簫管力在板有之乎曰然然北曲惟西曲西遊可入簫南曲惟幽閨琵琶可入絃索此元曲之妙非後人所及亦非後人所知也還魂記其幾矣乎後之作有能窺還魂之際者也張凌虛娛母而寄其高尚雅志存焉層赤水還滴而縱其曠懷玄風渺矣自此以外吾無取焉乃有選近木別又有選劇本庶幾小道亦復可觀聞吳門有書肆從錢宗伯家盡得宋名詞而刻之果然必有取爾也惜也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七

吾未見其全也

選近木

浣紗記刪

曇花記刪

絲毫記刪

祝髮記刪

灌園記刪

竊符記刪

紫釵記刪

紅拂記刪

小本

小本

選劇本共三十齣

題北西廂記

不讀西廂記不知文情之至也不有如此情不可以言文不有如此文不能以寫情文不至而言情其情必蠹情不至而言文李十郎人日宜春令何足道哉元氏會真記情之未至者也攷其帙事多有遺恨董王演爲傳奇意在補雙文之缺而實甫止于驚夢不及榮歸此意尤微關漢卿從而綴成之非也若傳訛本多填雜字近日改爲南調尤足嘔噁余問時歛率以北調爲苦及詢知音故老則云惟南教坊尙有傳者所存亦不過數人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六

年皆近毫矣夫漢唐之樂府宋人之詞元人之曲今皆

不入歌場遞沿而下將何所底偶得張長君善本戲爲點校以傳獨刪去首齣賞花時小引嘗慨昔人都無忌諱今殊不然則亦猶通俗之義也

題琵琶記

琵琶字義頗無所取相傳高則成爲譏友人王四而作
登其然乎余觀說郭載有唐小說牛奇章子繁與同學
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
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蔡仕至節度副使姓
字相同至此然則成何不直舉其人而托之中郎豈
非表文人無行之差爲賢者失身之戒乎親之強赴試
重求官也子之強就婚重失官也官之于人甚矣哉是
以古之君子裹足長安盟心菽水終不以蒲車之聘易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十九

我羊裘文繡之榮移于龜曳也抑豈惟是悲者極悲歡
者極歡父子夫妻不能相其爽月涼風賞心樂事偏不
付之孝義之人艱難歷盡獨留此寂寞身後名耳此意
最微最刺讀者當可憮然動入道之思矣爲詞家祖豈
偶然哉若登第受官而泥金無報最爲晚節然傳奇不
重記實未足爲疵惟早朝數馬諸白排冗可厭雲棲尊
者禪悅之餘游戲三昧悉點抹之極爲快事今仍其本
更刪一二不祥語以便登堂之演至琵琶彈曲不減孝
經衍義此必不可逸者作者將無是之取耶

題髮祝記

琵琶南曲之祖也然其關目有不可解者槽糠之婦先
不能見信于翁姑及一見信遂致痛傷以死非慈孝也
公車就試曾幾何時幾何道里父母顛連不聞音耗直
待其妻行乞相尋而後知之非事理也伯喈一家遂死
于荒設兵荒洊至更何處乎君命所強遽爾就婚碌碌
清華徘徊短氣假如強寇迫脅更有什百于此者遂無
道以全乎此祝髮記之所爲作也母與妻不並存則妻
可棄棄妻子道棄身以養姑亦婦道也生與義當並存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二十

則髮可祝留身養母爲子道潔身全節亦臣道也然則
爲人子者雖極貧苦之時亦自自曲全之術爲人臣者
雖極艱危之際決難就列之顏此記間成于張伯起
之手伯起吳中高士老于公車思借一命以奉高堂而
遇饑食貧傷懷時事竟臥不起曠然有問道之思乃感
徐博士事爲之點筆其志潔其行芳其情深其文至讀
之省淚淫淫不知其下也余愛而誦之琵琶云不關風
化體縱好也徒然如此記乃真關于風化也已天下之
至情天下之至道也若填詞之工至琵琶無以勝矣祝

髮月稍單故不妨雙行也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三

蘇書金剛經跋

坡公以元豐二年逮詔獄三年謫黃州四月刻此經豈詔獄之筆歟抑初至黃寓定惠院所書也原本爲許文穆公家舊物癸酉予重翻入石又三年赴京蒙恩繫揣此人獄郭無傷計部見之擊節時太夫人以控疏偕熊安人待次都門五越歲矣吾兩人暗燈相對殊不勝情無傷述太夫人與安人皆持齋日誦金剛經予乃以自攜者寄奉太夫人而熊安人念予妾梁氏咫尺都門貽以手書心經直是衛夫人書咄咄右軍而師之也妾亦以金剛一卷爲夫人供無傷屬予跋記之嗚呼百年臣子之痛可以仰質千古而兩家世誦之誼一時同患之情亦可以示來茲而繫之感慨也時丙子上元日

皋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三

月七女經題跋

余讀月七女經至所說偈云汝子無欲莫生欲晃然心
開如初日耀是即首楞嚴所云本無不殺不盜不淫云
何更隨殺盜淫事諸佛知見片言盡之矣又云有欲定
當生不善有欲心者無解脫此又破盡情障波羅提木
叉之總持也何疑于女身立轉如妙蓮華乎惟是已受
記菊直證菩提而出家因緣尤必在父母之聽方知禪
宗聖教世出世法之不二所以我 聖祖以佛爲陰翊
皇化也萬曆戊午余侍家君閱藏見是經欲爲家慈吳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三
安人翻刻而未果頃香幢居士爲母發心重刻以善本
見遺且屬題語其初乃盛居士及照明比丘流通緣郡
隍大神啟教頂禮讚嘆敢稍呈經之大意以告將來之
讀是經者

黃平倩太史書卷跋

清翁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南充太史胸中
自有出世之概故筆墨所至無一點塵善惡者當知銀
鈎鐵畫之中自具吸露餐風之致顏魯公晚而游仙其
書法中亦自有之若但知供奉之詩爲謫仙而不知魯
公之書同于披薤非知詩知書者也丙子上元後四日
陳秋翁先生出示南充真蹟偶拈此先生掀髯道可屬
爲書跋遂以應教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書

郭文毅楊村行卷跋

萬歷癸卯四明當國仇殺正人將搆大獄陷江夏宗伯及歸德次輔宗伯先已予告次楊村緹卒邏捕絡繹水濱一日數驚畢夫人至親自汲爨以天地祖宗之靈諸人皆無所附麗然而宗伯終阻出山則四明衣鉢繩繩數十年如一日也令子計部君非罪被收畢太夫人自控疏得移法曹今烏程當國猶云吾師之仇之子也以是迄未得雪計部示予楊村行且出宣箋乞書一通嗚呼此詩豈但郭氏世業所在後之爲臣爲子者讀之固

愚陽草堂文集

卷之九

五

當激發忠義索姦邪之魄于九原而誅之也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十

碑記銘

大通來和尚塔碑

佛法自達磨渡江單傳直指一花五葉能者得之自後
法周沙界如普雨潤隨方弘教代有其人若乃直捷西
來之意妙闡教外之傳權實雙提隱顯互表全彰大用
漏洩無餘者則惟我龍沙來大師師俗姓許世居建武
城北鳳凰山下父某新建學諭母羅氏師生於萬曆甲
戌十二月十一日子時有鳳毛墜于室長丈許五采煥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然及長就學以鳳毛名館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
館中經年不歸一日自異僧造館修幹隆顯然作病狀
舉動如狂言謔詞師獨獨顧僧笑曰此子大通也
師後因以爲癡虛語病止館中不夫病愈爲師愈勤中
夜呻吟呼師師之有韻今所書擇無誤是也師心異
之問有叩請胡說玄旨盡掃影於諸妄久之病愈將去
曰向所言固非究竟惟首楞嚴三昧是諸佛心爾當修
學說法竟夕師言下大悟發願出家僧曰能承斷疑根
乎能承斷名根乎師應聲曰卽今覓斷者了不可得未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審尊師教將誰斷僧笑可之師遂請于父母祝髮受戒
于廣度菴法諱無來時年二十有九萬曆壬寅歲也越
甲辰詣麻姑山飛爐峰下菖蒲坪住小茅菴僅可容膝
所柴運水躬自執作夜則經行山中狎虎狼以爲常乙
巳過豫章憩承寧寺廣度菴不數月往白下入浙中踰
年還建武丁未入閩西山淨明菴積雪盈榻不起于座
三年豫章縉紳學士王孫長者聞師道風卜勝龍沙來
請卓錫相國洪陽張公爲檀越上首大司空念吾徐公
年七十餘執弟子禮清眾雲來參問法要師不陞座不
上堂不拈桂拂惟說楞嚴大意曰世尊廣放百寶無畏
光明化佛說咒十方灌頂一切眾生未始萌心寶明妙
性此已盡盡披示無欠無餘大眾便宜洞開道眼直下
承當若方便初門則有十方微塵如衆異口同音宣說
結解根元唯只六根更非他物然則今日修證豈宜復
墮旁蹊乃直示教法披剝開大追究六根徹底窮諸返
流盡源直至窮無窮處圓明現前非教非宗是真寶印
聞者無不暢然獲大饒益先是龍沙環阜中不盈數丈
及師止說法沙日以開顧師仍欲遍歷諸方乃以壬子

春發足自達至蜀陟黔滇諸名山足跡殆遍又至羅甸
東國等地干戈盜賊之中辛苦備嘗魔試悉過癸丑中
秋日復遇異僧于常德府東菴維禪丐中手足皸皸師
雖即禮拜作嘔無語與食與金皆不受脫一衣發之
意悉荒坵師從至荒坵屏去遊侶相對語達曙去師遂
隱終南三載乙卯五月再遇命師還西長師住西山靈
寶壇丁巳住武寧南棧菴戊午還靈寶問道者日眾師
隨根器應之今有語錄答問要論諸書行于世庚申元
日謂門人曰吾將行矣越七日禪定默然有示寂象眾
等呼留須臾師出定曰留數日亦無不可然吾頃已去
諸人皆不聞問可暫聲豈非此子童真性無漏乎
可謂吾門人法海子也師復留三晝夜恣爲大服決疑
意衆言曰汝等謂世間有常住法耶踟躕遂逝是爲庚
申正月之十日年四十有七僧臘十有九年子三季亦
出家先師逝門人法謙得法最早初不識字後乃矢口
成偈慧辨無碍亦先師逝其逝也以茶遍供同參踟躕
拱手大笑而化門人法海法即等即壇爲師塋院壬戌
迎師入塋甲子院落成又三年余以訪道過龍沙過海

公如宿契同入西山夢一長老爲余說法畧謂千七百
則公案大有向祖師脚下盤旋者惟單提向上但用自
心直了成佛無說無聽言下頓見余得未曾有起叩師
傳宛然函蓋乃炷香禮塋稱弟子時同在山者師門人
僧俗十餘人余請發問難以啟未悟眾推上座海公訓
對余遂問曰師派不依五宗又異僧無名何也海曰上
惠下能豈是黃梅安派又法性本空何有相余曰異
僧之一再尋遇豈法有秘耶海曰昔曹溪三更受法袈
裘遮圍謂有秘者亦是謗法謂無秘者亦謗法也師一
生踪跡行腳爲多且無定止何也海曰表裏前法無常
住也旋元要論是唱近玄何也海曰龍沙有識眾志所
歸爲應機也然返流旋一教體不殊今我慢禪者輒非
金丹而不知金丹之卽舍利虛稱見性而不知真性之
卽慧命橫執十種仙流之障而不知佛之爲第七仙大
覺金仙也詞理朗暢羣疑渙消海公乃起問余曰師之
行脚吾不及從今或有謂得自本心見自本性聖諦俱
空更作何務勤勤如此仁者能意之乎余曰夫法不可
以意論也然不聞曹溪八月腰石舂米十六年泥迹勞

侶乎且如阿難尊者親見如來聞法心開觀空如葉猶復殷勤啟請四律儀三漸次獲四十四心修五十五位眞菩提路此豈落階級哉師之言曰先入圓明後歸滅度必六入消乃得法眼淨五陰盡乃證無生忍此實虛談捷想閃空捉影所得承當諸仁者莫謗法輪應從正受于是眾等肅然曰是吾師法意也乃以埴碑屬余而爲之銘

銘曰禮如來藏明正法眼傳涅槃心闢摩訶衍有師何名無佛可選龍象步維虎狼心善言下空空僧祇勉勉

吳陽直堂文集

卷之十

五

三度重參諸方俱踐行証同符單複乃辨應機是立旋足非畔生兩一如卽離雙遣來去本無圓明妙顯是轉

石太守得士碑記

郡國之理得士故難于得民民情姦良參半然姦固不勝良凡窮賤僻里嗷嗷而無知者皆良之屬也蒞之者煦煦而綏靖之慮無不見德若士則其類簡于民而蓄難過之所求亦簡于民而難厭過之如吾常郡文明素中東南然其途富貴貧賤其焉而材不材常參半材者人之所擬得士者不必如所擬則人情不厭夫材雖偶蹙且以材自厲乃不材者則必託材者以譁久之材亦不自甘其蹙也無已時故蒞吾土者恒以士情爲大難

吳陽直堂文集

卷之十

六

獨石侯曰吾何知難第自念數十年紙窗竹屋之苦今也得操士進退諸士數年之積一日之勤終身之遇合係吾一日間敢不敬乎爲廣額視昔加倍侯達于學問洞然神解凡士之積學深詣亦寒而無階者遂無不入侯穀卽見遺者亦思以材自厲然無譁余乃知古之大臣黜廢人而不怨誠有若斯也乃吾郡士則亦譁萬多吉易澆而淳矣士者民之望士得而民愈洽咸謂是年來所未有侯則進諸士而告之曰吾爲國家樹人非私樹德諸子其無以尺寸自喜飭爾躬達爾識虛爾心

實耐腹迫爾志氣乃所以調知則又進諸遺者而告之曰其無以小撻自灰金積煉而成器風積厚而負翼夫微倖苟且者終身不洗之賦也章陵詠詩者四體不祥之氣也且不見夫今之得者非昔之失者乎于是士之邇侯若一家父子其膺侯教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某某乃其謀貞珉其盛而屬余狂斐之辭以詒來者侯諱萬程湖廣湘潭人先守微以黃山事爲逆璫削奪大節可風故能得士如此是時督學使者爲上虞李公懋芳亦先爲逆璫削奪人倫妙天下而司理爲零陵劉公興

吳陽堂文集

卷之十

七

秀邑侯爲北地岳村凌霄一時皆相與有成易有之同明相照吾郡士亦遭逢之幸哉

關聖化身小記

萬曆庚辛間有狂道人行游洪都市中人未嘗見其寢食之處遇古剎輒入題壁間以布爲筆不攜而具最後題德勝門關聖祠云炳燭明千古單刀敵萬雄八百龍沙會吾當再勅封題此遂不見後數年神廟有崇封伏魔事人始意爲關聖化身因尋題蹟則多剝落不存獨鐵柱宮閣上者尙完好其詞云閣上行步步驚鐘鼓皇皇晝夜鳴閣上住觀鐵柱煙霞隱隱蓬萊處閣上坐非癡情混元一氣天冲破閣上卧都識破兩輪日月腔裏

吳陽堂文集

卷之十

八

過予細釋其義久之恍惚若有告者所云鐘鼓即天鼓天鐘也鐵柱即金丹之別名也一氣冲天之後尙有日月內運一段工夫蓋修真之旨約畧具矣予又偶過道德觀觀老君浮像見兩壁有題一云身似鐵心忠烈爲守金丹坐不歇右壁損不可讀止存一玉字武字及終南辟穀子欵道士云此亦化身所書嗟乎人知帝君英靈瀾滂宇宙豈知其坐守金丹之功方縣縣而未已哉因退而爲之記

戊辰除夕小記

崇禎戊辰臘月小盡日家儀部修己終七菟諸孤熒然在疾巖事云暮何止霜露怵惕之感諸弟聯袂環予寂中夜數起望星河迢迢將曉夢入亡友老禪太虛室一僧在旁伸足臥指云此無念大有功德徐向予云七情如葡萄果剝了殼方知苦剝了苦方知甜喫下肚甜苦俱無案上一木板刊先師得心和尚詩先師自來不留文句心竊異之讀首一絕云正說禪那戒定因身心捏合亦爲塵清涼滿界金蓮色重現優曇最後身遂醒得

吳陽直學文集

卷之十

片紙于弟齋頭書而記之

捨宅後記

歲丙寅吾翁捨宅爲菴延上人西竺住持蓋十年前成約也語具二寅紀事中逾年竺禮峨嵋及戊辰冬返則翁前七日逝矣初或謂吾翁佛法難起今宅製近俗蓋經理次第少需數時翁弗聽也乃是冬不孝鄭爲逆璫羅織丁卯春傳逮者再中外洶洶秋八月翁丁太封翁艱拮据喪事者經年令初稍因循則翁十年一念將有不及成者始信向之堅決曉暢若有先見翁嘗言世俗以厚藏美業崇兒孫吾實耻之此蓋翁之志也翁又以產之腴者五十畝爲菴常住界址規則咸有成約今已巳二月廿日爲翁百日虞期不孝作佛事其中因率諸弟復以翁約申告西竺一遵遺矩永爲人天福田無斁自今以往諸孤不敢忘奔世之志上人其無忘十年之約昔坡仙爲老泉喜捨羅漢像僧懼不能守則曰吾爲父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而誰能毀之今不孝輩區區之私亦猶是也仁人君子來道場者惻然有感於翁之初願而或動其遠離塵累之思則吾翁之澤其終不沒矣夫

吳陽直學文集

卷之十

十

胡遊九奇峰記

道書稱匡廬爲北山詠真第八洞天今洞天眞境既倚
得羅浮北山之名疑必有謂顧志載未有及之者西昌
陳士業曰近有比丘匡雲結菴九奇之巖菴之北山
奇勝絕將無是耶余心識之時方初夏草木蒼鬱雲
烟舒卷無時予自三疊泉逾乾岡嶺上講經臺登臺覽
遠公遺跡憑臨天雨華遠見一僧自臺下來呼訊之卽
匡雲也乃騰而下沿臺左過初石門有片石如劈側足
而行路甚偏可近百武望西石門卓然高峙一橫峯架
之如天上削成泉從門滴不涸不瀉聲若秋漏初傳徒
倚小憩南望之猿自來倭人移時度石門一巷數楹雲
所結也東亦有石門雙峯陡挿與西相對茅菴正當其
中余急趨時不欲坐一時雲霧四起似令予坐白雲捲
入歸墨池磨澗予就几欲成三疊泉詩匡雲前曰九奇
之勝豈遜三疊不知自晉以來何以無人物色以待今
日居士蓋爲我記之乎自少有山水癖然意在尋眞不
獨山水又見諸遊記自柳州後大都琢景語爲工未必
于山水有當故從來所過不作記乃戲謂匡雲若爲告

果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七

果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七

山靈爲我啟雲霧我當爲若破戒不則未之許也語未
畢雨驟至予及同行二比丘一僕又有二樵者及諸比
丘合坐一室中凝睇兩山意頗甚悵予詩既脫稿雨止
雲漸淡前山從空濛中現一線參差若淡墨畫雲鼓掌
曰山靈告君矣予亦喜甚時當午從者有飢色雲顧曰
山靈有清供在乃各易芒屨策茶杖自門蹈而南登黃
谷坪坪夷廣及二畝可坐數十人老樹森列如野人衣
冠左右環侍下瞰錦繡谷前掛佛髻峯眉目毫髮可數
右瞻石門短松次第層立瞥見吳兒取黃山松束縛裁
剪扭作古意輒一株易數金不知此間盛谷皆是耳涉
趣尤在位置山肉影現故樹不俗樹形亦短故山不俗
高下千丈若翠屏眞奇勝也稱黃谷者坪下有黃谷洞
以黃山谷得名此坪卽東坡同山谷奔處或云是黃谷
禪師宴坐處非山谷也予笑曰皆是也語次笑同行印
比丘眾方訝問忽在崖下東坪呼嘯聲笑山谷應響
予亦趨而左取道東石門捫蘿梯磴久之始達雲復閉
繞衣皆雲人對立不辨予謂當是山靈爲我惜筆耳雲
曰少須之未幾一風來雲霧盡洗見坪圓若鏡一松生

石罅中高不逾二尺根蟠數折圍徑乃可尺許細尋生理殆不可解然望而知爲數百餘年物也廬山老樹多從里人火化爲薪是松生遂谷石坪上屈折深藏乃幸得免所謂以不材終天年也松狀若天星菊幽古特甚此丘請予安名予爲之字曰隱翁而名其坪曰鏡坪取青蓮石鏡清心句義也跌坐松旁摩娑相挹殊不欲去雲曰未也山靈更有清供在乃折而左又得一坪坪稍狹然益奇又一松生坪上稍長于隱翁虬鬚四張則字之曰大隱翁時有思比丘墨而醜槎枒露其齒按膝坐

吳陽直學文集

卷之十

七

松下如俗所畫羅漢者一僧袖花袍一僧燕香來蓮娜坪下句然雖雷予曰供止此乎雲曰未也則比丘指曰是懸崖絕處有峯如扇者當有奇數而先登捷如猿置皆從之猿臂相引可百武乃至其處又開一坪又一松又長于中坪者乃以大隱翁字之而易先字者爲中隱翁大隱翁所據最尊左俯一小坪幾臨絕壑蒼苔兒孫然東倚羅漢岩峭壁下切瀑布出于東山無驚怒聲然蟬蜩泓流不減玉龍飛舞予觀隱翁威儀不同意寔相類坐各一坪皆以鏡名之大中小則以翁爲別夫隱翁者

非其中若鏡能善藏若此之深深哉薄陽三隱千古不再對此真如對古人將無所謂北山詠真是耶非耶予因顧其雲長哉清供吾當以三咏相酬異日者誅莠爲薪畧去其甚者無輕付于樵人之手隱翁之面目各仍之無損其天三門之徑寧取險仄無敢車馬遊觀之漸爲隱翁辱雲曰是吾夙願也吾且願與九奇相終始飽于此眠于此老于此病于此死于此吾直性命吾九奇焉嗟人之性命其殉于利于名于色者多矣比丘獨以付之九奇豈非咄咄是奇者乎予感雲霧啟閉之異乃

吳陽直學文集

卷之十

八

題約爲之記署曰初遊訂重來也記成并爲三詩以貽之

接代寺香爐銘

嘉靖十年正月官鄭漆同室趙氏男松柏梓楠發心
鑄造代寺鐘鼎大鐵香爐一座越十百有四年孫某
某仲孫某某孫某五代孫某同發心重鑄而玄
孫某爲僧林院庶吉士系之以銘銘曰
於昭我祖式穀止飯僧鑄鐘鼎靈祉接代承家真人指
鑄鼎告虔神歆只百有四年復其始明色惟壽永無已
顯香一縷周八軌普歸三寶常如此

東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五

東陽草堂文集卷之十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一

書義 讀 書 疏

子謂顏淵一章書義

用舍是由人的聖賢只是無心應他行藏是由我的箇中須有把柄凡人用或不行舍之豈有不藏的須照行是二字看用有以行如人之行路步步有實際舍有以藏如富人之藏寶直使人一毫不知易云洗心以退藏于密就是此藏字兩則字要玩有行藏之具者又易以性見虛心爲禪當行時或退一步照顧一分身者便誤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一分康濟當藏時或進一步苟就一分功名便壞一分坑阱用便行舍便藏身在用舍之外心在行藏之外方是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聖門諸子于行藏道理豈不究竟如子路升堂之英尤素有確然自信處一聞夫子與回不覺心動故將行三軍爲問若說與回較量又說自喜行軍和疎淺漏豈不可笑子路是借行三軍以問行藏大凡用舍之際判割不下者只是利害生死關頭不破到行三軍死生呼吸是學問體驗最關切真實處于此討得分曉便見行藏實際蓋子路生平所自信

者如此夫子說此還是硬作主張任你刀鋸鼎鑊輕如鴻毛只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底人論學問中人到得生死關頭一毫不動豈是容易只于道終隔一層禪家坐脫立忘還未許夢見祖師禪正是此意臨事而懼便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好謀而成便是經綸天地之道輔相民物之宜到此方是宇宙在手萬化生心方知夫子與回行藏與子路迥別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讀莊子

華胥之國俗人之所謂誕也然而五柳先生則記桃花源矣桃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亦何減華胥也哉記謂後遂無問津者慨夫津存而莫之問非謂有問者而迷津也而後之俗人疑是避秦者子孫又疑作者託避晉爲避秦甚矣世之沈溺而不可莊語也予足跡未半天下每經窮山深村之中塵上不下煙霞獨鎖如大俞溪者蓋三四過之則亦何減桃花源也哉夫以天下之大舟車所至十里而村百里而都其大較也村則挾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三

之正而御六氣之辨者哉莊生孔氏弟子之弟子也西河再傳其子師說固未遑庭知夫蛭坏蟻封中人之不可莊語也而爲之寓言卮言重言以發其意如傾乳酪以告嬰兒曰食之當飽嬰兒擲之曰將無誕我是非可食者三代以下機心之發于嬰兒也多矣彼以其誕安往而不誕哉以予所見桃花源固隨地有之直恐無避秦之心耳有其心則如莊生之書固非漢魏晉後人語也深山深處有樹可宿有藤可衣有藥可采古今生死序其聯明日月風雲同其息作就此一卷中峯絕頂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 四

披梵經誦讀倦則卧枕石抱雲遠遶栩栩華胥之國莊生在焉吾則褰裳而從之矣

讀逍遙遊

逍遙遊立言第一義也。鵬鵬相化，南北相互，風水相運，而總梵之以息。息者，所以神明于天地之間者也。夫息豈可以無積而然者哉？水之積厚，故負大舟風之積厚，故負大翼。蓋未有無所積而能逍遙者也。以六月息則息深而積之至厚矣。故九萬三千，逍遙乎惟吾之所駕。若二鳥決飛，自以爲至樂。實則藩籬間物耳。朝菌蟪蛄，修焉生死。智者所悲，何逍遙乎？此則人間繁縵之事，宋榮子之所笑也。然而宋榮子不若列子，列子不若無待。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五

之真人無待者，厚積乎己，故無待乎外也。堯舜之事業，仲尼之章甫，俱無所用之。故謂之無用。無用又何用？苦之有是以能逍遙遊而不倦。惠子樹瓢之喻，蓋莊生藐視乎悲學道者無用而懷墮有用也。則息散而其積薄矣。向之論者乃謂隨所得而逍遙，鸞鵲鵬等于一視，本末不辨，小大安齊，豈不謬哉。

與里族書稿癸亥

某不肖，世居茲里，比鄰族黨式相好也。維桑之誼，敢忘諸乎？然以自幼從家君遊宦，迨弱冠鄉薦，便僑寓在城。往來定省之外，不服與長者晨夕班荆，每懷古人高誼。潤里澤族，綿力不逮，慙負多矣。居常自念，既愧無德于里族，故不欲絲毫有涉于鄉閭。公車十載以來，于吾里未嘗問一屢，未嘗謀寸祇，未嘗縱一臧，獲得豪舉公行。未嘗搆一詞訟，使鄉民重累。未嘗染指小利，居間一事未嘗詭懷小嫌，求多一人。卽如先世棄產頗廣，惡俗我贖相招，某則謂時無定價，律有明條。若張饕餮之羅，徒遂牙爪之猾，鬪爭搶攘，誰有寧居？買囑紛紜，無非怨府。小人既奪其所利，君子將何以爲名？是以醜之而弗爲也。此某向來行徑，凡我同里同族耳目，一一難掩。乃昨年觀政時，有北來者傳聞甚異，以半生不屑之事爲千里逆鄰之詞，似欲橫挑非徒狂倚有識者笑。愚人疑之矣。今皆已往，其無稽既已洞然，似不必復理。前譌然恐自今以還，日新月盛，揆情度理，或宜一言夫愛憎取舍人一共趨曲直是非各應自理。某所不爲者，人豈能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六

相及人所欲爲者某豈能相庇磴磴之愚願終守其絲
毫無涉者以無爲長者尋而已某生平極耻鴈子標榜
自處淺狹况罪謫餘生山深林密所謂身隱焉文而猶
嘵嘵及此某則陋矣然而微尚固存素心不易期存此
案以矢將來倘有自渝其言者然後我同里同族還以
相質食之階下亦無慙也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七

鐵柱宮進香疏

伏以高明位列普垂下濟之光道德恩深均沐大生之
澤恃度人之無厭靡呼天而不聞竊念某夙染真熏獲
親道此曾辱導師之指點兼親宗教之微言亦皈敬之
有心奈修持之無力沈淪墮落忙名利場中展轉飄
流歷歷蓋纏根子惟貪嗔癡一心作役故身日意三業
相牽痛思石火電光百歲已三分而過自檢玉樓銀海
五衰隨六賊而侵然則皮囊脫去終成一聚之塵安得
竿木歸來獨近三清之照茲蓋伏遇祖師旌陽眞君都
仙座下殊因勝果至德神功常淨常明隱顯度人無碍
性惟忠惟孝乾坤獨立本來身慧鋒將靈劍俱飛貞體
共石甬永奠蛟龍馴類萬千年一柱波澄鸞鶴翔翔八
百人五陵雲遶乃厘如天之賜不遺下土之微多年感
兆而有徵到此瞻依之欲涕妙道不闕于思議投誠曷
罄于名言卽今一日身輕豈非三生緣重敢辭發露伏
冀哀憐念不敢忘者君親之恩而不欲受者身名之累
畏途已矣從他車馬風塵靈境昭然容我雲山邱壑醒
心醒眼還從醉裏思仙覺世覺民不向夢中問渡一念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八

一生持光圓羽翰千休千處得風掃葛藤此離身心之
不代實賴收翼之無窮真如迷途盲子非慈親垂手安
免失足溝渠更似未哺乳兒匪生母在懷寧辨投身冀
壞若垂白嚴慈自此道緣益茂及未髻子女從今善慶
長滋閨中結共道之緣宇下等無私之化身以無危爲
安心以無惡爲善家以無禍爲福世以無事爲平願其
有情同歸大道矣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九

禪除餘目疏

弟子紫以禪除度申其薦更仗雜華之妙力重申微目
之靈文敬爲無始冤親多生眷屬輪回六道人羊相續
無休輾轉千生花鳥機關誰弄攝人光明之鏡普登清
淨之航若亡子之救頭禮法王爲慈父兩字愛嘆承斷
六親人我俱平根塵無生滅之因法界共圓明之相信
禮天中天何論人非人等諸觀法王法一時世出世間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

募建海寶輪院疏

邵僧海寶人皆號爲隻眼癡和尚余察之蓋寒拾流也結衣敝輟望之垢不可近及近之乃無纖塵常行市中逢人乞錢先以供大靈禪堂佛前燈油凡十餘年後乃與禪堂僧禮懺又近十年僧有怠逸者寶必知而訶之腰挿一扇敝極不捨審其故凡女人施錢則祇以扇不接手接其戒行嚴密如此余屢叩法意若應非應或喃喃作別語忽一日坐鶴廊爲余說華嚴解脫門得未曾有乃知非常人先病兩目盲自禮佛百餘拜曰須還他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今以寶爲主塋而兩塋樹焉道力所攝佛燈永傳昆明一灰咸音授記無餘涅槃咸茲證矣喻中索余題疏爰畀書授之若寶行歷之詳當自爲傳俟院落成日別使納諸塋中

薦殤兒觀孫疏

某自庚申以來未經兒女之慘乃戊辰而後再丁父母之艱不逮報親怕負慚于有子安能爲父空追痛于亡兒但以觀孫嬰兒慧質未免沒溺愛根六百日爲一世斬留父子兄弟之情億萬劫中三年已備生老病死之變破因緣于彈指詔我迷途輕纏蓋于剎那應登覺路念此衆生能忍惟憑我佛宏慈恭延戒僧誦妙法蓮華經一十二部戒僧釋放瑜珈儀日一壇仰仗威神俯垂攝受伏願慈悲大父哀茲失乳之兒福慧兩尊提此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下塲之子迫多母之往因迷津未曉乘三寶之神力寶筏平開莫隨中界以沈淪便附法輪而超越優曇開現等觀世出世之因蓮華化生終得天中天之果若了悟于當機應如龍女倘願申于未了定作攝見

保胎疏

伏爲某氏懷孕及期分娩在即恭陳清醮仰祝淇庶所願母無難子無虞家無病共保平安更祈生必男男必育育必賢常存清信具如昔人大願不信三寶無生我家惟憑道力至神更祝多男膝延世澤淨明教衍時依九氣之光道德恩深世沐三清之照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一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

勅封文林郎揚州府推官許北王君暨元配勅贈
孀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天啟壬戌余鄧與王子徵同成進士是年余請歸越六
年戊辰王子司理維揚則余舊館地也揚之人無不尸
祝王子王子不有歸之太母翁及張諸人之教時太翁
春秋將八十高王子屬余陳辭爲酒史之佐會有善數
學者余與王子各挾一白筆往問術者言若兩人同志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自頃如新顧低徊久之曰兩人者其同有憂乎及冬而
余有家府君之變哀毀中間王子果亦丁太翁艱今已
已秋王子書來更屬余墓上之言余然然雖次每聞人
之憂輒跼蹐天地不欲生顧何能次第筆視雖然素車
白馬之誼我兩人千里如對也其何容辭謹按狀君諱
應選字許北秦之涇陽人涇陽之有王舊矣故老相傳
所號金牌王也系遠不具述傳至瓊璫生尚仁仁生雲
是爲君之父配衛生君爲長次應期早卒壽終八十七
王之先世有隱德以農事起家及君仍舊業不廢夫農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二

者世所爲勞且下也然余觀九流之業各有其弊惟農
以執勞務本非義之習無從而下是以古之哲人高士
皆隱其間柴桑元亮鹿門德公誠有取焉爾也乃天之
報施往往昌大其後維余小子亦農家者流也家君自
儋部遷謫高陞桂林泉者二十載每以耕爲歲課余亦戴
笠荷鋤身侍西疇者有年而今不可作矣讀封翁狀使
人怡焉神感封翁既習農顧津津讀古人書經史無不
手錄夫野人之筋力與聖人之神智兩者不兼不可以
農隱如君可不謂至德矣乎案上喜置太上感應篇明
心寶鑑諸書間自編爲歌說以教里人常命諸子曰古
聖賢格言懿行原留與後人作式樣耳倘讀得一句就
行得一句雖終身草布亦不失爲天地完人若徒以文
詞獵取富貴于身心何益縱萬卷亦成聚義耳故每見
人有一善則擊節嘉嘆爲之傳美卽里兒必激勸之否
則雖尊貴人不之許也甚或面折不少讓卽堯夫云常
將此意流天下天下何山不太平嗚呼可不謂賢矣乎
君性敏巧精算數地理星命諸家悉皆通曉大義以故
王子洞曉天人之秘蓋得之君爲多君猶遠于養生家

言凝神養氣規中靜圓常徒步陟太和峯頂往來數千里終南太白諸名勝足跡俱徧數年間登太華絕頂者三縣雖絕壁上下如飛疑有遁者夫以君之材令少出其所得皆是自表見而君耻爲人杓拘訥自藏終以農丈人老非賢有至德者而能之乎王子初理平江方大旱君茹素露禱于官舍繼理廣陵政逆瑞毒俄揚之先雨鹽使兩郡守及司官輩多以職羅織被勘又黃山一案諸商家性連血比者日繁縷也君謂王子曰而作理官慎勿以不理虐人使以一命易多命猶能爲之況一

星陽曹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官乎王子承嚴訓悉與平反驚溝洫浪之中猶有全鱗君之賜也揚之尸祝王子者無不額手焚香願祝君百歲壽君笑曰吾寧以吾子爲名也重念鄉里舊遊父老思與把酒桑麻乃復從官舍歸值里中旱魃神烈日中逾月始雨竟以此積勞病不起蓋君生平自矢惟一念不欺而以克己利人爲不欺之實每晨起必默瞻神前宏發大願故生死之際乘願往來卓然是法如此元配張孀人贈奉直大夫張公長女奉議大夫湛川先生之女弟與君相莊三十年慈惠儉勤夔無私蓄潛筆并白

其勤苦有尋常所不肯爲不屑爲者自生王子即善病然撫家政不少懈爲女爲婦爲母皆克盡猶及見王子鄉舉先君三十年逝觀是夫是子可以知孀人之德矣君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崇禎某年某月某日以王子政滿封妯子官享年七十有九孀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生子二長徵壬戌進士娶向氏封孀人次徵增廣生乙卯副榜今已巳四月卒娶馮氏孫男三長永年邑庠生娶何氏徵出次永春邑庠生娶張氏亦徵出繼于徵爲嗣

星陽曹堂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又次永齡幼未聘女孫六徽出者四長適張策次楊聯次秦名世次杜芝秀俱庠生徵出者二一適孫正宗庠生次適張德齡國子生曾孫男一曾孫女二張孀人沒後君繼室三繼孀人者亦張也生子亂邑庠生娶雷氏生三男長永祚聘雷氏次永禧又次永德一女幼未字張氏早卒繼張者爲陸繼程者爲蘇俱無出王子卜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某之原繼室張亦謂爲恤弟而病其母蓋王子之至性也銘曰

龐陶高隱夫耕妻穡有嫩君子千載能傳玄尚則仙心

宗則聖莫究淵源以天目証懋懋宗岡德人之職永終
且吉傳離而昌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南京國子監博士楊惟節墓誌銘

昨歲在癸酉暮春之初余不佞巖居憂廢十二年矣柴
門書局蓬蒿滿徑乃有剝啄聲起視手版則西江楊子
惟節也余爲兒子點定制舉義推楊子辛未一人以文
臆其人當是玄靜而沈毅者歟則亟起介見之相視而
笑留余深柳讀書堂中橫目今昔縱心千古卓然期有
以自命痛士大夫之類于名利騰其頰舌而滔滔靡所
極也思欲修之而以身爲標故資格當出宰辭不就就
教授應天府學其意遠矣詰兩日夜別期贈以言余謂
楊子靜矣盍進以簡簡以養靜故能識微大神多營將
恐疲也精不營將恐耗也以是爲贈楊子以余爲知言
自是及秋聞分校闕闕且省慕今春或傳楊子病未幾
傳竟不起傳再至余始撫然是其苦心學問深心世道
多營其神而精未營以及此也哀哉吾友豈可再得于
今之世乎爰居外寢爲位而哭之輓言二章落句未是
題天末楓林亦返魂比于唐之太白其志節才誼故不
媿而寂寥肯藉未一展厥施則亦猶天末之懷也又一
月而公之姪兆年以行畧來曰吾叔父易簀之言也志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六

我者必鄭子哀哉我視楊子六年以長而我後死我安
所辭則按狀爲志楊子諱以仕字惟節別號澹餘江西
瑞金人瑞金之楊著姓也世有隱德至叔莊遷居夏坊
叔莊生萬璞配曾籍人守節撫兩世孤萬璞生春雷春
雷生可遠年百歲神廟詔旌貞壽之門可遠生永昇字
泰區邑庠生公之父也配某孺人公爲泰區公季子少
慧有巨人志十七補弟子員十九戊午舉于鄉文名籍
起四上南宮不第與朱敬之謝子起士芳兄希元姪汝
基結社赤水篤志嗜古敬之希元辛酉甲子俱得雋乙
丑敬之卒于清江浦爲經紀翼其喪丁卯汝基子起士
芳應試歸潮于臨江之虹梁公計偕舟已過匡山聞計
亟返棹得其屍悉北上裝爲之殯持三喪歸子起無子
爲立兩繼子三君子皆安窀窆始北上戊辰歸丐有司
立專祠于赤水之濱置祠田祀典有常凡公之薦于義
皆若此是年公讀書西山西山余曾一再至鄧文潔之
園遊松在焉靈界非無竹徑如昨公慨然有前哲之思
會薄都城上勤王書于閔府凡數十萬言未幾闕廣
流寇起瑞金震鄰公與兄太中大夫閔濂孝廉希元議

集諸父老豪右爲文告城隍激以大義傾囊爲城守具
寇至南岡斬其渠帥焚其營寇不敢逼余惟事無難易
顧綜才若何才無巧拙顧實心若何瑞金城東民窮
帑虛無可搜括公正色一呼遂以保障安得有如公數
十輩落落參錯爲國家實心任事又何患乎邊防憲警
耶余猶記與公坐談先婦去時事不可爲一語凡公于
經世皆言實善此其一班也辛未第南宮遂來自下以
造就人材爲任立五經社經濟社以射禮久廢又立緯
社有蘇湖之風顏所居曰讀史樓晝夜手一編不倦閔
闢得士九人今聯捷黃景明宿名士其首卷也公之宦
業止此然而高文介節遺志達才業可以師百世矣居
家孝友尤出天性居喪盡哀所析產以半爲燕嘗費餘
盡推與兩兄甥李少孤公曰無父者余子之岳母田氏
無己出子公曰無子者余母之乃合二族同居婚教色
養人不知爲異姓子母所置祠學田惠于家所請免農
民報役及設處鹽關庫費惠于邑所營白陽桃陽守咽
喉以資捍禦惠于省嗚呼天假之年公之施豈可量哉
公生於萬曆庚子九月廿六日卒于崇禎甲戌四月廿

三十一享年三十五歲配張氏癸酉先公卒子四兆光娶
鄧氏庠生獻徵女兆奇娶陳氏庠生儀女兆生未聘兆
全聘廬陵恩選趙千里爾斯女女一適庠生胡公習孔
子兆年爲公功服姪聞計來南都護喪歸爲余述公生
平泫然見其主性孝友家風其可則也已銘曰

嗚呼吾友惟節其行芳其志烈其骨冷其腸熱懷有日
月神若冰雪得全者天未灑者血三十五年來何決
公之歸兮大江采石太白如遙寄懷購昔月黑林青星
寒火熾感慨斯文吾將安適乃信千古系之銘章旌江
峯陽堂文集

之滙嶠嶠之陽崇山峨峨廣川洋洋既安且吉其人
之

顧令淑誌銘

顧令人者余年家友儼淮秦君婦也儼淮爲之狀曰婦
未逝時于不知有婦第見筵綸惟嚴機杼札札拮据滌
滌豐殺中程中外斬然臧獲咸事令則儼儼豆觴不問
不治奴子若婢飢寒忍容日入于耳否則嘻嘻焉無復
檢飭予始知婦矣嗚呼此真情至之言也而亦可見令
人之才矣雖然婦人非才之難也令人自爲女則少儀
及來婦無毀內則翁姑稱孝妯娌稱和姻黨稱淑臧獲
稱惠用夫子稱貞順教子女賢明有法訓稱慈父涇川
峯陽堂文集

顧公家世自宋以來爲邑著姓令人數歲時即能讀女
誡終其身無豪華習兩親俱早世歸寧哀慕二十年不
衰而未嘗有私于母家秦爲望族吾年伯若母嚴而薦
于禮令人曲得其懽心佐夫子襄大事惟虔承太宜人
顏婉而至太宜人所愛亦愛之色有所欲與卽推以與
之太宜人左右侍者未嘗不以溫詞接衣微垢必躬自
澣濯手紉以進每上食必伺太宜人下箸以爲懽太宜
人偶患脾疾願以身代與姆黃宜人相諧若同氣嗚呼
翁姑妯娌之間斯亦世習之最不易調者已儼淮文名

籍甚多四海交文壇酒社素月寒燈令人常脫簪珥調
毫騰羞及人成均復傾紡績之積以輸之至試事利鈍
不常輒正色曰夫子豈常貧賤者花之朝榮者暮枯風
之積厚者負大其無以牢騷自隘蓋令人少知書明理
故其見若此殆丈夫之所難也予故曰令人非獨才也
屬纊時太宜人方就養閭閻令人左右顧愴愴獨以弗
得訣爲憾撫諸子女曰好自成立一笑奄然而逝時爲
崇禎戊辰十二月廿一日距生時甲午九月初五日纔
三十五年以令人之賢而毫無所取償于世福宜儼淮
之感慨徘徊泣然不自已也子二台錫聘賈氏邑增生
君緝女大觀察宏菴女孫次年錫育子長君卽子年友
儼海也未聘女二長字華庭儼郡庠生闇修子次字黃
永祥邑廩生振公子儼淮杖屨襄事卜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之新阡以狀來乞銘予讀狀至三十五年病與
憂俱半其間死生離別夢幻升沈之變令人實備嘗之
亦爲之深感乃謂儼淮凡人生趣皆然使更假百年豈
有異哉所不磨者此中炯炯不昧耳如君令人其不死
者多矣既以謂儼淮復爲之銘銘曰

靈姿變化偶然爲人三十五年遽反而真安吉歸藏香
留雲贈貞淑之施在其孫子

殤兒文孫志

兒生于萬曆庚申正月之廿有一日生三日我大人撫而愛之命小字文孫越七月七日而殤計生于人世纔一百六十二日耳其母哭之慟予語之曰人生如夢夢有長短見其一瞬而覺者與畢其能覺則可喜也然兒生未滿月即有瘡疳之疾迨六月而愈愈而復嬰驚症數日前向余呶呶手作勢如有語者垂亟潛淚而歎嗚呼兒果能覺乎生老病死爲人四苦兒于百六十二日間既備嘗之嗚呼是亦可以醒然而覺也已乃作佛事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

以資其行而淺葬于南郊講道亭之原其父峯陽居士爲之志復作詩七首今焚以告之時七夕後之二日

送殤兒文孫七首

飛雲來去總無因
花謝花開頃刻春
十有六旬生病死
分明指我莫迷津

二

百年亦復如彈指
彈指中間彈指人
告爾死生彈指幻
從今彈指出風塵

三

莫言彈指風塵路
多少人間竟與親
兒今回首都何在
休更牽纏未了因

四

呶呶似有難明語
含殮如存未瞑神
若還不了人間債
願愛金剛長壽身

五

相同都無言得似
一籌寒火夜燐燐
方知父母恩深處
稽首高堂歲歲春

六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

多劫緣中結素胎
梵音時向夢中來
兒須記取休忘却
自有光明到夜臺

七

人生石火無常住
佛法優曇一現真
諦審只今誰究竟
與兒共認未生人

殤兒觀孫擒誌銘

崇禎四年六月十九日峯陽居士第五子生吳太安人喜曰此觀音大士現日也可命小名觀孫兒偉重有成人相常歡喜不啼解人意見者無不得其懽心與之書上下視經時不倦甫并能把筆作上大人字黃石齋中允名之曰字之曰而係以贊癸酉正月十七日以痘殤計病十有一日先一日氣絕家人咸哭移時予自外至執其手曰兒去我乎忽手足俱動整然而興目睛則如平時踴入予懷以手抱子頰乃爲說涅槃四句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上

傷又說金剛四句偈又爲說般若心經皆瞪目端坐凝聽聽畢點頭而臥遂長逝其母周孺人曰兒喃喃學語時聞稱南無佛乃以僧服殮之時海寶禪師拾院將成如僧法荼毘附于其傍而父爲之銘銘曰

我追父母莫報之恩兒行親止其先有與爲孫前有殤者名曰文孫長十四年兒應弟而彼昆巖兒氣之既絕心與頂之尚溫惟人心之不昧斯頂聖之長存書不云乎孝友乃剛明所共尊我昔聞之有道斯昭昭之一原愧義方之未逮尙三復于斯言

妾梁氏墓誌銘

峯陽居士妾梁氏小名藍橋少慧主母周孺人絕愛之教之歌應聲而能予北來從至揚州將別孺人慨然曰中年遠道可無伴乎乃命橋從行手爲之簪髻時乙亥九月初十日也至京十一月十一日子繫獄橋在邸寓寄衣裳臨寫黃庭頗有筆意聞予刑審號泣呼天遂臥病不復能起今戊寅十一月初十日死年二十歲凡侍予巾櫛者兩月相望固固者三年一生因緣如是而已予命孺兒買地就葬于此昔朝雲從坡老過海遂葬惠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下

州延陵季子不云乎其魂氣則無不之也系之銘曰如優曇花時一現耳使更百年亦何異此陵谷易位尙其諒止

義男墓誌銘

余以古愚來羅浮道次羊城義男謝淳匡期皆怡相繼
病守之數日不痊則令兩僕留視醫藥而余隻杖入山
比還藥相繼不起夫死生且替耳吾與若曷異哉然三
人年皆未滿三十皆無子事予皆近十年勤懇相從數
千里而以旅死可念也昔東坡葬枯骨或疑無主坡云
是豈無主人君子斯其主矣余窮旅不能攜其柩歸
乃囑地主劉君葬之郭外義塚之旁令其伴招其魂于
光孝寺使有所歸召僧某爲佛事以資之而自爲之志
墓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七

以證諸後嗚呼後之爲仁人君子者皆其主也銘曰

百年同盡不可避貴賤通逝亦何異未免有情爲爾唱
魂乎歸來依土地陵谷變遷尙無毀仁人君子永終庇

峯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三

墓表 傳

明故梁溪秦上生先生墓表

嗚呼是爲梁溪秦上生先生之墓秦子梁溪爲望族先生少負重名煥序間今有子守澤州能其官聲施既燁如矣不稱閭而稱上生先生者本先生之自號而尊其隱德也按先生諱某字上舉號混塵晚年改號上生上生之義蓋有取于內典之上品上生也或疑先生故業儒自爲博士弟子員試必高等嘗著有視舌草志可知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三

已顧有取於內典之義者何也先生聞之曰嘻夫儒與禪皆名也名者影響之託也吾豈爲影響儒禪者乎蓋先生爲秦孝子養恬公玄孫世其孝友及先生而彌篤先後居父玄洲公母華孺人喪皆呱呱泣爲弟能弟爲兄能友樂善輕財好行其德生平所爲掩骼焚券賑貧恤族諸勝事不可枚舉有一舊交年衰而寢時出鉢兩從袖中授之先生既歿乃哭而自言其初聞諸子不知也又好爲人解紛或問之不告以所解事凡俾德而誦義者殆滿鄉國然而先生泊如也或時則一笠一瓢

踏殘蠟屐或時則一鐘一磬兀坐蒲團意之所至矢口爲詩歌詞大類龐居士諸偈語不知者以爲談空之諦而知者以爲妙道之言也抑香山所云以儒教修其身以禪教治其心者歟余嘗有私慨焉昔之論儒也卽其實義利之辨皎如星淵今之論儒也卽其名勢利之徒皆得而托足焉是何異禪者之談昔以解脫而今以貪著耶必也本先生之悟以砥儒而儒益尊考先生之修以鏡禪而禪不傷則先生豈獨鄉國之善士也哉不佞某與長君珣爲同門友稱莫逆猶記將謁選時長君意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三

在侍養會家伴以先生書至諄諄勉之報國乃就選得澤州後余以謫歸而長君赴任所相遇于洛陽道中余覩其容蹙然如不欲前又不敢不前者問之故則曰家大人不能遠之官舍吾以大人養不欲前以大人命又不敢不前也余益嘆先生于忠孝大節卓然如此及讀自題遺像有云能謝海鷗而結盟果借驛角以成名耶乃知先生之意固遠矣題贊成于屬續前之一日又一日前有辭世偈二首其一曰五十九年一場戲場非久立脚跟地猛然觀想頻伽聲呌道不如便歸去讀其言

使人慨然深省遺囑五大事語不及私先時令具香湯沐浴垂絕語錢夫人及次君坊曰吾此行甚好正襟端坐而逝夫禪稱生死事大以坐脫立亡爲驗而吾夫子亦言聞道則可死如先生幾有道者也嗚呼此其所以自號上生也與先生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天啟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卜甲子某月某日葬于祖塋之昭先是先生以從兄意讓穆穴穆之次無門卜者久議改阡先生謂父子兄弟世世相守天壤快事遺命卽葬向所乘者而穴視穆稍後于序不素斯亦世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其孝友之一端也諸世系姻族已詳誌中余特爲表生平之大者而揭諸其墓之原

贈太僕寺卿御史周公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吳之吳江人也自爲諸生有文名成萬歷癸丑進士令武康調仁和皆有政聲發姦摘伏無隱政成召入爲御史時逆璫熾未甚熾公獨憂之曰慘殺王安之辣手不已試乎彼得志于內必求張于外衣冠之徒必有呈身而闖捷者從而搆之以行其恩怨則肆毒于外弗可止已夫中人與宮禁相表裏也不宮禁則中人不神官人之與中人互相表裏也不中人則官人不神不官人則中人亦不神于是以天樞元年九月上宮禁舉動雖襄疏首劾奉聖夫人客氏二年四月有應陳陰象疏首劾魏忠賢三年四月有直陳利害疏請斥止劉朝行邊二月有清宮禁兩疏糾郭章交通魏忠賢巧借兇鋒爰除善類七月有循祖制疏糾司禮王體乾凡皆人所相顧而不敢言者予嘗論國家事委婉調劑使幾微得轉于宵密者大臣事也明諍顯諫使公論不泯于天下者言官事也有一事卽有昌言之者則朝端之耳目醒而姦人亦有所顧忌而不敢肆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也乃逆璫以是深憾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四

公奉命按楚以憂歸遂殺六君子次及公矯旨逮
公從容易囚服就道子時見給諫毛禹門甫丁艱就戊
至不敢終七彼時呈秀輩蟒玉奪情直不欲有其親而
忠臣烈士至不能有其親嗚呼此乾坤何等時也公既
就獲撫撈掠備至天變大微于王恭順而諸逆意不可
解竟以丁卯六月死詔獄子廷祥有受風今上御極改
元正月即制詞叩閣訟冤凡三奉旨得卹葬祭葬贈太
僕寺贈給三代誥封贈公官而公向所糾及前魏忠賢
之部黨皆得洋與

通

果來歸都城幸復自

所

來歸奉有郭象三答 書之明旨下吏議嗚呼於公言
竟何如哉

贊曰嘉廟之初來王爲名侍御而魏廓固爲名給諫臺
省倚以爲重後以王僉院故相抵牾糾駁至形于章疏
斯亦兩公上殿之爭也古之君子豈盡以同爲貴哉公
生平學術在監待持平一疏自云國家畢竟以選事爲
第一緊著今日畢竟以君德爲第一本根深思其言蓋
至今足鑒也

吏部文選司郎中赤城李公傳

公諱彬字寧質別號赤城世居東昌臨清州代有隱德
至封贈封翁文實公有太丘長君之風配劉安人孫安
人宦儀雙懿以降慶壬申四月十日生公則孫安人出
也公幼奇穎垂髫補郡庠生相繼丁內外艱讀禮之餘
學日進己未登進士第官行人冊封周藩王戊冊封晉
藩癸亥領詔萬全永平所至問風謠閭閻寒上要害脂
畫形勝如數米甲子以品望管銓司再調考功乙丑假
歸并客安齋築木石居方塘小圃引流種樹時攜琴獨
坐隱書堂文集

卷之十三

六

往寄懷書微意甚安之甲戌秋奉旨起補乙亥移文選
郎掌四選矢心澄敘悉剔諸弊一意孤行以是亦爲請
託皆嚙嚙張御史遂撼風聞快所忌奉旨下金吾獄七
訊懸案未結公竟以丁丑十一月十四日終于獄公兄
相弟相皆先公故公事兩嫂如母撫諸姪女如友元配
高安人先故繼配里氏未封子之亂庠生女四所娶適
皆名族詳其志狀中之貽彬彬有文采風氣秀上徒跣
奔喪遵旨扶柩歸卜葬以公遺言屬其同輩友人鄭鄭
爲之傳

論曰余與錦衣獄病癱廢不能行立赤城先生時過存
沮及生平論先生淳德君子也經濟之畧多得之輟車
之時至言及邸察之勝又如置身在高山流水間乃知
先生之神道矣先生嘗謂余家居十年自乙丑至甲戌
此中風波無地無之幸而得免而不得免于此豈非命
哉然屬籍之日猶與鄉職方契竟日不倦神氣矍如一
笑而逝嗚呼如先生殆有道者與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七

杜鴻吾先生傳

先生諱漸字 別號鴻吾本姓周氏杜其繼姓也
備母張孀人由長涇徙居梁溪儒年十九游楚沒于江
時先生甫三歲張年十八守節先生育于舅氏十歲英
妙見頭角舅氏小山春秋高矣乃托孤于杜竹樓錢因
以爲酬報縉之杜自宋龍圖侍郎鎬以來代有間人及
竹樓有隱隱于先生恩義獨至故先生後未復姓先生
少雖不好弄見者知爲大器所居遭火夢中若警之
先生手攜一童突起下重樓得免長受室朱孺人制布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三 八
相莊竹樓公歿多遺遺罄產償之所存悉與諸弟撫季
者如已子與人交無甘壞濟人量其力無靳語無宿諾
鄉里信之事有諫者先生一言立解蓋孝友忠信其天
性也 補邑諸生所爲文甚苦澹墨泚筆必以前輩
爲法程讀書城東荒舍舍在河之濱骸哭鬼嘯惡鳥聚
侶時來繞牀先生居之晏如守身若處子食貧如寒衲
嚴課若丈人之師析理若老吏之斷獄爲諸生三十年
如一日也九上京兆九刑甲辰貢請闕下得首選乙巳
再人都則余小子嚬執經之歲也余年十二歲時馳騁

維業先生約而引之于道先教余讀理學書乃憮然知
向來之妄日今自拈書義閉目靜思時發疑難而玉爲
之剖雖十數往復不休余思窮流請先生笑曰此大謬
是我非爾我所得者于汝何涉也余少好讀史先生鑰
不令讀曰理不明而論事使人意相更喜詞案則入邪
狂矣余雖受教或余爲同輩拉他解先生凝然正色終
日不語使人惴惴無地泣悔乃復霽色撫慰曰吾視汝
器不待煩瑣貴人況爲貴人乎也嗚呼今日師道凌夷
甚矣誠宜大老時有先生之思乃鄭原知于童稚之時
崇陽黃堂文集

然遺績具在也三別駕大理滇南萬里之外夷漢雜居
叛盜出沒先生誠信撫綏而委其魁黠者禱雨輒應
人以爲神富民久訟不結爲自其寬藏金于茶以獻先
生邵之案無留牘庭無留鑒達人相安若得父母先生
嘗謂余輩人之易治也自信華近此不易之言也戊午
先生年七十慨然曰古大夫七十致政豈欺我哉遂拂
袖歸父老適道若失所天先生爲歌數章以告鄉里自
序其書曰先生才懷留署景東先生曰是亦不可以已
乎諸君前請曰景東有茶稅待給引一至即可置千金
崇陽黃堂文集

族其誌狀中

論曰三代以下人才草靡于漢其時蓋重明經云然必
如杜先生乃足爲明經重也爲諸生視所學居鄉里被
所守出處進退視所裁如先生可謂全人矣往顧光祿
澤陽陳太常所嗜皆自以老不出山其于先生蓋伯仲
之間也嗚呼通人達士亦有告以先生之風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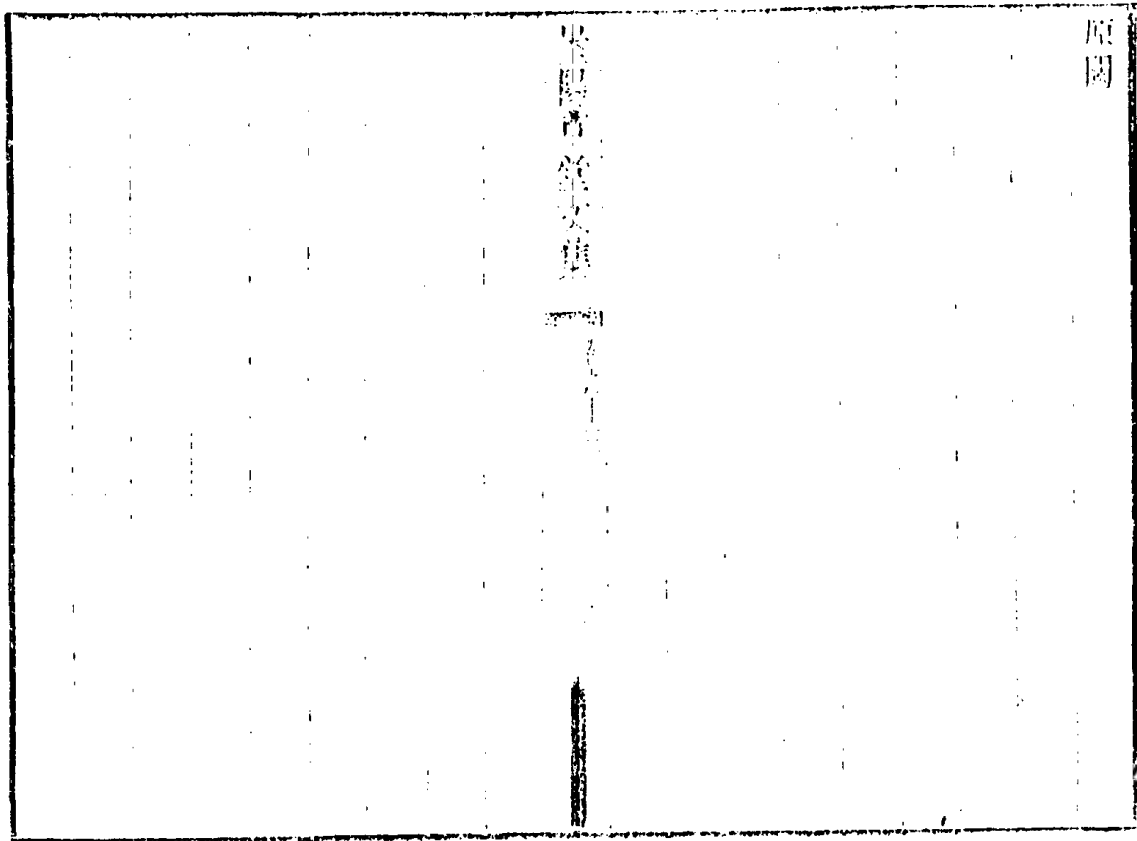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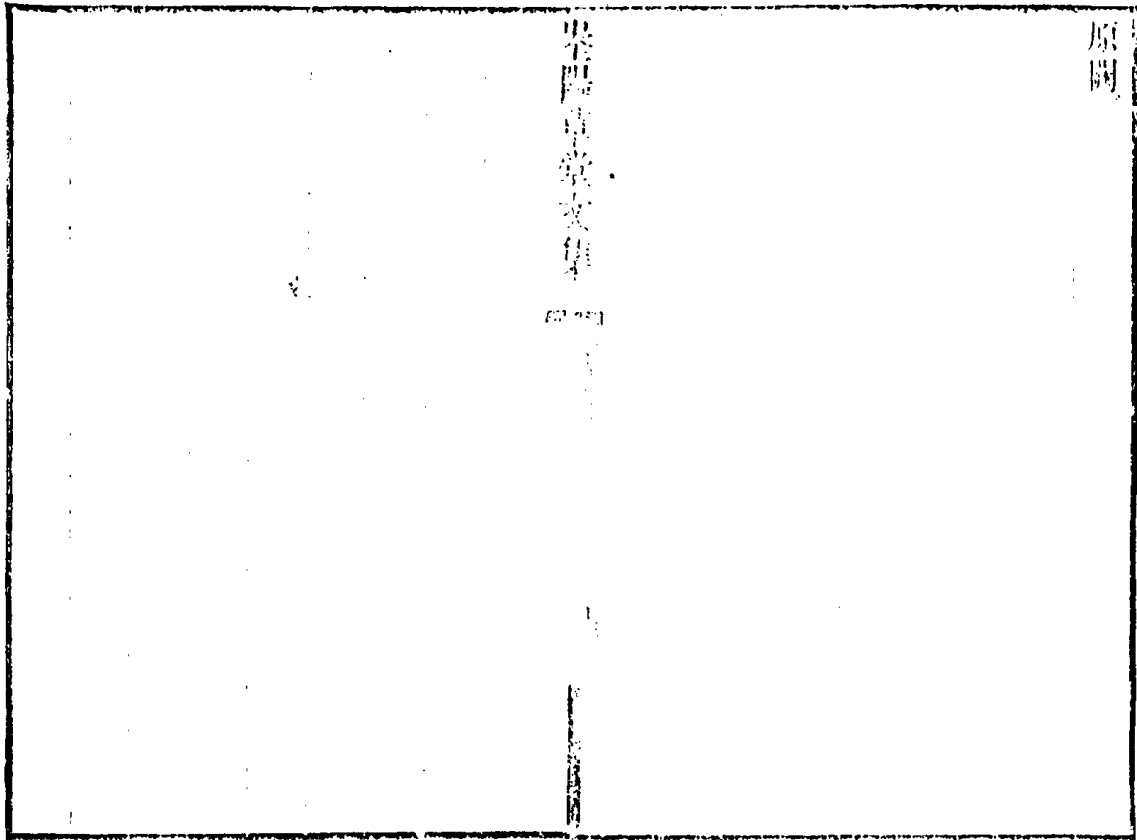
崇陽草堂文集

武緣司訓賓廷莫公傳

公諱遺賢字朝用號賓廷粵西陽湖人也莫自宋以來
爲陽湖著姓有知微知影俱成進士後耻事元無仕者
明興代有間人而奇峯公最著配朱孺人生公有異質
垂髫日誦數千言弱冠補郡庠弟子莫不問家人生產
不謀戶外事藏酒問字者屢常滿名流多出其門十試
棘闈不就以歲終授武緣司訓武緣民夷相雜黠僥少
文公約而進之于章甫彬彬如也需次待選公曰宦味
吾知之矣查官限人何營營爲遂拂袖歸隱公修能勵

崇陽草堂文集

節事二親孝直弟早喪撫其孤如子如妹夫陷于獄竭
力得申解如有酬江之變地方驛驛又苦當庫戶上著
多解散公爲調于上下散者得復聚林居近二十年琴
書自娛其不問家產不謀戶外事如一日也公說詩若
匡衡教授若文翁篤行若萬石若夫才而不試其才必
有過人者德而不耀其德必有過人者雖然不試彌彰
不耀彌光君子之澤引而愈長天之報之在其後人哉
子之先之高之先之道之義之元之善凡七之光辛酉
舉于鄉



阮氏孝傳

人長有後生者也夫愛生者必重其生貴生者必育
所甚捨而後取必有其甚棄而後全古來忠義節烈一
往無回斷斷穿窬之與啜菽飲水也同一家常耳刀鋸
鼎鑊笑顏照怡其愚之人也哉不如是生乃有所不貴
雖年所暗之襟衣冠髮眉頭指地若崩厥角豈富貴之
太甘即同害之哉迫雖然吾不得之夜冠而猶得之婦
女不得之髮眉而猶得之童稚則宜大劉氏其一微其
女又一微也宜人為漳川守陳君太古之配諸內懿不
其論論其大者翁紹南公病危值太古亦病醫藥徬徨
罔效宜人則封股以進夫翁之子艾母有問矣勃蹊不
聞滌滌惟潔即為孝婦壓藥以進其色焦然即為孝子
何其骨肉而無殺眉也其女更奇方十齡值宜人病厲
女即為封股以進宜人病良已夫男子東髮受書哆口
忠孝當利害一髮頃或逸而走彼十歲女何所為哉道
德之論士出其相而孩提之良觸而立見也我故曰衣
冠鬚眉之所不能得也初宜人封股父老欲以其狀白
之官宜人不可曰是噉名也吾何生以翁姑為名嗚呼

崇陽草堂文集

卷十三

阮氏孝傳

此豈非知道之言耶夫是以能全其至貴宜人育子名
附字五月今漢貢士孫對選嗣星吳越求所為不折宜
人者有是母遂有是女有是子孰謂天道不可知二其
眉公既為劉宜人傳余次其涯畧題曰阮氏世孝不別
標宜人者不欲以宜人之孝蓋其女之孝也唐氏本
宜人之志也為阮氏婦也者故為翁封股也女未字亦
稱阮氏為阮氏女也者故為母封股也既言其事復系
之以贊其曰

崇陽草堂文集

卷十三

阮氏孝傳

有女十齡步芳蘭為母封股病良已足母是女傳孝止
視贈裝體如華耳古來節烈皆如此多少衣冠懷女士
我作傳辭草牘美千秋頭檣當有起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三

墨陽草堂文集卷之十四

行狀 祭文

亡考象齋府君行狀

嗟乎我府君遂棄諸孤逝矣諸孤五人鄂不孝居長四歲從府君令嘉禾既移京署則從之京既謫蜀則從之蜀府君家食垂廿年鄉自公車往返中秘棲遲而外皆晨昏膝下時也音容猶在而府君遂棄諸孤逝矣嗚呼痛哉前一年丁卯府君丁太封翁艱自爲狀述遺言云吾不能諛人亦耻受人諛必毋諛吾墓指示鄂曰此封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四

翁之志抑吾之遺則也已鄂今亦將乞言于不諛人之大君子謹具狀府君諱振先字太初別號象齋晚年署齋中曰惟靜可以居心惟隱可以避世學者又稱靜隱先生曾祖贈光祿江藩都事古林翁妣趙孺人祖太學芳泉翁妣詔旌節婦周孺人本生祖光祿野洲翁妣顧孺人府君生隆慶六年壬申之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封翁雲石公之仲子也生時有大星光映牖如月董宜人親乳之少徇齊九歲能文時吾外祖後庵翁擇壻府君年十一就面試翁命題三援筆立成遂以吾母字焉至

墨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四

今邑所傳吳太史擇壻佳話也吾鄉自國初來至府君十世代有令聞邑乘所載輪奐振飢皆自吳運至秦晉諸澤累累不可勝紀迨古林翁尤薦于義周孺人冰霜一節五十餘年然未有達者著姓于邑之橫林里里亦未有達者自府君始也甲申年十三補郡弟子以辛卯舉于鄉士辰我吳安人來歸乙未成進士鄂猶憶壬子計偕府君攜舟至雲陽指所過拜牛里曰是吾廿年前遇雨地也因言少值家落多外侮太封翁日拮据門戶董宜人則盡脫簪珥奉節婦姑歡澗戍子歲大祲死者

德立社學暇仁文書院士風以興至今嘉之人尸而祝之去任三十年而桐鄉之誦不衰亦近古未有也時考選指至下府君上年奏留僅得移工部營繕乙巳調武選西午調儀制其在營繕也與中官齟齬幾中不測在武選留心邊計方東方未發雖時府君已盡廉得要領常以爲國家他且隱憂神廟中年士大夫寡廉鮮耻頑鈍成風雖政者以廢閣委過君父而陰盜威福大柄用牢籠之術使天下人甘日消月耗而世道從之府君洞察中弊發憤昌言上直發古今第一權姦疏指斥柄地

罪後上戢斷絕頂積雪三日人不可出戶俄而一光直射窗羅錦雲四鋪望西城諸山點點可數山僧驚爲數十年未見之奇駐頂決旬返憩于紅椿坪老僧得心年七十餘與府君遇府君執手涕洟幾不自勝疑若有宿緣者遂就僧榻中夜起問道僧爲府君說易七日而竟府君嘆曰人生窮達榮辱種種幻化已若斯矣是非海與終非駐足之場東望天台西瞻瓦屋慨然有遺世獨往之志未幾當事竟中以考功法乃自蜀還語不及世事早不入城市歲時伏臘亦不復被軒冕舊遊官三事者以書問問皆不報門生故吏求謁皆不見手書揭齋壁元亮籬前子山花畔寒山竈下帝夷爐邊此意誰人會得丙辰董太宜人卒于季父許州住所李芝繼亦卒兩喪歸一櫬微絕每言及太宜人少親乳哺及家門艱苦涕泗不禁太宜人嗜焦飯見焦飯輒泣撫太宜人舊眠食處則又泣所謂終身之慕府君有焉前是戊申上疏時喧傳廷楚太宜人爲府君蔬素所安故府君自蜀還後以蔬素爲常及太宜人逝則絕不復茹葷矣諸弟俱成長能讀書幼弟郿尤慈慧而郿且淹公車十年府

君問自督課繹筆所如文不加點有白雲房義憶峨嵋
老人所傳易旨有玩易言妹五人皆將子歸約禮經大
義誰旌節祖母日授以教之有女誠衍剛蜀道行吟存
其逸書自蜀道詩壬戌鄒登進士改庶常府君寓書云
吾自今當一意入道矣自述生平有五十自敘是冬鄒
亦以疏歸瑤瑤燈下時望侍太封翁劇話無生讀羅文
紫夜坐十章悠然相對有和夜坐詩以不得親太宜人
易書也以爲終天之恨禮曹陀大士有淨海詩爲令七
年立朝兩載產孫中人家無長物惟郡第一區同所卜
以奉太宜人者做唐宋名賢逸事捨爲寺有捨宅詩太
封翁垂八十高矣喜行歌乃自製樂府中夜必進一觴
按拍歌之太封翁適然色喜日以爲常有閒居樂府居
常日吾向平之債了矣今爲太封翁留終當過往清涼
之嶺不孝輩以爲府君仍將理游履耳山今思之殆如
以謫指不孝輩也太封翁昨歲逝逝哭如孺子依朱晦翁
葬觀禮太宜人先卜陳澧太封翁卜里後皆新阡皆府
君竭力拮据喪事廬墓讀禮有在疾詩吾母吳安人性
慈孝善綜家政府君得一切不問晚年長齋繡佛時坐

對論道自首相莊三十年如一日也初府君令禾時安
人以外祖年逾致政不欲行爲府君置貳生弟郝安人
析齋資授諸子郝與諸子無二府君紀之有清溪莊記
雜著諸篇眞可以教忠教慈教孝教友于教儉府君自
敘曰吾性亢直自遂不尚隨俗人亦鮮知者剛腸嫉惡
與時人多不合每面斥其過及後言未嘗不稱其長遇
事輒言言輒盡然無他腸第欲聞者翻然易面而止見
人危難可解救必不避及身多難未嘗望救于人生平
未嘗負一人負一言俗輩屢背負曰自是其人木色不
與較尤耻厭士夫習氣如南陪堂收掛名城獲利人川
宅子女干請郡邑爲人關說公事濫受親知微潤皆耻
不屑曾買婢知其字人立遣之不責其值山中小築木
商某負數百金念江都皇皇義利之辨焚其券里之人
苦燈夫役亟爲自免如某事某事皆爲德婚友至其人
言謝頸項盡赤掩耳不欲聞生平名利兩根獨輕或毀
譽之俱不受每于掃門餘子怒髮上指故半生爲權貴
變人所抑或勸之少諧俗默不應曰不如是幾喪吾面
目高卧涼風朗月者十五年此壬戌初夏象齋筆也稱

公女娶聞于吳公女即外祖太史後恭公女孫次郢娶
湖州知府鍾汝陸公女女五一適雲南左布政又捐薛
公子衛生應例太學生前學憲方山公孫次適福州知
府盧鄰白公子之府庠生次適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中洪陳公子貞達應例太學生次適太學知白吳公子
府庠生前按察使程雲吳公孫次適大理寺卿嚴所
里公子直思庠生前贈禮部右侍郎復恭公孫孫男三
正品桂俱鄉出女孫七鄉出者五鄉出者一鄉出者一
鄉出者一以孝服于十二月旬十日奉安人命庠
狀子婿吳庶虞頓首填諱

崇陽章堂文集

卷之十四

九

亡妣吳安人行狀

嗚呼我府君之棄諸孤也蓋在戊辰之冬比辛未春仲
遂及禪除我安人即趣鄭赴補曰兒忘丙丁之際乎羅
織如沸兒且死兒死我不能獨生今天子活兒命且活
兒全家之命自今以往捐糜未足言報也鄉鄰受命退
而簡諸同儕每手一物如不能舉意闌珊輒棄去自詭
曰豈將有不祥與則又猛省曰我安人春秋垂六十高
矣豈以屢屢易菽水哉自後安人屢問輒以他辭對逾
夏及八月而安人病召鄉曰兒不行良是我夢遊于
崇陽章堂文集

卷之十四

十

象者象一張目則五臟立見蓋以自況且著老而學易之志也昔五柳先生醉吟先生無名公皆自傳後有述者莫能尚焉不孝雖煩稱以狀府君固不如府君自狀之真且切也自敘而後距今又七年所府君益澹然于世恒自吟曰開看世上諸緣幻靜得胸中一事無不孝時覽府君之微蓋胸中真無一事矣獨欲營生曠于董宜人堂旁語在自敘篇末其緒未竟今戊辰八月廿日爲大月翁小祥之期哭盡哀再逾月爲今十一月朔忽酌茶飲哭安人曰一去一來尋常事耳若知之乎二日

明而起焚香朗誦法華普門一過邀僧大道話及辰命酒及臘菓一盞宅偏有鹿馬畜馴鹿之所繞行一周長吟踏歌而返呼童濡墨題云和象山先生韵數年不能成句病中忽爾得之遂不復點竄時崇禎戊辰冬日也此心無事日欽欽乃是欽明帝典心惺惺見曉方通息寂寂平鋪不碍岑白帝回和金作礪青陽轉運木能沈細推萬物歸元性始信空門妙古今書訖又命焚香香至又命然燭燭至曰吾當再轉大士經案上有一餘紙復大書云胸中無一事外緣時有之順事却無情蒲團坐破時擲筆撫几奄然坐逝嗚呼痛哉我府君遂棄諸孤逝矣甲子未週救水莫逮人百其身云胡可曠嗚呼痛哉若我府君于君親無憾于兒女無累于潛見之間無疚于去來之際無憾于逢世似左于聞道則無忝焉此哪所爲慝血乞言于大君子也府君享年五十有七男四長鄭壬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以言事降調再削簪追奪戊辰欽召原官起補娶吏部考功司郎中惺我周公女次鄭娶南京國子監典籍修甫于公女前禮部儀制司郎中景素于公女孫次鄭聘江都教諭厚涵張

適然意釋而稱新婦孝乙未府君成進士戊戌從宦嘉禾府君遇食母必詳問今日公事云何民不冤否語府君吾聞之吾父清而仁乃真清矣仁而斷乃真仁矣府君七年禾水政聲籍甚至今禾人猶尸祝之母內助之力也乙巳從宦之京丙午府君再移禮曹戊申上直發權發封事何草疏時雖書室戒勿令母知時寬之見焚香正書歸省俱張筆行如電笑曰此必將言國家大事也誠宮而退久之府君出母曰無諱我我猶憶少時諸父復從翁自雲陽歸血肉淋漓我驚問知爲論列權輔

相莊陶然善也丁巳丁太宜人艱丁卯丁太封翁艱母共爲三年之喪拮据盡瘁諸孤兄弟五人長鄭不孝白礪僅受知于外祖後菴翁母愛鄭異諸兒然不少假辭色少而教之禮長而教之學十年公車每北上未嘗不牽裳涕洟及鄭成進士貽書戒勉是冬以言事歸寓見于色曰乃今可不嫌吾子丙丁之際逆璫羅織傳逮洵洵母方浮海禮大士歸怡然不爲動曰兒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耶既聞止于削奪則命鄭避地善曉銷忌者心曰夫君親死我無生法君親不死我亦無死法兒何意焉蓋母自幼知書自府君蜀還後偕奉西方教瑠璃燈下共話無生故于世緣了無繫戀而忠孝大節一言及之則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蓋性天植也次男鄭次鄭次鄭初從宦嘉禾時母以侍外祖疾爲府君置試生鄭後母自以齋資折授諸子鄭與諸子維均府君有清溪莊記記其事易簣之際神色不亂諸子女諸媳咸侍第四女奉匭沃盥安人仍自起盥漱左右顧曰纔憶楊巖咒忘二句有能誦者否于是諸子女有能誦者羣合掌誦誦畢遂奄然逝嗚呼痛哉母生于萬曆癸酉四月

初二日卒於崇禎辛未九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九初以府君嘉興秩滿封孺人繼以兵部主事覃恩封安人男四鄭王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周氏吏部考功司郎中惺我公女鄭娶于氏兗州府通判修甫公女鄭聘張氏國子監學正厚菴公女娶吳氏抑于公女即外祖太史後菴公女孫鄭娶陸氏湖州知府鏡湖公女女五一適廬創太學生薛衛生雲南布政又損公子一適庠生白之府福州知府虞都公子一適南京工部主事陳貞達都察院左都御史中湛公子一適庠生吳庭虞太

子一字許之薄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定于公子一字范雲威雲南提學副使長倩公子一字吳文學載颺公子俱鄭出未字五鄭出者二鄭出者一鄭出者一祇遵遺言葬于陳灣山董宜人墓傍府君穴次卜月日謹襄大事伏惟大君子哀而錫之言我安人死且不朽諸孤死且不朽孤哀子不孝鄭慝血稽顙謹狀

崇陽安甫文

安甫呂子之喪崇陽鄉子鄒其中表弟也奔而哭之寢門之內曰嗟乎安甫遂卒諸友生乎余嘗論安甫好禮爲義人也先是余壬戌謫歸課耕之暇與親知爲雅會悉依真率會式不及十人安甫及青田二劉子與焉迨丁卯余爲逆瑞物色傳達洵洵交游遠嫌安甫毅然曰使傳里實謹道途之費吾當任之事雖不果其言烈烈以知安甫好禮爲義人也戊辰天日再見重尋酒徒舊約安甫劇惟如昨而大劉子遂病不能從余幾余與大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故安甫以猶子禮拜余父昔年大劉子歿今年安甫繼之八人之中遂去其二十年之內爲懼不報日而已人生哀樂何可勝原薄寒中人寒鳥鳴枝茫然悲來局其有極昔者山陽之痛豈獨哀人抑自哀也乃吾所哀安甫者更未有竟安甫精力十倍我輩年纔四十三耳不及半百之壽未享一命之榮庭室三尺之孤惟老並頭之婦孜孜一生湍焉終古天道人情誰足論耶然當易簀時亟命呼同祖姪亂藩爲嗣倫序式當年實陳翁仲楫劉子及余不佞偕吳氏內家諸戚共矢左右之無令

阻越嗚呼安甫其亦可以瞑目也已于是雅會諸子欲其舉生緇之酌余遂先之斗酒二簋猶遵會例日白風淅淅如對更更稍辭以告魂乎歸來知今崇禎三年八月八日爲雅會弟鄒陳奠之日也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四

七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十四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有序

舊有東坡先生紀年錄殊蕪漫王五羊年譜刻於坡仙集後者經李焦二老所點定較爽而少疎其在志林別集者不載見也余移錦衣衛獄同舍雷生應元起家文學攜有蘇集時宰方謀亟殺余無片紙出入幸從雷生借觀不減東坡海外借得陶卿詩也長兒珏以余病癰泣請金吾同繫視疾命日誦數章日授而詮次之乃覺坡公鬚眉朗然照人千載上下恍恍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如對後之覽者知東坡先生考定年譜成於明後學鄭鵬舉錦衣獄之日也部以崇禎丁丑二月廿八日移獄關四月之望而書成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先生生實仁宗卽位之十一年也按先生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宮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志林云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

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同病也

慶歷二年壬午先生七歲知讀書冷齋夜話載先生志

云某七八歲時嘗夢遊陝右

三年癸未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先生序云慶歷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不同

五年乙酉先生年十歲按子由誌云公生十年前先生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耶又按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之語又僕鰭錄云東坡年十歲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緋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

日當自用之

上年丁亥先生年十二按先生天台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轂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皆然扣之有聲

皇祐四年壬辰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章往來於眉山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山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馬墓誌云生十有九歲而歸於某

二年乙未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時安道守成都陽直學士

都老蘇攜二子自眉州走成都見安道安道曰我何

足爲公重乃作書辦裝遣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

忠時在翰林得三蘇苦作喜謝安道曰後來文章當

屬此人矣既極力推挽按先生詩云我生二十無朋

傳當時四海一子由計子由當十八歲思風氣亦有

卓然者矣
嘉祐元年丙申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

二年丁酉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時歐陽文忠公考

試得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門人

曾子固所爲乃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

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文忠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

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是年

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

畢竟譚

四年己亥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

楚按先生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

有觸於中而發於語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

吳陽直學士

卷之十五

在焉因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赴

六年辛丑先生年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

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授

大理評事鳳翔府僉判按宋制試科在八月申黃門

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矣韓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

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聞其弟轍偶病如此

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黃門

病魏公又數使問病既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

上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相國呂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山別韓公不可

七年士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外決囚

八年癸卯先生年二十八官於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先生年二十九官於鳳翔子山云子瞻嘗從事扶風聞元寺多古畫子瞻往

崇陽章公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往西馬人寺看畫有二老僧出揖曰小院在近可一相訪子瞻欣然從之僧曰黃道有一方能以生年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

則化金方也如陳卿慎勿與子瞻許諾後佛見陳卿語及此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傳人之意陳固請試之夏瞻子瞻始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爲之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子瞻終不爲之體亦奇

二年乙巳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記云鳳翔罷官來

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調崇甚狂自僞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

崇陽章公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怒也公因謁詞曰某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蠅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何足責也竊謂岳鎮之重所肆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姦惡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非某愚直諫神亦不聞此語也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震鼓天地沙

石簾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勿畏也曰風即行風愈大
人馬辟易不可移星或勸公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
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已而風止竟無別事按子由
誌銘云治平二年罷選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
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宰相限以近
例召試秘閣皆人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
比卒於京師年三十歲有子滿
三年丙午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
護歸蜀

崇陽章公集

卷之十五
嘉定蘇文忠公年譜

四年丁未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以八月壬辰葬老蘇
於眉州別錄云某兄東坡言世有豪俠之士隱而不
見於世者吾鄉有隱君子失其姓名世居眉山之中
坡即葬時會期已迫而墓磚未足謀之人人皆曰當
往見此君則力可辦也但多游獵不在又斯居山林
絕人未易到試往圖之坡凡兩日始得至又俟日
暮伏於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華整少年耶也既
下馬始通謁少年易服出外執禮無違坐詢所以坡
具以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飯具宿於此當令如期

游所須少頃鞭青衣童蹕進盤餐皆是日所擊鮮也
進酒數大白飲啖若無人食兼贖人飲畢從容就榻
習日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明日且下手破土
是夕至晚碑猶無一口坡甚歎悔至明日曉視其墓
地之側則五萬目斬斬然羅列矣眾皆驚嘆事畢再
往謁謝卒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入嗚呼異人哉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記云
藏四菩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為
先君捨廬為大閣以藏之

崇陽章公集

卷之十五
嘉定蘇文忠公年譜

二年己酉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時上欲用軾
起居注知王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置軾官告
院安石薦

三年庚戌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

四年辛亥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
王制公欲變科舉上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
制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
史知雜事誣奏先生過失先生不辯乞外任避之除
通判杭州安石薦御史
隨借遺姓名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嘉定蘇文忠公年譜

五年壬子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按錢地西湖壽星寺
名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發方丈
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
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儼堂常有九十二級遣人數
之果如其言即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
法嗣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
僧維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
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吾謂顏魯公曰誌金
骨記者仙術是也某年科場監試十月十三日運司

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
相見

六年癸丑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冬以事至姑蘇連司
又差先生往潤州除夜宿常州城外 時有李願字
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爲巾布裘
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遂隱於臨安大
潞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
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
山橫軸而書一詩其後付應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嘉定蘇文忠公年譜

展視詩書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曰我負薪出市始
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至此坡蓋熊罴即
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會於湖山僧居坡
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雖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
也 粹老 異人

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是年納侍妾朝雲年
十二歲按子由賦序云予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
以轡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
有移知密州之命則通判直已四載矣

八年乙卯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
書到任二十餘日又論密州鹽稅作後杞菊賦其序
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齋厨索然

可貴
可樂

九年丙辰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密有盜未獲安撫司
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因暴反以禁物誣民強
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於先生先生投其書不視曰
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先生已使人招
出戮之矣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

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
以謂制論公謂揚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
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竟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
幸

到處
經濟

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就差知河中府已而
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按先生稟誌云自密徙徐
與子由相會於泗濱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
於道遠堂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泗州曹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上

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
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

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二月有旨賜
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
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勅記併刻
諸石爲熙寧防河錄云迺卽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
聖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上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
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
大合樂以落之 王定國訪先生於彭城一日棹小

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笛
吹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
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
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泛舟洪下追憶曩
游作詩

二年己未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按玉局文云僕在徐
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
按先生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
至是年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王子立子敏皆從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上

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
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寮無所畏
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
奉聖旨後批四狀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
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攝時宰相蔡確原安石
所薦也 先生云子至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 罪妻
子見子出門皆哭予無以語之但顧曰爲汝說一故
事真皇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臨行有
人作詩送卿否朴言微臣之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

就杯酒再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同斷
送老頭皮上大笑卽放還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
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予乃去按子立墓誌
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
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
致之南都又按先生書云某始就逮有一子稍長徒
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
室取書州郡望風龍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
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
如此悉取焚之凡月十八日赴臺獄文定張公上劄
范蜀公上書救之子由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
罪謫筠州酒官子由豈
易得哉一日慈聖曹太后語上曰聖
官家何事數日不惺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
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后曰得非軾轍乎上驚
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試策制舉人
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軾轍也聖
然吾
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
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初先

生與長子邁約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撒二物而
送魚滿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一親戚代
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送鮮先生大駭因書云予以
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可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
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投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獄
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無殺意生見詩益心動促
具獄十二月二十日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
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輓詩二道已
而獄具後先生謂景文曰某初獄具奏上是夕昏
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卽
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
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
初奏上舒寬之徒力抵上前必欲置之死地卒
意也而
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
狀適某書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願謂左右曰
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十二月
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出獄再次
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

月坐獄至是一百五十日矣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知南京嘗謂

予曰昨在從班李定翰子瞻獄雖同列不敢微問

一日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案莫敢

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

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奇才因嘆息不已

東坡主知得全生耳但不知諸君小何故而必微發之雷

生云若有故而發又非奸小矣此言良是也張文

定謂公二君子自世之若何大正舒曾李定李宜

之萬年之史然定謂以子恕不敢投救先生者子

由之外滿朝一獨云日李定知先生

之商士而必欲殺之所以房好小也

吳陽黃公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三年庚申先生年四十五賣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

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乃正月十四日也先

生到黃州寓居定惠院院有海棠一株上人 貴

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陶谷之

句未久遷臨臯亭先生復就臨臯亭立南堂時中朝

復以先生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

放罪知 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

語曰畏喫棒耶蓋忌者猶欲殺之獨賴上意豁然也

按先生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

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數卷論

語五卷矣十二月答秦太虛書某自到黃囑人既絕

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乃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

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

平日用畫叉挑取一塊卻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

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答李端叔書云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

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又按

先生別王文甫子辨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

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舊相識

嘗獨自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

江南也居月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

子辨留語半日云迫寒食旦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

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嶼尾高丘以望之彷彿

見之及武昌步乃還

畫景 痛自節儉深自閉塞 八字真居憂患之良方也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居臨臯亭正月往岐

亭訪陳李常路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東坡詩序云予

至黃二年日以困既故人馬正卿袁予乏食於郡請

故營地使躬耕其中今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壬戌始築雪堂故贈孔毅甫詩云云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是也

正卿可傳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號東坡居士自黃州城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間無罅隙其名起於此先生又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扁之堂前有細圃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有大治長老桃花茶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七

巢元修築何氏證橋種種稔時稟稟有松期爲可斷種麥以爲奇事作破地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爲雪堂之勝景又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南挹西望亭之後西陸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又作寒食詩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太守徐君猷分新火先生有詩謝云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十月又遊有後赤壁賦又書云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道人致問且以太虛

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盡

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七月二十七日生子避朝雲出後天記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八

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時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

千載可爲感涕

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四月有量移汝州之命則先生居黃五載矣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

實無他腸。於是語塞。按先生滿庭芳序云。四月一
日子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郡人潘
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從先生遊。先生去以雪
堂付之。邠老因居焉。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慈湖陳季
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因游廬山。有記游廬山詩云。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
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
人間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詩
不及十首。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仙長老其序

吳陽直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云。四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仙公。又按跋文。
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
弟子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山在筠州雲菴居洞山。
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
和尚。拍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
書至。曰。已至奉新。且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
寺而東。坡至各道釋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
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禪師陝右人也。某

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嶽。逆數蓋五十年而坡
時正年四十九。在筠州爲留十日。七月過金陵。逼歲
到涇州。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畧云。今雖已至
涇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則是
除夜在涇州明矣。是年作水龍吟序云。謝自然欲過
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蓬萊隔弱水三十萬
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
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曰。仙去子微著坐
忘論七篇。囑一爲年百餘。將終謂弟子曰。吾居玉

吳陽直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霄峯東望蓬萊。嘗有真靈降焉。今爲東海青童君所
召。乃蟬蛻而去。其後李太白作大鵬賦云。霄見子微
於江陵。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元豐
七年冬。予過臨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顏清徹。
如二三十許人。然人亦有自少見之者。善吹鐵笛。遶
然有穿雲裂石之聲。乃作水龍吟一首。記子微太白
之事。倚其聲而歌之曰。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
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爲。坐忘
遺照。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曉靄有雲。駕參風

鳳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

風彩入雲神游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

鯨路穩約同歸去雖爲之養鞭所欣慕焉

八年乙丑先生年五十五正月四日驟駛驛試筆云今日

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及到南京有放歸陽

羨之命遂居常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

判郡五日以禮部郎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

以不見海市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祠明日見焉

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

吳陽黃帝文集

卷之十五
嘉定縣文忠公年譜

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敢

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非經歷人下知此之爲長

也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

侍延和殿賜銀緋上一日問左右蘇軾朝章者何

服對曰道衣上領之尋除中書舍人時司馬光方議

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

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

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

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

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

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

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

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

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

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知制誥任中書舍人日舉

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舉直自

代狀前不隨制後不

吳陽黃帝文集

卷之十五
嘉定縣文忠公年譜

二年丁卯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嘗召

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黃州團

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

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

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此錢

有語也惟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宣仁后

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

蓮燭送歸院

三年戊辰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

四年己巳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上元日賜宴端門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二月三上章乞越州三月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按子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贊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崇持正隨人

五年庚午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杭本近海水泉鹹

吳陽章文集

卷之十五
嘉定蘇文忠公年譜

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作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閘閘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賦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

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隄焉與某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贖贖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鄰於寒野尙且辭避今忝近臣尙

吳陽章文集

卷之十五
嘉定蘇文忠公年譜

有餘滙未卽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以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夫民之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此所取與如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舉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囊中果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

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世陽小紗
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
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
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收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
生台銜械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
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
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
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味
道悚謝再三而去前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
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
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償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
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須臾扇至乃取白團夾絹二
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
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
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
不得者悵悵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前有毛
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青萍
及秋滿辭去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欄干花著露

然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
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
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
民對公語坐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等
此得名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
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于世而後已前杭妓琴操頗
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
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
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
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
人中景對曰隨他楊學士監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
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
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六年辛未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被召既到京師除翰
林承旨復侍讀英按子由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
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深安乞
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

史復攻軾蘇軾乃復請外出守潁州按先生云元祐六年自予杭州召還寓居于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有剏未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數句到任後汝陰久雪人飢一日天未明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潁人之飢欲出百餘千沽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非過陳見傅欽之言食刳在陳賑濟有功何不問其賑濟法某遂相招令時而議曰已備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百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

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水州溝瀆從之九月望作祭歐陽文忠公文十二月二日張文定公薨於南都將屬纊不問後事但言仲意子瞻元弟八日先生為舉哀薦福院御史魏借遺其名權門舊人多在言路自古已然

七年壬申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按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

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潁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和之鎮維揚時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風子政爾本欲杖汝存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

士慚懼而退已而以兵部尚書召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為南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八月一日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夫人聞通義郡君之堂妹也生子過九月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十二月到定州任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械蠶食廩賜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逮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

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故相麗公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人賞罰緩急可使歲久

法弛復爲保甲所撓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

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公之得行其法亦以曾任兵部尚書出也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

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臨城道中詩敘云始予赴

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

以爲恨過內邱天氣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忽悟

嘆曰予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行至南康

軍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時黨碑以先生

爲侍從之首

得

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虔州

鶴川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留七十日乃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沈檀數觔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歲之非矣

吳云綱慨將老身反累王子龍可傳

二年乙亥先生年六十在惠州遷居合江亭與參寥書

自省事以來亦麓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

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

耳又書云惠州市肆寥落日殺一羊不放與在官者

爭買時囑屠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酒漉

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齦間如

蟹螯逸味

妙景妙事不可多得

率三五日一餽吾子由三年堂

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時魯直

在黔南聞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作偈曰子瞻謫

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干

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三年丙子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詩序云予去歲三月

自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寺後隙地數

畝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

始於是矣當年惠州修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
予山亦以史夫人頃人內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
成日先生有詩落之時先生家以道遠無人致書爲
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有即
到矣讀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嘗請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愿不遇不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
贈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
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
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

吳陽書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面目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島
爲不死人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
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只
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三
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順
將還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懼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
有所求當歪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
一棹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贖之魯
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

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得公數字足矣公爲
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又有學秀道人來訪先生
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學秀作詩予和之後
五年學秀來惠州見予時吳遠遊陸道士亦客於先
生歲暮以無酒爲嘆是年朝雲卒先生之南遷也獨
侍兒王朝雲請從先生嘉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
天有習駱馬放楊枝詞嘉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
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處落誰家樂天亦
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

吳陽書堂文集

卷之十五

五

也予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予南遷
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蓋紹興元年十一月也三
年七月而朝雲卒雲初不識字既事先生遂學書纔
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病且死誦金剛
經四句偈而絕子瞻乃作咏梅西江月以寓意玉骨
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山時過採芳叢倒掛綠
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澹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
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鼔說之初見此詞便道此老須
過海爲古人不曾道到此今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

外奪天地之巧故宜謫司也朝雲葬於惠州栖禪寺之東麓作六如亭有先生自宜有朝雲也卓契順髮秀商人

四年丁丑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按先生書云賸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可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邁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五月先生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則五十九歲惠州客至是六十二歲又過海也按志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予曰此故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相向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惠太守可傳時秦七丈少游亦自椰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啟後命可少游因出自作曉詞呈公公無其背曰某常憂逝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為誌墓文封付徙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咏而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

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滕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時予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予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又與楊濟父云獨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門過瓊矣坡仙集曰此數語坡公自畫過海圖也傷哉痛哉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地築室昌化士人希士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又先生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塉泥水之役又有桃榔帶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桃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又答程天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又云病倦無與往還者闔門而壁而已新

居在軍坡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晦眞蛋塢療
洞也惠酒絕佳舊惠州以海隅以冠此又遠過之牢
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又答王敏仲云某垂老
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決已處置後事矣
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當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
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
柩此東坡家風也少游子由著渡海一語此後遂不復勝矣 昌化士人學者可傳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與姪孫元老云
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百物艱難又
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醫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
而已老人與子過相對如苦行僧昔嶺南紙付過云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
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嶺南比養生具十無八
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
書付子過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高先生以詩贈之
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山西叩羅浮道
院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僑耳子野復來相見眉山山
有巢谷者高人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薦於風義已七

十餘矣間公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慰至新興病
亡可憐官爲營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先生與孫叔靜帖
云有子在里中軾已使人呼其子來迎喪助其路費
但未到旅殯無人照視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
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
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矣有
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
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
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置盆
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
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
俯仰之間有方軌入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午
九月十二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又有記云
戊寅十月五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
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諸說云海南以諸爲糧幾米之
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俟客舶至方市有米也吳子野
二年己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時久旱無雨陰翳未

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夏月佳夜先生能

一出平

不書生

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人僧舍歷小

巷民更難採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

己卯夜書是歲間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居弼唐佐來

儋耳從先生學先生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

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游之所多設佳紙尾

書姓名民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畧無所

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索紙尙多聞

笑話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偶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欣躍而散儋耳有黎氏

言東坡嘗從乞圖疏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

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

死夢三春無方僕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

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榮錢又姜唐佐母

云曾識蘇公無奈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我言

人材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

秀才歸示之今尙在予索讀之醉墨欲傾曰張睢陽

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姜唐佐

傳

三年庚辰先生年六十五在儋州詩題云戊寅上元子

在儋耳子過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

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子過并婦從予來此五

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先生在儋食芋飲水作書

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嘗以軍使張中同訪黎子

雲欲醴錢作屋名曰載酒堂又嘗上巳日尋諸生

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

酒有慈顏解符老壽耳關吳公之句注云符吳皆坐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婆

侯鯖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

歌者皆哨遍也儲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

春夢矣何減臺山婆子當里人因呼此媼爲春夢婆

勝佛即參寥輩矣一日彼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

題名也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

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符老不大海南有五色雀嘗以

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

雨潦則反是嘗一至先生庭下又見之黎子雲及其

弟威家雀既去先生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
集已而果然凡此數者皆先生海外逸事一日謂子
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選中
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
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
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六月過瓊州有詩序
云予來儋耳得犬曰烏噪予遷合浦過澄邁泗而濟
戲作是詩焦先生拙云高犬真高犬也是月晦日碇
宿大海中天水相連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曰吾
何數乘此險也復厄於此乎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
隨而世未有別書拊之而嘆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必
濟遂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出郊迎問海南風土
人情先生謂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
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
而別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先是嘉
州有溫都監女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坡至甚喜每夜
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從而物色之曰吾當呼王
郎與子爲媼時先生年六十矣未幾而坡過海女遂

卒葬於沙灘側傷先生回惠爲賦卜算子詞有云陳
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到廉州有謝表按先生
帖云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
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
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不筆今行
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
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滕
傷暑困臥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
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
卒中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
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
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滕可以知其詳
續奉報次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表云先
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承
州居住行至英州奉復朝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
便居住經由廣州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又吳子野
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
禺追餞至清遠峽同游廣陵寺過嶺作詩二首寄子

山自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謫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為七年矣老符秀才惠州父老犬鳥陳五色雀皆可傳若十大歲女商御德構才此多生法香未可尋常測也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自南陵還過南安軍正月到虔州二月過吉州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題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五月至金陵與胡仁館書云旦夕到儀真斬令邁一至常錢濟明程德錫候於金山決議為毘陵之居有梁吉老餽十絹百絲

吳陽昌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遇李方叔以回喪未舉見先生先生盡舉以贈之六月上表請老以水官致仕療毒大作中止於常州錢濟明再見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失鑰匙追論往事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疾少間人陽美卜居陽美上大夫猶畏而不放與遊陽美上大夫民瞻來從學今上邵為先生買一宅為緝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清風也還恐出二進三不可少耳

吳陽昌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心歟遂與邵推扉而入坡問姬何為姬曰吾有居屋相傳百年子不肯舉以售人吾今日遷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為之慘然問其故居所在聞五百緝所得者因再三慰撫之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得呼其子迎每而還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有居陽美不勝何借賴順橋孫氏也居暫住焉夢中作寄朱在耶

先生諱至京師張未時知潁州聞先生卒爲舉哀行服

出俸錢於薦福寺修供乃遭論列謫房州別駕

張未時傳

先生像贊曰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楊金馬石渠

閣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

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遙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解纜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曰

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

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

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邱一壑則無

如此道人何

山

又像贊云我游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映顧

我而嘆憫世垢濁笑謂侍仙界以靈藥稽首竟歸萬

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允傳

如道大不容升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

未所聞吾將安放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

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

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植以

五萬錢取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閩人釋子

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輪積天

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

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其所藏幾三百軸

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

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

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實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

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

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一日啟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

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

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上嘆訝問曰奎宿何神所

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然此宿乃本朝蘇軾上大

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詞墨蹟一時士大夫從

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賦官職。擢其孫符自
小官而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才。乾道末遂爲賦
製文集序。贊命有司。與集同刊。因贈太師諡文忠。又
贈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楊雄之文時
人忽之。且欲覆瓿。詎楊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
當知我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知。至此
坡之生也。亦只是蒙得應朝神
聖知遇耳。其他世人皆歛歛也。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詩詞。朕承絕學
於百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孝宗皇帝忠公年譜

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覩。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
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
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
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還追正始之作。
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
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
之策。嘆異人之間。出驚譴目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
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
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

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
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川。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開而
章。是以論世。儼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
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孝宗文集贊序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
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也。存之於身。謂之氣。
見之於事。謂之節。以是成文。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
衰之運。不然。則彫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以論一
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議論。立朝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孝宗皇帝忠公年譜

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
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雨草木
華實。千榮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於文。朕萬
幾餘暇。抽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至軾所著。讀
之終日。輒覺忘倦。常置左右。以爲矜式。乃作贊曰。維
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蠱賊。手抉雲漢。韓
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拚嗟若人。冠冕百代。忠
言議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
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

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白我師模買馬豪奇韓
柳雄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美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
卷三嘆播以聲詩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
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遽甚樓間是行
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
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蘄謁水華丈於所居煙雨堂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鄰
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

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問文軸甚多偶取一
軸展視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
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
聃也

晉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
野服髻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
人或指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
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

得山不知先生願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先
生願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曰然先生
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
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
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
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五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

吳陽草堂文集卷之十五

崇陽草堂文集卷之十六

天山自敘年譜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初九日子生八字甲午癸酉

甲寅戊辰

家世本義門宋時有爲駙馬居洞庭者橫林之鄰國
初自鳳陽徙來傳九世爲吾父太初府君吾母吳安
人生予時正鄉試初場日祖雲石翁嘗語予是日有
集鵲數百鳴噪以爲爾伯中舉之兆乃爾伯竟下第
則此瑞當在爾小子矣外祖母金孺人又嘗云是日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敘年譜

之晨外祖吳太史後巷翁夢一駿馬負大斗金甲士
從之馳而東去幾而報予生者至小名仍孫外祖所
命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年二歲

府君登進士第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年三歲

出痘幾危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年四歲

始能言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年五歲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年六歲

就外傳時從府君嘉興任所讀書得悻疾祖母董孀
孀命輟讀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年七歲

病幼科醫郁姓者云予病當三年方可愈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年八歲

病

萬曆三十年壬寅年九歲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敘年譜

病愈讀書記誦與講貫並進見府君試士指卷問此
何文義府君爲解說一篇予心開有曉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年十歲

府君因子問時義令塾師嘗爲予解說選私作一篇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題以一一喻事而大
股府君笑曰文不如此傲然語塾師此子筆路大可
望因教作破題未十日府君面試命吾與同言終日
題予破云聖賢相忘於終日而不覺形諸辭焉府君
大奇之遂教爲文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一歲

府君上計予在家從師金景星諱鉉嘉興人金師教法文以英銳爲主予受益爲多府君陞工陪營繕司主事差回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年十二歲

府君北上黃河舟漂予受驚又吾母至楊村而病途中無醫幾危泊舟張家灣兩月始愈入京予是冬不得絮衣吾母病愈檢知之爲之慟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年十三歲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三

予大病自春迄冬凡九月冬乃漸起理舊業時梁谿杜鴻吾先生諱漸以貢來京府君延教予數月杜先生嚴毅端方甚有師範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年十四歲

季父明初來京府君命予受業時萬歷之盛縉紳多暇自講易談禪分題作詩批二十一史之會而談舉業者則崑山顧開雍湘潭李湘洲宣城湯霍林數先生爲宗府君常攜予聽教并及諸大老之會予皆得有聞焉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年十五歲

聞小試信府君命予從季父歸命名鄆字謙止試得補常州府學生員宗師爲武林湯洪園公是年四月府君上直發古今第一權姦疏謫邊方雜職得四川永寧宣撫司經歷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年十六歲

冬從府君赴永寧謫府君所至訪道河南登太室少室陝西登華山繇棧道至四川府君手攜陶詩風前月下時朗吟之至山海經丹木篇喜其句命予號曰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四

峯陽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年十七歲

從府君登劍閣繇中崑上峨嵋未至山有一僧策杖馬首曰豈非南方鄭居士乎驚問之則紅椿坪得心長老所遣也蓋長老已預知府君之至矣至坪長老與府君甫迎見相持大慟各不能止觀者皆怪疑有夙緣云居數日府君欲命予及僕南還而自留山中曰棄家人適古人所有也予跪請得無爲老祖祖母驚乎府君點頭又三月下山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年十八歲

府君京察九月室人周氏來歸故考功郎懷義公女也外父無子止生一女時熊宗師科試婚八日而趨宜興科舉得二等

萬曆四十年壬子年十九歲

從師趙鳴之諱萬和科試批首也課業家園府君督課甚嚴與張二無常爲七篇之社大抵文力須鍊始七篇恒苦不給然窻下三四爲之則亦不甚覺其難矣是時常燕顧應客先生遷謫來爲教授命二百題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大山自秋年譜

五

予完其半每十篇卽呈先生批教先生於前輩法最精予得受益七月同趙師赴鄉試中六十名大座師敲湯先生芝南邵先生木房座師玉鉉林先生桂巖後至南京府君授以一東悉遵而行其費甚省府君命之曰無爲花柳惑也一藥則終身之累子謹受教予後至粵東諸友陳順虎輩醉予命妓邱小玉解衣僕寢黎明醒始知予卽披衣而起後遊武林年家兄弟張躡行以優且侍寢且云大雨中渠無所歸予遂居之皆傳以爲怪不知予念府君之戒終身

未嘗犯也冬赴京會試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年二十歲

至京謁孫淇澳先生呈鄉試卷先生曰今年不連科也當遲十年乃第骨氣甚靈貴十年中正好讀書學道也予時自意可聯捷已而果下第再見先生先生曰吾言不驗乎努力勉之矣然予時欲於舉業中登峯造極四月抵家病痧疹幼時未出痧也痧所忌風與肉適當盛夏不能避風又早食肉疹遂不消自五月至八月病中從舅吳嚴所忽折簡云寒族嗽嗽有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大山自秋年譜

六

以訟事居間歸咎於吾甥者幸善爲解之且未敢聞之尊翁也予復柬云甥病痧疾枕百床日矣足跡未出內戶不知盛族何人訟事何指何所據而爲爲咎也卽已具稟家君不勝盛族賜顧而悉之耳逾日而嚴所同其族來至榻前指予謂其族曰此何謹止甥矣其族熟視曰非也因叩其事乃是宜興醫卽爲陳別駕有一老同袍欲居間訟事援知予與別駕未面遂托予名往投刺吳族則其所訟者聞知爲予居間也扣老同袍之舟而慰之云雖疎遠亦母黨親豈得

反佐闕乎時老同袍者匿艚中命其子僞爲子狀出撫之曰母黨尊行也甥豈敢佐闕當兩平解耳遂解纜別及訟而吳族者負故以爲予告也吳族既熟視非予乃向府君請罪府君與嚴所從舅皆撫掌大笑吾鄉人情之幻若此九月予病起而體中仍時時作惡家君命予讀書金山且就何繼克之醫繼克延陳古白爲塾師有金陵三閭生者附學陶以附學爲苦而力又不能延古白約以四十金延予予未稟命府君未之許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大山自叙年譜

七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年二十一歲

府君自辛亥察後常忽忽不樂云建言惟所處奈何借察典而處建言乎雖江陵之儀未嘗以此處吳趙諸賢也且主察者同鄉同聲氣奈何以我爲難於權門乎意頗悔其瞞之歸屢欲披髮入山吾母與安人力勸之乃修居上淨業不人公府不見貴游不帶帶不赴親戚宴會瞞然如與世隔絕矣前是買董壁似宅一區價二千餘金壁似爲祖母董宜人從弟以貧售宅府君京任時封翁與壁似成契府君償價甚艱

而鄰居楊氏者謀欲得之府君素負氣不能讓也則嘆曰吾子孫其終爲魚肉乎吾則效王右軍捨宅爲寺耳峩峩道遠今蓮池大師卽雲棲之得心也當就而問道是時東南縉紳無不飯蓮池者蓮池之配沈師太亦以比邱尼爲女流所宗吾母亦欲謁之乃與府君方舟同往予亦請從至武林府君卽命歸曰遊山玩水是縉紳歸老事汝且未到此時當今文匠獨崑山顧先生汝邸中領畧未深吾以簡送爾可就彼受業此老史學古文俱精甚若肯以進於舉業者教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大山自叙年譜

八

吾見則大幸矣予受命謁開雍先生遂留予館家塾中甚受論文論史之益而舉業鉗錘尤深蓋先生於此道直是王唐兩派自言告人鮮能解者獨許張宗曉與予耳府君與吾母盡吳山遊覽之勝數月歸次吳門府君來晤崑山遂攜予歸歸而聞謗議大勝有言府君披剝者有言予亦披剝者又有言吾母亦爲尼者又有言府君爲婢妾爭鬪而起者紛然無所不有府君與安人付之一笑而此謗遂流不歇蓋閭宅者爲之有設謀以資煽者非無端之流言也是秋復

往金山陶生仍在焉又訂來年之約予白府君而許之而陶生不能待明年卽以是冬延至其家則縣鎮江而上陸行百里至句容縣句容折入至其家四十里村名杜桂以前朝有杜桂兩相得名今更無此二姓矣惟陶氏最盛相望五六村皆一姓也冬底歸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年二十二歲

正月初旬卽赴陶館予自受教崑山之後每翻前輩文卽覺與前不同真是得訣回來好看書也乃就南都悉購諸前輩文肆力搜討之而盡棄趨時之業從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九

遊者陶玉陶鑄陶斯誼陶康衢茅茨紀筆諸生而館於錢家鎬之兄陶嘉兆有德人也其家去南京尚五十里更無雜交故予得專其業值宗師試陶玉陶斯誼紀筆皆人洋而鑄原附學高等一時以爲盛十月歸理裝計借過南都諸生仍邀予至館云至京及場期足矣竟在館過歲

萬歷四十四年丙辰年二十三歲

正月八日始離南都二月初一抵京場中卷頗得意及下第竟落卷批云無甚意味蓋摹擬先輩而近於

枯淡也歸次東阿逆旅主人張少浦老而好客邀予

至家因得遇孟連洙先生先生年七十餘隆慶辛未榜與鄧文潔同年相契道文潔生平甚詳且精於玄學予就叩之先生留居一月而少浦遣予驪駒還別屢送予孟先生出所批立書解甚異曰二藏不可不閱也予辭而南五月抵家以孟先生之說告府君府君曰欲闕藏則莫便於南中矣予先往乾元觀主者意落落卽往金陵寓朝天宮閱道藏而舊學諸生皆來是年得遇王寄凡王寄凡者朝天宮道士也年可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十

三十餘其應酬爲世俗禮甚恭初無異處然身只一衣有第二衣卽以施人人施與錢卽以施貧子必盡而後已自言貪睡裏一襖臥堂牖下十餘日不醒亦無飲食便利予一日數察之見有鼠跳躍其面亦不驚醒亦無傷噴門生茅茨自鄉來呼醒之便蹙然起亦了不異陶鑄云道師十餘日不飲食矣必無氣力能與我遠往相逐乎寄凡云可於是鑄與遠往走鑄疲極暈而寄凡不喘以次更三五人輪與相逐皆疲極暈而寄凡如故予至夜禮叩之自言其師爲茅若

冲得道人也其談玄又與孟先生有別府君來南觀
予閱藏聞祖母董宜人之訃而返宜人歿於季父許
州任予隨府君迎及於清江浦

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年二十四歲

府君葬董宜人於陳灣新阡拈拈義事必以予自隨
一一指示之曰此兒曹他日事也既葬戒曰終天傍
母他年必葬我於此是年八月十五日長子珏生府
君命小名瞻孫封翁甚喜爲盡醉曰眼前看四代也
予自閨藏時卽齋素室人亦爲母齋兩年矣故瞻孫

聖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十一

胎素至今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年二十五歲

府君卜築樓材移家居之以近陳灣墓所也自雲棲
還後府君吾母俱長齋蔬素至是以居喪尤虔予與
室人居城從龍嘴寺僧假藏閣之甚愜畢一春不能
百卷吾母云且當完世上功名事方可及此而予亦
憶無意味之批以爲更當通俗因復購三科房稿詳
點之點完而北以丙辰入京之太促也九月卽戒行
至京寓善果寺得擬題三百每日午過則和衣臥近

晚而起篝燈拈二題隨意更拈一小題中夜而做至
竟夜主僧起作課鳴鐘鼓則三稿完矣始解衣卧逾
辰而起日以爲常從者四人日瞻三稿者顧中也日
給飲食者張京謝仁也供役於燈火筆硯終夜不休
者張明也鄉試本房林老師方任工部每朝望攜課
謁之師大欣賞

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年二十六歲

初場畢宜與陳中湛公自過索稿人賞決當得元因
而遍傳都下華亭馮五玉之文亦爲人傳誦而榜下

聖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十二

皆不第予爲諸老所留及夏始出都至東阿又爲孟
先生所留因得遇袁古堂居淇範池山中年九十餘
茅廬數間入山既深而舍宰客至乃無所不有亦異
人也淇範池入魚皆出亦甚奇歸而從僧去華定閣
藏之願

萬歷四十八年癸丑元年庚申年二十七歲

開館於郡城之先賢祠每月三試品其高下既而改
爲兩試既又改爲一試以卷多闕不給也登門人籍
者一千七百餘人凡首取者至今多科第矣然要之

無益此事不宜爲後人可爲戒也是年生子文孫府君安人甚愛之百六十日而殤予爲之誌

天啟元年辛酉年二十八歲

予自辛亥成婚至丙辰室人六年不孕祖母董宜人未赴許州時吾母命室人朝夕侍奉宜人甚悅因抱其內姪董仲昭之女命室人撫女之且仲昭之配周氏卽外父之親姪女也後室人歸寧外母之妹適生女以貧故將溺之而與外母同守節者外父之妾鄒氏有姪孫女亦將溺室人皆就抱之歸故予撫有三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集年譜

三

女而丁巳遂生子吾母以爲陰德之報且甚愛三撫女蓋吳俗謂之壓女生男也今長女歸吳樞密府州守求舉公子次歸賀元璽光祿署正爾樞公子次歸歸元烈太學茂先公子是年秋七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銀桂十月將計偕適臂生毒號楚欲死醫藥不效府君合陽寶膏自傳之而愈陽寶膏者予曾祖野洲翁病發背幾危劉誠意石浦適至就視榻前遂命合傳此藥遂愈故予家傳其方然能合之惟當時三老僕已死其二矣止存一人府君亟呼命之其藥

用龍糠火煨一晝夜方成果有神效以不易收口遂淹至冬月

天啟二年壬戌年二十九歲

前是歲內以會試文書附同袍投部至是起程至京適臨場矣初場中意甚寬然獨首篇謂當鍊以虛局三易稿始定日已將晡餘皆隨筆也榜下中七十名大座師養淳朱先生崑柱何先生本房座師機山錢先生先生後與予言闡中已定予首卷以策內門戶字爲主者所抹幾落孫山幸對房李魏菴先生竭力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集年譜

四

協薦得第四卷其後會試錄書經兩程用予墨以七上名墨卷刻程亦從來未有也家有世僕顧倫之子顧啟行當予祖時家式微該扈逸去爲台州府幕子祖幾爲所侮其官以舉敗歸被憲訪啟行以爲府君置之訪也日夜謀弑主報復已而啟行第四子爲啟行所逐乃自投靠府君契稱世僕賴行聞之益復大恨見予文名頗著謀遣其婿郁姓者持謗帖訟予使不得入場其人中途乘驛而墜足損不能行比至京則榜出已五日矣遂廢然而

返聞其來又有與逆奴合而使之者

三月廷試得二甲第三十名觀政都察院總憲鄒南
畢先生副院馮少墟先生僉院鍾龍源先生皆一時
人望南畢先生時召予講學時新進見諸老皆屈折
屏氣予每直達其意無所回互而諸老器重乃過當
高邑趙夢白先生聯居日夕過從尤極欵洽同年文
湛持黃石齋蕭三裁朱滄起王心乾過從爲密以此
數兄談易談詩論文論史旁及禪玄酒泊不可竟也
王憲葵司寇以參輔臣沈淮及奉聖夫人客氏爲民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五

出都予作蹇驢行送之頗爲人傳誦此稿丙丁間家
人焚去今亦不復能憶

六月考館予初不欲預黃石齋曰考而不得何害也
乃與考試題精一執中論命輔臣行邊紀事詩選得
第二名

八月入館乃知所教習者文章正宗唐詩正聲又聽
自改一經也然署中極閒靜能于此讀書三年自可
辦真實本領石齋遂移居署中予欲追隨之而
神廟末年端居靜攝而太阿自操中外無敢爲邪者

惟政府得行其恩怨然埽除異已至削其官錮其身

而止沈四明借妖書一案發其殺機將興大獄賴神
廟聖明未幾而解四明陰謀竟不得行士大夫居鄉
亦甚安各以講學或詩文禪玄相高細人亦有所忌
憚其爲人心風俗益亦不少戊午己未間山東大荒
至剗榆皮以食饑民之南下者不可勝數然予計偕
往還夜行無盜警飢民無言亂者則我神祖鈞陶之
運也獨起廢永格縉紳意氣不得發舒光廟龍飛一
望積鬱起廢殆盡然百鍊之剛亦可屈指數餘者大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六

都委蛇游獵以善應境而已至熹廟初而熾始於內
諸君子知之而無能深心定力遠識圓機爲國家謀
者於是資李可憐於外殺王安於內未已而逐南昌
逐周家宰削王司寇逐鄒總憲削滿太僕孫宗伯登
朝三月而去人皆知客魏已得手而又有借客魏以
得手者同心君子時懷隱憂相顧而莫之敢發文湛
持乃以朝講建言疏留中十二日不下傳聞且廷楚
斃之杖下首揆葉福清次輔韓蒲州力持之謂廷楚
之端不可開然而洶洶不測予乃卽以留中上疏中

引武廟時權瑞之煬竈神廟時姦輔之藉叢蓋有所
喻魏忠賢至閣戟手大罵必欲票杖閣力持救福清
又獨揭救經筵講官鄭方水盛養隣兩先生又誦言
力救蒲州至引湛持爲文信國之裔忠臣之後只想
做忠臣而表章府君萬歷時發奸疏云他兒父上本
有名故一做官也就上本福清救予云鄭鄮三吳名
士今滿朝耆舊無不重其爲人故其揭云鄭鄮亦三
吳之名士也今年選入館皆慶爲得人逾日而旨下
俱降二級調外任用謝恩辭朝回籍候補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七

以十月初六日出都途中過邯鄲縣見道傍有坊署
黃梁仙跡與湛持下車入謁初過醒心亭方塘湛然
廟祀呂祖後爲盧生睡像湛持題絕句壁間予未及
也出仍醒醒心亭忽聞空中鶴鳴時道士在傍湛持
問此間有鶴乎道士云此縣中總無鶴況此郊外僻
地予向空祝仙翁若此鳴爲我兩人發者願仙翁更
令鶴鳴俄而長嘯三聲音節嘹唳與身無不駭然予
與湛持乃作禮仙翁辭行輿中成八句
是年次子誥生府君命小名謙孫予至家府君命仍

行新第之禮得句云仍呼遊子掛宮袍尙忝微官皆
主澤蓋實錄也府君率予展墓告廟合族拜謁尊戚
歲內俱竟

天啟三年癸亥年三十歲

正月吳安人率予至宜興展外祖太史後菴公墓遊
龍池得娑羅樹一本長可寸餘蓋娑羅子墜地所自
出也二月歸同室人展外父慳菽公墓遂至外家山
橋

三月逆奴攸行訟府君於按使者蓋有大力者主之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天

然奴之實不可掩又誣殺其第四子不知其子自靠
府君未三月府君悟爲逆孽遂屏之不復用自死於
家府君久不入公府與逆奴理皆予代之按君潘公
批云以僕訝主真三吳大變也凡一年始結
吳安人爲予買宅於郡城之大南門母姨夫何仲昌
之所售也府君與仲昌立契實吾母主之
爲長男珏聘於張氏文學張星高之女

天啟四年甲子年三十一歲

予向學詩而不專是年料理一遍討究原委乃知東

坡所云當熟讀國風與離騷者此入門正說也夫子獨許商賜言詩此說詩之法亦卽作詩之法故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若至今日應酬盛而關係微可爲下流矣夫意所欲言言之而可無不盡可不必盡者莫如詩予自是始好爲詩

買小山於三山去無錫二十里四週皆湖狀如金山小而露耳予樂之結茅五楹時挾一帙爲浹旬留看雪看月頗絕勝同年鄭大白署曰三山隱廬

爲次男詰聘於韓氏韓不挾之女不挾從予論文甲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三

子闡卷出決其爲魁果中第七名相傳以爲奇不挾有女與次子年相若遂締盟

是年九月二魏表裏大翻世界諸君子之難作矣

天啟五年乙丑年三十二歲

瑞麟既作開選卒四下東吳府君安人命兄且當晦迹山水之間予宿有浮海願遂往海上是遊之勝者寶幢禮阿育王塔蔚山禮彌勒佛塔所至皆有詩將渡海而不果聞瑞麟甚烈恐爲家門之累乃還九月室人生女府君命小名銀華甫募月中丞許定于公

爲其子之溥納采

天啟六年丙寅年三十三歲

張按君遺書云都中盛傳六君子傳及黃芝歌出文鄭之筆禍且不測黃芝歌實予所作聞北司獄神前產黃芝六葉而六君子適當其時適符其數作歌紀之同鄉顯宦爲逆璫奴遂以之爲贄於逆若六君子傳不知何人所作也諸君子之過者予皆不避形迹周旋送之府君安人甚以爲憂亟命予避地予以西江多異人就訪之過赤山埠遇賣筆老者相從十日

卷之十六

天山自叙年譜

三

甚異小憩龍沙遇風道人同萬美叔訪道印山至廬山結夏遇一老喇子永斷世念提撕悲切予不能從以及於此每一念之慚負無地凡予遊跡所至皆有詩

天啟七年丁卯年三十四歲

北來者傳禍不測府君安人同日往海上進香以二月得報乃織予入願同寅案中與陳仁錫文震孟俱削職爲民追奪誥命永不敘用後查爰書中初無予名忽旨中票出此亦從來未有之事後又見欽定逆

案門克新頂下有累及三詞臣語豈克新疏中有子名乎然克新疏至今未見也夏歸省不敢見一人戴京帽者晝夜守子門仍避地至西江渡梅嶺至粵東憩五羊城陳秋翁前輩梁森朗同年歡然道故遂遊羅浮登飛雲絕頂聽天雞一鳴患難中乃得山水朋友之勝所至皆有詩九月聞聖主龍飛始作歸計

崇禎元年戊辰年三十五歲

還過泰和訪蕭三義留止春浮園將一月而別三月抵家已蒙恩復原官第三子生府君命小名傳孫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室人病就醫京口逾月愈因渡江遊廣陵時王葵心爲揚州司李葵心立理極精而有巧思出奇器圖說相示予問以木牛流馬亦云可造若所爲代耕犁磨水漏之類真有裨於經濟欲盡試之聞起用之報而返八月再奉旨原官起用府君促北裝予辭且過歲十月初十日府君遂棄諸孤無疾坐化詳誌狀予以平日囑言卜榘葬於陳灣董宜人之昭穴

崇禎二年己巳年三十六歲

三月第四子發生安人命小名壇孫以方爲府君禮

大悲壇也安人移城同居是秋公舉府君崇祀鄉賢長子珏應童子試補常州府學生員

崇禎三年庚午年三十七歲

室人生女安人命小名銀章生之前一夕安人夢府君授予一圖書遂以命名居憂中爲諸弟長兄點課選明文稿彙意欲成明文選正而以諸稿爲之端今此業未竟也聘媳張氏未嫁卒爲珏兒聘于劉氏永豐大令李延公之女

崇禎四年辛未年三十八歲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春服闋第五子誕生安人命小名同孫妾楊氏出安人促予北裝予應當以明年爲母稱六十觴乃戒北上母曰然則今歲爲我預壽可也卽以意語諸戚諸戚遂共舉觴以八月觴謝諸戚甫畢慶而安人病初起百疾漸窮予偕室人侍疾安人云吾病殆不起乎若耳人耳邊告予云只二十日可還來山中也果二十日而安人又棄諸孤矣垂絕命兒女俱則誦佛嚴咒而遺詳其誌狀以遺言榘葬於陳灣府君穴之次

崇禎五年壬申年三十九歲

居喪乃知古人讀禮之義作宰我問三年之喪全章文一篇示諸于此千古秘義非筆舌所能竟也自戊辰以後所點較書有韓魏公李忠定公文信國公三大臣志陶李杜王元邵六家詩本朝六太史集制科論表策正餘多未就緒者予性一日不翻書則不樂然楞嚴有云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深念及此悲淚自微

崇禎六年癸酉年四十歲

珥兒年幼而弱予常自課之是年文宗科試予亦往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返江上常爲兒授舉業不減老腐儒也秋兒往南京鄉試亦偕之行寓神樂觀主葛道士房道士引予示建文出宮之路同年楊貞吉掌科引謁孝陵瞻禮煌煌徘徊追仰黃了袁道長引予觀內城觀天壇黃石齋適相晤於神樂觀兩宿而別爲予寫大松奇絕有前中允後中允唱和詩兒完場偕歸是年室人雙生二女命小名銀鸞銀鳳長兒婦劉氏來歸

崇禎七年甲戌年四十一歲

春服闋予性好遊既畢喪更欲尋吳越山川之勝而

數爲孫淇澳宗伯所留宗伯與府君同年自幼府君

常率予教聽癸亥以後則比鄰而居宗伯清介絕俗所著明洛易義自言有異授予從而受之劉乾所水部遷謫來爲郡別駕亦從宗伯受易此風味近時所希也宗伯前有困思鈔予童子時親見與府君往復商訂至是慎獨義則兩年心血無晝夜不寢食於此而後成謬以予爲可教輒亦命之商訂予匡廬遇異人爲予說中庸大有非世間文字解者時拈舉爲宗伯言之今宗伯序中至比予爲邵堯夫則小子何敢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當然而不虞之譽求全之毀鄉人之善者好其不善者惡遂相乘除以至於今若宗伯拳拳知己九原安可作也

初黃石齋之假歸也時方奉伯母而南予父母方在堂石齋修升堂之禮府君久謝客於予同年中獨見湛持與石齋耳亦兩兄求見之意堅也及石齋北上則弔吾父而嫁夫人拜吾母流連至浹旬及是歸則又弔吾母投詩十絕句相顧悲慟尼陽郁穆當似有夙緣者

是年次兒肅應童子試補常州府學生員

妾高氏生女小名銀

次兒婦韓氏父母俱喪其祖茂賜以孫女各歸夫家而年未及笄令與子外母毛節婦及子第四女同居其母有所寄於陸陸欺孤女無償意女索之迫則大鬪既鬪予始知之陸恨女而及其翁姑陸者韓之申表姊陸完學之媳陸卿鴻之妻此今日毒殺之繇也論事理亦殊無謂當繇夙冤耳女鬪後病傷寒一月死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氣年譜

五

秋遊武林百日盡其勝西谿看梅而歸則歲寒矣族兄小峯住西谿三十餘年茅堂三楹小樓一楹魚池竹園桑地各數畝有茶有魚有筍有泉取之甚適歲以蠶絲易米爲終歲之糧予不如也作詩比吾兄爲東學子

崇禎八年乙亥年四十二歲

爲第三子聘荆氏太學士揆公女爲第四子聘白氏中丞希量公女爲第五子聘浦氏太學源之公女第四女受聘於賀寧陵令止叔公子第六女受聘於范

雲南提學長倩公子公子年伯也第七女受聘於吳

文學載颺公子載颺與予爲郎舅此吾母安人之遺命也結夏洞庭宋鄭之裔出舊譜相敘則皆是義門後分散耳遂遊靈岩而返時相知多勸予北裝而孫宗伯亦奉欽召而北責予大義強之同行乃以八月廿五日起行先三日而郡城有汪氏龍魚之異室人送予至廣陵欲攜妾高氏從以孕不果以仲子喆自隨中途遊泰山

十月十三日抵京見朝時卽有語予者君來誤矣君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氣年譜

五

與文湛持同患同年誰不知之溫文方相構豈得不相及乎及見閣於朝房體仁足禁作折節狀執予手低問曰家居久矣靜觀必審將何以教我近日南邊清議如何予直應曰人都說有君無臣耳體仁愕然則曰公不知天下事做不得又無人材予應曰從來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用之人做不得三字不知誤了多少老先生如何作如此說體仁微張其手曰你叫我做那一件好事予曰如防邊蕩寇難道好不做罷體仁曰人材到今日可謂絕無予曰有人則能做事

有用之人則有人人材成色原不能足能用則三五分人材可有八九分之用不能用八九分人材不能得一分之用體仁曰如公言防邊蕩寇此事當如何做起常用何人予曰某老於山中人材非所敢知也若論做事則防邊蕩寇必須兵將今廟堂之上但言募兵而不言練兵但言用將而不言選將如何做得事來老先生當擇能練兵之人而任之爲將能選將之人而任之中樞則此兩事非難肅何之識韓信岳武穆以五千破兀朮十萬亦只要辦得眼法手法

吳陽堂文集

卷之十六

毛

清耳體仁色大變拂然而起曰公與文湛持同任國家事罷我久要歸了予曰老先生下問某不敢不以正對也予途中草一條陳疏首言揆地曾以示人同鄉權大遂以爲奇貨奔告體仁曰鄭崇陽不日上疏相糾矣體仁遍告其徒募人論予無應者乃以昧理覆法先糾文湛持何象岡而次以覆倫糾予冀予刑部獄時聞續自有疏糾倪鴻寶許石門其徒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乃止而鴻寶之禍終發於半年之後石門之禍終發於兩年之後獨予最烈

參予疏甚艸艸其情亦甚露首云鄭鄴少有文名天啟年間建言起用人多譽之有謂當破格優異者其後論予引吳舊輔爲証何以多人之譽不足憑一人之毀便可信也又云豈可藉援倖位援予者何所指豈非與援予者相軋而引繩批根乎所糾予無居鄉立朝事而捏稱惑父披剃迫父杖母蓋卽向所道府君之謗而今則飾坐於予當時邑中皆洞然而權夫囑體仁救點以聖主之崇儒敦倫也而借此挑激其心路人知之乃糾纏遂以殺予亦當繇冤業也

吳陽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

崇禎九年丙子年四十三歲

時有滋陽令成德南臺張壽祺在獄中奏揭體仁諸奸狀體仁遂具揭謂出於予訊二公於錦衣衛皆不承乃急訊予刑部初審諸劾撫按行查體仁票不許貴州司回話體仁亦自知其誣知行查之必虛也乃請三法司會審題邊成又票不許聞體仁亦欲成予而陸完學力持之以爲非殺不可非立殺不可予婦之言其人耳乃若此司寇馮英曰卽如原參無死法於是別謀殺予急足南搆楊氏舊隙而遍雇募里中

訟師亂民之魁贈以厚資許以納官爲必殺之計值
予病傷寒職旺中則密令醫投以大黃黃連石膏熱
其解而寒邪入於四肢意卽不死成廢人也至今手
足尙攣廢

二月五弟郝自家來省聞姜高氏生女臘月吳載颺
同珏兒自家來遣詰兒歸珏兒留侍病自夏迄今羣
絕者數舊遊親戚無復一盼以世講常存問者獨比
部周方桂也

崇禎十年丁丑年四十四歲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諸奸迫欲立殺予司寇云吾不能殺人爾人也乃請
勅同鄉文武公奏吾鄉鮮武職惟陸鳴鶴爲錦衣而
常趨趙司寇故特指出文武字體仁仍就處司寇而
移予於錦衣衛以二月二十八日至錦衣獄寘予後
監大金吾鄒之有向人云首輔以此事對我輩以我
爲小人哉乃連章請告決去體仁以其門人董璫代
命璫密上予病狀予時實病而上疏之意則欲得殺
旨立試予斃之刑拷耳忽奉旨責調治如致斃董璫
不得辭罪至今一息之餘生實聖主如天之賜也未

幾琨以他故被罪吳孟明代責予調治如故七月體

仁被害去則以殺予事付囑張至發薛國觀時宮諭
黃石齋疏救予遂欲因此并處石齋至發復具揭謂
石齋之不得列東宮諱官以救予故也前後疏救予
者司空劉念臺黃門傳右君李衡嶠及石齋而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年四十五歲

獄中諸案皆去予然僵卧珏兒留侍疾湯藥必親命
之出則泣然久而不衰亦是此子至性也舊年同繫
有雷應元京學諸生也執弟子禮以房稿求選雷之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三

戚有爲書林者遂刻行之而譁然又幾以爲罪案至
是有提牢之子張生偕路蕭黃生問字從之購數書
春秋四傳管子國策呂覽史記前漢書皆抄一過又
自刪定詩集十六卷改定尙書制義五十篇續成書
義十篇皆付珏兒受之

張至發陸完學相繼去位以必殺予之計付許驥及
雇募諸流氓聞更有大力者領袖未得其主名也六
月清獄西曹縉紳無不釋保恩覃海外獨予在繫金
存奏請疏中卽具陸完學王章語上勅據實具奏芳

淵回奏不敢暢剖然是非之良未盡味也職等恐予不死無以償幕之值遂自具疏亟上粧點曖昧極其穢褻劉元城云論人須觀立朝大節未有清平之世可以曖昧殺人者以曖昧殺人之圈套自溫體仁始也職等更深一步則串成穢惡小說嵌入姓名此乃極古今以來未有之事而陸完學七十開歲之翁深狎諸惡少而成之予死何足惜世道至此正以死爲幸耳曾記李緝敬中丞寄予道命錄乃洛蜀交章之彈文所參聯翁夫子有兩妾爲尼先奸後娶及繼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由自氣年譜

三

子盜牛事當時門戶相軋卽如此而漢書曹掾以不忠不孝立殺孔北海萬世而下公論竟何如哉定學付託許曦先入之爲武英殿中書使之孽李曲跪表裏既熟乃便於浸潤其謀最深而特自家召楊侯來琛者前之鄰居予鄉同年楊惟寅之子也其惡淫成十餘歲爲小天罡營入泮則爲文天罡八條龍之首其職業有非人思議可到筆舌可罄者里中皆知之挾警應募甘心於予是時黃石齋疏糾楊本兵嗣昌不宜奪情入閣上召對嗣昌訐奏石齋荐予事以相

抵上降處石齋而詰責金吾卽訊予以七月十一日衛審受一檄具奏旨駁嚴審金吾請職等面質二十三日再審許曦楊琛等冠帶衣巾跳舞於堂上搖扇指畫如說書又如降巫金吾憐不敢忤而嚴刑拶予敲一百予大呼太祖高皇帝告金吾請問職等此何年事也職云此初做舉人時事因又請問職等各若干年歲於是有言二十四五者有言二十六者二十入者總之皆三十內人也予言無論是非情理所有卽考此年歲則予中舉至今二十七年矣諸人有甫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由自氣年譜

三

生自宋生者而以二十餘歲之人質証近三十年前之事可乎天理人心自非彼等所有而敢於無忌憚若此者則恃體仁中毒之深定學主持之秘也當時秦檜以謀反殺岳飛有小卒王俊証之想其狀當亦若此然檜與韓世忠言莫須有三字當猶是秦檜良心若今則抹去莫須直以有字耳質對職等語皆窮於是職等不待金吾之奏自撰一遵旨而質疏以質對所窮之辭改撤編捏雜以鬼夢戲謔之說及金吾奏與職疏不合上怒落金吾職更命司禮東廠法司

錦衣衛會審自是家人不得相聞問矣八月十一日會審於靈濟宮予有確供口詞載語之昇殿刑兩機一夾奇慘極刑非世間所有予終無以承惟號呼皇天上帝太祖高皇帝而已曹司禮云不承奈何乃密提予家人張繼徐英宋寅刑拷亦無所承無何又從衛舖提家人張成至張成者珏兒書役童子也五月中罄盜牀頭盤費裹身而走爲沈夥長所獲連贓呈於金吾故金吾鞫之舖中追未獲賊贖等知之令人與言爾主且殺爾可從我嘻王使証岳飛之故智遂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聖

重榜登場矣前歲在西曹時家人有八九人溫陸遍購之許以金帶試官後多從誥兒歸而圈套仍弄於此使僕証主又使盜僕主春秋大逆乃今見之是日誥等當就此中并殺珏兒以曹司禮不從得生不可謂非天幸也審歸畢絕昏曠三日諸卒晝夜守予予久已付囑後事矣十四日絕而復甦提率周公邁存甚厚盡以行李付之家人既皆別繫郭金吾仍命役送珏兒至令得父子相守亦感之欲涕也自覺意中更無一事生死呼吸亦復坦然惟初入獄時曾欲

自敘年譜以病置乃從提率借紙筆口授珏兒畧記生平以俟後之論世君子

寄周室人囑云結髮夫婦相從二十八年一遭璫難再罹權毒君獨力持家艱辛歷盡未有一命之榮是予意中耿耿事豈知今日遂至此哉未完兒女隨時了之因緣修短莫非數也君年少予一歲久學內典當知世間那有不死之人勤修學道早得相見

囑兒珏生發說人不可不讀書明理我府君嘗言舉業文字不通而旁通別業皆不通也繆西谿云一本

吳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語

四書一篇入股文字能通則無所不通此是我聖賢詩書之靈此語甚妙不可爲我受禍而不讀書也讀書必以通舉業爲始不然如廢屋之無基既通舉業仍須讀書開中與珏兒打算經史詩文典制字學五年可辦一副本領若性命二宗錄於根器須自得之趙文肅教子云傍通醫卜業餘力叩嚴楊此尤衰世養身之善術也珏兒識吾言量諸弟根器次第教之諸子聽兄言如父相聚殷勤娛母晚景能讀書明理則處世居身待人接物自然有法不至馬牛而襟襟

也

國恩厚深頂踵難酬然宜自量力圖報如吾自不量乃更取禍畢竟聖賢之道不可易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前賢云一官羈絆實藏身此語自關至極慎無誤兵兵事未有能善其終者慎無居要俗云上得高跌得低也繡襦黃帶呵殿鳴騶風沫水瀝有何可羨淵明堯夫眞吾師也常常講究勘此一重關過

崇陽章堂文集

卷之十六

孟子

聖學自育心印大舜贊堯舍己從人孟子贊舜舍己從人此是堯舜打合處顏子一生學舜舜好問而好察蘊吉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此是舜顏打合處故夫子獨許好學後儒講學鮮透根宗故於問字理會不及大學修身是舍己入門修者修而去之也顏子克己是舍己實力克者克而治之也至夫子毋我則與舍己正打合矣此之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是聖學心印慎獨是闔楨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

闔楨中之闔楨如開鎖之匙鍵也孟子得道子思得此而已得此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乃可以達天德吾貫串數言以盡聖學非杜撰非勦襲有所受之蓋非空言口授珥兒守前待後無負學之一字

居家有道敬神佛虔祭祀孝父母刑妻子四者乃爲人爲學實在處刑妻又難古云晝徵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身無不正則自然觀刑而化非可以道理言說繩束之也此儒門第一步學力

崇陽章堂文集

卷之十六

孟子

家庭之禮亦宜簡淡莫重於事親然而菽水承歡何必鼎烹也凡事量力凡事隨分越其力必躐不隨分罪之階也不可守者勿創爲之不可久者勿漸爲之世俗之盤合宜痛裁酒食之宴會宜痛避往來奔走之禮節宜痛簡逐勢之奴不織之婢宜痛驅也一身之計所需幾何冬夏兩布可以溫一日再食可以飽五尺之牀可以安一架之書可以老百畝之田十五間之屋可以養十口之家辦此非難安此不易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爲至論富莫富於知足

貴莫貴於無求此爲要訣吾以浮心取奇禍兒曹識之永以爲鑒

與人交淡爲主太濃則離構生焉世間意氣徒虛語耳緩急那有得力者其得力者正是夙緣非關交結也處親屬以疎爲道吾年長於仲弟十二歲其他皆更幼府君早厭世務以家事任長凡事命予照管予亦身任不辭肝腸太熱口語太直取嫌取忌叢謗叢疑以至於此兒曹識之永以爲鑒

人皆爭身外事未嘗自觀其身偶然爲人此身在天地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目山自叙年譜

三

間何啻一葉上壽不過八旬前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能復幾時候忽影現何可著處要當實實看得此身如寄與世間事莫甚相涉與世間人莫甚相干能自尋得安身立命之處此爲上根如不能者亦作世間一極淡之人庶幾哉苟全性命之道也苟全性命夫豈容易諸葛武侯一生學力纔了辦得此四字來易稱避世詩貴保身孟浪自殘亦復何貴兒曹識之

世間能殺人者莫如財吾身能自殺者莫如口大學曰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二語相配正以言貨有如兩及當知此書警戒之切

能讀書而未窮理祇覺文緣深重必多好著述似不關世間名利事此亦當大戒此是以道理爲裨販也從來聖人於此節度不差吾夫子之文只是弟子記載言語耳刪迷之外無別著撰也故曰述而不作老子爲關尹所留強之著五千言彼時若放過關決不肯自作道德經一部寄回與關尹流布矣莊生道力去老關尚遠其絕世之識絕世之才盪盪晃晃而不能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目山自叙年譜

三

自抑然自觀甚審觀世甚透于是寓言卮言荒唐汗漫觀其書意宛然日如及在其顛惟恐不能免者看得到此乃爲道眼持得過此乃爲道力盲子願以爲憤世豈不謬哉太史公頗窺其意故一生精力只了史記一書極愛司馬相如之賦未嘗擬作一篇然而已不免于腐刑矣莊子曰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夫禍重乎地則無往而非殺機矣司馬遷班固之才殺機也蓋寬饒張蘊古之直殺機也龔勝孔融之名殺機也岳飛楊漣之忠殺機也若

此皆自取之也文文山獄中詩云得因真患難忽悟
大光明日出雲俱現風清水自平功名真滅性忠孝
太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又云黃梁得失俱
成幻五十年前原未生此之謂開道

佛說冤親平等吾于此亦頗有道力錦衣獄審時吳金
吾爲我說万候高錢寤因果蓋知予之寃而漫相慰
勉也吾見孫自立爲主勿復太于此計較郭汾陽父
母墓爲人所伐德宗欲爲之報讐而涕泣辭謝往時
讀書至此每作數過徘徊要之人問恩怨何足數者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五

惟天道乃好還耳自以好還聽之天道毋爲于此多
害心也是爲最後之囑

崇禎十一年戊寅八月十五日天山翁日按

來無名先生傳

既敘年譜復爲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少有文名爲官有直名家世清白以
名得奇謗生平砥礪忠孝以名得奇禍慨然曰從此生
生願無名因自署姓氏爲來無名志當來之願也性喜
讀書有婦其艱辛于五人長者孝少者慈常慕龐德公

家風又云淵明非責子也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此
淵明之善教淵明諸子之善學也而所志竟不遂自爲
傳贊曰誰殺我者豈人所爲浮名爲累乃今知之從此
曠然與造物游圓明周遍俯世如漚

十六日候旨未下珏兒相守兀兀乃無可言者乃無可
思者與兒說生死之故拈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一
章仍爲舉業體多生結習脫稿自覽爲之一笑

十七日夜夢見兩尊人吾母摩娑牀頭若有所覓云昨
所得玉今以付爾吾父云是刻得好玉不大刻孔子

崇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卑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謹記以詩

宵宵夢遊依依膝繞魂魄所歸清虛之表不磷不淄
何彭何天泰山非高天下非秒至聖肇登瞻言則小
水錫寶章俾獨見曉

錦衣衛提牢百戶決旬而代二十日周仁齋過榻前予
問條旨云何仁齋云聞有密封下刑部矣因舉手公
過一重關也予問故云十二日司寇諸公皆欲借盜
奴成案有一少司寇獨持不可云天日在上誣服卽
是枉法況彼未曾誣服乎吾不借此官不能昧此心

也因移白司禮司禮亦以爲然想別作提質矣其詳
不得而知也問司寇姓氏云王命璿從不知其人因
又言此一番公之啣冤王之執法長安喧傳三尺童
子皆能道之矣下旬提牢鄭光字自會審後內外聲
息如隔世予寄食提牢廳仁齋光字皆能周其飲食
者也九月初旬提牢馬伯長有舅楊體元京庠生也
私以課業來質從之借書得後漢書一部入大家半
部雖殘缺指示珏兒爲古文法漫爾道日讀後漢書
翻黨人之牘憑吊古今俯仰身世真是黃梁一大劇
耳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之十六
天山自來年記

聖

宮諭黃公道周救鄭鄭疏 崇禎十年七月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今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管司經局事臣黃道周謹奏臣於前六月十三日力疾具本辭職內稱臣有三罪四耻七不如揣分自安不敢以負乘致寇又并附舊疏粗陳道法治禦之略非敢有一言干冒希榮以殉流俗撓國是也席藁引辜旁皇二旬至二十九日驚聞聖旨禮樂征伐名節是朝廷治禦夷夏扶植綱常最大關鍵黃道周職在詞林不圖報稱一味偏拘好名這所奏并舊牘附陳語多

崇禎十年七月

附

一

含吐且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云不知是何肺腸若回將話來臣惶恐萬死臣處明時濫清班雍容絀黜可謂後福雖窮愚極迂豈不知守口之樂所不得不則此者以六載賜環萬里赴難不忍恣恣以苟偷自結必不得已亦摭片言以報陛下耳臣觀□□□既二三十年流寇瀾漫又七八載百姓瘡痍橫屍相藉臣私意以日中之市無游談踰險之車無袖手大小臣工宜悉捐其私慮以急公家舍其細競以圖大計卽甚無能宜推分引身以崇讓敦厚少補萬一如爵祿是競

崇禎十年七月

附

二

毛舉驚擊高自封樹以誤蒼生誠非所望於今日也臣才具不踰中人年過始衰卽欲奮其蛙願以償馬骨而四顧了然不覺心冷以視舉朝諸臣無一不十倍臣者顧影問形每況愈下又何怪乎古人爲侍從不半載章疏至百上臣賜環七閱月僅補兩牘尙吃吃不能自暢以臣遭明時事聖主仰受殊恩尙闔獲如此令與諸臣并道後先其不能追及何啻倍蓰哉臣前見科臣章正宸疏有云諸臣或迂疎矯特自潔其身亦不過護一官耳臣爲此負愧至終日不食近見科臣馮元履疏云諸臣皆蓄縮便安無裏革請纓之義臣亦爲負愧累夕不寐二臣皆知臣者非爲臣發然使臣聞之如呼寐使醒臣又病起孑然與泣是以決計欲自劾而去非敢與大臣判其出處盈廷爭其是非也至如鄭鄭者天啟二年與臣同爲庶常鄭與文震孟後先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鄭嘗以爲怯臣至今愧之乙丑臣奉母歸養舟過毘陵鄭母吳孺人送臣母出境未嘗以爲不孝今又十三年距鄭發科時已二十六七載時地遼邈何由追劄其事但時提筆不能明白輒想鄭鄭以爲不如

真不如耳宋臣韓琦在中書每見章疏談人隱過輒以手掩之仁宗嘗稱爲忠唐臣顏真卿嘗糾李何忌不孝但云酒失語諱猶云此非盛事今鄉黨聚談好摘人曖昧以爲笑樂四方訛棍好造不根詞赫攫錢風俗淳惡犯亂所生挽之在上不可不早也臣百不如人不孝不廉不文不武已見臣六年前之舊疏今雖終日克治了無所得何敢復望古人幸遇皇上仁覆閣下有韜鐸芻蕘之思是以載骨生肉敢圖片言隻字之報如臣自量廢棄廢穴卽狗馬不如何況曩臣而上臣少受詩觀仲尼以神聽而定二雅在伐木則曰神之聽之終和在平在小明則曰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天下未有不正直而能和平不忠厚和平而能受福者也朝廷必欲扶植綱常治夷夏自當取其顯著略其微暖收順而討逆嚴大而略細以至仁爲本以明武爲用勿使讒險小人得射形影而弄威福唐臣李絳有言人主聽言甚易人臣進言甚難方其懷疏欲上已十失四五至于上前十不得二三臣亦六七謬疏僅再達上前雖筆性迂庸亦恥爲摘發前後含吐不能明白則誠有之至於是非天下

萬世懸久自定豈臣片言隻字所能顛倒且如臣原疏以爲文章意氣輻輳拓落則臣不如錢謙益鄭鄤錢謙益爲臣前輩與輔臣辨難俱在上前其由來亦久臣不及知鄭鄤攻魏忠賢救文震孟避難入山臣所親見雖學問不同而文章意氣大略可觀古今人士以文章意氣損壞福業者多矣臣以是分規亦以是自糾非敢爲疊臣文過也古人亦言輔臣職業視天下安危天下安雖警輔臣不以爲損天下危雖頌輔臣不以爲貴臣生平未嘗警人未嘗頌人但愧此生無一如人自克自艾不敢濫玷清班自磨顯授而已臣揣分疎賤不敢呼籲皇上俯卹犬馬然恃有賜環之恩在詞林十六載未嘗言祿幸乞骸骨得遂首丘自甘沒齒惟陛下少垂察焉爲此具本回籍齋奏聞

原任工部左侍郎劉公宗周席稿剖心懇祈聖鑒

疏 卷之十一 上 二十四日

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臣於在籍接得本府公文內開吏部具題爲欽奉聖旨事本年九月十一日奉聖旨是劉宗周起改吏部左侍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戰慄該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於崇禎九年以工部左侍郎蒙恩予告甫出國門卽聞戒嚴臣因遷延通津之間拜疏陳悃隨奉聖旨封疆重寄朝廷委任邊臣何嘗不專乃平時一味

吳陽草堂文集

一

五

欺蒙遇警輒致疎悞特遣監守查飭夫豈得已金光辰姑從輕處前旨甚明乃謂恐傷宦官之心是爲何語且已已諸臣各有罪案此番失事正在議處有何異同黨比好生悖謬成德等貪酷鑽刺壞法滅倫罪狀顯著反指爲刑政之舛又牽捏首輔尤屬不倫劉宗周關係比私亂政頭倒是非本當重究姑著革了職爲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乃戴罪而南謝恩里門席稿於今幸保首領下歸下何意聖明以求治若渴之懷宏開使過之途誤及微臣驟蒙特簡起自賤階晉以銓貳仰見聖明

雷霆雨露真同大造之無私卽草木無知敢忘鼓枵獨念臣昔日所以得罪之故仍有萬不能自安者他不具

論我皇上以孝治天下所致嚴者在減倫一案業已早懸旂照而臣猶惟恐爲輔臣溫體仁所賣姑據律文謂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則明旨所指亂政之大者也其後詞臣黃道周特以自謂不如鄭鄭終于嚴譴臣獨何幸罪同譴異一目遂叨起廢之典豈部臣未有以臣前日罪狀明告之皇上者乎果爾則事涉朦朧寧不轉甚微臣之罪臣爲此凜凜不敢不剖心自陳再聽君父

吳陽草堂文集

附

六

之生死仰祈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薄譴在籍徐俟論定臣死且不朽如謂臣罪委在可原不妨錄用則廷臣之以言事得罪者不能枚舉倘蒙鑒與甄別盡舉策厲將來亦何取于臣之老憊無能最出羣臣之下者乎嗟乎君臣相遇之難也經云將順其美臣其失故上下相親我皇上忠孝作人允垂萬古綱常之則而臣下轉以綱常之說掩君臣之美以是屢激聖衷致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爲諱積成睽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則亦臣子之罪也臣每念

及此未嘗不撫心內訟哽咽隕涕幾欲籲天而無從輒
不禁款款及之統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激切惇悚待罪
之至

聖陽草堂文集

附

七

鄭氏通族祭文

維

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十二月癸未朔越十有九日愚
伯文璧全弟振周振兆振允等謹以牲醴庶羞之
儀致于

明故翰撰峯陽老姪之靈而哭之曰嗚呼痛哉嗚呼痛
哉吾姪之生天恩英質秋水爲神克岐克疑日誦
千言香山讓哲家學淵源青細世業不辭師傳悟
從心徹五車萬卷肆其漁獵吐語驚人咄咄見逼

聖陽草堂文集

附

八

繡虎雕龍萬言頃刻筆擬鍾王詩幾杜律弱冠登
科名家避席三上春官乃登仕籍制義清泚高文
老筆身居木天無愧華秩彈劾奸璫鄙夫悚懼黨
人側目乃賜降謫一卧滄江寒暑屢易睦族停倫
時周粟帛解經談藝後學楷式與世交游肝胆相
雪

聖明在宥幸復原職擬人

清朝謀王斷國相臣褊心有技媚嫉吾姪生平非有他
臆止以氣豪食云傲物更以才高欲殺欲割飛語

上

聞囚於請室

天子神聖不輕置辟詢之家屬意欲寬釋與人何仇下
井擠石爰有胞弟四凶之匹恨兄規誨閱牆生隙
乘危射利獲金三百再逼搜房契稿自勒浪遊燕
市漫云情切與仇同事肺腑相合手草彈章同謀
羅織入對廷尉親伯號屈恨此豺狼巧爲文係具
錦南箕鴛虛爲寶誣蟻百端爲虺爲蝎爰書遂成
上刑酷烈哀哀吾姪傷心慘極道路聞者亦爲酸

峯陽草堂文集

卷九

九

鼻獸弟不仁洋洋自得若云其母眞爲浪舌父母
無言遠方告逆若曰淫汚誰人曰孽幼女疾亡豈
堪邪惡覆盆莫昭受此冤抑視天夢夢白日盡置
夜臺不曉誰爲滿漈吾宗受恩奚啻千百聞此大
難滂沱涕泣籲天無從悲哀憤激此等逆弟豺虎
不食鳴之當路繩以三尺悠悠蒼天嗟我良甥鳴
呼哀哉子之遺編家傳拱璧子之遺孤駒而汗血
陽九之數偶與運值古今達人同有此厄不洗之
冤寧獨吾姪廣陵一曲於今已絕嵇康尸解超然

響

遺蛻刑死疾死摠此長別人生如夢胡憾胡戚未
了之事待之後日公道不泯久當自白魂分來歸
安此窀穸神其有靈庶幾來格嗚呼哀哉嗚呼哀
哉尙

峯陽草堂文集

附

十

鄭氏通族誅不弟鄭一謙檄

爲造謗殺兄變貴歸產共誅不弟事兄弟之誼列在五倫手足之情實惟一體是以一門爭死緩急所以相扶二子來月思難有以相救未聞有推及同氣乘危攫金包藏禍心下井投石如歐亞鄭一謙者起蜴爲心豺狼成性挾父兄之勢肆其兇惡享溫飽之液蔑厥倫彝奸淫是好投情詞於中表之親骨肉如仇置毒藥于調羹之內父叔兄弟險遭七命兇狀童婢家奴多作含冤鬼錄逼人妻奪人女怨深載道之言設鍊條置夾棍私擬

吳陽直堂文集

卷一

七

官刑之誥彰聞愆愆恨親兄以過失爲規藏怒在心中同胞以飛語下獄手草疏稿密構許驥造污言以褻瀆朝廷恣毒口而逞身強質青天白日之下伴魍魎魍魎之談明奸惡法之場噴血含沙之毒據誣杖母向時謹受反目童子何知再誣中再從來誣佳橫林風聞奚自摠之謹以殺兄爲得計寡嫂恣其欺誣以吞據爲神謀孤姪供其魚肉占樓房奪遺產盡爲萃張之資逼路費春命田浪供妓妾之樂誠四凶之莫備實五刑所不赦獨念鄭氏之族世敦詩禮代忝衣冠其傷慨于祖德

之衰咸訝觀其入中之獸凡我同支孰非倫誼一人敗類舉族愴心謹以本月日齊集宗祠共申鳴鼓庶祖宗世德少留根本于一綫覆卵孱孤僅保喘息于未盡謹

檄

吳陽直堂文集

卷一

七

鄭謙史說

客問以謙史事余應之曰謙史之見殺也天下寃之後世寃之而余獨不爲之寃立朝而見殺於正人則寃文章而見殺於才子則寃方其初入承明時炎炎赫赫紙貴洛陽及其抗鳴遭斥燕都價重厥後權璫摧抑顛沛流離中頗聞道言奈謙史一片熱腸未能冰渥遂不思仗馬不辨道狼茫然而列班茫然而就逮或罪指使或罪弓弩皆不得其要方崇禎之季壞國家者烏程始之薪薪相續至武陵而以師帥終其亂金甌在握捧以遺

吳陽直學文集

附

三

人而斥溫有吳門詆揚有漳海謙史與兩君子交善安得脫然朝宇以故獄始之獄終之謙史遂以其身殉乃罪謙史者曰自罹其咎卽愛謙史者亦曰應保其胥夫機械在前陷阱在後安所得而避之況古來鼎鑊刀鋸原非僉邪了局在謙史得之故不甚惡面或以吳門漳海不能身救不知兩權煽禍時胥天下而棄如敝屣何吝一謙史正人君子保一君父而不能又何惜一謙史然則謙史之見殺也第語人曰溫暨楊士之而吳門漳海諸君子力爭之而不可得也天下後世亦可了然矣

而今之人乃曰同鄉殺之夫同鄉之人三窟雖巧五技易窮既不得正人才子而語之併亦不得權奸之一顧而曰能殺謙史謙史真寃矣哉謙史真寃矣哉客乃洞然而退

泰和年弟蕭士瑋頓首述

吳陽直學文集

附

十四

鄭峯陽年兄暨元配周孺人墓誌

甲申之冬余赴 召南都過故友鄭峯陽之廬而式焉
其長郎珏率弟五人羅拜而請余誌其墓蓋以余與峯
陽知最深交最久久則無諛諛則必信但峯陽以文賈
禍而余又不能文以傳峯陽余懼滋甚謹按峯陽所自
撰年譜及珏所狀其母周孺人者而合述焉鄭之先世
不詳及國初自浦江占籍武進之橫林里去邑三十里
而東其故址也始昌於野洲翁再傳而爲太封翁雲石
雲石生三子孟爲上舍季爲州牧而仲卽峯陽之父儀
峯陽正堂文集

五

部公也儀部公元配吳安人首生峯陽幼而穎異閎四
歲而能言甫十歲而能文下筆輒灑灑數千言外祖太
史後奉公深器之而亦以是見妬於母黨之諸從昆弟
十五歲而游邵庠時儀部公以抗疏謫已蜀幕僚峯陽
間闕隨侍長途雖以節義文章相勉後儀部公得放歸
歸而爲娶於銓曹周十九而薦賢書計其年巧與乃翁
之鄉榜相埒也又六年而生子珏維時太封翁將上壽
儀部爲名賢一堂父子四世承歡熙熙如也藹藹如也
然儀部公性介直不隱惡君子知之小人未必不相斷

也又五年而峯陽成進士 召入禁讀書與余同籍同
官余之獲交峯陽實自茲始而余之深知峯陽則一見
千古也時偕禁闈者鼎元文湛持頗稱同好會時局變
亂湛持劉切敷陳章 上而不報峯陽以爲此寺人乘
權之藥疏指留中之繇兩人俱被謫而余獨碌碌無所
建期望兩人何啻霄壤不三年而閹惡遂熾乘同官有
指摘者欲逆逮兩人而無其端乃特署名削籍自是而
覺余之章服不足榮矣丁卯兩奉 旨起用峯陽例得
就補未朞年而儀部遂捐資容儀部素善乾竺教方端
峯陽正堂文集

六

坐而誦貝葉乃長嘯而訣家人故余嘗謂三天帝子翻
空藏猶識當年鄭太初也後余典試荆闈因不悅於當
朝之戚屬幾成不測蒙恩放歸田遂得黃冠葛衣拜太
母吳安人於堂下且率妻孥而旅焉太安人愛之如愛
其子訓之如訓其婦未幾而太安人又朝露矣安人榮
辱不驚死生不惕適去適來雖至人亦奚讀焉峯陽歸
十年不字而生事變敬死事哀戚容有憾哉乙亥秋以
服闋起補天下皆欲望見豐采而湛持已備顧問首自
郊迎臺諫六曹纍纍而請教者至日不能食嗚呼此峯

陽之名日益尊而峯陽之謗亦日益至也時溫輔當國
渭陽方伴食日短吾友於其前而渭陽之所以短吾友
者則以枚卜時南臺斥其爲道黨劉志選之門人也南
臺與峯陽同出一門最爲友善知者皆能辨之而峯陽
固強項不辨也然渭陽能浸潤而溫輔實非膚受諫官
無可風聞明黨無所撓拾適構湛持以朝堂大體之爭
揆席未煖即與罷政而渭陽遺釐得聞以阿溫輔者謂
峯陽爲傳薪溫輔遂排衆而糾之政府參章自體仁始
也峯陽以是下於理理官相顧不敢成書而大司寇馮
臺陽直書之

臺陽直書之

一

七

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今遭國家異變君死臣生竊嘗
撫膺而慟謂峯陽尙在其始也必有所救而其終也必
有所爲安用余之庸碌全驅留作峯陽誌石也哉又安
在其知之久而交之深也哉元配周孺人生爲貴家女
出爲貴家媳長爲貴人婦而事長能敬相夫能莊居家
以儉御下以和有梁孟之風焉以故峯陽生罹憂患而
曾不及內顧者孺人成之也峯陽諱鄧字謙止號峯陽
生於萬曆甲午八月九日卒於崇禎己卯八月廿六日
享年四十有六孺人生於萬曆乙未五月十八日卒於
崇禎癸未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子五人長珪增廣
生娶劉氏卒未進士承豐令李延公女幼誥附例生聘
韓氏卒未進士潮潭令不挾公女娶薛氏太學生次公
公女次性庠生娶周氏太學生士按公女次發庠生娶
白氏已未進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惠風公女次範庠
生娶浦氏太學生源之公女女六長適庠生賀儒聖已
酉舉人府通判止叔公子次適庠生許之溥丁未
進士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定于公子次適范雲威乙
未進士雲南提學副使長倩公子次適吳閑庠生載颺

峯陽草堂文集

七

夫

公子次適安

庠生

公子次適浦

公

子某年某月某日將卜葬于某阡奉周孺人而合焉余既賦其狀乃系之以銘

銘曰高山寂寂原草青青夜臺長曉忠骨以憑燐火不然文光以清尸解兵解不辭乎人是夫是婦長發其靈卜茲宅兆億萬斯春

崇禎甲申臘月既望海表年弟黃道周頓首拜撰

吳陽直堂文集

一

五

五

五

崇陽公冤獄辨一

湯修業

世傳黃石齋清介拔俗其是非好惡一歸於正而不爲杖母者所欺蓋指吾鄉鄭庶常崇陽而言之也愚謂石齋非可欺之人崇陽亦決無杖母之事人自爲成見所蒙耳何以言之天啟二年崇陽與黃石齋文湛持諸公同讀中秘書文疏刺魏客留中不發鄭即繼之幾罹不測賴福清蒲州兩相力救而免降級調用旋奪職爲民計其入鍾甫七十日耳新進小臣本無言責則從容養望以待將來當不咎其贖療也且當日之奔走客魏

吳陽直堂文集

附

五

以全驅保妻子者何可勝數使崇陽而行止不端則始進之時早已過內矣夫客魏之錄不可犯則攻客魏之禍未可言使非福清蒲州力救則文鄭兩人之死呼吸間事耳雖則薄譴還山而疑騎同出羅織百端忠賢之心固未嘗一日而忘文鄭也夫慷慨不怖死在端人正士猶或難之而謂貪人敗類能之耶由是言之使崇陽而杖母決不敢忤客魏既忤客魏決不至於杖母此可斷之於理者也抑石齋之爲明季第一流此不待智者而後辨矣生平立身行己可質鬼神則其觀人取友決

非漫然者石齋疾惡若讐落落難合而與峯陽礪石交
則峯陽諒無愧於公他之友矣乃論世者不察其立
朝之直節而但以曖昧不明之事不取信於石齋而取
信於溫體仁楊嗣昌張至發諸奸邪豈非大謬不通者
乎難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世固有君子而爲小人
所欺者是大不然事至被母爲極惡刑至凌遲爲極慘
方崇正之申救峯陽也猶曰是非未明勝負未分耳至
於繫獄數年卒而重與別獄吏之鍛鍊再三而朝野之
議論亦遽起幾於水落石出矣當是時峯陽之隱事豈
峯陽草堂文集

談絕行同禽獸通國皆知而比隣而居之孫淇澳獨不
知之耶難者又曰淇澳既深知峯陽何不申救此又癡
人說夢矣考孫公行狀誌傳乙亥秋力疾出山至縣縣
而病劇遽延十二月入國門未覲天顏遽傷木壞時丙
子正月十三日也又考峯陽下獄在乙亥十一月十二
則峯陽被逮之時正淇澳疾篤之際七十老臣呻吟牀
席君門咫尺賫志告終又何疑於其不救哉嗟乎天下
有小人而顯政君子亦有小人而僞托君子彼亦一是
非此亦一是非事固未易知也雖然羣言淆亂折衷諸
聖昔端木氏問取士之法於夫子夫子告以皆好未可
皆惡未可而獨有取於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淇澳先生固鄉之善者也又況海內楷模爲之論救
於生前而表揚於身後如石齋輩者大有人在哉學者
因吾說而徐考諸說之異同則杖母之冤不煩言而自
解矣峯陽無可訾議與曰才高語直見忌鄉里容或有
之此外則未可厚誣也

峯陽冤獄辨二

國之存亡君與相皆有責焉自古奸相一脈相承國無

不亡者君斷之愈獨則奸相業之愈衆迨其後一切刑賞與奪盡爲其所移而不之覺則亡之尤速若鄭塞陽杖母之獄亦其一矣首劾塞陽者誰奸相溫體仁也繼論塞陽者誰張至發楊嗣昌也體仁胡爲劾塞陽也次輔文湛持鄭之好友而溫之仇讐也欲傾湛持勢不得不翦除其羽翼以挫其氣而鄭出言不遜又有以蓬彼之怒於是乎殺鄭之計決矣至發嗣昌與鄭素無猜嫌胡爲欲殺之也曰傾黃也宮僚黃石齋亦鄭之好友也負天下重望人多畏忌而無可指摘適塞陽下獄黃毅

塞陽堂文集

卷

三

然救之於是乎忌黃者有以藉口矣非鍛鍊鄭之獄不足羅織黃之罪非羅織黃之罪不足以蓋蔽已之罪而惟吾之所欲爲此至發嗣昌之奸謀不約而同者也嗟乎相臣之用心如此國亦危矣豈獨衆正之難免哉至發何罪不爲石齋爲譚官致令諸臣紛紛辭讓此至發蔽賢之罪也嗣昌何罪不奔父喪而緋衣視事致令諸臣紛紛攻擊此嗣昌忘親之罪也或曰莊烈帝亦好察主也鄭獄雖發難於溫而體仁既去其事漸緩使非張楊之揚其波則諸臣申救可乘間而入帝亦何難轉

固然則塞陽之獄雖請至發嗣昌殺之也亦宜

塞陽冤獄辨三

鄭之獄鄉人成之也一鄉之中有善者有不善者善者少而不善者多此古今所同也善者與善者爲伍不善者與不善者爲伍亦古今所同也善者揚一人曰某賢士某賢士則不賢者愧矣善者揚一人曰某才士某才士則不才者愧矣然而愧與誚猶是良心之發見也而其間有不善之尤者始而駭繼而忌終而憤於是乎木心之則盡喪殺機一發而不可收矣問嘗論塞陽父子之爲人目直取功名高得謗此明眼人能辨之者也雖然予竊有疑矣夫抵掌天下之異才者必負天下之奇辯有天下之盛名者必召天下之奇禍鄭氏父子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者也罷疑一官而不能忘情於田宅之計留滯朝野極奸而不能不歸心於異教斯固不善用其智而爲召禍之本矣何以言之塞陽之父太初與楊氏爭屋遂捨宅爲寺因而成隙此召禍之道一也太初盛名被廢歸而逃禪當時學仙學佛與一切左道惑衆者輻輳其門四海之謗亦紛紛而起此召禍之道

二也詩云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其是之謂矣嗟乎愚常困於細微而智勇俱困於所溺伏於數十年之前而發於數十年之後旁觀知之當局昧焉此孫湛海鏡例諸公所以苦日相勸而太初弟謂初亦以爲家門不鮮而與憤感激見諸筆墨者也或曰歐陽氏之學見峯陽年譜人猶知之至於奉亂仙事或以爲有政以爲無其說何如曰有之曰子旣爲峯陽雪冤何獨實此事且予又何以知之曰吾嘗觀鄭許州明初與孫參二公親筆手札而知之矣其畧曰家兄暨

峯陽先生文集

五

舍弟出京正路崇祀祖廟幸賴諸公匡救曷勝感激然於家門之學自此聖矣盛哉斯言抑何見之明而慮之遠也然則舉陽之禍雖羣小之喪心病狂亦其父子之自奇好異有以招之也而苟非鄉人之報復賄賂何由交致其杖母之過苟非鄉人之助紂爲虐何由污蔑其雅薄之行駕虛鑿空日新月異貝錦一成不殺不止非溫體仁意料之所及矣吾故曰鄭之獄鄉人成之也嗟乎居鄉誠未易言也後之君子無聰明才幹則己人而有聰明才幹在桑梓之邦可不慎而又慎哉

峯陽冤獄辨四

或曰昔之爲峯陽訟冤者或廷辨於生前或表揚於身後固不乏人矣杖母之冤人多雪之而從無一語辨其閨房隱事者何也曰不足辨也杖母大逆也亂倫大惡也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杖母之事或實則亂倫之事尙有可疑杖母之事既無則一切委巷蜚語之談不攻而自破矣何須詞費耶曰然則俗傳故鄭小史小說譌爲之也曰聞許驥輩爲之也大抵當日之害鄭者實繁有徒機局雖同而用心稍異何以

峯陽先生文集

六

言之不實官誣重而建言起用例當破格且實望已深矣遊布貴而無體仁之持糾則異日官階正未可量體仁見其英氣逼人惟恐大用故借杖母以阻之許驥輩知原委無死法也故添出雖薄不修備極妝點以聳動人主之聽原不知天理良心爲何物也曰然則驥輩罪浮於體仁矣子何咎奸相之甚也無乃欠平與曰不然此其說在漢之張綱矣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大奸豺狼也宵小狐狸也市井無賴三五成羣酬恩報怨因人成事雖揚揚得意不過狐假虎威耳若無大力者主持

雖百議焉能殺鄭苟有大力者主持雖無贖豈能生鄭
是以君子罪溫體仁

峯陽冤獄辨五

天下事有絕可笑者鄭峯陽姓氏雖三尺童子皆能道
之至其得禍之本末雖老師宿儒罕能知之矣此無他
以先人爲之主也而俗人偏喜談鄭案津津樂道若有
餘味而叩其山來要不出放鄭小史諸說則其學識可
知矣或曰子何謂惡俗小說即許曦華爲之也曰吾觀
峯陽自譜而知之其述劉元城語云論人須觀立朝大
峯陽草堂文集

節未自清平之世而可以曖昧殺人以曖昧殺人自體
仁始曦等更深一步則串成殺惡小說庶人姓名此數
語吾得其事矣而黃黎洲表墓亦云體仁之黨遍募同
鄉之市僧以證之羣小之造言生事豈不彰明較著哉
總之一起殺機則何言不可造何事不可誣永叔多惟
房之謗文山求匿服之譏譏人高張賈士無名自昔然
矣程子論讀史云今人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
非東坡亦云甚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言哉言乎故
同一帷房之謗也於永叔則不信於峯陽則信之此無

他承祖無端而峯陽得禍也成敗爲之也峯陽曖昧不
明之事市井小人皆能述之至永叔之謗不啻而足雖
老師宿儒研詰終身有絕不知其事者矣此無他窮鄉
學究耳不聞長老之教目不睹史冊之事有先入則知
之無先入則不知空疏寡學其流弊必至於是嗟乎識
見如此與里巷小兒何異尚可與之論古耶

峯陽草堂文集

予少聞鄭舉陽先生受禍之冤始而疑繼而悲爲之憤
鬱不平者累日每見故書中有崇陽事無不手錄遇鄉
之文獻無不請實則是者有年開卷而歎掩卷而思以
吾之精神窮探力索於此事之首尾恍然有會於心自
謂案無遁情矣不可以無辨乃作冤獄辯五篇又作鄭
案雜錄或問數十條附以主持清議者之疏揭誌表等
雜文并天由自譜及其詩文之有關身世者共一百六
十餘頁分爲四卷出示同志同志曰子於此事勤矣崇
陽直亮文集

陽天節竭力文章有可議處亦不少竊假擇何嚴也曰
將以存其真也夫人必有真面目吾輩論古不宜時輕
不宜時重長短互彰瑕瑜不掩則古人之精神現神
形畢露矣曰絕事之昔海出令人目眩一途茫無畔岸
予何獨得其真也曰明諸往訓矣是更曰虛而與之委
蛇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嗚呼此予得之本也
曰其說薄矣子何以能若是曰論鄭案者粗心浮氣橫
一或見於胸中操章詞片語以斷獄則失之遠古人之
說稟短取長而又考崇陽之家世親串師友淵源并當

日之害者救者孰正孰邪後日之毀者譽者孰爲可信
孰爲不可信擬之以情度之以理則無不得之矣余之
爲是編也偶有管見信筆疾書而反覆參酌屢經改竄
不敢苟同不敢苟異期於存古人之真可使傳信於後
代而死青亦心折於九原而已耳非有他意也曰然則
此案論定於子矣曰非敢任也亦不敢識也抑予更有
說焉世之所以維持名教者有二別法也史冊也而不
得其情實則受冤者繁繁矣呂新吾先生曰清議酷於
律令清議之人臨于治獄之吏律令所究賴清議以明

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究萬世無翻案矣是以君子不
輕議人懼宦之也旨哉言乎故訟崇陽冤者多矣或申
救于生前表揚于身後如黃百齋劉念臺黃黎洲諸公
此主持清議之得中者也冤崇陽者無論卽明末遺老
如張秋詔帶與鄭素無德怨而著書但據風聞不復覈
實則紀載一事不免首尾橫決自相矛盾不審惟是卽
博通今古如顧亭人亦悞聽人言作詩譏刺昭代選家
妄分珍敗片卽不選其文而於他家文中論及其文切
齒痛罵兼詈衆正爲其所欺者此疎于考據之過反以

清議寬峯陽者也予探索多年每一念及寢食俱忘長
篇短章層見叠出要在以清議雪壘陽不敢以清議寬
峯陽也後之君子其諒予苦心也夫

集 直 牙 牙

鄭太史詩集序

幼從內父長倩先生所讀一詩刻真摯似少陵超邁似青蓮瀟灑似摩詰兼唐人之長非上而晉魏下而宋明諸詩家所可比擬竊訝何時何地有此異人舉似內父知爲異陵峯陽先生之詩先生與家君同舉於鄉家君先成進士又同同大廷對策顧奔生也晚未及祇受先生提命既而於內弟羽元所獲交素居材山諸世兄得盡讀先生未刻之詩先生忠君愛國之念學道見性之功悉於吟咏中見之是誠三百篇之遺旨非猶夫描山峯陽草堂詩集

沈序

詩共二十卷材山悉壽之梨棗匪獨傳先生之詩也先生一生學力千秋人品悉於吟咏中見之後世重其詩者益哀其人哀其人者益重其詩吾知少陵青蓮摩詰三君子久虛左席以揖先生矣

長洲年姪沈世英書

峯陽草堂詩集

沈序

後獄中草序

常熟馮 舒撰

後獄中草何底吉士榮陽鄭公所著也稱底吉士者何
貴之也庶吉士三年而補官榮陽公通籍者十六年于
茲矣未補者逆瑞厄之也故曰貴之也獄中者何榮陽
公厄于瑞幾危矣幸而敗瑞收幾幸矣相又誣之瞞其
巨牆內者獄之疑獄乎冤獄也瑞不獄而相獄之是再
瑞而甚焉者也後者何榮陽公被誣矣 天子曰酒之
其法司訊就刑部獄部以獄下相擬曰移之其錦衣訊
崇陽草堂詩集 馮序

先刑部故後錦衣也後獄中草而長樂馮舒序之者何
曰舒嘗熟人也嘗熟有禮部侍郎彭城錢公者亦相所
不快手誣焉罷官歸意未已喉姦民加誣焉 天子亦
曰酒之其刑部訊其姦民則錦衣訊訊而跡盡露姦民
暨相巨瞞斃矣瑞矣辭未盡舒亦牽連及焉及而獄獄
而獲與榮陽公遊取所謂四始五際六義者而誦焉序
之所以作也稱序者何倣西河也詩之爲道美刺五哀
樂具興觀羣怨生君子以言其志後學以論其世如是
而已故美其詞不足以逆其志也序其事足以知其人

矣後有君子其亦咏歌于斯嗟嘆于斯曰榮陽公之志
之世如此也舒之序其志其世如此也徘徊泣涕而弔
所謂獄焉者岷山之歎舒亦托山陽以不朽乎是爲序
崇禎戊寅四月

崇陽草堂詩集

馮序

峯陽先生集序

海表年弟黃道周撰

業一而已聖人修之爲功異人訶之曰罪夫業有吉凶道有誠否聖賢同居譬之川嶽有等有數而異人繫罪之故道未有若聖人之正者也仲尼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可大則賢人之業辭生于誠誠不易知聖人立其不易知而修其易知者吉凶同情與世共明謙而居之謂之賢人夫使聖人之所修立者猶存乎辭雖被以草木貌以蟲魚誦以賸賸讀以婦人婦子其不

峯陽章堂詩集

黃序

得不與辭人分罪也明矣君子出一言小商大宮鬼神聞音日月吐光其初不易知其終皆易知故行于當世而定施於百世而信自三代而下凡言論文章足以自著者未有不本于此也周公聖人也鳴鶴東山仲尼以爲臣諱其君仲尼聖人也龜山陵遲後世以爲不如古人然且正變無間名實不失感者通其神詭者竊其靈夫使聖人之誠盡見乎辭誠然而然之則史佚游夏皆將排闥而展周孔之室卽周孔之才亦何以屈史佚服游夏使仲筆砥墨稽首而受文章之事乎故辭者誠之

所之也辭有所言誠有所不言聖人立其言之其所不言賢人立其言之其所以言女子將嫁盛容而出猛將將闢解劍而立劍語於不談容式于不聞而見者肅然疑人疑神而況於賢人乎況於賢人之學爲聖人者乎古之人辭以爲性誠以爲命吉凶未分寂然無聲一旦業作如風撼海素濤以發紫瀾以出今之人僞以爲性才以爲命雖有其辭抱絮而行一旦遇小患害腸戟手戰重舌失音卽使數吏扶臂上格覓一語斐然如其平時亦豈復可冀乎故業有吉凶而道乃見道無吉凶而

峯陽章堂詩集

黃序

業乃定吉凶同條樂患不違兄有弟啼兄之嬰兒舉禍福生死不足以暖其聲而瞋其視故常以啼笑顧盼報陰陽之和昌天地之氣夫相其人觀其辭脈脈而來如循雞羽告警不生誦巫去災幘頭褰陰非浮非沈其不足與於斯文可知也世而無聖人則已世有聖人者作將決河漢以灑清塵扶日月而行禮樂取天下大業裂券而定之則峯陽子其庶乎峯陽子濯暉貯霞湛於苦否之辨告譽功凶無動其中其業皆易知皆有不易知峯陽子其進於誠者夫峯陽子何罪之有

鄭峯陽年兄詩序

長洲年弟陳仁錫撰

余與湛持峯陽同登天啟壬戌榜入館讀書亡何余以
艱去湛持昌言留中臣測峯陽疏救摘其弊並嚴譴余
既服閑閣一載餘丙寅七月入邸承賈講筵天大中微
於王恭儉正人屠割魏忠賢竭上木不休耽耽立於側
余固識忌諱初作忍之繼而忿三而語諱最後以不撰
寧國救欲死我三人久矣是年十月廿日事也邏者偵
邸第里門不得問喉誣妖書上元殺孫文秀顧同應立
峯陽草堂詩集

陳序

杖斃其友四人二生皆蘇人以作策論嘲時璫刺骨無
匪無証遽羅梟刑問所指妖書韓文公原道論欽天監
步天歌而已逆案中稱羅織冤斬及詞連余三人除名
炳如日星而其友四人之死冤哉亦宜少雪也嗚呼乾
坤何等時哉許顯純獄詞成一月餘矣余在長安咫尺
閤聞知歲將除循故事二十八日踵先輩吉服封館閣
中喧甚俄傳劄奪忽報四蟒玉赤棒大聲矯傳吏部除
名永不敘用噫削奪所同也除名所獨也此後兩三人
之除名所同也此日余三人之除名所獨也三十日璫

仍致日講年宴曰不發科抄事秘密若從乎直語其人
曰無官可削有死已耳於是元且今走館某勝曰已往
蘇常逮某某矣問諸某中書云仍馳急報金陵曰繫某
同訊矣余家人爭就縊孕者子死腹中峯陽則向匡廬
羅浮投詩鏡坪聽天雞之唱曉遯而肥何其潔哉彼必
於封館之日絕救疏耳不發科抄疑似驚怖連三人死
耳孰知有嘯傲徜徉詩句壯雪浪者出闕門崔呈秀領
校尉百輩偕赴潞水行三百里漕監遣藍旗白牌環擁
余舟婦人爭投水余避一小艇飛騎往來二更許答長
峯陽草堂詩集

陳序

年數人始釋假使太乙峯看雲瀑布泉坐石其何涉世
之波憂患與君同處憂患與君異君知天者耶屈大夫
之沈於江也知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知興矣紅木
匿于鎮撫司聖天子立追出之復三人官戊辰初日峯
陽還次飛來峽以草莽禮觀明聖而后喜可知已初當
事傳檄追奪三人交無以應始人館不敢請及余赴補
又不欲請也悉召里鄰師生保之巡卒乃退其退也徐
覽追奪檄文前列貴官後頌厥臣而獄詞首指余與湛
持同縣同年日夜思圖翻局誓為謀主未及峯陽也于

旨始見噫豈有獄詞不及而旨及之未給平通之綸漫
言削奪者且知兩人同縣同年不知與崇陽兩世同年
亦疎矣皆往事不屑論然余病甚將分踰溪之小隱經
已不言通瑞無故畧兩人弊四人丁上元與以私憾謀
殺三詞臣於除夕孰爲一吐憤懣者奈何云史余以史
史召以詩史固宜而際崇陽詩格高妙而詔獄黃芝歌
流傳宛爾幾以賈祖魚哉崇陽子之爲詩也

崇陽草堂詩集

詩序

崇陽子詩序

白石野樵陳繼儒撰

子瞻自言平生以口舌得禍蓋言行俱危邦有道則可
邦無道則不可天無地啞豈曰侍兒意者文昌之師乎
崇陽子訪予予嘗以此語薦之點頭而去崇陽子初與
文殿撰同貶歸杜門不交當世而聲名爲中官所憚物
色之無所得則指爲黨魁奪之崇陽子嘆曰不覺不
啞之效見于此矣時邏卒布滿吳中兩尊人命之善明
銷忌崇陽子乃自僂于訪道之遊時或變形爲漆工爲
寒陽草堂詩集

陳序

治家備爲賣餅爲賣卜削牛耳麻冠緹履信意所如野
衲道民附而隨之閒逢後學亦與之發部擊蒙卒不告
姓名而去所主必有詩詩亦不輕作往往散見狼籍於
古洞絕壁之間讀者未解其誰何人誰何語卽崇陽子
亦不自解其誰何而來誰何而止嘗問匡廬山羅浮中
與風道人談與鏡坪三老松結遊世之友曰大隱翁曰
中隱翁曰小隱翁錫以嘉名投詩而別其詩讀者高清
近者孤冷星漢冥冥雲霞采采或問之何不操七子之
音置弗答盡不學處趙書置弗答第嘻噉微笑瞪目直

視而已。峯陽子大約以元魯山詩法顏魯公書法爲開
山祖。如子瞻海外偏愛陶柳詩其剛介之性情英特之
風格政絕似之。此非獨謫居後爲然。卽在中秘公車之
前。其真氣可掬。高風絕塵。皆此類也。士大夫非學道不
能當患難。非患難不能驅而入于名山大川之中。非名
山大川不能鼓盪筆墨。洗發性靈。拈出一種清玄澹潔
之語。移換世人之新于新眼。而後始無憾。其峯陽子乎。
昔顏魯公好談神仙浮屠之說。多雜見于詩文。元子亦
曰。人之貧於權食。於位食。於取求積聚。不如食於道。食

峯陽草堂詩集

卷四

於安閒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躁。妄惑溺。不如忍於
貧。忍於棄廢。旨哉斯言。甚矣其似今之時。又似我峯陽
子也。峯陽子嘗安閒棄廢之餘。頃已召還禁苑。豈肯學
啞學。聲不出長安。而取卿相。抑所云邦有道則可。爾若
經世之局。可觀便須料理。出世法。嬰兒遊於頂上。舍利
雨於毫端。乃峯陽子學道得力之候也。詩人云。平哉。

崇陽草堂詩集目錄

男珏 誥 桂 發 競
壻范雲威 甥 薛 耳 同職

家君兩月底常一封夕貶十四年家食身負天下之
望自知不為權佞所容願以人臣之義既蒙環召不
敢不趨朝權輔不容補遂特糾繫獄珏旬旬省視則
家君病垂廢矣手剛定舊刻詩合前後獄中草成一
十六卷授珏目毋分體毋分類隨時編次以俟論世
之君子珏謹受教附編年次於卷目之首時崇禎十

崇陽草堂詩集

目錄

一年戊寅清明日男珏百拜謹識

卷之一

中秘存草

家君十六歲從家大父謫蜀即為詩流輩傳誦至
車十載賦述尤多後乃盡刪棄之斷自中秘存草
始存凡七首從諸年伯所鈔得之原有稿一帙逆
璫搜捕家人盡付水火故逸不傳行塞驢行爲主
憲蔡司寇賦又有贈滿寔太僕三黜詩文湛持
年伯嘗誦之而稿不存可嘆也

早朝 恭遇臨軒 皇極門 內閣拜先師作

初入翰林言志 禮部進呈錄科錄 夢澤

足吟

謫還道中草

壬戌起家即以是冬十一月同湛持年伯謫歸詩

凡二十一首

陞辭 夫婦詞五首 定州雪浪石 大悲像

贊 同文文起坐月 弔劉文貞公 邯鄲聞

鶴鳴 拜岳武穆祠 君子村 拜比干墓

崇陽草堂詩集

目錄

池河 懷元次山 對客 抵家 歸里 山

中 歸後作

卷之二

歸去來齋草

壬戌歸後至甲子乙丑作也凡六十三首

帝江贊 鶴林寺 山房夜坐 斫柴 閒吟

論書法示兒 鳥 元日懋永慶寺 送張

二無還京 再過石塘 舟中卽事 月夜

賀張二無 讀魯仲連傳 謝友人 坐善卷

空山 日長 五雀 夏日閒居 次友人韵

北窗 謝將若柳三首 送白惠風 夢黃

石齋 溪邊逢老者

卷之三

赤水洞天章

家君少日即有遍遊洞天福地之願丙寅乃發足

遊丹山赤水第九洞天詩凡三十五首

重過方茂山 坐雲菴山房 芙蓉湖觀蓮

新秋夜坐 遊次僧跋菴 效康節體 坐保

洞石田 謝劉念劬贈蘭 邀竹 苦雨 月

夜獨坐 乞石 和姚少師詞 脯遊平山堂

鶴至 庭院松 讀道經四首 薄遊金山

月夜汎江 舟中秋望 懷仙 看之竹

宿大石山房 東友人題方竹 行深竹徑中

芙蓉王子贈竹 郭外訪僧 題野菊 夜

坐聽雨 顧瑞屏任敘二首 示固公 倪鴻

寶使還 和鴻寶詩 澄江道中 舉杯戲述

倪樸臣見訪 寄懷黃石齋 訪華風超

卷之四

極玄洞天章

首黃芝歌爲楊左六君子作也逆璫物色不能安

于家乃次西江遊匡廬入西山方外則海公文人

則萬美叔茂先門人則舒芭孫湯敬修一時相從

誼甚厚且問道有奇遇詩凡二十九首

黃芝歌 閒述 讀文肅詩二首 龍光寺

龍沙遇王孫 墳林竹下 話梅鶴嶺 步靈

寶壇 曹溪逸事 由靈寶入香城 蕭仙壇

安寺 阻大風雨 逆旅主人 題石經堂

山陰道中 舟中遇雨 詠芥茶詩 又詠茶

途中雨色 奉化道中 宿岳林寺 日嶺

題詩 雪竇詠松 山雪竇人杖錫山 遊四

窗巖 題大俞溪 宴坐 題樊圃 月夜偶

述 秋胡行 禮維衛古佛塢 招寶山望海

夜坐朝真 禮阿育王捨傷 刺血寫經傷

陽明洞天詩 許芳谷硯銘 墨銘 題湖

日真王廟

卷之五

蘇真洞天草

丁卯住匡廬結夏以太封翁生日暫歸卽行詩凡四十四首

奉陽草堂詩集

目錄

五

宿吳仙觀 訪天寶洞 禮玉隆萬壽宮
 萬長耆攜酒 圓通庵 月下踏能沙 同海
 公觀蓮 海公 著皮冠子 同萬美叔訪道
 渡江 印山 傷 訓葉樸樸 訓舒芭
 孫韻 讀悅雲小誌 謝竹林作
 遊廬山 太乙峯看雲 捫石坐瀑布泉 宿
 旃檀林 僧卧二首 讀維摩經 讀涅槃經
 隨意尋山 竹影 過樵陽子 山中卽
 事 靜夜 再遇樵陽子 訪詠真洞 小定
 偈二首 閒立 偶成 題青蓮花 拜匡君
 祠 遊九疊屏 五老峯 謁一庵 遊石門
 淵 竹林寺 坐天池寺 贈三隱翁 題三
 鏡坪 題三石門 白鶴觀 白鹿洞 古藤
 杖 開先寺 簡寂觀 歸宗寺 遊黃巖

卷之六

蘇真洞天草

自匡廬逾梅嶺入羅浮將謀深隱不意山中曠若
 荒漠而行跡所至爲人物色殊不可掩值龍飛宇
 宙一新得還官詔遂買舟歸時丁卯迄戊辰之春
 夏也詩凡九十五首

奉陽草堂詩集

目錄

六

宿礪磯 弔太白四首
 謁張文獻祠 凌江卽事 道陽峽 青嶂道
 中 舟中 彈子磯 新月 登禺山中宿峽
 老樹 讀杜詩 九月看梅 慈度寺 遊
 海珠 嶺南題壁 登鎮海樓 吳期生曉船
 同王秀才入羅浮 再次王秀才 白石岡
 入羅浮 贈羅浮老僧 古風四首 寶積寺
 黍珠菴 梅花村 耀真洞天 拜葛仙祠
 挂蘭 竹葉符 鳳凰谷 錦繡谷 尋泉
 源福地 山鳥 宿飛雲頂 看馬伏波銅鼓
 戲題二首 五色鸚哥 梁森瑯招集三首
 送黃逢永 過小娜嬭賦二首 題練要堂

懷羅浮 集詞林丈室 別羅浮四首 贈

別次韻四首 除夕四首 又二絕句 戊辰

元日 禹峽留題 禹峽禮佛 和東坡孤山

詩 和東坡芙蓉城詩 再拜張祠二首 十

八灘 次蕭園十二首 懷遼園 和愚山作

賦鶴 謝蘭竹 慰同行二首 龍沙望月

集滕王閣四首 采石登樓

卷之七

遜齋險韻詩

峯陽草堂詩集

詩作于乙丑丙寅間略如寒山詩體依韻凡一百

零七首

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真 十二

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一先 二蕭 三肴 四豪 五歌 六麻

七陽 八庚 九青 十蒸 十一尤 十二

侵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一董 二腫 三講 四紙 五尾 六語

七虞 八齊 九微 十賄 十一軫 十二

吻 十三阮 十四旱 十五潁 十六銑

十七絳 十八巧 十九皓 二十哿 二十

一馬 二十二養 二十三梗 二十四迴

二十五拯 二十六有 二十七寢 二十八

感 二十九琰 三十賺

一送 二宋 三絳 四寘 五味 六御

七遇 八霽 九泰 十卦 十一隊 十二

震 十三問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峯陽草堂詩集

十七霰 十八嘯 十九效 二十號 二十

一箇 二十二禡 二十三漾 二十四敬

二十五徑 二十六宥 二十七沁 二十八

勘 二十九豔 三十陷

一屋 二沃 三覺 四質 五物 六月

七曷 八黠 九屑 十藥 十一陌 十二

錫 十三職 十四緝 十五合 十六葉

十七洽

卷之八

放鶴山房草

戊辰己巳作凡七十首

董宗伯召集 雲封閣二首 寫懷二首 局

罷二首 夢醒 和將五聚二首 集關樓四

首 耶上泛舟卽事 題瓊花觀 來觀察紀

事 懷李謫仙 登妙高臺 題石排山淨室

佛印坡公像題 西峯羅漢偈 禮佛十首

重禮佛十首 月夜集野人家 看鶴點韻

春夜卽事 俄火大士偈 家園課兒

崇陽草堂詩集

謝黃良甫 再謁李子墓 中秋月下 絕句

盃泉小集 黃鶯兒調回閣 書懷五首

賦得狗騎馬 賦得狗渡河 賦得鶴乘舟

賦得鸚哥段衣 閒邊警三首 寇永平 寇

退

卷之九

三山隱廬草上

隱廬三草自庚午至甲戌五年所作也上卷凡六

十七首中卷凡五十六首下卷凡四十六首

對月 梅間月下二首 黃石齋過訪 次石

齋韻二首 自湖山還四首 病酒 偶書

池上及看梅 池上桃花不及看 春懷 鄭

大白夜訪 重和太白 雨後看牡丹 病肺

止酒 謝蕭三我四首 坐對 謝賀可上

謝曾竟臣 病耳重聽 雲陽赴友人約 遊

北固山 送徐碩菴 和渡江韻四首 金山

眼韻 再疊前韻 月夜醉三義閣四首 曲

阿道中 錢密緯家山 廣福寺 維舟二首

崇陽草堂詩集

題僧挂瓢圖 再過密緯家山 客夜阻

風請杜詩 中年 又三首 紀昔 賦賣筆

者 送李大生 送許閑菴 盛夏 舟中

送王瑞秋二首 重過山橋 重過廟橋 集

舫園 夢見衆僧行道 夢家君詔以道言

答友人

卷之十

三山隱廬草中

秋遊石湖 小飲 此時 讀離騷 小雨宿

奉陽草堂詩集

目錄

卷之十一

三山 秋日草堂家集 黃石齋選訪 飲霜

頤釀 田家 古體 夢鶴 重訪陳眉公

答蔡端卿 秋懷 懷舊 聖恩菴留題 課

弟輩讀書 醉書 懷黃石齋 年年 重過

雲庵 翻陸龜蒙惜花句 醉題五首 虎邱

卽事 李太白體 解嘲二首 家園結夏十

首 池上凭欄 自題真贊 贈小度寫真

重賦寫真 呈錢老師二首 送僧歸九奇峯

別匡廬僧二首 爲劉師貞賦 壽吳謹所

母舅 送白雉衡 懷黃石齋 小山 重過

杜桂村

卷之十一

三山隱廬草下

遊張公洞 謝洪半石明府 贈劉乾所水部

中允五首 中允後五首 輓錢房舫 徐

霞客送竹二首 泛月過三山 又絕二句

過觀山 贈高翁 雪後次張二無韻 讀邵

詩 石牀 閒中 嬾 獨坐 每每 憐春

奉陽草堂詩集

目錄

卷之十二

看花 局殘 回思 題節儉亭 月夜集

潘園 潘木公招飲 耿耿二章 楊忠烈遺

碧贊 訪王鞠劬 遣妾 送洪半石明府

孝陵恭紀 拜方正學先生祠 能仁寺僧房

看平心杯 夢中詩

卷之十二

青霞洞天草

甲戌之冬遊西湖詩凡七十四首

春二首 春起 自覺 韓茂陽招集二首

奉陽草堂詩集

目錄

卷之十二

看梅留客二首 客俱不醉續咏問梅 夜看

梅花 謝蔣八公 贈范長倩年伯 題天平

山墅 訪王烟子 與王雙白話 哭楊惟節

二首 兩兒就試江上 甲戌生日自題 重

九憶昔 贈弟鄰入泮 馮留仙鄴仙見訪

上天竺寺 題君子泉 鄴侯井 白公堤

蘇公堤 放鶴亭 蘇小墓 小青墓 夜奠

岳墓 銀餅井 題小人圖 拜于忠肅墓

吳山絕頂 聞鶴聲在玉岑 寶所墮 怡園

看梅 瑞石山紫陽宮 丁真人二十字 仙

姥墩 三生石 葛洪井 飛來峯 戲題

雨坐冷泉亭 虎跑寺觀泉 大滌山房五首

雨卧淨慈寺 青霞洞天 烟霞嶺 同僧

遊龍井 楊梅嶺五首 錢瑞星吳若谷招集

西湖泛月二首 西谿看梅十首

卷之十三 全闕

林屋洞天草

乙亥之春遊洞庭詩凡二十六首

吳陽草堂詩集

將八公見訪二首 看花二首 舟中卽事

多少 遊洞庭 鄭渚 登經綽峰 松巷題

松 大醉松下 遊石公 訪林屋洞天 問

訊靈威丈人 包山寺 包公詠 代四皓答

杜蘭香仙婚處 毛山墳 山中長歌 洞

庭泉 遊翠峯寺 遊靈岩 賦哀之三章

卷之十四

蓬玄洞天草

乙亥八月北征遊泰山詩凡三十四首

秋坐 月光童子畫贊 龍見 題內子扇

示長兒珏 示第四女 弔王煙子 淮南道

中 盱眙道中 經過泗州 遠遊 曉起

虹縣道中 孟廟 拜先師廟 孔林 岱遊

人遊參宮 讀邱陵歌 讀告泰山文 石經

略 上碧霞宮 泰山絕頂 無字碑 孔子

星 宿泰山頂 訪蓬玄洞天 黃華洞 重

過涑州 訓吳孟公 送許霞城出都 題善

果寺壁 同年話舊 送文湛持出都 送何

吳陽草堂詩集

象岡出都

卷之十五

獄中草

赴補未一月觸首輔忌不容補特糾繫刑部獄自

乙亥十一月至丁丑二月四百四十六日詩凡一

百二十八首

蒙恩繫獄 次吳儉育二首 雪夜談玄 聽

人彈琴 夜 同鄭叶穎 次韻 聽鄭秋翁

彈琴 看水仙花 身世 不辭 馬夫人拳

崇陽草堂詩集

石 家君生忌 東坡生日 輓孫宗伯四首
 代內寄詩十首 乙亥除夕二首 丙子元旦
 二首 和劉半舫 看牡丹花二首 病懷二
 首 送賀天游出獄 拜阜陶廟 落墨解嘲
 謝辭 看桃花未放 讀杜陵天末詩 壽
 舍弟至二首 看桃花放二首 純陽像贊
 問劉半舫病足 看硯 道人顧何來 題畫
 病喉火二首 和東坡二首 讀蘇東坡魚
 詩 同人索書 春閒 半窗 送湯叔寧
 和顧對簿詞 日成 別春二首 送徐中頤
 送陳宗伯出獄 和十咏 有感 近懷
 送郭無傷四首 和曹石帆 生辰自賦 病
 中吃甜水 送舍弟歸 見菊花 病中遣懷
 四首 示諸兒 與石帆夜話二首 倪樸庵
 生日 病懷四首 病思二首 聞砧 對鏡
 理藥 長兒珏自家來 送諸兒歸十首
 答吳載颺 送載颺歸 呼吸 病語四首
 小定二首 朱翠 夢中句

卷之十六

後獄中草上

丁丑移錦衣衛獄詩凡一百一十三首前後二章
 家君自有小序
 移南獄四首 端硯銘 奉御批感激 丁丑
 端陽 贈僧 和同舍韻 疊前韻三首 讀
 東坡詩 疊前韻二首 喜珏兒和詩 看月
 覽珏兒詩用韵 小雨 見月坐至曉 一
 笑 寄家書作 初秋 和珏兒韻 讀離騷
 崇陽草堂詩集
 立玉硯銘 週文三首 七夕二首 日號
 自書 輓僧 秋坐 片雲 寄內 追昔
 蓬舍 讀仙傳 日號 百苦 秋夜 聞
 臨止弟人津 李衡獄疏救 劉念臺訟誣
 傳石君訟冤 黃石齋疏理 近日 自問
 經年 奴子空囊而走 舒卷 絕糧 丁丑
 重九日 懷遜園二十咏 雜咏二十首 雪
 後和蘇二首 又疊前韻二首 又疊前韻二
 首 立冬日和韻 得家書 耶報傳予死

贈里人楊某 人嘆 疲鶴 示兒 世間

東坡海外逸事 次馮已舊二首 丁丑除夕

卷之十七

後獄中草中

戊寅詩凡九十三首

閱盡 蕭三我却寄 惆悵詞十二首 懽喜

詞十二首 塊壘詞十二首 次韻 贈顧霖

調 贈徐處求京兆 春懷 同人皆已去

再次蘇韻二首 示奴子張鳴八首 黃石齋

吳陽直堂詩集

目錄

七

謫外調首 贈京庠生問字 細流 戊寅七

月廿三二首 戊寅生日四首 夢雨尊人

懷徐霞客 紀夢 眼見桃花又一春 廿三

日書示珠兒 月上弦口號 妾梁氏死 又

次東坡韻 夢關聖像贊 輓劉半舫 雜咏

八首 戊寅除夕十首

卷之十八

後獄中草下

己卯詩凡七十五首

己卯立春日 王靈觀道服像贊 週文二首

懷劉半舫 喂雀和珏兒韻 夢得有君

十二辰屬十二首 題畫八首 示兒 和珏

兒十五韻 蓬窗 己卯四月初八夜十首

戲贈徐養初 房長公示文選 客示武夷志

讀皇極書 蓬萊行 詩懷 獨立 草創

大還 得界茶 寄內 得桂發雨兒課 禮

伏魔關聖 七月十五日示珏 痛懷父母二

首 寄內 與長兒珏 寄次兒珏 寄兒珏

吳陽草堂詩集

目錄

夫

發鏡 寄妾高氏 白黑五首 生日五首

珏兒生日 乞食 戲拈口號 寒空

間且有天命

卷之十九

國風賦

戊寅作凡八十章先君自序

卷之二十

楞嚴偈

己卯作凡六十首先君自跋

右先君子詩集二十卷前十六卷止于戊寅之春先
君于錦衣獄中手自刪定以授不孝珏者後至己卯
授命前一日又得詩一百六十八首謹分爲二卷并
國風賦一卷楞嚴偈一卷共計二十卷舊有刻本至
十六卷止滄桑之後皆落煨燼中今弟兢謀付梓人
因編目錄并遺稿授之時甲辰九月朔男珏百拜謹
識

丁巳一陽樓齋錄

崇陽草堂詩集目錄

吳陽草堂詩集

目錄

九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一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同邑張 璋章玉甫闕

中秘存草

早朝皇極門之作

皇極平開瑞霧迎
曉風吹動玉鸞鳴
乍依日月無私照
正是乾坤初氣清
舞袖羣真朝太乙
宮懸九奏叶山庚
因思廿載高居事
定有 神謨啟 聖明

恭遇 上臨軒廷試退而有述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一

卷之一

五雲深處日華明
步輩從容出太清
玉簡近承 天子
策金甌還計野人
情鶯啼御袍新映
鳥拾宮花字未
成獻賦會須論補
衮甘泉何似洛陽
名

皇極門 命輔臣行邊紀事

選錄第二

聖主勤東顧元臣
闕北邊金門開左
个玉簡授中權武
子書仍在黃公策
正懸出師剛六月
有賞臺三年鶴鶴
紅雲陣驍騎白雪
鞭早圖方畧上還
共凱歌旋

內閣拜 先師作

黃閣尊先聖青細
微後人尋思曾未
學真覺愧爲臣姤

復微幾互春秋大戒陳絲綸嚴重地肯憶聖言新

初人翰林言志

館課

周王初訪落羣材茂
思皇乃知稽古榮
虎觀來翔翔作
聯瀛洲步學製雲錦
裳天門望盈咫丹地
披芸細第恐
白日邁孤負青藜光
寒燈永夜良獨坐生
傍徨自昔賢
豪問立身慎所藏六
經爲律令百代闢興
亡矜名固多
誤用才那可常有求
書自賊無欲稱至剛
一意不可亂
千人無敢當椒蘭聲
自貴瑱瑜重軒黃榮
華若溫沫冷
笑隙中忙一溜寧得
自失足千秋傷雄鳩
自鳴逝我願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

德輝藏脩脩千級上
羽儀爲世章猶記爲
兒時讀書肅
衣裳思賢人夢寐懷
古多慨慷荏苒三十
年初衷詎能
忘人心有獨往世道
爭微陽矢茲媚天子
承言不易方

禮部進呈孫科錄

閣試第二

片片紅雲捧玉車
選仙門下進除書
三朝恩澤唐虞
際一日遭逢誦讀餘
細數人才誰共惜還
憐名字幾成
虛爲臣爲子情無限
敢媿多賢共石渠

夢濯足吟

萬山深處舊家鄉
濯足寒澍老夕陽
自有紫芝供服食

更無黃石話行藏手擗烈缺排雲曉心與義皇爭夢長
一聲水泚都不繫人生回首卽滄浪

謫遊道中草

陸辭

棟陽辭丹陛既回拜紫宸百生逢聖主九死置孤臣
密勿寧容測艱危未具陳仰天更何願願祝萬方親

去婦詞五首別同館兄弟

金閨舊事不堪提剪勝分細關采齊一葉乍來飛逐去
寒雲深處聽淒淒

崇陽草堂詩集

其二

休驚堂上謫詞如孤負恩私未有涯傳說少年那曉事
姑婦原自惜兒家

其三

車馬行行早候門舊家姊妹重溫存長條委葉同春澤
努力明時各報恩

其四

翠玉山頭總是仙群成嘗記我猶憐願言結束鳴珂佩
映取祥光繞日邊

其五

敢道殘客比落花幽蘭寒谷未全除問心縛其荷衣佩
亦有餘香永歲華

定州雪浪石文理可愛東坡鑿石爲蓮花盆盛之
旁有老槐亦坡手植蓋五百餘年物矣

徘徊一片石珍重百年思信道風流事多傳放逐時雪
飛寒月浸浪捲碧雲遲落落蓮花坐清音老樹知

大悲作寶像高七十三尺閣高一百三十尺寺僧
云唐太宗建尉遲敬德監造今爲伽藍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四

大千沙界內百億日月天莊嚴蓮花藏佛身有無邊細
入芥子竅大跏趺彌肩隨衆生應現各得其自然如是
大悲像寶髻出雲煙危樓高百尺疑欲梯飛仙若以世
眼觀應賦大人篇若以佛眼觀詎可色相言衆生身等
大苦爲欲火然煎熬以至盡灰逐業風旋轉紫金容
不與世俱遷此是光明印非關土木緣我來勸頂禮細
數貞觀年顧問老尉遲何時登法船昔聞壽亭侯亦參
普淨禪英雄氣蓋世到此須茫然一時齊放下血及生
肯蓮願佛以悲力懺我多生惡攝入莊嚴界中央佛鏡

懸旅人有門次不墮化城權但具一手眼千手眼俱同
稽首應州遠慈尊在目前

同文文起坐月

一鏡敞無際大地生虛光草木得靜理寂寂餘寒香
隨藏雷落雲散青天行旅人解纜束相對話未央真氣
有磅礴炯炯不可藏永夜披高襟森然懷帝旁

耶臺弔劉文貞公

隻手運樞機天心幹處微行藏有何繫時命與同歸
此身皆應終知願不違昔在天宇潤俯仰見餘輝

崇陽古堂詩集

卷之九

九

耶耶訪黃梁仙跡忽聞空中鶴鳴得句

策蹇耶耶遲夢歸黃梁重煮憶遺微恍然枕上傳消息
偶爾人間點是非銀匣琴裝添幻景寒泉古木駐仙機
清聲可望不可聞何處遶天玄鶴飛

拜岳武穆祠次滿江紅韻

滿目興亡評終古都歸了敬卑駐苦英靈千載臣忠子
烈挂狗隨翻嶺上雲玉蟾不老秦時月看精神炯炯照
乾坤留清切三字獄君難雪五日召胡未減恨兒曹
巧弄得長城缺馬策忙撾鐵鑄首龍章未表銀瓶血想

忠魂縹緲風還金闕

君子村懷蘧伯玉

君子忽大覺從前盡是非四十九年身廓然一無依祇
有寡過心皇皇終古暉

拜殷太師比干墓有宣聖題篆

聖人有心發皎若日光輝剖之昭千古不恨知者希殷
人遺題字周道竟已非迢遙獨荒邱蒼茫靈氣歸

辛酉計偕余在池河過歲壬戌臘月謫歸復還舊

寓追數前期率然口號

崇陽古堂詩集

卷之九

九

公車昨歲夜逆旅記棲遲已是經年事都如頃刻時
遽盧焦鹿夢傀儡蒲蘆提知有戲場散應無歸路迷

懷元次山

晨興肅研几我懷元次山作詩嘉黨膳爲其早自問須
臾失所向不忍不誦訕古人重良友各以義相頌必使
留生面終期無汗顏斯人去千載斯誼亦已刪誰爲問
津杏杯湖水潺湲

對客

世緣不可多緣多冤負起世名不可重名重譏謗始百

年郊指中環，攬何時已冷。聽賢豪人紛然話朝市，桔槔歸澤園先生且休矣。

抵家

高堂耄親頭未白，國喜今年共一百。仍呼遊子掛宮袍，尙系徵官省。主澤嬰孩在襁褓，笑如迎星李論交。義和釋家風懷思十年前，蹀躞寒衲蜀山碧。

歸里

一邱歸去白雲日，三徑就荒松菊存。客徵諫書辭以削，或叩時事不敢論。經綸亦自寄垂釣，酬應都無開掩門。梁陽高士詩集

吾儕小人可畢世，慚慙莫復期主恩。

山中

服官兩月便抽簪，自是山中夙契深。世事且酣千日酒，閒情都付七弦琴。正如飛鳥原無迹，每愛孤鴻別有心。白石清泉勞待我，久要寧敢負知音。

歸後作

人間容易說寒芒，繞指難留百鍊剛。上下千秋幾公案，升沈一瞬只尋常。誰知尺澤能舒卷，試與閒雲問主張。寂寂歸根更無世，深深不用名山藏。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二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長洲文震孟文起甫閱

歸去來齋草

帝江贊

山海經云天山有神焉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
是爲帝江也

人生七發有不如無於穆至神天山是都屈伸東翼大
觀以居渾渾沌沌乃還其初欲往從之冥然無律中央
峯陽草堂詩集

不鑒曾其貶乎

鶴林寺與米顓對飲歌
初下凌雲渡風波思淼然散步鶴林寺一徑迷村煙索
靖堂前字率翁牆上篇信手閒摸索相招鶴伴眠多年
鶴去已陳迹惟見松林深處一燈懸十三字額生氣動
中有真人號米顓威儀嚴然袍笏舞神簡韻出雲山嶺
千秋豪邁真奇絕鄉拂一笑大事圓始知英雄了手處
盡向無生早著鞭急呼斗酒憑君飲不欲君爲小乘禪
但除財色不妨酒天中佛子人中仙對君眉宇迎欲笑

一杯兩杯如流涎沙彌捧出新筍俱酬君醒酒烹茗泉

聞君恍惚如告我胡爲猶效俗中言人間世事何川醒

一醒百病害所纏淵明微士曾有約此意無爲醒者傳

君不見采石李青蓮彩毫作樂古今憐悲其江流去不

還又不見金山蘇子瞻柏臺霜氣泣魚鯉早能一筆都

勾取何事歸來陽羨田當年多少流離夢賒得風流萬

古喧金山采石今相望蘇李意氣非當年利來回首成

一笑盛名何似忘名全鶴林寂寂安身地我何如今只

是頑童香國裏真衣鉢陶盡三千與大千恍然松風吹

峯陽草堂詩集

夢落七聖皆迷立又立請看江上藤蘿月休問胸中書

畫船

山房夜坐

月到山中靜人從定後閒坐來成獨對幽意自相關漱
喜看何地中玄識大還此身本何有如寄水雲間

斫柴

松風吹午夢信步陟層虛便作村樵伴還溫種樹書
芽將輒萬荆棘定芟除又動經綸手徜徉愧接輿

閒吟

人間明月不常有人逢明月不常開偶同開中能得到月
何似山中月自開幾人不肯負明月幾人不肯負青山
青山明月年年在懷月懷山莫負開

論書法示兒

坡云書法如其人歐陽近義有軍仁魯公嚼齒欲穿齦
顛翁滿酒墨洗巾蠟管不爲非類陳誠懸心正當書紳
文皇草王最津津其言含靜在心純不能解此皆俗倫
書奴墨隸差數輩句中有眼體有筋顏柳是爲鍾王因
意走筆後結情句掌虛指實力盡身畫沙釵股屋漏痕

宋陽書堂詩集

各有入處微付論無爲縮胸態遠絕無爲輕蕩苦飄塵
無爲懈慢不束身無爲邪媚空點唇無寧寒瘦自麟胸
無寧寧強如去馴奇險由來返正清五十書成千載珍
想其指間妙氣氣滿毫已竟趣猶申出入變化難具循
自能得訣妙乃臻無過心正訣最真心正如君筆如臣
君臣一氣天下春安得落紙不有神

鳥

高飛釋常戀一舉視方圓謝弋隨鴻度休糧伴鶴眠雲
橫秋氣集天近曉星懸羽化知何日餘生盡偶然

元日懋承慶寺展念菴荆川兩先生遺墨張二無
有步韻之作漫次一首

野人靜無事元日趁晴風使人招提路行吟敗塚中逢
僧機自寂攜友韻能同俯仰千秋業前賢未易空

送張二無還京

白雲靜舒卷將以贈遠人翩然出岫意如與寒山親落
日麗中馳清原自無塵塵高何足避喧寂各有真蒼茫
掛帆色滄海河之濱揮手不云別長共水壺春

再過石塘懷弔何二水

宋陽書堂詩集

恍惚三年事重來到石塘伊人不可作天地一清商雲
傍水痕遠草留春氣香生涯慨如夢隨意且徜徉

舟中聞事

流水去何極行舟思淼然山移白雲外鳥立蘆花邊落
葉飛秋色寒烟掛遠天徘徊人意懶一夢小遊仙

月夜

曠心覽元化水月今夜明一月到一水皎然魂魄清孤
光不留照寂寂長無營逍遙誰處景呼吸真氣并

張二無四十休官詩以賀之

二無四十休官早芒屨布袍顏色好人間名利易沈沈
我輩行藏難草草儘無心處領閒雲待倦飛時失歸鳥
山中結伴得羊裘燒拙燒殘生事了

讀魯仲連傳

魯連發高義帝秦終不成誰謂匹夫手能挽天柱傾已
矣事云畢拂衣便歸耕抽身何必早卿以全吾生至人
貴得性豈意後世名茫茫爲長望東海白波盈天地一
治桑能得幾時平功成不受賞十載有餘情

謝江上友人携花過訪

卷陽詩集

近來常臥病一榻白雲房有客從江上攜花到草堂不
疑簾箔冷爲帶薛羅香此夜難忘酒高燒燭未央

坐善權洞中石田口號

萬壑笙簫一響收踟躕小定石田秋瞑然耳目都無用
一道寒泉自唱酬

謝劉念劬贈建蘭兼呈別意

高節無媚飾澹然君子心護枝方吐秀羣豔不能侵獨
坐間將佩相看欲正襟三湘人去遠長此共清音

竹醉日邀竹西郊遇小雨人與竹意皆適喜而賦

之

牢落無閒客招邀只此君朗風發新簾細雨送千雲造
物未嘗妬吾生得所羣心盟應共訂日與醉清芬

苦雨

農人倚二麥有夏乃有秋一雨三十日將來食何求婦
子聲嗷嗷中夜徙床頭兒憶麥餅香已隨大波流所桑
向寒竈濕煙侵眉愁今朝還再食從此可繼不扶杖視
南畝安辨淪與邱昨時荷鋤處飄忽繫行舟弗辭行者
苦孰策居者憂人生根蒂重安得如鳬鵝亦有衰貴子

卷陽詩集

簫鼓喧中流笑話雜旬濤珠翠爛觥酬十七八青鬢開
窓掛銀鈎亭亭橋畔上爲有戲魚浮胡爲共生理哀樂
不相侔皇天如有情尙爲貧者謀

月夜獨坐

風林夜來靜乘月乃更閒人意興之俱深寂如遠山羣
動一不繫清聲兩相關對景了無取孤明照人寰

乞石

米老千年癖風流亦有傳磳硿良自喜落落故能全古
設江山案今看書畫船倘容拜石丈袍芻已森然

偶見姚少師詞戲和

踪跡祇因談笑神仙到樽前又愛逃禪波瀾石

底風月吟邊似辨中安書中素醉中顛忘情

世慮泉石因緣兩芒鞋幾度朝天歸來此日重

話他年共夜窗燈春苑欄晚湖船在姚詞

四載邱園三生謫仙學懶殘煨芋參禪詩筒籠下易蒙

塘邊比雪堂蘇王官聖衆杳然茫茫塵界擾擾情緣

決浮埃何處青天峨嵋舊約秦華當年有柳葉飄烟花

納竹枝韻

峯陽草堂詩集

哺遊平山堂

野航沿柳去已見去者還輕風猶戲水落日正平山樓

以雲迷望山左門橋隨澗斷灣遠峰仍案上翦舍雜林

間仕女矜紅豔鶯花帶綠殷煙侵歸鳥宿月待暮光開

自肯衣冠舊方春草木閑繁華殊未改幽意亦相關我

欲追遺逸茶經次第刪平山大明水茶經品爲第五泉

鶴全

足誰未云薄今朝對友生世間誰獨立吾與爾多情惻

羽于名重休糧自累輕寒空發長嘖山水聽清聲

庭院松

庭院松號聲蕭蕭深林鳥鳴驚飛宿蒼茫風雨脂雲天

零落芝蘭滿山谷要離塚上脫干將梁鴻祠下陳蘆叟

樵伴相呼歸去來南山看取不材木

舟中讀真誥次京口過鶴林懷舊漫占四首

讀過黃庭內景經百骸從此盡知名心期終返華陽洞

朗朗圓明歸太清

其二

九色光芒一吸中雨輪日月靜無窮塵中何處尋玄鶴

峯陽草堂詩集

氣駕靈輶神駕空

其三

我於世事本無求萍合蘿牽未斷頭一日付還驅轂去

碧天雲湛水悠悠

其四

踏遍山川待賞音松雲鶴露夜蕭森衆香國裏人何在

獨有青燈照古今

薄遊金山遇任年兄留宿

升沈原是夢適我卽羲皇形影偶神立問答固有常市

兒膝屠案朝貴矜明璫歲月不爾異意氣各所賦淙淙
大江流闊歷笑人忙我闕山中靜江天清夢長多君昨
遊人拂衣家山房風水隨笑湧此際良亦狂相逢欣騰
手濯足問滄浪中冷雖滅沒自有第一香陸羽品茶經
恠取肉食營我行越玄井未應肯相將

月夜汎江

臨風便擬骨珊珊一葉鸞帆戲急湍微月暗籠衣袂淡
狂濤飛酒酒杯殘山隨雲影蒼茫換人在天心羽化看
待訪真靈尋說事夜深何處落星寒

吳陽古堂詩集

舟中秋望

仰視碧漢澄俯鑒流水長運化題真象雲景攝滄浪浮
漚鼓虛沫人生安所賦星河湛然列神理通微茫何時
決浮埃清風飛舵行元氣以爲舟歸哉白雲鄉

懷仙

天朗氣清時輒思雲霞上汗漫誰能遊含元莫相賞凝
眸睇虛寥俯罔陋塵埃皇皇古今人啾啾亂瓶盎走死
競賢愚強力亦已枉精神歸其根清都未榛莽一氣轉
虛明三才定於掌不借日月光自握雷霆響真境無階

升靈苗有時長黃帝遺玄珠得之以象罔

顧問霞許朗城招飲就看之字形竹頽然竟醉

此日意宜酒顏然盡一厄天容方黯淡物理解委蛇竟
以竹能醉誰將香共披雲深山望遠持用報心知

宿大石山房

便是人間月中別有情藤蘿齊掛影鳥鵲不聞聲危
墮幾欲絕老僧時獨行隨緣一宿覺不更話無生

東友人迎方竹

早起竟何事衣冠肅儼如將迎方竹至老伴北山居爲

吳陽古堂詩集

此拜良友猶如訪異書清音高枕待吾夢已華胥

行深竹徑中

幽徑不知清蕭蕭露葉聲形骸略已喪方寸淡然平風
起鳴高節雲深避隱名物緣久索莫于此未忘情

芙蓉王子贈竹百竿就迎以歸賦謝三十韻

世人感贈金黃金使身危古有贈良馬駿骨差聘馳何
如芙蓉馬贈我琅玕奇記許一年前遶巡不辭遲惜根
恐失候矜憐勝所私亦聞嘉平月正值秋中時
時正中相攜入深徑清芳四紛披儼如衆君子衣冠肅

威儀詞韻有無間披襟以答之一樽醉所適舉手方盡
屈嗟然似長鳴意與遜者宜根株非不固運象終有移
以此明物化遂與主人辭歸來還原下曠然得新知
息茂深深殷勤護持微誠還有託問取向陽枝臨以
碧澗流坐以綠沙堤覆以三素雲伴以五華芝亭亭幹
何上不與鳥鳴欺垂垂葉何好欲待鳳凰低厲節望勒
修巖靜登秀姿人間俗不盡惟此療俗醫草堂無雜賓
相對良可睡終期北山老永結西方貴俗流何
足信此君不我疑淵明肯乞食便矢其報貽真人重明

小舟行郭外訪僧即事

流剡大於指意可亦寬然市近喧人語水深浮暮烟脫
簑明代梳解帶且安絃蘭若前村到應過次第禪

題野菊

深秋發豔色乃更得幽閒自愛風霜冷相宜水石間漁
人輕棹去逸士帶鋤還對此那無意悠然且見山

夜坐聽雨遂至達曙

蕉清雨聲厲夜深燈影微動靜互相理心將息其依默
提寒漏轉坐聽晨鐘稀曙色迎窗淨園丁早扣扉

顧瑞屏前輩枉敘即席二首

年來北山靜剝啄不聞聲在在衙門偶方知長者情意
將秋色淡人對菊花清殘燭燒何事論文解世營

其二

論文橫絕處常思世人譏耿耿素心對悠悠塵事遠屋
梁留月照顏色映燈輝嗟嘆寒空夜鴻其恨所歸

示園公

園公雨何治桃李橘柚梅職在無荒宴來時地窠材荷
鋤斬荆莽汲泉滋根荻灌月得深韻經霜生理迴行行
慎爬搔是乃害栽培落葉而得果待傾濁醪杯

倪鴻寶使還夜訪訂山陰之約

雲帆寒映蔚藍天月正新規人晏眠飛動星芒分坐上
葳蕤花露汲尊前人閒肝膽誰知自我輩心盟且尚立
相對已期探禹穴還期宛委証眞詮
得鴻寶和詩再用韻奉酬并索書畫

煙水茫茫問遠天，懷人何處不成眠。
橫雲深鎖長松下，寒鴉驚迴落木前。
瑤草夜開分李白，枯藤秋老伴伶玄。
吾儂可是無邱壑，應有蘭亭寄洞詮。

澄江道中

舟行忘夜，新月色趁寒歸。歷歷星河過，蒼苔山木微。
都無宿鳥驚，猶有漁燈輝。獨坐不成寐，鐘來遠寺希。

舉世戲述

我于世無意，濳薄聊爲爾。幾年學吏，桑終然失畏壘。
分非宇下業，猶猶窗中滓。勞勞誤乃公，瓊瑣差餘子。
翻覆

崇陽草堂詩集

道何奇，乘除運如此。天地常不沒，賢愚驚而死。
北山笑移文，南嶽勸樂只。思古獲真風，藏身有深旨。
官知受倩輕，酒待淵明止。上下閱千秋，潦倒將誰齒。
亦不慕青史，紅塵青史人其斯而已矣。

倪樸臣再見訪不遇用韻留題奉酬賦謝

美人下空谷，春去笑花迎。雲路行行遠，寒流淡淡生。
芳蘭催韻秀，落照映心明。日夕懷佳氣，鍾山人望清。

寄懷黃石齋十四韻

天老招日出鳳羽，生奇光靈颺振高翮。
瞻映扶桑三

年阿閣集隱，兄固有章。御翔覽入遐，佐武深深藏。所貨
來見希，明德懷高岡。容與自將雛，丹穴樂未央。云胡神
物神磅礴，至性良鳥飛。自高下寶此，濤蕩鄉遼天。幾同
調野鶴，新休糧。寒空清絕夜，寥唳一相望。物生貴真契，
孤韻乃頡頏。曠昔思話言，迥如夢。羲皇武夷道，幾許真
人隊。成行因風託微誠，永惟不敢忘。

訪華鳳超

伊人靜如水，相對杳無言。花落自迎笑，雲來常滿門。
多年采山隱，一語到天根。春色迢遙處，名香永夜論。

崇陽草堂詩集

空山

空山招得海棠魂，雨雨風風開閉門。
讀遍離騷驚海岳，點來周易笑乾坤。
蕭蕭其老人如夢，瓦礫隨時道自尊。
嫵說三生無義話，石床深夜鎖雲根。

日長

日長山更靜，不知寒暑流。冥然斂其魄，內視身如蠅。
世閒良風負澹泊，亦易酬因思平生來，勞擾竟何由。
蒼老一時名，皇皇千歲憂。慙愧主人言，索死不暫休。

五雀

留葉馬上客不若芋蠹間當暑競冰絛何似蓬蒿間衆
鳥依風凰高岡安可攀粒米下階除喧喧瓦雀還簷網
習其習猥苦所食報嗜欲淺天機有身爲大患因之悟
生理拂衣歸山道

夏日閒居次許定宇韻

早畏炎炎事水壺憶淨居室中數鳥迹枕上照蟲餘渴
取閒庭樹蔭將深澗魚却嫌多漁業懸懸落去蔬

次友人韻

安能一杯復一杯天地寂寞人徘徊微雨欲蒸眾山暗
峯陽草堂詩集

疾風乍捲高林摧五噫絕唱竟誰是六盤紛遊何處開
長醉不醒以爲寶曷歸乎來歸去來

北窗

北窗塵不到高枕夢羲皇蟻陣階前亂蜂衙葉底忙也
應爭宇宙誰與辨行藏將此齊古今勞勞笑夕陽

訓將若椰見訪三首

村路蕭相問柴門剝啄過清光街石壁蒼色瀉煙羅夜
承交心靜人閒道味相遙遙雲漢燦才子去鳴珂

其二

早說王唐事于今又一時風流前輩遠行徑世人疑落
拓存吾好寒清答所私雲深天望遠還與訂心期往期用典

其三

畏人踪迹塞慙頁武夷盟責我三年約多君一夜情天
香衝曙色瑤草拾秋聲不必論他事安能忘友生

送白惠風備兵榆林

貂裘初試朔風輕早聽西羌問姓名刁斗夜傳霜月冷
旌旗曉拂陣雲明蠻奴塞上羈戎索老子胸中定甲兵

峯陽草堂詩集

見說軍譚韓與范千秋重到五原城

要黃石齋來索近詩且以二玉章爲贈其文一曰

香素一曰鏤雲樓夢中笑而受之

天風下秋葉寒色夜中分千里懷人到清聲有夢聞凝
雲披縷縷落月思紛紛雨字題香素低回黃鶴羣

溪邊逢老者

溪邊逢老者倚杖靜觀魚鎮日常如此修齡七十餘衣
冠留禮數坐臥送居諸身世誰能繫吾儂媿不如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二

崇陽草堂詩集卷之三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山陰倪元璐玉汝甫閣

赤水洞天草

重過方茂山

吞甚厭坡市息肩趨近山有如中酒人倚石醉骨珊昔
遊恍昨日童子已壯顏松風列翠幕宵宵魂魄閒散髮
眺高林丹井色映班相傳王八百于此得大還又聞葛
仙翁駐鶴東山灣雲霞自朝夕靈踪邈難攀我將汗漫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三

遊九垓觀指問真人如可過長揖謝塵寰

坐雲菴山房

禪房倚山靜盡日少人行兀坐一無事飛花滿四楹閒
雲舒遠岫高閣繞秋聲信道山居樂挑將卜築情

芙蓉湖觀蓮二十韻

觀蓮未見蓮遐景與蓮會一澗入清深飛雲起林外水
光可照人荷葉偃松蓋游魚鷺濯足波心吐流沫蒼蒼
翠微橫水墨烟波繪漁舟恰如指簑笠翁老大舟尾衝
稚童停橈望酒旆問途了不應我知非茫昧神定見天

幾詔我辭多害中流展明鏡空澄發清韻風波既不驚
白鷗立沙瀨連池環四周隨風結錦帶鄉農采實俱聊
以當鱗膾歡喜見人來咨嗟復深慨昔年有異種今被
狂瀾襲草木有何心物理微否泰因懷四明客鏡湖邀
主費一曲自千秋山川詎容句何似薄游開蒙恩亦已
識蓮花知我心且酌村醪酌

新秋夜坐

夜坐知秋氣星河淡淡明天心常白靜人事幾時平小
鳥棲林密高荷人涼清逍遙觀物化栩栩變莊生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三

遊次僧跋菴作

閒情澹人事微尚寄孤舟到處餐香積前生合比邱雲
霞自成態花鳥不關愁取次滄浪徑尋盟訪白鷗

效康節體

久晴喜陰陰亦有生意久陰喜乍晴晴則有生氣物
理自乘除一往忌偏至吾身如草木此中有天地調變
在玄工水火稱既濟

坐保安寺

帶郭避人跡小徑入清深夕陽掛林際下有十畝陰落

紫無生法高雲般若心何必山與水獨坐有清音

阻大風

薄遊趁所適嫌晴還耐陰晦冥棲鶴亂風雨老龍吟寒
火照危坐浮香通妙音風波隨處有旅寄一無心

逆旅主人殺雞爲黍告以從來之戒不能聽也悵

然賦懷

多年持梵戒勉主人情世與業俱凋身將累並生我
行當喪我卿法自隨卿會向深深處雲山一笠清

題文文起石經堂

峯陽草堂詩集

草堂知獨坐柴几淨無塵賴有石經在居然遂不貧亂
山都未登孤鶴向誰親不道無生事閒雲常近人

山陰道中卽事

新月映山色黯黯蒼翠滴流水澹無聲輕舟移石壁初
值秋氣清星河迥歷歷村隈多種竹有韻如聞笛我懷
上風淳道旁老相樸豈惟年無害古色發清瀝乃知不
材人竟非材可敵徘徊煙岫資絕勝風波激虛寥涵景
會耳目山神滌澄澄月照心吾將返真寂

舟中遇雨

坐聽寒澍入夜侵重雲漠漠夜沈沈晦冥風雨尋常事
提醒人問行路心

從郗子西巖案頭得坡仙飲食錄一帙高枕讀之
中有詠建茶詩乃取苦硬方之汲長篇盡覽餘
意正未若芥茶可方陶淵明郭有道邵堯夫耳乃
卽其意而反之爲詠芥茶詩

靜通身世理草木閒靈襟茶有君子性吞重芥足饒張
再既已汗寬饒無乃欬何如陶徵士逸寄無絃琴一杯
傳靜夜新泉瀉松音火候正爾是素餐手自斟微停地

峯陽草堂詩集

初韻甘苦雨雖尋清芳達于氣恬泊生人心高永無得
似淡極致乃深澄然日鼻空如游寒竹林梁肉本非偶
芝蘭患我欲亦了無乘睡目取薄俗侵以斯當良友將
可橫古今東坡如自作應續建溪吟

宋人故未解茶事以龍團爲上品屑末作餅膏醃
和點則真味失矣戲爲賦之

茶如君子貴其天屈折用之終屈勉龍團結束自天厨
未若幽巖伴深鮮縱然薦取得中冷難成素質幾經變
譬如高士繫簪纓祇覺山林真氣凌或爲微名浪受撓

雲中孤鶴籠中臂我常不敢褻眞風新築新泉白石洗
可以人而不自珍草木之中有狂狷

途中有雨色童子驚顧詩以示之

雲出山將雨村童不用驚畏途何處少滑路有人行樹
色看逾遠溪流倍向清還思漁父傲簑笠伴身輕

奉化道中

小雨淨山色白雲開嶺頭隱約數峯遠向與雲相稠風
輕挾爽籟石亂吐清流定有雲深處仙人採藥留

宿岳林寺

崇陽草堂詩集

一宿琉璃夢三生堯率天人依金色座身在戒香邊月
出圓明相風吹不動禪中宵勤頂禮悲願法王前

日嶺題詩

山氣如霽雨氣懸特出片石危雲嶺下有孤松百尺立
上有石魚深深潛一灣衝澗斜飛雪半壁層巒開翠鉤
采藥逕斷無人話訪道遲歸抱石眠山靈有意如相引
我欲探奇九洞天

四明爲道書
第九洞天

雪竇詠松

松大可廿圍高可百五十餘尺一枝直下如蓋

泉流其根寒清襲人寺僧言五十年前有某八
座將斲爲梁賴司成戴公留之至今舊志雲竇
有八景而松不與焉余特爲詠之且志戴公之
德以告後之爲戴公者

松在山中勝孤清未易論衆材無附麗介然如處尊虬
枝偃橫蓋刻畫蛟龍痕紛紛含珠林遙遙侍兒孫石澗
噴寒泉遙遙護其根傳聞百年間中道幾難存至今秋
濤發如懷知已恩人山豈未深材乃害之門舉酒爲君
醉相行欲忘言孤清何足尚當返虛無原

崇陽草堂詩集

卷六

山雪竇踰層嶺入仗錫山登四明中峯便尋丹山
赤水第九洞天

雨峰對峙晴雨異晴雨無時雲滿山雨如淡墨繪烟色
晴如深碧凝翠斑層巒相疊各自別欄道更作硃砂顏
蔚林絕處斜通徑人行雲氣相周旋耳間更無鳥雀喧
目前不過衣冠僊寒泉終古常潺湲白雲來去何其閑
條爾雲天同一色天容倒掛山之灣飛瀑衝雲襲人袂
相向無心安可扳中峰一望四面聚萬山俯若兒孫環
山尖橫脊不知數瓣瓣芙蓉花正殷入山未極高深致

誰覺靈秀無與班丹山赤水定何在洞天應有幽玄闕
朝來訪道更尋山隻屐屨未是艱風塵回首人將老
山水隨緣天與問爲向九洞啟閤鑰仙真環佩風珊珊
步虛吹徹雲琅韻直上星辰次第攀倘然得遇浮邱伯
一擲人間定不還

遊四窗巖爲四明最深處

深山無人迹常有雲氣護我來託山靈日出散煙霧松
杉人衣香竹深書聲澗清泉走丹壑處處如瀑布千仞
翠屏圍人其飛雲度未有桃花片尋真思多誤一峯迴
壁立冬夏寒流沍漚漚響巖疑滴天符數自是太清
家不受塵勞步雲封烏道絕獨立教人悟御風終魏几
十里下溪路回首靜蒼蒼月明空山暮

題大俞溪野人山居

野人家在水間坐看流水卧看山石床有韻溪長嘯
蒨屋無門雲自關絕少親知共情話惟有麋鹿相往還
偷閒我亦尋山到還恐山家笑未閒

宴坐

月照羣動息窗明塵不揚自聞寒漏轉徐滴山泉香采

藥問童子登真朝玉皇曉風吹日出雙光靜無方

題樊榭爲樊夫人上昇處

樊夫人已跨鶴去蕭蕭臺榭空雲山至今蒼苔點石壁
往往猶作雷篆斑風高鶴唳寒清夜疑是真靈降清還
裴航幾上崎嶇路何處瓊漿感玉鬢

月夜偶述

月曠無邊際我懷良復然冥默坐終夕表裏光靜圓東
方候雞鳴霜滿浮村煙人聲喧早色不記涼夜天我將
尋苦上叩取飛步篇讀之成一笑眉語隨風旋浮名逐
峯陽草堂詩集

如洞于我何有焉長當從此去盡謝區中緣

秋胡行

身世皆如此安得輕無累身世皆如此安得輕無累日
中之人幾歸荒草百感攢心中年亦老人心非我云胡
可保歌以言志身世皆如此

歷歷憂如是知者愈不解歷歷憂如是知者愈不解物

情憎逆希順待豫消息盈虛明明相喻乘風揚帆早尋

泊處歌以言志歷歷憂如是

天長而地久山川流光曜天長而地久山川流光曜愚

不能見聖者有言蓬萊水淺海變桑田總之一促促中
稍延歌以言志天長而地久

解三

仙人當可見胡不汗漫遊仙人當可見胡不汗漫遊茫
茫浮沈不足一念親宛相街有何可戀蠅利蝸名非我
所願歌以言志仙人當可見

解四

禮維衛古佛捨佛往現囉尼身值大旱神夢于郡
侯一言得雨留記上升捨在明州南郭外柳亭

真室不可盡亦示歸其原悠悠百千劫維衛古佛存乃
往現囉尼一生具一言一言仍寂滅詔我善法門有徑
崇陽古堂詩集

荒苔間諸天護佛恩禮心同上古肅肅靜無喧

招寶山望海

檻外長流即大洋蒼茫靈氣鎖中央龍文高結雲霞捲
猿臂輕移石壁藏萬里波濤衝夜月一天星漢待朝陽
南黍直望琉璃界恍是旃檀落上方

夜坐朝真

瞑然視聽已無干呼吸光芒斗極端露滴重崖雲影聚
月明如水鶴聲寒一燈照徹嬰兒笑三素圓成太上丹
妙道清虛不思議朝真夜肅心壇

禮阿育王寺舍利捨偈

次招寶山年丈許石虹擲合山洞列海錯強余
臂不能却也同行馬君促余爲寶幢之遊余恐
酒肉穢濁不虔馬君曰吾年六十矣知重來何
日余惻然爲問途偕得兩竹堦昇行側刻而返
瞻視舍利乃各得滿願歡喜慶幸對佛頂禮敬
說偈言

敬禮迦文薄伽梵法身充滿于恒沙一一吹作光明塵
八萬四千如雨現敬禮梵天阿育王巍巍功德無有邊
崇陽古堂詩集

能以自在神通力普爲人天作手眼敬禮舍利大尊者
五指白光應時現隨光所住佛塔住大地山河証佛身
敬禮利賓善知識示現導師建法幢三日三夜心不移
五逆無間罪消滅是故此地名寶幢見者發心大歡喜
有無大小色不同是則衆生根器別我來一時瞻禮三
初乃見如金粟珠垂鐘下色如鐘大可有如三聚許
再安塔內暗中觀忽然珠鐘同一白珠尖現光若金線
晃如初日無與比復次頂禮再瞻視四方大小各不同
小者如聚大逾蓮金光四耀則無異爾時同見不同色

各各圓滿稱來意我告同緣諸佛子無復自生分別說
無作肉身法身觀無作有相無相見各各自生尊重想
難可遭逢慶幸想人身難得法難遇况得親見如來身
我諦審觀諦審思毘盧行願所結聚大千世界作微塵
我佛行願不可盡所以成此金剛寶所以現此妙光明
所以能了衆生根所以能順衆生意踴躍頂禮悲涕集
誓願承爲佛子從今日發菩提心六度萬行無有間
回大風刀火燒我此一心無變滅生生世世依佛住
應利深心護佛恩從無始劫盡當來在佛光中罪福盡
崇陽古堂詩集

萬法皆幻此不幻磨首如空不動尊

比邱聞德刺血寫遺教經崇陽居士歡喜讚歎而
說偈言

我觀世人惜財如血矜名如血戀情如血護身如血血
非我有畢竟沈墮刺此一滴迴向菩提此一滴血卽智
慧海藥王然身義正如是此經佛教最後付囑爲憫衆
生貪着血故惟德比邱發大勇猛自刺自書無始貪着
一時俱盡十方諸佛在指掌間我願世人早自思維留
此滴血造無量業何如猛刺續佛慧命此刺血義卽佛

遺教見聞隨喜作是觀

偕那洪瞻侃鴻寶陳鼎弼馬訥齋集陽明洞天坐
石屋題醉石詩

人醉倚石眠石已先人醉介然自堅貞威儀了不備沈
沈竟終古落落存真秘一髮繫孤根萬仞發清吹神定
者天全履危而不墜風塵事早閑玄寄深幽內歸雲鐘
磬遲落日烟霞對一朝逢友生兼共神仙吏狂歌嘯石
屋此韻亦無他浮白更相酬問取此中意人間事多醒
石如石長醉

崇陽古堂詩集

許芳谷守東揚政安無事結茆宮舍讀書其中閑
地得古硯文理極可愛陰有像方頂秀靜鐫曰東
坡小像又篆曰天然先是微夢焉芳谷既自爲記
而余爲之銘

風流太守蘇坡仙方袍角巾颺紫髯生涯縣寄墨池邊
寸山點水烟雲連誰言未上剡溪船百年玄卧磨山嶺
光怪欲出待所緣擇非其人夢不傳真人玉峯孫英賢
風流軼事相後先一時拂拭髮眉鮮千古文章几案前
對之可醉抱可眠獨不敢褻恭敬瞻摩娑清發臆且堅

指我道要惟天然神物襲護自有權行藏潛見豈偶焉
時爲天啟丙寅年誰其銘之邇士言

墨銘

君子無以此殺人小人無以此殺身念之哉守先王之
道改佑我後人

顯湖日頃王廟

日落雲開萬樹青山川留輿控英靈八千競渡江聲泣
十萬橫磨劍氣腥聽取寒濤滾滾開評終古幾惺惺
山來成敗何堪論斗酒荒祠夜勒銘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南昌萬曰佳美叔甫閱

極玄洞天草

黃芝歌

天啟五年六月 詔獄生黃芝凡六葉逾日爲

歲卒所贈

我聞中散長吟後靈芝不肯煌煌秀胡爲乎來閭中膺
夏玉陰滋豈其候一枝兩枝徐相湊純坤成數意乃究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瑞氣所鍾神物就下爲河嶽上爲宿色正中黃神之祐
天心有在愚者語似蘭當門義致寇狐狸鰕鮓紛踐蹂
茫茫杳杳何足叩靈根乘願匪輕茂繁花空與雕欄簇
腐草欣欣非我族脩然挺出人間有寒芒熠燿光雲繡
榮枯頃刻寧不壽根浮葉落中無疚優曇一現真奇蓮
如鳳凰鳥騶虞獸已矣自今無聲臭瓊臺瑤宇居還舊
我所思兮商山岫高山莫莫流水瀏天空誰和松風颺
東園綺里清音奏睚眦療饑吾所授相將散髮仍披袖
駟馬高蓋危且陋盍歸乎來唐虞宙

閒述四十六韻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肩開黃石徒封留仍辟穀商陽起卧龍鹿頭禮成茲亦
有竹珊珊不忘懶殘祝靜言念終始微尚媚幽獨我因
觀我生生涯如電逐神龍號至靈可參叩可戮古來幾
稱豪失脚悔難復惟願志飽溫乃聽甘旬旬糾蔓此成
世智者所不服寒裳恐後期肥遯爲實錄出岫雲無心
棲巢鳥飛速偶焉畢應緣快矣親歸熟投閑富貴羅領
作煙霞牧未嘗受榮華或者少愁願騰身謝風波長揖
辭梁穀策蹇穩高車結茆暖華屋豈無洞天春總在窮
山麓香尋澗底蓮芳把叢中菊垂竿樂戲魚腰斧脩馴
鹿巖灣杖倚筇湖上巾披幅停琴卧聽泉滴瀝行餐菽
烹茶采柏焚釀酒除巾漉閒參少室禪洞竇成都卜曉
起日遲遲夜闌風簌簌身凌寒後松志拂雲間竹如珠
媚隱淵似玉光含圓鳥兔任升沈虛空無反覆丹書展
目鏡周易忘言讀三闕自往來五德看攢簇浮游守規
中立化疑神谷寂寥知故吾混沌成新築精靈返大清
姓字登仙軸不聞塵味羶但覺天香馥翔雲擬鳳凰俯
世憐雞鶩夢幻等空花彼此較清福無復在有求寡欲

山多蓄塵勞大扯淡情種細參懶竹堅心自開感濟神
逾蕭推明萬古機朗豁千秋目只此半生過回首應多
惡浪跡狂如萍長眠終就木忙忙空問津早須尋宿
徒然賊唇牙何自回於穆立志矢從今隨緣無問宿不
寒白石盟肯待黃梁熟芒屨辦即行努力光陰條

讀趙文肅詩次韻

世間何法爲眞者了得無眞安有假誰爲漏泡眼中花
誰是明珠衣底下應相原依自在光法輪不動無生治
南參彈指歸夫來重重樓閣今開也

吳陽五堂詩集

其二

我欲言時無可口舉頭清影來空越繞遍三千並大千
原來一月無二月苦爲衆生添饒舌誰知衆生心難歇
只有破顏微笑人親到如來妙寶闕

龍光寺望西山有作

大千世界小培塿熾然焰火雜枷杻紛紛逐逐闕無休
如蛆吮香乃溺洩我觀我生本非眞四大各還盡驂母
電光石火能幾時塗抹人間良可醜以此飯依功德林
願聽龍光獅子吼仙壇掩映柏枝垂江心洲及沙井口

西山一望碧霞飛天寶洞中眞顯藪或云籍在浮雲巖
雷篆相傳文蝌蚪石壁重闢不可開直待鴻濛來自剖
八百圓明總一眞名字非無亦非有芒屨草屨欲週之
流水桃花人在否痛餘泣感王君鞭瘡時笑憾麻姑手
此中痛癢應自知問誰作者還誰受異哉莊宴有微言
何惡柳生其左肘神爲馬兮屈爲輿盡歸乎來天地友
龍沙遇王孫而釋者狀類風狂然曾單衣卧深雪
中殆未可測詩以貽之

吳陽五堂詩集

卷之四

四

家在西山鶴嶺邊石洞穩眠深雪裏松梢飛動曉風前
人間多少聰明漢輸却王孫選選禪

壇林竹下同印開士萬風后舒芭孫諸子宴坐萬
茂先携酒至觴行遂及脯

相攜寂無意小定竹林中葉落疑敷坐鳥鳴如解空息
深靈雨接聞返妙香通欲渡鐵船岸浮樽問遠公

葉穉樸孝廉話梅鶴麻嶺之勝云其中可避世山
民有自唐至今者亦桃源之類也

卧遊梅鶴嶺隱隱煙霞屯晉代道雖遠唐時家尙存山

花靜春色流水動雲根待向棲真住枯藤絆石門

同海公步靈寶壇留題

素石清泉碧澗斜重巖一壑萬山遮問將世外煙霞侶
旋摘峯頭露茶臼碎尋幽處虎穴燈殘問道憶龍沙
仙壇靈蹟年年在何處丹爐飛白鶴

葉樵樸話曹溪逸事唐宋間守僧得伽藍夢云明
當有來古道場者宜嚴護持僧守山門竟日及脯
果有一遊僧荷擔闌入亟止之遂走去立化山下

刺史某爲亭菴置之其後香火盛於曹溪守僧率

崇陽古堂詩集

徒家縱火焚菴其肉身獨不毀兵及亦不能傷乃

羣擲石灰壓其上今翁然如丘有問者僧必云此

五百年前遊方不肖僧也爲詠得一絕句

無靜門中豈隔塵逢場竿木笑隨身被渠勘破元來面

五百年前不肖人

山藏寶人香城卽事

望山山色重新雨亂流迎踏泉梯石磴人與飛雲爭遠
如鳥道絕近入氣就清夷險須臾間千仞圍香城香意
冥然會一座蓮花擎空山月上時我懷靜者情世事竟

何是眞理歸無名倘攜錯折脚解使山川烹

蕭仙壇

第一峯頭玉洞開雲霞千縷護樓臺蕭聲隱隱碧空度
知有眞人駕鶴迴

宿吳仙觀紀夢

跣趺宴坐息深深恍惚如聞檀熾音指點雲藏一邱壑
歸來月滿萬松林黃庭可讀元無字丹竈依然待歇心
二十年間彈指事車茶不同夢中尋

訪天寶極玄第十二洞天

崇陽古堂詩集

一竿筇竹杖直入萬山中竟日無人遇山花獨自紅間

香采蘭芷卧石聽松風早隔塵凡路仙源處處通

禮玉隆萬壽宮爲旌陽許仙翁拔宅飛昇處道書

第四十福地

罡風爲馭日爲車雲擁旌幢掛綵霞塵世漫尋飛步處

仙翁自有太清家波激鐵柱朝元早相待龍沙拂地斜

看取古壇靈寶路行人點點踏丹砂

同伯開道丈不昧上人懸松岡松下遇萬長者携

酒坐月長者年七十三花甲之外連舉二子神采

嬰鏢少年不如也

徑下鹿岡去青鹿眠人行高松三五株耿立如相迎有
宴遇松下鶴髮同錢彭自言七十餘兩兩生奇英命子
沾村醪攜來香滿罍采藥尙在懷胡麻雜黃精松影照
人笑新月爲我明回首極玄洞隱聞雲璈聲道兄闌間
諦佛子話無生此夜眞長夜西山人望清牛醉微問松
與宴孰長庚松風忽相答蕭若龍象鳴佳傍神仙宅心
空身自輕秦封安可竝爲有大夫名假仰竟終夕虛澹
得我情長當與爲友結伴歸墉城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七

圓通菴爲鄧文潔先生讀書靜室洪陽先生題額
曰白雲深處

小坐圓通自在禪白雲深處佛燈懸離摩居士家風舊
一衲曾經四十年

夜月如畫伯閒丈攜酒同踏龍沙見沙下有火明
滅乃燭機煨燼之餘澆之以酒印公在坐作梵語
送之適山鳥迎人飛鳴爲紀四韻

一年惟月不可負五嶽傾囊亦未貧得酒更攜天寶客
此時便是無懷民老松浮蓋意相待小鳥忘機還自親

笑向憫憫話眞諦蓮花火宅非異身

同海公池上觀蓮有懷遠公一絕句

彩筆臺前揮謝去藍輿林下待陶來千秋此意憑誰會
坐對蓮池花又開

海公廿年嚴寂乃爲予一試奔亦遠公沾酒之意
也又一絕句

海公局比遠公酷淨律禪宗轉自孤兀兀醉中天地有
寥寥著後色空無

湯敬修以善皮冠子見遺戲成口號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八

兩脚浮雲隨意掃千針破衲掛身輕星河耿耿夜方靜
藤帶箬冠朝太清

同萬美叔訪道即事

探奇忘却弊雲村鬼火熒熒照履痕風雨聯牀非世侶
衣冠一飯是君恩只愁名在仙猶障早得身閒道自
存欲向中峰最高處水窮山盡有天門

渡江

露珠顆顆濕棕衣春樹層層盡翠微小棹江心乍回首
西山一片白雲飛

印山懷古 山有謀姆嶺姆憇于此許吳二真人

追及問道逾日姆留印石峽中去今印上捫則在

下下捫則在上架梯及之如隨梯遠終不可得朱

文方篆壁之爛然真奇蹟也

天放問身作道民芒屨踏破不沾塵前詢已見婆須密

東度猶慚薩利賓笑看雞羣爭欲啄何年獅子解頻申

山頭寶印風雷護應待縣縣橫手人

偈

一字不可得此語太遲留今日思深慮明百草頭天

崇陽古堂詩集

魔及外道誰是不同流

將遊匡廬柴樸樸孝廉陳士業萬茂先文學長篇

爲贈依韻奉酬

三十年間涉世稍夢醒歸來月印妓天地何心分嶺奇

山川有味令人飽九疊香爐靈雨淙三華玉洞真風攪

神明耳目自然清仁義筌蹄亦已疲都無餘事守庚申

懶說前身快且耶羸將筒蹠且科頭何用握拳能透爪

仙伯垂竿只笑愚文章戲奕甘輸巧大遊汗漫待梯雲

小試經綸聊刈茹棄置身名擲鼠肝等觀塵界同魚飽

飛來白雲也成空熟後黃梁不更炒獨有妄言綺語存
多生結習終須掬

舒芭孫郎樸樸韻而約其句輒依來韻再酬

莫笑文人爭一飽是大因緣非稍稍看來世界蠅蟬攪

肝腸咄咄眉目妓只爲二鳥光榮巧何以消之一醉卯

長酣高枕忘虎爪豈爲無糧白石炒洞自雲夢肆有鮑

各從所好安用拘太上責我文章貧憾向深山老枯茆

讀悅雲小誌懷梅之作 玉簫真人梅福字子真

葉在悅雲莊瑤林其鍊丹處

崇陽古堂詩集

一日朝衣換薜蘿淪桑千載謝風波遙知浪跡甘樸櫟

未忍窮山得嘯歌市隱幾時忘歲暮仙靈只傍悅雲阿

吾家谷口還同字應向瑤林問渡過

謝竹林作 有序

龍沙之南有壇壇有竹林方數十畝最深處有

小阜可圍坐四五人予凡三憩焉一與舒芭孫

萬氏兄弟攜酒論文酒酣芭孫跌坐說逸書海

山奇事云蓬萊最高中頂諸仙不能到惟純陽

真人歲一來此卧聽松風耳聞者皆酒醒萬風

后袖中出一卷書倚竹讀之聲琅琅不可亂一
遇風道者談玄指盡燒酒三巽道者醉卧仰日
而噓踰時從容欠伸曰你不如我快活忽躍起
執予手瞪目視久之大呼曰世間那是你的作
顛負而去一與萬美叔同宴坐拈大通和尚單
傳直指有契踟躕竟日而別三皆不偶林子吾
有宿緣哉將發匡廬與林言別偈以謝之
人境何喧寂風林常寂然足法了無住吾生長有緣言
將惜別去謝此清音傳鳥跡雖難數能忘問道年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四

上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五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泰和蕭士瑋伯玉甫閱

詠真洞天草

遊廬山止太乙坪

人跡稀逢鳥道折驚泉百丈流珠沉古藤倒挂捫爲梯
坪間徑轉仙凡別老僧作賦俗客來馴猿遠睇迎人悅
面對明湖地鏡圓肩隨五老峩冠列一日常移四景新
天然圖畫隨時設每當靜夜更蕭蕭松號聲亂山精聖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太乙峯看雲

頃刻浮雲換青山常自問峯頭坐長嘯浮世暫開顏飄
笠留空跡雲山共結關跼踖忘日暮飛鳥一聲還

捫石坐瀑布泉

千丈磨崖激浪浮雷音如寫萬松秋到來轉覺根塵靜
坐斷閒思悟人流

宿旃檀林小團瓢人聲方定忽佛燈見于大漢陽

峰頭純赤色如初出日四山皆映作金色是夜月
光如鏡與燈了不相奪移時又飛高數丈作純白
色如兩月射更餘而滅老僧謂住山三十年所未
見先是有遊方僧結團瓢卜勝未得披榛得七靈
芝于此遂止焉瓢將成僧登極而墜噉然竟去予
適來寓榻感斯光瑞因署爲一燈菴題以口號
上覺門開最上乘維摩天女竹林僧飛來金色三千界
無盡燈元是一燈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山僧畫卧偈言二首

運水挑柴功早畢穿衣喫飯事相應長伸兩脚禪牀卧
無口誰將話佛乘

其二

我向山中新學懶僧從定後了無縈白雲滿屋人高卧
不礙松間落子聲

讀維摩經

空無所有意如何芥子須彌納幾多一夜燈前雷雨過
萬山深處讀維摩

讀涅槃經偈

二見安能轉法輪如來曾現作波旬光明遍處無沙界
諸佛魔王共此生

隨意尋山

隨意尋山隨所之山中隨意是相知欄廻杖屢流泉折
雲卷衣裳人戶遲遲拜石公疑問法夜驚木客和吟詩
孤燒香香絕人事大有清人解事時

竹影草蟲中作

空山無徑絕草木俱閒問青鳥息林鳴白雲自滿山道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人坐茹菴飛塵不可攀但聞瀑布流日夜奔游潺湲隨
耳深寂聞返識近頑太虛無何有頂簪皆大還今古常
一靜蜉蝣笑塵寰

過焦陽子

荏苒涉窮跡忽遇萬峯頭清影招雲坐寒光帶日留
飛三五步景曜百千秋跪受還丹訣雙輪一瞬收

山中

山中無俗物只是飯胡麻旋煮勞禪宿分餘待暮鴉飽
尋三笑蹟遙望一溪斜夜色迷歸路輕瓢樹間家

閒事

肘後藥壺傾石髓杖頭櫛葉寫黃庭奚奴負擔尋山慣
虎過聲寒帶笑聽

靜夜

不爲休糧病草廬坐閑雲卧問華胥清聲遍滿三千界
到此仙凡總一如

再遇焦陽子

雲中仙子隔雲招霞錦裁雲次第飄頭戴著冠簪竹節
手攜鐵笛挂椰瓢嘯呼鸞鶴聲相應指點蓬瀛路不遙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鄰我一兩青鳥信羣真待和白雲謠

訪詠真洞

聞有真人到此中丹留鼎在鶴來空天光散處無踪影
夢躡雲岑坐曉風

小定

閒擁寒衾坐息深旃檀香燼漏聲沈光分旋斗重重蒸
影現虛堂處處陰身外有身知喪我世間出世只如今
圓明寂寂非思議如有無絃一派音

偈二首

悟來悟去悟爲擾透頂光明平平了晝夜龍行極度周
一聲唱破東方曉

其二

身外有身景中景到來自夢還自省開觀三界靜迢迢
月明散落天門影

閒立

無事久閒立蒼茫窮翠微峯頭雙瀑落湖面一雲飛息
定通香氣心空待月暉夜深難徑響絕壁老僧歸

偶成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五

生事漸都淡交遊獨未稀坐來招月到意往送雲歸鶴
伴新巢樹僧遺舊衲衣坊巷清供足山圃藥苗肥

山房題青蓮花

一日相逢李謫仙重拈金粟舊因緣山靈借與藏名地
空色平分自在禪

拜匡君祠

匡君名續遠公記云出自殷周之際

遊世隱時成道仙去時人感其所止爲神仙之廬

而名焉

匡君何年去終古真廬存便與山安姓常留雲護門竹

林齋食近古洞石床溫莫問殷周事滄桑一晌論

遊九疊屏看三疊泉作

志稱泉底絕壑卽道書北山詠真第八洞天處
昔有劉德本過鹿裘道者引入洞中覓異入境
其門榜曰紫元景曜之門唐女仙蔡尋真李騰
空皆得道于此今李青蓮集有送內尋騰空詩
是也

九疊屏風三疊泉驚雷噴雪萬峯懸白亭時出屏風巔
皎若匹練浮素煙泉底抱壑龍潛淵光吞五色常如鮮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六

中有詠真之洞天風雷環繞衛靈詮人廬今古何來去
貯氣含霞不記年橫分小徑青冥路竹林鐘磬聲相連
我來徙倚洞門立寒光一點明大千琅琅似有黃庭句
滴滴如將玉漏傳紫元景曜門無鑰瓊宇金房豈偶然
鹿裘道者人何處我欲留耕三秀田蒼蒼如謁玉龍駟
綵雲飛馭石梁邊尋真仙子步虛唱騰空確水招青蓮
須臾已隨雲影去恍若乘鸞着玉鞭昔人浪笑遊仙誤
安得人間常夢仙竭求不恨仙凡隔妙指琴心第一玄
飢飢空水天開境終許他年渡鐵船

五老峯

五老峰頭五老嘯，捫箕直上梯巒嶠。青山托出素雲供，浮光澹蕩觀其妙。衣冠鬚髮鬱蒼蒼，窈窕冲融童子少。立不移時浩氣過，粲然獨與長天笑。

謁一菴上人

上人年八十，變若柔童子。山居四十春，問與虛空止。我來其相對，杳移意不起。久之乃微笑，十地初歡喜。老僧沒伎倆，佛法無貪止。閉目與開目，揚眉及舉趾。鵲噪鴨鳴來如斯，而已矣。此諦威音前，躍出指非指。那陀瀑流

峯陽草堂詩集

盡大千香水

遊石門洞坐維摩閣

猿臂相呼下輓轡，鐵船飛駕到清都。山即鐵燈前話恨依摩詰，倦後詩餘憶大蘇。千仞嶂分青玉案，一絲雲起綠沈爐。自從晉代探奇後，還有廬山道者無。

天池在大石岩上，有竹林寺三大字，非篆非隸，周匝仙筆也。相傳更有清虛林臺字，在石峽鑿中，今不易見。

竹影相看事不疑，頭仙鐵畫到今題。人間自有清虛府，

莫道洞門深鎖遲

過竹林坐天池寺次陽明先生韻

竹影無林誰是主，清虛林臺不可取。月明雲捲萬峯寒，一天香散優曇雨。

贈三隱翁

有序

三隱翁者九奇峰三古松也。大者可五尺許，次三尺，次可二尺，根蟠圍徑皆可尺餘。虬枝鬱結，若龍鬚四張。匡山樵徑莽，五斤斧之聲四聞。老樹鮮有存者，獨三松以屈曲深藏，屋簷間得免。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八

因爲之字曰大隱翁，中隱翁，小隱翁，而贈以詩摩娑移日，吾將與之結遯世之友焉。

十八高賢後，欣逢三隱翁。石留生氣在，天使不材終。願盼自相友，威儀各不同。摩娑成四隱，一笑虎溪東。

題三鏡坪

有序

三鏡坪者三隱翁之坐也。隱翁各據一坪，小者最大，大者最高，次者最險，雖雲霧中時若有光怪。昔李青蓮有問鏡石鏡之句，今志稱無考。因舉以名坪，大小中各以翁爲別。夫隱翁非其中

若鏡能善藏若此之深深哉故登其坐可以知翁德也

隱翁藏壑處石鏡照閒心露冷寒江笛泉鳴太古琴羽人飛坐卧樵子失登臨滅沒苔痕老蒼蒼韻更深

題三石門

有序

三百門首三鏡坪之術也隱翁未嘗出入此門然天似削成以居翁者初石門片石如劈更數武則東西二門對峙東石門特奇聳西石門頗有架石天然如門泉聲懸滴涓涓然徘徊憑臨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九

肅容而入致陶絕也晉廬山諸道人遊石門直是天池鐵船兩山夾立爲門耳未若此之森嚴也尋隱翁者必由之若非其人翁以白雲封鑰雕人門翁不可見矣

突兀三門秀天工似削成修容慎無焚入此虛空明黃谷留眞蹟香臺聽梵聲道人尋不到爲洗督風清

白鶴觀 東坡常獨遊觀中人皆闔門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今觀地獨荒址存

坡老千年後人聲向寂然獨遊不可再落子竟無傳白

鶴閒雲影青松斜日圓深深懷閉戶高卧即神仙

白鹿洞讀紫霞詩 萬歷辛巳有道人索筆墨于

洞中秀才秀才怪不與遂拾蒲書屏墨色燦然映

出末自署云紫霞真人編蒲爲書

我尋白鹿洞獨有紫霞歌高韻排松出清聲挾雨過空山能作屋滄海定無波喚醒斯文夢編蒲墨未磨

觀龍潭僧木陳拾古藤杖見遺口占爲贈

枯藤千載龍潭濱骨體如鐵顏如銀繁華剝落留其身枝枝節節俱有神削成柱杖爲奇新矯特輪菌如蒼麟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十

衣冠古肅煙霞寶不受凡流狎與瞋誰其遺者禪木陳馬駒踏殺天下人誰其受者谷口眞無懷葛天之遺民稱將羽服共綸巾眞形五嶽懸諸紳道人一朝驚不贊便行策馭璚淵津重崖絕壑如飛塵名山遊遍華胥清三十六帝爲外臣

開先寺

未人開先寺徘徊且拜松千年鳴白鶴

寺在鳴鶴峯下百尺化

蒼龍立聽慈容法聲諸清梵鐘香爐飛鳥青玉削芙蓉

簡寂觀 陸修靜故居修靜與淵明遺公友晚年

赴召死于京今觀惟存禮星一石虬松數株而已
星斗臺寒古澗潺湲雲深道士不知還誰存簡寂題名意
老樹青青未出山

歸宗寺

石軍捨宅處一縷願香清多少風流業收歸佛地平鷺
池還道士醉石望淵明夜夜金輪頂寒燈與梵聲

遊黃巖尋太白讀書堂上雙劍峯發文殊臺觀瀑
布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七

雙劍倚天天爲屋人在文殊燈裏宿縣崖石鏡布晴雲
憑臨飛瀑山之麓朝霞散作五明光晚風乍捲迴文縠
謫仙獨步讀書臺濯足寒溝萬里漣千古萬古無終窮
洗盡閒愁百千斛拾松煮瀑長此盟抱膝黃巖媚陶獨
宿碕磯懷太白

萬里江流靜孤舟月到時誰堪會真意獨有謫仙詩歌
風臺空老騎鯨事已遲匡山讀書處惜別重相思

青山弔太白四首

休題今古思茫然寂寞江皋李謫仙醉後月明無覓處

青山一片白雲邊

其二

欲賦名花韻轉深夢回春雨綠蘿陰江聲吞吐夜愁絕
彷彿清平寫醉吟

其三

從來才子常貪謫豈是君王偶中讒夜半紫鰲騎月去
愁心終是托彭咸

其四

老樹如翁綵筆光殘碑風雨暗蒼蒼不辭潦倒江樓暮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五

七

具當千秋在夜郎

崇陽草堂詩集卷之五

琴陽草堂詩集卷之六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南海陳子壯集生甫閱

耀真洞天草

梅嶺謁張文獻公祠

獨遊梅嶺上高誦曲江詩真氣消如此江山亦有知曉
風寒石壁宿霧暗清池不盡征人意低回重所思

凌江卽事

九月霜風度南天似晚春客衣單未怯流水靜相親草

琴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色芊芊媚煙光淡淡新不知搖落意辛苦付遊人

瀕陽峽

尉嶺瀉潭碧孤雲依岸青樵歌隔水去天際一舟行婦
女喧刺溜兒童肅晚鉅燈寒不成醉風雨夢宵征

青嶂道中

山外見山影如髻亦如鑪亦有鬼怪立或似人相呼紛
然異物聚蒼翠乃其膚迴溪其山折石子趁舟鋪絲絲
絳雲起流光耀豈圖深秋生氣動草木總不枯前灘招
野鶴道向羅浮都願作遊仙夢清風一杖扶

舟中

流小湛方寂浮雲隨意行黃梁移小劫白石伴三生偶
爾相聲動俄然鷗鳥驚飛飛不知向想像遊無名

彈子磯

輕舟逐水愛山換忽颺嵐氣衝風還一峯自開耻雜沓
千仞壁立縣溪灣天青如有雷雨作秋高肅肅正飄
行人扣舷耳目動杳若身在虛空間誰當勘劣不言峻
峯巖孤鶴飛正陽山迴水互無盡時勾漏丹砂亦已遲
尋來何許桃源路高鳥遊魚繫我思

琴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新月

愛此新月淡幽懷更相鮮星河都未燦獨在青山巔抱
影媚真意合光靜遠天行行歸鳥過松徑照誰邊

登禺山中宿峽拜禹君祠上飛來寺

山爲道書第十九福地黃帝少子二禺君探阮
俞之竹吹之成道于此東坡先生過有遺蹟志
云寺在梁時自舒州飛來有老僧定中云飛來
何不飛去若神答云一動不如一靜寺前有榕
樹甚奇以椿名蒼雪崖

江畔依山山更深寒泉絕巘澄幽陰何年帝子留真蹟
付與遊人生遠心榕雪坐收中宿影竹風時度阮俞音
蒼茫陳迹憑誰問一靜飛來直到今

老樹

氣暖草木秀乃當搖落期物候自然異榮枯豈有私深
山老樹寒不受風雪欺露根冰崖上亦自生埋滋感此
耐深念獨立高秋時

讀杜詩題後

杜陵千古人陳壘盤中負當其顛沛時較然意不苟奔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三

走窮皮骨天練驚人口能使破壁光相逢小蟲友涼風
起天末交情容易不聞歷紀當年大鑒亦在後放言無
不盡想見唐初厚局促聊爲題秋江落寒斗

九月思約齋中看梅

避春春在此謂對客心微九月梅花綻空香徑入衣袖
逢海天暮言釣滄洲歸春色將秋思新來一鴈飛

慈度寺逢僧臥

山寺白雲捲山僧方晏眠峰房留過午鳥語問初禪小
艇晴窗外斜汀遠樹邊我將修渾沌結社近諸天

遊海珠梵刹夜歸

海風吹斷處夜色迥青微鳥逐飛雲去人將明月歸榕
陰移象席燈影照珠輝遁跡魚龍穩相看其息機

嶺南題壁

朱崖道路白雲長秋色青青不帶霜仕女齊粧調翡翠
兒童雜語嚼檳榔漫傳烽火新戎索盡厭清貧到瘴鄉
猿鶴相看今已晚羅浮深處待休糧

登鎮海樓

已據層城最上頭憑高直欲御風遊南來江浦梅花引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四

西望湘靈竹葉秋數點星辰指雲岫萬家煙火暗滄洲
茫茫海甸知誰鎮更問元城鐵漢樓

吳期生以吮船資入羅浮夜宿海大得安消穩感

而謝之

客夜夜永孤帷縣海風直捲山雲旋揚船擊柝兵氣淵
化作寒光侵洞天誰使行人安穩眠烈士肝腸迥迥傳
杜陵老大懷蘇賢風破寒江湧思鐫爲君寫作幽澗泉
枯桑海水無驚絳刺有床頭三百錢盡倒羅浮春甕邊
醉飽且適非小緣將無蹉跎悞學仙取次前山尋稚川

踏歌揮手謝紫煙

同王秀才入羅浮

賸將白石煮黃糧瘦鶴形骸野鶩裝下土嚴巒開酒律
一時落葉滿詩囊星寒喜是友人其雲老應知道十載
願得如瓜天上來年年華髮待高堂

秀才有和韻之作再次寫懷

天許閒身老放臣倒樽玉液杖頭春山川幾處尋同侶
焦牧相忘即異人同意爲花部可自逢場竿木上嫌忙
牀頭細聽風搖曉說我三生抵一塵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五

自白岡入羅浮

羅浮眞風吹焚香肅待曉行人歛魄坐自然顏色好高
雲暮秋空獨露殘月小村舟趨市集趁之凌風香噴噴
聽同舟中懷各自了翹首山頭人雲霞滿襟抱

贈羅浮老僧

根歸葉綻記非遙一派曹溪印猶獮頑石有情羅侍者
歸雲無意答山魃問年四百峯俱老獨坐三千界已超
翻却風旛饒舌案南參黑豆未生苗

古風四首

乾坤理五用進乃退所持未聞靜有悔明眼窺不破寂
寂存終古天心良在茲高車駟馬問榮華固多危

其二

氣聚我得生氣散漸當死眞人無歧竅聚其氣而止口
耳滑神明沿曳竟何已兀然如土塊生理從此始

其三

失非我所憐得非我所歎性豈與人殊羸此中心安回
首問風塵哀樂何無端得意尙不貴况以空名瞞

其四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六

高高麒麟塚漸漸更荒草牛馬死道傍賢愚孰分曉至
痛有真言勉旃勿爲好混淆愛人嗔藏名以爲寶

寶積寺

華藏幾年傳寶積羅浮初地卽香臺山僧入定披雲出
居士參禪載酒來泉底毒龍隨法住瓦間蒼鼠見人猜
饒看石子未能煮更訪峯頭單道開

黍珠菴有何仙姑舊題一絕字畫清婉如晉人今
石半毀惟存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梢語天上

三字志云第十四字必風字也予謂以風合語字

則凡甚矣必中字也鍾子秩卿戲屬予足成之

百尺天簾飛白虹
簫松柏語天中
千年芳韻不堪續
曉落寒星夜日紅

同諸子遊梅花村次東坡韻

水簾洞過梅花村耿耿歷歷空山魂素衣玄珮不可見
風吹夢斷人黃昏久荒松菊謝良友尋遍山川皆故園
嘆息炎涼何處少此間候乃冬常溫歸雲俯其夜燈寂
落月半待朝光噉仙姑已去酒田在萬樹花飛守洞門
村中即何仙姑賣酒處 獨立高原令人醒空中天語如聞言律制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弔古渾多事且醉神湖百尺鍾

到朱明耀真第七洞天之作

一徑朱明入桂春仙君何處跨黃麟塵埃極底浮天界
日月雙還見玉眞飯熟青精猶問火杯傾雲母不知巡
洞門何用屏陰護我亦華陽謫籍人
青精君洞天上也西為雲母澤仙館

姑成

拜島仙祠

著書蒲柏林作合亦棲霞更入深深處羅浮是故家千
年貯真氣隨地有丹砂我欲相從去酥醪醉落花
葛仙同安

明飲玄碧酒
盡成醪醑

桂蘭

幽蘭有至性無根亦自芽滌蕩塵土腥含津日月華風
前落英茂開種自天家相攬承結珮寂寞同水涯

竹葉符

碧落雷文隱玉樞天風客亂下清都怪來狼虎前驅衛
采得真人竹葉符

鳳凰谷

蓬萊峯西鳳凰谷神女當年留鳳臺環珮尚餘香露在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八

笙歌齊度月明來鳥能搗藥憑相喚虎解忘言兩不猜
客子夢還方栩栩昨宵紙帳梅花開
山有鳥新翠名鵲今猶然

錦繡谷

仙洞留春春樹生折來樹樹不知名風吹草浮山欲動
日落花照雲更明猿挂藤間存息住鳥飛叢裏學身輕
漫論浮世滄桑事幾著殘棋四老枰
坪為四仙奕處相子尚存

尋泉源第三十一福地遂登上界三峯

天語暗泉中清源地肺通三峯縣上界千仞曉寒空青

海望全白丹花冬後紅野人如可遇問訊葛仙翁黃野人詩

仙翁子亦成道去

山鳥有名真快樂古其聲宛然感而賦之

浮世須臾樂我知皆是苦領受太玄音長鳴振終古

宿飛雲頂紀事五百字限十三覃韻

不宿飛雲頂不知風露甘自從泉源上步與雲相參山人隔崖指前此無流潭赤脚走天厨汲泉手自磨脂脣星浮七峯危界過三登登陲崇巘四望皆雲鑽寒風忽蕩越清激浮埃戢只有玄陰樹都無見日菴暮光來杳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九

冥便以尉爲僉傾泉無宿火童子聲喃喃委婉相臂曉勿怨主人慙居食生之累從來取已醜暫得清都憩當迴靈液醺此地真人居凡者所不貪不見溟濛下俯窺如蟻吟聞言競鼓舞其息水火煥攀枝采石栗撥徑尋山柑凡骨未耐試真人憫其楚俄然普慈裏乃有伏火函烟光起如線吹接枯桑燥一飽既有時濕酒立空壘席地不忍夢遊者相與談當此夜沈沈人間有夢誰知空山上墮冽清虛貪語其星辰接衣侵香雨計談笑不移時踟躕坐正湛東方曉星現欲改夜色闇躍然起

長望直至第一弁曉色更遲遲東方如綠襪海山盡可

數了若冠纓繁星次第滅碧漢從容潛耳邊忽聞鷄

行人復驚譚千仞入境絕一鳴理難勘始信青蓮句實

有天鷄胡平雲淨鋪白遠岫皎明藍精神朗然異人在

飛雲曇面面色俱別待日常東瞻須臾半壁間青紫互

相涵一絲絳霞出萬里紅光罩朝陽升海底頃刻天漢

南朱明耀真境浮世洗陰嵐靈景真奇勝清遊似風語

稚川在何許願寄雲霞械久厭蜉蝣事勞勞非我堪明

主恩如海羅浮隱得探矢從汗漫遊櫛衣飽香甘使度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十

鐵橋岸更返石樓嶠神湖雲母咽鳳羽靈禽驂誰能事

樊籠局促忍所慚仙翁肯相單太清尋老聃

看馬伏波銅鼓自懷

飛鳶站站立沙汀橫海登壇舊識名本是據鞍拚裹革

何期奏凱望身輕明珠應了專征案銅鼓空留轉戰聲

黃髮從戎青瘡老方知戒子不論兵

戲題二首

萬樹桃花畫遠天小溪澹澹策寒煙漁郎來往都無意

孤負留春洞裏仙

其二

一片花雲霽素琴從容解珮意還深日成已犯三天戒
剩向無情縷縷心

五色鸚哥

言辭江海曠來親君子前終是樊籠裏飲啄非自然能
言詎謂奇語不爭憐我欲放之去寒巖古洞邊

梁莊聘眉集月中戲成日號

千里雲霞挂薛羅一竿小艇懸漁釣交游只道人間少
杯酒依然我輩多觴政尚存真御史花香不動老維摩

崇陽草堂詩集

負瓢潦倒行歌去猶記當年春夢婆

次前韻

爲愛陪陪坐石蘿風前落葉響棕簑閒聽笑語藏闌觴
眞望瀾漫挂席多生計塵埃浪吹息人情水火笑相摩
休言洛社高名事輸却香山問句婆

又次前韻

短笛斜陽映碧蘿寒江一曲帶輕簑收將雲水文憑在
儘覺風流罪過多閱世醒來知大夢迷禪醉裏問三摩
不緣輕向羅浮別待勘臺山路上婆

送黃逢永孝廉北上

文人誰自貴夫子獨能貧拔俗留眞韻端居已絕塵寒
芒疑海氣彩筆動秋旻看取鳴珂後還無負葛巾

過陳秋濤先生小娜嬛敬賦

藏書太史小娜嬛片石飛來大有天才子定留閒寂韻
眞人不墮有無邊橫琴目送歸鴻遠寫葉心將獨鶴還
自是曲江風度在夜深燈火一探玄

輒荷枉答再次奉酬

新迴七洞便娜嬛指點圖書萬國天直笑古人清夢後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十一

未如此際落花邊寒流到檻迎雲住飛鳥無心帶雨還
澹蕩煙霞幾眞契相看一話已重玄

題秋翁練要堂

孔皇一氣後要妙練心初曠代誰留雅伊人此卜居清
芬紉蘭佩高節下雲車簡點娜嬛洞經綸自有餘

懷羅浮作同陳公遜徐木之歐嘉可三文學韻

囊貯羅浮興不賒厨城橫帶海天斜鐵橋有徑雲常鎖
山碓無人水自車蠟屐幾經膠石磴道衣隨處點煙霞
山靈欲訂重來約問取朱明白雪砂

集詞林大室次秋濤先生韻

詩山千里展間偈一乘禪筆授人何處宗風尙宛然

房承相筆授得嚴處水迎乾慧地花散淨居天記得曹溪話相逢

盡是緣

別羅浮四首

千里萍山路未賒歸來杖底足煙霞高堂漫簡兒行篋
賸有葛洪丹竈砂

其二

誰將詩酒千人敵贏得風流一世師寫葉山房人坐遠

崇陽草堂詩集

燈寒香燼問玄時

其三

樵牧到來都是伴藥苗隨處代休糧他年若定開公案

七洞天中鶴夢長

其四

一劫黃梁日未斜石床紙帳舊生涯不辭歸路雲山外

還說羅浮是故家

陳秋濤先生佳什贈別奉次來韻

不話羅浮四百峯五羊滄蕩亦奇踪娜嬛一夜烟蘿月

始信人間有臥龍

其二

自是閒情愛草萊酒籌詩謎笑傳猜天邊孤鶴獨橫唳
海上雙鷗飛去來

其三

常慚身世總輪僧小果人天未足憑幾人詞林清夢去
曹溪還有不傳燈

其四

相看角里紫芝心獨步東坡白鶴吟歸去遯園新醖熟

崇陽草堂詩集

春風留待萬花生

烈水除夕四首次吳孟公韻

餘寒衝遠夢孤雁到平沙一夜燈前話三生客裏家江
村疑爆竹雲嶺問椒花落莫人間世蕭疎別歲華

其二

孤舟當歲晏殘夜宿江村知己他鄉夢高堂此夜尊行
藏都是寄去住不須論曉日如相近雲霞盪海門

其三

尋常皆晦朔憐此歲將除一倍年華意蕭然旅泊居何

人能載酒有客其翻書長望寒江遠前舟起木魚粵東曲

魚歌

其四

畫角吹將曉燈火落更明客心同此靜旅况到來平星影望中淡雲光天外生飛來真賞近取次待披荆

又二絕句

江上見鷗同守歲籠中鸚鵡不知年庚申欲奏無餘事夢在禺君福地邊

其二

皋陽草堂詩集

新來石洞酬初喜更待終南問大年終南有古大年道瘦者年七百歲

骨藤衣穩相稱殘燈夜話白雲邊

歲在戊辰今上龍飛改元初旦鄂在羅浮還次飛

來峽以草莽臣禮望闕祝聖因坐山中竟日散述

馬峽逢元日龍飛祝萬年祥光凝北極靈氣動南天草

木留生意山川待話傳高堂雲夢近遙禮佛燈前

馬峽留題

雙峯夾峙翠屏齊影濯空潭臨鏡低野鹿何心鳴雨急歸猿有洞望煙迷山暉只爲真人護淙碧猶存放客題

東坡題一夜遊仙清夢穩鐘聲半嶺白雲棲

馬峽禮佛

春風初度嶺南雲回首羅浮鷺鶴羣物態百千經幾閱生涯七十已平分丹砂早覓身中寶石鼎誰聯世外文白日坐移塵劫老寒燈古佛香氤氳

和東坡孤山詩時孟公將別遂以贈之

擲來新月望中湖傾囊如洗不愁無他鄉朋友難爲別前山猿鶴仍可呼因延新釀懷妻孥更思兄弟堂前娛奇玄高話山中事周折元來路未紆自從詠真問匡廬

皋陽草堂詩集

新來羅浮遊不孤洞天萬樹桃花片寒巖九節靈菖蒲何年決裂稱丈夫我生如日亦將哺空山古樹鶴方夢五欲未盡龍可屠生涯萬事皆其餘知非回首肯讓遠

龍沙識就慎勿遺列仙舊榻勤與慕

和東坡芙蓉城詩

鵬飛萬里終歸冥鶴去千年猶字丁此身應作琉璃屏

髮垂骨卷嬈且嬈方瞳熈熈照始青玄珠紫華若明星

呼吸一氣了無形暫爲人間註道經無英白元還我靈

中有黃老乘鸞軒登真隱訣留相待皮囊臭穢生餘馨

後有學者窺內廷非日可視非耳聽空山虎豹隨所令
玄言八千穿鐵樞南華有意亦可尋不作演文讀真希
靜然乍啟黃金扇舒卷雲霞飛翰翎時從真人馭雷霆
一年一度松風亭閒來戲續新宮銘八角垂芒不借屏
詔與流金其火鈴恍然一覺中山醒塵埃下視喧靡甯
索死馳精如瀉瓶至陽滅沒無寸熒猶然當風迎雨零
到來誰分芳與腥文章獨步歸沈冥意氣千秋紫濛茫
何如百遍誦黃庭精誠之至蟻生螟芙蓉不是塵中齡
好與東坡同夢那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七

梅嶺再拜張文獻公祠

片片寒香冷人衣由來邱壑願非違
留將千古清風在贏得明朝諫疏稀

其二

盡道神功接混茫還知風度到今香
雲中不用椒漿奠獨坐山高其水長

十八灘

水逝雲來意不孤漁竿竹艇喚沙鳬
凌風十八灘頭過爲語山川未畏途

訪蕭三峨留春浮園次園居韻十二首

遍攬春浮勝清流次第環文心隨意寫逸興幾人攀野
景澄初練晴光到小山遙遙對春色正在有無間

其二

花飛纔滿架鳥語恰前谿誰其忘機者人行一徑西雲
流松帶濕風過竹聲啼到此空無際方知七聖迷

其三

牀頭何所有一卷玉樞文靜對了無意微香生篆雲相
將移日坐小語諸天問野馬塵埃事勞勞指隙塵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八

其四

無媒能嫁竹有信欲藏春花事行將及園公惜此晨課
勤君詠僕乘興我懷人人在雲深處多年猿鶴親

其五

常時論種樹原不易成陰待得風花賞幾經霜雪侵殷
勤消永日閒落笑凡心古木寒鴉坐相看塵外襟

其六

落紅襯花褥浮翠倚松綳到處擲樽酒翩然話友生春
濃連夜雨雲淡一時晴幽意都相會山光共水聲

其七

若定如何好，猶然有待煩。
蕭疎間籬落，曠遠似江村。
待客偶招鶴，忘憂不借萱。
譬如秋韻寂，任取葉飛翻。

其八

惜別懷初服，緘書憶去年。
風波能不隔，雲月與誰傳。
慧業遲成佛，浮名誤學仙。
中宵傾論罷，石上舊因緣。

其九

年來儂亦樂，山水足生涯。
得意惟村酒，關心是落花。
常將雲作伴，更愛月初斜。
幾宿春浮夢，安知非我家。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十九

其十

最羨君兄弟，閒來頗叩門。
文人能免俗，花課不知煩。
問別無三日，探玄只片言。
因之懷我季，思與話天根。

其十一

我欲拋書研兒，憑覓棗梨物。
生忌高節人，理適卑栖破。
浪誰收航，登天是險梯。
逃名聊澗俗，法喜以爲妻。

其十二

坐來一宿覺，何羨五通仙。
今古憑分局，煙霞不讓先。
身同瘦影，鶴心似寒崖。
泉材不材間，老傍人浪擬禪。

懷遜園作次三峨春浮園韻

能遜能肥，生事寬幽禽。
相作語關關，此時春及應。
宜水更待秋來，卽入山一劫。
無生塵外老，六根初定夢中閒。
興來興盡，原何繫吾自與君常往還。

和三峨愚山作

華胥有國，路難窮。
欲往從之，在此中洗濯。
山頭接靈雨，飄飄天際答。
眞風不教草木關情，笑自信禽魚樂事同。
待向愚公話，丹訣春浮曉日，愚山東。

蕭三我調鶴伯鴈移時鶴將去詩以贈之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六

二十

儼然君子至，不覺此杯空。
肯作樽前玩，將無韻許同。
雲霞遠天外，煙水月明中。
如有蘇門嘯，清音定可通。

三我蘭竹之惡口占爲謝

閒居宜種竹，雅課在分蘭。
貽贈知君意，當爲擇友難。
焚香清夜後，高枕臥雲看。
護此深深息，相期永歲寒。

慰同行懷歸

旅韻不可謝，鶯花逐處新。
世間同過客，天意重閒身。
五岳終將老，三山許作賓。
此遊還未得，取次卽歸人。

其二

連夜爭歸夢高堂有老親癡兒羞對客小弟想成人種
種固未晚灌園當及春難辭良友意偶爾一遲津

龍沙望月同劉師貞諸子夜話遂達曙

龍沙如雪月如煙片石三生亦偶然鐘寂寒燈成小定
烏齋食伴初禪浮沈逝水輕塵夢領畧名山結道緣
一夜樽前人未懶曉雲斜滴露華鮮

萬茂先起先風后陳士業士言舒芭係胡悅之招
集滕王閣點韻四首其一得流字

登臨快風背高閣倚空浮帝子蹟如在騷人賦未休情
舉陽草堂詩集

選良夜永春入大江流珍重燈前話論文易白頭

其二得滄字

昔人有高韻臨砌更觀滄其此鶯花色留將歲月香懷
蘭分作佩采菱以爲裳寂寞相期意蕭蕭夜未央

其三得微字

江天春萬里夜色何微微羣雁情聲度知音應自希古
今醒其醉今昨是何非風露前村曉沾衣願不違

其四得峯字

我思在廬嶽絕壑廬奇踪月出雙星渚雲歸五老峯願

言常獨往得意肯相從記取他年事遊仙綠玉龍

采石登樓

蕭疎江上謫仙樓如脫宮袍賦遠遊金粟不沾塵土夢
青蓮自其月華秋千年采石能留醉一片浮雲解喚愁
漫數寒芒誰似者大江東去有風流

舉陽草堂詩集卷之六

舉陽草堂詩集

舉陽草堂詩集卷之七

武進鄭 鄂謙止甫著

同邑韓鐘勛不挾甫著

遜齋險韻詩

舉陽子行比古人才妙天下特立間氣罕有其儔
丙丁之際天忍其性而與之開逆瑞羅織指爲黨
魁鉤蹴之舉趾揚聲皆有伯記舊交僅可一二慰
存舉陽擁一衾跌坐相對時命不識字童子點韻
中險字刻成五言韻字連接了無義理倫次強就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爲之多不能成燈前花下往往呻吟竟日久之余
乃悟舉陽以此代禁語也何猶雜別詩自黃芝歌
出同事友人兩贊都中瑞邏益急傳聞洵洵自後
悉戒諸文字獨偶讀險韻詩耳夫以意就韻而無
不暢其意此非胸有八萬筆禿萬斛者不能若其
詩如騷如偈如洞章如步虛之歌讀之令人神意
俱遠蓋舉陽拔俗絕塵一往孤詣所謂自是君身
有仙骨故非獨以憂患人道也鐘勳題

一東

采藥夢空同茶真藉鞠窮白雲遇樵者綠髮盡方瞳許

我汗漫遊人去語未終山頭風雨過高枕聽濛濛

二冬

柴戶老吳儂泉流石髓淙經年少人跡一夜聽寒蛩
皎月來照悠悠雲日封委然隨大化公案岳林封

三江

風歸葉成腔星飛月挂雙秋分今夜韻人換昔時麗寂
歷烏歸樹蒼茫雁度江幽栖更何事清影對寒窗

四支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汎汎且從之人間豈易植乾坤隨處互賢聖總成底濁
酒暫須醉清流或向脂百年人未老消息問東菑

五微

邱壑一泓澗蒼蒼秋樹腓已知寒骨瘦不顧薄衣袞
遺動但寂情留靜亦排旃檀何處是蘿薜帶雲緋

六魚

歲事兆多魚歡聲雜樹嘯索絢乘早屋荷奮到前溪
日看歸鳥忘情狎野鷺遙遙千載意吾欲耦長沮

七虞

獨坐不成計石來笑冕嗔人間苦無藝天籟自相敬笠
戴羊裘老焦分鹿夢迂紛紛鬬氏角潦倒一爭耶

八齊

幽鹿散隨溪寒林斜掛竟酒醒同一笑韻到更無題世
事聊云爾生涯歸去分乾坤浪消息何處撥醅鷄

九佳

夜色靜長街雲容冒水涯胸中了無繫是處且開懷啼
笑弄童子鉛朱聽女娃誰堪留渾沌天意付吾儕

十灰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中呂落冰梅玄冬乍起雷星長隨影人日月到心裁息
景披三素輕遊上九垓俯闕浮世事點點恩片苔

十一真

得意不須縝忌言亦相競人留香氣燼酒傍月華臻野
况淡如菊清聲寂向榛夢回身世事早待問金輪

十二文

西疇早課標荷鋪看斜暉有字留將食無書不用焚心
盟尋白石生事抱閒雲自愛農家樂春同草木欣

十三元

鷗鳥狎乘暄天高不羨鶴寒光入夜峭雲影帶潮沃坐
看霜凝海開招月度崙到來相笑處樊鶴其驚猿

十四寒

羊裘戴鶴冠獨坐亦清歡更狎交情素平分酒色月掀
杯杯落澗濯足釣垂簪招招月華滿早上綠雲竿

十五刪

獨坐徹玄關華陽隱可攀玉榮光潤澤金鏤骨連環有
伴留追憶忘情謝小蠻種松無歲月盡作老龍斑

一先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四

及溺詎堪攘方陶乃更鳴神農嘗百草不治利名癩醒
狂豈無藥宿業應有纏清涼思解脫會與列真駢

二蕭

靜籟起中宵清聲遠度簫生涯惡落帽塵事謝爭泉地
肺三芝洞天台獨石橋夷猶歸路在夢去已斯陶

三肴

一卷易書抄先天辨六爻陰窮陽自復動與靜相包消
息天方見周流理不膠元來真易簡藉用只因茅

四豪

河汾學者豪終未若東臯相視幾莫逆清風一御屍佳
人青玉案才子鬱輪袍看破尊前朋無心借寶刀

五歌

杵收已爛柯局在競鳴珂岐路分雙徑千秋共一波方
矜鴉並集又悵雀堪羅無落樵人事棋拋著更多

六麻

月擔伴雲簌傾囊不費鏐丹砂新煉鼎玉液早成媧池
淺閒鳴鶴山清守睡殘狂歌亦禪定尊酒是袈裟

七陽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五

五岳遊未央三生石自涼秋風落短帽春雨淨長廊不
死藥安用無營道已臧高名與厚利到底俱踉蹌

八庚

消息到三更屯業互始亨畫前移四象定後伐三彭塵
事都無謂真人自有營憑人笑遺遺吾欲守經經

九青

豔句不題嫂愁心只向冥尋真常問鶴求友一懷鶴寒
火煨殘芋空山簡道經三公吾不易免與哭惺惺

十蒸

差論慧業增一榻老禪燈學得三分縮輪將五不能神
明出自照身世豈無憑安坐雲房下家風自可仍

十一尤

新拜醉鄉侯詩飄混酒籌招仙運碧海夢友正涼州鸚
鵡悲金絡驂驪泣玉鞭聰明都惜惜落拓亦何尤

十二侵

坐聽無絃音雲蒸帶雨駸乾坤初固鼎離坎自成姪形
影同枯太神明若礪金真人曾有訣天水共歸壬

十三覃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六

道味晚來食藤枯小結龕虎糧收董奉鶴夢彈蘇耽風
雪空山夜冰壺獨坐譚笑評清濁事喜怒鼠狙三

十四鹽

得意即沾沾前村問酒宿頽然歸夢去雲捲洞門簾守
獨調狂象通玄吐玉蟾先庚金色現正似月華尖

十五咸

松下經幽深深坐碧巖曉來清露下不染白雲彩石
壁能通徑寒流已隔凡有時讀黃老鳥語和喃喃

一董

浮生寄如鷺飲啄樊籠億何年鸞鶴翔高負雲霄窈天
形蟻磨盤世界藕絲孔儒者發金椎阜比談道統

二腫

死夫北邱塚生時東郭壘彼此莫競爭前後幾相壘鼎
鼎若聚塵悠悠已成崩白浪黃埃間勞矣人情洵

三講

儒以理相控禪者機爭棒安得兩俱忘風波潛收港玉
璞貴藏山珠光媚留蚌物理有固然俯仰心如懷

四紙

晏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七

目前尺有咫歧路從茲始紛紛何究極大抵都可已收
回昏散氣恬微榮枯理一笑天壤間歸休乎君矣

五尾

愚者猶如蟻黠者猶如鳧潔者猶如蟬穢者猶如豬獨
者猶如蠅蠹者猶如莠更有生不齊如龍復如鬼

六語

山中遇毛女何處無真侶竹澗響靈瑤松風振大呂獨
坐玉壺冰不用雲英杵寂然五情空此是玄玄所

七幾

鳳雛互謂詡究竟孰爲愈其爭常轍強何似循牆僂仙
翁笑撼琴漫宴吟悲罨空山歸去來夢覺兩無忤

八薺

璇璣陷安抵玄珠縣黍米九曜既停輪三花燦將眉白
雲護山頭甘露滴如醴大易木遘丹藏客心方洗

九簠

左墜而右蟹更度清聲嶰常攪却牽眠不礙風波躍支
離木自全跌宕無非楷啼笑竟何爲莫作觀焉矮

十貽

晏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八

一氣爲眞宰浮生如傀儡形骸非我真線索由他改碌
碌競錙銖施施矜鼎鼐夜來風雨驚偶人不留彩

十一軫

羸螭恰儼蜎蜎咄辨靈蠢龍蛇鬬架路麟鳳高曾閔總
之其乾坤何自分域畛拳局死首陽此理將無害

十二吻

田橫客俱刎千秋淚未拭塵土老英雄佳人死鉛粉所
以陶元亮奇光詠瑜瑾荆卿與三良此意誰孤憤

十三阮

何年劉與阮萬樹桃花間行非采藥忙夢是遊仙穩豈
其雲路迷畢竟鄉心損一笑不重來忘情以爲木

十四早

花飛白玉暗杜宇堂前浣有時近漁樵不妨同裸袒呼
奇觀日出淚落聲河滿今古幾能狂狂人原委宛

十五潛

身世互相縮不如浮綠醺早謝玄黃心何分青白眼賢
者登龍門不才倒手版究竟兩茫茫追風不戀棧

十六銑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九

尋山捷重繭絕壁梯深巖閒觀富貴人爬搔自生癬寡
識定稿康清談死王衍蒙頭裏其是中立亦未免

十七篠

宇宙亦小小汗漫九垓表能知塵外天肯作籠中鳥俗
物不妨多知音不恨少吾身本太清還虛理方纔

十八巧

自言皆是癡渾沌因之攪仁義爭筏津是非同魚鮑智
如養龍珠識如抱虎爪智識苟未明世出世皆幻

十九皓

朱顏並皓皓物理同所造癆子自長年獲鐸亦終天云
湖無涯智汲汲亂懷抱秋風悲白楊百歲空名道

二十得

達觀孰吾可散髮浮金匱白石自亭亭青松婀娜蕭
條俊馬歸搖落名花朵歸來老空山坐斷金玉鎖

二十一馬

天地同一馬御風適而野上乘我不乘况復論中下枯
木偶成則太虛以爲厦間間闕千秋鹿鹿何爲者

二十二養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十

智恬交相養天地任俛仰不爭夷跼忙自得羲皇享兀
爾外形骸寂然空心思謝彼有生勞欲取無爲賞

二十三梗

木偶笑土梗兩兩無相瘞風雨有時來面目雖重省返
我無情實散此有涯影相將友石戶還與師緇消

二十四迥

慧光視孤迥直下几情到當處煙霞林坐守乾坤鼎并
不矜和光自然忘獨醒潛乎如嬰兒何因生畦町

二十五拯

百業休心拯一酌空山流罪福到頭平且聖原來等急
清溪面整縣崖撒非怪丈夫有何難萬事都輸肯

二十六首

誰云隱居狗所業不嫌醜未熟邵侯瓜且嚼何郎韭
下有寒煙窺頭無斗酒此際只長眠夢破浮生鉅

二十七首

色偶而內住心險而貌寢亦有智如刀亦有才如錦
茲芥中能誰拘石非無品事君固多難擇交更須審

二十八首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讀易發深感細離相習坎了知水火交照破乾坤雙
光相際微一機自玄覽畫前觀我生湛然揚心膽

二十九首

辛苦文姬璫雪霜桃花點歸朝歡未期別子愁還檢回
首話中郎此生將無奈丞相白麟才風流吟冉冉

三十首

欲上中峯漸夜色樹林跪坐來鐵脊傾早覺魔風賊世
法定沈沈情根永斬斬濯如朝陽光使出乾坤檻

一送

醒者不如夢聖人猶從諷義楊歧路悲笑阮窮途惻惻
迷惘可乘懶擬泥方凍吾將誰與言衰德千秋風

二宋

榮辱理相具絲毫崇俱奉丹邱試問期大鳥何須頌猶
然有欲牽失那無名用牡丹花謝時看取青蓮種

三絳

勺水汎成澤東流日以降能載亦能傾長年怯湍濤清
黃波不爭順逆風相撞誰能與出沒黯者應輸慙

四寅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才名不須技富貴不堪志吾有獨往心萬物無與貳葉
落眼何歸夢還醒是寄不見嚴君平身與世相棄

五味

玄酒太羹味呼吸象帝慰物外真可尋環中理無既勞
擾三十年此生亦已費從今歸去來息心兼愛氣

六御

世間事皆去誰獨留汝舉賢聖亦過影詩書如削鏤生
理本歸縣幾父浮名鋸智者盡闕參名與吾何預

七遇

浮生暫旅寓胡別愛與懼何史道空存彭鏡顏未駐論
文筆是花說傷心非樹我謂皆勞勞歸休一塵聚

八霽

日出峯頭霽千林映垂蟠雲客碧黛粧仙仗青霞輓虛
空影俱散樵牧聲相惠寂寞峴山遊慨慷山陽淚

九泰

斯人乃疾癰未覺神明類倚歌和子興超然如委蛻眞
幻既等觀存亡不須蔡聖人胡深嗟此意原物外

十壯

基陽直堂詩集

卷之七

上

不問陰晴卦還與虛空界獨吟秋水遊偶下南宮拜千
秋本寄託一往自孤邁太石得新知衣冠酬宿債

十一隄

樂事不可載浮生等如簣山高吏部啼橋老眞人悔牧
馬問小童戰蝸爭大塊吾將返吾眞渾沌初生時

十二震

乾坤皆慾震夢覺爭奔迅清歌雲想容作賦光疑影經
繇腸斷草妓好顏如舜枯井有何潤坐令五情浚

十三問

靈均浪天問誰挽波茅運沈沈廣利王總繼南柯那矢
志分從成驚讒休怨斯宛轉託高唐乃知漁父訓

十四願

寥廓三生願蜉蝣勿相勸卑栖矜所營高視不盈寸好
鳥度空山微意莫能論春風自無言詎知紅紫蔓

十五翰

我懷北苑翰放筆爲直幹不知化草蒙自然枝葉燦山
爲月照偏水是風行渙物理即天機靜觀皆讀彖

十六諫

基陽直堂詩集

卷之七

上

治國常存諫治心常存思淨埽靈臺空不受波旬篡龍
珠慎護持蟻穴漏荒宴飛兔越山間肯作鴛牽輓

十七霰

晴雨驚飛霰頃刻悲歡變飄搖玉質寒散落珠流灑失
意賦愁執得時矜處煽不如幽谷香奇容慎無炫

十八瞞

淚盡雍門嘯淒其發清嘹玄狸夜月藏青鶴寒空叫高
下隨所緣愛憎亦同調冷眼閱千秋深菁亂鳴鏐

十九效

易道猶疑瓊仙機誰擲策低回顧影駒頽畏藏山豹物
情了如燈理障深於客聖者貴無言厭聞千古關

二十號

五明諷玄語隱顯理相報氣還碧落墟神攝黃庭道易
遷豈虛語童初自可造煌煌明東方修途策所好

二十一箇

月林影箇箇一縷清香課解得拈花微乃知破甕墮不
爲聖諦營不逐凡情判一大事因緣只以無心荷

二十二鳴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七

世間分笑罵總之於四大情想配陰陽神明豈受嫁圓
通趣一乘不歷上中下繚繞荆棘叢掉臂何須怕

二十三漾

何以神能王古人鳩作杖盡是巧爲奴不如拙者上召
我未生孩護此靈臺匠牛馬任所呼日冥笑相向

二十四敬

懷湘招鳳聘爲告天門靖安能激鷓鴣媒自須安鶴病日
耳笑巢山衣冠苦優孟吾友賣藥翁終古無名姓

二十五徑

有心哉擊磬心手自相應若以聖者言憂樂顧所稱天
地同一馬吾心有如秤子子爭其邊誰識生涯剩

二十六宥

治世同一省徂胡分左右辨志矢從初用才慎其又開
評塞北翁盡記城南幼一日自千秋念茲當孔疚

二十七沁

獨坐清香沁情忘不須禁寒流走山壑老鶴巢松蔭撒
漫大還丹一擲利名鳩非爲忍與激形骸木如貨

二十八助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七

人濃我獨淡期此中無憾今之忍殺人爭減半年勘子
厚竟投崖東坡先謫僭芳臭聞比量乃知百年暫

二十九艷

佳人猛飛劍茲理亦已驗是真無定河誰枕邯鄲店深
資金穴藏低唱流霞灑何人稱丈夫决裂開重塹

三十陷

六欲浮沈陷生涯如弄檻關心最醒人夢破松風梵更
雁夜寥寥飛鷺朝站站泊然知我空學取無爲懺

一屋

秋色遲殘菊春聲早布穀分榮須及時流光藉高豈有
用尚非才無懷良是福千古侈隆中鹿頭拜成宓

二沃

耽書癖成酷有味深於慾一日展一篇百齡尚嫌促分
取古人榮任向時流辱吐氣芳穢殊夜光賸煙燭

三魁

大鵬負雲嶽粉榆亦翔翥齊物兩無殊所貴得飲啄坐
收風月清始知天地渥何以報無私擊壤康衢朴

四質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七

旁門皆有失不如守真一符候六乘三還反九同七存
存常不動動處皆從吉呼吸無去來會與天相畢

五物

人窮天勞窮早知謝簪紱老夫不求仙閑來常禮佛欲
修多羅定未有肯闍崛萬里鏡湖澄待向蒼王乞

六月

六出計驅羯平也奇勝勃及託安劉時如星不分月多
智遜少文營營未如勿大川貴善藏此理聖所曰

七葛

僧定龍歸盍心王靜降觀波澄地軸旋斗轉天機幹薪
傳看火功戰勝無刑撻六賊互相侵盡是鷃魚獮

八黠

玉羽亦同鍛金屑能令賸渾沌木函三乾坤裂成八所
以老莊言常告仁義猶天游比虛室無令六鑿剖

九屑

丹成液轉血嵯峨三角髻神理貯虛空肌膚若冰雪滄
海狎飛鷗前山笑啼鵲已矣勿多言盡乃在存舌

十藥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八

大冶黃金躍不祥令人愕寶豈欲固懷惜其精華薄有
生動爲病一靜乃良藥試問洛陽花還記華亭鶴

十一陌

天地荒荒白誰與分華貊方見月飛霜俄聞星隕石居
削人衣冠詩書出巾幗富貴而可求執鞭聖人亦

十二錫

偶然爲捧檄還與古飛鷗究竟鄧林材何如道傍樗枏
俟知吏尊敗老畏棒喫事理有固然才名原射的

十三職

眞常匪難測智者差沈墨理是聖芻狗人爲天盜賊五
欲競蒼黃一心爭白黑渾沌還中央云胡不自克

十四緝

滄泊神明集肯與世爭級生矜顧影憐死作令神泣人
理味所安道心破其執年來嬾讀騷猶存遠遊什

十五合

雀人水爲蛤蜊雖維互相答夜坐方在淵晨庖已充膳人
物同死生念此爲於邑營營非我心終將老雲衲

十六葉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七

十九

松子呼童拾此是山中業代將供佛香薰取藏書夾時
或眼顏枝興來還寫葉給露更支風領受雲山牒

十七拾

常聞希夷峽上藏丹書匣雷雨駐奇蹤神明護靈剗世
無昔聞人豈有難傳法卽今放下休天化湧雲笈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七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八

武進鄭 鄆謙止甫著

常熟許士柔仲嘉甫閣

放鶴山房草

董思白宗伯召集齋頭卽賦

下闕春園鶴髮翁屏開雲母繡烟籠右軍品在書難掩
敗老身輕道白崇百代風流存法物六曹經濟夢遺弓
翁有六曹
建泰唐 新傳聖主求黃考應簡靈光鎮魯宮

雲封閣訪舊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舊遊論往事小坐趁斜陽愛此雲封白平分野色黃高
陰諧靜隱疎節耐清狂啼鳥加相近移文到草堂

其二

數目不逢酒相逢卽盡觴鳥呼千佛號書掛七星芒鹿
脯棋邊供松花月下香頽然醉未去賓主意都忘

寫懷二首

寂寂從今願未遑漫勞野馬控塵飛偶然剩得頭顱在
總覺當年志氣非病後藥方三火伏榻前深夜一燈輝
生涯好在誰相伴只有雲山舊衲衣

其二

社燕年年遠畫梁寒鴉日日送斜陽相看涉世行俱老
未忍將身盡付忙季子交情畱掛劍維摩侍女謝添香
花間花落都無意穩趁漁舟臥晚涼

局罷三首

幾年拈老萬山春華髮灰心未忍論獨立僅存銷後骨
相逢都詫夢中身但將碩果留天意且紉汀蘭靜世塵
一局殘棋浮以換雲深何處不知津

其二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感慨千秋亦自傷十年生計總羊腸直臨身世相率處
始覺行藏未易商回首烏桕啼月冷掉頭雀躍笑雲將
誰云局罷腰柯爛局短還憐世較長

其三

直信浮雲變古今無端悲喜浪相尋仙人好弈機還在
俠客藏刀用始深月過更無人其步天清獨有雁孤吟
竭來勘破滄桑事收拾殘柯歸道林

夢醒

夢醒仙踪隔渺茫坐看夷路幾蒼黃浮沈欲事歸空界

磨煉名心入道場，酬應總饒青眼病。神魂終付水雲鄉，耐聽遊俠難平話。且對緋桃檢藥方。

和蔣五聚韻二首

簪笠簑衣帶竹篙，垂楊千樹繫漁舸。自然老至貧求靜，不爲名存說避羣。花月趁時看化蝶，風波深處穩輕鰲。笑來又待投竿去，畏聽胥江有怒濤。

其二

飢雀空倉枉費量，何如野鶴更無糧。藏名酒肆調司馬，落墨人間學大娘。玉井雙花留遠約，銀河千尺瀉愁腸。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三

且尋吳越山川遍，信宿芒屨度石梁。

邦上遇李大生同集，張靜涵關樓卽席便送大生。

還朝四首

離索年年事相逢，又送君人問矜重。別夢裏憶論文病，爲詩魔減窮。因酒債分關河看，不斷風雨夜燈間。

其二

君憂都未弔，知我百罹人。猶子情如寄，良朋不敢論。坐來隔世事，相向夢中身。待此一樽酒，春寒話舊新。

其三

恰有關門尹，蕭然韻許同。天空沙渚外，人醉玉壺中。公吏聞調鶴，兒童劇畫龍。是日看龍舟憑闌無一事，長嘯共清風。

其四

去去長安道，晴雲倚樹遲。從來知素志，未許負清時。暫了峨嵋約，還將秦岱期。草玄儂自好，書帶繞相思。

邦上泛舟卽事

依然邱壑待清歡，處處人中景耐看。彩鷁何人同載酒，高樓有女獨憑闌。一聲流水琴方靜，千日中山夢未殘。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四

最是晚風歸去好，月斜花散夜燈寒。

題瓊花觀

道人七七來重放，玉女三三守未芽。自古靈根原不壞，青青滿地是瓊花。

丁卯九月巡鹽御史爲逆瑞建祠，卜日上梁，擊香。

鶴立督呼僚屬，蟻拜獨星。海來觀祭，不至俄聞一。

舟過祠下，掛帆徑渡，則星海卽以是時掀案出署。別趨海陵矣。今之言不拜生祠，未有及公者。謫史。

毘陵某爲四韻以紀其事。

去年九月天未開猓猶尙在兒童哀巾幘衣冠更無媿
香火拜跪何其顛使君鬚髯獨存戟父老顏色驚如灰
當日丈夫豈容易此時媚子安在哉

懷李謫仙

文章憎命達獨有杜陵篇世上無狂客誰能辨謫仙月
明金粟界春老夜郎天身後名何有應輪中聖賢

夜登金山妙高臺望郭璞墓

浪淘千百事待月更徘徊風靜江聲在潮平寺影回未
須留玉帶獨上妙高臺不盡蒼茫意眞人上一环

皋陽草堂詩集

五

題石排山淨室即郭璞墓處

藏玉何年事蒼磯碧練圍橫舟隨溜去飛鳥望烟歸排
石留空相孤雲駐險機香臺齋食罷神鬼自相依

金山妙高臺下僧鋪上得二銅像一虬髯道服一
方袍同相坐勢相顧見之者不同而知爲佛印坡
公也坡公訪印禪語墮機爲留玉帶印報以衲衣
今玉帶白應與塵上俱盡而二老之像千年獨全
豈非勝跡僧不解事貯之壁孔間在二老視一壁
孔與大千世界何異顧事理有不當然者因命僧

移置閣中署曰留玉題之以詩

幾問斯人霄漢間塵中原有不磨顏千年魂魄猶應眷
滿目雲山未許閒息後機鋒無利鈍坐來劫火聽循環
衲衣玉帶何曾換總付江流夜夜潺

西峯羅漢偶有引

歲丁卯予訪道次常山西峯寺禮佛徘徊若有
感既瞻兩廡十八尊者則益心動遂就主僧浴
浴竟復觀兩廡主僧言是唐宋遺像某歲大水
像悉漂浮去後寺重構則有異僧附舟來命舟

皋陽草堂詩集

六

子至寺索渡錢舟子尾其後忽不見諦觀兩廡
則尊者像儼然矣衣履皆有濕痕眞奇蹟也余
維逆璫虐焰毒流四海所在騷然而此僻邑空
山禪林闕寂眞令人有遺世脫塵之想時予兩
尊人方禮普陀而送瑞物色余甚急因禱于尊
者祈不至以身家爲兩尊人憂值今上龍飛沈
幽畢耀余被召將北乃特捐橐金酬願僧來告
訖工爲遙作禮而說偈言

我觀世間一切眾生沈淪業海如大水漂頭出頭沒無

有了期有大智者了觀業性本無所有以智慧海平業
識波化無明浪作功德水以是義故佛子住持稱名無
漏我遙瞻禮無漏尊者現土木身而作佛事隨波逐浪
截斷眾流兩蓋乾坤在彈指頃諦觀妙相三句義備業
海無性則諸眾生原未嘗去佛性無生更諸尊者原未
嘗來實無往來是則無漏我以宿業駭浪驚濤一切罪
礙皆生滅心纔禮尊者心則寂然爾時我觀身如敗葉
亦如飛塵世相浮漚本無真實重作禮次十方三世如
淨琉璃海印發光顯山未散十八尊者如在我前誓盡
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此生皈依無漏西峯之下日耀空澄一切不動尊者所
止清泉白石其間此言

家君捨宅爲菴近有戒德十開士結大悲懺壇具
中禮佛次成十首

彈指南參更不疑坐來千劫未曾移依然凡聖交參會
正是人天共見時大士舒光齊灌頂天魔作侍好低眉
分明記得原來路鞭影相看已較遲

其二

菩提爲樹法爲蓮塗毒威稜振大千不取泥垣超十地

白飛花雨散諸天屠沽有願同參佛草木無情共結緣
宿琉璃燈下坐三生石畔早安禪

其三

年來踪跡水雲鄉猶憶匡廬臥夕陽易斷塵情拋石女
難明宿業問空王刀山劍樹開平地酒肆淫房藺戒香
此夜燈前重合掌終隨金色到清涼

其四

東風吹夢杳無存身世顛崖未忍論住相干生成謗法
忘身一息是知恩大開智鏡光初現小果蒲團道亦尊

累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八

稽首慈雲親接引生生永承謝名根

其五

只緣身向慾中來業火煎成浩劫灰兒女夢隨飛蝶散
姻盟種向大槐栽不將白法調狂象誰有朱顏駐夜臺
稽首慈雲親接引生生永承謝情媒

其六

木人畫鳥不爭春未耐人間假真出世方堪存世法
未生元白有生身蟻羊偶爾相競鬬狗從來迹已陳
稽首慈雲親接引生生永承謝冤親

其七

今古清風續戒珠高堂回首痛歛賦願香一縷根塵淨
寶界千重性相如法侶雲迎纓絡繞佛光春照蔚藍居
迢迢望斷幽明路那得重來奉板輿

其八

鐘梵風高曙色微寒巖心地重飯依期來流浪忙忙盡
銷向空門事事非結習待拋文字障鈍根不闢箭鋒機
他年乞食歌姬院潦倒樽前掛搭衣

其九

果陽草堂詩集

漫指宗風北與南西來消息未容參自傳衣蓋千年藥
誰滴醍醐一味酣拈取現前都不幻了知聖諦亦成貪
離鈎三寸憑君道不犯清波萬丈潭

其十

百城烟水渺無踪樓閣半開第幾重飽飯宴眠鋪佛事
烏啼花落逗禪宗閒隨虎跡宿柴徑愛聽狂歌宿夜春
貧子風流應未絕寒山處處得相逢

懺壇初期七日竟正當月望重來作禮次成十首
月上雲駛不須疑澄澄碧漢何嘗移解禪七日豈初地

未散靈山此一時吹及獻花新廣額跏趺宴坐老長眉

時有發通者語前薦得還未許更待提撕八刻遲

其二

悲心湛出泥中蓮攝受恒沙退五千愿愿自分淩竭藏
亭亭其語摩醯天懺回諸佛光明法間返此方清淨緣
真下已空無始障縱橫八棒十三禪

其三

歸去來兮無生鄉琉璃世界補陀陽三明無畏同願顧
萬行莊嚴乘象王拈起一莖梵利建掀翻屑浪海水香

果陽草堂詩集

無明煩惱即佛性火聚投身心自涼

其四

廓然此日身何存身與無身總不論看破三生皆過影
誓投五濁明報風提婆地獄爲知識老姥城東見世尊
塵刹身心隨人虛聲聞自漏原上根

其五

去從何去來何來不見一法非心灰在在應緣千月映
深深有植百生栽雲中傳影非無寺空界投竿直上臺
爲語毗盧時覲面善來法喜信爲媒

其六

我聞安養國如春心淨方知淨
玉闥寶樹列紫金光聚蓮花身
道場十劫未起坐佛法一往不更陳
智者願無作聖解大心凡夫時與親

其七

龍性回陽始結珠業根尚在猶堪獻
誰容因果撥無去惟有真空性一如
光續千燈神鬼護塢分半坐法王居
三車權義都收拾萬法圓歸無相與

其八

峯陽草堂詩集

路人閒修觀力微慈光恍惚來相依
兒能憶母念中是賊豈爲子認後非
蹠踏無邊木平地拈提是處皆險機
曹溪一去無消息錯落空留五葉衣

其九

自尋家住萬山南花落花開任與參
時有清齋鳥已下坐移塵劫夢方醒
兒童六服尋常伴布袋一竿生計貪
有意白雲欲封屋無心明月常在潭

其十

俗緣佛法兩無蹤如鏡交光影互重
出入時中誰是定

有無絕處幾傳宗未明未覺空磨石
已悟生心尙確存人天萬眾前開眼
珍重良因此會逢

月夜同諸子小集野人家

話得浮生日已斜偶然便醉野人家
風移松影雙池藻月映梅枝一樹花
金石有懷論舊榻塗羹無味試新茶
相將踏向空街曉古木晴原起暮鴉

看鶴煎韻

朱頂瑤池鶴常嘲不死藥欲跨凌
九霄龍吟雷雨作

春夜即事

峯陽草堂詩集

野色宜人清夢回濃陰高燭共徘徊
人能載酒花能醉客自催眠月自來
欲送晚春遲子夜獨留孤鶴伴琴臺
看收紙局干戈散還付羲皇酒一杯

愁天消禪房見壁間燄火大士像瞻仰讚嘆敬作

偈言

眾生在水宅苦趣若稠林而不自覺知耽著謂是樂大
士愍眾生現身入火宅畧不暫捨離亦不覺是苦且道
是二者聖凡在何處我聞業果報當論究竟受有是受
者身是樂無非苦煩惱本清涼眾生病耽著大士勤示

現原無受青身所以常自在苦樂兩不入厭生諦念之
觀此現前受根塵及陰界誰是真實者誰可容我趣是
身竟何有三心不可得火種則不生云胡有苦樂幻中
起幻識飯依大白在願加被我等了此大火聚現出清
涼界亦無有清涼亦無有火聚凡聖本來不究竟圓大
覺我不以二見大士現我前稽首太虛空一切眾生住
家固課誦兒文因念家言常著膝上今聽童子吟
晤堂上音容杳然莫述雨露既濡痛言何已
乍有稚子解論文相露研朱到夜分最是梅梢殘月下
景陽堂詩集

書聲不及九原聞

調董良甫示種蘭訣因送北行

幽花重高節石室貯清音叢棘千重護寒芳一葉深種
魚新拂水調鶴其披襟不道風期遠遙遙靜者心

再謁延陵季子墓追數前期正五年矣

五年踪跡未全疎又趁秋聲到玉虛星斗夜寒君子墓
風雷時護聖人書一丸割據誰強弱百代從容自卷舒
草木餘香今未往清音如說讓王初

中秋月下

緜嶺簫聲度幾年寒光清影共無邊夢回碧海星初摘
望到中天月正圓濁酒數杯安散聖名香一縷問初禪
迢遙夜靜人無賴恰有閒庭鶴未眠

絕句

梨兒牀頭挂葛巾應酬如海不沾塵笑看月落烏啼處
百道紅霞捧日輪

盃泉小集

小坐清尊得幾回盃泉擇勝幔亭間人爭觴政看山亂
風送簫聲度水來奔澗橋分雙徑曲名花百罇一枝栽

景陽堂詩集

晚烟極目迷空望疑是寒江帶雨迴

和楊川修黃鶯兒調四闋

野鶴倦歸籠指雲霞舞向東休糧不羨伊蒲供雲來幾
重霞流幾鍾輕風細雨銷殘夢倦歸籠山中春永長嘯
海天紅

又

回首笑癡迷看斜陽日日西戲場散罷誰留戲刀山劍
梯龍潭虎溪人間何處安閒地笑癡迷山中春霽洗耳
杜鵑啼

又

雨笠帶雲歸趁西池又海南蕭然省得閒愁怨月書夜
雨曉曉曉藍清泉水石天生伴帶雲歸山中春暖還上
最高嵐

又

重結珠胎坎離交南換北御風列子猶多待芝田自
我世樸且聞山仙規火滄桑改系珠胎山中春在隨處
有瓊臺

書懷五首

崇陽草堂詩集

嗒然隱几自年年不煉丹砂不坐禪案上常傾一斗酒
牀頭時月自交鐙尻輿神馬天中夢子鶴妻梅世外緣
到得息交真少累只尋老友是殘編

其二

只尋老友是殘編千古興亡盡偶然消息如環原自定
卷舒有意即成偏知幾執肯藏身固當局誰知作手先
總是閒評亦勞擾不如陽羨賦歸田

其三

不如陽羨賦歸田未是東坡解脫禪隨分供餐隨分足

逐時消遣逐時緣千重急浪休爭枕百尺危峯少著鞭
儘得過時秋色老回頭看取夕陽天

其四

回頭看取夕陽天莫讓寒鴉落照前飛絮遊絲春自愛
落花流水韻爭妍升沈天壤都無著進退煙霞獨有權
問得桃源津尚在深深魚鳥不驚眠

其五

深深魚鳥不驚眠一徑歸來路豁然列子御風時有待
莊生化蝶意難傳坐看日靜松筠裏行趁雲霞雞犬邊

崇陽草堂詩集

已覺世間無一事嗒然隱几自年年

同傳寄巷許朗巷夜集助菴言北歸時過恩縣買
一獵犬能騎馬及渡黃河忽失之舟下百里狗急
奔至望見舟絕流而渡事大異寄菴攜一鶴買舟
載歸予家有鸚哥九月怯寒以絮衣之寄菴因命
四題人作詠物四首用雜體

賦得狗騎馬

乞兒作劇猴騎狗乃今重見狗騎馬車塵馬足原戲場
紛紛詫說胡爲者韓盧家往郭門東一躍能清狐兔踪

誰云報主都無功消得霜蹄千里雄吁嗟乎道上行人
莫相指沐猴而冠乃可耻

賦得狗渡河

黃河浩蕩天無垠山行人立飛雲津百里而遙誰苦辛
人不顧狗狗顧人橫波激浪豈無意聊存臣主相隨義
中濫險阻何足避直前一往無散傲吁嗟乎猙獰彪虎
胡不然掉頭搖尾隨所憐

賦得鶴乘舟

昔時人如乘軒鶴與鶴爭軒人意薄今時人笑鶴乘舟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七

誰與同舟霄漢倚惜也樊籠神不主何如直向寥天放
只緣飲啄未忘腥招得風波夜夜驚吁嗟乎鴻飛天外
何冥冥盍歸乎來芙蓉城

賦得鸚哥投衣

秋露如珠淨南浦美人常粧淚如雨夜寒悄悄怯衣單
迴看鸚鵡憐憐汝料與殘機百尺絲織成縷縷繫相思
爲渠架上能傳語語未傳時意向誰吁嗟乎莫言仙骨
不爭憐絕勝棄置秋紈邊

問邊醫作二首

天與殷憂啟聖明遙聞烽火照神京遠人千里能趨利
中國多年未受兵經世春秋原有戒出師官府並陳情
深思冠履從來事嘆殺終童浪請纓

其二

竟傳冠騎附城隅天地干戈道路紆此日寧無李伯紀
當年只欠管夷吾應知高廟神靈在定與中興社稷扶
獨足操舟眞汎汎憂勞翻使至尊孤

永平之警都城未解嚴上以除夕宣麻拜三政府

鐘鼓聲靈風雨嗟烟沙漠漠日鳴笳陰陽自昔無疑戰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八

胡越何緣得其家北地顏行三帥盡西邊歲幣八年賒
君王直爲吁奇策除夕傳宣降白麻

問都城解嚴

胡雛悔旣卻遂巡聖主恩施掩骼仁徵調健兒仍著伍
瘡痍父老尙沾巾天山設險重關限地水成師絕域賓
表餌術疎今古事折衝還待廟謨新

皋陽草堂詩集卷之八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九

武淮鄭 鄭止謙甫著

漳海黃道周幼玄甫閣

三山隱廬草上

對月

顛倒乾坤竹杖扶須彌芥子其胡盧三春萬里同生色
一月中天不厭孤可道寒光浮海岳自然清韻滿皇都
那知雲雨滄桑事分付高陽舊酒徒

同臨止弟坐梅間月下二首

峯陽草堂詩集

此身當欲置梅間冷豔寒芳坐小山水石有情皆是伴
風塵無處不閒顏花時雪盡春方半月下人清酒未慳
愛得小蘇能解事一編解老不重刪

其二

身近梅間夢近禪吉祥雲幕淨居天肝腸鐵石方堪賦
色相清虛分外妍剩有茶煙呼點爾不須觴政亦陶然
冰壺坐對人如洗道味塵情一樣捐

黃石齋還朝過訪

相見各有語欲語未易將我撫獨往心與君不能忘昔

召過我時我父方在堂廿年却庭軌爲君飛羽觴是時

太夫人眠食欣豫康君日三問寢我亦叩舷旁惜別逾

四年世界翻滄桑驚魂如隔世奚獨面目蒼我曾道羅

浮黃鶴指君鄉風波盪日夜海水何湯湯今夕雨愛人

重對燈燭光俛仰感君親潸然涕滂徨昨聞北風競微

發騷四方代謀誰上將勝算還廟廊何代缺公卿至尊

獨皇皇我因思古人歷歷傾肝腸良朋無浪約才具信

所量君行早致身結束雙明璫我奉北堂顏子職亦相

當猶記一年前懷君夢倚君題兩玉記贈我意慨慷

峯陽草堂詩集

今來正春及梅花素且香微風稱單衣明月照屋梁潑
墨待揮毫居然鏤雲章夢懷遂如識何必疑行藏家不
故不俗多召付易黃我亦終將學翼之以老莊身世已
如此天人非渺茫隨時各自矢寸草答春陽持此慰承
恩努力矜相望

次石齋韻二首

久矣去人遠遲君其涉岡天然迎竹笑清絕叫梅魂密
葉無歸鳥空山有化猿不須題往蹟近事幾堪論

其二

望少閒愁少情多冷韻多相看獨不厭長夜竟如何水
洞驚鱗避雲深采藥過折花聊作劇還與趁煙蘿

白湖山還家弟以花事相留諸子劇歡予病肺止
酒先就寢枕上賦成四首

豔亦能醫俗緋紅共海棠到來人語靜坐看鳥飛忙風
寂仍留韻雲陰爲護香主人期秉燭拚與臥霞觴

其二

老至倦行役大都隨所安春愁原汗漫花事且盤桓能
醉何須酒臨流欲放竿乘風應不易止止釣魚灘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九

三

其三

惜花期永夜秉燭怯當風勝事易成阻良辰何許同徘徊
寒耿耿笑語夢匆匆自有清光照疎林月上弓

其四

詩酒理相答輸將斗酒篇古人不可及今夕是何年采
藥危毛女狂歌老斥仙挑燈詎謝病參取不思禪

病酒

酒劇每成病絕勝未病時減言閑裏藥謝客靜翻詩已
覺身多累因之情轉寢問知酒去半只合病相宜

偶書示臨止弟

憂患知非自負輕新來生計只逃名糝糠世上千年料
塵障人問一字情病禮空王祈少法醉鞭才鬼誤多生
不愁寂寞無玄答同叔于今漸長成

池上小山及看梅花

水底猶能見鶴銘山中常問寫猿經偶然小飲能無醉
到此梅花亦有靈狂客素心原耿耿美人高韻自亭亭
雲霞不逐東風散捧得清真萼紫軒

池上桃花遂不及看

崇陽草堂詩集

卷之九

四

聞道飛英小沼邊相逢都未及春前蹉跎感遇應留賦
辜負韶華不待年溪上放舟空往返山中采藥定流連
朝朝花事憑誰報欲向天門問列仙

春懷

何當春盛料春歸愁未歸時願重違小雨滴殘蝴蝶粉
輕風吹動薦蘿衣夢沈柳葉雙絲繫腸斷梨花滿院飛
不道留春遂無計幾多春後更芳菲

鄭大白使還夜訪得句

春風梅柳耐人看榭葉裁衣觀藥蘭高燭乍呼佳客至

素琴原爲舊遊彈九年騷什回風後一夜燈煤待月殘
流臨書閣天共遠好舉珠樹摘琅玕

得大白和詩疊韻奉酬

新詩如入武夷看曲曲清溪秀石欄
整驂馬蹄來遠韻誰堪蟲臂得輕彈
匏樽五石江湖大靈劍孤飛風雨殘
竹下遲君還重別落花春送碧琅玕

雨後看牡丹

名花新艷發冷落小籬邊
雨色能成艷春風只自憐
分光謝高月照水愛寒泉
疑有人踪到長廊鶴未眠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九

五

病肺止酒韓不挾邀集小樓高樹四圍月色方滿
名香點茶兀然亦醉因而賦之

兀然存酒意偶爾對花枝
止覺人宜醉難逢月未移
風輕高樹靜雲起遠山遊
清絕難勝福惟堪病骨支

寄謝蕭三我四首

時三我謫歸書來問
託其言種松之忙

春浮花事早遣待主人尋
覽歷升沈劫原無寵辱心
小山青玉案細雨綠蘿陰
莫問蓬萊水經綸度自今

其二

開城何草草言爲種松忙
我亦崑山客剛留木石腸
無

書傳子孟有語笑君房且訂青原約松風幾樹長

其三

君家兄弟好猶記昔論文
未戒聰明誤誰堪研席分
不如常醉月贏得共鋤雲
更撥漁郎棹無令世俗聞

其四

燈殘有夢同天際看飛鴻
鳥跡誰論少鳥棲幾辨雄
笑來冷水厄病去學天韓
此意憑君道寒山萬木中

坐對

坐對疎林掛落暉靜無一事掩柴扉
雲光到眼隨舒卷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九

六

藥圃關心理瘦肥常憶老人更世變
笑看稚子相天機閒忙兩字都無着
閒爲花忙帶酒歸

淵賀可尙

吾友蕭夫子指蕭三我平生少可人
與君當道古今我一相

親大雅雖不作素心聊自陳
慧光寂通照高話義皇民

淵曾堯臣

邂逅意已入風流懶亦深
極真迎世忌能淡了文心匣
底雙龍劍牀頭一素琴
南遊如有意寂寞問清音

病耳重聽童子嘈嘈作語欺
不聞也家弟話及欣

然一笑正復可爾

世說殊難聽有聞何似無先生還寂默童子任歌呼詎
道能相侮忘機久學愚華胥眞界在爾我共予于

雲陽赴友人約卽事

大醉五十里小飲三百觴多年懷地肺一語到雲陽聞
道笑亦得全眞酒未妨燈前舊童子那禁髣髴毛蒼

同石明府遊北固山

今古經綸只寄閒水虛消得夢魂頑衛公磊落千年增
米老風流一片山生事江天浮幾葉禪心石壁破重關

舉陽草堂詩集

振衣更向高岡上攜手清風共往還

送徐碩菴明府時議左降

記道初衣便拂衣關山千里其燈輝已留治譜雙清在
豈有明時三黜歸天遠定知秋鶴勁潮平不礙海雲飛
兒童夾道齊呼急絕勝續紛坐九微

和友人渡江韻四首

如此風波不可行阿誰喚得恁分明篋篋吹破殘燈夢
似聽江流夜夜聲

其二

天地風波木自平無端急浪客心驚長年欲濟無舟楫
穩任蘆花臥月明

其三

急浪橫飛萬壑低庚辰何處鎖支祁同舟且莫喧前渡
此是中流未濟時

其四

欲問雲雷詎渺茫行人多少待收檣中天頃刻雲光淨
萬里安流浴太陽

潘木公錢客緯兄弟招遊金山限韻得矮字

舉陽草堂詩集

晨風澹江聲清流得玄解萬頃浩茫然一葦縱瀟灑山

僧新舊識茶點湯泉蟹翹足正看經翻落宗門揚雲樹

何娟娟新剝雞頭爛羣峯環一柱歷歷兒孫矮茲遊同

赤壁風月無錢買迴帆急溜驚遺火漁舟擺噴噴老長

年弄如平地躡文人貪古蹟只問楞伽楷相將險句題

星落寒江賦

再登前韻

同人邀勝覽異境待眞解玉山梯未頽珠露淨方灑香
臺有譚龍海族無愁蟹前峯聳似髣獨石支如拐乍聽

鹿苑鐘願擇焉王嬭榮枯不受旨啼笑誰爭矮禪從麗
蘊參藥向韓康買年來遊思劇早覺塵情擺一意白孤
行獨步無雙灑浮遊天水寬圖畫雲山楷雖爾詩酒緣
不教猿鶴駭

月夜醉三義閣四首

病肺猶輕醉難孤潛蕩天衡山雲乍起縱微月初圓酒
是歡中散情當冷處妍霓裳深院寂何許小遊仙是日
子舉杯時日月為我出我為
月風到更寒立歸四山散然

其二

果陽草堂詩集

兩月不可住逢閒月白留人矜年少事天放客中愁花
課慙慙送春情汗漫休高陰靜遠色天地醉孤舟

其三

高閣倚空浮行人到此留三更開月殿五柳綴雲洲坐
聽迴颿鼓新題畫葉舟支離誰問病烏爪憶丹丘

其四

莫言無物累與月定多情酒戒嘗因破詩魔未肯平經
綿仙客夢潦倒聖人清不諱流涎態移封帶麴名

曲阿道中

輕風吹夢隔塵寰一棹漁歌聽往還人事千年仍沸井
沸井四十九日
延陵季子所鑿孤根百尺臥經山經山晉杏鮑根鬱
然可數人連抱定
知君子能留讓果是仙人不厭顏更問華陽最深處月
明千里白雲關

錢密緯家山留題

誰能屋裏貯三山點墨長江掛硯灣春響迴廊朝雨淨
月明古樹暮雲閒時從天女翻公案密緯自言其
旁能試禪還有
飛仙到坐間最是曲房留野意落花滿徑不容刪

廣福寺留題

果陽草堂詩集

古刹寒雲老晉唐不須深遠只幽香試尋斷井題泉乳
泉名玉乳
為第四泉何處分身禮日光寺為日光
大上道場石火生涯隨去
住還廬天地笑行藏茶經檢罷無餘事萬樹清陰繞夢
長

維舟經宿懷寺徑不能去徘徊停午登望湖亭次

成二首

擇陰迎曉日喜得老樹旁古墓無人語山家有客忙茶
泉玉乳色硯汁練湖光芥子浮坵大疎疎望幾航

其二

山徑常彷彿參差密葉香野花含宿露啼鳥愛斜陽小
半消書倦逢僧話日長不知誰主客意到且相羊

題僧卮瓢圖

一抹深松畫寂寥蒲團坐對瑤燈遙雲山萬疊留僧住
那得僧家肯卮瓢

再過密緯家山

看竹還須主登山恰是家片茶旗獨角老樹髻雙叉庭
蟻排新陣花蜂放早衙經聲香閣裏天與駐煙霞

客夜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九

上

思婦愁多夢征人亦復然風高小雨急帆落夜燈縣對
酒輕他日遲春憶少年不如歸夢去猶恐未成眠

阻風儀亭舟中讀杜詩

維舟不成悶得與杜陵親浪濶蛟龍臥風驚草樹神流
離天意厚浩蕩主恩新獨有懷天末憐才鬼喜人

中年

中年憂思後獨坐易生悲一往深情在無端百感隨山
川空世變草木看人癡夢想桃源路漁郎信宿期

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讀之慨慷吾年

近四十多病多愁都無遠志若子弟小有成立者

便以家事付之依家慈成隱業終常訪道名山浩

然往耳

此身猶俗物饒病未能輕率意常有悔經憂敢愛名生
涯拚寄泊門戶重支撐已覺灰心久無端尙世情

其二

有弟才而惠清思每近玄身名憐未致俯仰事還遭落
拓愁多病蹉跎惜少年倚問何限意早晚賦甘泉

其三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九

上

長兒年舞勺體弱不勝衣幼背參差抱如雛未學飛柔
榆吾漸及心事重多違白媿德力薄敢望朝陽暉讀書
粗識字聊免牛馬譏他年鹿門下耘鋤相將歸

紀昔

天啟七年春丁卯上元夕矯旨忽中傳銀鐙下飛驛言

逮三詞臣予及文徵明孟陳編修仁錫代修黨人隙天王自垂裳旨

出魏忠賢與客本聖二豎亦何仇播惡在從逆矯傳竟未逮

此中有良策先是丁翰簡聞傳早有戒乾學北人提騎矯勅之死亦

有高節憲沈淵付湍瀉矯逮攀龍白投水死欲鋤當門蘭那得辭

聚陽草堂詩集

飛螫我時兩尊人方泛潮音舶永訣更無山東身藉葉
席備販競奔號親知俱辟易盡行戒經門夜探必換幘
假寐畏剝啄某果忘吐核久之黃紙抄若報泥金赫毒
謀云中阻寬典傳銅籍遂絕兒女裳且觀親顏隔行矣
兒勉施占易介于石從此再生身浪付三山展混迹侶
漁樵清心問玄釋星河夜耿耿起視潛淚劇爲子與爲
臣肝腸百感坵國狗尙猜猜邏偵轉深軀僮僕鼠求生
官昔註踐役中外更舍皇欲罪何難據慷慨張學憲
學憲爲我宗祀畫將攜弱男去覆巢存明液事雖不必
成高義照雲陌四海一朋儔永懷誰能歎猥猥奎國狂
舉世皆逆癖里儒請建祠便註吾翁宅內子乳兒乾一
日百恐嚇莫謂婦人懦氣志儘堪釋平生佞佛理利害
亦可擲上堂告姑嫜無爲太踟躇重傷遊子心莫信忠
臣厄退顧諸兒號亦復吞聲喀燈殘剪刀冷夜寒動陰
霖焚香拜皇天剖精誠格兒夫兩月官一鳴兩年斥
致身得所歸政爲兒女惜狐狸狹豺狼當道迎人咋福
善與禍潘皇天豈無擇冬衣手裝綿欲寄亂山瘠蕭蕭
北風勁征人尙絺絺端憂一年餘時戴雷霆露居者日

昏黃夢寐乾坤窄行者天蒼茫時時辦易簣吾生耐憂
患將無道緣迫一朝天地開孤臣召魂魄聖主乘龍飛
迅歸闕氛凋風雷及雨露誰非主恩澤歸來還道裝夾
路行人噴父母撫我笑鬚髯剩如戟兒女牽我衣盤餐
獻新炙肉子儼相看啼笑兩脈脈不覺涕沾裳聚坐話
疇昔人情真似紙世事了如奔悠悠無可言解憂賴歡
伯百杯傾不辭舉頭東方白

賦賣筆者

予昔爲逆睹物色避迹湖上遇一老者自言金

聚陽草堂詩集

華山中人囊筆數百枝一見予輟泣然留不忍
去其教我也如師其從我也如僕導予將及匡
廬而返今訪之不可得獨記其趙姓耳昔遊如
夢慨然作詩

追逐管城子相看三十年此中有逸士曾記西湖邊煮
字了無用擔囊獨惻然靜心照清池導我凌雲烟臨歧
多遠意遂去不復還同朝幾舊游急難媿此賢斯文幸
未墜日月回光天踪迹兩寥絕名字誰能宣年來益索
莫闕筆同枯禪文通花夢後太白綵毫前尙有窮途作

未忍辭受憐依稀稱趙老古貌將華顛自言家金華石
羊每受鞭賣筆作生涯不使造業錢我時易姓名亦稱
王小仙書此記昔遇痛定歸魂縣他年若再見敢忘湖
上綠茫茫問津事難與世人傳

送李天生使還

輕別男兒事三年兩送君青萍動秋氣紅葉鎖春雲酒
其離愁散詩從靜夜分長城消息好早與寄相聞

送許開菴使還兼問訊黃石齋

憂思當時夢行藏此夜心古人不可問真氣獨相尋迴

皋陽草堂詩集

五

絕金華地寒清玉露林寄言天祿史耐可短長吟

盛夏

盛夏濃陰勝看花間襟延攬竹風斜閒呼婢子磨方墨
恰有門生供茶伊呂之間垂釣事羲皇以上種田家
風輕涼過愁多病爲病能閒樂未除

舟中

暑晴喜雨雨後晴淨洗雲腳開天品船頭月色隨潮落
木末煙光到水清白帝江陵千里疾轉筒桑落百壺傾
不疑今古人如對其此山川其此情

送王瑞初侍御按吳還朝二首

南國多徵調艱難此一時氣殺垂隱現草木拜恩私法
密能無害民勞重所思每聞燈影下寒月其心知

其二

帝眷封章舊民歌雨露新東南飛輓重西北羽書頻消
息言方驗憂危事更陳卽看宣室召聖主得賢臣

重過山橋

舊家庭戶野橋邊回首初來二十年不覺親知多白首
待尋酒友半黃泉牆頭村壁還相看澗底幽花獨宛然

皋陽草堂詩集

卷五

五

可惜主人無竹在客來剝啄耐酣眠

重過廟橋

曙光初上薄煙籠淡寫雲林墨霧濛高樹曉涼平暑氣
新巢小鳥趁東風杖藜戴笠柴門外洗竹尋鞭石戶中
白星村居能遠俗况饒酒熟待無功

集船園

秋氣初來暑氣孤風留雨色樹模糊數行草聖顛仙字
一幅雲林淡墨圖最愛主人先得醉且憑稚子和狂呼
甕頭香接枝頭月賢聖原來共酒徒

夢見羅僧行道一僧指予云汝欲手書華嚴猶記

之否登予夙願耶覺而題之

前身不記寫楞伽清夢今看問雜華往事尙留陽燄影
雄心都付法王家蜂窩蟻穴翻真界鳥跡龍文散妙花
終擬空山尋舊隱百城煙水正無涯

夜夢家君詔以道言謹記之

星漢沈沈萬木陰啼痕猶帶血痕深尋思夢寢分明語
喚醒愚頭未了心凡事知幾尤貴早幾人失脚到如今
雲霞滿目都成幻長誦孫登散髮吟

舉陽草堂詩集

答友人

傀儡尊前各自忙十年猶喜未登場雖黃口角憑輸艾
青白瞳神到底方燕子空巢留歲約雁王高堦駐寒光
何妨冷淡風雲事處處漁歌聞夕陽

舉陽草堂詩集卷之九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

武進鄭 鄭止謙甫著

同邑許鼎臣定于甫園

三山隱廬草中

秋遊石湖次黃石齋原和太石山韻

秋色入澄湖離懷對惜誦平生塊壘事銷與山川共近
市怯聞雷出塵快絕輕暫放小舟平常愛深林潯忠魂
老題名湖徑從青門而入石佛尊幽洞呼兒載歡伯求友寄牧

仲趁得天宇閒忘却風波恐危橋待月中賓帶橋中月爲姑蘇勝景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

裂石搜山凍轉盼迹易陳夷險理相綜波明點葉斜天
遠歸鴻送望崖疑蕭賓梯磴頻呼從茶開雨後花桂落
天家種望望埵遙遲遲暝色重流雲立上方孤帆看
飛控曠舒世外觀冷閱人問訟寶帶百垂環青溪兩分
闕散木不材材森樽無用用魚鳥狎同盟煙霞白來貢
懸數遠峯尖猶如禿筆甕無朋况近蘇有季才憐宋人
忘飛鳥機水潮流觴奉山容似浮藍霞光若點永浮沈
懷古側嘯傲談言中少焉怪酒熱猶覺餘暑縱啼笑競
觀場傀儡無乃諷聽笛羨牛眠停鞭愛石痛塗泥昔分

揚球琳今過雍披襟天水空滿目雲山供釣安借乘魚

俗客山題鳳浩歌自媚獨偕來無與眾且掛西峯簾何

殊南浦棟地勝五華芝天衣六銖縫一草早已渡萬頃

誰能壅月吐夜光幽杯深魚影動遠火落星低微雲補

山空冷御大雄風狂謝小兒弄偷閒止渴酸逃禪解醒

艱再待東西庭憑擊大小碣耐可日月長不妨詩酒園

天聲吹步虛清音副歸夢願支白雲糧永給青山俸

小飲

小飲意無賴傾壺得所便茶烟秋色重酒沸雨聲綿高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

一

唱漁歌裏沈眠釀甕邊兒曹猶讀史興廢付陶然

此時

此時吾已醉宿世定須醒所以名多累都由道未扁鶴

歸夜半月驚舞曙初星妙領無生義閒闕有象經虛堂

誰吐白天氣愛來青身其逍遙宴方知大醉靈

讀離騷

木葉流波下洞庭離心未忍望沙汀蕭蘭變化原難恃

鳩鳩行媒定有靈雲擁東君朝皎皎風吟山鬼雨冥冥

女嬃詈予非無意嬋媛申申試與聽

小雨宿三山

落葉扁舟并夕汀，水周堂下浪痕青。
松風漸與僧俱長，桂叢猶能醉後聽。
何處更窮千里目，他時生計一函經。
空山小雨人煙絕，柏子垂垂倒淨瓶。

秋日草堂家集

桂花未落菊花黃，秋色含清到草堂。
減字支離勞檢點，多情酒聖自平章。
假由縣授兒孫記，詠雪聯輪姊妹行。
月上且留清賞在，攤將金石副雲藏。

黃石齋典試浙闈還訪

峯陽草堂詩集

遠色分秋秋自親，故留月對玉壺身。
不須有約尋千里，但少能閒似兩人。
渴驥長鳴鞭肉瘦，雕蟲低惜羽毛新。
徘徊不盡燈前意，莫與人間話一真。

飲霜頭釀

嚴霜零下木葉飛，寒沙雁鳴書雲歸。
此時糟牀注新秫，秋氣淡淡入人微。
東鄰礪禾挂殘燭，稚子咿唔老嫗習。
招與一醺敵初寒，吾生常此萬事足。

出家

我愛田家樂，秋成荷擔歸山茲。
能卒歲不用說忘機，萊

婦供田饁，頭兒狎釣磯。濁醪還自勞，霜露不沾衣。

古體

雲霞白朝暮，山川無改時。
飛飛孤栖鳥，愼莫栖黠枝。
黠花果佳，摘花枝離披。
三朝復三暮，恐有挾彈兒。
泰山高巖巖，空澗水靜遲。
枯桐挂百尺，猿獼無所施。
雖孤亦自好，長與造化期。

夢鶴

宵來頻夢鶴，如待翠巖中。
城郭偶然異，雲山還自同。
座埃誰黑白，丹鼎守雌雄。
煙雨三山路，清磬滿太空。

峯陽草堂詩集

重訪陳眉公

前度春窗記晚陰，月華吹夢話雲林。
神明不逐風霜老，聾啞提回天地心。
眉公云：天聾地啞，文昌師也不聾不啞，不爲天地至文，其言近道。
茶菴鬪棋輸勝手，花星帶馬問知音。
鹿門深隱龐公健，應笑無端梁父吟。

答崇端卿十韻

悠悠世路欲誰結，義星契友得漁醫。
所師在僕隸，僕有至孝者高雲副遙情。
古劍開塵翳，三復訟冤書。
一哀不可制，卿友陷于獄，卿目言空亦徒然。
義在寧無濟，長笑

掛公卿微尚寄皆昆高詠續五君澄懷破際無爲感
不遇孰與拘而曳不見淵明賦豈在炎歟世行矣勿多
言謂之混沌帝

秋懷

片片流雲鎖翠微無端秋思上羅衣窗虛風物知人意
香爐閣下望落暉青島自隨仙隱伴白鷗常放海天飛
寒燈坐照遠廬夢未誤華陽一度歸

懷舊

有懷誰與寄海上故人聞齒室剛容膝藤花白護關剪

景陽宮堂詩集

五

蒲家婢韻調鶴小童頭不到風塵事浮雲看往還

聖學堂前題

流水飛花靜與親消閒踏遍綠莎茵雲藏星宿無邊規
日照山河自在身果熟枝頭天供佛齋前鐘後鳥迎人
道人飽食都無計笑拂寒爐問辟塵

寺有詩
摩詰

課弟輩讀書

研硃滴露夜如何燈影寒窗燠睡魔遠寺鐘聲侵雨細
空塔草色帶春多驚殘霜鬢星星換點罷陳編寂寂過
漫付青瑣留舊業天晴還與鰥漁餐

醉書

深淺蓬萊亦偶然輪將爛醉與酣眠嘔瓢斗笠隨身掛
天上文星地上仙

懷黃石齋

雨後日色淨風來猶帶寒平原何渺瀰獨立耐盤桓沙
際雁鳴苦樓頭燕語懽春秋敢孤負迢遞求所安空中
不留迹所幸羅網寬美人天一方綠玉青琅玕天風吹
步虛亦恐道未完珍禽愛高羽極目飛雲端白日颺游
絲公子多金丸何以贈道人珍重崔嵬冠長懷承終夕

景陽宮堂詩集

卷之十

六

雲冷星河乾

年年

年年春事逐人忙從此山人謝較量偶爲尋仙來酒肆
常因多病拜空王支床懶趁龜藏息調藥閒從蜂割蠟
會向九垓問汗漫未勞兒女話襄裳

重過雲菴口號示兩弟

塵世移霜鬢雲山尚故顏恍尋十年事得趁片時閒鶴
已隨仙去龍仍省昨還華陽如有意結社白雲關
山由爲葛仙翁駐鶴處山左有龍母祠梁貞女
也相傳自龍巖一者均今歲果至望人皆見之

翻陸龜蒙惜花句

人壽不再老花開無盡春當時少年意滌蕩如飛塵安得歲歲春常有看花人

人壽則滿百花開唯一春其間風雨至且夕旋爲塵若使花解愁愁于看花人 原韵

同舍弟醉題五首

漸覺輕寒散散裘閒情無奈付滄洲何須更問天台路野徑桃花儘白幽

其二

果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

七

聚頭兄弟且卣杯傾倒詩飄瀉酒來趁得一年春色在短牆昨夜海棠開

其三

九十春光半已過百年盡醉也無多莫猜病酒明朝事還有人間病未瘥

其四

酒狂無賴強題詩半畝方塘當墨池村舍借來無紙筆老農久矣笑書癡

其五

潦倒相呼歸去來華胥國傍醉鄉隈不知天地誰邊際一酸花前舞一回

虎邱卽事

一株松有遠意一片石有深致生公說法石點頭未點頭時亦可喜愚山山石一味愚噉之可以礪其齒我來乘順帆風利不得住急呼舟子爲停橈早早且尋拔泊處開帆登易到收帆如此風波亦可懼虎邱山氣佳早起無人跡徙倚人山門落葉空山碧石上一僧眠林間雨童弄一局殘棋日未斜茫茫黑自屬誰家花開花謝

果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

八

年年事了當閒心學種瓜

李太白體

仙人愛長生長生亦何益化鶴歸來城郭非蒼茫轉覺精靈惻名者死愛名名成骨已陳聖賢已往不可作衣冠桎梏煎其神所夢者在名所醒原在利名成固利孰敢評勞勞死作兒孫計儼然面目踞雲霄江河不讓汚流細世皆濁我獨清濁者骨清者名譬如大士百八臂人間珍寶幣所繫若使終古繫不厭形骸土木將無傾啾啾語若蒼蠅聲消涓器若泥沙器昔人曾有賦憎蠅

蠅蠅雖惱人無患爭沙界若載一斗酒古今高士皆同
盟天道亦多忌惟酒不忌盈頽然一醉乾坤眼東西混
沌忘其名我欲天河盡化酒化盡名者胸中之甲兵莫
道酒人不足貴古來飲者乃多情

解嘲二首

齋食蕭然鳴磬餘喜看鳥雀到塔除逃禪蘇晉猶中酒
消渴相如懶著書蘿月碎分花影亂松風斜動曉窗虛
烟霞色相憑誰定日向東臯學荷鋤

其二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

出入千重雲水身騰心久矣謝風塵總無彈鋏歌魚客
尚有焚琴煮鶴人靜業五更燈下佛生涯三斗甕頭春
不妨醉後安禪去笑與瞿曇問偈新

家園招僧結夏十首

家園小小結叢林饒得閒情付綠陰僧轉廻廊齊合掌
鶴鳴古樹其清心一燈靜照疎林影半夜微聞落磬音
何處懶雲來作伴偶然出岫亦深深

時已雲自
匡廬來

其二

方塘半畝思悠然何必西湖更闢妍水墨白描空裏色

蒼茫別是雨中天不成跌坐聊箕踞未到昏沈耐晏眠
頃刻雨收雲氣靜波平如鏡落星圓

其三

息機往事付華胥癡觸休爭蝸角廬得靜一時真佛國
無心兩字即天書高僧洗盃松陰下野老攬樽餽餘
傾到濁醪頻自勞涼風推枕六窗虛

其四

睡鄉蝴蝶化蓬蓬煨熟黃蘗樂事餘不敢高聲驚宿鳥
起來拍掌喚游魚逢僧話竹機鋒急有客烹茶火候徐

皋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

辛苦兒曹俱筆硯近來吾意欲拋書

其五

夢覺歸來肯辨真風波處處話愁新知君此際猶家祟
懷黃老我何年出世塵佛說優曇時一現道言楞櫟得
千春平生最愛田家樂識字村農也累人

其六

遙遙星漢夜閑時耿耿懷人坐未移漸覺病多猶愛酒
每逢僧到易成詩天空自信冥鴻貴風靜無令斥鷃疑
卜築尋山還未得不如隨便學支離

其七

山僧通未語人事木石冷希意便留更有清池同月照
無端鳥語即朋儔那知揖讓唐虞禮不識興亡魏晉秋
聞道近開黃谷洞深山深處少征求

其八

黃谷風流未易誇且分清課與僧伽漸成高蔭婆羅樹
近對幽香薜菊花竹徑幾廻尋川荷經聲小厓點新茶
與師一夜琉璃話可是山中舊作家

其九

吳陽黃谷詩集
別徑荒荒分外清山僧指點說多情最憐靜夜無人影
便是空山古月明散落花神應受戒補居大士莫求名
我前僧住僧留我昔換奇峯三鏡坪

其十

松社幽清樂事孤題名何意與人呼依然晉代三高隱
羞殺秦封五大夫芳草春雲都已矣桃花流水蓋歸乎
天留片石千秋坐不關人間榮與枯

池上凭欄

倒景樓臺出凭欄一倍清枝頭魚影亂橋底佛燈明笑

語隨波湧雲霞近水行微風吹月散依舊小池平

自題真贊

二十九歲而授官二十九歲而謫官三十四歲而削官
三十五歲而復官生我教我父母劬勞罔極死我生我
君恩覆載何寬念之哉夙興夜寐永無負此衣冠

小庚召爲予寫真酷肖詩以賦之

吾生潦倒如飛霞多君爲我開生面用志凝神筆如電
我得與我重相見土木形骸何足戀煙霞色相猶堪眷
行立坐臥皆有神風塵山水誰疎親莊周濠濮村爲景
吳陽黃谷詩集

杜甫慈知懶是真題君一筆都勾盡前車異嶠訪道人

廖君爲予寫五真既成一笑重爲賦之

廖子善寫真拂筆量所愛或言絹易敗不如紙可久久
者能千年敗者百年朽世無百歲人見鶴安足謂須臾
落五紙見者驚呼某一笑我鬚眉翻出他人手我久學
無生形骸本非有人事塗抹成誰好復誰醜不如紙上
人差得靜無咎紙敗丹青謝生意可朽否是問我爲誰
我將與我友

華亭錢機山老師蒙鳳改戍志喜二首

溯湖風景尚依然有鶴鳴皋韻自傳人事到來原是夢
君恩何處不如天相看野服生還日轉憶金甌卜相年
慚愧雪堂門下士十年潦倒一青蓮

其二

傳宣恩命下鑾坡元老從戎自荷戈總是天中多雨露
除非海上少風波改茂定海衛定知故劍還宣室隨便青衫
換釣簪留得安危身尚在未論鱸鮓喜人過

送僧匡雲歸九奇峯

匡山一片雲靜得隱翁友隱翁者爲誰老松蘿石臥托

皋陽黃堂詩集

根得所安雖材亦能久雲本無心物閒意與之守爲翁
開生面夢寐勤抖擻賣筇藉茅遊方面日垢剩有古
意存寸寸飛蓬首見雲如見翁靈光動齋牖生計儘誇
客歷數奇峯九偶爲隱翁出歸仍隱翁偶凡物有至神
畢竟情緣厚雲霞與太石政是多情安戒俗不戒情所
以永不朽索我一篇詩將爲隱翁壽雲歸坐鏡坪高吟
龍象吼月明空山寒紛紛墮星斗隱翁喜相答不如我
無日寄謝賦詩人無爲久應戴山中儘不惡歸期可數
百翁言信知我此意矢無負解組賦歸來肯落淵明後

逆社肅清規願沾遠公酒簋與葛巾外一切俱無有若
或車馬來驚將猿鶴走請翁白雲封無重靈山醜
別匡廬僧二首

臨歧頻訂約相待虎溪東人事恐難定知音未易同我
終當世外君且住山中留此心期在應無愧隱翁

其二

許我爲檀越扁舟滿載花南高盛芳澤松小亦槎枒
落天家種種神前漢上棲遜園蓮賸綴纓絡滿袈裟

長歌爲劉師貞賦

皋陽黃堂詩集

師貞名捷宋龍州先生之後龍州南渡名賢時相
招之不就流寓崑山葬焉本朝世廟時有員外郎
名魁首以直諫速杖繫詔獄至威雷火得釋卽龍
州之耳孫師貞之曾祖也師貞千里訪墓于馬鞍
山得之陳眉公傳其事而余爲之歌

泰和劉生天下士長鍊倚天浮雲能明霞皎月照高空
一片冰心淨如此新來挾策走明廷迂迴南下千里
樊羅更上玉峯頭問君跋涉胡爲爾自言乃祖宋龍州
南渡名賢第一流上書不顧干天忌偉畧何經借箸籌

其時宰相尚憐才招搖試假黃金臺掉頭雀躍雲將去
豈有男子傍人隈野水扁舟訪故人劍南放寬龍州陣
風雲漸暗蛟龍氣詩酒空呼鳥雀馴却迴煙棹下山空
珍重蓬蒿話益憐莫論社日依人意想見當年濯地心
嗚呼先生竟老矣人生何必歸鄉里眉山學士終昆陵
此意千秋誰其尚埋玉蒼涼三百年有孫而節顯名賢
古靈折骨不可死伏地一呼誠動天時當世廟正時清
臣有君仁義其明至今遺句猶堪涕萬里何心保此生
傳再見文孫起始信龍州原不死今來欲訪高墳
崇陽直學詩集

壽吳謹所母舅七十相韻

人間東壁重西昆輪御藏書柱下尊三洞庚申初定錄
五朝甲子幾逢元陰符可憶參天姥黃絹於今愧外孫

溪有冰壺傾石髓花前潦倒醉雲樽

送白雉衡守廣南

點蒼山色淨于藍萬里鳴鞭勝蹟詰問道皇靈綏絕域
故教循吏到天南蓮花入座官仍隱杞菊隨時味自甘
世事只今難可語不妨推髻與誦誦

懷石黃齋

百尺孤根作石頑一時生氣照人寰平分肝膽何方血
獨撫頭顱早歲斑雪盡飛鴻嚴朔漠風驚春樹淨雲山
無端千里懷人思叱罷青萍豈掩關

崇陽直學詩集

小山

叢桂青青護小山薜蘿春雨倦躋攀留香欲燼禪床靜
殘夢初醒鶴步還花影看來真懶散雲心時復愛高閒
庭龍灑濯風雷事不及規中老蠹頑

重過杜桂村

彈指車來二十春蹉跎霜鬢惜風塵江山夕照還今古
風雨雞鳴話舊新譚笑記憶如昨言交遊多半非陳少
松醪熟也頽然去待與華陽訪玉峯

崇陽草堂詩集卷之十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一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同邑劉綿祚季延甫閱

三山隱廬草下

遊張公洞

十載尋仙願未違
洞門悄恍碧雲飛
風雷七月天開徑
木石三生人早歸
點點烟霞參道侶
森森獅象漏仙機
他年更盡無窮處
不惜寒燈一燄輝

訓洪半石明府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不妨此地少西湖
竹馬兒童看大蘇
自有清心縣鏡石
坐來鞅掌亦冰壺
雲停舞鶴留經濟
春盡飛花入畫圖
月落空庭天共遠
寒梢百尺照人孤

贈劉乾所水部謫別駕

勁節誰披粉署香
十年四罷水曹郎
雲浮不信天俱遠
露冷初回日較長
外吏也須人砥柱
中朝未少客翱翔
升沉久已看如幻
采采芙蓉且製裳

中允五首

中允詩爲黃子石齋賦也石齋疏言事主上爲

心動手疏置御案當事者忌之詰問至再先後

八疏得請爲民歸留家白下隻杖爲五老九子

之遊其友鄭子爲賦五章語無諱祝諱與祝非

所以賦黃子亦非鄭子詩也

括囊無咎愛明時
慷慨何人重所思
捨地獨哀丞相賤
呼天深媿故人知
拚拋腐鼠憑相嚇
暫作驚鷗不避癡
眉目自來非浪設
兒曹無復湧猜疑

其二

欲起靈均一問之
青天搔首此何時
野狐不記貞元曲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鬼怪平翻慶應詩
勉他四方應未蹙
年年六月幾成師
解衣危論何容易
似爾生還泣聖慈

其三

千言直剖一燈明
贏得重瞳問賈生
元老自然能結主
書生何意欲干名
肯教薄謫終卑溼
且與躬耕祝太平
雨露風雷其天澤
莫論往事各心驚

其四

索米長安得幾春
白雲還我出紅塵
世將欲殺尊才子
天放偷閒作異人
收拾山川新點畫
支離魚鳥舊相親

十年清福憑分去有子無官共一身

其五

流水桃源到處通便將一葉御天風江聲尚帶愛時淚
曉色初開問道蒙傾髓知君原有骨掉頭我欲說無窮
相期采藥還相遇一笑盧敖汗湧中

中允後五首

黃子既自匡廬還扁舟南下訛鄭子於毘陵廬
次一話信宿而別黯然銷魂續成五章

雙杖芒屨退殿仙冰梅雛鶴共蕭然清狂且納雲山福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三

懶慢能侵造化權看盡飛塵爭鳥道拋將白石種芝田
從來不問人間事閒數滄桑自幾年

其二

挂席棲遲煙水濱衣冠何處禮星辰名高天下無知己
身到山中有故人合傳儘憑千載判讀書欲破十年陳
吳山闔嶠三千里流得胡麻處處春

其三

燈前道古昔年期尊酒相看又此時雲冷蟾光分遠照
霜寒雁影共離披仙人鑿籍終天上君子論交付水湄

任與市兒爭詫說可能馬隊得相知

其四

不少溫存旅次中披裘返壁愛愚公人間語默皆能達
我輩行藏只合窮良史不疑衡夏日左徒偏自惜秋風
坐來搖落無邊意揮手安矜目送鴻

其五

文明澤雉暫休樊猿鶴空山不厭喧天意從容存澹漠
物情潦倒聽飛翻長留公案還終古自愛尊彝重一言
望望武夷深絕處寒流千仞駐清源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四

輓錢房舫

詩酒過從二十霜年來一倍覺神傷壺公自有藏身處
本草原無不死方記與雲霞題汗漫不堪風雨送淒涼
謫仙釀安今誰在且試憑君問故鄉
徐霞客送淡竹詩以謝之二首

燈火照人 此君清夜來一時留月到千古瀉愁開霞
客殷勤護雲心次第陪題名存澹漠宿鳥不相猜

其二

漸喜儂無伴惟君不厭多披襟堪靜對命酒即微醺得

意從吾好閒情奈若何中宵清嘯發如聽引聲歌

泛月過三山

縣將天鏡撥雲關獨砥清流不可攀混沌本來無盡藏
乾坤多少未開山輕風漁子相呼答深夜闌黎白行還
最愛西巖洞門石權奇太古只留頑

又得二絕句

千頃澄湖萬壑幽山胞重閨水天游迢遙直望雲迷處
鐘磬一聲天地秋

又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五

點點青山落翠微晴光一道駐寒輝乘風破浪都無意
始信漁人杜德機

過觀山高翁泥飲

看山山未足一曲野人家枯樹支頭石村烟侵暮霞月
涼人載酒冬煖鳥啼花欲起時逢肘還山誤種茶

贈高翁

高翁何所事白眼對青山釀酒偏能醒爭棋亦自閒長
松斜日落稚子夜書還秉燭遊無倦扶筇點藥欄

雪後次張二無韻

一衾坐擁亦深深閒却柴門塾角巾點點暗香飛照夜
枝枝冷豔報回春烏啼枯樹疑驚宿鶴立清池愛避人
更憶峩峩奇絕處滿山纓絡護能仁

讀邵詩

安樂生涯可易期天津老子且觀棋知人未了終難濟
料事雖明尙悔遲日近天中思滿旻花非春到必離披
匆匆草草都何事買得漁簑煙水湄

石牀

石牀無事埽歸雲夢斷黃梁小劫分忝馬場中輕折柳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六

落花深處細論文偶然得意忘題字可與微言定出羣
寂寂生涯容易老春風春雨不堪聞

閒中

閒中自簡關心處獨有多情奈若何神駿可憐支遁馬
清流且養右軍鵞年年花事憑分付處處雲林足寤歌
近日更添中酒病沈檀一縷伴維摩

嬾

嬾將生事換愁多猶有閒愁人浩歌書法中年矜小楷
酒狂病後愛微醺殘編畏說千秋案野徑幽尋一日過

何處聲聲蘆笛曉煙波影裏聯漁簑

獨坐

獨坐蕭然自掩扉都忘身世幾相違不芟庭草留生意
放下棋枰杜殺機流水無情隨便去白雲有夢早知歸
近來一事真堪樂重聽無因理是非

每每

每每無端百感牽平分八十亦中年丁甯世事休爲好
潦倒尊前我欲眠瓶水種花留意換方書煮藥逐時編
竹廬半榻羲皇上不爲尋山更乞錢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七

憐春

我自憐春春自憐閒愁都到惜花天多時冷艷春方醒
恰此春回冷更妍風度寒林花意寂花明中夜月驚眠
春江花月無題句不是多情不與傳

看花

雨過濃陰淨過藍梅花帳煖綠雲龕徘徊春信三分去
取次花時一晌貪林氣疎疎愁暈薄暮光冉冉睡情愁
明朝風日知何似把醺深深意未堪

局殘

局殘有酒不須尋留得柴桑醉意深善病夜闌猶數息
中年春到更傷心一時開落分炎冷多少陰晴變古今
總是無端隨物化不爭夢裏問知音

回思

回思少壯氣橫襟着眼千秋慨陸沈漸過十年成懶癖
剛存一病是書淫蹉跎祇覺吾生晚俯仰誰知未了心
待與名山勤訂約團瓢重埽亂雲侵

題錢密緯節霞亭有米老殘碑

亂頭粗服自佳人翠拂蛾眉總貯春花鳥隨時能解意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八

江山佳處只留真節霞松韻遲雲和飛閣經聲侵夢頻
爲據槁梧磨蝕字米家視色尙如新

月夜集潘木公園

依山園色老山靜月華深荒徑進新築空陰落故林煙
霞千日醉雲樹百年心何處滄江遠茫茫望古今

潘木公招飲家園月色甚勝有禪友在坐坐客皆

醉木公不支遂及于病是吾過也懺之以詩

客醉不可去主人未欲眠因之兩成病此意亦蕭然雲
作青山畫人參自法禪江天長望遠歇寤惜年年

耿耿二章

楊忠烈公冢嗣之易過遜齋以遺文屬編定予
不識公而辱公薦刻又璫奴列予名爲公黨之
魁生死函蓋爰賦耿耿二章以續大招
耿耿一燈明深杯洗碧傾孤臣輕萬死孝子重餘生道
氣塵中練天心險處平遺文何遠讀相對涕縱橫

其二

十二年前事編纂此一時艱難臣節苦浩蕩主恩私直
爲綱常在休疑身世危長安多蟬玉芳臭幾年知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九

楊忠烈公遺碧贊

嗚呼噫嘻天道茫茫是耶非耶或存或亡繫忠烈公社
稷之隸天篤明祐聿鍾開氣鼎湖之泣庚申之秋替月
堯舜大漸彌前惟我光宗知公之忠科臣召對顧命遺
弓宮移選侍門擊中涓是襄冲聖夾日虞淵天清日霽
晉不崇朝魍魎魍魎云胡叫囂一辭而退杖屨蕭然帝
旌忠直不得免焉三年再召國事已非妖狸逆貂翼以
封豕土氣秋籜如風斯靡黃扉偃僕前規後隨我按罪
狀告天子王乾坤不毀日月爭光宵人毒怨倒授太阿

不殺不已公如之何必盡清流公實領袖雖黃芝六

枝挺秀仰對獄神有虞皋陶今古同直灑血旻霄體無

完膚肉飽蠅蛆香通閭闔風馬雲車絕筆告神繼以六

書蒼黃翰墨忠孝衣袍告太夫人兒漣死矣母同范母

含笑青史載告淑人身存義存高堂相累稚子穉孫兒

姪聽之讀書勿忘亦有良朋勉尋向上血內淋漓語無

他及地慘天昏神欽鬼泣公騎箕尾既還太虛排闥呼

帝帝其念予是愾是度是相是保眷我聖人奄宅大寶

帝牖皇衷大姦距脫滌蕩重陰英魂激越蝗蝗綸命頌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十

下城樓八旬老母扶杖夷猶惟皇天高惟后土厚惟君
恩深惟太母壽天地君親惟公無負立懦興頑浩然不
朽惟公之生不能不捐惟公之神不能不傳留丹一片
遺碧千年誰芳誰臭誰佞誰賢狷狷國狗永聽茲言

訪王翰幼年兄春夢窩

十年兄弟惜蹉跎賸有風霜字不磨半榻相將春夢曉
三山趁我白雲多書拋甚解留陶韻飲到微醺卽邵窩
誰與閒庭話經濟一雙雛鶴引清波

遣妾

遠遊不問留仙句自壽先題遺妾詩四十年來人意倦
香山居士竹燈時

送洪牛石明府左遷

父老剛傳白苧辭驚風細雨蕩遊絲近來朝論輕強項
獨有民勞繫口碑清激冰壺人坐月芒寒劍氣夜題詩
左遷自古文人事留得平生功業時

孝陵恭紀

籠葱佳氣五雲連解阜水粒萬壑傳乍捧玉龜追泣鼎
低回石馬問凌煙風雲絕足當時事雨露隨春不記年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十二

湯憶青衫今白首只依松檜祝堯天

拜方正學先生祠

首陽不可作義士未全非每讀夷齊傳令人愛蕨薇雨

花千淚滴高座萬峯圍

祠左爲高座寺
右爲雨花臺

今古情何限長

江挂落暉

龍仁寺僧房

松陰當午靜一徑踏莎平不見山僧到惟聞落子聲鳥
歸呼晚食客倦臥前楹參取無生法潮音入夢清

看平心杯一絕句

物理隨時留幻化仙機是處只平心淺斟飲到微醺後
十字街頭踏踏吟

夢中詩

夢坐小樓俯闌清池如鑑池中星斗爛然微吟
得句覺而記之

獨坐凭闌意未申一時俯仰識天身塵埃自有清虛勝
濯淖能留澹蕩春煙月常時親雨露風波原不亂星辰
地天消息憑誰轉可有當門定脚人

墨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一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十三

峇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二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西陵聞啟祥子將甫閱

青霞洞天草

春二首

春月淨如水春風吹鬢絲人生過四十半是斷腸時筋力已非昔神明亦自疑精牀一尊酒傾伴夜燈知

其二

宋室方全盛啼鵲偶到聲天津癡老子悲斷洛陽城從

峇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一

此終歸隱不留軒冕情下簾疎雨後千載掛君平

春起

晴色滌重陰乍覺有春思點茶挑宿火怯衣更半臂因思夜來寒涼月迎風吹曉起忽熙怡啼鳥鳴枝翠對鏡轉自傷花信年年至開落與榮枯老盡人問事仰看長空雲解此無端意誰笑復誰愁敢道輕憔悴

自覺

自覺衰微不荷鋤園丁時復供新蔬飽聽鳥語通禪梵坐對梅花點素書心共晴雲忘出岫眼看春水漸成渠

到來開落尋常事判與閒情付柳蘧

韓茂暘六丈招集高閣看梅時甲戌二月之望憶

庚午春同令子不挾集于此近五年矣不挾之才

近代未有三十登第一令湘潭任甫兩年遽棄賓

客幸茂暘老健此猶是不挾羸我處也俯仰山陽

哀來忘醉爲賦近體二章同人諸子皆倚梅而和

之

高閣曾幽賞追尋近五年人琴感何極杯酒興依然造物收才子交親惜勝緣魂歸知我醉想像到梅邊

峇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二

其二

幾見梅花老吾儕損少年榮枯不可問意氣付陶然有父存餘祿無兒了後緣與君論際遇愁慟白雲邊

邀張二無諸子集小亭看梅綠萼獨勝賦言留客

今日休辭醉梅花作主人輕風能澹蕩小雨更清新夜色宜高燭芳華惜早春冰心玄對處一點不沾塵

其二

獨有一枝秀仙人萼綠華浮香來靜夜幽意愛山家似放寬裳調如飛銀漢槎相看疑近遠高幕綠雲遮

客俱不醉續咏問梅

梅花不醉客未免負佳賓獨與吾相勸顏然醉主人澆
欽梅影暗坐破曉光新領畧烟霞厚歸雲結伴親梅下片石

雲字歸

夜看梅花

夜靜月無色亭空花自飛幽人愛獨立意與共清微素
豔誰分影寒香欲上衣此時能不寐深院小燈輝

謝
蔣八公扇頭遠寄以僕十二年初衣爲念日號訓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三

子有清源我惠泉相思珍重白雲篇一辭去國三千里
誰賦無衣二十年波浪驚殘霜髣換雲山剛許素心憐

清源惠泉
八公原唱

不知春色關情處夢老松風夜壑邊

角森然拈韻賦題

天與寧馨早誦詩喜看奇俊寄門楣千年文正箕裘在
萬笏天平草太低太乙傳經原有種歲星多子不辭遲
尊前雲母屏開處孔李舟車物外思

遊天平山墅看萬笏朝天峯題贈

十二瓊樓事未陳天廻萬笏待朝真得於山水之間住
便是羲皇以上人蘭潤觴飛金齒舊芝房春報玉麒麟
幾年開闢經綸手畱得山中圖畫新

訪王煙子不遇

才人不易見煙色照清微花笑疑人在雲深何處歸片
帆招雨急半屐采山違主到應爲客畱題看板扉

與王雙白話

落拓生涯未易論才名那復恨艱辛笑聽婦語寧長賤
歸到書船忽不貧中夜感來能獨坐千秋夢去得相親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四

不須五岳爾方寸消付牀頭麴米春

哭楊惟節二首

再有存亡信嚴霜草木哀文章真忌達造化太憐才月
落疑光滿星寒夢雨催修文應有賦天上玉樓開

其二

昔年珍重意遠訪到柴門清韻寒燈度微言靜夜論低
徊當世變懷抱古人存未是題天末楓林亦返魂

兩兒就試江上私作書與母覓果食其母暑中自
燥粉葉寄之因憶我太安人如昨日也哭成口號

頑兒遠道憐謀食老母當年憶授餐誰有慈烏能反哺
終天一日未承權

甲戌八月生日自題時年四十一

劬勞寧有既四十一年秋菽水黃泉隔燈花白日幽蹉
跎看漸老懽喜亦生愁那知小兒女洗酸哺牀頭

重九憶昔

憶昔兒童事今非少壯年人生容易過天意豈徒然濁
酒尊前盡清燈雨後縣客心誰共語老向菊花邊

贈弟郝入泮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五

大器從來耐晚知青衿廿五未云遲獨憐頭角初榮日
不及高堂親見時駒影光陰時態變羊腸身世昔賢悲
年來我覺頽然甚望爾朝暉景未移

馮留仙鄭仙見訪

兩家兄弟意茫然涉數尼陽世外緣仕路不辭千萬死
離情且話十三年高鴻清切雲天上獨鶴棲遲煙水邊
好在心期雙去翼閒庭寒月照人偏

上天竺寺禮大士爲兩尊人所冥福

松風九里不棲塵再吐天門石磴新萬樹參差齊聽法

千峯迴繞護能仁到來滴淚同悲仰不盡虛空見法身
何處幽明通一線慈光垂手夜臺春

題君子泉

鳳林寺泉甚濁汲之盈缶乃甚清蓋壑中而晦
其外者其斯爲君子之德歟系之以贊

澄之不清孰知其底清之不濁孰信其衷有美君子此
中瑩然掘泥揚波以晦自全歷歷西湖言采其幽汲泉
拾柏山空水流

鄴侯井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六一

杭民苦江水鹵惡侯刺史杭州始開六井鑿陰
竇引湖水以灌之考時在代宗朝帷幄重臣一
麾出守聊作西湖之長豈忘南嶽之遊感而賦
之云爾

衣白山人出守來石函留記六泉開懶殘歌韻如堪續
應有微吟聲正悲

白公堤

長慶初樂天重修六井發函篋以蓄洩湖水溉
沿河之田今稱裏六橋一帶則白公堤也

拾錦迴塘問樂天漁舟葉葉駕烟還海山兜率誰高下
只是西湖一曲間

蘇公堤

東坡守郡上言杭有西湖如人有眉目湖葑壑
爲田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
民將耗散乃濬葑田二十五萬丈爲長堤至今
爲百世之利

不合時宜謝玉堂風流天與照錢塘葑堤互作千年利
到處文人經濟長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七一

放鶴亭

亭在孤山之陰和靖先生放鶴處

西湖小棹尋幽處寂歷通仙放鶴亭鶴去千年人共遠
寒林幾樹獨青青

蘇小墓

與逋仙墓相望樂天詩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是
也

淡粧濃抹想當年水色山光處處憐莫信前溪風日好
梅花處士共嫣然

小青墓

佳人薄命文人老狂醉無端哭小青大有癡心人未了
燈花燒破牡丹亭

夜奠岳墓讀滿江紅詞

蒼茫極目暗蕭蕭一片寒光鎖寂寥草木有心知向日
煙波終古聽隨潮數行血灑千年碧何處魂歸百尺橋
直抵黃龍消息杳且將痛飲自今宵

銀瓶井

岳武穆王季女年十三歲聞變抱銀瓶自投井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八

死

烈烈虎父生虎女冰玉寒泉對如許千年白氣亘長虹
月明星落寒江渚

題小人圖

岳王墓前檜一株雷殛之裂爲二長四尺許數
百年不長亦不死望其狀儼然小人也千古姦
臣只一小人而已王圖其形以詔萬世明史鄭
鄆系以韻語

哀哉小人天寫爾真傾邪陂偃疑鬼疑人謂爾不死雷

殛分身謂爾遽死遺臭傳神無輕小人能飛塞塵亡國之恨今古同噴惟忠烈慕南枝尙新草木猶香爾獨被敍永作臣鑒樵人勿薪凡百有位各敬爾身

拜于忠肅墓

蕭疎古木鬱雲根冉冉高墳景行尊日浴虞淵嘗寫照春臨雪及更無言南朝往復還全盛一笑歸來便九原早晚寒諸謝消息身名今古幾堪論

吳山絕頂

濟勝重登百尺樓凭高獨坐水天浮素車白馬濤聲壯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九

錦帶花鋤湖色幽六井人家千樹曉一聲孤雁萬峯秋追思不盡興亡事都付寒波日夜流

聞鶴聲在玉岑至寺行遍無一僧亦不見鶴留題

壁間

鶴聲相引到禪房盡日無僧禪意長招鶴不來人別去寒松千峯老雲藏

寶所埜

寶所埜多寶蒼茫指點看明湖初月淨危石一星殘王氣當年聚濤聲永夜寒登臨轉惻悵懷古側身難

重過徐大王年兄怡園看梅

爲憶梅岑勝重尋逸史家前宵猶凍藥兩日竟芳華煖謝春風逼寒留歲事賒一卮吾亦醉愁向夕陽斜

瑞石山紫陽宮

瑞氣中峯落雲停石未窮通身閒手眼隨意說虛空日月雲霞裏烟霞盤礴中塵心相對盡處處紫陽宮

丁真人二十字

真人字野鶴四十三出家六十三得道將近留二十字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十

忘虛空鎮常寂

將去能留二十字重來知是幾千年飛飛野鶴摩空過只有垂雲片石眠

仙姥墩

餘杭老姥善采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是後羣仙時降因授藥一丸姥服畢化去後十餘年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卽姥也

冬煖羣花次第開釀成何處覓仙才酒家老姥人歸後

可有方平問渡來

三生石感澤公李源事

欲向峨眉路轉深情人慙媿隔溪尋牧童歌入煙霞去
獨有三生石到今

葛洪井

香林洞繞跳珠泉丹井猶存葛稚川欲問仙凡相隔路
且將一滴淨塵緣

飛來峯山房卽事

峰來自何年到此遂常任陰森碧雲寒客嶷空翠注松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十一

竹滿纓絡眉目秀可數洞壑迥玲瓏轉入靈氣沍此中
誰往來疑有真人聚冷泉繞峯出峯頭滴雲赴山亭署
翠微尙有蘄王句英烈想當年蕭疎蹇驢步小坐發長
懷兩峯片雲吐遊人跂月明雨到亦堪賦陰晴理何常
山靈自朝暮夢闌一宿覺待向三生度

戲題

春雨春風事早閒何年采藥道人還天風吹落桃花片

可惜劉郎懶入山

雨坐冷泉亭

雨坐冷泉亭雲寒萬樹青山房客小隱獨醉帶微醒一

望煙霞色凌空水墨屏欲尋巢許蹤洗耳未堪聽

云開山句以名靈隱山日當
午色許由靈隱蓋許由隱處

虎跑寺觀泉和東坡韻

松裏梅芳滿徑香寒雲欲雪萬峯涼泉流虎跡風軒靜
山作龍蟠雲樹長豈有六通摧異類自然一滴遍諸方
誰將五濁成甘露珍重禪人仔細嘗

黃石齋南歸買山秦餘杭山中爲大滌山宋洞霄

宮故址及門曹子木上何子義兆施子榮芳錢子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十二

殷求謀諸同門爲山房將落成屬余題額曰大滌
山房又請余爲記會卒未成先爲絕句以貽之
愛殺西湖惜未深扶筇搜破綠蘿岑山名大滌如呼我
便了人間未了心

其二

滋蘭樹蕙太芳鮮牧笛樵柯興渺然常想卜居詞未畢
直須讀至遠遊篇

其三

得意湖山隨便領忘機魚鳥不相猜彈棋老友閒枰坐

問字諸生載酒來

其四

天上謫遷香案吏宋時提舉洞霄宮山花山水年年供
還是仙人骨未窮

其五

深情自昔多流寓少累從知不望鄉我亦送君崖去遠
月明漁唱入滄浪

雨臥淨慈寺

西施本是愛幽閑花草吳宮重可憐一夜湖山風雨過

卷之十二

十三

十一

清波不動野鷗眠

青霞洞天

有蘇長公賈似道題名賈名已爲樵牧所鐫而
坡字朗朗過者摩娑久而愈鮮

欲叩青霞小洞天幾人到此共頭傳偶然流寓山靈重
留得權姦牧豎鐫小坐空明生石屋無邊虛白出雲煙
重崖滴破寒梅雨可爲人間洗俗緣

烟霞嶺

轉入幽清石磴斜何人開眼識煙霞深深古洞零寒雨

寂寂空林放落花有客到山樓鳥喚無僧出定亂雲遮
年來不盡逃虛意攝展盤桓亦我家

同僧遊龍井

東坡已老辨才去龍井空留一片雲前山小雨雲驟滿
風簾隱隱如相聞入院人聲不可即長松瘦影微茫分
雲飛雨滴山意冷假息小定心香焚同行老僧呼責我
胡不載酒招微醺我乃茫然無可答童子聞者皆欣欣
卽比風流成二老何必今古人不羣肯辭蓮社山中醉
猶媿肩瓢海外文

卷之十二

十四

十二

楊梅嶺寶架山山石之最奇者尋九溪度十八澗

山徑之最幽者余來遇雨遊牛而寶山遊之最勝
者得五絕句

山爲雨新如洗黛松因雲暗似癯仙分明顛米留眞蹟
人影小橋山徑邊

其二 寶架山

果然怪石不嵯峨淨洗平鋪着色過虎豹欲眠獅象舞
空林更有亂雲多

其三 十八澗

兩峯高插寒空嶂曲澗低隨碧落灣亦似流觴亦飛瀑
小停冥耳聽潺潺

其四 九溪

石磴迷離拂亂枝溪流曲曲出山遲行人指點精藍近
只是雲深不可知

其五

山色雨色杳無際人聲鳥聲都不聞邱壑平生未老意
芒屨欲破千重雲

錢瑞星吳若谷招集湖舫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五

久矣蕭郎是路人英僚猶睹舊時春雲山有夢容孤往
邱壑無人話比鄰一夜燈寒初月上雙星光照六橋新
探奇更簡西湖志蘇白何年步絕塵

西湖泛月二首

西湖能得月一度夢仙遊小棹波心去寒山月影浮更
無歌舞到獨有水雲留眉目存真色春光未及秋

其二

從來不耐月客思與閨愁今夜西湖色水心處處幽林
逋歸鶴晚蘇小暗煙秋一葉寒林近凌風第幾洲

西谿看梅十首

乍晴殘雪後十里看梅花各自爭章法都來入畫家虬
枝存偃蹇嫩蘂亦槎枒怪道仙翁蹟遲歸鶴背斜

其二

高竹中開徑長松落早陰爲尋冰雪伴轉入綠雲深浮
色遠山黛迴流小澗琴幽奇尊重意密密護清音

其三

處處尋梅到西谿梅夢長野客能自放老意剩孤芳回
首風塵謝枯心魂魄涼此中聞避世待與海鷗商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六

其四

盡說合春早寒清亦可憐勸君無易折輕與玩尊前高
士韻孤出佳人香靜圓尋芳知幾度此意亦茫然

其五

吳越山川近花星幾度移常探梅早晚多是隔年期對
此芳華盛令人消息疑吳山應待我不恨惜春遲

其六

同行者雙白僧列若

今日遊堪賞寒林入望迷門人狂點韻老友戲分題西
子湖光配逋仙野客妻誰參賓主義顛濟醉中提

其七 家兄小峯住近西溪載酒爲主

吾兄眞解事卜築小溪邊老伴梅花宅經今三十年
泉供遠訪魚祿養堂前我媿無功甚東臯學種田

其八

僮僕鄉村厚辛勤事事齊裹糧還載酒跛倚臥前堤
我何殊醉雲山路未迷一邱歸負瘳有日共鷄棲

其九

忽有村童信前溪一樹芳清聲披水樂玉色照前塘
月待深深影寒甃淡淡光探玄人意遠何處葉珠香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二

七

其十

歲歲尋花事花前酒一卮吾生行且老舍此更安之花
意如相惜水心只自知夕陽歸路晚半醉接離時

卷陽草堂詩集卷之十四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如皋李之椿大生甫閱

蓬玄洞天草

秋坐

每到秋清候雲心分外閒孤情成獨往幽夢定相關人
老秦時月春歸塞上山誰知羌笛裏不恨不能還

題月光童子贊

身從空來亦從空住如太虛空無有二處形骸瓦礫其

卷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一

性本空見有二者觀性未融偶然出入有何交涉童子
窺觀水天知識了然洞達如月印空一光均照真寶圓
通自在如來云何授記一切瓦礫皆作佛事

崇禎乙亥八月廿二日有龍見于毘陵南郭之汪
爲漁人所得登于郡堂碧瞳肉角四足五爪聞人
言則昂首而聽長二尺許尾稱是太守陳公白菴
放之江流命工圖其像自記其事而史氏鄭鄭爲
之詩

秋風雲起六龍城天付靈奇答聖明耐與江湖添氣色

待將霖雨報昇平網羅自是寰中意物色非關世上名
珍重使君能寫照還知潛見不留情

崇禎乙亥八月北征內子擣子女送至江許題扇
爲別

來婦經今廿五年頻稱賢孝憶堂前艱難不話風雷後
澹泊長安井臼邊小日愛題香素句中年偏重別離緣
可關兒女牽衣事聽取歸鴻待曉天

示長兒珏

吾年十九占鄉薦時稱步武人爭羨汝母于歸尚未期

卷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二

牽衣猶記拈鍼線四上春官垂十年蹉跎自覺蒼顏變
年登廿四始生兒有喜高堂欣式燕多規緣中結素胎
小時頗覺寧馨擅今汝行更十九齡兒童早已成人弁
去年鍛羽湯圖南我策兒文原未善英賢囊筆七十餘
五十人中剛一選沈冥應抽獨繭絲精光要使千人見
險奇妙處在藏鋒平淡由來原極綢我于此道折肱餘
自信斯文無浪戰明年又復屆場期爾兒待母還攻研
爲兒長誦外翁詩身家庶保金華彥血駒千里望加鞭
舐犢情深還眷眷甚矣吾衰未老年身更憂思英華賤

龜勉長途戒北征陳人自媿新粧面後起能賢卽挂冠
別有微情非世戀學知不足時易過勗哉吾子無荒宴
臨歧放筆付衷言日宜三復功宜繕更將餘力課園丁
埽除三徑飛花片松菊如存薨桂寒我行終返華陽峴

示第四女

吾生恰九女鍾愛獨兒家天與幽閒性人如水玉華弟
兄輸咏雪父母話拈花生是秋清候題名星漢槎

邦上弔王煙子

藥嶼風光舊牀頭劍氣收雲飛秋色澹星隕浪聲愁大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三一

雅將誰作伊人不可留歸來如化鶴煙月暗揚州

淮南道中

猶記擔簦出國門寒雲處處鎖黃昏多年不識風塵路
未死難孤天地恩煙火尙傳殘寇警瘡痍剩有幾家存
傷心極目興王地早晚寒烏啼斷魂

盱眙道中

客遊經幾日千里望中荒土曠都無著流移幾處藏自
從苦征調誰與問農桑開府高牙坐殷憂獨廟堂

經過泗洲皇陵時以寇警設備甚嚴

中都靈闕地王氣坐來收襟帶天河繞飛翔地脈悠五
雲開聖主百代定神州何有干戈色秋筵起戍樓

遠遊

驚爲遠遊客自問遠遊人云胡惜別去流水桃花春難
副浮名夢輕忘憂患身青青慙小草遲爾出風塵

曉起

殘月更深秀娟娟生夜闌微風起木末秋光相對寒行
人戴明星淡意不可刪欲行前復卻獨坐自盤桓十年
飽憂患得失意久殫此行胡爲爾勉勉猶微官日出饒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四一

風塵殷憂發長嘆孤根早自諒詎肯苟所安風霜矜晚
節黃花應未殘

虹縣道中

斗大孤城汴水過烟蕪四野幕平莎雲來尙識真人氣
風起如聞帝子歌一代神靈留拱衛千年湯沐話恩波
于今正是中興日道有蒲輪訪臥簑

孟廟拜 孟夫子石像像拳拳長跪乃夫子生時

自礪于母墓傍者予時以服闋赴京瞻拜泣然感

懷一首

千載長擎跪三遷未報恩人生無父母何以立乾坤亞
聖留深痛孤兒泣斷魂低回松檜去霜露又黃昏

拜 先師廟

記從束髮受詩書刪述精神尙邈如常痛未親時雨教
此來恍近聖人居宮牆遙禮神魂淨拜舞初回涕淚舒
祇覺我生慙草木森森松檜杏壇餘

孔林拜 先師墓看子貢築室處

鳳圖邈邈泣遊麟泗水迴流萬象新隨地靈著通造化
千年飛鳥共尊親冥參夢奠無窮意天作斯文不墜身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五一

可惜單瓢先寂寞獨居幸有未歸人

岱遊先人遙參宮香稅所輸以資國用處也數武

謁嶽宮有漢柏唐槐柏特奇

遙參初地拂烟斜夾道喧呼禮碧霞五嶽獨宗天帝子
百靈齊助聖官家秦鞭自昔寧無路漢柏于今尙有芽
直望天門真氣聚風雲繚繞日光華

讀孔子邱陵歌

我來泰山道跪誦邱陵歌仰窺至聖心千載涕滂沱登
高必自卑學問寧有佗未論天下小應知拳石多當時

已枳棘將伐患蓋柯逮今百世後聖遠言益顯曳杖自
逍遙泰山頽如何希聖尙有作成章失切磋

我高皇帝征蠻告泰山文畧云但欲瘴癘之方化
煙嵐爲清涼之氣嗚呼此上帝之心而東皇所稟
以司令者也七十二君瞠乎後矣小臣莊誦廣載
廳言

望岱看東巡讀書紀虞制云胡七十二乃自無懷際至
德合玄符想不由書契人天路既遙侈心寄圭幣天迺
自雲封無乃神明戾潦倒茂陵秋將老斯文翳我讀聖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六一

人章四征布弘誓欲使百蠻賓清涼消瘴癘神靈稟聖
謨日月光華麗大哉我皇言天敕虞歌繼八角煥龍文
陋彼雲亭碣東皇誦念之永永守勿替願普好生心由
合還上帝贊我聖神係寶此百億世

石經峪

神房阿閣何窮路流水高山不可聞幽徑未須緣絕壁
水簾石上禮玄文

上碧霞宮

丹梯巉削石風攢吹落塵心第幾盤百道崔巍攀絕頂

六天眞際許誰看雲升杳靄星辰接日出飛晶神鬼寒
我欲遊仙詣眞境飄飄玉女尙霓冠

泰山絕頂

羣峯自有出羣姿到此羣峯盡作兒梁甫微吟雙鶴下
徂徠稽首一松垂坐冥呼吸眞通帝四顧鬚眉各問奇
何處仙人方對博滄桑知幾世間移

無字碑

祖龍一炬焚書後千載方知孔壁尊縱有烏書遺上古
不如無字碣常存雲亭往事虛傳蹟海客如今未返魂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七

獨此竟堪留俗吏大夫空自老天門

孔子崖

孔顏攜手登臨處冥寂千年繼者誰欲向吳門尋匹練
星星白髮道歸遲

宿泰山頂雨不觀日高臥三春而起已霽

空山聊宴起滿屋白雲關因想幽人臥年年常自開陰
晴隨處換風雨偶然間頃刻浮雲淨紅霞捧日還

訪蓬玄太空洞天

日色將升霧未乾縣梯絕巘入嶺岬羣眞上下雲車疾

一氣溟濛天宇寬夾道蒼顏松侍衛飛空錦幃石衣冠
何年玉女脩眞去猶有丹光徹夜寒

黃華洞

直下黃華棧橫披碧玉簪憑臨山骨立坐聽水聲和處
處高陰靜年年落葉多前山奔走意都不到烟蘿

重過涿州逆旅贈主人作

往事休題十四年中間消息兩茫然一時人續燈前話
萬死天留世外緣醞酒對君忘逆旅屠羊遲我憶歸田
桃花桃葉年年其還其桃源早著鞭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八

涿州謝吳孟公憶烈水惜別遂八年矣孟公問予

出山之遲口號賦答

當年烈水流離事話到如今有幾時同調偏能爲客醉
中年乍見故人悲鬚眉好在寒燈共肝膽傾來夜雨知
別卻青山多少夢風塵未道出山遲

送許霞城黃門被廢出都

鶴立黃門十四年蹇驢破帽再歸田羨君老母方眉壽
媿我孤兒尙世緣白簡嚴霜飛日下青衫明月到尊前
臨歧共憶當年夢不盡君恩雨露偏

予自壬子計偕寓善果寺東廊四上公車僧徒皆
如舊識老僧朝陽坐臥一小榻予時過從頌古今
來舊寓遂成廢墟闐然榛蕪無復人跡予徘徊久
立乃見朝陽扶杖而出說興廢事相向感慨問其
年七十九矣爲題四韻堅問而去

十年前此憶飄蓬恍惚重來似夢中古瓦夜虛蒼鼠月
滄洲曉散壁龍風人間陽燄生病死佛法浮雲成壞空
獨有龍眉老知識依然煨芋小爐紅

年丈傅寄菴屈鵬洲王昆華倪鴻寶許朗城攜合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一

九

過存丈湛持亦至異鄉兄弟話舊欣然卽席口號
日月光華繞帝城依然尊酒媿深情當年亦有懷天未
此夜能無重友生霜落寒枝開曉色風吹殘角續秋聲
長安世事真如弈獨有青衫尙舊盟

送文湛持閣老出都

攜手擔簦昔出都還朝猶記訪蓬廬十年兄弟頭俱白
兩月平章血幾枯雨露乍零寒霰集風雷經慣曉雲孤
獨留夢卜人情在屬望還如未拜初

送何象岡閣老出都

四百峯頭問舊遊幾年夢裏憶難浮異人面目應如昔
大老龍眉未易留自有五雲迴太鳳且看雙鶴舞輕鷗
片言委宛原難事贏得清風到十洲

舉陽草堂詩集卷之十四

舉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四

十

獄中草自序

鄧自壬戌起家是年十月疏諫留中有權璫姦輔語得降級丁卯魏崔毒焰削奪今上龍飛錄用遺直鄧以戊辰八月奉旨起用十一月丁外艱服滿侍養至辛未丁內艱癸酉冬服闋山中襄事又兩年迨乙亥九月赴補十月十三日見朝而十一月初八日溫首輔特糾矣十二日收刑部新監又逾年丁丑二月廿八日嚴旨移錦衣衛獄焉大司冠以鄧議處鄒大金吾以鄧決去自西曹至移南獄凡四百六十六日奄奄病廢矣存口占詩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序一

若干首後之君子論其世知其人或于是有攷焉

崇禎十年三月之朔鄭鄧自識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五

武進鄭 鄧謙止甫著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閱

獄中草

乙亥十一月十二日蒙恩繫獄夜作

看來無事不平平昏曉經多合此行塵世浮名真是障
聖人憂患可同情雲山夢去人千里鈴柝聲回夜四更
懷古側身何限意悔將慷慨誤平生

次吳儉育年丈韻二首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一

風波飛噩夢猶有故人憐岑寂花前影寒清月上烟文
章矜易誤身世累難鏹老鬢驚非舊星星各問年

其二

簡點三生業孤危百尺桐風高吹宿鳥霜冷叫寒蟲竹
影何妨寺槐陰此夜宮閨參無住義隨處法雲空

夜雪同人小飲談玄

有酒能留雪無梅亦看花寒光宜其領春意到誰家千
里人來夢三生石坐斜玄言添榻拙殘芋幾燒芽

聽人彈琴

時彈羽化
登樓仙

棘人夜語剛鈴鐸乍有清音來貫索一聲兩聲山水間
羣真上下騷鸞鶴瞑然坐對心意忘空山無人松子落
移情直置無何鄉不須別處尋即壑月何淡淡雪何明
相將老韻衝簾箔昨來冬至一陽回何日吹開浩劫灰
聖主如天新解韋春風應拂五絃來

夜

雪花已老琴書靜鳥鵲枝頭都不喧大千茫茫同寂寂
酒人中夜歸無言獨有嚴更聲不斷喚醒了義如風旂
此中自是菩提路指破人間名利藩多年夢寐一宿覺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二

各自冷煖探其原試問庭前柏樹子金身草草誰塵根

同鄭吐穎吏部韻

尊酒相看更不猜燈花挑取其徘徊此中容易能留雅
世上艱難是惜才蝶夢無情人物化彩毫有崇古今哀
從來一夜頭能白幾日霜絲抵落梅

次韻

常時矜涉世到此欲觀心有著拋殘亦無絃撫斷琴霜
花飛棘雨春信逗梅林俯仰千秋意相看一壑深

聽陳秋翁彈琴

法曹霜蕭夜沈沈一曲春回澗底音欲點陰陽方學易
無端憂樂且聽琴何年山水同清事如訴君親未報心
待與呂黎傳絕調不借屈子重悲吟

看水仙花次韻

猶是梅花約未虛別添清照望中舒散將禮佛黃金闍
吹入留仙碧玉裾騷什遠遊寒禁杳琴心欲訴夜燈餘
垂頭童子能相對此意無言亦起予

身世

身世茫茫不自由風塵奔走笑何求學將止觀禪初喜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三

和得蘇詩韻尙愁不盡人情真野馬幾能心事其虛舟
一箇月照寒香淨又聽鷄聲叫白頭

不辭

不辭李白百憂侵獨媿梁鴻五噫吟身後身前三世夢
爲臣爲子百年心天高自遠寒來雁風送誰家夜半砧
記得衡山曾舊約白雲閒處笛聲深

宋王初計部齋中看馬夫人拳石原題云做愿兄
筆意想像當年風雅王初屬予爲賦之

遠山幾片落清芬合對名香靜夜焚話到三生人坐曉

一時滿壁看歸雲遙知得句羸車騎還有傳書通有軍
近覺男兒燒研好祇應閑閑細論文

臘月廿八日爲家君生忌命諸兄行忌祭禮是日
冬盡厥明立奉

幽思悄悄欲冥通夢斷寒光暗曉風書帶只應從地下
椒漿空自望雲中百年臣子悲何極兩日冬春歲未窮
慙媿髫時從訪道峩嵎深處雪花籠

十二月十九日東坡先生生日也且丙子爲先生
生年此中忽忽如坡所云稍爲獄吏侵者至丙子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四

王正三日乃作此詩

歲前逆週十五日東坡居士之生辰今年歲又逢丙子
如公甲子當幾巡當時媚子風雨盡我公生氣猶頻中
身命磨蝎何足異箕風斗日日者論我命非丑身坐寅
繞箕八度疑宿因九年而前歲丁卯紹璫磨牙矜食人
三年潦倒匡廬洞萬里閱歷羅浮春半生虛戴衣冠號
剛月已見詩書陳一邱一壑亦可老如此道人心未了
重爾而來長安道層層羅網張飛鳥浮雲出山意似遲
孤雁寥天胡不早三娶孤女搗婦翁亦有無兄遠盜嫂

從來毀譽本如斯萬憤百憂空草草枕囊書寢鼻如雷
自覺此中常浩浩茫茫重泉豈無告可憑湛湛惟蒼昊
盍歸乎來吾行休珍重慎之勿爲好霜髯灰心不自疑
黃梁待熟幾多時癡兒夢裏驢兒叫不道仙翁指點遲
輓孫大宗伯四首

淇澳先生與家君同年丙丁之際同遭璫禍鄢
傳逮者再既得削奪而先生謫戍寧夏今上龍
飛起廢諸君子先後登朝先生獨不出山鄢亦
憂居比鄰相過從者八年昨歲乙亥先生以枚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五

卜奉召鄢亦以家嚴慈遺命赴補鄢至都門未
一月忤首輔被特糾而先生中途患病欽命至
再趨次都門今丙子正月十三日遂不起鄢蒙
恩在紫微不及訣乃賦輓詩四章先生所著有
洛義四易慎獨義曳尾記前後封事皆必傳者
故輓中及之

大星驚問隕都門童卒奔呼莫返魂書法七年存曳尾
心傳四易見天根人情屬望無窮事天意如教不盡言
早判浮休同一瞬遙知耿耿是君恩

其二

剛及明時到上春
儵然冰玉出凡塵
風雷尙憶從戎事
星日孤縣報國身
千里徵書勤聖主
四朝青史見完人
紛紛車長長安道
誰與先生話絕倫

其三

比屋相依近十年
常隨杖履只蕭然
自從憂患惟占易
不向人間更問玄
恍惚有神通寤寐
本來無路到言詮
如今此意憑誰對
淨月寒空處處天

其四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六

北來聯轡說同流
追數前期未換秋
猶子尙聞呼小友
孤臣早已隔羈囚
行藏草草中宵夢
生死茫茫不繫舟
聞闔電光如可問
爲停箕尾誦離憂

代內寄詩十首

乙亥秋仲鄭子北征內子周勿善也其言曰吾

見子困公車十年壬戌甫第兩月言謫逆瑤羅

織駭浪驚濤子則變姓名稱王小仙遊匡廬羅

浮問吾上奉姑嫜下懷兒女備嘗諸苦子甫歸

賜環兩艱相繼喘息未定榮枯已更人間事大

都爾爾予以君恩再三兩尊人遺命弗敢後也

征途詣泰山覓歸郵寄平安比至京不半月而

家郵至問訊歸期如不欲予來者予頗怪之匪

一月而難作莫謂婦人女子之無先見也翻來

書大有楊朴處士妻之意乃卽其意作代內寄

詩十章訖于登岱志所聞也

率衣回首是中秋江上西飛竹葉舟何事兒郎輕違別

月明千里聽笙篴

其二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七

可記喃喃夜半聲
非關別緒重生情
十年喘息留人在
驗取支離病骨輕

其三

恍然如昨丙丁年
頃刻風雷雨露偏
人在天邊天在遠

一時閨閣不相憐

其四

君家門戶重支撐
話到人情處處驚
堂上姑嫜方定省

膝前兒女又關情

其五

郎在匡廬幾洞天如雷名字幾人傳他年野史尋遺跡
別是人間王小仙

其六

霜風方定曉雲披
棒檄無心更不疑
樹日紫烟廬幕處
至今猶自白雲遲

其七

兩月清華原不暫
十年憂患亦應知
常聽演劇邯鄲夢
願與兒夫進一卮

其八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八

只爲君恩輕性命
敢論微尚惜風塵
金釵典盡供資斧
珍重聊聊報國身

其九

不覺臨歧自黯然
如疑如訴夢魂邊
割愁還有愁如帶
此際憑君誰與憐

其十

問道征車詣泰山
兒家昨夢石經灣
碧霞眞母如相問
願祝征人曉日還

過歲不作詩正月廿五日劉半舫司空示四律恍

然歲夜只覺如昨日耳依韻次成二首

不論守歲亦無眠
靜對爐香起篆煙
踟躕高天縣永夜
低回往事憶當年
同人說夢三生果
斷簡題詩八棒禪
安得山中無歷日
陰陽人道不相煎

其二

殘夜風微葉自吟
一年將盡暮雲陰
都如昨日來仍去
自媿今生浮與沈
幾樹烏棲同客夢
一聲鈴韻喚人心
庚申何處通閭闔
且擁寒爐數息深

元旦二首次韻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九

見說今年歲事新
青衫小帽伴羣真
遲遲未許趨金漏
耿耿猶堪對玉宸
半世浮名添宿障
十年憂患一歸人
天光直望雲開處
莫向人間話苦辛

其二

生涯隨處偶然行
平地風波兩不驚
未化劫灰憑自懺
無端飄瓦竟誰爭
黃粱前度如重續
黍米新成漸少營
雲海多年曾舊約
桃花可與寄春情

和劉半舫

縱有丹砂不駐顏
星星華髮未曾慳
慳湯聽過耳皆飛棘

聊復清心作住山生事春隨流水去幽情月伴夜燈還
連宵夢到人千里如見尊前兒女顏

百牡丹花一枝

花事隨時換春宵容易傷一枝如有怨坐對靜聞香濃
豔題羣玉浮名到洛陽表忠今不作誰與問花王

其二

國色真爲累多情轉自憐清平成絕調幽賞其尊前未
擬人間玩相逢世外緣那能忍不醉潦倒憶青蓮

病懷二首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一

添得新年白髮多兼愁兼病小維摩同人勉強傾歡伯
獨醉欣然掛睡魔不覺中宵仍展轉自憐涉世半蹉跎
三生因果憑分付未敢逢人輕浩歌

其二

春陰春霽看離披總是浮雲變態時花事欲闌如戒色
腰柯未爛不觀棋此生那得頻中酒自古長疑多怨詩
阮籍咏懷陶楚調至今猶自少人知

送賀天游出獄

天游與予世姻令弟阿環予第四甥也獄中相

見兩皆惘然天游先就繫予至奇楊數日會邏

卒伺予飲啄興居皆有籍記兩月來鬚髮盡白

病不出戶天游之雅缺然未有以報今天游蒙

恩成得還拜高堂予頽唐未知所歸送天游泣

然執手以吾壻吾女爲託數年內女且于歸性

慧而淑必能事姑嫜天游愛弟當使宜其家人

予聊復喃喃耳口號四十字幾不成聲

幾能同患難到此覺情真我在懷嬌女君歸拜老親池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二

塘還憶夢雲樹未迷津口寄平安信羈栖舊放臣

拜畢陶廟

罪人遂星寒獨向臯陶拜百拜敢長呼一真禮三界忠

臣心願剖孝子血願灑更不疑蒼蒼恃爾神明快

阮孚云未知人生能着幾兩屐此言慨慷與醉裏

肉生語足相發也予素好蓄佳墨見此中人亦多

有之憮然自笑輒復解嘲

好尙那堪癖生涯多苦辛孩童書費紙老大墨磨人蠟

換新春展糟浮舊葛巾頽然都可了陶瓦較情真

東坡謫居牘云此間大率皆無耳尙有此身付與
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病倦無與往還
者闔門面壁而已又答程天侔云惠酒甚佳牢落
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予來此間病甚儉育年
兄間飲予醉醉則病小減東坡不我欺也口號言
謝

老去兄和弟相看十五年半生浮世外一醉夜燈前病
藥偏宜酒奇緣如遇仙此生隨運轉造物與陶然
雪後看桃花未放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二

春色老寒雪晴光遲曉天幽窗似空谷孤賞亦奇緣草
聖傳中酒花神小待年菱歌如可聽竹葉夜歸船

讀杜陵大末詩

李白千古人是神仙謫陽尋司馬橋常訪丹邱客道
骨與仙風相訂寥天屐塵心偶參差世網遂踟躕于世
了何求悠悠苦相厄杜陵老布衣道破塵凡窄世人皆
欲殺傳與才人釋君恩付夜郎羣公意未釋魑魅獨能
喜未似人心隔楓林誰返魂此意空脈脈浮雲暗長天
想夢還真宅不有郭汾陽憐才亦何益

喜舍弟復止至和老杜示弟韻二首

此處鄉音斷今朝舍弟來方傳途路梗馬首不重迴家
累那堪問愁顏且暫開燭光何處對亦是宿生栽

其二

半世號憂患安閒未有期老妻寄消息莫更浪題詩憶
昨江頭別重陽菊綻時到今春未半華髮盡絲絲

同舍弟看桃花放

高天風急雁行斜燕子喃喃可到家一片彩霞無著處
春風又放碧桃花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三

其二

賞花自合趁花時莫待花飛春思遲可得年年花不老
清燈今夜照華髭

純陽真人像贊

賣梳一節何人梳賣墨一笏何人磨千年常駐岳陽景
千年不返洞庭波真人已去蹟猶在思仙別鶴顏微醺
那鄆曾聞黃鶴叫何年再受青蛇科真人度世行逶迤
老我弟子髡毛幡願移我情歸我宅挈我汗湯超凡羅
助吟不放輕塵暇恐驚龍宮蛟與鼉流水洋洋山我哉

天風羽翰弱水過崑墟玄圃光怪多明珩清瑤拾摩娑
滄桑不到蓬萊頂日月烟霞同寤歌

問劉牛舫病足

此中堪獨坐禁足亦相宜窗紙春風過燈花夜雨遲不
妨留筆札日復養支離饒舌文殊法維摩示疾期

明淵齋看視同陳藥亭吏部分韻得陽字

不盡傷心話相逢一倍傷燈明春坐曉月暗夜生涼片

石蕭疎意孤雲潛蕩鄉且留青玉案尊酒到春陽

道人幸何來徒步三千里相訪嗚呼此亦吾之卓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四

契順也未及書歸去來詞贈以口號

滿眼春風滿地秋道人不能水雲遊桑田幾度還滄海
天上如今有惠州賦得歸來千古意書成揮落一行愁
故園父老如相問白日東坡早白頭

題畫

萬山深處碧雲圍樹樹寒林待月暉一葉孤舟隨去住
漁翁海鳥對忘機

病喉火竟夕不成寐二首

此處那堪病神明了不支愁人偏易老病鬼亦占時裏

藥尋方缺披衣就夢遲呻吟同舍惱誤認作題詩

其二

此中那不病還得病相支月到如來問春寒此一時省
言天意厚止酒自今遲得句如申戒休疑不戒詩

和東坡獄中詩

原詩云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玕月向低夢
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
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
應在浙江西其二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五

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
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蓋寄子由作也舍弟
復止適自家來故相同落句

秋風寥唳朔風淒枯草斜陽天欲低幾樹殘枝飛乳雀
一燈中夜聽寒雞素懷不醉聲聞酒病榻新依法喜妻
聞古直臣心似鏡相看耿耿月窗西

其二

殘冬夏盡又逢春留得浮漚石火身十劫場中誰起坐

三生石上未歸人我今喪我心初寂卿自從卿法更神
筆墨未完書傳續付還兄弟舊緣因

讀蘇集放魚詩云東坡也是可憐人訝此語殊非
本色偶過同人齋中見前度牡丹僅存一枝徘徊
感慨覺坡言之有味乃即原句爲起韻

東坡也是可憐人夢繞雲山湯火身畢竟聲名低未得
至今文字累還新難憑魚鳥供天放虛有星辰到玉宸
欲問桃源津未遠落花流水早知春

同人索書字戲答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夫

都無餘癖尙書淫倒薤離披媿人林過嶺一行看去鳥
臨池幾遍索來禽公孫劍氣消磨盡古史星文黯淡尋
四十五年輪邵子早留大筆醉中吟

春閒

春閒亦復看春忙春事闌珊老夕陽旬日懶人忘櫛沐
幾番小婦問衣裳

侍妾梁氏
時在京寓

病餘并覺鈔方倦醉後依

然知夜長四十三年吾老矣家風空媿白雲房

家君戊申封事

遂不出山時
年三十六

半窗

半窗小影月痕過如此人間潦倒何撫已從來安福薄
對人還自覺言多假修混沌留虛白乍夢華胥出網羅
霄漢高懸天欲近任風波處不風波

湯叔寧司李河南數言事行間三年復以言逮按
恩論救止特命還職監紀蓋曠恩也賦送

三年司李亦從軍四疏呼天天可聞乍與貫城開解網
一時春雨變愁雲家聲騷遠誰尋夢國士壇空幾出羣
負戴君恩良不易功成留取北山文

許大令以詩詞對簿劉尙書陳侍郎吳御史相繼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七

賦長吟送別屬和原詞題蜀粒許粵人宦蜀也

我昔遊峨嵋天梯石棧人畏危尙想磨牙食人肉千秋
而上青蓮悲我昔登羅浮天雞一鳴海日秋眉山學士
珠璣在白蜀來傾萬斛舟白也夜郎猶綺裘坡乎春夢
負飄遊小繫潯陽中令贖歸期百日又黃州已矣二老
之不作茫茫劫火今非昨蝸牛角裏關醺雞蠶觸兒郎
劇作惡太行百折非嶮巇鳥道羊腸在此時誰能談笑
風波際留取絃歌對簿詞我聽君家奏一絃何如治譜
蜀江邊再聽君家奏二絃恍惚耳畔春風旋三絃四絃

寫政成不道還家勝錦城五粒羽調猶疑細忽然天地
飛商聲六絃切切哀且清回首當初蜀道行七絃神聽
和且平厚地高天處處生所以古人不可及但願長醉
不願醒蜀川憑作桐鄉夢粵嶺方期春水明潦倒無端
與君別此絃非續還非絕何年再赴雅川盟思君如憶
峩嶩雪莫論人生升與沈華胥風土較深深不顧秋蟲
衝老耳高山流水無遐心

口成

真似鮎魚上竹竿飄飄身世許誰安無端謔浪猶三嘆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六

聊趣杯盤取一歡天意如何常問命人情到此羨爲官
釋侯云今乃知獄吏之爲貴也信然那知夢破黃梁熟雲散長空宇宙寬

別春二首

煨芋深冬後蕭蕭又別春青蠅宵黠壁碩鼠晝窺人一
室牽舟任殘編斷簾陳陰晴那得計幾看月華新

其二

誰云重意氣此語亦徒然花事經時老春風何許憐藏
身真不易學道媿多年散髮行歌處孫登嘯可傳

秣陵徐中頤從不識面乃再過存言將南歸詩以

送之

破帽殘氈結夏禪多君慰藉一掀髯千秋寂寂懷前輩
時徐以曹心洛先生集見遺中歲星星感後賢漫數舊遊真似夢知
還初服是何年江山未老如相問欲與槭書寄謫仙

送陳秋濤宗伯出獄

惜別羅浮記十年人間劫火漫相煎東坡百日猶逢夏
東坡在獄五月歸而及春宗伯亦在獄五月歸而及夏關澤三生欲問禪寄語朱
明尋舊約可能青史附遺編徵書使動珠江色人在娜
嬛小洞天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九

馬異倩水部以十咏屬和王荅集中原唱題也古
今塊壘那可竟語病中呻吟聊復口次云爾

信陵君飲酒近婦人

聊畧人間事功名視寒暑不有至心人此身泊何所
荆卿所待客不至

伊人久不至千古令人思乃知荆卿客不是高漸離

陸賈不欲數過諸子

陸生識深念藏身得草草數見物不鮮况復人俱老

通德野田荒草之泣

世上無佳人誰解傷心事絮語發幽懷想像寒宵致

馬伏波頗哀老子

人老空復壯官高誰肯哀遨遊須欸段省著馬經來

臧子源爲張超死東郡

可媿懷二心可憎人背面寒潭枯井月肯作波瀾變

司馬德操謂龐德公妻子作黍元直欲來

亂世才多死那能自愛才羨此鹿門侶蕭蕭常往來

魏王分香

仙靈誰位業北明鑒眞誥情種自難灰雄心容易掃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謝太雅志未遂

微尚寄疇昔素心還自將兄曹如可語燒却紫香囊

王逸少覺傷哀樂之致

易賺蘭亭敘難知誓墓文遙情不可抑此意與誰云

有感

自古長安道黃金可鑄人謫仙皆欲殺腐史自傷貧怪

石寒爲骨疎梅冷作神峨嵋天半處誰與話陽春

近懷

了得浮漚物外身南冠經歲夙生因直臨多難思前輩

自過中年望後人司馬橋回應有悔桃源花老未迷津
燈殘月伴爐烟燼迴向心香禮上眞

送郭無傷計部出獄時畢太夫人熊安人猶在旅
舍無傷尙未有子昔人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
足爲無傷誦之得四絕句

五載栖遲惜物華燕雲楚水舊天涯如今不作并州夢
咫尺都門便是家

其二

感激金鷄雨露恩椒觴重與獻慈尊三生夢裏難離別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似我孤兒空斷魂

其三

少婦閨中玉不如今朝更不盼音書縑縑白哲人中騎
果是兒家夫婿殊

其四

我信仁人終有後君知直道定無官邢堪使說從戎話
欲答君恩一劍看

和曹石帆投贈

病憶離騷什令人悵遠遊天高雲待曉夜靜月含秋國

手方難遇才人句易投夢回魂宵宵如到竹枝舟

丙子八月初九日余四十三歲生辰病劇四肢不舉將成廢人因思昔賢四十三致政急流勇退不可得也自賦一首

臥病呻吟夏及秋攢撥深憶屈平愁一句五日風何待四十三年水急流人意閒忙真野馬天心剝復亦浮漚黜聰墮體前賢事不羨孫臏與左邱

病中從友人乞甜水

一春花夢隔雲林何處人歸夏木陰日有嚴霜飛老鬢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三

乞將勺水照清心星河耿耿憑誰問耳目冥冥此夜琴恍惚陶輪移世界不妨常與病緣侵

九月十三日送舍弟復止南歸

耐可星星短髮催茱萸纔插雁行回大蘇口舌應多難小宋風流願愛才囑語長途勞謹慎眼看痛僕嘆厖臚兒曹定是牽衣問見說平安百念灰

九月十八日見菊花

我夢黃花未放時經旬節後重相思秋風老盡蓬鬆鬢留得冰心不恨遲

病中遣懷四首和劉牛舫韻

中年嘲白髮明月照遷稀不覺鄉心遠紛然旅思飛南山荒未理夕露願多違滿日昏鴉集誰令野鶴歸

其二

耽憂將闕歲伏枕半年餘總是浮名累方知學力疎空身尚在埋藥病難除浪憶前生事寒山寫道書

其三

骨相寒如此那看想玉珂心灰殊未晚腸熱竟成魔落懷千古悠悠付浩歌聖賢多寂寞只似夢中過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三

其四

媚獨平生意吾將誰與鄰支離慚養德手足已難仁幾析微言義空留大患身柴桑人近遠何處武陵春

病中示詰兒

夷險經來盡偶然病中款款覺情慳才名自古原多誤道力于今未易全寄語真同懷夢後傳餐直似享神前

此二語非繫獄中人不能知也兒曹未解三生義此是三生蝶化篇

與石帆夜話二首

燈寒聊絮語相戒宦途艱那得依初服白雲盈故山急

流誰勇退倦翼幾知還况是經憂後求仙不厭煩

其二

微名爲我累多病未身輕悄悄寒殘篆悠悠坐五更因
參浮世變想見古人情何處雲卿舍逃虛是養生

倪樸菴年丈生日

與君同此地前後闕生辰那記生前事長留夢裏身時
艱憂聖主國計謝勞臣贏得冰心在風流麴米春

病懷四首

沈疴經半載獨有牀席親坐月緣非偶披雲復幾人交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五

游論往事恍惚似前身尙媿鄉心在三生石未陳

其二

病况那堪久且當憂患時生涯無不可俛仰有餘思天
意成人厚凡情到悔遲心空殊未易龐蘊是吾師

其三

草草行藏事皆因少讀書謀身真太拙觀世復何如已
是風霜後將希漻沆初滄浪有漁父始覺屈原疎

其四

不聽至叻教果然嬰網羅時賢憎鬼樸人道損天和荒

徑懷殘菊清江老釣簑前途誰泊處昨夢白雲窩

病思二首

不經憂患劇輕說古人非我愛接輿子狂歌與聖違峨
帽千仞絕江月共明輝鳳老人間世遙空一鶴歸

其二

曾聞蠟燭澗

在太和中

中有至人居藤花抱幽壁三界冥所

如寄言媚學子空山無道書我知世諸有聰是道之餘

聞砧

幽意透寒砧都忘夜色侵病懷魂悄悄人定息深深新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五

月來相伴殘香縷未沈聲聲如指點領畧道人心

對鏡

摧殘人易老對鏡遂幡然手足幾成廢憂虞枉自煎可
能當帝鑒終不受人憐九廟神靈在孤臣敢問天

埋藥

深媿支離養誰能混沌藏楊前訓獄吏枕上拜醫王止
觀真良藥忘情是禁方敢云弘願在四大作繩牀

長兒珏自家來省詩以示之

兩朝封事一身輕長憶垂髫蜀道行憐汝依依應有意

愁予渺渺欲忘情風烟極目傳三輔霜雪談經坐五更
囑與辛勤存世業雲山猶有未寒盟

送次兒詰南歸十首

兒從余北來余即蒙難長兒珏迫欲來余寄語
令畱鄉試今場後來余令次子歸侍母吾婦迂
寄吾書曰憂愁困苦一年中皤然遂成老嫗若
丈夫之志定不當爾乃吾手足攀廢何止鬚髮
之皤然乎深媿其言次兒辭歸亦復凄然有兒
女之感手不能書口占命長兒珏筆交付之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五

憶汝生時我謫歸去年北上泣相依詎知出入囹圄地
早鍊人問憂患機

其二

經年愁思幾曾閒獨有途中禮泰山多少文人遊未到
兒須常念石經灣

其三

何苦輕輕棄薛蘿茫茫宦海闢風波只如海外攜兒過
瓢飲輸他春夢婆

其四

仲子從吾已一年長兒將母命來前便令仲子歸寧母
付與藏書第幾編

其五

寄言汝母更無他什誦梁鴻五噫歌十載同憂經歲別
攜家我自媿東坡

其六

從來家累不相牽獨有雙雛夢裏憐
爲三兒生入峯陽
兒發七歲皆能文
也此後不須頻寄課文緣誤我滯情緣

其七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五

前忤妖璫後忤權區區銘石亦堪傳丁寧莫墜家風厚
祖爾封章日月懸

其八

年來文事更無憑莫徇時流話愛憎藜火暗留燈一棧
冬烘隨聽紙千層

其九

立身惟介道惟和處世惟謙忍辱多御下以寬迨白儉
窗陰開帙莫跼蹐

其十

小小英雛十五齡今朝惜別嘆伶仃讀書得處如懷寶
慎莫令人羨寧馨

弟倩吳載颺爲余北來賦驚疑憂慮感憤悲愁勸
勉十絕句輒以四不字答之

衝寒兼迫歲一見慰離憂我自慚坡老君寧讓少游書
生真大膽華胄耐窮愁十字詩堪諷蕭疎萬木秋

載颺原韻附

幾年相對玉壺清山墅書堂識姓名猶記傾都爭祖
道何來消息使人驚

右驚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天

當時緹騎尙虛傳屈指如今又十年鄉里瞬來多浪
說支頤且欲問蒼天

右疑

有子提攜頭角新相隨少女正初春可憐今夜燕山
月竟作風波會裏人

右憂

送君直上五雲中滿篋圖書滿袖風那便相逢秦獄
吏可能隻手話孤忠

右慮

膝下何年鹽絮吟庭前玉樹憶森森大家欲草授兄
疏不覺中年白髮侵

右感

誰向將軍借寶刀青萍到此不應號終風苦雨寒鈴

夜一卷離騷伴濁醪

右憤

逆璫偶剩一頭顱又與當朝一品呼忝卒兒童知墮

淚衣冠何必有吾徒

右悲

才名多謾合憂虞聽得中閨囑小姑名節文章真是

崇兩家兒女好頑愚

右愁

老子憂患病于貧亦是三生舊業因學道多年應得

力一番寒骨一番春

右勸

莫把丹心付劫灰世人欲殺恰尊才風波百鍊神魚

網况是唐虞白日開

右勉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天

聞峯翁內兄繫獄賦得十字絕句爲贈或云犯赫赫
之忌此足爲累當焚之者使僕以峯翁累僕何憾也
峯翁世以廉節孝友著聞初傳蒙難鄉村父老負擔
兒童無不墮淚而吾鄉衣冠或不然聲勢所移夫何
足怪聞閩中蔡端卿至其疏欲捨身訟冤而江浙遠
省爲峯翁焚香祈安者尤不可勝數吾鄉舊名忠義
城雖近年風微道喪陳少陽先生之祠寧不過而增
藏僕一介書生何足有無正恐十絕之章未足當常
安民之片語也昔人云聊以志吾私僕則聊以識其

非獨吾私也云爾崇禎丙子中秋日延陵吳鹿虞載
颺甫識

丁丑二月初六日雪後送載颺南歸

前日喜君至俄又喜君歸年來門祚薄骨肉重相依曉
雪清行色晨光動翠微難提揮手意天外幾鴻飛

呼吸

呼吸誰相待沈沈病思稠一巡觀化到多劫耐情留已
覺形如寄安能累盡休雪腰與木脚慚愧至人儔

病語四首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三

風起塵飛劫劫忙百年彈指莫商量瓊臺玉宇長如在
我欲清虛謁九皇

其二

流水桃花隔幾年翻飛塵界苦無邊眞人有意相提挈
洗濯凡心答上玄

其三

那敢輕忘多劫因乍迴碧落五雲新人間一夢沈沈去
撒手歸來拜玉宸

其四

玄鶴飛飛禮上清玉華光照綠雲英眼看浩劫匆匆換
耻向人問話不平

小定二首

劫海波翻沸清虛只自如神廻無色界光滿法王居敗
葉隨來去浮雲看卷舒委形本非有何處不蘧廬

其二

生死眞如幻冤親何許論偶然相值處條爾已成塵欲
破三生夢聊酬一報身華陽天不夜萬樹碧桃春

朱翠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五

三

世事只看朱翠鳥閒心長寄鬱孤臺天津老了人何在
一片白雲歸去來

夢中句

一聲鐵笛下雲洲吹破江天萬古愁杯酒不空人欲去
青青柳色尚樓頭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五

後獄中草自序

詔獄溫必死予矣賴聖主赦金吾無致斃至今絳餘生實聖主之賜也初有奉御批感激詩已而病劇潦倒雜然口占長兒珏長齋侍疾亦初學詩常令和韻猶之長公海外無聊之態也適家書來云勸止酒願如劉伶之婦勸戒詩願如楊朴之妻病中欣然以爲可聽命珏悉簡舊稿棄之珏乃次序成帙附于前草之後嘻吾之詩將無爲俗之酒乎只則處上之詩倡狂愛咏而一不傳于後斯可矣

崇陽草堂詩集

崇禎十一年三月之朔鄭鄭自識

崇陽草堂詩集卷之十六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常熟馮 舒已蒼甫閣

後獄中草上

崇禎丁丑二月廿八日自西曹移南獄聞當事者必欲殺我跟蹤就繫問口占遺囑付長兒筆受仿以韻言四首

噩夢無憑次第移西曹經歲又南司形骸久判原非我業識相牽到此時白社心空歸去早黃梁湯沸醒來遲

崇陽草堂詩集

當年不聽真人教付與行藏歷歷知

其二

口占遺囑手牽拘筆墨雖拋意未虛莫忽文章憎命達好傳忠孝即吾書幼雛愚蠢叮嚀去病婦伶仃憂患餘勉矣兒曹勤善養白雲嫺我不終廬

其三

中年英氣卽愚頑不識茫茫行路難雅志暫來霄漢上投身已在網羅間早思今日能經獄何不當時便住山長憶過橋司馬悔僕人一語濟時艱

其四

中宵簡點業因何何故重重墮網羅只爲浮名增障厚
亦因口過積讐多怨尤俱泯知天近憂患無方學易過
四十四年今勘破朝聞猶不恨蹉跎

端硯銘

周方雌比部舊託許之未了了此吾意中無一事矣

是其爲質溫以良是其爲體直以方既追既琢乃成章
含弘虛受道大光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是惟君子之藏

崇陽草堂詩集

予之冤陷行道之人知之而權門鷹犬輒言聖怒
以脅問官必欲殺我而後快體仁特以其門人董
琨爲大金吾收予後監不令與官犯同以刑部監
緝紳鱗比耳目叢集而欲殺予于錦衣獄也先命
琨具病疏意得嚴旨卽益死予聞票如體仁意忽
奉御批責令調治又云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乃
知聖主未嘗欲殺孤臣也病劇中感激涕淚啜啜
指點得五十六字示兒

春宵寒色暗心驚湯火魂飛命早輕自分孤忠捐萬死

獨傳聖主惜餘生杜陵何處憐才詠魯國空聞男子聲
謂周方雌比部聞已謫三生總無繫君親終古未忘情
旄患難意極厚也

丁丑端陽日錦衣衛獄作

昨歲西曹始病鄉再傳佳節重淒涼半生慙賈子年老
一縷愁隨午日長遙嘆龍蛇爭競渡還憐蕭艾幾留香
孤臣續命知何日生死葵心付太陽

僧大遁年六十七矣走三十里訪予獄中一見泣

然遂言別命兒簡存香帶一圓典三金爲旅齋費
知弗受曰一瓢行脚安所不得食哉其來也可感

崇陽草堂詩集

其辭也可敬其言更可想也乃口占一詩手久癱
廢託鄉匡毓年兄書以貽之兒子珏亦作五言短
韻書之扇尾昔長公海外時命諸子作詩病患中
亦復藉此一欣然也

南冠閱歲葛衣涼飛錫剛聞老衲香重繭驅馳輕道路
大千苦樂共禪牀相看滴淚同咸棒一笑心空是藥王
好去山中儲枴柎夢闌煨芋白雲房

和同舍韻

莊休閱世書萬物同一馬不見日月遷況乃山川藉其

有憂患乎聖人作易者君恩賜餘生猶願數年假

其兄初學詩押韻字韻名高天所緒殊可教也除
語未人格戲爲點定并疊三首以教之

世法子何歸紛紛同野馬官重肉難飛名高天所緒漁
人去不著寧無問津者螭角定非真桃源定非假

其一

濠上魚知魚獲下馬非馬一竿垂釣清九辨朋其結我
懷在素心五月披裘者道逢販金人勿與論真假

其二

其陽草堂詩集

誰能學屠龍且須用害馬金門驕駟人不異刑徒藉此
身爲大患及第心空者何處不義皇已告風塵假

讀東坡詩

大蘇詩格勝迴薄驅長風淵泉隨地出孤鶴摩天空有
時拈梵諦偶作詠諸雄不數三賦重况復餘子同何心
經慈母才大天所窮淪離海外垂死語盡工追陌淵
明詩千載企此翁安得一尊酒常置五柳中承明曾幾
日流寓則飄蓬長相金華彥耐與山鬼逢不以彼易此
所以爲坡公

又韓前韻教其兄

坡仙有詩教離騷與國風苦言非關學珠隱光將空若
言非關才龍泉誰爲雄初盛與中晚一朝猶不同寒瘦
與輕俗咄咄幾平窮所以作者徒苦心未必工三百篇
之遺獨有杜陵翁晚年勤追和欲往柴桑中向矣愚公
愚伯疑麻與蓬獨有春夢婆願與長相逢行行謝筆研
題我負瓢公

又韓前韻教兄以知此道之不可窮也

文人定常在懷古幾清風寒芒起頑懦浩氣澄虛空夫

其陽草堂詩集

卷之八

八

子百世師李奪眉山雄四十竟無朋當時一阿同才名
天所忌固應與之窮亦百窮不盡窮友多奇工出處誰
與其自比香山翁垂死無一隱絕勝玉堂中當途欲殺
者蕩若秋風蓬誰知千載後願作執鞭逢獨推淵明問
此言良至公

東坡海外云與過子如枯禪相對有韻必令過和
之予錦衣獄中獨珥從粗學詩有佳句亦爲欣然
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案有餘紙遂爲書之
經憂皆絕境小適未開襟強作冰魂佛無如霜髯侵親

明鏡照世父子自同心始識東坡老枯禪海外吟

適看月又燭前韻

盤輿扶日月寧寂在坡襟星漢天光近風霜歲事侵本
無適俗韻自有未灰心幽病出歡趣兒曹相短吟

覽玉兒詩戲筆自笑用韻

田園隱望粟牛馬謝襟襟又作文纓繞將無世患侵重
憐喻面色長憶屢厚心何處無儻耳歸來春夢吟

小山玉兒自作相之

午倦昏昏雨納涼蓬窗雨打落花香年年人老陰晴事

吳陽古堂詩集

卷之十六

七

付與黃皇一夢長

見月坐至曉

清風開宿霽澄月過幽鮮自古常如此于今幾處圓孤
光留夜色待日散朝烟憔悴憑誰卜離憂欲問天

一笑

生平眼一笑常自置遺編剛得前人拙都非時世賢安
絃懷靖節落子憶坡仙更有嵇康懶無端只晏眠

寄家書作

獄中不免寄家書可得梁成奏玉虛未有嵇義舉作頌

不逢魚鮓亦愁予十三世往書都廢四十年來銜總疎
傳語頭皮還木強老妻今日學詩餘

初秋

蕭蕭秋色淨居天芳草王孫不用憐真覺此中無一事
譬如世外定千年升沈小歷都如是榮辱何嘗任變遷
天許更生尋道侶匡廬尚有竹林煙

和玉兒韻

未消炎暑亦知秋夜半蛩吟似叫覺起坐不孤涼月照
遶牀尚有濕雲流道山石老泉常笑故園林深竹室修

吳陽古堂詩集

卷之十六

八

人事勞勞吾已懶冷然一鶴御風游

請離騷

天問問天天可問獨醒吾自與誰羣蟲吟木葉淒風青
吹續離騷不斷文

予觸權網親戚交游無不下石以易權姦之一盼

周方崕比部獨以世講存存無毀既奉差出都前

遣一立玉硯云出自東海山中色正黑光理縈然

時玉兒獨相從乃爲之銘命玉工刻之卽以與珏

且并詔珏之子若孫銘曰

東海之精玄音瓊寶敢比於玉言守其黑患難之中維
君子德

選蘇詩至迴文絕句雷生云古人坡仙外不多有
今人絕無此體殆不可爲也其然豈其然乎戲成

三首川豔體破詩皆豔體也

雙成夜譜題寒月曼曼雲鬟繞暗香窸玉洞天瑤宮冷
步虛吹遠佩明璫

其二

人如玉半紅生頰韻比花憐懶書顰身傍夢雲香西片

崇陽堂詩集

春遲暗點淚沾巾

其三

生憎可是腰初瘦夢裏愁煩奈若何清韻獨憐秋寂寂
月明偏過夜雲歌

七夕戲成二首

片石支機千古思五明雲錦一絲愁不因帝子仙才使
那有來樣博望侯

其二

銀父沿溪上下忙只爲牛耳費平章天河夜夜常如洗

帝道清流伴七襄

口號

雲水生涯雙履晚彈隨風味一生酸朝來白飯平生業
露坐科頭管幼安

自書

蠟展苦廬十四春牀頭本子腐儒身不更兩獄清霜曉
未是人間曉事人

大道禪師於六月初三卒於寶應舟中去其住持

叢林三日耳嗟乎師爲我北來而師遽逝也歎哉

崇陽堂詩集

乃爲位而哭之侑以輓章

二十年來方外侶三千里問獄中身鬢眉幾輩誰存舊
軒冕盈途無此人石火電光塵世夢孤雲野鶴夜臺春
昆廬本願應無盡倒駕慈航逆問津

秋坐

雲意憑來去天容只自如孤明秋月澹深寂夜窗無語
子論文後枯禪定息初都無哀樂意一榻寄蘧廬

片雲

片雲點綴亦清虛夷險繇來本自如只合酒杯留濯沌

可能寤寐到華胥坐來小劫心常定話到忘言病亦除
萬里澄澄天一照牀頭拋却志虞初

寄內 內子周從事內典亦有年矣

悲秋白纈又垂珠明月光陰共卷舒與子別時今幾許
愁予天際定何如息機隱几應同榻無用長年獨愛梧
龐老家風真脫俗不妨兒子事農鋤

追昔

垂髫從宦識神京感慨當時事幾更萬歲嗚呼文母壽
八方海晏聖人清人材加意留忠厚天道何私別聖明
吳陽古堂詩集 卷之六

四十年來成往蹟蒙臣未敢話心驚

蓬舍如船因思昔人權牽一舟于岸上佳政無不
可遂爲日號

譬似牽舟一葉過卜居非屋亦非河不堪鈴柝催眠早
猶有枯樗入夢多學易幾年方見聖題詩百日本降魔
皇恩見說深如海肯放孤臣老薜蘿

讀仙傳

霞漿丹粟閻仙兒絕勝侏儒飽死時歲歲松風奇絕處
蓬萊頂上拜眞師

日號

銷歸綺語兔毛塵看破蠻爭鹿夢新願傍諸天依十地
求名弟子淨名身

百苦

百苦聚成世五情互相吞纏微不可解柴棚以自封誰
酌清冷淵依梯兀聿峰聰明多近死吾道拜猶龍

秋夜

殘燈此何處感絕不知清月照離人夢秋生道樹聲蕭
蕭人耐病耿耿夜將明何日高鴻去無勞弋者情

吳陽古堂詩集 卷之六

喜聞舍弟臨止入泮

有季傳來小試還江南春色一枝攀不孤地下見時望
且破閭中此日顏門祚近衰思後勁家風未墜記多艱
可能再續當年韻調唱梅花坐故山

李衡嶠黃門疏兒救自西曹承恩得還卻寄

直道于今未易論昌言猶有出風塵何須識面稱知己
冷看逢時多故人衡嶠乍開雲嶺暗西江縣映玉壺新
不疑寵辱尋常事總是君恩處處春

劉念臺司空承欽命來展言事切直子告復上疏

糾溫體仁且訟予誣得爲民去

事在丙子秋

掀髯偏見重獨有蜀公前便觸當時忌方知百世賢蒲
輪如逆旅小帽返雲泉只此行藏意誰堪共簡編

傳有君黃門疏救予有云如嚶某事天下孰不知
其冤體仁怒亦下之獄

丁丑五月

黃門竟入獄竊得路旁誇迥絕西江色真成道義家致
身臣子事急難古人嗟耿耿心如對冰壺坐月華

黃石齋宮論特疏見理體仁欲并陷之賴聖主弗
罪也

吳陽黃堂詩集

卷之十八

十三

患難不須救吾自全吾真慨懷率所語如君能幾人是
身同敗葉蟬蛸爭秋春惟育不欺實灰劫未可淪兩家
憶高堂遊子涕如新當年多禮數恍惚疑已陳安得起
九泉跪我膝下論唐堯剛定歷正及中天辰勉結珪
璋行使天下清生亦吾所愛未敢愛其身不盡低回意
千秋禮直臣

近日

近日賢豪語吾聞誦括囊候蟲占序變望草松時涼尾
在應餘毒身空尚嫌藏灰心多難後非謝養芝方

自問

再奉傳宣到玉京一辭邱壑媿初情低梅有約應相美
怪石重逢可受盟豈敢卜居分瀾濁不應攬轡說澄清
故山柏子如堪拾爐向寒爐問更生

經年

西曹南獄兩經年人道陰陽未肯偏穉子淒其矜愛日
繫臣僚倒政憂天開將寵辱憑人換癡話行藏合自憐
冤對多生彈指事玉樓丹鼎尚依然

奚囊可存十餘金奴子廉芳盡竊而走從此薪水

吳陽黃堂詩集

卷之十八

十四

無所謀有飢寒之憂矣

久病深煩尺寸扶如卿所取亦錯錄龐公只合空諸有
蘇老新來率已無世上攫金皆俊傑殿前飽死嘆侏儒
蕭蕭薪水都如寄僵卧袁安雪未枯

舒卷

舒卷雲霞幾色鮮人生意氣亦徒然長空儘道無來去
新月于今有缺圓何用幻中添識幻不來全處得真全
遊仙未是繁華相歸去天門埽葉眠

絕糧幾不火食小貧無應者同舍有以冰酒二醢

鷓鴣雨片爲惠欣然謝之

秋深無處買綈袍
浪說人間烟火勞
未怪淵明甘乞食
何來公瑾得分膠
飢驅誰往空盈菊
消渴多愁百啜糟
時節又逢重九近
恰如寒食耐蕭騷

丁丑重九日次韻時病纔初起強作字

簡點生涯幾皺眉
不妨久病亦相宜
乍驚白露催寒候
又判黃花比瘦時
未改童心仍把筆
可緣老閱強裁詩
年年秋氣添搖落
何處登高賦所思

懷遯園二十韻

吳陽山堂詩集

卷之八

五

人生多故大不如枯木竹石兀兀然耳
遯園多良友嘗欲彷彿川集題之三徑
草創未暇也病中漫懷卻寄聊志遊魚高鳥之思
比於攀枝執條之感

石

多時別石丈冷意常相寄
米顛袍笏輕蕭疎
兩年棄生還得重逢科頭酣半臂

梅

歲歲賞寒芳
兩被春吹去
春信幾時來
梅花定和許
濯

曉老冰壺他年吾與汝

桃

豔絕人間世
輕風放小桃
一枝春寂寂
仙洞碧雲高
收拾湖麻飯
臨丹取次勞

木芍藥

花王表忠諫
尊重小山深
人在長安市
狂呼幾醉吟
夜郎無芍藥
詎肯怨知音

杜鵑

有鳥蜀山啼
叫盡行人魂
山花獨靜然
此意如歸客
參

吳陽山堂詩集

卷之八

六

差待水湄何時期岸幘

蓮

當暑亦寒清
不逐春榮伍
微風吹晚香
玄珠爭南浦
空色久已澹
蓮子心何苦

桂

聞說天家種
飛香生羽翰
遙知故山滿
此際月盤桓
招隱何人賦
題夢廣寒

梧桐

最是傷心處
梧桐一葉秋
深閨分夜織
嘶月老邊愁
總

人離人夢誰題屬國憂

橘

嘉樹比伯夷襟服以爲像綠葉分素榮曾枝刻相向楚
頌與蘇亭我懷其所尚

松

柏臺霜氣淒松風夢臂在相逢白服人絕勝秦封岱孤
生不自憐蕭蕭雲霞滿

柏

迢遞衙門下蕪葭秋水涓年年嘗散髮坐此一題詩那

崇陽書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七

得無相憶庭前柏子垂

蘭

雲幙小臺輕春容時彷彿芳草可無根冰華自相拂微
風動幽香此際青青不

竹

何可一日無兩年成遠別意氣未云勝其此冰霜節疏
風零露微念茲心如悵

薜藋

素質本無染幽懷未相疑盟心迥如對耻與衆芳菲曉

露纖纖摘流雲澹澹隨

婆羅樹

一寸寒根植栽培十五年遂干天漢氣上與碧雲連物
生果有時敢云造化偏

方池

方塘似明鏡領畧對清深臨流徙倚照白髮已蕭森自
此南陽卧不爲梁父吟

魚

藏淵苦不深所幸無網罟小小歲清池亦云得濡煦三

崇陽書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七

門慎迷津無使風雷鼓

鳥

卑棲真可樂一園儘藏身但使鴟鴞避吾生飲啄馴何
處關關語攜羣呼早春

鶴

此夜月明寒鶴立清池下中宵不寐人是我同流者獨
醒良自難夢去松巢也

佛燈

遶園深絕處一點佛燈明不爲陰晴換寒光常自生維

摩無盡義彈指照平平

雜咏二十首用玉茗署題體爲七言耳

李衛公參竹童子時竹裁數尺綱維日遣報竹平安

薄袖寒雲縈遠風不堪存色闌殘紅清聲歷歷如相報可有知音李衛公

自香山不應繁知一清詞

千古風流未易題劉郎刪贖四篇詩蘇州刺史真才子

閑筆寒江洗豔詞

吳陽言堂詩集

卷之十六

九

怪哉

漢家馳道填秦封猶有精靈出故宮蠶室到今留史記可消筆研酒池中

老子官中家貧無有役使

蕭然獨立即官箴去住隨時不碍心若爾相從安息國還教計直付黃金

曼倩種吉雲千頃

九景山頭五色烟吉雲千頃露華鮮天風遲落桃花片

惆悵金門十八年

侯真人云天上無懵懂仙人

仙有聰明還道障人能懵懂卽仙人世間何事最相悞識字爭棋冠帶身

王右軍三十七歲書黃庭經感空中語

豈爲鶻羣換寫經年來嘗自讀黃庭書成感得空中語俗間天台第幾星

盧氏啞婦愛生於心不覺失聲須臾丹敗

名教雖圓道未真華陽別自有冬春五情方採三生夢合受人間無量身

吳陽言堂詩集

卷之十六

十

侯景先嘆紫玉燕釵

典盡粧奩典玉釵失機落節使人哀兒郎薄倖知何處明月照人空鏡臺

符載所寄劍神光照夜則晝後遇寒食爲人剖

一棕劍遂無光

虹光欲向斗宮飛砧几人間願重違塞默精神憐復笑自須天外切雲歸

唐文皇敕天下訪獅子聽得于朝邑市麴家挽

磴

何必老來矜坎壈中年多少嘆灰顏天閑雲錦知無數
肯問前朝挽礎材

賦得樹老無花僧白頭

感慨生涯三十年木蘭春色幾迴妍老僧不著閒煩惱
散落天花雪滿顛

睢陽老從事投劾

少小才名老阿同迥然身在古人中羸將投劾千秋意
不碍他年東府公

子瞻自書海外八賦無一字差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六

五

茲遊雖復冠平生那得都無鄉國情衙居雲開滄海度
蛟龍深穩不須驚

橘中叟嘆不得固蒂深根

玉塵九斛非難事霞寶雙庖亦易尋固蒂深根那可得
拋開棋局碧雲深

白衣爲李王孫吹玉笛

一曲能停萬衆譁王孫雅致亦堪誇不辭付與天家調
風破寒江飛紫霞

契盧從棒子得遊稚川

偶然不作塵中興便有玄期天外來一息稚川遊已過
商山棒子幾時迴

漁父語王評事几子所需我當給子

惟有貧兒堪給富幾曾豪貴得周貧雲霞烟水渺無際
白鹿終南洞裏人

野叟答孔侍郎從不置雨具

閒閒半榻了餘生一任浮雲換晦明方信人間本無事
不勞鐘鼓報新晴

蝴蝶夢爲莊周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六

五

千言齊物論難窮遣似翩翩戲曉風今古悠悠誰大覺
鳥啼花放法身中

雪後和東坡韻二首

朔風寒入敝裘纖人到愁中候倍嚴誰合丹砂雲母料
天分素供水晶鹽孤鴻夜唳低橫陣小鳥朝飛墜短檐
猶向雪堂懷險字芋爐呵禿凍毫尖

其二

五顏未敢羨寒鴉待曉平分轉日車幽夢經年吹柳紫
先春一夜放梅花此時思婦應停織何處征人不憶家

爲問小樓人似雪紙窗題竹幾枝叉

又疊前韻

飛瓊亂點玉華纖大地冰帝骨相嚴吏部囊邊堪借酒
女郎吟案幾輪鹽懷仙絳色分瑤島問世銀光富草
多少夜深人寂寞紅爐未煖鳳頭尖

其二

曉看朝陽照睡鴉乍回寒色五雲車塵中是處驚飛夢
天上誰將看落花鴻爪暫留沙塞跡鶴翎還駐玉山家
不疑清淺滄波冷自有漁翁閒釣叉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六

三

覽珏兒押險字亦可喜又疊前韻

繁華世界太廉纖純白粧成作妙嚴悟徹天心空卽色
淡看世味水中鹽瑤池解佩雲圍袖帝網交光玉璽權
便是海山定奇絕蓬萊頂上壓松尖

其二

雪後雲行似亂鴨回颺白鳳碧幢車飛仙結隊人如玉
說法浮空天散花小水游魚疑聽瑟深深林歸鳥欲迷家
人間試問鳴騶客何似山中挂短叉

立冬日和韻

霜葉將秋去蟲吟四壁虛浮生如旅寓何處不蘧廬病
鶴難求藥聞雞亦起予故園小春日華萼幾枝舒

得家書

一夜風吟秋樹深孤燈寒影對沈沈天高露滴關河壯
地近邊愁歲月侵每話音書時極目非關節候重傷心
平安解盡羈人夢何處猶聞夜半砧

家書云邸報傳予死矣家人皆哭成服頗與坡老
都下傳死事類口占寄兒女誦之

南來笑語客心驚始信東坡得我情疾病人傳真已死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六

五

飢寒自亦厭餘生夢魂似鹿神原定鼻息如雷命早輕
何必中途逢子厚道山應有白雲迎

里人楊某入獄慰存袖芥茶爲遠餉徘徊至泣下
僕平生子鄉誼不薄及門者尤多患難皆避若浼
獨細人能存直道可感亦可嘆也于其歸也詩以
贈之

愁中喜見故鄉人病裏逢茶亦道親多少衣冠皆遜迹
誰令潦倒慰迷津芝蘭有種春容靜薑桂無涯老意新
歸去兩人如問訊蘇翳剩得再生身

人嘆

人嘆人憎亦自憐
兩年寒柝夜蕭然
半生猶負盧敖癖
萬卷空餘神會禪
山北詠真愁漸老
牆東避世定須緣
遊魚高鳥無窮意
遙指雲霞若木邊

瘦鶴

瘦鶴供餐未當葦
幾餘焦尾又重焚
海山消息留空院
松桂栖遲憶暮雲
安得無身纔少累
只憐有子尙能文
人間漫爾傳名姓
慙媿烟霞木石羣

示兒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六

圭

古來成敗真難覩
閱遍興衰盡偶然
舒卷閒雲憑造化
栖遲卒歲憶林泉
出山自昔無嫌晚
蹈海何時得所便
兒輩偷安宜猛省
一犁煙雨足春田

世間

世間豈有揚州鶴
名盛真如丙穴魚
安得藏身同尺蠖
何須小智問黔驢
山中面壁拋腥史
天際凌雲聽子虛
人事早知容易了
夷光原自讓蓬餘

東坡海外逸事

海天風景果稱奇
勾取坡公玉局思
公意吟詩本無奈

人嘆無奈好吟詩
握拳透爪平生意
嚼齒穿齦百世師

塞默當年背紫客
不如烏喙話相知

次馮已蒼韻二首

兩歲南冠又閱春
一燈小語問愁人
青山冷落遲歸客
白髮蕭疎老此身
良友相逢花入夢
奇情欣賞道爲鄰
清尊寂寞空殘夜
何處消除舊葛巾

其二

世事相看合共栖
初平黃石子卿瓶
興衰丞相飛金鳳
王霸兒童逐寶雞
漫說莫輕三戶楚
到來肯擇萬家齊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六

圭

何年老我雲卿舍
史漢都拋只置犁

丁丑除夕同馮已蒼

真似牽舟暗水濱
又如老衲閉關身
寒衾尙作春前夢
短髮重看病後人
有酒不妨隨便醉
藏書何處肯辭貧
三年歲事愁中過
又聽兒童拍手新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七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西江傅朝佑右君甫閣

後獄中草中

閱盡

閱盡人間事無懷勝一籌存機終自累圖智幾時休天
道參差報良心忍耐留朝饗兼暮宿此外亦何求

丁丑臘絕糧親知貴遊無相顧者獨一友致五金
卽償煤牙猶有餘逋無以卒歲忽徐君從不識面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一

以十金至則三我蕭子之初寄也嗟乎蕭子窮矣
又寄我窮坡公有言其窮豈有量哉感賦寄謝

卻寄真奇絕迢遙贈酒資何渠便相累于此見交知下
石狂成癖引嫌賢所師炎涼看世路轉覺惜君癡

惆悵詞十二首

大易繫悔聖賢以之文選賦恨豪傑多有關乎
事理雖鉅語于性韻未諧輒以閒情旁拈逸事
非憤非悲義有取于惆悵不詞不賦體聊寄于
短章作者猶存未盡之思讀者不作害辭之意

無衣卒歲有酒寤歌云爾

鄭侯遇懶殘

謫籍何人卽次遷一聲兩聲歌韻殷可憐未了燒梨債
領取今宵煨芋閒

嵇叔夜得石髓化石

散髮長吟逸志深廣陵誰復問知音仙凡亦豈爭餘瀝
感得千秋介石心

丁令威化鶴歸來

無情那許作神仙化鶴歸來未了緣城郭人民常自換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二

一聲嘹唳入青天

十八年不識歲星

詎仙只似話池灰阿母相期駕鶴來遊戲殿前如舊識
方知漢武是仙才

羊欣覓右軍書已拭

世間靈蹟不可住天將雨粟鬼泣注老子能留無字文
惜乎欣也失奇遇

米顛爲楊學士奪石

一邱一壑吾頂戴顛去顛來憑自在果然得遇同心人

奪取機鋒亦堪對

邢尹相見

人間何處有心知
邢尹相看此一時
不是精神憐塞默
天教分付阿儂誰

徐報使至止得一見

風前玉樹恍依稀
人到相思百感低
可是桃源杳無路
清溪一道白雲圍

昭容品詩一紙飛墜

文人伎倆不須疑
雙壁遲留自是奇
畢竟夜珠明月在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三

香山丹敗明日忠州除書至

海山別院已相留
塵事悠悠易白頭
莫道除書相悞悞
教君迢遞識歸休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憐才不是用才時
徙倚臨風重所思
儂亦星星華髮變
十年那易說前期

子路見丈人至則行矣

聖賢于此亦多情
招隱何心可結盟
不覺室空誰問答

勞勞車馬有人行

懽喜詞十二首

哀樂雖同順逆則異較論人間之事難逢意外
之緣若欣遇于家庭之間或相遭于生死之際
方知倫常之至性乃見造化之無私于此明心
可堪入道七言均賦兩韻非慳或知音之有當
庶立言之無咎也

絕糧弟子戰勝得鯉魚

憂患生身合盡嘗
不須慍見惜倉忙
英靈物類非無意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四

眞爲斯文護絕糧

張曲江得鄴侯小友

方圓動靜亦閒論
天付唐家再造身
坐上今朝呼小友
軍中他日悞山人

李太白過司馬眞人謂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

八極之表

疎狂落拓酒杯身
千古仙姿尙照人
我欲憑君問希有
清都花草四時春

元白隔江調唱

孤韻閒情獨自親一時奇快宿生因譬如何處無明月
月下相逢少兩人

小喬初嫁

瑤圃瓊枝幾樹芳風流今古說周郎人間天上此何夕
第一仙人下洞房

謝庭詠雪

銀海水天朔氣嚴春風柳絮意纖纖男兒不得粗豪氣
莫笑長空遍撒鹽

相如典鶴羈裘爲文君取酒

荃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五

駟馬高車未足誇琴心千古對幽佳芙蓉一笑當墟畔
消得相如病酒家

老雲獨從過海

流轉春光合自憐楊枝別去是何年休題擁髻挑燈話
祇覺東坡勝樂天

海外教過子學詩

五柳男兒猶受責浣花驥子未傳詩斜川續取南遊集
海外殘年伴老時

酣寢見黃門攜穉室

水炭胸中久不猜獄中酣寢息如雷憐才聖主無私照
小穉黃門道喜來

東山云小兒輩遂已被賊

東山只賭圍棋墅此意于今未易知自是箇中傳著子
不須展齒折來時

黃梁夢醒

弱水無津莫返魂夜來高枕有天門盧生一夢偏能醒
還與先生斫鈍根

塊壘詞十二首

荃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六

有是言矣而未嘗有其事無其事矣而原有是
言有是言則古人之意可參無其事則古人之
時可嘆也輒復提千秋之塊壘聊付與當前之
酒杯知言論世豈必俟諸後先懷古息機正復
存之寤寐已耳

白雲謠無死復來

瑤天笙鶴度韶韶帝子浮觴碧漢迢迢此地風光常不毀
遲君重賦白雲謠

蘇季子有負郭田二頃

抱甕家風老漢陰丈夫事業貴閒身求田不是尋常事
省作區區口舌人

漢文帝得廉頗李牧爲將

異代君臣片語光聲靈從此振遐荒拊髀便得雲中守
還問何人政事堂

賈生繫單于之頸縛中行說而答其背

宣室鬼神人自遠穹廬表餌術非疎洛陽年少長沙傳
不及相如賦子虛

諸葛武侯攘除姦兇興復漢室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七

成敗從來未可期鹿頭山上拜吾師艱難不了驅馳意
感激君王三顧知

法孝直若在能制先主東行

千古行藏能自許當機語默獨難言此中別有參微處
安得天畱孝直存

宋璟廷立鞠張昌宗碎其腦

廣平廷立譴昌宗恰似中屠責鄧通方信漢唐人物盛
未論天后悞梁公

張守珪行軍令安祿山不免死

狎得胡奴國運傾守珪那許令分明茫茫蜀道空長恨
風度于今憶九齡

朱雲請尙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

慷慨呼天請尙方高懸白日照寒芒佞臣頭頸紛相續
一語千年凜似霜

溫都監女待東坡歸

細膩風光白玉梅中庭寒月自徘徊王郎喚取渾閒事
我待眉山學士來

岳少保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八

從來斗酒不相辭會到旗臬克汗時近日已收河北地
頂香看祝帝王師

文文山黃冠歸故鄉

寒月孤縣皎日涼生涯久不費商量首陽寂寞君臣老
采薇原畱不死方

次韻

誤落才名網休論寂寞知十年勤作賦七歲不畱詩青
史題前事黃花感後時雲雷將雨露造化定何私

武林顧霖調微服慰存楚然空谷之音也賦贈

空谷人聲至依然顧虎頭古來號癡絕當代幾朋儔把
袂西湖月衝冠岳墓秋不堪論時事獨使至尊憂

徐虞求疏救鄭立岳司寇得出獄將赴南京北任
賦贈

近來言路厚無復諫書陳直節懷夫子清時放老臣幽
蘭結延佇荃蕙未俱淪佳氣鍾山遠蕭疎入望親

春懷

春懷靜如海不自覺跼蹐雲影朝昏看風光冷淡過山
中饒蠟展江上有漁簑那得安心住狂呼竟渡河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九

同人皆已去

同人皆已去幽室如空山久病猶艱步忘情自結關夢
花添曲折聽鳥語綿蠻只此閒雲意憑誰寄往還

再次蘇韻

敗絮無慙換縞織羊裘澤畔早輸嚴點茶冷夜寒龍井
畫粥炊晨謝虎鹽浪志廿年來請室愁心一倍到窮簷
射生校尉多乘郭爲問邊烽過幾尖

其二

行藏都付與塗鴉生事風爲趁紙車入世椒蘭看化艾

耐寒松柏不矜花乖崖負俗羞存舌緯畫行媒願有家
兀坐牀頭憐鼠叫近來空挂百錢叉

奴子張鳴自丙丁來相從患難四月廿五日自言
生日裏豌豆斤許餉獄中題詩八篇付之

記爾從憂患天山好遯時舊遊如未識奴輩盡他之辛
苦蛇盤路翻飛鳥道思相逢賣筆老問取牧羊兒

其二

記爾從憂患章江訪道時蒲團藍寺衲金鎖印山師謬
次遊仙夢蒼涼出世期他年應不負莫道藥爐遲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十

其三

記爾從憂患匡廬訪道時芒屨爭勝遍榭棄記詩隨饒
虎鳴齋食豪豬飛箭枝小仙題隱蹟名姓少人知

其四

記爾從憂患羅浮訪道時天雞聞唱近海日待生遲露
宿飛雲頂香寒清樹枝鄉娘逢逸史猶有舊題詩

其五

記爾從憂患前年入獄時雲霄渾未近羅網已相隨易
面人情快趨炎世味知胡爲獨不變怪爾似予癡

其六

記爾從憂患新年病劇時奄奄行已盡去去自相宜獨
以主人故翻令同輩疑夢回人一笑三載亦堪嗤

其七

吾少憶多怒媿無穎士書爾能忘怨嘆更喜共睢子信
行遠修水獠奴閒荷鋤更生如可待還有浣花渠信行
獠奴

昔用老杜事浣
花杜草堂也

其八

憂患生涯老相依三十年人更一世變佛話夙生緣我
吳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十一

驚都白髮爾亦漸華顛灰豆逢生日題詩付八篇

送黃石齋謫外四首

戊寅七月
十九日

半年不敢復裁詩湯火魂飛了未期垂死病中風雨暗
餘生世外雪霜知紛紛巾幗何多味種種鬢眉不合時
尚有微官明主賜從來吏隱亦吾師

其二

漁父江頭笑獨清鋪醺如我又狂醒安能與衆同醒醉
合同中山問死生傲史有言皆避世至人無意只逃名
蕭然一葉秋風裏愛爾官輕身更輕

其三

昌言矢不負君王出處從容不更商豈爲本朝存故事
還憑吾道植天常知存知進嘗疑亢無咎無譽未善藏
欲叩假年消息在可能重付易圖黃

其四

四十年來一友朋目成應許夙生曾偶然迂尚將同調
百道靈光媿未能君且拂衣天意遠我憑欲殺世人憎
天親無著當來願煙水南參最上乘

黃煥如肅心寫路心嚴張振藻雷善長俱京庠生
吳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十二

問字賦贈

霜氣淒淒夜漏餘此中還有夏侯書山川西北留英駿
天地東南媿腐樗五六人羣懷浴詠三千儒術看簪裾
他年得老匡廬社珍重門生昇復輿

忽有細流如蠓作螫自矜鷹犬怪哉舞魍魎于光
天之下也笑而謝之

幻出無邊鬼蜮梭道書魔試幾重過從今清福應無盡
早得支銷奇謗多

戊寅七月廿三日衛獄嚴搜十指幾折吟二首

筆墨有何知藉指爲緣業撥除綺語因拈花了空劫

其二

父母未生前此物原非有闌然選其真天地在我後

戊寅八月九日四十五歲生辰四首

四十五年初度期老坡撫已正知危窮天極地茫茫忽
究古論今耿耿疑聞道子淵逾紀後知非伯玉幾年遲
飛霜似代孤臣訴願祝如天聖主慈前一日有雨雹

其二

有子猶然進一厄老奴一二得相隨君恩處處如天覆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三

世事閒閒似奕棋紙上一生耽誤劇獄中三度攪揆時
分明扮出黃梁夢付與兒曹仔細知

其三

未全道力爲多聞四載圖辱天意勸長子灰心祈出世
獠奴絮語戒論文忠邪炳炳莫須有仁義嘈嘈吾欲云
常自邈然思混沌停雲時運本誰分

其四

是時已分付後事矣

到此超超前更前未生光景未茫然譬如此世原無我
始信吾身別有天百道光明迴日月一鍼消息定坤乾

文昌七十二篇化可了兼皇一畫傳

十七日夜夢見兩尊人吾母摩娑牀頭若有所覓
云昨所得玉今以付爾吾父云是刻得好玉不大
刻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謹記以
詩

宵宵夢遊依依膝繞魂魄所歸清虛之表不磷不淄何
彭何天泰山非高天下非秒至聖肇登瞻言則小永錫
寶章俾獨見曉

偶思徐霞客西域未還案無韻書憶用刪字韻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十四

好遊莫如我韻不適世間平生兩足繭半跋水與山中
年不自克命寔識迷頑波波長安道乃與羅網扳祥麟
鬪毒鱷鱖舞舞獐有子獨侍疾辛苦憐其孱後事既
已付相對意轉閒此時霞客子西遊當幾灣傳聞天方
國俗瀉耻金鑲天氣譬如春土風非夷蠻婦子一室保
花草四時殷天山峙嶽嶽恒波亘潺湲鬱鬱真氣聚蕭
疏思慮慳可能履其域長往不憚艱漁父出桃源畢竟
俗未刪子欲居九夷弟子無與班此意真寥寂千古空
塵寰不負道人心不損壯士顏生身百世下招隱遙相

關勤續遠遊篇莫待徐卿還

紀夢 米集粟也鶴以爲俸小鳥過而憐之爲之

歌題與詩者
夢中書

鶴雖至貴有待不飢小鳥憐之欲與俱飛九臯天近太
音方希

賦得眼見桃花又一春

海山別院舊家綠花落花開自偶然幾看波瀾翻世界
不知寒暑換流年迷津獨往空畱記采藥重來可遇仙
春共白雲青嶂曉風光休誤世人傳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五

廿三日書示珪兒

堯夫四十五生兒雷聲未達起處起有子賢愚不自知
卻問天意肯從否淵明五兒自可人責子呼天有微指
梨栗一飽我無時勞勞紙筆滋可耻屈若廢騷陶廢詩
適如太空誰能擬枉將姓氏落人間名心未盡聊爲耳
吾兒兩獄泣追隨湯藥啜嚅猶孺子學所未到吾不傳
此道非強非可恃久久其意乃自開不似從前鑽故紙
目冥無視耳無聞敗葉罡風身不滓向者吾曾親遇之
谷神不守端無委問兒誰是主人翁誰幹斗機分日晷

鈍哉稚子文字禪瀾翻誦說仍駢跂老子默然無可言

吾喪我時方隱几勘破繁華恩愛緣解與讀書畱種子
愁苦陶唐萬古心東西南北宣尼旨十年枯坐以爲期
百尺竿頭殊未止世間應有最高人如燈取火月涵水
問道無師盡野狐得訣歸來只如此天地青青月上弦
我道得時非是爾葛巾漉酒固欣然空尊無醪良復喜
眼前萬事總如斯數學前知亦可已山間水間茅數屋
俯仰所須能有幾點頭自有初平羊攢眉莫逐公孫豕
嘗留此意作家風清虛永不干塵埃一場春夢早三年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六

何處人生不可死合將小譜閱千秋汲汲紛紛無足齒
回首知非自媿遲四十五年人老矣
十一月初九日月上弦爲珪兒說林臺立鑰口號
八句

眞有人間不見書百生難識未生初吾于此世行如寄
爾向他年好結廬北濱化鵬誰冷冷南華夢蝶自蘧蘧
人聲未靜鈴聲接只似瞿曇五百車

聞妾梁氏死詩以悼之

風光何許竟長眠宛若東方未偶然青鳥依人剛兩月

朝雲別夢正三年曾聞臨就夫人帖彈指空留廚史緣
早向童初尋女伴十洲不羨五湖船

憶東坡悼朝雲詩復次韻

風雷消息下三天百日靈根赴九立

聞予會審後梁遂
臥疾晝夜吁天泣

而死示疾維摩元不二移形天女便參禪愁深世上繁
華夢畧領閨中澹泊緣可是朱顏生命薄杯茶澆醒策
篙仙

戊寅十二月初一夜夢人示予關聖畫像綠巾絳

袍手捧劍劍有鞘倒捧之作鞠躬狀覺而爲之贊

吳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七

丹天絳真神光在手百萬魔軍應時隕委灼燦無邊太
虛何有

輓劉半舫

官亦尙書貴年逾中壽尊若能初學詔何至老逢屯詎
敢提前事此時誰復論獨留詩草在千古定堪存

雜咏八首

朱翠鳥

未剪莎雞翼重聞朱翠鳴啼鵲魂魄老君子賦秋聲

舍利孫獸

深心期解闢竟以亡其身請續相鼠詩相獸猶有仁

金蟲

形神誰去來此乃枯質在譬如翠惜翎文采固多悔

鯢魚

人間不可見獨冠南華篇遊魚知變化一息空海天

不灰木

烈士懷千秋佳人在空谷寥寥與誰中寄此不灰木

情深樹

太白千古人得句情深樹牡丹花謝時乃有丹邱遇

吳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夫

忍草

四十五年非笑閱炎涼過忍草結層層敷作蓮花坐

靈花

皎皎夜方靜不知星漢斜色聲香味盡祕眼見靈花

戊寅除夕十絕句

近來意思只條然不挂人間未了緣頂祝君恩無可報

清清除夕得高眠

其二

芟將蓬葦作薪枝便是山中檣柵時土豆星星灰未爆

依然燒芋坐題詩真光宇遺士
可煮爲糧

其三

破帽如冰閱幾年相親風雪歲寒邊絕勝張老留家計
猶待崑崙換酒錢

其四

怯寒嘗自飭爐眼蹇足新來履亦穿只當山岷縣木脚
不知來去地行仙

其五

可憐醉飽真無味若愛飢寒亦不情尊酒自來非小事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五

殷勤與報信淵明周仁齊
遺尊酒

其六

坐時湯藥立時扶海外詩成嘆厠膺因憶當年曾蜀道
風霜元日馬蹄枯正兒從癸三年
矣秋勞無倦

其七

千載東坡得我情駒鼻息似雷鳴更思淮海無端句
卧起居然一老兵時一秋卒
朝夕相守

其八

聽得同人擾擾聲設羹陳飯費經營道人久已空諸有

一卷摩訶般若經

其九

曉曉筆墨債猶新倩寫門聯意欲陳物我原同三世夢
宛親平等四時春癸辛倩書春聯
即明爲絕句

其十

迷陽世上看多事却曲園中合幾年半夜夢回經兩歲
一聲雞唱過三禪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七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七

五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八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句曲倪嘉慶樸臣甫閱

後獄中草下

己卯立春日

人間五閱歲獄裏四逢春世事留殘夢吾生及此辰名
根傾七畝情種化飛塵正似春融凍陽回造化新鳩疑誤

王靈觀道服像贊

天門無礙一陽淨明神鞭不試妙道圓成皈依自在淵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默雷聲

迴文二首

沈沈月對坐悄悄夜如何心澹知營少病添愁緒多

其二

春半恰來愁月寒疑遠秋人歸待曉際渺渺望雲舟

懷劉半舫

世上斯文種天平不易留清言真絕調遠意亦同流一

落權姦手誰能汗漫遊曾題居木石我尚望歸休牛舫曾屬

予書木石
居齋額

兒以飯餘喂雀顧而樂之命之賦復和其韻

澹然身世意小鳥懷周周飲啄天地間此外亦安求榆
枋自相羣獨耻向人投齋食問何來食餘非敢偷辛苦
老文人一飽氣易柔休糧已輸鶴狎野幾盟鷗海天殊
自寬蠻觸笑蝸牛飛飛任所之落落能無愁昏鴉爭我
餘寧屑與唱調遠樹柳方嫩前林竹正脩藏身一枝好
肯爲非類儔羽毛固多累翠彩增其憂吐綬兼能言僂
俛樊籠稠所以野田雀不減真人游古今一晦明爾我
共浮休俄聞雁南來浩蕩高天悠冥冥弋何慕願與相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爲謀駱虬與媒鳩咄哉誤遠遊

己卯三月十六夜夢傳右君索詩索酒就案題尺
幅但記有竹石字時聞右君詠七日矣覺而泫然
爲賦

相思兄弟老夢寐有微吟人嘆孤高韻吾知澹蕩心千
秋留蹇蹇一息自深深竹石題詩酒人間不可尋

丙寅丁卯間作險韻詩俄更昏且遂失所懷靜言
思之可發深省兒于此中受經偶語及十二辰戲
以所屬字爲韻命兒和之子不云乎爲之猶賢乎

己

鼠字

吾生真逆旅閱人多已去閒此鄰虛塵飄飄伴寒暑賢
聖所憂勞達者未之許不見東山詩在室感婦鼠

牛字

七十長安道人事何多求雄辨馬非馬調弓牛戴牛長
揖不相顧應匪我同流吁嗟乎騶虞于今安所遊

虎字

成雷乃聚蚊三人市有虎浮雲暗長空白日飛黃土春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三

禽仰天鳴如知杞人苦側耳聽書聲誦詩懷家父

兔字

世情憎匪同才子哀孤露誰謂萬物靈藏身不如兔亦
有中山毫亦有東郭步兔也慎旃哉無爲才所誤

龍字

我思安息國和氣無春冬黃農日已遠雲山知幾重
出函關去千秋不可蹤多年參易象于此悟猶龍

蛇字

小山汲青澗瘦醃飯胡麻一飽更何侈萬事誰非賒閒

閒睇塵寰咄咄爭堪譁東家蕉下鹿西舍酒中蛇

馬字

久矣學逃名憑呼牛與馬胡爲罹于羅不能適而野無
乃漁翁機坐拋鷗鳥下四十六行年早早知非也

羊字

沈疴三載後欲起尙踉蹌世態厭老洎道懷嗔療忘隱
几度長日定息如聞香瞻天天我鑒說也返屠羊

猴字

名山憶問道負我羊與求塵網不嬰人云胡自相投飯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四

依空王法截斷無明流六窗俱寂靜何處儼獼猴

雞字

一聲人醒處風定忽聞雞曾過桃源路無如津自迷重
來安肯誤獨往不留題曉色中天近吾家林屋西

狗字

一滴千聖血通身自擔負泣觀西狩麟笑謝喪家狗敢
輕忠雖緣大經勤授受願繼願學人修身齊天壽

猪字

拘幽亦無悶全賴有詩書身心知所安非爲送居諸從

來暖姝言無乃王氏猪至道窺天衡今古將焉如

題畫八首 獄卒傳小金吾寄題景八

山市晴嵐

花明春色暗風雨近皇都市晴嵐語如今聽得無

遠浦歸帆

南浦憶歸帆遙遙色未黯畫中猶可愛如寄道人槭

瀟湘夜雨

腸斷瀟湘竹孤臣淚更多離憂不可續耿耿夜如何

漁村夕照

卷之十八

五

芳何胡爲爾直鉤情未遠風波閒定後漁火一燈微

洞庭秋月

處處能逢月年年怯換秋何時歸計就鷗鳥共沈浮

烟寺晚鐘

高春三丈臥遠寺一聲醒日月隨心曉煙霞換骨靈

平沙落雁

幽人坐幽室寂寂耐春寒愁聽南來雁寥天聲未安

江天暮雪

初陽真氣復暮雪滿江時付與春消息梅花放一枝

示兒

幾夜燈前囑三年病後思呻吟猶穀笈灑灑對軍持愛
氣勤留寶藏名好及時相期逾九際絕壁坐題詩

和珏兒十五韻

蓬萊第一峰飛仙聞作隊無絃風入松拂袖雲生鬣未
除果位愚不落人間愛師乎四老翁前矣七真輩年年
星泛槎滔滔水行碓天身豈論長世業無非穩火寒與
水乾行尸而歪塊千秋枯樹神一滴靈津溉誰知陽氣
回誰識陰符退死之徒在心生之徒在背止止妙難思

卷之十八

六

乾乾朝夕概如何半生來有耳仍自曠息氣曉逆流圓
聞得自在色若東方開淨似琉璃吹遞世不成名我懷

天無悔

蓬窗 己卯四月
初二日

蓬窓雨色帶餘酸何處天風趁羽翰獨醒藉眠惟小飲
早衰畏病不加餐春深看雪愁方集夢裏聞雷意亦寬
敗絮更閑還展轉朝陽應與撥輕寒

一燈獨坐雙花燦然身世如空夢覺非兩兒抄道
書研多墨瀋提牢遺茶葉二兩有包茶葉紙倚牀

此葉清華配補

書之口占筆落紙盡而止恰成十章意到無端非
有倫次時己卯四月初八夜漏下三刻

爲愛燈花不剪煤塞翁失馬未須哀從沈園土三年後
得遇蓬壺一線開喚起禽聲何處起不灰木老亦成灰
果然火熄湯鍋靜豈藉逃名更鑿臼

其二

追憶壇林問道時蒨言燭澗有吾師姓名當日詢奚自
寤寐于今嘆未之青髓出山尋伴凍黃梁到口學仙飢
何人寫得枕中記龍骨猶分乖與癡

吳陽直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七

其三

沮溺當年雨逆民停車小語識知津不堪過眼驚雷事
最是傷心避世人丹草無邊難入手聖經千卷易藏身
滔滔今古長如此那有滄波不換塵

其四

曾看岱頂海陽迴魂魄光華四面開天上文書遺鳥跡
人間夢寐失仙材一時歇念龍能伏九轉輕身鶴自來
未了塵心疑弱水青蓮早早掛天台

其五

一榻新來病思輕閒哦時唱曉風清新將謹酒思萍氏
重理參禪聽風聲虛白室剛分半塲中黃庭恰坐三更
浮雲濁霧看消散朗朗天樞小日明

其六

中夜殘燈未盡香書聲入夢兩兒狂負瓢僮耳纔攜過
擁雪藍關忽示湘馬上人隨蒼狗換山中盟與白雲長
還思皇極抄元會安樂窩中幾較量

其七

坐臥羲皇三尺琴無絃聲裏曲堪尋黃囊混沌能聞樂
吳陽直堂詩集

卷之十八

八

赤手成連大賞音幾葉舊家留谷口一瓢新句憶湖心
自題倦客真嫌晚待和停雲歸鳥吟

其八

一竿小艇一漁簑趁得天風踏踏歌明月蘆花應睡醒
木人畫鳥說情多心無心處知天在生未生時奈樂何
蝌蚪靈威都寂寞隔凡林屋未蹉蛇

其九

自數何論七不堪早應小隱謝終南身經多難渾如夢
話到知音恰似愁聞道笑來皆上士初陽拈去是中男

寸田尺宅餘生計處處雲深老結庵

其十

匡牀面壁意清清身世都無將與迎
五百車聲聞觀脫三千果界掌中擎
化人自問炎涼態夢筆誰畱別恨情
莫道嬰兒如黍米已知神氣滿瑤京

徐養初提牢眾囚皆喜吾亦與有十日醉飽戲爲賦之

衆囚悲忽樂撫掌笑聲堆問之何爲爾爲是徐君來袖中有桂餅囊裏有新醅鹽魴與雜炙兩兩肩挑隨一時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九

昔醉飽一句無憂猜凡人在患難德怨皆易裁
攜雞爲我委時復浮深杯酒酒說故事舒向與鄒枚更有韓文公
衡山天雲間又說蘇東坡在獄窮如雷每逢我書歸擊節呼夢回
誰謂此世人猶有能憐才我問君所居近指東城隈長安塵沙滿
獨此水潞洞老樹不知歲散木天年培若逢金雞下期我玉山頽
感激自貽蕩幽室如登臺中宵懷社櫟吾行老不材

房長公示昭明文選遂足消夏慨然賦調

此中如海外幽意寒空知更有孤清處亦無陶柳詩不

見識字人雜沓矜可兒君來乍發覆動我見獵思示我
昭明編中有靈均辭一時貧几富千載函在茲遂如得
異寶遂如逢故師絕糧以爲嘗讀此無朝飢呻吟病三
年踴躍生肝脾忽驚明鏡裏白髮添黑髭陶然此何夕
身在故人時

客示武夷山志

小讀武夷志高卧到天門蛻骨人何世灰心道固存金
皇嬌少女玉帝宴曾孫不抬紅橋板留仙虎跡蹲

讀皇極書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十

三王已悲秋五伯誰御冬醇醲陶器古翻覆欄柯重
施不若黃帝遊將隨赤松舞零人自遠高咏尙堪從

蓬萊行

蓬萊崑崙去尺咫中峰挺松不知里望之其上只青冥
根浮時有白雲起偶然松風吹一聲颼颼直下千壑底
弱水沈沈環四周除是飛仙皆却趾山中石室亦繁華
四時花草雲霞裏裴休居士何嘖叨趾脚維摩不憚勞
十洲散仙齊聽法少者千歲髯蕭颯相逢亦且置是事
我欲絕頂呼盧敖童子殊未解人意乃言到此非容易

惟有純陽老仙翁歲歲乘風三五至且問其來當若何
童子拍掌笑嚙囉一劍已揮煩惱盡三杯徑渡洞庭波
不容世上人相識獨挈城南老樹過東魯之麟西周風
吾亦愛之不相控舉竟無情勝有情深山木石真人洞
老仙來此聽松風光如朝旭顏如童忽忽天地還空濛
千古萬古無終窮蕩蕩乾坤颺芥子森森神鬼衛天中
老仙枕雲卧不動誰得知其有無夢但是滄海一魚蝦
如着釣絀心早痛只今亦自繞君身無奈癡心未了塵
仙凡一線誰通隔處處胡麻好問津人間自有不癡人
名登絳闕身赤城八篇奇語坐忘經頂中圓光小日明
只爾猶然過橋悔始知最苦難忘名一心忘盡一身輕
弱水飛凌羽翰生淘洗丹光萬靈拜長松風鼓雲璈迎
半偈維摩殊未了此時駕鶴重來聽

詩懷

十畝閒閒舊締盟風波猶喜得逃名高枝鳥語逢心寫
滿院花飛到目成有夢自甘敦獨宿無衣寧復賦偕行
蒹葭一水伊人在猿鶴相求雨不驚

獨立

青山獨立笑虛空不向襄城問小童九曲穿珠原有路
一身如塊總無功人當暮夜誰甯視客到酣眠盡黜聰
但得濛濛常似此立嬰永鎮碧霞宮

太白詩有草創大選亦復爲之

天地如函蓋終古無故新日月行其間乃是內炤身人
氣得天物官竅法象陳張眸逐靈光乃是外炤人炤身
者爲明炤人者爲塵天人以此判人朽天獨神收光內
吾視四極飛雙輪弱水度虹橋自有淵淵津瓊臺何崔
巍天厨送八珍塵出塵難老我與我相親洪濛子丑初
聖陽草堂詩集

大還返其真

此中多酣寢近忽得芥茶自戲清福未減

清人解事合相煎潦倒醺醺又不然後世莫傳酣寢味
前生賴結芥茶緣一瓢亦復令人醉七椀都傾轉耐眠
正似淵明離菊下陶然情遠更忘天

寄內

蹇蹇愁心似水痕絲絲華髮老雲根予懷世上誰同夢
彼美閨中可晤言春色年年看去住秋聲葉葉聽飛翻
人生閱歷知多少何日牀頭爾汝論

得生發兩幼兒課文書寄

古今人可及亦有五男兒長兒好紙筆讀書兼學詩此
輸古人處俗謬謂勝之所喜有至性湯藥時不離病癰
倩扶持親知劇侮欺三年無倦色相顧歡亦悲小者俱
從母傳有文術師三四兩中雛肩隨十齡期八歲早學
文曾受前輩知近來漸成章造語能怪奇胡不覓梨栗
而此佔畢爲吾意異淵明所慕在蠶癡谷口路非遙汗
萊及春菑雖有生花筆不以易鋤犁勤體自食力終歲
無言疲秋成一室聚婦子兄弟怡新醲不假鄰雛集沃
壘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三

禮伏魔關聖

我厄甚老殊易醉絮語誕白髭豈不超魏晉便到羲皇
時且復翻古調不作責子辭

蒙難冥神禮伏魔凡緣聖境一時過從來天道嘗如此
自有人心定不磨日月共扶三界曉乾坤獨鎮一靈和
猶聞辟穀留題在願與高真矢寤歌關聖于萬應王于
人自署終
南許穀子

七月十五日示珏

相守雞栖又一年坐看寒暑浪推遷媿爲人子遲從地

囑付吾兒早悟天莫暗一燈傳似火且淳百道灑如泉
人間世事何堪論猿鶴沙蟲總自然

七月廿六日都城隍廟識後痛懷父母二首

一身如寄命如絲何止窮呼父母時豆在釜中空自泣
根同地下幾含悲長孫近付峨嵋易幼子能歌蜀道詩
願我嚴尊猶自慰更祈冥祐錫愚癡

其二

只說孤兒侍母闈三年膝下日依依嘗因時望占才忌
每話名途勗見幾枝葉春來今識夢樓臺天上早題歸

壘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古

家慈夢中得句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
又句云此辰此夕此人天天上樓臺天上天 皇恩肯放

披殘衲便向松楸作舞衣

寄內

結髮于今廿九年半生都付與愁煎誰知孤女辛勤婦
又作貧婆患難賢夙慧早曾參六夢冰心獨自炤三天
提攜兒女勞卿在更向他生祝後緣

與長兒珏

三年相守忽仇謗我亦憐兒至性賒頻覺愁心看鏡髮
偶逢笑口爲燈花果然天與立真路何自人生多難家

魏我當年孤至教終期揮手拂雲霞

寄次兒詰

昔歲相從歸去時挑燈揮與十篇詩可能隻字三年在
若解衷言百世悲善學從兄無自棄支家有母嘆多慈
立身詎勉良非易囑付嘗將寡過思

寄三兒柱十二歲四兒發十一歲五兒兢九歲

柱乎少鮮嬰兒態學文猶覺無奇概爾祖當年十二齡
發宮氣志超儔輩老我蹉跎半百年浮名誤我逢冤儼
蜚譏奇慘古今稀君恩練使名根碎患難兼之以病魔

吳陽章堂詩集

卷之十八

五

支離手足皆羸廢湯藥扶攜藉爾兄三年一日終靡悔
皇天昭鑒至心人靈源時與開茫昧吾書盡已付而兄
生平所學修其內更選威儀定命符自尋偏處韋弦佩
獨有中庸說一編考諸千聖當無悖爾曹皆以兄爲師
叩我微言如面誨惡習從來華胄多艱難未歷精靈湧
況今門戶忽伶仃人情反覆傾而背惟有修身勤讀書
時將心與皇天對古今天道定昭昭無以參差生怨懟
天憐倘復振家聲名途點綴休濡沫才智從來是禍胎
出口尤當嚴鄙倍罔談彼短如梟聲嘗思已過攻瑕類

藏身此世信爲難迷陽却曲真人慨若復能參最上流

超然自出塵勞穢此須根器非等閒貽謀只付詩書代
富不如貧是至言莫爭進步先知退一家保聚福緣深
高堂老母辛勤在有子無爲禽犢私有婦無令狎詬諄
聖賢之道始于茲不爾務華行總礙發兢兩稚恪從兄
發乎好戲兢猶憤聖言不重則不威道語能明乃能晦
叮嚀片紙不更端諄諄學善吾非諄回首髫年蜀道難
問關重繭拂雲礪至今聞道苦無成自慚孤負吾翁愛
兒曹聞此猛提撕少壯光陰不可再尙念而翁此日時

吳陽章堂詩集

卷之十八

六

勗矣昔人題咬菜

寄妾高氏

尋常侍妾中惟爾差解意相從近十年五年我幽繫憂
患澹柔情空明絕諸累猶有一絲絲相憐未相置欲憑
文殊排懺我雲心賦還寄語叮嚀薄命前生事飛瓊儂
金天揚婉冰壺致提攜兩女兒早令習勞動將來爲婦
身成人豈容易靜業破塵迷人生總如寄離合與悲歡
排成戲場位不見維摩經天女空室侍鶯子老者年未
及無思議

白黑五首 對鏡看鬢忽已盡白憂心悄悄自試
其難

世間白黑難分別惟有髭鬚獨較然忽忽不知驚夢後
疎疎還白髮星前讀書未了皆餘事學道無成負夙緣
不是君恩與調御蹉跎空老半生年

其二

偶爾人間借此身經過歷歷幻皆真天當夢後何如鬼
人到窮時欲叩神禪語六親成怨對儒言四海有同春
漫題夷險尋常話未識滔滔弱水津

聖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七

其三

憂患層層病更侵人天意味此中尋舊聞奇謗消清福
果信沉疴得道心百事健忘殊省念一壺半醉尙閒吟
此身不是無歸處未散靈山祇樹林

其四

世事從前只浪猜傷心百劇此中來天云夢夢元能醒
人苦惺惺不早覺誰有梟鸞能並立信知蘭棘亦同栽
堯夫物理窺開後安樂窩中笑幾回

其五

人生閱世本無多今古茫茫隙影過道力已全先忍辱
雄心漸老後降魔仙人袂裏黃梁枕聖者輿前白水歌
自與太虛同澹泊不將蟻陣擾烟蘿

生曰五首 四十六歲聞道無成層厯重關近頗
得力

四十無聞又六年君恩兩獄度迷纏心如牆壁愚愚者
身似虛空蕩蕩然甘露有時天上醉立嬰初偶鏡中緣
分明領得朝元路信禮真靈玉局前

其二

聖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六

生涯到處是深山木客山魃不識閒坐定烈風雷雨後
依然白石素流還世間出世無行地身裏生身別駐顏
自有玉壺春不老浮空仙嶼幾相攀

其三

掃盡凡情落葉風更無塵芥望虛空千年彭祖歸何處
一黍玄珠在箇中漫說御風行有待不須忞日靜無窮
只今歇去還休去達頂雲開路自通

其四

俗說添年去莫追觀生觀我豈容思看來世上都無事

獨坐胸中了自知日月兩行開物始風雷不動太平時
幾經元會如飛電何有冤親閒到眉

其五

寂寂音希泰宇彌真人于此守中規既無攬處物何染
自若空時他是誰混沌到今忘儻忽圓明一現不推移
吾家赤子生生處頃刻天風鶴上吹

八月十五日珽兒生日獄中月下口占示四百字

吾生廿四歲生汝爲長子汝今廿三歲我四十六矣金
門十八年繫籍未成史十年汝泮宮時流推髦士薄薄

卷之十八

九

九

人問福忽忽遂禍邇我自不知幾投身畧獲裏人道與
陰陽猝至何從弭癰疾廢行持三年不能起服勞久益
勤我憐我累爾皇天昭鑒之寂寂通玄旨報汝天不私
汝宜急修跂今日汝生日舉觥助爾喜吾爲汝一醉良
月炤空几父子能同心吾豈不樂只念汝母遙遙相去
二千里古稱母難日汝應當念止吾身付君親學道求
一是筮仕發狂言時已甘萬死寧復至于今而爭譽與
毀惟有功名心虛空片雲滓浮名博奇慘冤親共攢矢
靜憶真人言道眼從茲始此中頗得力君恩天未擬吾

兒諦念之前車亟我視北堂勤定省課弟明義理讀書
識藏身豈必紆青紫富味不如貧農人逸于仕世事真
茫茫人情只爾爾修其在我者天去人如咫戚儀定命
符勿爲傲情使吾師詔敏求大禹惜寸晷戒行微心寒
是爲真一指總託于無心悠悠習氣耳勉旃十二年冀
摘珠宮藥人世競浮榮寧以彼易此莫言方少壯條忽
卽皓齒拾級破層雲登登惡可已二十三年前汝還知
汝否不死卽未生是義有端委爲誦淵明詩一止扶桑
淡

卷之十八

三

三

乞食一首適呂用明惠魚酒至

自愛簞瓢意味清行歌金石本來平此非元亮柴桑里
豈是迦文舍衛城一飯新知應冥報三生旅泊久忘情
絕糧自是吾師範臘有鯉魚作證盟

兒言鄉試將揭曉戲拈口號

一朝分得失點點秀才忙咫尺如山隔秋風吹靜香塵
飛自勞擾心遠共清涼以此論身世古今誰短長

寒空

寒空秋未老幾片瘦雲平寂歷年年怨孤飛獨雁聲迎

風何太急是處總關情人在愁邊際逢秋一倍清

八月廿五日聞且有命口占付珏兒七首

從此以後日合號日殘生莫報君親德聊空身世情譬如鏡中像光影何虛明招手自相笑玄嬰思上清

其二

便覺真無事元來未有生塵中多苦惱天上一圓明混沌誰分影虛空不駐情我今知是我自與訂無名

其三

秋陽迫新炤定色無纖埃不逐風旛動了知從此來電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三

光疑倏忽月影空徘徊兩景自問神明愛不材

其四

羲皇去人近小定只如今不起刀兵劫無煩功德林初春方解凍際曉欲披襟更返觀無始從茲亦可尋

其五

天地有變滅何況人之身有不變滅者是爲反其真二弦生一炁溟海騰崑崙莫壤虛生白蟻螂早出塵

其六

習坎盈科進時時炤本元寰中烏兔合蜜戶往來根著

意謂三寶忘情杜六門詒孫選翼子此是報親恩

其七

黍米五明炤而生乾與坤惟此乾與坤是爲易之門停輪七日夜六解一不存輝輝出崑崙誰知元始尊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八

三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八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九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同邑王 章芳洲甫閱

國風賦

獄卒之孫抱書策向翁背誦索果何就視之毛
詩國風也欣然如逢故人從假旬日微哦朗吟
賦得八十章昔青蓮但稱古石山自系樂府
此直以詩句署題耳體次雜然都無倫謂後有
刪者或所不廢戊寅冬日天山鄭鄭書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一

賦得威儀棣棣二章

維水之瀟有馬負圖雲章炳炳洵美且都盍亦觀止君
子之符

其二

岐山之陽有鳳言翔瞻迴容與鳴子高岡盍亦觀止君
子之章

賦得維子之故二章

我將誰餐兮漱正陽之朝霞含六氣之方郁忽靈津其
吐葩皎團團之朱實茂英英之高花寄饔飧于童子允

毫髮其無差

其二

我將誰息兮曠周遊兮四極駕雲虬之珊珊浩神風而
載陟雖九萬云匪遙亦六月而一息召魂魄于巫陽望
帝鄉其故國

賦得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四章

淇水深君子如金云胡至止寶披我心朝陽之色明微
清琴

其二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二

淇水歷君子如錫云胡至止寶勞我怒榮光濁澤馨香
在南

其三

淇水淒君子如圭云胡至止我將我攜無毀其方乃卽
于迷

其四

淇水清君子如璧云胡至止我突我席馮夷擊鼓天之
未憚

賦得風雨淒淒二章

風聲何太急吹破紙窗殘一夜清林響枝枝不自安微
吟和漸憑春老畏衣單獨坐聽悄悄君子慎波瀾

其二

雨聲何太急點點滴心寒燈清夜色暗豈獨行路難雞
鳴亦叫愁愁人知夜闌希微太陽光照此衣裳乾

賦得山有榛隰有苓二章

采彼榛兮在山之阿山中無糧芝田玉禾涼颼清發念
子實多欲往從之慨當以歌

其二

采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三

采彼苓兮在山之隰山中無裳霞綃霜褶白露既零簫
聲何急欲往從之慨當以泣

賦得十畝之間八章

蕭蕭十畝間桑者正閑閑獨立望前侶好鳥孤飛還

其二

迢迢十畝間天空夜色殷爲待新月上柴門不掩關

其三

陰陰十畝間月上枝枝攀對影復對酒笑此三仙頑

其四

亭亭十畝間月轉天光閑鶴眠松樹靜石澗獨潺湲

其五

清清十畝間杯空手亦閑朝陽未晞露令人好容顏

其六

荒荒十畝間雞鳴聞啟關飛塵此不到聞者是深山

其七

勤勤十畝間鄰農時叩關有酒自斟酌我劬符根還

其八

殷殷十畝間靜聽歌聲閒樵童隨牧下田婦采桑還

采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四

賦得宜言飲酒四章

宜言飲酒彭澤令公田種秫乃爲政欲攜一世盡義皇
拂衣塵事揮相迸但不折腰畱足病柴門盡日何閒靖
老妻炊黍子呼梨宜醉宜貧爾無競能與酒人全耻性

其二

宜言飲酒阮步兵胸中五岳誰當傾識密鑒洞雌黃平
世間無物可解醒蘇門老人空姓名相視長嘯塵將迎
十里下山木石驚森如天中發簫笙乃知避世非無情

其三

宜言飲酒東臯子五斗醺酣竟醉矣晦明寒暑皆如此
天地萬物同一指紙局棋枰真戲耳吾家筌蹄亦已
孰云傷生箴我止我知不生乃不死糟牀拂拂香何美

其四

宜言飲酒謫仙人誰使清平絕調陳綵筆如雲花滿茵
千秋遙想不可親金門夜郎孰故新丹邱天台互主賓
百憂萬憤青蓮身京華冠蓋盈風塵那如魑魅猶喜人
賦得悠悠蒼天一章

春光照百草不到幽室下孤生五華芝燁燁符采瀉霜

吳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五

光吹離坡老色漸如赭荼施何鮮鮮偏得雨露瀝

賦得荷無飢渴二章

飢驅我老當安之誰驅飢來我驅之三旬九食何人斯
何如日夕雞棲歸十步一啄閒且肥小雞延頸聲依依
言念君子苟無飢

其二

渴驅我去當安之誰驅渴來我驅之黔婁道旁偃仆時
何如牛羊夕下括石谿曲曲清泉活牧童不驚山鳥聒
言念君子苟無渴

賦得緇衣二章

緇衣之傲兮予爲子改爲兮狐裘蒙茸兮將誰適從兮

其二

館之無粢兮予還爲子授兮取禾三百廛兮將誰使寒

賦得秉心塞淵騷化三千二章

展如君子其儀不忒爰啟戎行以正邦國執訊獲醜師
武臣力匪武臣之力秉心之塞

其二

吳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六

展如君子其道無偏爰啟戎旃大車田田辟邪朱鷺師
武臣權匪武臣之權秉心之淵

賦得嗟我農夫七章

農夫習勤動業在亦忘疲終歲只此事一家無外思上
有明天子下有賢有司使我老爲農雞犬不驚時

其二

春及事西疇王孫秉燭遊田家方作苦簡黠農具修豈
不愛偷安微此誰生謀遇金且復揮問津敢輟擾

其三

明明上天賜貽我以來牟感此四時華當夏欣有秋婦
子相喃喃雨色恐遲收頻頻仰高天少緩濕雲流

其四

萊妻餉田舍稚子肩榼隨榼中何所有麥餅濁醪醺老
農告稚子世業無參差稼穡而取慶庶免伐檀規

其五

揀秧望零雨初苗愁雨滌勤芸畏莠長當秀復愁風碩
鼠貫三年又恐有斯螽人生愁裏過嗟我戴笠翁

其六

勞勞歲腴既盼盼及秋成萬寶既告成公堂稱兒航天
家尊玉粒巨室膏梁輕農夫仍采荼未得飫菜羹

其七

自古多高士安貧學老農貧亦未易安農家苦力重關
風七月篇讀之清淚淙明時貴五穀嘉祥獻種

賦得伯兮叔兮一章

民生信多故安得長豫康五岳矢然諾條如春後霜
消春自豔處處韶華茜風香夏筵清月滿秋芳春斗酒
包羊羔舊是金銷宴那知失路人漂落如飛濺况復翻

卷之十九

七

覆問移心伺人而淵陵在頃刻雲雨須臾變哀哉榮華
亦有時狐裘絺綌相代之肝膽刷盡存毛皮南山北邙
劇歡悲自古滔滔誰與規伯兮叔兮爲賦詩

賦得日居月諸一章

蠅之營營未晞而盈扶桑千尺有詖其聲蚊之啾啾
除暝幽中天清發願瞻匹儔白日瞳瞳我目矇矓圓月
皎皎我魂宵宵靜言思之匪今自今天門朗曜鸞鳳高
深

賦得深則厲淺則揭二章

卷之十九

八

濟乎涉河涉其淺流水洋洋濡我襟方舟何許水色黯
風波一起難可尋凡百君子無違心

其二

濟乎涉河涉其淺流水涓涓濡我趾挹之濫觴將廣衍
褰裳莫待納日餞凡百君子同黽勉

賦得甘與子同夢二章

雨雪何罪罪深寒驗瓶凍春芳一不存枯桑復誰控風
急更天高誰能意無動當門定脚人吾甘與同夢

其二

不夜華胥鄉不老華陽洞招招歸去來花滿春禽喚人
世事多難愁心薄寒中恍惚夢遊仙誰甘與同夢

賦得倡予和女四章

伯夷倡予叔齊和女僵臥悲欲填境祝敢黃唐既沒將
誰古處首陽之巔惟予與女

其二

長沮倡予桀溺和女既耕既穫乃案乃爾避人之徒孰
知津處冷闕風塵惟予與女

其三

塞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九

夫耕于前妻鋤于後勞解相安淡克自守犧畏文衣駿
不戀豆山高水長襄陽耆舊

其四

父也折薪子也負擔食力自堪謀生亦暫名途滔滔方
舟把纜永師聖言固窮無濫

賦得婉如清揚一章

天花散兮不可止飄飄衣袂雲生裏燧如丹山出香葩
陵如明霞澹秋水如嚼梅花不知旨如把芳蘭不知美
遲遲適我願似此秋風木葉人徙倚

賦得蒹葭蒼蒼一章

愁人處處秋不待悲秋氣春風侵薄幃所事關人意
心白露零蒼蒼別天地青陽與朱明恍如昨日事洞庭
始波寒木葉蕭疎窅窅在水中央伊人未憔悴乃不知
甲子况復論三季去去勿重來徒爲世間戲願共蒹葭
心長與蒹葭寤

賦得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一章

嗟峨首陽猶那蕨薇采采盈掬兄弟無違一世苦飽二
子甘飢商聲滿空秋雲四飛鳴鶴聞天異乎圖豨度遼

塞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十

自訟太邱策駢豈其哲人昧于知幾明明天道或是或
非黃唐虞夏將同所歸

賦得衡門之下四章

不識風波我友漁者垂釣歸來笑談心寫旋沽濁醪細
齏新醅棲兮遲兮衡門之下

其二

斧柯丁丁我友樵者負擔歸來食力不捨然薪代明情
話且且棲兮遲兮衡門之下

其三

牛羊下來我友牧者此中閒閒如彼曠野欲問迷途章
心無假棲兮遲兮衡門之下

其四

帶月兼程我友農者荷鋤歸來露搏不惹四體既勤高
眠蕭灑棲兮遲兮衡門之下

賦得縞衣綦巾一章

歡娛不在豔所貴有素心芳華看靡靡澤蘭自幽馨微
風笑相吹與子吐清襟何山不高高何水不深深老石
已生苔修竹已成林高梧二十尺下有方畝陰纖手濯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寒流可以鳴素琴遊魚爲我出洋洋自浮沈飛鴻倏忽
過此調亦可尋久藏一斗酒淺淺相與斟初月開夜色
妓則山巒簪欲眠且相候惆悵遂橫參悵無煙霞人煙
霞空古今此樂不妨極寫爲縞衣吟

賦得莫不靜好二章

惟憺惟漠兮太古之音惟靜惟好兮與子之心援琴再
鼓兮山水深深願言偕老兮和風茂林

其二

惟靜惟好兮太古之音惟憺惟漠兮與子之心援琴終

曲兮天地深深願言偕老兮朝晞夕陰

賦得獨寐寤宿一章

青青洞天春未老芙蓉爲城雲爲堡中有不起之真人
下有不死之芳草人間瓦礫本來平俯仰虛無共清灝
醉鄉中酒苦勞人華胥生計長眠好繩牀疊疊捲煙霞
獨有明月來相抱氤氲子丑不曾開開時恐是閒煩惱
陶唐初乾星癸年偶然一寤窺天杲曲肱伸足復齁齁
只此其餘都可了武夷之翁不愛身浪閱夏商乃殤夭
世人謂我夢中言夢語喃喃亦可道夢醒眞際與誰分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十二

清夢于今苦不早何須世外問桃源何須海上尋瑤島
獨寐寤宿言寐寤歌永矢弗諼矢弗過皇王帝霸塵蟻磨
紛紛野馬何其多沈沈二宿未炊呵天地無如獨寐何

賦得我生之後三章

百罹集矣云胡不寐君子無咄咄使人忌飛塵茫茫白
日昏黃希夷之峽既清且涼

其二

百憂集矣云胡不寐君子無覺覺使爾悸雄鳩自鳴鳩
媒自嚀不覺不知造化無名

其三

百凶集矣云胡不寐君子無聰聰使爾躋揉荼黜之又重充之萬物蒙蒙歸來在茲

賦得零雨其濛二章

零雨其濛我安適歸如彼瓜苦粟薪是使鶴鳴婦嘆繼以獻秋三年不見日月迭微

其二

零雨其濛我行徂歸蟪蛄得意宵行輝輝當午窺人亦有伊威念言滔滔視此裳衣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十三

賦得樂子之無知一章

小草青青兮天且猶年年開落兮良有時風吹女兮花遲遲看靡蕪兮漸離披樂莫樂兮與子無知

賦得樂子之無家一章

小草青青兮綠雲遮空山無人兮滿流霞雕闌玉砌兮自榮華一摘再摘兮胡不遐樂莫樂兮與子無家

賦得樂子之無室一章

小草青青兮亦秋實共寒鴉兮帶斜日伴高蟬兮凝露梁蟬蛻塵埃兮與天畢樂莫樂兮與子無室

賦得南山朝晴一章

南山巖巖朝氣蒸明霞灼燦初陽升閭闔未啟何清澄玉女大笑投壺冰飛電激越光四騰烈缺碎旬如不勝雷車偕與支祁乘猩啼鬼嘯各脩能空濛下視雲憑憑披髮之寔呼不應公無渡河千年懲

賦得我歌且謠二章

誰艾誰蕭兮匪夕匪朝寤言有標兮寐言則譖彼人是哉士也驕

其二

墨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十四

誰禁誰荷兮匪伊匪它瞻言涕零兮永言浩歌浩歌不足兮如之何

賦得我思古人四章

我思狂接輿可聞不可識已而已殆而洞鑒關至極不得與之言乃知鳳兮德久矣嘆吾衰遙遙此衷臆

其二

我思龐德公避世鹿門中生涯更無取妻子餉犁同三國紛拏攫鷺塵奔太空今古了皆然驅馳悲卧龍

其三

我思陶元亮欲頽不欲放持醪亦止酒堅霜畢素尚釋
此形影神婉孌柔童狀攢眉返籃輿濯濯蓮花上

其四

我思邵堯夫心通了中際不爐復不扇安樂寧容易傾
耳天津橋無爲更吁睇元會幾乘除豈在帝魁世

賦得悠悠哉悠悠二章

窮兮寃兮伊人孔哀寤言思之高山崔巍莫往莫來我
心裴徊才也良難輾轉愁哉

其二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五

窮兮寃兮伊人孔哀寤言思之流水迴洞莫往莫來我
心幾摧比肩千里輾轉悠悠

賦得可與晤言一章

交情傾倒易晤言眞自難念茲不能寐白露何團團意
氣太愁人狂歌無久權目成相視間兩兩意俱安偶然
一雨汝妙香生夜闌遙邇太古心寂寥對檻桓弱水不
舟航中宵起長嘆

賦得我生之初一章

有爲有造物之資無爲無造物之師我生之初我何有

此時世界不盈手俄然而有我之生昭昭斯天非小明
俄然而以生爲我芥子須臾無不可微光恐落日月後
况復虛空聚塵垢哀哉世人不解寐常其寐時亦多累
遊魂狼籍垂無邊胡然而天胡然淵我今與我自相訂
不與蚩尤熒斗柄真人尙寐虛且徐天地一枕同遽廬
觀生不觀生之餘莊周蝴蝶誰其初

賦得于嗟乎騶虞二章

騶虞之穆穆兮胡遊于囿廣樂既張兮咸池三奏滿地
生生兮羲軒之宙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十九

六

其二

騶虞之明明兮胡獲于狩大文既舒兮迴光掩宿亦有
微言兮山梁雉雛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十九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二十

武進鄭 鄭謙止甫著

同邑薛 宋諸孟甫閱

楞嚴偈

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爲齋主

大哉尊者願無邊淨穢何分發意圓一切衆生無量

德照明今古法燈縣

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花

身結跏趺坐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一

法身圓滿太虛空影現光明百寶叢千葉妙蓮瞻化

佛巍巍不動紫金容

一向多聞未全道力

縱止他飢我未飽况原他饌非我餐天厨記得珍羞

數不救無朋飲鐵丸

最初方便

殷勤啟請妙奢摩有佛傳心出愛河禪那解脫皆權

說獨了真常是最初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

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

濁腥臊交遵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

初心已斷慾根因肯落凡情誤法身只爲法身留佛

相大虛空裏一微塵

七處徵心

偶然留相卽凡胎任爾推窮次第來但泊色身誰是

處青天無故忽飛埃

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曜如百千日普佛世

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佛之威神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二

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

住本國合掌承聽

如是威神更不疑十方世界一光齊諸尊菩薩皆常

住此是真常觀面時

如來從胸已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

塵普佛世界一時周遍徧灌十方所有寶刹諸如來頂

旋至阿難及諸大眾

妙微密性不重尋直向原來得佛心此際聖凡同灌

頂了然由我不由人

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

緣心聽法法仍緣但了緣心法本圓無舌頭人堪解
語長空皓月迥無邊

如第二月非是月影

就中指點一番新何有重輪捏目成清淨眼光常寂
照空塵通塞盡圓明

無是文殊

凡心隨處著成魔如向虛空苦捉摸若是文殊誰不
是澄清大海自生波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三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常央直指妙明圓果是心燈有秘嚴更了那陀微細
識方知見見絕攀緣

不歷僧祇獲法身

廓然獲本常任心見十方空如持葉反觀父母所生
身虛空吹塵誰起滅

演若達多無狀狂走

世界眾生業果尋覺緣幻妄總無因衣珠自在空孤
露演若多狂早歇心

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秘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業

悲心頂禮密嚴音懺悔從前錯用心十二部經三乘
教不將有漏作緣因

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証

佛法元來論發心只今見性是初門一絲起滅輪迴
種漂泊難禁負佛恩

隨拔一根脫黏內伏

黏真黏妄本明遺漸次遷流五濁迷拔得一根黏盡
脫忽然超越頂光齊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四

守于真常常光現前

真常既得如何守守得真常光現前二六時中無較
量百千劫外淨明圓

卽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微塵如來住世界者各
有寶光從其頂出其光同時于彼世界來紙陀林灌如
來頂是諸大衆得未曾有于是阿難及諸大衆俱聞十
方微塵如來異口同音

各有頂光不相僭同時灌頂不相分如來異口同音
說付與衆生聞自聞

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

那陀識注眞非眞爲若交蘆心取心不取非無自心者全剛寶覺涅槃門

圓通讚

選擇圓通專爲此方教體若方便入三摩地則十八界隨所證入佛言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彼等脩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乃窮思致依所證因說偈讚嘆

僑陳那五比丘

音聲爲上

峇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五

旋聞聲脫 脫世間塵 如是四諦 乃悟佛聲

靈山未散 迦陵仙音

優波尼沙陀

色因爲上

色身不淨 觀歸空假 誰知我身 有妙色者

此一乘地 非上中下

香嚴童子

香嚴爲上

非木非火 非空非煙 沈檀一縷 去來寂然

清齋宴坐 自在香嚴

樂王樂上二法王子

味因爲上

病藥相等 能用爲良 入佛知見 一味清涼

生老病死 皈依藥王

跋陀婆羅

觸因爲上

非塵非體 入室者誰 凡所有觸 登造即離

威音以前 領此希微

摩訶迦葉

法因爲上

意滅法空 洞然明妙 佛佛傳心 紫金光耀

拈花一燈 破顏微笑

阿那律陀

旋見循元第一

峇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六

阿那律陀 無眼而見 乃知衆生 見非是眼

精真海然 是名見見

周利槃特迦

反息循空第一

一呼一吸 透地通天 生住異滅 本來寂然

伽陀一句 誰後誰前

憍梵盍提

還味旋知第一

如鳥出籠 還有鳥否 身世雙遣 虛空何有

一味法門 醍醐入口

畢陵迦婆蹉

純覺遺身第一

身痛有覺 覺不從身 覺所覺者 是身非身
方知四大 無有根塵

須菩提
無知非空 知空卽意 解脫性空 乃真實義
一切衆生 了同佛諦

舍利弗
心見發光第一

光不畱見 見從心始 無漏圓明 聖凡同此
一晤無邊 禮佛長子

普賢菩薩
心聞發明第一

楞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七

普賢大行 云何發明 願法王子 開我迷城

我未得見 悲淚延頸 我知大士 乘空摩頂
六牙白象 恍惚我前 寶幢華鬘 惟天中天

不歷僧祇 越諸塵累 稽首如空 心聞自在

絲陀羅難陀
消息明圓第一

自非我有 况鼻端白 攝心內觀 豁然超越
漏盡圓明 是真消息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
說法第一

得無漏者 助佛轉輪 諸有學者 爲弄音文

遠離名句 是秘密門

優波離
持戒第一

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 清淨圓成 果因脩證
魔乃無緣 聖亦非境

大目犍連
神通第一

鬚髮既落 神明自通 遊行十方 無礙圓融

心光旋湛 久則清瑩

烏芻瑟摩
火觀第一

火出于水 水乾火凝 得大神力 爲護法城

楞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八

火光三昧 銷落多嬌

持地菩薩
地觀第一

平心大士 行力無邊 證明佛法 塵銷智圓

山河大地 清淨本然

月光童子
水觀第一

不知出入 尙未忘身 得無生忍 空水圓明

初陽不動 預童眞名

瑠璃光法王子
風觀第一

羣動皆風 風無動因 故以願力 比于風輪

合十方佛 傳此妙心

虛空藏菩薩

空觀第一

四大寶珠

一大圓鏡

何處虛空

諦觀藏性

此無邊身

諸佛所證

彌勒菩薩

識心明圓第一

我乘佛力

攝入三摩

十方國土

淨穢有無

惟心所現

寂照含虛

十方如來

其數無量

一一流出

寶明寶相

窮劫至劫

不可名狀

隨拈一法

皆唯識心

遠離偏計

識心圓明

聖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九

葦草梵剎

祇園布金

衆生皆佛

現前何得

過去七佛

依此儀式

稽首如空

當來彌勒

大勢至法王子

淨念相繼第一

念佛法門

如子憶母

淨念相繼

母必垂手

衆生念佛

佛自現前

如旃檀林

香光莊嚴

淨土西方

我聞極樂

樂以淨故

淨則無著

乘願往生

生生如是

稽首如空

皈大勢至

觀世音菩薩

耳門圓照第一

惟觀世音

名與佛印

當初發心

果因一證

從聞思脩 忽獲殊勝 慈同諸佛 悲合衆生

金剛三昧

如幻薰聞

慈容寂寂

手眼通身

一切衆生

聽不出耳

大士觀觀

明月映水

六根互用

圓通如此

我于此生

墮宰官業

點綴須臾

似鐘聲歇

誰音誰聞

天風木葉

未斷綺語

作佛事因

以一悲仰

禮十方尊

于觀世音

發菩提心

文殊師利法王子

選擇圓通

六根等等

皆圓通門

此方教體

清淨音聞

聖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十一

莫病多聞

欲漏爲誤

卽聲聞性

是菩提路

多聞返聞

如正倒手

夢中汝形

還能留否

此自聞聞

非持佛佛

旋流息機

應時圓脫

衣中寶珠

本來自有

迷子不知

怖頭狂走

惟妙吉祥

作獅子吼

佛

無畏神咒

佛不自說

有化如來

寶蓮千葉

圓通法門

佛不自選

文殊師利

人天法眼

瞻無相光

禮如來藏

十方圓明

六根廻向

世尊于師子坐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
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于五體同放寶光
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灌會中請大菩薩及阿羅漢
五陰俱空五體光全身盡靈法中王坐來一一微塵
佛此界他方共寶幢
性比丘尼聞說傷已成阿羅漢

迴向光明無畏中恰如春草動春風摩登手眼能超
越從此人天仰大雄

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水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十一

了得真常不生滅方解皎然持戒律冰霜徹骨木根
完綠心既盡誰枝葉

如來無見頂相無爲心佛從頂發輝坐寶蓮華所說心
咒

豁然洞開頂無相發揮神力咒無上金剛寶杵如意
珠無爲心是蓮華藏

于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如淨器中除
去毒蜜

想命傳來虛妄立如淨器中藏毒蜜是漸非頓乃消

此佛說非波旬說

全一六用不行

次雖三一絕嬌快然銷斷六根塵此時身是如來
器如爭琉璃寶月明

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卽以此心中中流入圓
妙開敷

絲流逸無邊漏欲習乾時法漸通 華華坐

佛開敷流入此中中

菩薩順行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十二

倒駕

嘆奇

汝倒開機

名爲等覺

交際法雲深始獲金剛第一心方信

流順至接圓明

重重單複十二

了根塵盡盡圓法門無盡佛燈傳重重帝網光如
試入華嚴法界觀

佛體眞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等道

大地衆生皆佛體無朋交習熹沈淪六根轉展成招
報因果分明正法輪

色界無色界諸天

色欲定諸天猶是輪廻有二邊當下發明真妙
朗然身過四三禪

端覺海渥大清那有片

魔共法流

珥兒 憶所

峯陽草堂詩集

卷之二十

十三

圖土 從考

向虛空合十作禮時崇禎

天山鄭鄠識

峯陽草堂詩集卷之二十

終

跋

先太史草堂集三十六卷康熙間魯庵公刊行乾隆朝列入禁書目中洪楊之役族曾祖慶全公攜以避難遺失文集後六卷考定蘇文忠公年譜一卷詩集前六卷楊殿偈半卷宣統間吾邑盛杏蓀宮保徵求毘陵先哲遺書國棟曾抄殘帙託劉葆良觀察轉呈蒙允刊行未幾鼎革此事遂廢民國國棟往來南北歷訪平津齊魯及江南各圖書館莫得其全迄無所獲歲辛未于役武昌友人章君子安屬書來鄂云錢先生名山撰有

峯陽草堂詩集

剪跋

一

太史文選序遂由章君作介借抄完璧適值續修宗譜公議付刊而力不能任又蒙錢先生慨印百部章君三十部鄰里親朋若干部餘由國棟暨族人分印綜計三百餘部不數月而告成是集爲先太史靈爽所憑雖不容泯而三百年來滄桑再易沉晦莫曜雖以盛劉諸公之雅卒不能光其殘編必待錢先生而始顯文章有神交有道佛氏之所謂前緣非耶至明史藝文及四庫存目所錄禹貢註尚書義各卷玉堂制草或亦尚在人問

海內大雅如有所見尙祈

惠以好音俾得從容借抄以存遺澤不禁馨香祝之矣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季春九世孫國棟謹識

峯陽草堂詩集

剪跋

二

Z121.7
20d(126)



ZW 21101000825271

案卷陽年譜止于崇禎十一年戊寅四十五歲而詩集後獄中草下則爲己卯年作正可以補年譜之闕此詩集之不可不讀也又詩集目錄之末有丁巳一陽震齋錄七字初不詳震齋何人丁巳何年後考鄭譜有張鳴皋贈震齋序一首謂震齋手抄卷陽草堂全集三十餘卷付梓云云時爲咸豐己未年震齋名士浩而丁巳則爲咸豐七年乃知錢本鄭祠本皆震齋本也嗚呼震齋以抄本付梓時爲咸豐己未明年而有庚申之變傳本希有戰此之故然而震齋之功不可沒也故著于此焉

卷陽草堂詩集

章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章貢謹題後